东京

刘和民 主编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二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二

冰点

日本女作家作品选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 · 合肥

责任编辑：于洪俊
封面设计：蒋万景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二
冰　点
刘和民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625　插页：2　字数：505,000
1935年12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8,500
统一书号：10378·54　定价：2.95元

出版说明

日本的当代文学发展十分迅速，涌现出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尤其小说作品，更为丰富。本套丛书，以选编其中各种流派优秀作品为主旨，分五卷出版。第一卷《夕雾楼》，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蹉跌情》，长篇小说选；第四卷《沙女》，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电影话剧、诗歌选。每卷45至50万字，选入作品大部为国内首次翻译出版。

本套丛书虽篇幅较巨，但仍难概括日本当代文学全貌。我们仅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欣赏日本当代文学的窗口，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一份研究材料，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尽一点绵薄之力。

千姿百态的日本当代女作家作品

（代　序）

帅　德　全

日本文学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和较丰富的古典遗产。到了现代，更加呈现出一种突飞猛进的繁荣景象，成为今日世界重要国别文学之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间文学交流亘古至今一直在向前发展，世界上象中日那样有着古远和亲密的文学姻缘关系的国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战后，日本的优秀作家，群芳争妍，以其风格各异的笔触，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日本的社会风貌，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许多优秀作品，已相继被译成中文，引起了我国读者的兴趣，加深了我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及日本社会的了解。

在日本文学的长河中，女作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向有产生女作家的传统，古代名家自不必论，在当代日本文学中，也有许多出自女作家笔下的佳篇。许多优秀的当代日本女作家，基本上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学的那种委婉、含蓄的文风，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各个角度反映日本社会的风貌和世俗人情。尤其是侧重反映了日本女性的生活、理想和精神世界。她们的作品千姿百态，可视为了解日本社会，特别是了解日本妇女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为了帮助广大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社会及广大日本妇女的生活，这里选译了八位日本当代女作家的作品，辑成一卷作品选，以飨读者。在这个作品选中，既有象有吉佐和子、佐多稻子、田边圣子、三浦绫子等日本当代女

作家名流的力作，也有崭露头角，尚未叱咤文坛的新人的佳篇。

长篇小说《冰点》是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三浦绫子的一部成名作。1964年，日本《朝日新闻》为纪念大阪版创刊85周年，东京版创刊75周年，设一千万日元悬赏奖金，向全国征文，《冰点》赫然中选。三浦绫子也由此登上文坛，一跃而成为日本当代知名作家。除《冰点》外，她还著有《绵羊山》、《盐狩岭》等许多优秀作品。1922年生于北海道旭川市的三浦绫子，1939年毕业于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学校，曾任小学教员，1946年因对日本教育制度不满而退职，同年患病，疗养期间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其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浓厚的人情味和宗教色彩。她的笔触饱含深情，能深深扣动读者的心弦。尽管《冰点》在日本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作品，但三浦绫子的名字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仍是比较陌生的，其作品也鲜为人知。

《冰点》的故事始终在一个家庭中展开：旭川市道口医院院长辻口启造的妻子辻口夏枝与医院眼科大夫村井靖夫发生暧昧关系，偶致夏枝三岁的幼女琉璃子遇害。启造发现了妻子的不贞，心里十分忌恨，便借妻子思子心切、想另要一个女孩抚养之机，通过好友高木，暗将害死爱女的凶手遗孤接来家中，起名阳子，瞒着夏枝，令其抚养，企图从精神上来折磨夏枝，以解除心头之恨。

时光如水，一晃数年，夏枝对阳子的疼爱几乎胜过已经死去的亲生女。但不幸的是，她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阳子的出身秘密，这使她的感情发生了突变。在激怒之下，她险些将阳子掐死。从此以后，她一反常态，虽然表面上装得和过去一样，但暗地里却百般刁难折磨着阳子。阳子虽年幼无知，性格却十分开朗、刚强，她不屈服于来自夏枝的种种陷害和攻击，仍然顽强地生活下去。

阳子的哥哥阿彻很喜欢阳子，并真心地疼爱着她。自从他知道了阳子不是自己的亲生胞妹后，手足之情一跃而变为浓厚的恋慕之心，甚至渴望两人能终成眷属。这期间，阳子已和阿彻的同

学北原建立了纯真的恋爱关系，对北原一往情深。这一切都使夏枝怀恨在心。她仇视阳子、忌妒北原、又同情阿彻。她既不喜欢阿彻娶阳子，也不希望看到阳子投入北原的怀抱。

夏枝一心想报复阳子，这一天，她终于当着北原的面，“揭发”了阳子的出身秘密。这最后的一击，宛如晴天霹雳，击碎了阳子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念。她再也挺不住了，阳子的一颗闪烁着青春之光、火一般燃烧着的求生之心，一下子降到了结冻的“冰点”。

正值豆蔻年华的阳子，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黎明，来到琉璃子遇害的河滩上，服下了安眠药。

人们悲戚地围在阳子身边，当高木赶来时，才真象大白。原来阳子并非是凶手的女儿，而是启造一个同学的私生子。这个意外的消息使大家目瞪口呆，然而已经噬脐莫及，阳子不省人事，一直处于昏迷之中。

在长篇小说《冰点》中，人们看不到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舞台，也听不到激烈雄壮的怒吼声。这个作品既没有构思复杂的结构，也没有安排众多人物出场。但它却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产生的悲剧，概括而鲜明地反映出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人物伪善、肮脏的内心世界。小说围绕启造一家人的生活变迁和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主人公阳子的身世及遭遇的描写，深刻地挖掘、剖析了各类人物的心灵，探讨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此外，作品还追究、探索了人间的爱与罪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狭隘自私心理和极端利己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部作品，通过层层深入的心理描写，质朴简洁的对话，较成功地突出了人物性格，从而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天资聪慧、性格开朗、坚强的阳子；娇媚、自负、忌妒成性、水性扬花的夏枝；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的阿彻；纯真、腼腆、不畏世俗的北原等一系列人物。在作者笔下，这些人物均栩栩如生地给读

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冰点》奇特的构思、紧凑而跌宕的情节、简赅而发人深醒的语言及真实可信的生活画面，都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心，大有令人手不释卷一气读完之势。

《冰点》作为三浦绫子的成名作品，无疑是一部佳作，当然也有其美中不足之处，如作品中宣扬了一些血统论和人性论的观点，在语言方面尚存在可精细推敲之处等等。然而，瑕不掩瑜，相信这部作品一定会得到广大中国读者恰如其分的评价。

除《冰点》外，本书还选译了七篇短篇小说。《墨》的作者有吉佐和子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问我国，其人其作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她的作品具有民族热情和鲜明的追求民主的思想内容，对日本被压迫者抱有深切的同情，笔锋直接接触社会问题，对日本封建残余敢于批判。在艺术手法上，她擅于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文笔委婉活泼，体现了日本文学优美淡雅的特点。她的作品多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常描写一代以至几代妇女的生活。此外多以日本传统艺人为主人公。这里译出的《墨》就属于后一类。小说通过一块中国唐代古墨，深入细致地描写了日本传统匠人对自己艺术的珍视与执着，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歌颂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介绍了新中国的面貌，读来亲切感人，是一篇充满中日友好感情之作。

《阴影》的作者佐多稻子，是日本老一辈著名女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她少年时代境遇悲惨，以后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作品以描写中下层平民生活及夫妇、家庭生活者居多。代表作《奶糖厂的女工》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社会意识和思想倾向。此外，她还著有《我的东京地图》、《绿色的林荫路》等长篇名作。短篇《阴影》以其纤细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生活蒙上阴影的青年女子在如何对待自己生活幸福与不幸的矛盾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忍耐”精神。在写作手法上，文笔娴熟，风格清新隽永。

田边圣子的作品主要是以大阪为舞台，以普通市民为主要人物。她善于将社会浓缩于家庭，通过家庭纠葛和普通男女之间的哀欢来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其作品文笔诙谐，极富地方特色，读来亲切、自然。《蜗牛》是其短篇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通过主人公都筑，由爱房、盖房到卖房的变化过程，戏剧性地刻画了日本中等家庭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矛盾。作者在作品中时而赞美，时而讽刺，时而同情，时而嘲弄，可谓描写入微，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中山千夏的《我织的毛衣》，安西笃子的《寒夜》、岩阪惠子的《含羞树》、芝木好子的《洲崎乐园》，则分别从不同角度选取不同的素材，客观真实地展现了日本社会的某些侧面，读来真实可信，给人以启迪。《我织的毛衣》描写了一个年轻女性对自己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善良纯朴的心地。《寒夜》则通过第一人称的自述形式，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妇女的感情生活及生活中意想不到的矛盾。而《含羞树》则反映了某些已婚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上的苦闷。《洲崎乐园》曾被拍成电影，可谓是芝木好子短篇中的杰作。它深刻地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日本社会下层妇女的痛苦生活和空虚的精神世界，是当时生活在日本社会底层的人们、尤其是日本妇女的绝好写照。

专门翻译一定数量的女作家作品，并辑之成卷出版，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鲁迅先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怕要绝无"。这本作品选只是日本女作家作品之中的"沧海一粟"，实不能概括日本当代女作家作品之全貌。但读者却能从中管中窥豹地了解到日本当代社会风貌及妇女生活的几个侧面，这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民族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益的。

目　录

冰　点

帅德全　帅松生译

三浦绫子著

【译者按】三浦绫子(1922～　　)，日本著名女作家，生于北海道的旭川市。1939年毕业于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学校，曾任小学教员，1946年因对日本教育制度不满而退职。同年患病，疗养期间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其作品常流露出浓厚的人情味和宗教色彩。

1964年，日本《朝日新闻》为纪念大阪版创刊85周年和东京版创刊75周年，特悬赏一千万日元高额奖金向全国征文，三浦绫子的《冰点》赫然中选。三浦绫子本人也由此登上文坛，成为日本知名作家。三浦绫子的代表作还有《盐狩岭》等。的极大兴

长篇小说《冰点》在日本《朝日新闻》连载数月，引起读者趣。连载结束后，因主人公生死不明，读者纷纷写信给三浦绫子要求继续写下去。一年后作者又写出《冰点》下部。这里译出的是上部。

《冰点》在日本家喻户晓，在我国鲜为人知，相信也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因为它确实是一部饱含人情味的佳作。

敌　人

没有一丝风。积乱云高高地悬挂在东方的天际里，宛如镶

揪住了一般，一动不动，在阳光下闪闪生辉。美洲果松松林浓密的阴影轮廓分明地映现在大地上，象是一个活生生、黑糊糊的怪物俯卧在那里，在令人可怕地喘息着。

这片松林位于旭川市郊外的神乐街。紧挨着这片松林，孤零零地座落着一幢日洋混合式的建筑物，它就是辻口医院院长的宅邸。附近的人家屈指可数。

远处响起了祭夏节的五响烟花炮声，这是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午后的事。人们正在举行祭祀活动。

在辻口家的会客室里，道口启造的妻子夏枝和辻口医院的眼科大夫村井靖夫已经默默无语、面对面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天气闷热，就是什么也不干、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也会使人汗水津津。

突然，村井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大踏步走到门口，抓住了门把手。咯吱一声，门把手发出了声响。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所发出的这一声响深深地震动了夏枝的心。

夏枝不由自主地抬起眼帘，亮晶晶的眸子里映现出她那纤细的睫毛；高高的鼻梁显示出一种文雅的风度；在深蓝色和服的衬托下，她的面孔就象雪国的女子一样洁白细腻。

他怎么一直沉默不语？夏枝一边这样想，一边抬起头来望着村井那背朝自己、身着白色西装的高大身躯，脸上浮起一丝微笑。她的双唇是那么端正秀丽，嫣然一笑就会给人带来一种迷人的诱惑感，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正处在二十六岁的妙龄阶段。

夏枝早就意识到村井想要说些什么，从她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她正在等待着那些话。夏枝对自己的心境已有所察觉，她突然想起了出门在外的丈夫，眼前浮现出启造那略微有些神经质但却很温柔的目光。

那还是今年二月的事。夏枝在倒炉灰时迷了眼睛，她去请村井诊治。从那天起，村井就深深地迷上了夏枝。当然，他以前并

---

*昭和二十一年即1946年。

不是不知道这位身为院长夫人的夏枝，但是，夏枝具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美，她的美貌使村井不敢对她抱有希望，甚至连从正面看上她一眼都感到诚惶诚恐。

就是这个夏枝，如今成了他的患者。当他在手术台上取出了扎进夏枝角膜里的那粒微小的灰尘，用纱布包好夏枝的眼睛时，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喜悦。

“凶手就是这个家伙！”村井让夏枝看了看镊子尖上那粒小小的灰尘。

“看不见呀，太小啦！”夏枝用一只手拄着手术台，侧脸微笑着。

“这回看见了吧？”村井把镊子尖上的灰尘抹到卫生纸上，俩人一起看着它。这时，村井感到两个人的脸颊近得几乎就要贴到一起了。

“哎呀，这么小啊！疼得不得了，我还以为是多大的灰尘呢！”夏枝的一只眼睛已经戴上了眼罩，无法判断距离的远近。就这样，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粒灰尘，俩人几乎脸贴脸地呆了好长一段时间。

从那天起，夏枝每天都到医院去检查眼睛。半个多月后，她的眼伤大有好转，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治疗，可是，村井并不吐口，每天只是默默地给她洗着眼睛。

这一天，夏枝又来检查眼睛，她问村井：“已经好利落了吧？”夏枝的话，使村井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哀怜的目光。

“还需要到暗室里仔细地检查一次。”村井的声音有些嘶哑。暗室很狭窄，俩人面对面地坐着，膝盖碰着膝盖。本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可是村井仍然左瞧右看地磨蹭着时间。

检查结束了，村井以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凝视着夏枝。夏枝虽然不敢正视他那严厉的目光，可心里却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快感，但是，她的表情却依然如故。

“谢谢您了。”她站起身来。

“您别走！”村井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稚气十足的哀求口吻倒是蛮讨人喜欢的。夏枝彬彬有礼地垂下眼帘，轻轻地抽出手，离开了暗室。

从那以后，村井就成了辻口家的常客，但是，他却不大愿意同辻口家两个幼小的孩子阿彻及琉璃子讲话。

有一次，夏枝问他：“村井先生好象不大喜欢小孩啊？”当时，启造有事正好离开了。

“倒不是不喜欢小孩，不过，……”村井不屑一顾地撇了撇嘴，露出一副冷酷、虚无的表情，“不过，我倒是讨厌夫人的孩子。说是讨厌，倒不如说我是在诅咒他们！”

“什么？要诅咒他们？这可太过分了……”

“我不希望夫人生什么孩子！”村井的话里充满了激烈的恋慕之情，这使夏枝深受感动。

现在，望着村井站在门口的背影，夏枝又想起了一个多月以前村井说过的这些话。

远处又响起了祭夏节的五响烟花炮声。

村井手抓门把手转过身来，宽大的前额上渗满了汗水。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微薄的嘴唇轻轻翕动着。

夏枝在等待着村井的话。这对于她，一个已经有了丈夫的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眼下的夏枝已经顾忌不得这些了。

“您为什么要劝我结婚？”村井的话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的语调强硬而且激越，夏枝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忙向身旁的钢琴靠去。

“夫人！”村井向倚在钢琴上的夏枝走来，夏枝迅速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后退却了几步。

“夫人，您这个人太残酷了！”村井叉开双腿，挡住夏枝，向她逼去。

“您说我太残酷？”

“是的，是残酷！您方才不是还要给我提亲吗？我一直以为

您是理解我的。说起来，您早就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可是，您却偏偏要……”村井望了望桌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笑容可掬、一脸稚气地倚在刺槐树旁。她就是夏枝要给他介绍的那个姑娘。

村井把视线又移到夏枝身上。作为一个男人，他那黑亮的眸子真可谓美丽动人。这双眸子不时地被一种渺茫暗淡的光所遮掩。夏枝意识到，自己正是被这种暗淡的光摄去了魂魄。

现在，村井正以一种微含放荡而又阴暗的目光凝视着夏枝。夏枝垂首而立，她感到自己就要倒在村井的怀抱里了。

夏枝早就预料到，总有这么一天，村井会不顾一切地来追求自己。她今天提出要给村井保媒，也并不是要劝说村井结婚，而只不过是想摸摸底，看村井爱自己究竟爱到了什么程度。夏枝把她那双柔媚动人的手合在一起，象做祷告似地放在胸前，那姿容真是媚态百生。

“夏枝！”村井来到站在白灰墙前的夏枝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村井手上一股温暖的气息透过单衣传到夏枝的身体上。

“别这样，我可要生气了！”

村井猛地吻向夏枝。

“村井先生，您不要忘记，我可是辻口的妻子！”夏枝的脸色一片苍白。

“夏枝，如果我能够忘掉它的话，我倒真想把它忘掉！正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才一直被痛苦折磨着！”村井用手猛烈地摇晃着夏枝的肩头。就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门被推开了。

琉璃子穿着粉红色上衣，外罩白色围裙，迈着小步走了进来。

村井慌慌张张地倒退了几步。

“妈妈，您怎么了？”尽管是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也觉察出两个大人的样子有些反常。她瞪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村井。

“你要敢欺负妈妈，我就告诉爸爸！”说着，琉璃子伸开双臂跑到夏枝身边，仿佛要保护自己的妈妈。

村井和夏枝不由得面面相觑起来。

“你弄错了，琉璃子！妈妈呀，有要紧事要跟大夫说，乖孩了，到外边玩去吧！”夏枝微微弯下身去，握住琉璃子的两只小手，轻轻地摇晃着。

“我不嘛，我讨厌村井大夫！”琉璃子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看着村井。到底是小孩子，看起人来毫不顾忌。村井不由得满面通红，向夏枝望去。

“琉璃子，不许瞎说！妈妈不是告诉你了吗，村井大夫有要紧事要和妈妈说。乖孩子听话，快到良子家去玩吧！”夏枝比村井还要面红耳赤，她用手抚摸着琉璃子的头。

夏村很清楚，如果自已想要拒绝村井的爱，那么现在就应该把琉璃子抱到膝上。但是，她做不到这一点。

“大夫讨厌，妈妈也讨厌，谁都不和琉璃子玩！”琉璃子倏地转过身子，跑出了会客室。小小围裙上的蝴蝶扣在背后轻轻地摆动着。

夏枝真想把孩子叫住，可是她已经不能自拔。现在，她只想和村井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呆一会儿。

走廊里传来了琉璃子悦耳的脚步声，她向厨房门跑去。不知为什么，这脚步声竟长时间地在心中回荡着。

“真对不起，琉璃子说了一些不懂礼貌的话……”琉璃子的出现，使两个人的心更加贴近了。

“哪里。小孩子吗，就是有啥说啥呀！真是敏感得令人可怕！”村井站在那里，点起了一支香烟。

“您过去不是讨厌我的孩子吗？”

“不只是讨厌，阿彻也好，琉璃子也好，那股神经质劲儿和那双肿眼皮儿真是和院长一模一样啊！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竟是院长和夏枝的孩子。就是看上一眼，我心里边也觉得非常难受！”村井把烟扔到烟灰缸里，双手深深地插进裤兜，充满深情地注视着夏枝。

两个人的视线相遇了，还是夏枝首先错开了视线。她平静地坐到钢琴前面，打开了琴盖，但是，她并没有弹什么，只是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到钢琴上，然后，声音颤抖地对村井说："请您回去吧！"她已经预感到，在丈夫、女佣人次子和琉璃子都不在身边的这个家里，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夏枝心中有一种期待，她期待着即将发生的那件事，可同时又对自己这种期待深感不安。

听了夏枝的话，村井的半边脸上浮起一丝微笑。他站到坐在钢琴前面的夏枝身后，喊了一声"夏枝！"然后，就从后面摁住了夏枝那双洁白细腻、正放在钢琴键盘上的手。钢琴发出了一声巨响，村井不由自主地在夏枝回转过来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别这样！"夏枝的话是违心的。村井默默地搂住了夏枝的肩头。

"您别这样！"夏枝避开村井的嘴唇，将下颚深深地埋到衣领里。她知道，如果和村井接了吻，她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您别这样！"

村井想要捧起夏枝的脸，却接连遭到夏枝的拒绝。于是，他躬下身去，打算亲亲夏枝的脸颊。夏枝拚命地扭动着身子，躲开了村井。村井的嘴唇只是在夏枝的脸蛋儿上擦了一下。

"我明白了，想不到您这么讨厌我！"村井对夏枝的拒绝恼羞成怒，猛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夏枝呆然若失地站了起来。其实，她并不讨厌村井，拒绝只是一种媚态，一种游戏而已。夏枝早就等待着他的下一个表示，然而二十八岁的村井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夏枝没去送村井，她对自己已险些趋步前去挽留村井感到有些可怕。

夏枝把手轻轻地放到被村井吻过的脸颊上，她觉得那被吻过的地方就象宝石一样珍贵。一种沁入肺腑般的甜美之感油然而起。结婚已经六年了，她还是第一次领略丈夫以外的男性的亲吻，这使她亢奋不已。

夏枝再一次坐到钢琴前面，白皙的手指在琴键上飞舞起来。她弹奏着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感情越发激动起来。她闭上两眼，长长的睫毛合在一起，如痴如醉地弹奏着。

当然，她绝不会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幼小的琉璃子已经遭遇了不幸。

钢琴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音响，弦断了。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夏枝的心头。

“把钢琴弦都弹断了，你可弹得真起劲呀！”就在夏枝弹断了琴弦，心头一震的时候，丈夫启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以往一样笑眯眯地站在了她的身后。

“怎么？你今天就回来了？”夏枝有些狼狈，因为启造本是预定明天回来的。她的两颊突然飞起一片红霞，娇滴滴地站了起来。在启造看来，妻子如此欣喜异常，自然是因为他做丈夫的突然回到了家中的缘故。

“你怎么默不作声地站在人家背后，真坏！”夏枝伸出她那白嫩丰盈的双臂搂住启造的脖领，把脸埋在他的怀里。夏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不想叫丈夫看到她那由于思恋村井而显露出来的浮躁不安的神色。

启造突然感到夏枝有些反常。迄今为止，夏枝还从未主动地搂过自己的脖颈。

“真热呀！”嘴上这么说着，启造却搂住了夏枝的腰肢。他是个颇有学者风度的人。虽然有些神经质，却很少挖苦别人，是一位温柔、稳重、值得信赖的丈夫。

夏枝把头埋在丈夫的胸前，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方才对村井产生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暧昧之情，如今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简直就象是一场梦。她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地说：“还是辻口最好哇！”

夏枝是爱启造的。作为医生也好，作为丈夫也罢，她都尊敬他。她对丈夫没有丝毫的不满。

可是，和村井在一起时，自己为什么又那么高兴呢？夏枝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尽管现在自己认为丈夫千好万好，可是，如果再次与村井相会，结果又会怎样呢？夏枝毫无信心。她感到有一种难以驾驭的东西在自己的血液中奔腾。

“你要敢欺负妈妈，我就告诉爸爸！”夏枝蓦地想起了方才琉璃子说过的话，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你累了吧？”夏枝仰脸望着启造，心里却盼望琉璃子回来得越晚越好。

“嗯。”启造象摆弄小孩子的脑袋一样，温柔地抚摸着夏枝的头。没有烫过的头发又厚又密，散发着醉人的馨香。启造将下颌放到夏枝的头发上，漫不经心地向桌子上看了一眼。

启造的眼里突然闪射出一种寒冷的光，他发现桌子上放着盛咖啡用的杯子和烟灰缸。他数着烟灰缸里的烟头，算起来共有八支。

启造冷漠地离开了妻子，丈夫的感情变化使夏枝不寒而栗。

“琉璃子干什么呢？阿彻和次子也都出去了吗？”启造尖锐的目光又落到桌子上。看到启造的表情，夏枝已不敢再把村井来访的事告诉他了。

“阿彻被次子领着看电影去了。琉璃子没在门口玩吗？”

“没看见。”启造的眼里充满了疑惑。把幼小的琉璃子打发到外边去玩，在这空无他人的房间里，夏枝究竟和那个抽烟的客人干了些什么？

启造希望夏枝能主动说出来客是谁，他把一只手放到了钢琴上。

都咪嗖、都咪嗖、都咪嗖，……

启造用手指反复按着这几个键子。夏枝再也难以忍受下去。丈夫突然悒悒不欢，这就使她更难启齿说明村井曾经来过这里。

都咪嗖、都咪嗖、都咪嗖，……

就在夏枝刚要撤下咖啡杯和烟灰缸的时候，啪嗒一声，启造合

上了钢琴盖。俩人尖锐的目光倏地碰到了一起。夏枝避开丈夫的视线，向屋外走去。望着夏枝推门而去的身影，启造满腹疑团。她为什么缄口不谈来客的事呢？对启造来说，他已经不能漫不经心、轻而易举地发问了。

是村井还是高木？只有这两个男人能在他外出时到他家里来做客。

高木雄二郎是一个妇产科大夫，在札幌综合医院工作。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是启造的挚友。在学生时代，高木曾向夏枝的父亲提出过要娶夏枝为妻。夏枝的父亲津川教授是启造、高木等人学生时代的恩师，被人们誉为“内科之神”。

“夏枝的婚事我早有考虑。”高木遭到了教授的拒绝。

“他是谁？是辻口吗？如果是他我就死心了。但如果是别人我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高木曾大声地向夏枝的父亲吼叫过。

这件往事启造从夏枝那里听说过，高木本人也告诉过他。高木是一个性格豪放、光明磊落的单身汉，生得气宇轩昂，经常突然离开札幌，到辻口医院去看望启造，一见面就打趣地说：“这回我可要去会会你那美貌的夫人了，怎么样？”

如果来客是高木的话，那倒没什么。高木性情豪爽，似乎早就忘掉了有关夏枝的往事。也不知刮的什么风，除了干本行外，他还兼管点婴儿院的工作。其生活看上去倒是充满了乐趣，经常对启造说：“对我来说呀，即使不结婚我也有的是孩子！”

我今天在札幌刚刚见过高木，看来客人还是村井。启造感到一阵不安。要是村井来了的话，夏枝会不会背着我干了什么难以直言的亏心事呢？启造闷闷不乐地向窗外的美洲果松松林望去。

嗯，还许是辰子呢，那个女人也会吸烟！

藤尾辰子是个独生女儿，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里，和夏枝一样，今年二十六岁，从念女中时起，就是夏枝的好友，如今是一位日本舞蹈教师。

可她是从来不进什么会客室的。启造焦灼不安地苦思冥想着，

感到迷惘不解。

厨房门口响起了女佣人次子和小儿子阿彻的声音。阿彻又说又笑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清脆。

大概是刚从电影院回来吧？启造一边想一边离开会客室向起居间走去。夏枝和次子好象在厨房里，阿彻正趴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爸爸回来啦？告诉您爸爸，我要当一个美国兵！”

“为什么？”今天的来客准是村井！启造一边想一边在阿彻身边坐下来。

“嗯，美国兵可勇敢啦！机关枪嗒嗒嗒地一扫射，敌人就扑腾扑腾地全给射死了。”

“哦，是战斗片吗？”启造露出不快的神色。

“敌人全都死了，可是死是怎么回事呀？人死了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动弹呀？”

“死了就动不了啦！”

“爸爸要是给他们打一针，他们还能动吗？”

“不能了，打多少针他们也动不了啦！他们已经不能再吃饭和说话了！”

“哼，那谁愿意死啊？不过，敌人死了可没什么。爸爸，那什么叫敌人呢？”

“敌人吗……你可把爸爸难住了。”

在战争期间，作为一名军医，启造曾到中国华北的天津去了三个月，因患胸膜炎很快就被遣送回国了。短暂的兵站医院军医生活，还不能使他切实地体验战争。在风景和女人的风俗方面，他倒是感受到一种异国情调，可是，在这苍穹之下，有的地方却正在进行一场鏖战，启造真觉得不可思议。

回到旭川以后，也只不过是看到了几次舰载飞机的袭击，战争就结束了。对于早在学生时代起就具有反战思想的启造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没有敌对意识。因此，对阿彻提出来的问

题，他真有些难以解答了。

“怎么说好呢？敌人吗，就是指你必须和他好好相处的人。”

这对于五岁的阿彻来说是根本理解不了的。话一出口，启造自己也苦笑起来。

“琉璃子是敌人吗？”阿彻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爸爸、妈妈常常告诫他兄妹俩要和睦相处。

“怎么能这么说，琉璃子是你妹妹呀！这个‘敌人’吗，就是你最恨的人，就是一肚子坏心眼、专门欺负别人的人。”

“啊！这么说是四郎了？四郎是敌人？”阿彻说出了一个邻居家孩子的名字。

“我可真叫你难倒了，怎么讲也不明白！四郎是朋友啊，可不是敌人。”启造笑了。

“这么说吧，敌人就是和你最不要好的人。”

“为什么要和最不要好的人好好相处呢？”阿彻煞是可爱地皱起了眉头，陷入沉思之中。

“很早以前啊，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叫耶稣。是他告诉人们要和敌人好好相处的。”启造想起了“去爱你的敌人吧”这句话。记得学生时代，夏枝的父亲津川教授曾说过这句话。

“你们不是总说什么德语真难啊，又是诊断如何如何呀，要叫我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基督所说的‘去爱你的敌人吧’这件事更难的了！一般说来，做一件事情，只要努力，总是会成功的。可是，爱自己的敌人，这光靠努力是不行的。如果光靠努力的话……”

夏枝的父亲是位学者，曾被人们誉为“内科之神”，是一个人品端正德高望重的人。所以，他带着哀伤的神色说过的这些话，给启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生启造眼里，这位教授简直就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事。由于偶然的原因，津川教授在课堂上讲了前边提过的那段话。启造当时真是迷惑不解，象教授这样的完人，难道也有敌人和烦恼

不成？

“我还是听不懂啊！”听了爸爸的训教，阿彻似懂非懂地向厨房走去。大概是感觉到了饥饿，“妈妈，给我点吃的吧！”厨房里传来阿彻撒娇的声音。

启造反复琢磨着“敌人”一词，竟突然想起了村井靖夫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一股醋意顿时涌上心头，甚至意想不到地萌动起杀机。真是可笑，自己方才还告诉阿彻，所谓敌人，就是指你必须和他好好相处的人。启造向来办事认真，他对一切都无所谓、抱着虚无态度的村井总是有点合不来。因此，启造总觉得村井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如果今天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村井和夏枝有点什么勾当的话……。夏枝为什么突然抱住我不放呢？她过去可从没这么干过。往常，夏枝总是平心静气地弹钢琴，可今天为什么弹得那么猛？甚至把弦都弹断了！为什么她避而不谈来客的事？还是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是和村井俩，我是绝不能容许的！对威胁到自己生活的人绝不能宽容！我应该告诉阿彻，敌人并不是自己应该爱的人，而是应该与之战斗的对象。

启造一边想一边向二楼的书房走去。

拐骗

“太太，天这么晚了，琉璃子怎么还不回来？”正在过淋马铃薯的次子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可真的，今儿个是晚了点啊！阿次，干完活你去迎迎她吧！大概又是到良子家去了。”

夏枝并没有忘记琉璃子。

“我就告诉爸爸！”幼小的琉璃子身上充满了对村井的反感，所以，夏枝倒希望她晚一点回来。

次子接琉璃子去了，不知为什么，迟迟不见她回来。夏枝看

了看表，已经快五点半了。不过，七月里的五点半离天黑还早着呢。

“怎么搞的！”夏枝把做好了的蛋黄酱放到柜橱里。这时，次子回来了。

“太太，琉璃子回来了吗？”

“没有啊，没在良子家吗？”

“没在，人家说今天两点来钟就回来了。”

“两点来钟？”夏枝的脸色顿时一片苍白。两点钟不正是琉璃子进会客室的时候吗！后来这三岁的琉璃子又到哪儿去了呢？

大夫讨厌，妈妈也讨厌，谁都不和琉璃子玩！”琉璃子说过的这些话现在才使夏枝担心起来。

这时，外边传来悦耳的脚步声。夏枝松了一口气，可是，进来的并不是琉璃子，而是面色红润的良子。

“给，这是琉璃子忘在我家的。”良子将夏枝做的五十厘米大小的娃娃递了过来。看到娃娃，夏枝感到心乱如麻。她接过娃娃，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在种着紫杉的树篱笆旁边，先前和次子一起找过琉璃子的阿彻正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都饿了，哪儿也找不到琉璃子。”

“你去找次子姐姐要饭吃。”夏枝向良子家跑去。

“怎么，还没找到？”良子的母亲是位小学教师，她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迎了出来。

“样板林找过了吗？”

“还没呢。那孩子很少一个人到林子里去。”

“不过，样板林可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啊？”良子的母亲趿拉着木屐抢先跑了出去。

是不是应该告诉启造呢？夏枝犹豫不定。可转念一想，还不至于就找不到琉璃子，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瞒着启造就把孩子找回来的好。想到这，夏枝从自己家的紫杉篱笆边上跑过，钻进了样板林。

样板林里万籁俱寂，根本就没有小孩子的声音和踪影。

这片样板林是旭川林业局所管辖的国有人造林。它以北海道最古老的外国针叶树为主，总面积达18.42公顷。树木品种有巴克夏松、欧洲云杉、欧洲红松等十五六种。这大片的树林就是由这各种树林相连而成的。

样板林中有护林员破旧的房屋，还有红色房脊的饲料青贮仓及牛棚。

辻口家的院落就与这样板林入口处那高耸入云的美洲果松林紧相毗连。

宅院的四周，由美丽的紫杉围成了一道篱笆墙，中间开了一个低矮的院门。辻口的私邸则由屋脊铺设着红色镀锌铁板的西式二层建筑和铺设着篮色马口铁的平房组成，是一幢颇为雄伟壮观的住宅。

穿过样板林三百米左右，就是石狩河支流美瑛河的河畔。

美瑛河的水流清澈如镜，河彼岸的伊泽山每到冬天便成了滑雪场。在那遥远的东方，与大雪山紧相毗连的十胜山，峰峦叠嶂，景色十分壮观。

孩子们经常在树林里捉迷藏玩，玩厌了就跳入美瑛河里去游泳，捞鱼。

可是今天，大概都去参加旭川的祭夏节了，树林中异常清冷。

树下的杂草纤绵茂密，林子里一片昏暗。

“琉璃子！琉璃子！”任凭你大声呼喊，却听不到应答之声，夏枝只感到汗毛直竖。

护林员从树林中的房子里探出头来。

“医院的那位太太，怎么啦？今儿个可真新鲜哪，孩子们好象都没进林子里来玩！”这是个和蔼的男人，平常总是喜欢抚摸琉璃子的头。

夏枝和良子的母亲面面相觑起来。良子的母亲好象有些沉不

住气了，拔腿向欧洲云杉的方向跑去。夏枝惕惕不安，呆然若失地站在那里。山鸡在树林中低声鸣叫着。

“大夫讨厌，妈妈也讨厌，谁都不和琉璃子玩！”琉璃子的话再次浮现在她的脑际。

夏枝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终年难以见到阳光的林荫小道柔软而湿润。踏在那柔软的土道上，一种不安之感好象从脚下一直涌向全身。

进入洼地以后，夏枝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看，原来是一只死乌鸦，周围零乱地堆着一些羽毛。这使夏枝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之兆。

林中飘溢着夕阳的余辉，宛若袅袅的烟雾。透过树木之间的空隙斜射入林中的阳光，形成了许多五光十色的依稀溟濛的条纹。

“琉璃子没了吗？”身后传来启造低沉、严厉的声音。夏枝心头一跳，回头向启造望去。

“琉璃子什么时候不见的？”启造的语气是严厉的。夏枝战战兢兢地望着启造，那已经不象是丈夫的脸孔。丈夫的这副面孔夏枝还是第一次看到。

“您这副样子太吓人了。我害怕！”要是以前，夏枝很可能会这样说。可是现在，和村井的事毕竟使她心虚，再加上琉璃子又下落不明，夏枝已经颓唐下去。她结结巴巴地说：“好象是两点多钟吧……”

“为什么不叫我一块来找？”

对启造的话，夏枝无言以对，只好默默地低下了头。

“会不会是被谁领着逛祭夏节的庙会去了？”

夏枝浑身一震，抬起头来。她心想：也许是村井带她逛庙会去了。找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再找不到的话，真有可能就是村井把她领走了。尽管琉璃子说大夫讨厌，可她毕竟是个孩子，对村井不会抱有什么偏见。再者，琉璃子天生就愿意接触人，不管是谁，

一混就熟。如果村井招唤她，完全有可能高高兴兴地跟着去。不过，村井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她带走了？

“村井先生也真够戗！”她不由自主地嘟哝出声来。

“村井？村井怎么了？”启造责问道。

“啊，是这么回事，今天村井先生来了……”

“村井来家了？你可从未说起过呀！为什么不告诉我？”

“什么为什么呀……”夏枝看了一下启造那充满狐疑之色的目光，反抗似地说：“这点小事，我早就忘了！”

“是吗！”启造不再问下去了。对夏枝显而易见的谎言，启造感到愤慨，一股妒意忽地涌上心头。但是，他又象条件反射似地控制住了自己。这是他的性格，他的声调又平静下来。

“好了，这个事先不去提它。他什么时候走的？”

“就在你回来之前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这么个工夫。琉璃子一定是被村井先生带走了。”夏枝想象着琉璃子被村井带去逛庙会的情景，心里踏实下来。她心想：启造本预定明天回来，这件事村井是知道的。因此，尽管他们分手时不大愉快，可是村井一看到在外面玩耍的琉璃子，也许就产生了先带她去逛庙会，到傍晚时再重新来访的念头。“嘿，我和琉璃子成了好朋友了！”为了叫自己吃上一惊，也许村井回来时，还会这么说上一句。可是，就算他是这么想的，可如果能事先打个招呼，然后再把琉璃子带走，那也就不会这么叫人担惊受怕了。夏枝跟着启造走出了林子。

“真是被村井带去了吗？”出了林子，启造半信半疑地回头看了夏枝一眼。

“哎呀，倒是出了什么事了？”良子的母亲从蝦夷松林的小道上跑了出来，冲着正在松林入口处面面相觑的启造和夏枝喊了起来。

“啊，这可真叫您跟着操心了，实在对不起！琉璃子可能是叫我们家的客人领去逛祭夏节的庙会了。”

“是吗？那就好了。这么找也没见着个影子，真有可能就是叫客人领走了。我还担心，她是不是被坏人拐跑了呢！”

“您是说拐骗？”启造不以为然地笑了。看到启造笑她，良子的母亲忙说：“我说，这种事可不是没发生过呀！象小平事件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还不到一年，就不知发生了多少起。不过还好，琉璃子总算没事了。”

望着良子母亲远去的背影，夏枝又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不安。

他们回到家里时，阿彻已经吃过晚饭，大概是疲劳的缘故，已经在饭桌旁睡着了。

他们给村井挂了个电话，可是村井外出了。

“电话里说村井先生还没回去呢！”会不会是正背着琉璃子往这边走呢？夏枝心神不定地来到外边张望起来。虽然七点已过，可外面依然很亮堂，细长的玉米叶随风沙沙作响，但是看不到村井的影子。她又回到屋里，只见启造焦虑不安地盘腿坐在饭桌前。

“吃点饭吧。”

“算了，还是先给警察打个电话吧。”启造真想痛骂夏枝一顿。他控制着自己，站起身来，刚要取下听筒，电话铃突然震耳地响了起来。

“准是村井先生来的电话，准是！”

听了夏枝的话，启造回头望了妻子一眼，然后拿起了听筒。

“喂喂，夏枝！”是村井的声音。

岂有此理，怎么叫起名字来了？是从什么时候起，竟如此亲昵地把夫人改称作夏枝了呢？启造紧紧地咬着嘴唇。

“喂喂，听说方才您给我来电话了。不生我的气了吗？今天实在是失礼了……”

村井似乎正在想象着夏枝全神贯注地听着电话的身姿。听声音，他已经把听电话的人认作是夏枝而深信不疑。

“夏枝，喂喂，听得见吗？还在生我的气吗？”

启造默默无语地把听筒递给了站在身后的夏枝。

“看来您还在生我的气啊！”

当夏枝知道了启造默默听到的电话内容后，真是大吃一惊。

“喂喂，方才实在是失礼了！我说村井先生，您知道琉璃子在哪儿吗？”夏枝极力发出一种询问事情的语调，但是，由于启造在身边，她的语调显得很不自然。

“咦，琉璃子出了什么事了吗？”

夏枝的脸色变了，村井并没有领琉璃子去玩！

“琉璃子不见了！”

“是什么时候不见了的？”

正是夏枝和村井两个人呆坐在一起的时候，琉璃子离开了会客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夏枝结结巴巴地看了看启造，然后说：“您要是不知道那就算了。对不起！”

村井似乎又说了些什么，但是夏枝已经放下了听筒。

“村井也不知道吗？”启造惶恐不安起来。如果村井也不知道的话，琉璃子会在哪儿呢？启造一把推开了呆然若失的夏枝，取下听筒，往警察署挂了个电话。

听说孩子不见了，警察倒满不在乎，似乎觉得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不过是走迷了路而已。

“啊，今年的祭夏节丢孩子的可比去年多了将近一倍呀！今天可把我们累垮了！”

“不，您误解了，我觉得我的孩子不是走丢了！”启造满腹怒气，简单扼要地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

“会不会是一个人跑到街里去了？”

“好象不会，她往常可从没有走远过。”

“往常是往常，今天是祭夏节嘛！有的孩子看到邻居家的孩子都去了，就连跑带颠地也在后边跟了去。

担任节日警戒工作的人手大概不足，听声音，对方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我担心会不会是被坏人拐骗走了？”从自己嘴里说出的“拐骗”一词，就如一把尖刀直接威胁着启造。

“您是说拐骗？”警察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问道：“有谁看到孩子被拐走了吗？”

“那倒没有。”

“那么，有人在电话里威胁过你吗？”

“也没有。”

“可能还是迷路了！”对方答应要和有关人员进行联系，便把电话挂死了。

“假如是被坏人拐走了，这大白天的总会有人看见的。”夏枝有气无力地否认着。

“但是，穿过这树林就是河堤，如果顺着河堤走的话，那里是没有人家的，可以直接到达街里。”启造的声音十分忧郁。

尽管向警方报了案，启造和夏枝还是越来越感到不安。不能光指望警察，启造又给医院挂了个电话。值班的大夫惊骇地说：“我马上就派人去帮您寻找。”启造也好，夏枝也好，就连在厨房里洗衣服的次子也是无精打采的。

只要稍微听到一点声响，夏枝就会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启造痛苦地凝望着她。他是爱夏枝的。正因为爱她，他才不容许夏枝在自己出差时与村井幽会。不光是启造，次子和阿彻也都不在家里。启造总觉得这可以用“勾引男人”之类的淫秽字眼来加以形容。而且就在他们幽聚时，幼小的琉璃子又失踪了。启造已经意识到，如果自己的怒火化为语言，那就会象脱缰的野马再也难以收拢。因此，他控制着自己。启造向来瞧不起发火的人，认为发火是一件可耻的事。

过了片刻，从医院来了两个中年勤杂工，年轻的外科大夫松田和村井也来了。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

“谢谢……打搅各位了！”启造垂首致谢，他难以控制地把自己尖冷的视线投向了村井。

留下夏枝和次子看家，大家拿着电筒来到林子里。夜阑人静的林中，树木仿佛会突然向人们扑来，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用手电向暗处照去，只觉得那里似乎直挺挺地站着一个人。

都这个时候了，琉璃子绝不会呆在树林里。想到这，启造就觉得在林子里搜寻也是枉然。

村井会不会知道琉璃子的下落呢？这个想法蓦地掠过启造的脑际，他停住了脚步。须臾之间，他已经来到河边上。视野豁然开阔起来。群星灿灿的夜空无边无垠。

会不会是掉到河里去了？

琉璃子平素不大到林子里去，更不能想象她会一个人到河边上去玩。启造拔腿返回林中。他打开手电向前照去，光环里映现出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身影。启造差点没喊出声来，原来是村井。村井脸色青白，看上去是那么阴森可怕。

“吓了我一跳啊！”看来村井也吃了一惊。

“对不起！”启造掩饰着心头的恐惧，若无其事地道了歉，接着，又以漫不经心的口吻问道：“听说，今天在我没在家时你到我家来了？有什么事吗？”

村井一言不发地用手电向自己的脚下照去。

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们跑遍了样板林、样板林附近的地段及通往街里的道路。大家都很疲劳，想睡一小觉。当他们回到辻口家时，已经是三点多钟了。夏季夜短，东方已经开始发白。。

夏枝反复回想着昨天的事，在心里谴责着自己。

当时，我要是把琉璃子抱到腿上就好了！她想起了琉璃子张开小手，仿佛是在保护自己似的那种可爱的姿态。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发生的话，现在，琉璃子正应该在这被窝里香甜地酣睡着。可是现在，在这小小的红色花被里，只有一个可爱的枕头，仿佛

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妈妈也讨厌！”一想起琉璃子说这句话时那副可怜样，夏枝就感到一阵心酸。这漆黑漫漫的夜晚，幼小的琉璃子是在哪儿度过的，又是怎样度过的呢？一想起这些，泪水便盈盈欲出，视线也模糊不清了。她凝望着窗外，天已蒙蒙亮。

窗外传来了风吹树林的沙沙声响。听着树林发出的沙沙响声，夏枝不由得想起了结婚时产生的那种预感。

那还是六年以前，是她在这所房子里所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启造的母亲早已过世，在这个家里居住着三个人——启造的父亲、妹妹及女佣人。当时启造是在大学研究室工作，因此，新居设在札幌。

他们到层云峡旅行结婚，回来时顺路到这儿住了一夜。那是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林子里的树木仿佛生着嘴巴一样嗷嗷地吼叫着。随着深夜的到来，风也越刮越猛。树林呜呜乱吼，发出了天翻地覆、令人恐怖的声音。

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夏枝袭来，她预感到这暴风雨似乎就象征着自己的婚后生活，不由得依偎到启造的怀中。

此时此刻，夏枝只感到自己已经应了那种不祥之兆。她感到惊恐万状，钢琴弦被弹断，不就是这种恶运的前兆吗？夏枝从小就练习钢琴，还从没把琴弦弹断过。她突然想，如果时间可以倒转，能够回到琉璃子进会客室那个时候的话，什么美貌、财产，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只不过是十几个小时以前的事。假如现在时间能够回到琉璃子进会客室的那个时候，假如琉璃子能再问上一句：“妈妈，您怎么了？”我一定要把琉璃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绝不会让她再离开自己。可是，当时自己也完全可以把她抱到怀里呀！完全可以……。

泪水从夏枝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可当时自己为什么竟狠心地对她说：“到外边去玩吧！”当时，我想的不是琉璃子，而是想和村井呆在一起。我就是这样

一个女人啊！夏枝在心中咒骂着自己。

夏枝切实地感受到了这就是“现世现报。”在夏枝把心交给丈夫以外的另一个男人的时候，她立刻受到了惩罚。这不是老天的旨意又是什么？

难道就不能想法让时间倒转，回到琉璃子进会客室的时候吗？夏枝想起了一本书上写着的一句话——时间一去不复返。

她向躺椅上的村井望去。村井正心不在焉地吸着香烟，那张脸孔竟显得格外淫荡、丑陋。

我把琉璃子打发到外面，难道就是为了要和这个男人呆在一起吗？夏枝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深感痛悔。

启造、夏枝、村井，三个人硬是瞪眼熬到了天亮。挂钟打了五下。太阳正在升起。次子已经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活起来。

突然，传来了凶猛的敲门声。三个人惊骇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启造首先向门口冲去。

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身穿长靴的男人，原来是附近的邮局局长。

“您家的琉璃子死了！”邮局局长脸色铁青，牙齿在不停地颤抖。

“死了！在哪儿？”

“在河滩上。方才，我去钓鱼才发现的。”

启造迅速抱起昨晚上放在门框边上的出诊皮包冲出了家门。

这时，夏枝已抢先跑了出去。村井急忙把松田和两个勤杂工叫了起来。

启造在树林里奔跑着，距河滩数百米远的路仿佛有几十公里之遥。别人说是死了，可自己必须亲自看上一眼，否则就难以置信。

真走运！孩子没死，只不过是昏过去罢了。他一边想象着把琉璃子抱回家去的情景，一边向前跑着。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孩子已经死了。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如果相信了孩子的死讯，那

么，如今也许还或多或少地燃烧着的琉璃子的生命之火恐怕就要彻底熄灭了。

也不知是在哪儿追过夏枝的，他穿过树林，跑上了河边的小路。他飞也似地跑过了浅滩，河滩上到处都是石头，有几次差点没把他绊倒。

在远处的河滩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飘动。

“看见了！”启造紧一边盯着那块在朝阳的沐浴下闪闪放光的白布，一边在石子上踉踉跄跄地奔跑着。就跟在恶梦中被什么东西追赶时一样，他只恨自己脚步太慢。

当他跑到跟前时才发现，那闪闪放光的白布原来是琉璃子的围裙。

琉璃子之死

琉璃子俯卧在河滩上。她那小小的脊背上，白色的围裙带宛若一只蝴蝶在随风飘摆。

“琉璃子！”启造跪下身去抱起琉璃子，看着她的脸。琉璃子的脸色是那么苍白，但是，启造怎么也不相信孩子已经死了。他摸了摸孩子的脉，手不由得颤抖起来。

“哎呀，脉搏还在跳动！”

但是，那脉搏却是方才跑到这儿来的启造本人手指尖上的脉搏。村井这时也跑了过来，他伸手掰开琉璃子的眼睑，瞳孔已经毫无反应。

琉璃子微张着毫无血色的嘴唇，嘴里边的几颗虫牙微微可见。情景真是催人泪下。启造茫然地站在那里，只觉得自己是在梦中。

就在这时，夏枝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一把把琉璃子抱到怀里。

“琉璃子！琉璃子！”夏枝拚命地摇晃着琉璃子。

“啊！这是什么？”外科大夫松田蹲下身去，观察着琉璃子的脖颈，“院长，脖子被人掐过！您瞧瞧这。”松田喊了起来。

在琉璃子的脖颈上，分明留有扼杀的痕迹。

“琉璃子是被人杀死的？”启造做梦也没有想到，琉璃子竟会被人杀死。他还以为孩子是因心脏麻痹之类的急病才死去的呢！不知为什么，他模模糊糊地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

“什么，是被人杀死的？”夏枝大叫了一声向前跌去。村井伸出双手，总算扶住了她。

“大夫讨厌，妈妈也讨厌，谁都不和琉璃子玩！”夏枝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琉璃子的声音。

看到夏枝晕倒在村井的膝头，启造已不知所措。一时间大脑似乎停止了运转，他只是茫然地站在那里。

他没有眼泪。正因为泪水流不出来，心里边才如刀绞一般难受。但是，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角落却异常平静，他感到无限的空虚。

迄今为止，作为一名大夫，启造曾亲眼目睹过几十个人的死。但是，琉璃子的死却要比所有的人都更缺少实感，令人难以置信。他觉得自己就象是在梦幻中做梦一般。

他呆然若失地向天上望去。天空中，白色的云朵在轻轻游动。

今天也挺热呀！想到这，他自然而然地看了看表。这也许是医生的习惯，在别人临终时总要看一看表。

“六点零五分。”他低声自语着。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女佣人次子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聚拢过来的女邻居们的啜泣声。紧接着，阿彻也尖声哭叫起来，大概是被大人们紧张的气氛给吓哭了。

阿彻在哭！启造猛地清醒过来。他突然意识到琉璃子的死已经是现实。他必须动手做点什么，可是，他又觉得束手无策。于

是，便一屁股坐到了沙滩上。

他只是直呆呆地看着松田把琉璃子轻轻地放在河滩上，又看着村井和另一个人把夏枝抱走。

“院长！”松田小心翼翼地看着启造，招呼了他一声。

“嗯。”

“已经派人去通知警察了，我想马上就会来的……”

“……”

“院长、院长，警察那儿已经……”

“啊，谢谢你了！”启造茫然地回答着。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呆在水中，手脚都不大听使唤了。他轻轻地握住了琉璃子那双冰冷的小手。

“真死了！”自己的手指是那么温暖，充满了生机，而只隔着一层皮肤的琉璃子的手指却已经是一块冰冷的死肉。这对启造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死了！”启造又小声嘟哝起来。他不知道如何是好。自己的孩子被人杀死了，这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残酷的现实。结婚以后，他还从没预想过，在他和夏枝的人生道路上，会有这么一个令人发指的日子在等待着他。启造觉得，他现在才体会到吉凶莫测的“未来”之可怕。

阿彻的哭声远去了。启造回过身去，遥望着阿彻扑在次子怀里，一边哭泣一边远去了的身影。

“是谁下的毒手呢？”启造总算清醒过来了，他小声嘟哝着。

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把无辜的琉璃子杀死呢？想到这，启造就觉得自己满腔仇根的怒火几乎就要从毛细孔中喷射出来。

他抬起头来，向那从早晨起就一直炙烤着大地的烈日望去，有人就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了琉璃子，而且至今还逍遥法外。想到这，启造腾地站了起来。

几架美国飞机列队从启造等人的头上轰鸣而过，发出了刺耳

的巨响。

琉璃子的葬礼结束后已经过去了十多天，启造提前从医院回到家里，倚在二楼书房的写字台旁思考着琉璃子的事。

是谁杀害了琉璃子？为什么要杀害琉璃子呢？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以来，启造不止一次地思索过这个问题。现在，他又苦思冥想起来。

那还是在葬礼上，当轮到村井献香时，他低垂着头站了起来。看到村井，启造不由得心头一震。一个想法突然掠过他的脑际，那杀人凶手会不会就是村井呢？

现在，启造又想起了那件事。从他书房的窗口，可以望到十米左右远那高高耸立的美洲果松松林。启造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那昏暗的树林，眼前浮现出一幅图景——大概琉璃子就是在这林中小路上，天真无邪、老老实实地被凶手手拉手地领走的。

现在，启造又一次怀疑起村井来。他在心里想象着身材修长的村井拉着琉璃子的手，躬身走去的情景。

除了这个家伙，还有谁能把琉璃子带走呢？启造虽然有这个想法，却找不出村井杀害琉璃子的理由。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排除这个怀疑，以至于在他的眼前浮现出了村井那又白又大的手掐住琉璃子脖颈时的情景。

就在他冥想之际，窗前突然出现了一只轻轻飘动着的黄色气球。这个胶皮气球拖着白色的线绳，悠悠荡荡，随风摇曳，从窗前掠过，向空中飘去。见此情景，启造眼里突然涌出泪水，他忙把脸伏到写字台上。他联想到那黄色的气球似乎就象是琉璃子那没有归宿的幽魂。琉璃子遇害已经十天了，积压在心中的满腔悲愤，现在才深深地渗透到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他甚至想到，就是失掉妻子、阿彻、家庭、地位，哪怕一时间失掉一切，恐怕也不会象现在这样令人凄苦不堪。

在那微暗的树林彼侧的河滩上，三岁的琉璃子孤孤单单地被

人杀害了，这一悲惨的事实真是令人难以忍受。启造咬紧牙关，控制着自己，低声啜泣着。

那还是出事的前一天早上，在启造就要出差前，琉璃子又和往常一样拉住了他的手。

"爸爸的手可真大呀！"琉璃子把两只小手放到启造的手中。就在那一瞬间，启造突然从琉璃子那白皙清莹的手上预感到某种不幸。那一天就成了与琉璃子诀别的日子。

"爸爸的手可真大呀！"对启造来说，这便是琉璃子短暂的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启造用擦过泪水的手帕捂了一会眼睛，然后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的手。

启造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没能够拯救琉璃子的生命，只是大，并没有别的用处。

"爸爸的手可真大呀！"琉璃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恐怕已经对爸爸的这双手有了一种安全感吧？抑或仅仅是惊叹其大呢？

启造的这双手，难以勾引出多少对琉璃子的回忆。他在回想过去，自己怎么就没能心情舒畅地好好抱抱琉璃子呢？

琉璃子生于昭和十八年春，是在战争年代辻口医院最困难的时候诞生的。那一年，由于医院人手不够，启造的父亲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刚刚二十八岁的启造便继承父业，经营起道口医院来。

当时缺医少药，护士不够，粮食也不足，启造曾一度考虑过要暂时关闭医院。停战以后，存款被冻结，新币投入市场，经营医院越发困难了。如果没有事务长二十来年的管理才干，当时的危机是难以度过的。在当时，医院美丽的庭院变成了马铃薯地，住院患者被迫也要自炊，医院内外显得有些零乱。

因此，启造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工作，借以弥补人员之不足。所以，在那操心劳神的日子里，启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好好地抱一抱琉璃子。他现在才深刻地意识到，仅在人世间生存了三年的琉璃子，其身上也布满了战争的阴影。他久久地凝视着自己那双

几乎就没有抱过琉璃子的手。

自己是琉璃子的父亲，这双手却很少抱起过自己的女儿，这只能说琉璃子和自己缺少缘分，没有福气而又命运可悲。启造一想到曾有人用手掐住了她的细嫩的脖颈，就忍不住想大声疾呼。

杀死琉璃子的罪犯的手又是什么样呢？他再一次想到了村井。可是，在医院碰到村井时，却看不出他和发生事件前有什么两样。

启造站了起来，他已经感到无凭无故地怀疑人是可耻的。他想去看望一下睡在一楼的夏枝。自琉璃子死后，夏枝就一直卧床不起。

启造站在椅子旁边，心里矛盾重重。他不能忘记，那一天，夏枝和村井呆在一个房间里，却把琉璃子赶到炎热的室外。启造真想痛骂夏枝一顿，但是，这一切他都忍受过来了，因为夏枝一直躺在床上。

但是现在，他感情激越，想起可怜的琉璃子，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妻子。

在河滩上，夏枝曾昏厥过去，几乎躺到了村井的怀里。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妒意难消！

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这似乎助长了启造生来就有的嫉妒心理。往日也是一样，当夏枝从外边回来时，只要比平常稍微有些娇艳之色，他就会疑心生鬼地感到痛苦不堪。心想：准是在外边和谁鬼混了！本来，他可以轻松坦然地问上一句："瞧你美滋滋的样儿，有什么喜事吗？"可是，由于心里边产生了疑窦，再去盘问，自己也觉得索然，因此也就只好作罢了。而夏枝又有个寡言少语的毛病，不问不吱声，这也往往折磨着启造。

今天，启造又钻了牛角尖，他对琉璃子被害那一天只有夏枝和村井两个人呆在会客室里始终耿耿于怀。

"尽管没有亲自下手，也等于是你村井和夏枝杀害了琉璃子！"启造自言自语地说着，走出了书房。下了楼梯便是走廊，

右侧是会客室、起居间、厨房，尽头就是后门；走廊左侧是客厅和寝室。再往前走，就是宽敞的外廊，形成一个直角，与女佣人的房间紧相连接。

他走进寝室，夏枝已经起床，正背朝着门坐在褥子上。也许是没有注意到启造走进房间，夏枝一动不动地向树林子凝望着。

“夏枝！”启造厉声喊道。就在这时，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出现在他的眼前——从身着毛巾睡衣的夏枝的肩头突然飞舞起一只白色的蝴蝶。那是夏枝肩头的一部分变成了蝴蝶，轻轻地飞舞起来。

蝴蝶似乎迷失了方向，在屋子里来回飞了几圈，尔后就穿过房间，向明亮的院落里飞去。

“夏枝。”启造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他觉得妻子也够可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憎恨已经完全消失。只不过是因为在他看到那白色的蝴蝶从日渐消瘦的妻子的肩头飘然而起的一刹那，一股出乎意料的爱情之火又难以自控地熊熊燃烧起来了。

妻子已经陷入深深的悲苦之中。她正在痛苦中挣扎，她一定会对自己和村井的所作所为感到痛悔！

启造一想起琉璃子，就会对村井和妻子产生一种深恶痛绝之感。这种感情几乎难以控制。但是现在，他又觉得夏枝非常可怜，招人同情。她仿佛没有听到启造的召唤，仍然直勾勾地向树林深处凝望着。沉思中的夏枝已经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启造完全被这悲哀感染了。

“夏枝。”他再一次招呼妻子。这时，起居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摘下了听筒。

“我是警察署的和田。辻口先生，凶手已经查获了！”

由于琉璃子事件，和田警官已经成了启造的朋友。

“凶手查获了？”启造蓦地想到了村井的名字，声音不由得有些颤抖，脚下也微微打起战来。

和田警官的声音有些听不清了。

“啊？啊？是谁？凶手是谁？”

“啊，喂喂，声音怎么这么小，您听得见吗？”

“喂喂，听得见啊，凶手是谁？”

“佐石土雄。佐藤的佐，石块的石，是一个叫佐石土雄的男人。您有印象吗？”

凶手并不是村井。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据，可启造却认为将会从电话里听到村井的名字。他在内心里也曾想过，如果凶手真是村井，那可就难办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希望村井就是凶手。现在，这种期待已经落空，启造一时竟呆住了。

佐石土雄？似乎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启造无法把患者的姓名都一一记住。所以，现在被人问到了，也就觉得似乎有点印象，很难断然否认。

“您有印象吗？”由于启造迟迟不回答，和田警官又追问了一句。

“啊，没有什么印象。不过……”或许是一个只到医院看过一次病的患者吧？告诉和田警官自己没有什么印象以后，启造又有点后悔了。他心想：也许就是一个经常见面的男人呢！

“您是说一点印象都没有，是吧？”

“好象没有。不过，我毕竟是个大夫，还是等我查一查病历，然后再回答您吧。可这个佐石土雄是哪儿的人？住在哪里？”说着说着，启造只觉得一股烈焰燃上心头，心中充满了对那个素不相识的男人难以形容的憎恨和愤怒。憎恨之情使启造觉得浑身冒火，他真想猛扑上去，掐死那个家伙。他心里充满了杀机，丝毫没有罪恶感，握着听筒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您听我说呀，这个佐石土雄已经死了！”

“死了！”启造怀疑起自己的耳朵，自己方才还想用力掐死他呢！

“实在是对不起，他在拘留所上吊了。”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该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启造紧

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那个家伙为什么要杀死琉璃子？他和我有什么私仇？”

“这是从方才札幌打来的电话里得到的消息。具体情况还不大清楚。等情况弄清后马上通知您。”

启造把听筒贴到耳旁，呆呆地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电话早就被挂死了，这才慢慢地离开了电话机。

琉璃子为什么会被这个毫不相关的佐石土雄杀死呢？他依然找不出正确的答案来。

为什么琉璃子要跟这样一个男人到河滩上去呢？启造怎么也忘不掉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天家里没有其他人，只有村井和夏枝。如果次子和阿彻不在家中，那就至少应该把琉璃子留在身边。作为一个已婚的女人，夏枝不应该有这点心眼吗？怎么能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把丈夫以外的另一个男人放进来呢？夏枝以前曾经说过：“琉璃子这孩子呀，只要有人陪着她，她就能在家里呆上它一整天。”这样一个孩子，叫她在屋里玩是不成问题的。

可以说正是村井和夏枝把琉璃子交给了那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不必说，凶手佐石也是令人憎恨的，可是，这个被启造憎恨的人没被启造骂上一句就自杀了。这样一来，启造满腔仇恨的怒火，就只好发泄在村井和夏枝的身上了。

他回到寝室，只见夏枝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背朝门坐在床上。她不会听不到方才在隔着走廊的起居间里所打的电话，可是她却安静地坐在床上，无动于衷。

难道她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启造用仇视的目光紧盯着夏枝，心里感到一阵不安。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重新端详着夏枝，不禁大吃一惊。夏枝坐着的姿势和方才完全一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个活人坐在那里。

启造鲁莽地踩着粉红色的被子抱住了夏枝的肩头。

“夏枝！”

夏枝的目光呆然若失，甚至比死人的眼睛还要阴沉。

“凶手查获了！”

夏枝轻轻地晃了晃脑袋。

“凶手已经死了！”

夏枝慢腾腾地看了启造一眼，又把目光转向庭院，呆滞的目光里突然放射出一种异彩。

“啊！你瞧，琉璃子在那儿呢！”夏枝手指前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胡说！”启造一把将挣扎欲起的夏枝抱到怀里。

“你让我到琉璃子那儿去！你瞧，在那棵花楸树下。”

启造窥视着夏枝的目光。

“你疯了吗？夏枝！琉璃子已经死了，怎么会在院子里呢？”启造不由得一把抱住了夏枝那难以辨认、瘦削不堪的肩头。

灯　影

凶手自杀已经过了一周。启造把在这一周内已经看过无数遍的报纸又摊放在书房的写字台上。

金黄色的火烧云一点一点地变成了紫色。一群乌鸦盘旋在树林的上空，不停地聒噪着。

杀害琉璃子的罪犯在拘留所里悬梁自尽

一看到这足足占了四格的大号铅字，启造的心里就感到痛苦不堪。

“你既要自杀，当初又何必害死琉璃子！”启造满心不悦地嘟哝着，目光却离不开那张报纸。

正在调查旭川市外神乐街医师辻口启造氏之长女琉璃子被扼杀一案的札幌市公安局，于八月二日午后，在札幌市内，将嫌疑犯——旭川市外神乐街卯子工佐石土雄（二十八岁）逮捕归案。佐石在交待了杀死琉璃子的经过后，即在该市公安局拘留所单人

牢房内用身穿的衬衫悬梁自尽。

该市公安局于二日晨从接待佐石投宿的勇字号客栈的老板长坂七郎先生处获悉：该客栈留宿了一个行动诡秘、携带婴儿的男人。午后三时许，等候在外的警察拦住佐石进行盘诘，佐石突然转身逃走。在行人通力协助下，不久即被警察拿获归案。

起初，佐石声称他未做坏事，只不过是逃了一下而已。当被追问道，夜晚你怎么总说梦话时，他才供认：七月二十一日，曾在旭川市外美瑛河畔将琉璃子杀死。

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歌声。

“come、come、everbody、how、do you、do、and、how are you”

是阿彻在唱证城寺曲调的英语童谣。这个曲子是停战那一年流行起来的。启造回想起琉璃子也曾和阿彻一起用她那稚嫩的童音唱过这首童谣。他觉得似乎现在琉璃子也在和阿彻一起唱这首歌。启造微微敞开了那浆洗得硬梆梆的浴衣前襟，重新看起报来。

报上登着佐石的照片，看上去要比二十八岁老得多，足有三十五六岁的模样。他似乎正在呆呆地仰脸看着什么，毫无认罪之意。但是，与他那健壮的体魄很不相称的是，他显得毫无气力，给人以一种孤寂之感。他的相貌却格外端正。浓重的眉毛，饱满的天庭，都给人以一种才华横溢的感觉，微厚的嘴唇也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和他到处打短工的经历极不相称。

琉璃子真是这小子杀的吗？启造紧锁眉头，凝视着照片。不管你怀着多大的敌意和仇恨来看这张照片，从凶手的脸上也找不出一点凶恶之处。因此，琉璃子被他手拉手地领走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照片下面还有一条报道，记载了罪犯佐石的一生。

罪犯佐石所走过的道路

据佐石云：他生于东京，幼年时代遭逢关东大地震，父母双亡，继而为伯父收养，在青森县的农民家庭里长大成人。十六岁

时，因昭和九年的大歉收，被卖到北海道的劳工房，尔后便在各劳工房辗转谋生。昭和十六年，佐石入伍，在赴中国作战时受伤，被遣送到第二陆军医院。临近停战时他到了北海道，作为卯子工定居在旭川市外神乐街，并结了婚。姘居的妻子阿琴在女儿出生时死去。

这个记载启造已经读过多遍，几乎可以背诵下来。当他重读下面的一段记载时，心里边更觉得不是个滋味。

被害人的父亲辻口启造氏面色沉痛地说："我已从警察那里得知详情，眼下无可奉告。"

火烧云已经变成了黑色。启造凝望着夜幕微垂的天空，又想起了和田警官说过的话。

"不管怎么说，老婆死了，给他丢下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娃娃，这奶水就是个问题呀！再说，他还得换洗尿布吧？孩子要是再哇哇一哭，他也得干受着。他还得出去干活，要不就没饭吃。好在租给他房子住的老板娘心眼好使，听说连婴儿的洗澡都给包下来了。那天正赶上祭夏节，听说连一直进行的修路工程也停下来了。真是个热天啊！他叫孩子哭得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就一狠心把孩子扔到家里，打算到河边去洗个澡，大概就这么跑出了家门。当他路过您家门口的时候，正巧琉璃子从后门跑了出来。当时他想：要是我的孩子也长这么大……，想着想着他就站住了。这时，琉璃子也停住了脚步仰脸看着佐石。佐石对她说：'真乖呀，到河边玩玩好吗？'琉璃子立刻就跟着去了。他们到了河边上，大概是由于节日的缘故，河沿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琉璃子有点孤单，就哭了起来。当时，佐石正打算到河里去洗澡，已经脱光了衣服，所以就'别哭，别哭'地哄了哄琉璃子。可是琉璃子却一口一声妈妈地喊叫着，越发哭得厉害了。啊，这些情况，可都是间宫警官告诉我的！因为佐石天天都要听到婴儿的哭声，所以可能已经得了神经衰弱症。他心想：自己的孩子没办法，怎么连

别人的孩子也要冲着自己哭？不由得勃然大怒。他本打算吓唬吓唬就算了，于是，就用手掐住了琉璃子的脖子，可是孩子立刻就瘫倒了。他大吃一惊，就急急忙忙地逃走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佐石交待了这些情况后，看上去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自从老婆死了以后，二十多天他没睡过一个好觉。于是，他请求让他睡个午觉。我看，他这是发作性自杀呀！”

和田警官所说的这些具体内容，也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简直是过路的煞神！”启造低声自语着。

如果琉璃子再晚一分钟从家里走出来的话，就不会碰上佐石了。这只能怪琉璃子薄命。

不！就连佐石也可以说是命运不佳。如果不是碰上琉璃子，他也不会沦为杀人凶犯呀。想到这，启造不禁对“偶然”这个词所具有的恐怖性深感不安，浑身竟颤抖起来。他这才发现，房间里已经有些昏暗，方才还在树林上空盘旋聒噪的鸦群已经踪迹皆无。启造打开了座灯。

由于琉璃子一口一声妈妈地喊叫着……。启造又想起了和田警官的话，真是心乱如麻。

琉璃子哭喊妈妈的时候，夏枝，你和村井干什么来着？启造真想去责问那已经住进精神病院的妻子。

琉璃子在那棵花楸树下……。当初，夏枝手指窗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启造曾大吃一惊，还以为她疯了呢。他突然想到夏枝也许是患了精神分裂症。想一想夏枝那乖僻的性格，是很有可能得精神分裂症的。但是，上届同学、神经科森大夫却是这样下的诊断：“她是严重的神经衰弱。有的神经衰弱患者有时也会产生幻视现象的。可以入院接受电疗。嗯，半个月就可以出院的。”听了森大夫的话，启造放心了。

由于过度悲伤，夏枝甚至在幻觉中看到了琉璃子，这使启造

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情。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是个残酷的人。夏枝如此痛苦不堪，自己却一直在内心深处谴责着她，认为尽管不是她亲自动的手，但还是她和村井杀害了琉璃子。现在，启造认为应该原谅她的一切。他的想法彻底变了，他决心从现在起，要与妻子、阿彻一起，同甘共苦、和和睦睦地生活下去。

然而，夏枝却出人意料地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连医生都感到惊讶。她饭量有所增加，一点一点地胖了起来。看到夏枝迅速康复了，不知为什么，启造很难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甚至想到，夏枝的神经真有些麻木，竟然挺过来了，没有疯。妻子遭此厄运，自己却不能原谅她。想到这，启造自己就感到非常苦闷。他久久地凝望着一只大飞蛾在台灯周围飞旋着。

过了一会，启造又把目光移到报纸上。

恨归恨，细想起来，佐石也是个不幸的人啊！这时，楼下传来了阿彻的声音。

“爸爸，我和次子姐姐到邻居家去玩玩行吗？”

“啊，可以，不过可要早点回来呀！”启造意识到，自己最近已不再陪阿彻玩耍，只是闷坐在二楼的书房里，连晚饭都是在这里草草应付过去的。

阿彻也够孤单的了！他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心思去陪阿彻玩。

启造又想起佐石的事来。

佐石其人也挺惨，一个孤儿，十六岁就被卖到阴森可怕的劳工房去干活，那是一个被人们叫作监狱的鬼地方。启造在学生时代，曾在旅行途中看到过筑路工人们赤身露体，只夹着块兜裆布修路的情景。难以令人相信还是人的那些工头，都长着一副阴森可怕的面孔，象野兽一样嚎叫着。当时曾听人说过：要是有谁不能忍受这残酷的劳动而逃走的话，工头们便会拿着枪带着几头军犬前去追赶。为了杀一儆百，那些命运不佳、不幸被抓回来的人便会被倒浸在河水里，或是用烧红了的铁筷子烙他的后背。启造

早就听人说过，象北海道和桦太的铁路、公路及水路一类的工程，就是靠这些先拿工钱尔后卖大力气。被人们称作工棚劳工的力工们修建的。启造学生时代所看到的那些筑路工人的悲惨遭遇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尽管佐石是自己所憎恨的凶手，启造还是对这个十六岁就被养父卖到劳工房的人产生了同情。

从劳工房参军，在战场上又负了伤……，怎么？这个男人对自由社会是一无所知的？！启造以前只是憎恨佐石，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同情过他的过去。结婚大概还不到一年，妻子给他扔下了一个刚刚生下的娃娃就离开了人世。启造感到：自己似乎理解了佐石心灵上的创伤。

佐石并不是有意要杀死琉璃子。有时，启造也这么想过。大概是由于长年的体力劳动和部队生活，才使佐石的手充满了非凡的力气，当时，他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启造不希望这是凶杀，而乐于承认这是佐石的失手之过。假如琉璃子是被一双带着仇恨充满杀机的手用力掐死的，那可就太可怜了。启造认为佐石当时的面孔绝不会是狰狞凶暴的，因而也就希望琉璃子当时并不是怀着恐怖而死去的。这种想法，似乎可以使做父亲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

启造沉浸在遐想之中。忽然，楼下传来年轻女人的说话声。

“家里没人吗？我可要拿东西了！”

“哪一位呀？”启造一边掩着衣襟一边问道。

“哪一位我可不敢当啊！怎么连我辰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快请下来吧！”到了有丧事的人家，还这么谈笑风生，真可谓有些失礼。来者是夏枝学生时代交下的好友。

“辰子小姐这张嘴我算服了！”启造象得了救似地走下楼来。

“怎么大敞四门的，次子和阿彻到哪儿去了？我把夏枝的衣服都悄悄地偷走就对了。”说完，辰子毫无笑意地在佛龛前坐下，仰脸望着启造。

“上次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实在是感谢您！”启造规规矩矩地伏地施礼。辰子从黑白竖条花纹的和服袖袋里取出香烟，一边点火一边说：“我可不喜欢这样！你们两口子要总这么一本正经的，我可受不了。你们应该知道，我最讨厌这种虚礼！”说罢，辰子递给启造一根烟，自己轻轻地闭上眼睛，吐出了一股烟雾。

“真惨啊！”她迅速停住了话头，声音里充满了同情。启造默默地点了点头。辰子眼窝湿润了，继而又爽快地说：“是嘛，确实太惨了！‘惨’这个词，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使用的。琉璃子死了，夏枝也成了个呆子，天底下上哪儿还能找出这么惨的事儿来？我刚刚看过你的夫人。她说你两天没去看她了，还托我带信儿给你，叫你去呢！一天到晚净想好事，精神头蛮足的。”

辰子袭用了花柳流派的艺名，她用优美的手姿弹了弹烟灰。

“阿彻呢？”

“和次子到邻居家玩去了。”

“是吗？阿彻也够可怜的了！唉，你怎么样？”辰子只是把“你怎么样”这几个字说得很温柔。圆圆的脸蛋儿竟是那么亲切、柔和，双眼皮儿清晰可见，就象刀刻的一般，两个眸子闪闪放光。

“辰子小姐，今天陪我好好谈一会好吗？”启造几乎是用晚辈的口吻说的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在辰子面前，他觉得自己变得纯朴了。

辰子并不直接回答他，而是接着说：“眼看就是盂兰盆会了，今儿晚上怎么还这么凉啊。把外廊的玻璃门关上吧！来，你也来帮帮忙！”

辰子走路的姿势真是优美，启造目送着她向昏暗的走廊走去的身影。

把外廊上敞开着的门关好以后，隔着玻璃门所看到的夜空似乎骤然间深沉起来。

辰子沏了一杯茶，然后侧身坐了下来。

“啊，对了对了，三天以前啊，我到札幌去了一次，在西村的茶馆里突然碰上高木先生了。他对我说：辻口怎么样了？摊上这么个事真可怜哪！叫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边也酸溜溜的！”

“啊，高木还好吗？”

“还是那么硬棒！那个人只要活在世上，就没有打蔫的时候，身体也总是那么结实。就是有点讨人嫌！这次见面，还说了那么多不招人爱听的话……。”辰子一反常态，突然不说了。

“他都说了些什么？”

“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在乎吗？”辰子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那您得先说给我听听。”

“可也是啊，你们是朋友嘛！高木不是给婴儿院打点零差吗？他说凶手的孩子也寄养在婴儿院里。”

启造把落到自己膝盖上的一只小飞蛾用手纸抓了起来，然后说：“是吗，您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我好象听和田警官说过，凶手的孩子寄养在市婴儿院里。对了，那个单位是和高木有点关系。”

“他还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下面的话可就更恨人了。他对我说，辻口这小子在学生时代就经常象念咒语似地说‘去爱你的敌人吧’，我看他绝不会把凶手的孩子接回去抚养的！”

启造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供奉在佛龛前的琉璃子的照片上。

照片上的琉璃子，身穿白色的衣服，正蹲在地上手捧鲜花微笑着，看上去似乎马上就会站起身向这边跑来。

“真是混账！我岂能收养什么凶手的孩子！”启造几乎要脱口而出，但马上又把话咽到肚里。他想起以前阿彻问自己什么是敌人时，自己曾告诉他敌人就是指你必须和他好好相处的人。

看着启造沉默不语的样子，辰子以安慰的口吻说：“我呀，我可毫不客气地训了高木先生一顿。我对他说，这就是你要对朋

友说的话吗？辻口先生说'爱你的敌人吧'那句话时，不是还没有敌人吗？你猜他说什么？他对我说，道口可不象你辰子小姐想象得那么小心眼啊！”

启造没有应声，辰子也默默地喝起茶来。在这沉寂之中，启造忽然想到，现在，在这个家里可只有我和辰子两个人啊！

“高木可太抬举我了。我的度量还没宽宏到能收养仇人的孩子的地步！”当启造意识到在这个家里只有他和辰子两个人时，便不堪寂寞地和辰子搭起话来。

“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啊！表面上看倒象个圣人君子。其实，正人君子不过是带点妖气的人物，是可疑之徒，不可轻信哪！”

启造觉得自己害怕单独和辰子呆在一起的心境已被辰子一眼看穿了。

“拿妖怪打比方，这可有点过分了。不过，我可不是什么圣人君子啊！”启造苦笑了一下。突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海——我不妨真就把佐石的孩子收养过来看看。这虽然只是一闪之念，却使他感到不寒而栗。

我再怎么糊涂，也不能抚养佐石的孩子啊！

“怎么了？瞧你那模样！”看着启造那副恶狠狠的样子，辰子的声音柔和了。

“没什么，由于琉璃子的事，我跟和田警官成了朋友。他对我说，值得可怜的，倒是佐石的那个出生不久的孩子。既不知道母亲的死，也不知道父亲的悬梁自尽，只要有奶，她就睡得着觉啊！”启造若无其事地说。

“是吗？那可真够可怜的！”

“辰子小姐也那么认为吗？我听他说这话的时候，可真是气炸了肺，狠狠地顶了和田警官几句。无辜被害的琉璃子，难道不更可怜吗？”

“那当然，琉璃子是很可怜的！哪儿是可怜啊，简直是太惨了！

不过，凶手的孩子也怪可怜的！”

“是象您说的那样吗？”启造似乎还是难以理解。

“假如琉璃子没有父母，只是一个人生存下去的话，你会怎样想？”

辰子说得也在理。一个幼小的孩子，孤孤单单地活在世上，这和走向死亡一样令人可悲。

“要是琉璃子的话，那当然很可怜了！”

“我们就假设那是自己的孩子，或者就假设那是自己吧！如果不这样设身处地想一想的话，那就无法判断事物了。人吗，判断事物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衡量尺度。”

“您说得也许有道理。说句公道话，佐石的孩子倒也是怪可怜的！”

但是，启造还不能单纯地象和田警官及辰子那样，斩钉截铁地说佐石的孩子就是值得可怜。

方才他曾想过，不妨把佐石的孩子收养过来看看。虽然这只是一闪之念，他却不能宽容自己。他现在还无法想象到，这一念之差，竟成了千古之恨，将会永远折磨着他和夏枝。

夕　阳

启造的医院位于旭川市内。经营酿酒业的祖父曾在价钱便宜的时候买下了一块大约一万平方米的地皮。借祖父的光，他们家近乎铺张地在这块宽余的地皮上盖起了一所医院。医院的正门距离院门足有五十多米远。

高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辻口的老爷子盖这所医院一点也不为患者着想。病人好不容易才赶到医院，刚高兴个半截就泄了气，因为从院门到医院正门还有一大截子路。病人吗，就是少走一步路他也高兴啊！”

有时，启造疲惫不堪地往家走时，也感到高木的话有些道

理。

在两米多高、十分坚固的花岗岩门柱上，挂着一块象派出所的告示牌一般大小的牌子，“过口医院”几个墨字已经模糊不清。这儿也和家里一样，四周种上了美丽的紫杉树，形成了一道篱笆墙。以前，如果站在门口举目眺望，会使人感到这里不是医院而是一座博物馆。这或许是因为院内粗大的榆树和那从根部就一分为三的高大的桂树，在宽阔的草坪上投下了它们阴影的缘故。

可是如今，那美丽的草坪已经伤痕累累，东掘西刨地被改成了菜地。说这里是博物馆已有些过分，不过，看着那一大片绿茵茵的建筑场地直通街里，仍然使人心旷神怡。

当然，榆树也好，桂树也好，还有那花楸树，它们都不是人工栽植在这里的，而是砍伐后的残余之株。

“这里有大狗熊爬上去咬过的痕迹！”

启造小时候曾被医院里的人这么糊弄过，并且信以为真了。在启造的记忆里，当时与其说这里是个院落，还不如说是一片森林 。

医院建成了一个“工”字形。起初，启造的父亲本打算做个外科大夫，可是来就诊的什么病都有，结果就不分科，成了个多面手。因此，昭和五年医院迁移到这里时，老爷子就下了决心，除了外科，还同时设立了内科、眼科和耳鼻科，经营起一所新的医院。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琉璃子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启造一边想，一边在夕阳西照、宽敞明亮的走廊里漫步着。当他走过药房的时候，突然从里边冲出一个人来，正好与启造撞个满怀。

“啊，对不起！”原来是办事员松崎由香子。只见她，嘴唇小巧，圆圆的眼睛又小又黑，一副激怒的表情。转瞬间，她已经跑开了。启造目瞪口呆地目送着由香子一溜小跑地向办公室奔去。从背后看，她的身段是那么优美。

“出了什么事吗？”从方才由香子飞奔出来的门缝里，可以看到药架上摆满了褐色的药瓶。启造排闼而入，只见村井正站在窗前，两只手插在白大衣兜里，看到启造以后，脸上浮起一丝轻蔑的微笑。

村井这轻蔑的一笑和由香子从房间里飞奔出去时那种严肃的表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启造很不痛快。尽管他感到讨厌，可还是想起了夏枝和村井两个人单独躲在自己家里的那件往事。

那个时候，这家伙大概也是这么令人生厌地微笑着。启造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感。

“您来得可太是时候了！”村井的脸上仍然挂着不屑一顾的笑意。启造得来很不是时候。

“是吗？”启造故作不知地回答着。

村井从白大衣兜里取出光牌香烟，点着了火，然后对启造说：“我正好有事要和院长商量。”

“有事要商量？”启造越发感到不快，他控制着自己，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村井到这所医院工作已经两年了，可是细想起来，他还从来没同自己商量过什么私事。

他要商量什么呢？启造不由得感到一阵不安。

“啊，在这儿谈多不方便，还是到我房间里去谈吧！”启造抢先走到走廊上。

“不妨碍您吧？”村井和启造肩并肩地向前走去，看上去他要比启造高出大约五厘米。

“我倒没什么要紧事，没关系。”启造嘴上心平气和地回答着，心里却涌起一股怒火，他想：对这种没皮没脸的人，真应该挖苦他几句！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钻天杨拖着长长的身影。在那高高的钻天杨下的草坪上，一个住院的男患者正蹲在地上读书。

打开院长室的门，一股被太阳晒过后的温暖气息从这夕阳西照的房间里扑面而来。说是院长室，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十七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窗前的白色窗帘被拉到了一侧。

窗前放着一个相当大的桃花心木写字台，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打字机、显微镜、燃烧炉等物品。从那排放井然的物品上也可以看出启造那一丝不苟的性格。

朝仓力男暗淡的雪景画占据了整个墙壁，使这个房间更加具有院长办公室的色彩。

"听说夫人出院了，已经彻底好了吗？"村井伸出双腿，坐到椅子上，看上去似乎有些疲倦。夕阳灼人，启造一边拉着窗帘一边回答说："托你的福了！"可是心里却嘟哝着："托你个屁福！"

窗帘在轻风微拂中毫无声息地飘摆着。

"院长，您觉得办事员由香子这个人怎么样？"村井用细长的手指将低垂到宽阔的前额上的头发拢了上去。

"怎么样……"启造欲说又止。当他知道村井是要和他谈由香子的事以后，心情略微平静了一些。

"那丫头很不错嘛！"启造脱口而出。

"那、丫、头、很、不、错、吗？"村井一字一顿地说完这句话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启造被村井笑得有些惶然。他觉得还不能一口就咬定松崎由香子是个好姑娘。

由香子总是披着一头长长的波浪发，走起路来十分悠闲。不管是在医院的走廊里还是在办公室和公园，她都是以散步的步伐走路。象今天这样在走廊里跑起来那还是前所未有的。有时，她拿着病历向启造汇报工作时，几乎就贴到了启造的身上，"院长，这位患者的住院费……"

有的时候，他们在走廊里走过，她也总是紧靠着自己，几乎就要贴到自己的身上，这每每使启造感到骇然。但是，由香子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启造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不论是

同性还是年长的事务长，由香子都是和他们相依而行。启造曾经这样想过：这丫头该不是天生的妓女型吧？可有一条，由香子从不化妆，那不加妆修的脸庞给人以一种经常用肥皂擦洗的清洁之感。

见启造沉默不语，村井再一次露出了微笑。

“这个丫头可迷上院长喽！”

满口胡言！听了村井的话，启造一边思索一边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你不是要同她结婚吗？

“我同那丫头结婚？”村井撇了撇嘴，不屑一顾地笑了，“我哪里还能结婚哪！”

“那么，松崎她？”

“跟您说吧，那丫头跟我毫无关系。她呀。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院长迷喽！”

在启造眼里，村井真是荒诞不经到了极点。

“你该不会是要和我商量松崎的事吧？”

“是的，我要和您谈的，是我的身体。”

“你的身体？”启造猝然一惊，以职业性的目光紧盯着村井。村井的目光里突然充满了悲凉的神色。

“院长，我好象得了结核病。”

“结核？”启造立刻联想到，近一个时期眼科候诊室里总是挤满了患者。

病人们总是不可思议地争着要村井看病，近来他特别受患者欢迎。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相貌不凡、平易近人，夸大一点说，他那灵巧的手指真可谓天生奇特，手术做得干净利落。村井两年来的工作成绩正在为众人所瞩目。

如果村井现在请病假的话，医院的收入恐怕就要受到影响了。启造觉察到，自己关心医院更胜于关心村井的身体。

“是肺部吧？”

“是的，打开春起就经常盗汗，有时还发低烧，倒也没什么

大不了的，只是偶尔咯血。”

“咯血了？”启造心里产生了一个冷酷的念头，他真想大喊一声“你活该！”

“血倒不多啊！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牙龈出血了呢，今天去验了验痰，结果是已经排二号菌了。”

已经有了空洞！一股冷风从启造脊背上穿过。按昭和二十一年的医术水平看，说有了空洞的结核病患者已是危在旦夕，这是毫不过分的。今天，村井之所以如此懒散，也许就是因为受到了肺结核病冲击的缘故。

既然已经到了带菌期，就不能再勉强地叫他工作了。

“马上去透个视吧。”启造注视着村井那张气色不佳的脸。作为一名内科大夫，他感到了某种内疚。

“嗯，我觉得现在这么忙，真是太抱歉了。我想到洞爷去疗养一段。”

如果到遥远的洞爷去疗养，那他就再也不可能和夏枝相会了。想到这，启造又为村井罹病感到庆幸。但从医院工作角度上考虑，倒是个严重的损失。停战刚刚一年，聘请医生还是很困难的。

看来，眼科只好暂时停诊了，眼科的住院患者也不得不劝其出院。不过，叫这小子离开旭川，这对我来说倒正是求之不得的！启造浮思如云，他虽然能够理解村井其人所承受的打击，却不能对他表示同情。对启造来说，村井是致琉璃子于死地的罪魁之一、而同谋犯则是妻子夏枝。

“洞爷那方面，就让事务长去联系吧。住在自家医院里恐怕不得休息，旭川这地方又很冷，真也不适于疗养啊！”启造的话倒是蛮亲切的。

小　花　火

夏枝出院以后，家里明显地整洁起来。

“太太，您这么个干法，身体受得了吗？”夏枝泼泼辣辣地闲不住手脚，次子担起心来。

“活动活动身体好哇，还可以驱除烦恼。”

夏枝历来喜好清洁，现在，她又心血来潮地抹起柱子和走廊来，在外人看来，辻口家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生活。

晚饭以后，夏枝被缠不过，便陪着阿彻在天色尚明的檐廊边上放起小花火来。

洗过澡后，启造穿着浴衣躺在檐廊下的躺椅里，凝视着庭院。

“琉璃子在花楸树下……”夏枝所指的花楸树，树干挺拔、直指天际，坐在屋里已经看不见树梢了，它足有十米多高。树旁，打开春起就已经是红彤彤的枫叶，在阳光的照射下越发显得娇艳。池边的铁线莲一片艳紫，在夕阳的沐浴下绚丽多姿地开放着。启造凝望着雪青的铁线莲，心想：由于战争的原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请园艺师了。

不先把医院经营好，恐怕难以请园艺师啦！启造又在考虑，由于村井患病，医院所必须承受的那一部分损失。他还想，虽然村井去疗养了，可工资还得照样发给他。

就继任医师问题，启造决定先同事务长商量一下，然后设法物色一个。启造总想叫夏枝知道这件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感到恐惧不安，不知道夏枝将会做出什么反应。

启造把目光移到正在和阿彻放小花火的夏枝的侧脸上，她那浓密而纤长的睫毛真是美极了。经过这次巨大的悲哀的摧残，夏枝的美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夏枝忽然抬头看了启造一眼，当她发现丈夫正在端详自己时，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这莞尔一笑竟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媚态，看上去充满了肉感。

这张嘴唇村井吻过吗？这偶然出现的想法竟使启造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妒意。方才一直在嘴边上徘徊的那句话竟冲口而出。

“村井就要到洞爷去了！”

夏枝浑身一震，瞪大了眼睛，但立刻就把目光转到手中的小花火上。

“是吗？”她的声音很平静，既不问为什么，也不打听出发的日期。启造感到难以理解，夏枝何以对此事漠不关心呢？一说要去洞爷，马上就应该联想到结核病，表示惊讶是很正常的。

“这怎么行啊，妈妈，你手总那么哆嗦，根本就点不着火啊！”

听了阿彻的话，启造才知道夏枝的手正在颤抖，他的眼里闪出一道可怕的光。

“阿彻，等天大黑了以后咱们再放吧！天这么亮，一点意思都没有！”

听了夏枝的话，阿彻天真地点了点头：“嗯，可也是啊！”

“次子姐姐正在起地瓜呢，阿彻也去帮个手吧！”

“地瓜？啊，太好啦！”阿彻放下花火，从便门向后院跑去。

夏枝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檐廊下，听了村井的事，夏枝已无心再放花火。启造怒目凝视着她。

“夏枝，你在想什么？”

夏枝仰起脸来，紧紧地盯着启造，以撒娇似的口吻说：“你猜我在想什么？”她那雪白的脖颈映入了启造的眼帘。

“是啊，你想什么呢？”

说她在想村井？这话很难出口，启造默默地放下了团扇。夏枝走过来坐在启造身旁，突然冒出了一句：“我呀，我想要个小女孩！”

“小女孩？”

“是啊，我喜欢女孩子，小一点的。”

夏枝为什么不提村井的事？问问村井为什么到洞爷去不是很正常的吗？她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却突然提出什么想要个小女孩呢？

尽管是自己的妻子，启造却把握不住夏枝的内心活动。他觉得夏枝的内心世界千变万化，难以理出头绪。因此，说是想要什么小女孩，大概也只不过是心血来潮，说说而已。

“想要女孩也好，想要男孩也罢，你不是已经不能生育了吗？”

“瞧你呀，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夏枝白皙的两颊一片绯红。原来，夏枝在生琉璃子的时候，胸膜受到轻微的损伤，曾经做过绝育手术。她曾说过：

“有了阿彻和琉璃子，我再也不要孩子了！”

看上去夏枝似乎很温顺，可是一旦她提起一桩事来，就再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了。年纪轻轻的就丧失了生育能力，这对丈夫来说不能不感到失望。启造总觉得夏枝似乎背叛过自己。

就是这位已经不能生育的夏枝，在失去琉璃子还没过“七七”的时候，竟突然提出想要什么小女孩。启造不得不提醒她，她已经是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我已经不能生育了，所以才想要一个来，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夏枝已经是一副哀求的口吻。

“要什么女孩！琉璃子离开我们还不到四十九天呢！”

“就是啊，所以我才感到寂寞嘛！我呀，寂寞得简直要发疯！要是抚养个女孩绑住我的身子，我想还能减轻一点我的烦恼。”

启造真是难以理解夏枝的想法。

本来我告诉她的是村井要去洞爷了，可她对此置若罔闻，却提出什么想要个女孩。莫非是想在小孩子身上排遣失去村井后的寂寞？

启造似乎总是通过逻辑推理来判断人的心理活动。

“我很难理解你的心情啊！是不是你的神经衰弱还没好利落，所以才提出了这种要求？”

“根本不是，我的神经衰弱已经治好了。”夏枝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可是夏枝，因为寂寞就感到要发疯，这不还是神经衰弱吗？”

“天下做母亲的都会和我一样的，寂寞和悲伤会使她们感到要发疯。你是因为有工作干，所以才分散了精力，连眼泪都没有了。”说着，夏枝已经潸然泪下。

看到夏枝的泪水，启造缄口不语了。他考虑到夏枝有可能旧病复发，不应该再刺激她。

“我想抚养一个小女孩，我就是喜欢小女孩，听见了吗？我求你了！”

为了排除烦恼就要抚养孩子？婴儿又不是玩具！启造真想斥她两句。见启造沉默不语，夏枝又叮问了一句，“喂，我这一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如果能要个小女孩来，慢慢地就会觉得她象琉璃子的。我们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就等于是对琉璃子最好的祭祀啊！”

启造根本就不想看到什么女孩子。尤其是当他看到和琉璃子年龄相仿的小女孩时，真是难受得心如刀绞。因此，每当他碰到小女孩时，他就要错开自己的视线，匆匆忙忙地赶紧走过去。

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夏枝一碰到小女孩，不是目不转睛地看个没完，就是弯下腰去攀谈一会，再不就把孩子抱到了怀里，尔后才心安理得地姗姗离去。这一点启造已有所察觉，他真是理解不了夏枝的神经。

难道天下的女人都有这么多叫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吗？

“喂，我求求你了。等琉璃子过了四十九天后，我说，你就给我要一个吧！”

启造的脑海里浮现出夏枝的父亲津川教授那慈祥的面容。夏枝根本就没有象她父亲的地方。莫非夏枝象她那已经过世的母亲？恐怕津川教授也象今天的我一样，对她的母亲烦恼过吧？启造端详着夏枝的脸。

“我说夏枝，我呀，再也不想见到什么女孩子了！”启造和颜悦色地说。夏枝使劲点了点头：“你的话我理解，不过，不过，

我可是喜欢小女孩啊！”

夏枝看到小女孩时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一看到和琉璃子一般大小的丫头，她就无论如何也要上去攀谈几句。琉璃子已经不能重返人间，可是在小女孩中间却可以找到一些与其相似的地方——那招人喜欢的缺了豁的小黑牙；那软若丝绸的肌肤；那在阳光的沐浴下散发出幽香的头发；还有那稚气十足的幼儿语言。作为一个母亲，夏枝很想再见见自己那已经死去了的女儿，这种强烈的愿望驱使她去和小女孩们攀谈，它超过了看上小女孩一眼以后所产生的难受心理。

总之，夏枝总想看到小女孩，哪怕她与琉璃子相似之处只有几万分之一。她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相似之处迷恋不舍。

这种想要抚育一个小女孩的愿望对启造来说可谓是想入非非，可对夏枝来说却是一种自然的心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只要能要来一个小女孩，夏枝就满意了，她现在很想再看上一眼琉璃子。这里边也包含着一种忏悔的心理，因为是她导致琉璃子走向死亡的。

夏枝无法向启造尽述自己的心境。她觉得即便不做解释，只要启造是琉璃子的爸爸，自己的心情他就应该理解。如果说不能理解，这在夏枝看来倒是一件怪事了。

夏枝以苦闷的目光，目不转睛地向院子里凝视着。看到这种情景，启造感到一阵不安。

“会不会是又要犯病了？”想到这，他的心软了下来。

“就是要孩子，也不能象要个猫崽似地，今天要来了，明天就送走，我先考虑考虑吧！”

“啊！真的吗？你当真能替我考虑考虑？”

“是的。”启造只能这样回答。

“能不能替我问问高木先生？他和婴儿院可有点关系啊！”

“高木吗？”启造想起了前天晚上和辰子的对话。

“是的，高木先生可准能帮你出点主意！”

“嗯，好吧！”

“啊，这个时候西瓜最爽口了。”夏枝向厨房走去。启造心烦意乱地望着夏枝的后影。夏枝身着单和服，细袅袅的腰肢显得分外婀娜。这在做丈夫的启造眼里本来是司空见惯的，可今天看上去心里却针扎一般地难受。

“看来这西瓜真不错啊！”夏枝一边招呼启造一边把盛在大碟子里的西瓜真到屋里的桌上。

“婴儿院里也有许多不幸的孩子吧？我觉得抚养一个不幸的孩子，就是对琉璃子最好的祭祀。我呀，要把她当作重返人世的琉璃子，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她。”

启造正在吃西瓜，他真想说，事到如今，就是哭天喊地，琉璃子也不会回来了。方才看到的夏枝背影是那么恼人，启造又联想到了村井。他真想彻底了解到那一天村井和夏枝究竟干了些什么。

本来自己将村井就要去洞爷的事告诉了夏枝，可是她却无动于衷，这是很反常的。

“阿彻，次子，西瓜切开了！”便门那儿传来了夏枝的喊声，声音很温柔。当夏枝来到启造身旁坐下以后，启造又难以忍耐地提起了村井。

“村井啊，得了肺结核，就要病休了。还咯血呢！”

夏枝默默地点了点头。

“眼下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啊！所以，他就只好到洞爷那种空气新鲜的地方，用空气静养疗法来治疗了：”

这时，阿彻从厨房门跑了进来。

“啊！红瓤西瓜！”

“去洗洗手吧。”夏枝冲阿彻温和地笑了笑。

“是！”阿彻大声回答着，向洗脸间跑去。夏枝又默默无言地垂下头去。

“要是去了洞爷，那就很难再去探望他了，趁他还没走，你

不能替我去看看他吗？”

夏枝抬起头来望着启造，象个孩子似地摇了摇头。

“你不去？”启造极力装出坦然自若的样子。

“嗯。”

“不过，去看看他，不正是院长妻子的义务吗？”

“那倒是……不过……”夏枝就是不说那个“去”字。

看来，那一天他们还是有了什么事了！启造精神颓靡，紧紧地盯着夏枝。他真想对她说：你能找出什么理由不去看村井吗？这时，次子和阿彻走了进来，他只好把要说的话咽到肚里。

“阿彻，挖了好多地瓜吧？”夏枝一边给阿彻拿西瓜一边微笑着。看着夏枝的笑脸，启造的心中又燃起一股怒火。

“阿彻，去散散步吧！”吃过西瓜以后，启造站了起来。

“真的？”阿彻拍起手来。

看到天真无邪的阿彻如此高兴，启造感到一阵心酸。他觉得自己似乎体会到了琉璃子事件后阿彻的孤独。

“当然是真的，把花火拿着！”

“呀，太好了！”阿彻的眼睛亮了起来。

“这么高兴吗？”启造抚摸着阿彻的头，一股强烈的责任感督促着他：这个孩子，我可要使他幸福啊！

“妈妈也去吧！”阿彻拉起夏枝的手。不等夏枝回答，启造就接过了话头，“妈妈吗，下次再陪你，她病还没好利落呢！”方才启造叫夏枝去看望村井，可夏枝踌躇不决，启造对此仍然耿耿于怀，他现在很想出去散散心。

“现在才出去散步，回来时天可就黑了。”次子把电筒递给了启造。

“路上多注意。”大概是体察到了启造的心情，夏枝的话很拘谨。

一出家门，启造便向林中的小道走去。琉璃子出事以来，启造这还是第一次进入林中。

“我害怕，爸爸！”当阿彻意识到他们是要去样板林时，突然松开了被启造拉着的手，游移不决起来。

“傻小子，怕什么呢？爸爸不是在陪着你吗！”启造拉过阿彻的手，向林子里走去。树林的上空，悬挂着粉红色的火烧云。高高耸立着的美洲果松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其实，说那些松树是在随风摇曳，还不如说它们正在天空中轻轻地搅动着。

“要走到哪儿呢？”

“到河沿上！”

“到河沿上？”阿彻慌悚地紧紧抓住了启造的手。启造一边晃动着阿彻那紧紧握着的手一边放声唱了起来：晚霞、渐渐消失喽、太阳落了山……。

阿彻也跟着启造唱了起来。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眼前是一座木桥，小河的流水已经干涸。琉璃子就是从这条路、这座桥上被凶手手拉着手地领过去的吗？她就真的再也不能生还了吗？泪水从启造的脸上滴落下来，歌声停止了。阿彻却毫无察觉地一个人继续唱着。听着这稚嫩的歌声，启造泪流满面。

过了小桥便是一座微高的堤坝。

琉璃子一个人是登不上这座堤坝的，她是被凶手拉上去的，还是被抱上去的呢？启造无法忘记琉璃子，回忆起来总是栩栩如生。

“这哪是来散步啊！”他在心里自语着，却很难挪回自己的脚步。

堤坝上长满了梯牧草，它们正随着晚风轻轻摆动。夜来香黄色的花朵迎风怒放。走下这段坡度小但是却很漫长的堤坝后，眼前又是一片树林，这是一片欧洲云杉。

这片树林就是白天进去也会使人毛骨悚然，在此夕阳西落之际，林子里已经是一片昏暗。透过树木之间的空隙，金黄色的天空显得格外遥远。野鸡在低鸣。

“会不会出来妖怪？爸爸。”阿彻小声问道。

“没事儿，世界上没有妖怪。”嘴上虽这么说，启造也身不由己地向四周看了看，真有一种幽灵即现的感觉。可是今天，他真希望琉璃子能站在这一片树林之下，哪怕只是一个幽灵。

启造现在才认识到：和夏枝在大白天里就能在自家庭院里梦幻般地看到琉璃子的母爱相比，自己真是相差千里。夏枝仍然爱着琉璃子。面对着这铁一般的事实，启造感动了。他开始反省自己，自琉璃子死后，自己对夏枝的冷淡是很不妥当的。

在琉璃子走过的林子里漫步，启造的心情又恢复了平静。

穿过树林，眼前豁然开朗起来，一片晚霞高悬空际。他们来到了美瑛河畔。沿着深深的河流有一条小路，两侧的山白竹挡住了去路。启造背起阿彻，用手拨开山白竹向前走去。

没走多久，眼前已是一片浅滩。他们脱下木屐，撩起单衣底襟，向沙洲蹚去。

“琉璃子就是在那儿死去的，爸爸。”阿彻紧锁眉头，用手指点着。启造默默不语地把手搭在阿彻的肩头上，向琉璃子死去的河滩慢慢走去。此时，他想起了四十天以前，自己曾连滚带爬，不顾一切地从这条路上跑过的情景。

俩人在石块密布的沙滩上坐了下来。

“乌鸦为什么要悲鸣？乌鸦在山上。”唱到这，启造问阿彻：“阿彻，你知道这首歌吗？”这时，他的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再也唱不下去了。

“嗯，我不知道。”说完，阿彻就离开启造，向河里扔起石子儿来。他那孤身一人向河里投掷石子儿的身影，在逆光照射下就宛若剪纸人的影子一般。

阿彻兴致勃勃地向河面上投掷着石子儿，在夕阳的照射下，河面上闪闪生辉。

启造叼起烟卷，划了一根火柴。河面上风力较大，一连划了几次都没能点着香烟。这时，启造只觉得自己身体内部似乎也吹

过了一股冷风。

琉璃子就是在这个河滩上，就是在这个地方被人杀死的。我现在能呆在这里，可那时为什么就不能呆在这里去营救她呢？启造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这件噬脐莫及的事。就是有天大的理由，夺走刚刚三岁零几个月的琉璃子的生命，也是太残忍了。琉璃子当时会不会在这里哭喊妈妈呢？启造想象着琉璃子当时的样子，心里边就如刀绞一般。

"真可恨！"启造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憎恨佐石。他咬紧牙关，抑制着胸中的怒火，浑身颤抖不停。

"爸爸，爸爸也来投石子儿吧！"阿彻在喊他。

"好，呆一会我再陪你投石子儿！"

"好咪！我肯定不会输的！"阿彻不甘示弱地捡起五六个石子儿。

眼看着那即将西沉的太阳转瞬间象一团燃烧的火球摇曳着隐入山巅的背后，河面上刮来的风骤然寒冷起来。这时，启造突然觉得自己以前似曾有过这种经历。

对了，是在那个时候！启造的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也是在这个河滩上，正是启造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一个夏季里，他带着附近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女孩到这里来游泳。

游完泳他们打算回家的时候，四周已经寂无一人。在夕阳的照射下，河边柳象一团黑影静静地蹲在河畔。人迹皆无的河滩不可思议地煽动了启造的心田。他尽量装出自然的样子，把那小女孩抱到了膝盖上。

"可不准对任何人说啊！"他低声吓唬着小女孩。女孩瞪大惊恐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启造，她没有哭泣。

从那以后，那个小女孩一看到启造，就会惶恐不安地躲到一边去。进入女中后，她也曾和正念大学的启造在街上打过照面。启造久久不能忘记当时浮现在她脸上的那种冷笑。他当时曾想：这个女孩真应该得上什么疾病赶快死掉。他甚至还想到：如果能

有什么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她，那就把她杀死！

我和凶手佐石又能有多大区别呢？佐石并无劣迹，这一点恐怕比我还要强呢！我也一样，如果当时那个小女孩哭了，也许我也能掐死她的！想到这，启造羞愧地低下了头。

总而言之，医学博士辻口启造和杀人凶手佐石土雄是一路货色啊！想到这，启造确实十分痛苦。

道口可不象你辰子小姐想象的那么小心眼啊！他忽然想起了高木说过的话，心里边真感到羞愧。也许高木真就以为启造其人能够收养下佐石的遗孤呢！启造不想背叛高木，背叛谁都可以，就是不愿意背叛高木。

在学生时代，有一次高木到启造的住处来，当他看到桌子上展开着的波多野精一的《时间与永恒》时，异常坦率地表示了他对启造的钦佩。

"你总是专心致志地啃这种难读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吗？你小子脑袋瓜儿聪明，人品也好。我一看见女人，有时就迈不动步了。你可从没那么下贱过。看来人也有高低之分，不完全一样啊！"

其实启造也是一样，年轻女人的存在对他也是一种苦恼。只不过是他更有心机，不形于色，使别人望尘莫及罢了。他倒很羡慕高木那种性格。

高木也曾迷恋过津川教授的女儿夏枝，并直接找教授进行过坦率的谈判，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性格。当时，教授婉言回绝了他。于是他说："如果夏枝小姐与辻口以外的男人结婚，我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后来，这件事竟由高木自己嘴里说了出来，同期同学也是无人不知。启造也许正是由此才逐渐与夏枝亲密起来，并战胜了众多的竞争对手。

仅此一点，启造就不想背叛高木。这种心境既表达了对高木的友情，也显示了启造的要强心，同时，也是启造感伤主义的表现。

我真地要抚养凶手的孩子吗？几天前从心头一闪而过的想法

再一次浮现于脑海之中。

我真就不能爱害了自己孩子的仇人的遗孤吗？启造觉得自己有些卑鄙，竟然在心灵深处藏有一种期待，希望高木为他欢呼。可是，一旦认准了一条道，办事求真的启造就会抓住自己要考虑的问题，追究到底。

周围已经是一片昏暗。

“爸爸，快放花火吧！”阿彻晃动着启造的膝盖。父子俩靠在一起，挡住河面上吹过来的冷风，点着了一根火柴。点了几根以后，总算点燃了花火。小小的花火迸射出一些微弱、纤细、若有若无的光线。

那光线竟是那么细弱、可怜，使人联想起琉璃子那短暂的一生。

巧 克 力

“我绝不能去探望村井先生！”启造出去散步以后，夏枝在佛龛前凝望着琉璃子的照片，嘴里小声嘟哝着。当她从启造那里得知村井将要到洞爷去的时候，竟莫名其妙地浑身颤抖起来。她自己也闹不清这是为什么，既不是同情也不是悲伤。

现在的夏枝难以怜悯别人，她倒是希望别人能可怜一下自己。

那一天村井要是不来做客，琉璃子是不会被杀的！夏枝企图忘记当时是自己把琉璃子打发到外面去的，而想把责任转嫁到村井头上。她希望通过责任的转嫁来减轻自己心头的负担。夏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自私的心理。

那个时候，自己为村井的爱情所迷恋，内心发生了动摇，这固然不对，可是，也不必以琉璃子的死来惩罚自己啊！这不有点过分了吗？夏枝自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脸上接了别人轻轻的一吻而已，受到这么严厉的惩罚是不合理的。

失掉琉璃子以后，夏枝才真正理解了“平安”这两个字是多

么重要，那风平浪静的日日夜夜又是多么珍贵。从那天起，启造失去了往日的温柔，说话时那冷冰冰的态度，夏枝真是难以忍受。

村井先生那天真不该说那种话！夏枝忘记了自己曾等待过村井向自己求爱。她希图忘记所有于己不利的往事，把一切过错都归罪于村井。

村井先生也应该多少受到点惩罚！夏枝总是觉得只是自己一个人倒了霉。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想法才使夏枝恢复了健康。人的自私性或许就是一种自卫的本能。

“晚上好！”突然，背后传来男人的声音。夏枝吃惊地回头望去，只见高木身穿敞领衬衫、右肩背着背包站在那里。

“呀，对不起，吓着你了！”高木真是个大嗓门。

“哎呀，是高木先生，快请进！”

“明天就是九月份了，怎么今儿个还这么热啊？辻口呢？”说着，高木盘起腿来，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领阿彻散步去了。”

“散步去了？”高木解开了放在一旁的背包，掉过头来一倒，里边的威士忌酒、巧克力糖以及黄油之类的食品全都洒落在榻榻咪上。

“呀！”望着那堆小山似的巧克力，夏枝不由得叫出声来。灯光下，那金色、银色的糖纸闪闪放光。

“没想到吧？”高木满意地笑了。

“嗯，不过，您从哪儿搞来这么多好吃的？”

“你是问我从哪儿搞来的？”

“眼下这个时候，您能弄到这么多好东西！我真不明白，您是怎么弄来的！”

“这是妇产科大夫悲伤的外快呀！”

“什么？”夏枝诧异地看着高木。

“那些吉普女郎和美国兵搞上后就‘Schwangerschaft了’。于是跑到我这儿来求救。”

夏枝虽然不懂德语，可是也耳濡目染地知道“Schwangersch-aft”就是妊娠的意思。

“哪怕是能够爬着跑掉的活物也好嘛！可我杀死的净是一些躲在娘肚里不能跑又不会藏的小东西。那已经有了几个月的暄腾腾的胎儿被打下来后，就坐在血盆里低声细语般地哭泣着。他们都是些无辜的小生命呀！你看我杀得多高明！”说到这儿，高木才略有察觉地闭上了嘴。

“真是的！”夏枝瞪大了眼睛，眼看着泪水盈满了眼眶。

“对不起，都怪我太粗心了，不该说这些。”高木尴尬地说。接着，他又对夏枝说：“夏枝，给我一杯茶吧！啊，水也成啊。”说着，他剥下了一块巧克力的银纸，把糖放到了嘴里。

夏枝端着茶盘送来了一杯水：“真是太残忍了！”她眼中的泪水已经消失了。

“算了吧，别提它了。我常常想，能不能不干这种有罪的行当，另寻一条生路呢？可是不知不觉地也就觉得无所谓了。一想到自己已经习以为常，这心里边有时真不是个滋味！”高木说的确实是心里话。

“我说高木先生，我倒有件事想求您。”

“求我？”看到夏枝那突然愁云密布的眼神，高木竟然慌了手脚。

“是的，您肯帮我忙吗？”

“什么事？你说说看。”

“我想要一个娃娃。”

“我还当是什么事呢，想要孩子去找你家老头商量嘛！”

“瞧您！”夏枝面红耳赤，又接着说：“我想从外边要一个小女孩。”

“要孩子？为什么？”

“我太寂寞了，想要个女孩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

“算了吧！想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可她毕竟不是琉璃子！”

高木厉声厉色地说。

“你要是喜欢小孩，生一个不就得了！”高木的话很冷淡。

“可是……我已经不能生了！”夏枝低下了头。

“……”

“我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高木那粗重的眉毛突然向上一挑，若有所思地向昏昏欲黑的院落里望去。

“正因为这样，我才想求您，您能不能从您帮忙的那个婴儿院里给我要个女孩来？”

“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那就讲不了啦，怎么还上外边要孩子？得操多少心！”

“这我知道，不过我寂寞得都要发疯了！”

“你寂寞这我理解，不过，日子久了，你还是能够慢慢地缓过劲儿来的！可是，要来了孩子，她就会一点点长大，抚养好了当然没说的，不过，把她抚养成人是要操不少心的。”

“瞧高木先生说的，好象您有过亲身体验似的！”

“尽管我是条光棍，婴儿我可见得多了！”

“那倒是啊。我说高木先生，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还不是因为我被夏枝小姐甩了！”

“您又来了，那都是啥年头的事了！”

“我之所以过独身生活，是因为我看了手相。那上边说我应该打一辈子光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高木愉快地笑了。

“高木先生还是老样子啊，净开玩笑。”

“是啊，来，让我看看夏枝的手相吧！”高木伸出手来抓住了夏枝的手。

这要是村井先生，我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让他抓住我的手！夏枝对高木毫无戒意。

“我看我看，这条纹就是美人相。”高木一本正经地说。

“瞎说什么呀！”

“喂喂，你等等，这条纹是结婚纹。它告诉你最好能和辻口分道扬镳。”高木笑着看了夏枝一眼。

“这条纹就是讨子纹。”

“啊！是真的吗？”

“嗯，你会要来一个得到公认的可爱的小女孩。哎呀，要看这条纹吗，真没想到，夏枝小姐还是个水性人呢！”说罢，高木放开了夏枝的手。

“和你要好的那个人好象得病了。”

“咦？”夏枝不由得看了看高木。

村井虽然好色，不过对你倒象是一片真心。我今天还去看了看他。”

村井是高木的远亲。

“辻口娶了一个招风的老婆，日子怕不大好过吧！”

“哦，你来啦！”和走时相反，启造高高兴兴地走了进来。阿彻已伏在启造的背上睡着了。夏枝轻轻地抱过阿彻，指了指佛龛前的那一堆巧克力：“高木先生送了这么多东西。”

“打哪儿搞来这么多巧克力？”

“还有威士忌和黄油呢！”

“这可太感谢了！”启造轻轻地点头施礼。

“不，那威士忌是今晚喝的，给辻口一个人岂不是太可惜了？这可是苏格兰威士忌啊！夏枝就休息去吧！我讨厌美人儿。看着美人儿的脸蛋喝酒，酒后要遭罪的。”高木信口开河地说。

“我说，我已经求高木先生给要小孩了。”

启造温和地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高木：“真拿她没办法啊！”接着，他又立刻转向夏枝，“一会我求次子来帮忙，你就先睡吧！”

“不过……”

“别说了，你最近这一段时期还是应该早点休息，眼看都九点啦！”

“那么，你可得求高木先生给我要孩子啊！”夏枝上二楼去

了。高木和启造就着次子端来的煮玉米喝起威士忌来。

“你们家的煮玉米好吃吗？”

“啊，次子是农户人家的孩子，玉米、土豆都做得不错！”

“那可太好了！”高木把黄油抹到热乎乎的玉米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真香！”他大声喊了起来。

“这东西以前你就很喜欢吃吧？”启造用手指麻利地剥着玉米粒。

“你呀你，从来就不知道狼吞虎咽的香劲儿，吃起东西来还是那么细嚼慢咽的。”

四周寂寥无声，远处传来了几声虫鸣。葬礼以后，高木还是头一次到启造家来。

“还好吧？”高木问。

“嗯？”

“你身体还好吧？”

“马马虎虎。”

“村井得了肺结核，可给你添麻烦了。”

“哪里，都怪我照顾不周，给了他那么大的工作量，都把他搞垮了。我真觉得过意不去！”

“哪儿的话呢！如果说他的身体垮了，那也是他玩女人玩的。”

“村井还玩女人？”

“大概是呀！他还喜欢玩麻将。”

“可他工作干得蛮好的。”

“他还是不在为好啊！对你来说。”

“为什么？医院可倒了霉了。”

“倒也不能说村井就是个坏人，不过好色可不是什么好事。”高木咕嘟一声灌了一大口威士忌。

“真不愧是苏格兰威士忌呀！打哪搞来的？”

“这是外快呀！吉普女郎大姐给的！方才一琉忽和夏枝小姐讲了一阵子人工流产的事，还把她给弄哭了。”

“她现在还经不起刺激。”

“她对我说想要个孩子，我说这种事跟你老头商量去好了。要是想为我生孩子的话，那就又当别论了。”高木打趣地说。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小女孩，我看都不愿意看！”

“就是嘛！要什么女孩，夏枝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女人这东西，就是不可捉摸呀！”

“那倒是。可她不是你老婆吗？”

“什么夫妻，真是越来越难理解了！有时竟难以理解得叫人心里边不痛快。打个比方吧，就好象在我这长年住惯了的房子里，还有自己一无所知的房间一样。夏枝动不动就去抱一抱和琉璃子一般大小的孩子，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女人大概是用子宫考虑问题吧？不过男人也是一样，是用大脑考虑问题还是用其它器官考虑问题照样说不清楚啊！”说罢，高木狠狠瞪了启造一眼。“你就别要什么小孩了！”

“……”启造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怎么了？干吗那么不高兴地板着个脸！”

“你不知道，我正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启造略微踌躇了一会，然后毅然决然地抬起头来，“听说凶手的孩子就在你帮忙的那个婴儿院里？”

“……”高木不知所云似地仔细地打量着启造。

“我是从辰子小姐那儿听说的。”

“……啊，是辰子小姐吗？她可太厉害了。我叫她好一顿训。我对她说，辻口这小子在学生时代常念诵什么‘去爱你的敌人吧’，我看他绝不会把凶手的孩子接回去抚养的！听了我的话后，她对

我说，这就是你要对朋友说的话吗？”

这时，二楼传来一阵声响。

“听见了？”高木一缩脖，指了指二楼。

“夏枝是听不见的。告诉你吧，那是我学生时代的房间，你也住过的。”

“啊！是正门上边的那个房间吗？那个房间就是大声喊也听不见啊！”

“没事儿，次子的房间也离这挺远的。”

“但是，讲凶手的事儿，还是小着点声好，可别刺激着她。”貌似豪爽的高木有时竟比启造还要心细。

“嗯……”

“怎么，还在考虑那件事吗？”

“啊！”

“你该不会真想收养凶手的孩子吧？”

“不，我就是在考虑这件事。”

“喂喂，算了吧，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是真心啊！”

“……”高木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端详着启造。

“没想到吧！我也是一样，起初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心里边就直闹得慌。方才我还到琉璃子遇害的河滩上转了一下。琉璃子死后，我这是第一次去那儿。我恨那个凶手，浑身都直抖啊！这憎恨是无法形容的！”

“这很自然嘛。不过，你这么憎恨凶手，却要收养他的孩子，这不是成了怪事？”

“是的，是件怪事。不过，我正是由于憎恨才想到这一点的。细想起来，憎恨本身就是一件愚蠢的事。孩子被杀已经是够悲伤的了，还要叫我把无处消泄的憎恨永远埋在心头来度过一生吗？我常常想，我这一辈子，恐怕也只能这么痛苦不堪地度过了。如果说还有别的出路，那就是不再憎恨那个凶手。怎样做才能不憎

恨他呢？那就只有爱了。”

“你这家伙真叫人捉摸不透，象你这样傻乎乎的人，真不能随便跟你说什么！”高木用尽力气，猛地从下巴上拔下了一根他那懒得刮剃的胡须。

“算了，算了，抚养哪门子凶手的孩子，就是傻瓜也不会这么做的！”高木盘腿坐在那里，吧嗒吧嗒地活动着膝盖。

“是吗？”

“什么是吗不是吗！自己的孩子让人家杀了，却还要抚养那个凶手的孩子。天底下哪有这种傻瓜蛋？要不然你就是想泄私愤作践那孩子！”

“别开玩笑了，我会好好地抚养她的。”

“眼下呀，你和夏枝都懵了。也难怪，琉璃子的事刚刚过去嘛！我看你也没个准主意。方才你还说，什么小女孩，看都不愿意看。可话音还没消呢，你又提出要收养什么凶手的孩子。这我可理解不了啊！还有，你觉得你那宝贝夏枝能同意你这样做吗？你可怎么开口跟她说呢？”

是啊，夏枝要是不体谅我的话……启造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色。

雨 后

树林上空笼罩着浓密的乌云。

“好象要下了！”夏枝刚从外面回来，在进入大门时，她仰起脸来向空中望去。

今天，夏枝穿上了一件印有淡黄色和水绿色条纹的斜纹哔叽和服，系着一条紫红色的腰带，站在那阴沉沉的天空下，真是显得格外华丽。她打开厨房门，身穿薄毛衣的次子正在那里沏茶。

“啊，您回来了。”

“有客人吗？”

“唉，是村井先生。”

“村井先生？”夏枝轻轻皱起了眉头，“阿次，你先把茶送去，我随后就去！”

“唉。”

得到村井要去洞爷疗养所的消息已经半个月了，可夏枝还没有去看他。

次子端着茶盘，回到了厨房。

“阿彻呢？”虽然是自己的孩子，夏枝也很少直呼其名。和蔼而平稳的语调，更使夏枝具有一种深沉的美。

“说是在坂部先生家看什么拉洋片呢。我去迎迎他吧！”次子隔着窗户向空中望去。

“也好。”

到坂部家大约有三百米。

“太太，这雨可眼看就要下了！”

“知道了。”夏枝对就要跟村井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感到犹豫不决。

“我这就去。”

“那你可快点回来呀！”

次子拿着雨伞走了出去。夏枝在起居间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不知为什么，她懒得进入村井所在的会客室。她深感内疚地回想起琉璃子被杀的那一天，村井曾在她的脸上亲吻过。

现在，次子和阿彻又没在身边，这使她感到不安。她想：在次子他们回来以前，就让村井等在那里吧！

起风了，玻璃门咯嗒咯嗒地响了起来。

不过，次子和阿彻马上就会回来的。叫村井等在那里，自己坐在起居间的沙发上，她又感到心慌意乱。

夏枝向镜子里望去，大概是紧张的缘故，她的皮肤要比以往显得苍白，这倒使夏枝的脸庞更加轮廓鲜明。那惶惶不安的大眼睛，就连夏枝本人也自叹其美。她站起身来，对着镜子照了照身

后的衣带，然后果断地走出了起居间。

启造就要回来了。这一天是星期六。

琉璃子的葬礼举行以后，夏枝这还是第一次同村井见面，他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面了。站在会客室门外，夏枝稳了稳神。她轻轻地推开了房门，本来应该坐在那里的村井却踪迹皆无。也许是走了？可是次子送来的茶水也不见了。

次子怎么把他让到客厅里去了！一想到次子已把村井让到只有最亲密的客人才能去的和式房间里，夏枝突然感到一阵心神不宁。她差一点想回到起居间去，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了村井的咳嗽声。她改变主意打开了客厅的拉门，只见村井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后面。

“在您不在家的时候前来打搅实在是抱歉！”村井平静地离开坐垫向夏枝问候，一副一本正经的腔调。

“哪里，倒是我让您久等了。”夏枝放下心来，只是对村井那格外客气的作法感到迷惑不解。“我也知道这很不应该，可还是没能去看您……”

村井并不显得怎么消瘦。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我太任性，主动要求休息的。”村井表情冷淡，说起话来却滴水不露。夏枝感到对方似乎正在谴责自己的薄情，连探望一下都做不到。

“请您随便一些吧。”

“那我就失礼了。”村井似乎对夏枝毫不关心，说起话来就象陌路人一样。

他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吗？村井那使人亲近不得的冷漠态度对夏枝来说依然是令人伤心的。自从发生了那个事件，村井理应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就在方才，她还懒于和他相见呢！

夏枝几乎从未看过别人的冷眼，任何人都想讨取夏枝的欢心而竭尽谄谀之能事。村井过去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也理应如此。可现在他却一反常态，这使得夏枝心中泛起了涟漪。她觉得自己

似乎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透过外廊玻璃门，可以看到树枝被风吹动得巨烈地摆动着。

“明天就要到洞爷去了，今天特来辞行。”村井凝望着庭院，郑重其事地说。

“怎么，明天就走？”夏枝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股娟意。她想知道村井对她的冷淡只是由于她没能去看望他，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

突然，从镀锌铁板房脊上传来了啪嗒嗒啪的声响，就象小石子打在上边一样。紧接着，哗地一声下起雨来。

大雨倾盆如注，地面上立时飞起银色的水花。

雨势很猛，几乎将外廊的玻璃门冲洗了一遍。玻璃门在风雨之中咯嗒咯嗒地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这雨可真吓人啊！”夏枝的声音被敲击镀锌铁板屋脊的雨声淹没了。

这么大的雨，阿彻是回不来了，启造恐怕也在道上被这大雨挡住了。夏枝焦灼不安起来。

院子里已经是一片汪洋。

夏枝忘记了村井的存在，注意力全被那凶猛的雨势吸引过去了，她几乎失去了知觉。当她发觉有人把手放在她的肩头而吃惊地刚想摆脱时，耳边已响起了村井的声音。

“请答应我吧，这也许就是死别。”

“不行，请放开我！”

狂风呼啸，震动着玻璃门。

“我不放开！”村井将执拗的目光投向夏枝。

“我求求您，放开我！”夏枝开始后悔不该把次子打发出去。

“说什么我也不会放开您的！”村井双目圆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满脸哀求之色的夏枝。

“您忘了琉璃子死去的那一天……”说到这，夏枝已经是热

泪盈眶了。

“您是想让我想起往事吗？”村井的表情毫无变化。

“琉璃子已经死了，您怎么还……”她真想对村井说，您怎么还来干这种事啊！

“杀死琉璃子的，并不是你和我！”村井更加用力地抱紧了夏枝。

“啊！放开我，放开我！”夏枝竭尽全力，痛苦地挣扎着。

“您安静点，我绝不会做什么坏事的。”

“那就放开我吧，辻口就要回来了。”

“没关系，不就是院长吗？我这是最后一次见您，我要离您近一些，仔仔细细地看上您一眼。”

“最后一次？”

村井的眼里突然闪出一滴泪花，就象是滚落出一颗闪光的石子。当夏枝意识到那是眼泪时，她不再挣扎了。

雨声越来越大。

“夏枝，您的温柔是冷酷的。”

不知是什么时候，夏枝也把手搭到了村井的背上。

“夏枝！”村井用力在夏枝那白皙的脖颈上亲吻着。

“好一场大雨呀，道上有的地方都成了河了！”启造几乎是头一次回来得这么晚，他一边换睡衣一边说。

“我说，今天村井先生来了，是来道别的。”夏枝想起了村井潸然落下的亮晶晶的泪珠。她觉得难以自抑，村井的名字不知为什么竟脱口而出。她语调自然，毫无嗫嚅之感，启造也就心平气和地问了一句：“他跟你说他明天启程吧？”

“嗯，他说明天走。”

自从琉璃子遇害以后，夏枝一直懒得再见到村井。

“我是一个结核病患者！”村井并不要求亲嘴，只是在她脖颈上吻了吻就离开了，这就使夏枝不能不为村井的一片真情所感

动。

“今天，我本打算见您一面就回去，所以我想尽量地客气一些。但是，这瓢泼大雨搅乱了我的决心。”说罢，村井就离开了夏枝。夏枝反复回味着大暴雨给他们带来的片刻时光。

“什么时候把孩子要过来呢？”启造自己先上了床，温和地问夏枝。

“呀！你真给我要？”夏枝一边把启造脱下来的衣服挂到衣架上一边问道：

“嗯，我反反复复地考虑过了，觉得只要你高兴，那就给你要一个来也没什么。不过，你是不是改变了主意呢？这几天，你好象根本就不提要孩子的事了！”

“哪有的事，我只要有了一个想法，是不会轻易死心的！”夏枝背冲启造解起腰带来。

“有了一个想法，就轻易不会忘掉，不会死心，这一点咱们俩可是太相象了！”

“可不，辰子小姐也这么说。不过，人家都说，夫妻俩还是各有特性的好。”夏枝回过头来看了看启造。

“高木先生会给我们要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我太高兴了！”

“嗯，我要先去看看。”启造趴在床上，看着夏枝换穿睡衣时的身姿。只见她把睡衣轻轻披在衣服外面，秃噜一下就脱掉了衣服，尔后便迅速地系上了睡衣的腰带。这时，启造的目光落在了夏枝的后脖颈上，那儿清清楚楚地留着两个紫印，启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启造想象着村井来访后，和妻子夏枝度过的那一段时光。

“那个紫印是什么？”启造真想大声吼叫起来，但是，他默默地控制住了自己。启造预感到：如果自己发了火，将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如果他现在大声斥责夏枝，那么，自己愤怒的吼声将会使自己更加怒不可遏。

启造时常感到恐惧不安，他担心自己一看到锥子、剪子和手

术刀之类的东西，会不会毫无缘由地发作起来，把这些东西当作凶器用。

因此，他平时总是把那些尖利的东西，发光的物品放到写字台的抽屉里而绝不把它们摆到一目可及的明处。

“喂，你真能替我到高木那儿去一趟？”

启造没有回答，他一动不动，紧闭着双眼。

“怎么，已经睡着了？”夏枝小声自语着，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我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要和她和睦相处，不再计较她和村井的往事，可她……。启造越发感到夏枝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能意识到琉璃子被杀自己负有责任的话，那她就绝不会再叫别人在自己脖颈上疯狂地亲吻。

夏枝！你还算是琉璃子的母亲吗？启造真想这么大声申斥她。他感到痛苦，他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被撕得粉碎，正在淌血！

夏枝关上了电灯。启造在黑暗中狠狠地瞪着夏枝，眼前又浮现出方才看到的紫印。他思绪驰骋，随心所欲地想象着夏枝和村井的各种各样的姿态。想象中的妻子已经是一副淫荡不羁的丑态。

深深的绝望向启造袭来。

琉璃子被杀，夏枝又与人通奸了。

我这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他突然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平常引以为荣的医生职业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新的患者来了，查血、验尿、诊断、处方、处置，不久，患者痊愈了。但是，不管你怎样卖力，新患者总是络绎不绝。

今天夜里，启造丧失了治病救人的自豪感，他只感到空虚，觉得自己只是在从事一件反复无谓的工作。妻子夏枝的叛逆之举，夺走了启造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之光。

丧失了希望之光，眼前即是一片黑暗。

杀死夏枝，同归于尽吧！启造想象着夏枝和自己的尸体冷冰冰地趴卧在一起的情景。

现在的启造，真有可能杀死夏枝，但是，他不能杀死阿彻，更不能抛下阿彻一个人自己去死。

启造是一位拥有大批患者的医院院长，岂能现在突然自杀！作为一个公民，启造或多或少地还担负着生存下去的责任。

夏枝，都是你干的好事！启造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处置夏枝才好。她就睡在自己身边，那紫印还残留在她的脖颈上。

我才不给你要孩子呢！启造本想重新建立起一个和睦的家庭，只要夏枝高兴，就给她要一个她所盼望的孩子。但是现在，他再也不想讨取夏枝的欢心了。

他耳边又响起了高木的声音："抚养哪门子凶手的孩子！你可怎么开口跟她说呢？"

对呀！就把这个打算突然告诉夏枝，一听说凶手的孩子，夏枝也许就会气疯的。

可是，她如果现在就疯了，启造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

有了！不和她相商就把孩子要过来。夏枝一无所知，准会疼爱那个孩子。这可要绝对保守秘密。先叫她稀里糊涂地把孩子养大，等有朝一日她知道了那是凶手的孩子后，究竟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象个宝贝似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了，仅此一点就会使她受到致命的一击！当她知道自己喜爱并抚育成人的孩子竟是杀死琉璃子的凶手的孩子时，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几十年将会使她懊悔不已的。然而，这么办也未尝不可。凶手的孩子将会在爱抚中成长起来，我也就完成了我所提倡的"去爱你的敌人吧"的尝试。我明知自己抚育的是仇人的孩子，这恐怕要比一无所知的夏枝还要痛苦。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当夏枝知道真相时，她就是捶足顿胸，呼爹喊妈也全都无济于事了。

启造想象着那个时候夏枝瞠目结舌、痛不欲生、懊悔不迭的样子。

现在，启造感到一阵恐怖，他觉得自己心底那黑暗阴深的洞穴似乎已经敞开了大门。而自己这种可怕的念头似乎就是从那敞开了大门的幽深的洞穴里涌出来的。对最值得疼爱的妻子，自己究竟要干些什么呢？

说是心底，要真有个底儿倒也罢了。现在不是已经从这个无底洞里传来了连自己都难以想象的极为可怕的窃窃私语声吗？

启造只能这样认为：这幽深的无底洞，不但自己有，夏枝有，它还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启造想，自己应该在昨晚儿下的决心还没有发生动摇之前赶快着手干这件事情。

早饭以后，启造对夏枝说："今天我就去高木那儿，因为今天是星期日。"

"那太好了！"夏枝高兴地用双手捧住自己的脸。这孩子气十足的样子对夏枝来说实为罕见，在启造的眼里也是新鲜异常。但是，他认为夏枝之所以如此兴奋，完全是出自于对村井的恋情。

"不能让我也一块去吗？"

"商量妥了以后我就给你来电话，还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孩子呢？"启造今天早晨还看到了留在夏枝白皙的脖颈上的紫印。他心里想，除了患者以外，其他女人的手我摸都没摸过。我既温柔又勤劳，夏枝为什么要背叛我呢？

在新婚之际，他们漫不经心地接了吻后，留下了一些吻迹，这使启造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虽然启造只是用嘴唇轻轻地擦吻一下妻子的颚下或脖颈，可夏枝却会就此舒适地闭起双眼。一想到村井大概也看到了夏枝的这副表情，启造打一大早就感到心里边火烧火燎地难受。夏枝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脖颈上的吻迹。

"尿布也好，其它东西也好，琉璃子的东西还全都保存着，所以，只要接到电话我马上就会赶去。请你尽可能地给我要一个聪明可爱的宝宝来！"

启造一直在观察夏枝的樱桃小口，那张嘴唇已经背叛了自己。一想到那张嘴唇很可能已经接触过村井的某个部位，启造就感到痛苦。

“啊，我会给你要一个最好的孩子来！”启造貌似愉快地回答着。

对了，今天是村井启程的日子。想到这，启造以漫不经心的语调对夏枝说：“我要把村井送到札幌去，你也到车站送送他吧！”

夏枝迅速地垂下了眼帘。

“我怎么办好呢？”

“去送送是理所应当的！”

夏枝低垂眼帘。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只要一想起这些，启造就几乎战栗起来。

“嗯……不过……”夏枝的态度犹豫不决，她若有所思地用抹布使劲地擦拭着饭桌的一角。

“还是去送送吧！”启造的语气不容反驳。听了他的话后，夏枝却仰起脸来晃了晃脑袋。

“我不愿去嘛！”

“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的大夫们都知道我进过精神病院，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听了夏枝的巧辩，启造一言不发地从饭桌前离开了。

转　椅

说是昨天晚上又开始咯血，村井去洞爷的日子延期了。

他是真咯血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启造怀疑这是村井留在旭川的借口，心里很不痛快。

启造一个人来到扎幌，从车站给高木打了个电话。高木正在

班上，他又往医院挂了个电话。

“喔，辻口吗？怎么了？”

听到高木那明快爽朗、一如既往的声音，启造的心似乎踏实了一些。

“我想见见你呀！”

“说是想见见我就打电话来的，净是一些秃小子，顺便给我带个漂亮姑娘来吧！”

“啊！”启造傻呵呵地说不出话来了。似乎看到了启造的窘态，高木大声笑了起来，听筒被震得嗡嗡直响。

“有事吗？”

“嗯，说起来……”在电话里不大好提要孩子的事。

“什么事啊，喂，到医院来吧。说是礼拜天，可是下午还要做个手术，忙得很呢！”

放下听筒后，启造在五番馆前上了电车。

札幌市内到处都是美丽的刺槐林荫道，什么时候看到这座城市，启造都感到是一种慰藉。

学生时代，我就是在这条街上和夏枝漫步的，可是……

启造念书时，每逢和扎着发辫的夏枝在一起漫步，过往的行人都会为夏枝的美貌而回眸一顾。单是和引人注目的夏枝在一起散步，就已经使启造感到自豪。他觉得世界上象他这么幸福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我就是被这样一个夏枝出卖了。

高木的声音和青绿的林荫道给启造带来的平静心情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感到，自己一直以为得到了美丽的夏枝是一种幸福，其实，自己是多么愚蠢啊！

告诉他我要抚养佐石的孩子，高木会说些什么呢？看他上一次的样子，恐怕要反对的。

他觉得希望渺茫，可同时又认为似乎可以说服对方。

去爱你的敌人吧——这他总不会反对吧！不过，高木对这句

话可并不怎么感兴趣。

启造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夏枝也应该和凶手一样被宽恕、被爱抚。对启造来说，背叛了自己的夏枝反要比敌人还要令人痛恨。

他对村井也同样怒火难消。然而村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启造所喜欢、所信赖的人，但是夏枝却不同。启造是个死心眼子的人，对他来说，夏枝是他无以伦比、最最钟爱的妻子。这样一个妻子的背叛，要比他对村井和凶手的憎恨更为强烈和复杂。

背叛了自己的妻子仍然活在世上，这一事实要比敌人的存在更为残忍。它使启造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力量，使他变得软弱无能。与之相比较，可以说凶手和村井只不过是扰乱了他的心绪而已。

“出差吗？”门猛地被掀开，高木闯进了会客室。

房间很小，中间是一个圆形桌子，两边各有一把转椅。

一穿上白大褂，高木也象个医生了。学生时代的朋友们曾对高木有过这样的评价。

“怎么看高木也不象当大夫的料啊！要是在以前啊，准当上幡随院的长兵卫*了！”

“哪儿的话，这小子脑袋瓜可好使了，可以当个呱呱叫的电影导演。”

“不对，这小子是个狗熊，是个精通德语还会唱鼓词的狗熊！”

令人不解的是，启造和高木很合得来。不管高木怎样说自己，启造都觉得彼此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股流相通。

“一进入九月，不知为什么，就觉得这日子象流水似地过得快起来！”高木眯缝着眼睛，吐出一口烟雾。

“嗯，眼看就是十月了，又要下雪了。”

“可不是吗，今年可得换个新炉子了，什么牌子的好呢？”

---

* 长兵卫：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的侠客。

“我说，你母亲会知道的！”

“我那老娘可不懂那玩艺儿。你也不懂吧？小时候净是烧壁炉嘛，不知道冷的滋味。俺这个穷光蛋可就不行喽！”

高木迟迟不问启造来干什么，启造真想什么也不讲，索性赶回家去算了。在来札幌的路上他又考虑了一下这件事，觉得单是和杀死琉璃子的凶手的女儿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就已经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至少今后二十年，他们必须以父女的关系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下去。对这样一个现实，启造渐渐觉得难以忍受了。

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这将决定自己的一生，而且是迥然不同的一生。想到这，启造感到一阵悚栗。

“村井已经去洞爷了吗？”

村井的名字，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刺痛过启造的心。

“说起来是该今儿个出发，不过好象还得拖些日子，说是又咯血了。”

“哦，那可糟了！”高木忧虑地皱起粗重的眉头。

有什么糟的，糟了的倒是我！启造想起了夏枝脖颈上的紫印。

即便夏枝没有察觉，村井总应该知道他已经吻出了紫印。他为什么不告诉夏枝呢？他是想看我们夫妻之间因紫印而引起的争吵吗？想到这，启造心中一阵不快，他仿佛看到村井已经从正面向他挑战。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看着启造忧心忡忡的样子，高木一边咯吱咯吱地搔着脖梗一边问道。

“这个……”启造仍然犹豫不决。

“是不是为要孩子的事叫夏枝给磨腻烦了？”高木嗤笑起启造来。看到启造点了头，他便接着说了下去。

“夏枝有时还真有股子倔劲儿。以前，扎着个小发辫，又白又圆的脸庞，真是个可爱的女学生啊！看上去是那么温顺。刚跟

她接触的人还真以为她是个腼腆的姑娘呢！”高木的话语里充满了对往事的留恋。

“倒是一个会说话又温柔的女人啊！”

“哪里，哪里，不论是说话还是脾气，她都比别的女人强得多呀！整天缠着你要孩子，说起来也是因为她太温善了。”

“你是这样认为吗？”看到高木偏袒夏枝，启造感到一阵懊丧。

夏枝似乎正在与村井私通！我要是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会是怎样一种神色呢？

“还你是这样认为吗！你这话可不怎么近人情啊！”高木不满地说。

“啊，我的意思是说她是挺温柔的。”

“她可对谁都够温柔的，尤其是对村井啊！”启造在心中自语着。

高木有个毛病，那就是总的说来，对任何人都评价过高。他心地单纯，好相信别人。

“夏枝也应该一块去看看孩子，既然没来，那咱俩就先去看一下吧！”见启造已经赶到札幌，高木今天也不再反对要孩子了。

“算了，孩子看不看都行啊！”

“你是说不看也可以？”高木脸上立时流露出不解的神色。他看了看启造，又接着说。“是不是全托付给我了？那儿可确实是有既聪明又可爱的孩子啊！”高木很高兴，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不，还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个，我是想要佐石的孩子！一狠心说完这句话后，启造的心平静下来，那紫色的吻迹已深深地烙印在启造的心中。

“佐石的孩子？是那个凶手的孩子啊！你还在说这种梦话？要是这样，我可就告退了。”高木把转椅转了一下，给了启造一

个侧脸。

"为什么呢？"启造的声音是平静的。

"什么也不为！"高木再次把转椅转向启造，两只脚搭到桌子上，抱起了两只臂膀。启造毫不畏缩地望着高木那咄咄逼人的目光。

"你要那个孩子到底想把她怎么样？就算她是杀人犯的孩子，可她是无辜的，她堂堂正正地享有生存的权利！"

"就是嘛，所以我才要抚养她。"启造微然一笑。

"反正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是闹不大清啊！不过，话可得先说个明白。我不象你，念大学时就是个响当当的高材生，但是，我还有点度量。我不管她是杀人犯的孩子还是华族*的子孙，既然照看了她，我就要保护她的小生命。我要是不保护她谁来保护她呢？我就是有这点子度量。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竟上赶着要抚养杀死自己女儿的凶手的孩子？我真不知道你想把那个孩子怎么样！"

"你说得也许有理，想这么干的傻瓜蛋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啊！不过，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这样的傻瓜又有什么不好呢？"启造渐渐地觉得，自己能够成为那种傻瓜了，并认为自己似乎并不单单是为了折磨夏枝才要那个孩子的。

"嗐，真是傻到家了！"高木看着启造，嘴上虽这么说，心里边却产生了几分敬意。

"是啊，在你眼里，我这个人可能有点沽名钓誉，令人讨厌了。因为就连津川教授那种品德高尚的人也很难爱自己的敌人啊！对我来说，大概也就难以做到了。可是我以前不是对你说过吗？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就怀着对凶手的仇恨度过一生，要么就把'去爱你的敌人吧'这句话作为终生的目标奋斗下去。怀着仇恨度日这可太悲惨了，我想去爱那个孩子，在爱中活下去！"

---

* 华族：日本明治维新后赐予爵位的人及其家族。

"……"高木抱着双臂仰起脸来，默默无语地凝视着天棚。

"这种决心，如果不是自己体会到了自己孩子被杀的滋味，那真是无法理解的啊！"

"把你的敌人……唉，你过去去过教堂吧？你是基督教徒吗？"

"不，我并不是信徒啊！为了跟牧师学英语，在学生时代，大约有两年左右吧，我是经常到教堂去。也许当时受到过一点影响。"

"你也老大不小了，真拿你没办法呀！对啦，你原来就是这副德行，总讲什么爱呀，永恒呀，好象你肚脐下边没有那个家什似的。现在你也忙活出了两个孩子，这证明你肚脐下边什么也不缺，可你还说'要爱敌人'，我算服了你啦！"高木毫无笑意地说完这些话后，又认真地端详起启造来。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猛一点头，把搭在桌子上的脚又撤到地面上。

"好了，我明白了。虽然还不大通，但是我相信你辻口启造，就先算我理解了吧！那么，这件事自然是经过夏枝同意的喽？"

当高木问夏枝是否知道此事时，启造脸上一阵发烧。他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仿佛自己真地能爱佐石的孩子了。但是，他不能把自己对夏枝的感情变化讲给高木听。他不能对高木说，我之所以要抚养凶手的孩子，目的就在于要折磨夏枝。他眼前又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残留在夏枝脖颈上的紫印。

"你怎么不说话？看来这件事你还瞒着夏枝呢！"

听了高木的问话，启造点了点头。

"是这样？你在瞒着她？你是想把夏枝蒙在鼓里，叫她糊里糊涂地去抚养凶手的孩子？这样夏枝可太可怜了！"说罢，高木忽左忽右地转起转椅来。

"嗯，那是因为还不能刺激她的神经啊！如果现在告诉她这件事的话，她会昏过去的。"

"这很自然，就是不气昏的话，她也不会同意这么办的！有

谁象你，净想一些蠢事。夏枝喜欢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吧？她那可是真心话啊！那是因为她是想把那个小女孩当作琉璃子来抚养。”

“也许是啊！不过，反正是要抚养个孩子，那么抚养佐石的孩子也未必就是件坏事。琉璃子的死意义越来越大了。夏枝也不是个混人，将来她知道了我的用意后，肯定会高兴的。”

“哼，能那么简单吗？”说罢，高木闭目遐思起来。

迄今为止，启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大能说谎话的人，人们也都一直认为他过于正直。谁也不会想到，他竟能如此厚颜无耻地撒起谎来。

真想不到，象我这种小心翼翼的人虽然不能说小谎，却有可能撒一个弥天大谎。启造在心里暗自思忖着。

“辻口！”高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先斩后奏，瞒着夏枝把孩子要过来？”

“算是吧！因为对我来说，抚养那个孩子是我一生的夙愿。说是个秘密，可也不能永远瞒下去。我会找机会告诉她真情的。我认为夏枝是能够理解我的！”

纯属谎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是吗？你这家伙也够残酷的了！夏枝会被蒙在鼓里盲目地喜欢上那个孩子的。这说得过去吗？”

“这我自有打算，我是经过考虑才下了决心的。我们两口子的事你就不必担心喽！”启造蛮有自信地说。

听了启造这信心十足的话，高木又笑眯眯地坐到椅子上。

“好吧，我懂了！既然你已经考虑到家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总算理解了吧？”

“还没彻底理解呀！不过，我和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嘛！你这家伙好叫真，一条道跑到黑，我可理解不了哇！不过，理解不理解无所谓，我是相信你的，相信可不等于理解呀！”

听了高木这充满信任之情的话，启造简直是无言以对。

“不过啊，辻口，这事既然这么办了，绝对保密可就是上上之策了！对夏枝也不能说实话。那孩子虽然是凶手的孩子，可也有生存的权利呀！忘掉她是凶手的孩子，她的身世可不能对任何人说啊！”

“我会保守秘密的！”

“对夏枝也绝对不能说！”

“绝对！”

“阿彻长大后也不能告诉他！”

“当然。”

“对孩子本人也不能讲！”

“这不是废话吗？”

“对我呢？”

“对你？你不是知情人吗？”

“不对，我不知道，我今天就把这件事忘掉。因此，对我也不能说。对你自己也不能说！你也不能想她是什么凶手的孩子，也不能把她看成是要来的孩子，她就是你们夫妇俩的亲骨肉！能做到吗？”

“我懂了。”

“你也是个男子汉，可要绝对保守这个秘密呀！”

“真讨厌，怎么唠叨起来没完了？你是不相信我啊！”

“不，我虽然是个爽快人，可要是絮叨起来一般人还真比不了。你可要保守秘密呀！”

“知道了，真够戗！”

高木没完没了的叮嘱，倒使启造感到有些不安，总觉得秘密现在就已经泄漏出去了。

“高木，你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当然了！”

“对村井也不能说呀！”

“我为什么要对他说呢？”

一种不安之感掠过启造的心头，仿佛秘密会从村井那儿泄漏出去似的。

高木把转椅转了一圈，然后站起身来低头看着启造。接着，他又在屋里徘徊了一会，最后才站在那里简慢地对启造说：“还有一点我要先说下，孩子要是得不到爱是成长不起来的，你发誓，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绝对地疼爱那个孩子。保守秘密，疼爱孩子，你能为这两个条件发誓吗？”

“明白了，我发誓！”

见启造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高木总算放下心来：“到婴儿院要孩子的人特别多，每次我都感到不安，但是还从没有象这次这么心神不定啊！因为这孩子是要交到她的敌人手里！”高木诙谐地说完这最后一句话，笑了起来。

九月的风

和高木谈妥以后，启造立即给夏枝去了电话。他感到一阵不安，只觉得如果不马上去电话，似乎主意就会改变。等了大约一个小时，电话终于接到了旭川。

“我马上就去！”夏枝也有她自己的想法，生怕启造再变卦，所以顾不得细问孩子的事了。

高木在手术室里。这期间启造难以闷坐在屋里，便到外面去了。

走出医院后，他在刺槐林荫道上散起步来。刺槐的枯叶不时地飘落下来；天空低垂，昏昏暗暗的。

大概是在卖什么供给品，人们在街头的商店前排出一列长蛇队。当启造看到队伍中有一个小女孩时，竟吃惊地停住了脚步，他把她当成琉璃子了。

那个孩子被母亲领着，一边端详妈妈的脸一边指点着什么。

从那细细的脖颈到那刀削一般平直的后脑勺都与琉璃子十分相似。

启造感到一阵郁闷，便离开了那里。他觉得自己如果回到旭川，似乎会看到琉璃子正在房前玩耍。

但是，琉璃子在河边死去时的身姿至今仍历历在目。

琉璃子已经被杀死了。我真能抚养什么凶手的孩子吗？根本办不到，那是绝不可能的！会是那样吗？真就绝不可能吗？我就不能疼爱凶手的孩子？

启造又想起了残留在夏枝肌肤上的吻迹。由于嫉妒，他的血似乎都变成了黑紫色。

就叫夏枝去抚养佐石的孩子！

启造不知不觉地坐在了大街旁边的长椅子上。一个身穿军服、扛着大袋子的男人阔步向前，从启造身边走过。那被太阳晒过的面孔显得生机勃勃，看上去好象是一个倒卖大米什么的黑市商人。接着又走过来一个身着西装、疲惫不堪的男人。他蹲下身去轻轻地抓起了点什么，用手轻轻掸了掸就把它叼在了嘴上，原来是个烟头。启造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战争败北，世道艰辛，可我却沉湎于个人的仇恨与悲哀之中。启造从长椅子上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他不知道夏枝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里，就是知道，他也没有心思去迎接她。

启造把手揣到防水衣的衣兜里，缓步向前走去。九月中旬的风，散起步来已略感寒意。钟塔的钟声随风而来。

夏枝能否相中佐石的孩子呢？佐石的孩子也许是一个瘦猴一样的娃娃。想到这里，启造又担起心来，自己能否如愿以偿呢？凉风刷地卷起一股尘埃，无情地钻进启造的裤腿里。

夏枝赶到医院时，已经是七点多钟，天早已经黑了。

"孩子马上就要来了！"为了孩子的事，高木到婴儿院跑了一趟。现在回到屋里，气也没喘，话就脱口而出了。听他的话音，似乎孩子会一个人走来。夏枝不由得微然一笑，然而，启造却笑

不起来。

终于来了？启造心头猛然一震，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夏枝，可要好好疼爱那个孩子啊！”

“是个什么样的娃娃？”

“或许比夏枝还要美丽动人。”看着低头不语坐在一旁的启造，高木笑嘻嘻地问：“辻口，怎么没精神啊？要是不愿意就算了吧！”

“不……”启造勉强露出了一点笑意，摇了摇头。

“看完孩子再决定吧，你说呢？”夏枝无法揣摩启造的心思。

“就是，如果不中意就算了。”高木在暖气片上坐下，点着了一支香烟。

“她到底是什么人家的孩子呢？”

“夏枝，你没有必要追问她的父母嘛！管她是谁的孩子呢，你就这么想，只有你是她的母亲。如果不这么想那可就不好办了。”

“不过……”

“凡是婴儿院收容的孩子，都不是幸运儿啊！他们没有可以引以为荣的父母！”

“不过，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她的父母嘛！”夏枝拿出了一副跟自己哥哥撒娇似的口吻。

“可也是啊，那么我就趁早把实情告诉你吧！”

启造心头一惊，向高木望去。

高木装模作样地说了起来：“父亲是医学博士辻口启造，母亲是素享盛誉的美人辻口夏枝。”

“您真气人，瞎说些什么呀！”

“气人吗？那么她父亲是学生，母亲是已婚妇女，孩子是一个私生子，这回行了吧？”高木以戏谑的口吻开起玩笑来。

“高木先生，您可真差劲！”

“差劲的倒是你啊，按我们婴儿院的规矩，是不准泄漏出婴儿

的双亲的。同样，也不能让婴儿的双亲知道婴儿的去向。不过，不必担心，这些小家伙既不是魔鬼的孩子，也不是毒蛇的子孙，他们全都是万物之灵的后代。既然都是人种，那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能有多大差别？没必要担心呀！”说罢，高木冲着缄默不语的启造瞪了一眼，“怎么了？辻口，要孩子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吧？你应该高兴点才是！”

随着敲门声，一个脸蛋溜圆的女护士走了进来，后边紧跟着一个保育员。保育员的怀里抱着一个用毛毯裹着的婴儿。

高木从保育员手里把婴儿抱了过来，动作很娴熟。小心翼翼的保育员施了一礼刚想离去，高木突然对她说："啊，先不要回去，请在办公室等一会，如果看不中还得送回去呢！”

保育员出去以后，夏枝来到高木身旁端详起孩子来。

“哎呀，真可爱！这眉毛该多俊啊！”夏枝不由得喊出声来，她伸出手去想从高木怀里把孩子接过来。

“如果看不中，还可以送回去的。”高木仍把孩子抱在怀里，故意让夏枝着急。夏枝轻轻瞪了高木一眼，伸手就把孩子抱到自己胸前。

“来，到妈妈这儿来！”分明是一副要下了孩子的口吻。

“快瞧，她笑了。几个月了？”

“三个多月了。”

“三个月吗？我说，你瞧瞧，这孩子多可爱呀！”

启造仍坐在椅子上，嘴里不断地喷吐着烟雾。他不敢去看佐石的孩子。

“呀，又笑啦！我说，你倒是过来看看呀！”夏枝向启造身边靠了过来。启造诚惶诚恐地看了一下孩子的脸。出人意料的是，那竟是一个五官端正的娃娃。启造回忆着在报纸上看到的佐石的面孔。这孩子浓重的眉毛，秀美的额头真是太象佐石了。看着她那似大人一般浓重的眉毛、密匝匝的一头秀发，启造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这是爸爸呀！你看这孩子有多么可爱。”

这婴儿的眼睛简直不象是人的眼睛，倒有点象动物的眼睛。“这是爸爸呀”，夏枝这句话使启造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心事似乎已经被孩子那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穿了。

我不是这孩子的父亲！

这孩子的眉梢眼角简直和佐石一模一样。看着夏枝被蒙在鼓里，如此喜欢这个孩子，启造幸灾乐祸地感到一阵喜悦。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好象已经起过名了，叫什么澄子吧？”

“叫澄子？这名字倒也不错，不过，还是由我们自己起个名好吧，你说呢？”

“叫澄子不蛮好吗？”启造不耐烦地说。

“不，我要重新给她起个名字嘛！她是我们的孩子呀！喂，该让你爸爸抱一会儿了！”夏枝把孩子向启造递了过去。

“算了吧，我就不抱了。我真害怕抱这么大点的东西，弄不好会掉到地上的。”启造并不伸手去接孩子。高木笑嘻嘻地说道：“夏枝，如果不好抚养的话，随时都可以送回来。夏枝大概不会虐待这孩子，辻口可就难说了！”

上车以后，夏枝仍然不住嘴地与婴儿拉话，今天她一反常态，竟变成了一个饶舌的人。

“我真没想到会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

夏枝因神经衰弱曾住了一段医院，所以没能看到当时登在报纸上的佐石的照片。而她就是看到过佐石的照片，也绝不会发觉如今抱在自己膝上的娃娃就是佐石的孩子。

“现在还有回旭川的火车吧？”

“没有了，已经快九点了。”

“没事，如果紧着点赶的话，还能赶上九点零几分的那趟火车。”

“我说。”夏枝压低声音，向启造凑了过来。

“什么事啊？”

“我说，找个旅馆住不好吗？”

“快点赶还来得及的。”

“可是，我不想回去了。”

“可我还有医院呢！”启造看了看表。夏枝似乎并不理会启造的心情，她吩咐司机说。“劳驾，请在前边拐一下，把车开到钟塔旁边的丸惣旅馆去。”

“怎么啦，你累了？”

“嗯，多少有点。”然而她毫无疲惫之状。启造真是猜不出夏枝此时的心境。车子停下了，这是一座十分讲究、外观很象饭店的旅馆。

启造仍然惦记着火车的开车时间，但他还是和夏枝一起下了车，走进了旅馆的房间里。夏枝的眼神已不容启造争执。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启造再次看了看手表。

“对不起，我暂时不想回旭川了。”

“你说什么？”

莫非是要和我分道扬镳？村井的面孔出现在启造的眼前。

莫非……？启造望着夏枝。对启造这种严峻的表情，夏枝似乎有些打怵，她把目光转到了婴儿的身上。

“你为什么不回去了？你讨厌我了？”

“呀！”夏枝又惊又喜地笑了起来。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我只是想为了这个孩子不回旭川，暂时在札幌住上一段时间。”夏枝流露出一种惊异的神色，仿佛在说，就这点事你都理解不了吗？启造顿时醒悟过来，眼下，夏枝的脑袋里只装着这个婴儿，根本无暇顾及自己了。

“不过，为什么为了这个孩子，你就非得留在札幌不可呢？”

“这个吗……。如果现在就把孩子带回旭川，我们要孩子的事不就立刻传开了？”

“本来就是要的孩子嘛，传出去又能怎么样？”启造并不担心别的，他只怕这孩子出生的秘密被别人知晓。

“瞧你，嘴真损，你要是这么说，孩子可太可怜了。”

“可是，要个孩子也没有必要瞒谁啊！”

“怎么没必要，我告诉你吧，从打想要孩子那天起，我就在肚子上裹了块布。还有人向我道过喜呢！”

启造惊讶地看了看夏枝的腹部。夏枝一边端详睡在座垫上的婴儿一边接着说道：“所以呀，我们就说这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在旅行目的地早产了，不行吗？”

“可是，这孩子已经生下三个多月了，人家一看就会明白的！”

“所以我才暂时不回旭川嘛，在这呆上它两个月。”

启造看了看表，赶末班火车的时间终于错过了。

“真是傻瓜，两个月以后，这孩子就已经出生五个月了，谁还看不出来？”启造笑了。但是，夏枝却毫不让步。

“那没关系，再过两个月就是十一月中旬了。天已经冷了，孩子可以不往外抱嘛！”

“不过，总会有人来贺喜吧？那时候，你怎么办？”

“就说感冒了什么的，找个借口不让人看就是了。然后再放风说这孩子可能是琉璃子的替身，长得那个快呀都吓人。这样想法糊弄到三月份。”

“可是到了三月份，应该是才出生六个月的孩子，其实就已经是九个月了。”

“到那时候，想什么办法也能糊弄过去了。我一定会给你糊弄过去的！你对阿次和阿彻也要说我生了孩子。这孩子长大那一天要是知道我们不是她的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可怜哪！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秘密。”

对一个刚刚看到的娃娃，真就能产生这么一种亲生母亲一样的感情？启造觉得女人真是可怕，尽管她们和自己一样也是人。

"总之，就因为这个缘故，两个月内，我是不打算回旭川了。"夏枝一只手伏着榻榻咪，百看不厌地端详着孩子睡梦中的小脸。

"你就那么喜欢这个孩子吗？"启造叹了一口气。

"怎么，你不觉得她可爱？"

"孩子刚刚看到，怎么能知道她可爱不可爱？真是蠢透了！"

"我可是从决定要孩子的那天起，就认为这孩子一定会招人喜欢的！"

"哼，光看个脸罢了！"启造精疲力尽地在榻榻咪上躺了下去。夏枝把女佣人端来的茶又挪到启造身边，尔后就羞答答地说："女人从知道她肚子里有了小宝贝那天起，就是不看那小家伙的脸，也觉得他是可爱的呀。男人呢，就是爱子生下来了，也一时半会儿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当了爸爸。我呀，自打想要这孩子那天起，就觉得已经把这孩子生下来了。"

启造只觉得夏枝有一种异样的温柔，而这种奇妙的温柔男人可不具备。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母爱？启造凝望着夏枝。

得了，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自爱的表现！

启造感到，在夏枝这种酷似母爱的温柔中潜藏着一种超越社会的东西，它一跃即可变为恐怖和冷酷。

在两个月的期间里，把我和阿彻扔在家里不管，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一想到今天夜里，在那树林旁边空荡荡的家中只有次子和阿彻两个人时，启造就对夏枝给予婴儿的热情感到难以理解。

启造怎么会知道，这异乎寻常的热情，本来自琉璃子之死所引起的深切悲痛和懊悔。

如果知道了这婴儿是佐石的孩子，夏枝又会怎样呢？启造俯卧在榻榻咪上，一边点烟一边思考着。启造意识不到，作为丈夫，他这种想法是多么残忍和不能被容许。他的视线不知不觉地落到了夏枝洁白的脖颈上，昨天的吻迹依稀可辨。

"就在这孩子的出生地办个出生证明吧！"

“出生证明！还要弄个出生证明吗？”听了夏枝的话，启造身不由已地站了起来。

“那是当然了。高木先生说过的，这孩子没有户口。就当是现在生的，应该马上去申报。”

对呀，还有个户籍问题。启造对自己的粗心大吃一惊。

“说是办出生证明，可这孩子也不是你生的呀！”启造仔细打量着那个眼角眉梢酷似佐石的婴儿。

“不！我生了，是我生的！想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那就是自己生的嘛！”

启造算是折服了。他自以为自己了解潜藏在夏枝心底的那股激流，然而，他却没有料到这激流竟会如此迅猛。

我曾想过，即便是佐石的孩子，我也能够爱她，但是，要在我辻口家的户口本上添上杀害了琉璃子的凶手的孩子的名字，那是办不到的！

窗外的钟塔，在月光下显得玉色朦胧。

“我说，起个什么名字好去申报啊！”

“不是叫澄子吗？”

“我可不喜欢别人起的名字……。就叫做琉璃子不好吗？”

“琉璃子？笑话！”启造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可是，我是想把她当琉璃子来抚养的呀！”泪水刷地顺着夏枝的面颊滚落下来。她异常兴奋地不是抱抱那孩子就是亲亲那孩子的脸蛋儿。对此，启造曾几次想责问夏枝，难道你忘记了那已经死去了的琉璃子？可是，他又为她的话和泪水而惶惶不安起来。

夏枝已经泣不成声，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她似乎在忍受一种难言的痛苦，压低了声音啜泣着。

“琉璃子是琉璃子，还是另起一个好啊！”启造温柔地说。夏枝顺和地点了点头，抹去了脸上的泪水。

可也是啊，这个孩子……启造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但他又

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

“叫启子怎么样？从你的名字里把启字借用过来。”

真是笑话！启造在心里自语。

“叫启子倒也可以，不过，再就起不了别的名字吗？”

“那么叫阳子怎么样？太阳的阳。这名字我从小就喜欢。我觉得这名字能给人以光明、亲切的感觉。”夏枝仍在啜泣。

“叫阳子？好哇！希望她象太阳一样，一辈子欣欣向荣。”

启造认为不过是起个名字而已，只要是不叫琉璃子和启子，别的叫什么都无所谓。

“那就叫阳子了？太好了！”

“嗯，名字吗就这样定了。还有，可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样，夏枝，咱们把这孩子送回去不好吗？”

“哎呀，你怎么尽使坏！”

“说起来呀，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你最好能心平气和地听我讲一讲。”

夏枝惊骇地盯了启造一会，便连被子一块把孩子抱了起来，晃着头说：“我可不愿意，小阳子我绝不送回去！任何人我也不给！”

刚刚起名阳子，夏枝就开始叫起来。这只能更加使启造感到妻子的可怕。

“你可要知道……”

“不，我不送回去；不管有什么理由。对吧，阳子？”夏枝激越地打断启造的话，向婴儿的额上吻去。

启造不能允许妻子去亲吻自己和阿彻以外的任何人。夏枝伸出她那白嫩的脖颈亲吻了一下眼前的婴儿。这种姿态使启造想象起夏枝在村井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姿容。

夏枝，琉璃子被杀的那一天，你到底和村井干了些什么？你好了疮疤忘了疼，昨天又干了些什么？启造又想起了这些往事。他紧紧地盯着夏枝脖颈上那些微可辨的吻迹，站了起来。

夏枝！那孩子是佐石的女儿。她和佐石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拚命去疼爱她吧！想到这，他对夏枝说："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啊，夏枝。我不过是想试试你是否真心实意地想抚养她。"

"呀，你这个人，真差劲！还说什么让我送回去呢！真吓了我一大跳。"

"对不起了，不管怎么说，我可得回去了。"启造从衣架上摘下了防水衣。

"可这么晚，已经没有火车了！"

"只好坐出租汽车回去了。"

"不过，坐出租汽车，价钱可太贵了……"

"夏枝，阿彻可是只和次子两个人在看守那空荡荡的家呀！你就不觉得他可怜？"启造真想接着说，车费再高，同你夏枝今后要交的房费相比，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啊！

夏枝被启造尖利的话语慑服住了，可她还是说："是有点冷漠阿彻了……不过，他现在可能已经睡下了，睡着了也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就是想一想阿彻一个人睡觉的样子，你也应该感到他可怜！想到这，启造突然感到一阵悚惧，幼小的阿彻该不会在这个时候，遭受到和琉璃子相同的命运吧？位于森林旁边的家园突然浮现在他的眼前。

如果在忙活佐石的孩子的时候，家里面再发生意外的话……

"出生证明的事就拜托给你了。"夏枝从后边给启造穿上了防水衣。启造没有回答她，匆匆忙忙，不屑一顾地走出了房间。

动　摇

吃过早饭后，启造对次子说："次子，今天早上好象有点冷啊！"

"可不，八成要下雪了吧？"

“怎么会呢，才十月十六号。雪倒不会下，不过，还是把棉衣给我找出来吧！”

“啊，”次子模棱两可地回答着，“这个……装棉衣的箱子是在藏衣室里还是在衣橱上？”

“我也不清楚。你不知道吗？”

“对不起，衣服之类的东西一概都由太太经手……不过，我可以找找看。”

次子略感歉意地到二楼藏衣室去了，但是一直也不见她下来。启造便在尚未收拾干净的饭桌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给，报纸！”阿彻紧紧地依偎在启造的身边。

“嚯！上川昨天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启造打开了报纸。

“下雪了吗？上川在哪儿呀？”

“你去过层云峡吧？对啦，那儿不是有个大澡堂吗？就是它附近的那座城镇啊！”

“旭川什么时候下雪呢？”

“这个吗，旭川大约得十月二十日以后才能下雪呀，再过十天就能下雪了。”

“哎呀，太好了！下雪以后妈妈就回来了吧？”

“嗯。”

“生孩子，妈妈肚子会疼的吧？”

“当然了。”

“小孩子是从肚脐那块儿啪地裂个大口子生出来的吧？”

“……”

“那可够疼的了。妈妈真可怜哪！”

“……”

“我说爸爸，妈妈是不是怪可怜的？”

“还是阿彻可怜哪！”

“为什么？我肚子可不疼啊！”

“妈妈不在，你不觉着孤单吗？”

“嗯，是有点孤单。”

启造心里惦记着上班的时间，他抬头看了看挂钟。这时，次子走进了起居间。

“怪啦！哪儿都找不到棉衣。”

“没有吗？”

“而且五个装冬装的箱子全都打开了。是不是进来贼了？”

“哪能！会不会在衣橱里？”

“没有，那里只有春秋穿的西服。”

“这可就怪了！”启造小心翼翼地用牙签挑着牙缝，心情渐渐烦恼起来。

“对不起了！”

“哪里，这哪能怪次子。都是夏枝不好，正是换季的时候，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也不来信告诉一声。不过，这事也真有点怪呀，也许真就进来小偷了？”

今天，启造比往常走得晚了些。外边并不象想的得那么冷，但是，一股被妻子抛弃了的孤独感却深深地侵扰着他。穿上鞋子以后，次子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他冬装找到了。可是，医院里还有空着肚子等待化验肝功能的患者，启造便只穿着西服离开了家。

夏枝是个办事认真而又仔细的人。衣服之类，哪件放在哪儿，她总是牢牢地记在心里。因此，即便是突然停电的时候，她也能在黑暗之中把急用的东西找出来。可是，也正是由于她办事认真，所以，什么事都信不过别人，特别是衣服之类的东西，更是不叫次子插手。

象今天早晨这样不能立刻找到要穿的衣服的情况，在过去还从未发生过。正因为如此，今天早上的事才给了启造很大的刺激。

车站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看来汽车已经开过去了。这趟车每隔一小时才来一次。

真是倒霉人处处碰壁。启造苦笑了一下，无奈何只好决定走着去。宽敞的大街彼侧，沿街长满了高高耸立的落叶松，另一侧

则是鳞次栉比的低矮木房。

启造从刚刚扫过的房屋前走过。所有房屋的檐子下都挂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腌咸菜用的萝卜。这些萝卜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白光。

今年家里好象没晒萝卜呀！启造暗自思忖着。

这是一条清静的街道，很少有汽车通过。启造赶过了一辆满载着白菜的马车。马儿在缓步而行，蹄声清悠悦耳。这蹄声使启造那颗孤独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心想，看来不穿棉衣只靠毛衣也能过冬啊！

一个身着旧军装、穿着军鞋的青年与启造擦肩而过。启造心里感到一阵内疚，自己一年四季都有衣服可以换穿，可眼下却是一个人人都拿衣服去换粮食、借以糊口的艰苦年代。

“院长先生，您早！”突然，有人从背后和他打起招呼来，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他吃惊地回头望去，原来是松崎由香子。她那闪闪放光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启造。

“唉，你家在这儿吗？”

“不。”由香子背后那长长的披肩发在摆动。

“我在朋友那儿住了一宿。”

俩人肩并肩地向前走去。突然，由香子停住了脚步，“啊，美极了！”她向挂马掌的小屋里窥望着。屋里竖着四根拴马用的大圆柱，一个人也没有。

“什么美极了？”

“火呀！”

在那微暗的屋子里，挂掌用的火焰在轻轻摇曳，闪放着红色的光芒。

“火焰为什么这么美呢？”

透过由香子的立领绿色风衣，可以窥视到她里边穿着的白色毛衣。由香子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屋里的火焰。无奈，启造只好一个人向前走去。

“院长先生，火焰为什么那么美呀？”由香子穿着白帆布运动鞋、毫无声响地追了上来。她又犯了老毛病，几乎是贴到了启造的身上，和启造肩并肩地向前走去。

“怎么说好呢？”启造躲开了由香子。

“是因为它在燃烧吗？燃烧以后它马上就会化成灰烬，变成一股烟的。是不是因为转眼间它就要化为灰烬，所以才那么美丽呢？”由香子自言自语似地嘟哝着，又向启造靠了过来。启造立刻向右边迈出了一步。

“我说院长先生，火焰这东西……”

“松崎小姐！”

“唉！”由香子张开了她的樱桃小口，里边的一排细小而洁白湿润的牙齿在闪闪放光。

“我说，你能不能再离我稍微远一点！”

“呀！”由香子面红耳赤起来。

“对不起，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就没注意到呢？老叫人家提醒。”

由香子默不作声地跟在启造身后走了一阵子。她那小心翼翼极力控制自己步伐的样子煞是可怜。

“并排走也没什么，只要离开点距离就行啊！”启造回头望去，只见由香子眼里噙满了泪水。启造惊骇地问道：“你怎么了？”

一大早就惹出女人的眼泪，真是扫兴！村井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又在启造耳畔回荡起来，“松崎由香子可迷上院长喽！”

他们来到了最繁华的大街上。道路两旁净是一些檐头低低向前伸出的房屋，有杂货铺、餐厅、五金商店、药房、商场等。这里也有挂掌的铺子，行人越来越多了。

“听说您又添喜了？”由香子笑了，睫毛仍然湿漉漉的。

“是啊。”

“村井先生……”由香子微微歪了歪脑袋，小声嗫嚅着。

“村井？”一大早就提起他来，实在是令人生厌，启造加快

了脚步。由香子一溜小跑，毫无声响地跟了上来。

“村井先生说您太太已经不能生小孩了。”

“你去看望他了？”启造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记得有一次在医院药房里，这个丫头曾单独和村井在一起呆过。由香子没有回答启造的问话。

真是个艺妓一样的女人。

不知是什么时候，由香子粘乎乎地向启造靠了过来。

启造拉开了正门，没有任何人出来迎他。尽管夏枝离家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可启造对没人迎接的冷清劲儿仍然感到很不习惯。

次子可能还在厨房里，她还不能把事情考虑得十分周到，在主人回家时出门迎接一下。由于夏枝不在家，阿彻也觉得孤单无聊，每天都是玩到天黑才回家。

“唉，这是谁的鞋子？”

一双黑色女高跟鞋规规整整地摆在那里。启造猜不出这穿西装的女客人会是谁。

是松崎由香子吧？他想起了今天早上由香子的眼泪。就在这时，拉门被拽开了，“你这个当家的，没想到回来得这么早。”

真是出人意料，来客竟是辰子。她上身穿了件黑色V字型毛衣，下身穿了一条灰色的紧身裙。

“真没想到啊！”启造走进了起居间。

“什么真没想到？”

“没什么，辰子小姐还是头一次穿西装吧？”

辰子轻轻盘起了她那细小而又包得很周整的脚，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管这个就叫西装？我不是仅仅穿了一件毛衣吗？”

“是第一次穿吧？说真的。”

“你这个人真少有啊！再怎么迷恋夏枝，也不应该忘记我辰子曾经穿过毛衣啊！”她那富有表情的眼睛转动了一下，轻轻瞪

了启造一眼。

“真的，我确实是第一次看到您穿这种衣服。”启造连衣服都不更换，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轻轻瞟了辰子一眼，目光从辰子脑后盘着的发结一直扫到她那丰满的胸部。

“真的，我的确是第一次看到。”

“是吗？这么说我以前是穿着长袖和服打的网球了？”

“啊！”启造笑了起来。

“象话吗？才想起来！”

“可是，那时您还是个女学生吧？您长大成人后穿西装，我这可是头一次看到啊！”

一向喜穿和服的辰子，今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真是飒爽英姿，活象个美少年。

“管它呢。反正您来得太是时候了！”

“瞧你那模样，分明在说，夫人不在，我都快寂寞死了！”

“真没想到，她在札幌生下了个孩子。”

辰子低头弹着烟灰，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这时，阿彻从外面回来了，一看见穿着毛衣的辰子，竟惊讶地盯着看了起来。紧接着，他就飞跑过来，拉住辰子的手，打起滴溜来。他蜷起双腿，用脚紧紧地盘住辰子那双俊秀的小脚。

“阿彻，今儿晚上和阿姨睡好吗？”辰子说。

“您在我家睡觉？真的吗，阿姨？”阿彻欣喜若狂，他松开辰子，在榻榻咪上打起滚来。他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表达出自已内心的喜悦。

“今天晚上在这儿睡吗，辰子小姐？”启造的声音在颤抖。

“你可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这是夏枝求到我了，没办法呀！”辰子为别人做了好事的时候，往往态度就会粗鲁起来，仿佛在说这事情可是与己无关的。

启造微然一笑，他觉得这真是辰子禀性的绝妙写照。

吃晚饭的时候，次子把一盘拆好了的鱼肉块放到阿彻面前，

辰子一眼就发现了这一点。

“阿彻几岁了？”

“五岁。”

“能一个人吃鱼吗？”

“不，我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还没上学呢！”

“因为还没上学？”

“嗯，鱼刺扎嗓子。”

“要是不扎嗓子，你能吃吗？”

“嗯，可是我害怕！”

“我说阿彻，不要狼吞虎咽地吃，先把鱼肉放到舌头上，这样就知道里边有没有刺了。”辰子故意拣了块有刺的鱼肉放到阿彻嘴里。

“能吃出来吧？”

“吃出来了。”

“把刺一点点吐出来！”

“嗯。”

这一天的晚饭，阿彻总算是自己吐着鱼刺把它吃完了。

启造想起了夏枝，夏枝总是把挑出来的鱼肉一块一块地放到阿彻的饭上，她没有辰子这股严厉劲儿。

“阿彻，你看见过鱼的笑脸吗？”

“鱼还会笑吗，阿姨？”

“会笑的，你说呢？”辰子看了看启造。

“啊，怎么说好呢！”

“芭蕉先生不是说过吗，春过鸟啼鱼落泪。鱼既然会哭，也就应该会笑的了！”辰子放声大笑起来。启造觉得今夜的灯光似乎都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明亮，他仿佛尝到了旷日已久的家庭大团圆的滋味。但是，他的心却总是难以平静下来。

辰子正坐在夏枝坐的位置上。也许是这种状况使启造感到不协调，他向辰子望去。辰子明快而且活泼。启造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辰子把餐具放到饭桌上时总是毫无声响。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会，结果发现，即便是在放声大笑，辰子放餐具时也还是一点声响都没有。真是精采！启造对辰子几乎要刮目相待了。

哄阿彻睡着以后，辰子从二楼走了下来。

“对不起了，我今天太逞能了。”辰子一坐到椅子上马上向启造赔起不是来。

“怎么逞能了？”

“我方才不是叫阿彻自己吃鱼了吗！”

“哪里，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夏枝总是惯着他……”

“不过，做母亲的自有她自己的教育方法！应先了解一下才对！”她似乎有点后悔，很爽快地对启造说。“今天这事儿还得请你原谅啊！我这个人可好管闲事啊，干脆就直说吧！”

“什么事啊？”启造闹不清辰子想说些什么。

“这大清早的，你就和一个女孩子热热乎乎地逛大街这怎么行？”辰子神采飞扬地笑了起来。

“大清早？”

“今天早上你没和一个披长发的姑娘在一起走？”

启造这才意识到辰子说的是由香子，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您在哪儿看见的？”

“算啦！这可不是夏枝要我监视你的啊，无所谓！不过，那个姑娘看上去有点特殊。”

“确实是个很特殊的丫头。”启造把由香子好往人跟前凑的毛病告诉了辰子。

“可也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过，那个姑娘尽管有点特殊，可是并不招人烦哪！”

“是吗？”

“什么是吗不是吗的！看你立刻就露出笑脸来了！”辰子轻轻地瞪了启造一眼。

启造猛然想起了从由香子那儿听来的村井所说过的话。他总觉得夏枝做过绝育手术的事已经在医院内部不胫而走。他想，看来不管你怎么强辩孩子是自己生的，人们也绝不会相信了。

当然，这件事辰子是知道的，方才提起生孩子的事时，辰子还装出了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启造意识到那是辰子在体谅自己，不由得一阵面红耳赤。

“关于孩子的事……”

启造刚一开口，辰子立刻就觉察出来了。

“那不挺好吗？就说是夏枝生的，又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她已经做了手术……”

“手术也有失败的嘛！只是你夫人太蠢了。紧着说什么孩子是七个月的早产儿，什么模样很象自己，真是绞尽了脑汁。也够可怜的了，我都为她掉了泪。如果我再不装出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来，那她可真就可怜死了。”

“琉璃子的事她念念不忘啊！也够她受的了。她给我写信时也几次提到过，要把这孩子当成琉璃子来抚养。”辰子一边沏茶一边真切地说。

看来辰子也没发现这要来的孩子就是凶手的女儿。启造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抚养她又怎么样，她还能有什么出息不成？”

辰子并没能听出这话外之音。

“唉，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那个孩子？”

“你忘了，那个凶手叫什么来着？他的孩子不是在高木先生帮忙的那个婴儿院里吗？”

“啊。”启造极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心想：辰子会不会是从高木那儿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如果是那样的话，夏枝

也很快就会知道的。

“她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吗？”

“谁知道呢！”启造接住话茬儿，半开玩笑似地加了一句，“我要是把那个凶手的孩子要过来就好了。”

辰子把已经送到嘴边的茶碗端在手里，对启造说：“对启造先生来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听了辰子的话，启造放心了。

“如果是辰子小姐，能那么做吗？”

“要什么孩子？我可想都没想过。”

“是吗？我还寻思象辰子小姐这样的人也许能做得到呢！”

“我可没有那两下子，我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

启造只觉得自己似乎当头吃了一闷棍。

“是啊！不过，也不能把话说得那么绝对呀！”

“我可是绝对办不到啊！自己的孩子被人杀了，反要乐乐呵呵地去抚养什么凶手的孩子。如果人类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世界真不知会变得多么美好！”

“我倒是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也许会有那么一两个。”

“人吗，我从来就没把它看得那么伟大。人哪，有时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抚养，甚至把自己的父母看成是累赘。我可不认为人有那么伟大。”

“您可真厉害呀，还是老样子。就您这个脾气，将来结了婚，如果丈夫乱搞的话，您会怎么办？”

“这我可就无可奉告啦！是蓬头散发地大哭大闹，还是一声不吭地捅他一刀呢？也可能会认为人吗，都难免有点轻浮，而就很开通地原谅了他。不亲自经历一下是说不清楚的。”

“不亲自经历一下是说不清楚的？一点不假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在夏枝没和村井发生那种关系以前，我一直打算做一个宽大

为怀、温厚仁义的丈夫。可现在就不同了，我完全变了！启造在心里暗自思忖着。

“因为我是个男人，所以男人对女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女人对男人的心情我就捉摸不透了。辰子小姐也有对男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吗？”

“怎么还‘辰子小姐也’？这‘也’是什么意思？”辰子笑得呛了一口烟。

“哎呀，对不起，我失礼了！”

“你可真是失礼了呀！我吗，对男人向来就没定性过。我宁肯不跟优秀女学生说话，也愿意和男降级生唠唠，真说不出那该有多么痛快了！因此，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干出点蠢事来！”

“真的吗？辰子小姐尚且如此，我那夏枝可就更不用说了。她也备不住会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干出一件蠢事来的。不！她也许已经干了什么蠢事了！”启造象说笑话似地试探着辰子。

“竟说些没味儿的话，想不到你说话也这么直率。我对你真得刮目相看了。”辰子抱着她那圆滚滚的膝盖看着启造。

莫非辰子已经知道村井和夏枝的事了？

启造觉得辰子已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话。

“辰子小姐很老练啊，这么稳重，是不是跳舞跳的呢？真不敢相信您还没结婚啊！”

“我说，你这是在夸奖我吗？还是要我来谢谢你呢？不相信我还没结婚，这话传出去该多不好听啊！这会影响我出嫁的！”

辰子迅速站起身来，说了声晚安，之后便笑嘻嘻地向楼上走去。

启造躺到床上，只觉得浑身无力，立刻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正在蒙眬之际，忽然拉门被轻轻地拽开了。

辰子小姐……

启造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那女人的头发已经碰到了他的脸上。

啊！是辰子小姐。启造想抬起身来。

“您弄错了，是由香子。”那个女人把身体靠了过来，她穿着一双帆布运动鞋。

“怎么还穿着鞋？”

女人默默不语。

“把鞋子脱掉吧！”

女人仍然默不作声，启造可怜起对方来，便伸出手去紧紧地抱住了她。不知不觉中女人又变成了夏枝。

沾满泥浆的靴子

从辰子在家住了一宿的那一天算起，又过了十来天。

启造推开正门，只觉得家里的气氛似乎发生了变化，里边传来了叽叽嘎嘎的说话声。

“你回来了？”拉门被拽开，夏枝抱着婴儿走了出来。

“这么快就回来了？”启造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看来夏枝也恋家了，启造心里顿时畅快起来。

“唉，小阳子的奶已经不那么容易搞到手了！”

“火车挺挤的吧？”

“可不，不过一想到在家里从邻居那儿就能弄到牛奶，我就多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所以才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

“……”

“再加上住旅馆也太贵了。最重要的是，这天一冷，咱家的壁炉可是对小阳子大有好处啊！”

“……”

“你瞧瞧，长大了吧？这孩子不爱哭，真是好侍候极了！”

“……”

“真的，她一点都不哭！”夏枝想把阳子递到启造手中。启造怒火中烧，目不转睛地看着夏枝。

“我说，小阳子头一次来到咱们家，你抱抱她吧！”

夏枝总算注意到了启造那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便把阳子放到婴儿床上。那是阿彻和琉璃子曾经用过的床。

你一个劲儿地讲什么孩子孩子的，怎么就不问问我和阿彻过得怎么样？启造一边想一边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换衣服。他自以为夏枝会跟过来的，可是，耳边却响起了夏枝吩咐次子的声音。

“阿次，你去帮助老爷换换衣服吧！”

启造感到十分恼火，过去一直都是夏枝亲自帮助自己换衣服的。

“喊夏枝过来！”启造吩咐着正要把手伸到衣柜里去的次子。

“嗯，太太正在给孩子换尿布呢。”次子为难地说。

启造只觉得一种难以描绘的孤独感慢慢地传遍自己的躯体。

“你告诉她换完尿布过来一下！”启造呆呆地站在那里。

“阳子，阳子！”阿彻兴高采烈地喊着。

“啊，这可不行啊，阿彻！小阳子正在睡觉呢！”夏枝在劝阻阿彻，温柔的声音传入启造的耳中。夏枝什么时候才能过来呢？启造焦灼不安，一动不动地站在衣柜前。

“让你一个人在家呆了这么长时间，够难为你的了，真是对不起！”入夜以后，夏枝才开始向启造表示她未能在家陪伴他的歉意。

“嗯。”

怎么到现在才……。启造在心里嘟哝着，不过，夏枝这句话还是把他从傍晚就结下的那个疙瘩一下子解开了。

“这床被子有点潮了，明天好好晾晾吧。”夏枝一边说一边钻进了启造的被窝。

“你好象多少瘦了点啊！”

“是吗？”

“嗯，没有，也没怎么瘦啊！”

“你倒好象胖了点啊！”夏枝的声音平静而又温柔。

“是胖了点，这证明我没乱来。”

夏枝轻声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

“你挺本分的嘛！”

“你可不要小瞧我啊！”

“就是有人勾引你，你也不要胡来的。”

“一个人的信誉是最重要的嘛！”村井那细长的手指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启造的眼前，他用力把夏枝抱了过来。

大概是起了风，时而可以听到树林在沙沙作响，俩人在沉默中度过了一段时光。

“到底还是壁炉暖和呀！”夏枝和启造已经是汗水津津。

“听说辰子在这儿住过？”

“阿彻可高兴坏了。她是穿西装来的。”

“怎么，辰子穿起西装来了？”

“大概这就叫心理上的变化吧？穿和服也蛮可以，不过辰子小姐还是穿西服更带劲儿。

“……”

“那双腿长得也美，不胖不瘦的。”

“……”

“脚脖子的肌肉紧绷绷的，大概是跳舞的吧！”

“辰子睡在哪儿了？”

“二楼啊，和阿彻在一起睡的！”

“……”

“你怎么啦？”

“辰子就那么美吗？”

“啊，她呀，腿和表情特别动人。”

“人家不愿意听！”

“……”

“人家不愿意听嘛！”

“你真是个傻瓜！”启造亲了亲夏枝的眼睑。夏枝则默默无语地用手指在启造的前胸上写着什么。

“什么声音？”启造和夏枝抬起头仔细地听着，好象有什么东西吹打在外廊玻璃门上，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声响。

“啊，也许是下雪了吧？”

“雪？对呀，很有可能是下雪了。”

夏枝悄悄地回到自己的被窝里。

“阳子的出生年月日你是怎么申报的？”

听了夏枝的话，启造不由得撇了撇嘴。

“……”

“你是报她哪一天生的？忘了吗？”

“嗯……”

“你真沉得住气。”夏枝深信不疑地以为启造已经理所当然地办好了出生申报手续。启造不由得叹了口气，孩子要到手已经快四十天了，可自己根本就没去申报户口，这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申报出生需要大夫的证明，启造作为医生将要利用自己的这种地位，但他对此犹豫不决。但是，这并不是他拖延申报户口的理由。

“真不好办啊，如果不定下她是哪天生的……”夏枝说。

“是啊，可是也没有必要现在就定下来呀。”

“不对，要是被人问起这孩子是哪一天生的，你总不能说我不知道吧！”

“你是不是仍然打算暂时不叫外人看见这个孩子？”

“是的。”

“你打算说这孩子是四十多天以前生的吗？”

“如果说这孩子是我生的，不那么说日子就对不上了。”

“把已经出生四个月的孩子说成四十天，这太勉强了！别人看了会说她是个怪物。”

“不叫别人看嘛！”

“……”

“我说，你看阳子是不是不爱哭？”

果然，阳子并不哭泣。启造想：听人说佐石就是被这孩子哭腻烦了才得了神经衰弱病，可是……。到底是夏枝养育有方啊！启造现在才深深体会到男女之间的差异。

“我去热热奶。”夏枝在睡衣外面又罩上一件短外褂，向厨房走去。启造心烦意乱地望了望屋角那张儿童床。

我是为了爱这个孩子才把她接到家里来的，可我却连开口喊她一声阳子都办不到。这和夏枝比起来可是差远了。不过，那是因为夏枝不知道她是佐石的孩子，如果知道的话，她绝不会要下这孩子。可是，在整个冬季里，夏枝却要半夜三更地起来热奶，还得洗尿布，也够她受的了。而我对此只是一声不吭，袖手旁观吗？难道就不觉得被蒙在鼓里的夏枝有点可怜？夏枝是因为想单独和村井呆在一起才把琉璃子打发到外面去的。如今，她理应受到这种惩罚！

正在启造遐想之际，夏枝紧紧地握着奶瓶走了进来。

“我说，真是下雪了。外边全都下白了！”

“嗯。”启造佯作困倦地翻了个身。

阿彻一大早就来到屋里看望阳子。

“阳子！阳子！喂！”阿彻充满稚气拚命地逗着阳子。

只是添了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就能变得如此热闹？启造俯卧在床上抽着香烟。

“阿彻，这小家伙好玩吗？”

“嗯，真好玩！阳子比琉璃子还要招人喜欢呢！”

“比琉璃子还要招人喜欢？”

“嗯，她一点都不哭哇！”

启造情不自禁地把烟灰弹到了床单上。他注视着阿彻，心想：等阿彻成为一名少年或者是一名青年时，万一知道了阳子出生的

秘密，那将会怎样呢？启造仿佛看到动辄神经质似地皱起眉头的阿彻已经变成了一个青年。阿彻很象启造。在启造的脑海里立时就出现了一个青年时代的阿彻，一个正义感很强的年轻人。

难道自己要被这唯一的儿子埋怨一辈子不成？值得庆幸的是，启造还没去给这孩子申报户口，他感到一阵欣慰。这时，启造才从床上站了起来。

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孩子给出去！

“阿彻，去喊你妈妈来！”

“唉。”阿彻跑了出去。

“什么事儿啊？”夏枝扎着围裙走了进来。启造穿着棉袍，端端正正地坐在床上。看到丈夫这副不高兴的样子，夏枝吃了一惊。

“你不能想法处理一下这孩子吗？”

“咦？”夏枝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自从有了这个孩子，闹哄得我睡不着觉了！”

“怎么，影响你休息了？真对不起！”夏枝谦恭地说。

“不过，阳子可并不怎么哭啊，你好象觉得她有点碍眼？”

“小孩子不哭，更叫人心里边不舒服！总之，我心里边觉得闹得慌！”

“那好办，从今儿晚上开始，阳子和我就到楼上去睡吧！”夏枝并不和启造争执。

“不是别的，这孩子密匝匝的头发，粗粗的眉毛，而且从来也不哭一声，这一切我都讨厌！”

“哎呀，你这不是硬找阳子的毛病吗？”

“我打心眼里讨厌她。不管怎么说，还是把她还给高木吧！好在我还没给她报户口。”

夏枝的脸色立刻变得一片苍白。

“怎么，你还没给孩子报户口？！”

对夏枝打击最大的，并不是把孩子还回去这句话，而是启造

到现在也没给孩子报户口。

“是啊，还没报呢！”

“你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夏枝的嘴唇在抽搐，看上去毫无血色。她死盯盯地注视着启造。启造对这种严峻的目光感到恐惧，他过去还从来未看到过夏枝的这种严厉的目光。夏枝目不转睛地盯着启造，仿佛要保护阳子似地在床边坐了下来。她的神态散发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妖气。启造这才意识到，夏枝是一个很难抵挡的对手。

往日的夏枝是十分温柔的，启造对此已习以为常。虽然夏枝有时也很执拗，固执己见而不听人言，可启造倒认为这很可爱，有女人的味道。执拗也好，任性也好，夏枝的语言和态度总是给人以一种温柔的甜美之感。

夏枝曾反复央求过启造，我求你了，求你了，我喜欢孩子呀！她的语调是那么温柔恬静。启造终于败北了，然而心里却并不感到厌烦。

但是，眼前的夏枝竟是那么冷酷，从她的身上已找不到温暖的血液和泪水。自打琉璃子死后，启造一直憎恨着夏枝。看到妻子接受村井的爱抚，雪白的脖颈上留下了吻迹，他甚至想杀死她。但是，这一切也可以被解释成是对妻子一种变态的爱。现在，他从夏枝那儿接受过来的东西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启造痛苦不堪，只感到有一股憎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尽管启造憎恨夏枝，可他又希望从夏枝身上得到温暖，他希望夏枝能尊敬自己，爱自己。

过了片刻，夏枝默默无言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把阳子送回去的事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就这么挂起来了！启造一边想一边走到床边，目不转睛地瞧着阳子。阳子天真地笑了，好象要对启造说点什么似地，喉咙里发出一阵声响。

我本应把爱这个孩子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想到这，启造看了看阳子那很象佐石的眉梢眼角，对自己的摇摆不定有所反省了。

到底什么是爱呢？启造透过玻璃门，眺望着飘洒着初雪的庭院。洁白的雪花时而如烟雾一般随风散去，一片溟濛。

我真就打算永远爱这个孩子吗？

对启造来说，连亲口喊一声阳子他都难以做到，他对佐石总是耿耿于怀。

这孩子没有一点罪过，也没有任何责任。启造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没有心思去抱她，甚至难以对微笑的阳子报以一笑。

“吃饭了，爸爸。”阿彻在厨房门口喊着。

夏枝冷冰冰地低头坐在饭桌前，启造把饭碗递了过去，她连头都没抬。

“爸爸，‘papa’就是爸爸的意思吗？”

“啊，是啊。”

“为什么叫‘papa’呢？”

“那是因为爸爸总是吧、吧、吧、吧地抽烟啊！”

次子和阿彻笑了起来，而夏枝只是撩了一下眼皮，目光仍然很严厉。

“要那么说，妈妈为什么叫‘mama’呢？”

“那是因为她给我们做‘麻麻’*吃呀！”

“这么说，次子姐姐就是咱们家的‘mama’啦？”

启造和次子放声大笑起来。这时，夏枝开口了：“阿彻，‘papa’也好，‘mama’也好，都是英语啊！并不是因为妈妈给你做‘麻麻’吃才叫妈妈的。”

“嗯，不过要我看呀，还是说因为爸爸吧、吧、吧地抽烟就叫‘papa’，妈妈给我做‘麻麻’吃就叫妈妈的解释好哇！”阿彻抬起头来看着启造。

“那是瞎编的呀，阿彻。”夏枝温柔地告诉阿彻。

启造匆匆忙忙地吃完了这顿令人心情不爽的早餐。在他去更

---

*麻麻：日本幼儿语，饭的意思，与mama谐音。

衣时，夏枝也跟了过去。

“算了，我一个人换。”

夏枝默默无语地从后面给启造穿上了汗衫，然后，她就把手搭在了启造的肩膀上，“阳子，我是不会把她送回去的。如果把她送回去，我就活不成了！”

启造轻轻叹了口气，与其受到夏枝的冷淡倒不如狠狠地挨她一顿责骂心里更为舒坦。

“都怪我，昨晚上我没休息好。”

夏枝和以往一样，跪在地上给启造穿上了袜子。她先把袜子一圈一圈地卷起来，然后把袜子套在启造的脚尖上，最后，再把圈起的部分舒展开，这样，袜子就穿到脚上了。穿袜子的人和帮助穿袜子的人长年搭配，动作都很娴熟，可谓配合默契。眼下，相隔四十多天，启造又把脚放到夏枝那圆滚滚的大腿上，让夏枝来给自己穿袜子。这不能不使他在心中暗自慨叹：到底还是夫妻呀！

但是，穿袜子虽然配合默契，可两个人的心却有些同床异梦了。

启造觉得，他和夏枝的夜生活，或许也可以说和这穿袜子一样既娴熟又和谐。

真正的夫妻，不应该仅仅是肉体的接触，而更应追求那彼此心灵深处的情感交融。可如今，在我和夏枝之间，除了性生活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引起共鸣的东西呢？

“你为什么不去给孩子申报户口呢？”夏枝一边叠着启造脱下来的棉袍一边问道。

“你要问我为什么没去申报户口，这我可不好回答了，还不是因为忙？”

“就算你忙，可我求你这件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嗯……”启造急忙为自己寻词辩解。

“说起来也是啊，我总是想着今天办今天办的，可一眨眼的

工夫日子就过去了。时间怎过得这么快呀！”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呢！”夏枝的语调变得柔和了。

“我倒不是故意拖着这件事不给你办，我每天要在医院里接待许多活生生的人，有时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真是身不由己啊！”

“你忙，这我知道，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总还是挤得出来吧？”夏枝十分罕见地提高了嗓门。

“我说的都是实话，在医院里别说半个小时，就是吃午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忙得很哪！”

“……”

“上午要看门诊，下午要下病房，还要抽时间去出诊。而且光拿个听诊器还算不得医生吧？”

“……”

“我还要听取事务长、其它科的大夫、药剂师、爱克斯光技师的汇报。甚至从护士的恋爱到患者的个人私事我都得过问。大家都在盯着我的空闲时间啊！”

夏枝一直低头不语，默默聆听着，这时，她抬起了头。

“唉！想不到你还这么忙，这可真够你受的！这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请你原谅了。”夏枝过分温柔地向启造道起歉来，这使启造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全都清楚了，我今天就抓紧时间自己去申报户口。”

启造感到一阵心慌意乱，只觉得自己似乎被人猛地绊了一脚。

“啊，那可帮了我的忙了。”

然而，启造并不是真心想叫夏枝去办理登记手续。他希望眼前会出现某种奇迹，能够突然把阳子送给别人。

要这个孩子我能够做到，可要把她的名字写到我的户口本上那可就难了！

启造走出正门，长筒靴子已经为他摆好。

“爸爸的长筒靴子可真够长的呀！”

听了阿彻的话，启造点了点头，他对夏枝说道：“这冰天雪地的你要出去也真够受的，对了，要不今天上班我就顺便到区公所去一趟吧！你替我给医院挂个电话，说我要晚去一会。”

“哎呀，你要替我去吗？”夏枝立时欢快起来。

“是的。因为我要是一进医院，再想出来办私事，那是不可能的了。”

启造担心，如果再不痛痛快快地去给阳子申报户口，夏枝则会对阳子的身世产生怀疑。

“真对不起了，你本来很忙。”

启造被这欢快的声音送出家门，在昨夜洒下的初雪上缓步走去。

我本来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要把爱阳子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想到这，启造对自己不自量力、自讨苦吃的作法感到追悔莫及。

如果我真爱阳子，那么在报户口的问题上就不会如此彷徨不定。启造迷迷糊糊地上了公共汽车，又迷迷糊糊地下了公共汽车。当他下了汽车刚想穿过马路时，一辆吉普车毫无声响地从他眼前一掠而过。他惊骇地站住了。

“嘿！”从奔驰而过的吉普车里传来了年轻的美国士兵的讥笑声。

启造觉得自己是那么令人可怜，由于思虑阳子的事，竟险些葬身于吉普车下。

然而，当他来到区公所那陈旧的门柱旁边，竟又呆呆地站在那里踌躇不决起来。

我对阳子是真心吗？

雪花又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启造立起了大衣领子。

我的本意并不是要爱阳子，而是想叫夏枝抚育凶手的孩子。

由于夏枝背叛了我，与村井私下来往，那一天琉璃子才被人杀害了。为了有朝一日能叫夏枝因为知道了阳子的身世而痛苦不堪，我才把这个孩子要了过来。可我是知道阳子身世的，长年累月地抚养她，我会不痛苦吗？

这一点我早就有了精神准备，只要是能看到夏枝一无所知地抚养阳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就不能把夏枝的失身看作是她一时的失足而加以谅解吗？

我也曾有过要原谅她的想法。看着夏枝因为琉璃子的死而悲伤痛苦、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曾经原谅过她。可是，她如果真为琉璃子的死而感到悲痛的话，就不应该再次投入村井的怀抱！

启造在区公所门前徘徊着，又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

我不曾摸过夏枝以外的任何一个女性的手，当然，女患者除外。就是村井，他也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爱夏枝。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夏枝和村井给出卖了。

在夏枝洁白的脖颈上所看到的紫印，如今又火烧火燎地灼烤着启造的心。

总之，还是一个户口问题。是报，还是不报？

启造向区公所门前的柱子上靠去。他感到一阵羞耻，如果高木看到自己这副彷徨不定的样子，他会说些什么呢？

启造仿佛听到高木在放声大笑，“这叫什么事呀！辻口启造竟会是这样一个人吗？还说什么‘去爱你的敌人吧’真是叫人笑掉大牙。还是爱你的老婆去吧，愚蠢的家伙！”

我确实是愚蠢啊！自己的孩子被人杀了，却把凶手的孩子要了过来，甚至连财产都要分给那个孩子。‘去爱你的敌人吧’不过是七个字而已，可是这七个字里却包含着多么荒唐而又深奥的内容啊！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当一个天字号的大傻瓜。

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这样的傻瓜又有什么不好呢？启造想起了自己以前曾对高木说过的话。

当自己变成这种傻瓜以后，难道还不能宽恕夏枝的不贞吗？

突然，一辆出租汽车在眼前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原来是村井坐在里边。

“院长，好久没见了！”村井那纤长的睫毛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瘦削了一些的缘故。

“啊，好久没见了，出来兜风不影响身体吗？”

“倒是没什么好处啊！不过，最近我总算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到洞爷去了。”

村井扶着车门，并不想从车里下来。

“打那以后不咯血了吗？”启造望着村井那红扑扑的嘴唇。

就是这张嘴唇，在夏枝脖颈上留下了那个吻迹。

“最近不大咯血了，我送你到医院去吧！”

“不了，我到这儿来给小孩报户口。”启造的视线已经难以离开村井那张嘴唇。

“啊，我也听说了，恭喜呀！”村井的脸上掠过一丝讥讽的微笑。启造知道，村井曾对由香子讲过院长的夫人已经不能生育了之类的话。

“谈不上什么恭喜不恭喜的！”

“咦？”

“其实啊，夏枝已经做过绝育手术了，所以我就没在意，以为万无一失了……，可还是……。那种手术也有失败的时候啊！”

村井脸上那种讥讽的笑容消失了。他轻轻地咬着嘴唇，迷惑不解地看着启造。

“因为是个女孩，夏枝挺高兴啊！”

听了启造这句话，村井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改日见，请你多多保重！”启造转过身子，大踏步走进了区公所。

报完户口以后，整整一天，启造的心情反倒令人不解地平静

下来，他终于能够高高兴兴地工作了。

保守孩子出生的秘密，疼爱阳子！启造一边回想着高木的两个要求，一边在已经昏暗下来的路上疾步行走着。

早晨积下的雪已经融化，沾满泥浆的长筒靴十分沉重。家门越来越近，启造的心又慌乱起来。他感到不安，孤独之感油然而起，真希望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同时他又觉得十分紧张，只觉得自己就象是一个站在起跑线上的马拉松长跑运动员。

夏枝会不会跑到大门口来问自己："我说，报上了吗？"

启造真想佯装不知地回答说："你叫我报什么呀？"他又想大声喊道："夏枝，报上了！"

夏枝并不知道，为了阳子的户口，我是多么迷惘，多么苦恼啊！为了阳子的事，我今后恐怕还会痛苦的。仅仅是为了保守住阳子出生的秘密，自己就不知道要伤多少脑筋啊！可是，这道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天大的苦楚也要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启造心平气和地推开了家门。

经常练琴的夏枝，耳朵是敏感的。正门一开，夏枝必定会出来迎接他，可是今天，没有任何人来迎接他，屋子里传来了一阵笑声。启造本想告诉夏枝，户口已经报上了，可是现在，他觉得自己被当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满心不悦地脱下了那沾满泥浆、十分沉重的长筒靴，泥浆沾了一手。

起居间里没有人，从隔着走廊的寝室里传来了明快的笑声。

"啊，她明白了呀！阿彻再摆摆手看。"是夏枝的声音。

启造将拉门拽开一条缝，悄悄地向屋里窥视着。尽管他完全可以哗啦一声打开门走进屋里，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心思坦然地走进屋里去。

夏枝正抱着阳子，阿彻和次子站在两旁。启造离开拉门，连大衣也不换就在起居间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从寝室里又传来了他们的欢笑声。

难道他们已经把琉璃子的事全都忘掉了？

启造一边点烟一边要流出泪来。他想起了自己在河滩上把已经死去了的琉璃子抱在怀里的那段往事。

多么可怜，琉璃子死了，她就在那河滩上趴了整整一夜。

寝室里又传来轰堂大笑声。启造站起身来，哗啦一声打开了拉门："你们在干什么？吵死我啦！琉璃子死去还不到一年，你们干吗这么高兴？"

湖

"真快呀！"

启造和夏枝并排坐在可以眺望到湖面的楼阁上的凉亭里。湖水与碧空相映，景色格外宜人。

"什么真快呀？"启造一直在眺望湖对岸那披满了鲜艳红叶的群山。

樽前山的山颠，仿佛带上了一个平顶草帽，真可谓山姿奇特。一朵白云，在秋天的太阳照射下闪闪生辉。

"我是说阳子啊，一晃已经过去七年了！"

"嗯，我现在也正在想这件事。"

启造一家今天到支笏湖游览来了。

"妈妈！"

远处传来阳子清脆的喊声。夏枝坐在那里扭头望去。只见穿着白毛衣、黑短裤、身材修长的阿彻和身穿乳黄色毛衣、咖啡色短裙的阳子并排跑了过来。

"爸爸妈妈，看，捡了这么多橡子！"阳子把白手帕打开，放在启造和夏枝中间。

"嚯！阳子捡了这么多呀？"

"哪儿呀！您搞错了，不是我一个人捡的，对吧，哥哥？"

"嗯。"阿彻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爱皱眉头的毛病。现在，他眉头微锁地看着启造。启造只是轻轻扫了一眼阳子展开的橡子，

接着又向湖面上望去。

“妈妈不去捡橡子吗？”阳子并不介意启造的表情，她天真地把手放在夏枝的膝盖上。

这孩子的眼睛怎么形容好呢？

尽管每天都能看到阳子这双眼睛，可夏枝仍然每天都要这样考虑一遍。阳子的眼睛里似乎燃烧着一团火，深邃的目光几乎能摄人魂魄。

“橡子已经捡够了，谢谢阳子！”

“阳子，这次去捡落叶吧！”阿彻的个子虽已超过启造，但声音里仍然充满了天真的稚气。

“太好了，我要用落叶做书签。”阳子象个皮球似的砰地跳了起来，飞快地跑了出去。

“阳子总是这样啊！瞧她那麻利劲儿。”

和七年前相比，夏枝的模样和身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和表情更加稳重了。

“嗯。”启造的视线正在追寻湖面上破浪而行的汽船。同七年前相比，他的前额已经有些拔顶，身体也有些发福了。

“你还不象是阳子的爸爸呀！”

听夏枝说他还不象阳子的爸爸，启造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是吗？我还以为我蛮够上爸爸样了呢！”

“可是刚才阳子捡了那么多橡子，你怎么只是轻轻扫了一眼？”

“…………”

“关于学校的事……”夏枝说了一半又停下了。

从下边的船坞上传来了游船出港导游介绍的广播。

“关于学校的事……”夏枝又提起刚才的话头。原来，他们曾为阳子的入学问题产生过争议。夏枝主张阳子入旭川学艺大学附属小学，启造则主张阳子入离家较近的神乐小学。

“何必非把阳子特意送到远处去念书，在神乐小学不是很好

吗？”

“不！听说附属小学的家长们对办教育都很热心，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好。”

“要是有个成绩不好的孩子就不行了吗？”

“可是，教育人环境是很重要的啊！家长们全都关心教育事业，同学们的成绩又都不错，这环境该多好！”

一提起阳子的事，夏枝总是兴致勃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那样吗？”启造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本来就是嘛！还有，那个学校里穷人的孩子也不怎么多……”

“是吗？那我可还是主张叫阳子就近入学。”启造打断了夏枝的话。

“哎呀，你怎么就是不理解我的意思？”

“我吗，就是喜欢那种有穷人家的孩子或是有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学校。在今天的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孩子，能和所有的孩子都交上朋友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

“对智能低的孩子应该勉励他们。一般来说，贫苦人家的子女要比有钱人家的孩子自立心强，应该向他们学习。对体弱多病的孩子则要体贴关怀。这不很好吗？”

“……”

“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重视每一个人，对任何人都不能加以排斥。记得有人曾这样说过，不尊重人是万恶之源。在有各种类型孩子的学校里学习有什么不好呢？大学也是一样，越是名牌学校的学生，优越感就越强，因而就会瞧不起别人。”

“我懂了呀，你是说要重视每一个人，对任何人都不例外，是吧？我说，你对阳子可是够重视的了！”

启造眺望着湖水，想起了当时挂在夏枝脸上的那种冰冷的笑容。

你对阳子可是够重视的了！这话使启造无言以对。

自从把阳子要到家里，启造也核计过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去爱她，可是，就连抱一抱阳子这点小事他都难以做到。从生理角度他就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他也曾想过，因为她是佐石的孩子，所以自己必须爱她，他把这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可是，他越这么想就越没有心思去抱阳子。

那还是在阳子未满三岁的时候。有一天，阳子在夏枝的膝上大声读起了小人书。起先夏枝并没在意，因为那本小人书她已经给阳子读过好多遍了。

"'こ'*上面加两个点念什么？"

"咦？阳子认得字了！"夏枝吃了一惊，忙用手指着书上的字问："这个字念什么？"

"ね。"

"这个呢？"

"う。"

"那么这个呢？"夏枝提高了嗓音。

"ふ。"

阳子已经无形中记住了这些字母。夏枝不由得用力把阳子抱在怀里，一边和她贴脸一边对启造说："我说，阳子认得字了！"

启造仍在看他的报纸，脸上露出了不快的神色。

"琉璃子和阿彻在她这个年纪时可都还不认识字啊！字嘛，最好还是等临上学时或者上了学以后再学呀！"

"你怎么这么说？"

"那时候念起字来大大方方的，我喜欢那样！"

夏枝惊骇地看着启造。

"你这人也太冷酷了，我就是和你离婚也绝不会离开阳子的！"夏枝的话语里充满了真情。然而，当时的启造既不能夸奖

---

* "こ"等都是日文中的字母。

阳子，也不能抚摸她的头。

阳子学话也比别的孩子快，而且几乎从来不说小孩话。她每天都被夏枝抱在怀里对启造说，“爸爸，您走了！”“爸爸，您回来了！”但是，这格外活泼的语言反倒刺痛了启造的神经。

今天我可一定要抱抱她，还要摸摸她的头！可是，进了家门，一看到阳子，他立刻条件反射似地闷闷不乐起来。阳子对此倒似乎并不在意，已经念了小学一年级的阳子仍然一如既往地跑出门来迎接启造。似乎阳子身上天生就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那就是她能把别人的恶意当善意来理解。

“回旅店去吧！”

听了夏枝这句话，启造才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方才，夏枝一直在眺望湖面上的游览船。

“好象有点阴天了！”

方才还是一碧如洗的湖水也微微改变了颜色，看上去一片灰蒙蒙的。

看到爸爸妈妈站起身子，阿彻和阳子也跑了过来。

“啊，累坏了！”阳子耸动着她那小小的肩头，气喘吁吁地拉住了夏枝的手。

“别那么拚命跑，不要累着嘛！”

起初，夏枝只是想把阳子当作琉璃子来抚养，可是，韶华流逝，她渐渐地觉得阳子比琉璃子还要招人喜爱。

妈妈讨厌，大夫也讨厌，谁都不和琉璃子玩！琉璃子这最后的话象一团阴影，时时掠过夏枝的心田。对夏枝来说，再没有比这些话更令人伤心的了。她怀念着已经过世的琉璃子，与其说认为琉璃子可爱，倒不如说觉得她可怜。对琉璃子的追思催人泪下，痛苦得令人难以忍受。

然而，她对阳子并没有非负不可的责任。阳子必须由外人抚育。其命运引起了夏枝的怜悯。此外，即便夏枝做错了什么事，阳子也绝不会说什么妈妈讨厌、大夫也讨厌之类的话，尔后自己

跑到外边去玩。在外边玩耍时，也数阳子的声音最为明快。

尽管启造从未抚摸过阳子的头，可阳子并不介意，当然也并不感到恐惧。就象对人不感到恐惧一样，阳子对狗啦、猫啦之类的动物也从不害怕。她经常骑到邻居家的大狗背上玩耍，嘴里还吆喝着，“喔喔驾！喔喔驾！”一直到引出人们的微笑为止。

“要是累了，到旅馆里洗个澡吧！”

“我还想坐游艇呢！”阿彻似乎感到很无聊。

“唉，不是已经坐过两次了吗？”

“可我还想再坐一回！”阿彻撅起了嘴。

“哥哥，到澡堂里游游泳不好吗？”

“嗯！”

真是不可思议，阿彻对阳子的话倒是百依百顺。这对启造来说可是件令人气恼的事。两个孩子手拉手地跑开了，启造和夏枝也迈步往回走去。

“这两个孩子能玩到一起去，我们可少操了不少心啊！”

启造并不答话，却突然对夏枝说：“村井差点儿没死了！”

“什么？”夏枝被地面上的榆树根绊了一下，险些摔倒。

“昨天听高木说，村井由于肺子不好，引起了气胸症。那是很痛苦的，空气不断进入胸腔，肺部就受到了压迫。”

“真可怕呀！”

“打这儿雇辆出租汽车，到洞爷去看看他吧！”

一听说要去看村井，夏枝的脸立刻阴沉下来。

“要把孩子们带到疗养院去吗？”

眼下，夏枝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村井，而是阿彻和阳子了。

“恐怕没有必要带孩子们进病房，你可以自己进去看看他！”

尽管已经时隔七载，可启造绝不会忘记村井和夏枝的事，只不过是想起的次数少了一些而已。启造可以将早已流逝过去的往事栩栩如生地再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有时甚至会被一种比当时还要强烈的感情纠缠住。在启造的心中仿佛蕴藏着什么，它可以

使回忆永远栩栩如生。

一提起村井，又使他联想起松崎由香子来。

这丫头为什么总是不结婚呢？

可是细想起来，不结婚的也不只是由香子一个人，高木也好，辰子也好，不也同样都还是孑然一身吗？辰子从老人手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仅不动产，其数量就相当可观。她又有工作又有钱，因此，辰子不结婚并不能引起人们的猜疑。

高木也已经三十八岁了。

但是，启造对高木毫无牵挂的生活倒还有几分羡慕。

“你自己去村井先生的疗养院不好吗？阿彻晕车，坐不了出租汽车的！”

“是吗？”启造并没有强求她。

他们到了旅馆。这是一家“コ”字形旅馆，看上去十分宽敞。阿彻和阳子正在大门口的广场上“跳房子”玩。

几个人来到房间里，炭火闪动着红色的火苗。

“妈妈不洗澡了。”夏枝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阿彻和阳子一边一个缠住了夏枝。

“妈妈呀，有点累了。”夏枝朝启造微微点了点头。

“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启造苦笑了一下。

“坐汽车坐的，好象往后错了两三天。”

阿彻和阳子不知所云地被启造领出了房间。夏枝隔着阳台的窗户眺望着湖水，突然，她想起了四五年以前的一件往事。

记得就是阿彻念二年级的时候，那一天是十月二十七日，正赶上阳子三岁的生日。

晚饭以后，夏枝和阳子到浴室去洗澡。

“我也要下去洗啦！”阿彻随后打开了浴室的玻璃门。

后来发生的事情，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

阿彻用他那瘦弱的身体挤开玻璃门，走进了浴室。

“阿彻，你不是和爸爸刚洗完吗？”夏枝的话里含有一种责

备的语气。

“可我又冷了呀！”

虽说阿彻当时已是二年级学生，可是和同年龄的孩子相比，不仅身材瘦小，思想也很单纯。

“阳子，哥哥抱你一会吧！”阿彻总喜欢在浴池里抱抱阳子。

“嗯。”阳子顺从地伸出她那丰腴可爱的小手，搂住了阿彻的脖颈。

夏枝一边擦洗身体一边笑眯眯地观察着水中的两个孩子。她那窈窕的腰肢令人难以置信她已经是生过孩子的母亲，这就使她的下肢显得更加丰满。肥皂沫从她那圆滚滚的大腿上缓缓流去。

“阳子今天已经是三岁了！”

“这个数吗？”阳子把三个小小的指头伸到阿彻面前。

“哥哥今年几岁了？”

“八岁了呀！”

“让我一个人到水里去吧！”

浴池里有一个可供阳子站立的台阶。

“让我再抱你一会！”阿彻就是不想撒手。

“长大以后，阳子可要做我的媳妇呀！”

夏枝心头一惊，停住了正在擦洗身体的手。

“嗯，给你当媳妇。”阳子天真地回答。

夏枝觉得，在这寒冷的月夜里，她似乎真地生下了阳子，这也许因为琉璃子就是在冬季里出生的缘故。但是她又想到，或许有那么一天，当阿彻长成一个青年以后，他真就会向自己，向他的母亲提出这种请求的。夏枝希望阳子永生永世都做自己的女儿，可同时又觉得想象一下阳子成为阿彻妻子的场面，心里边也很舒服。

“我的媳妇是阳子！”洗过澡后，阿彻喜滋滋地告诉启造。

“是吗？”启造正在听收音机，他闭上了开关，声色俱厉地

对阿彻说："阿彻，你也是个二年级学生了，你好好听着，阳子可是你的妹妹，妹妹是无论如何也当不了你的媳妇的！"

"为什么？"

"这个，长大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不嘛，阳子就是我的媳妇！"阿彻几乎要哭了。

"混蛋！"启造一个巴掌狠狠地打了过去。迄今为止，启造还从未打过人。

阿彻挨了爸爸的打，他惊骇地仰起脸来，呆呆地看着启造。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自己为什么会挨打。

"我说，小孩子的勾当，何必发那么大的火！"

听了夏枝的话，阿彻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不！趁他们还小，这种事必须先跟他们讲清楚。你要知道阿彻，阳子是你的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当不了你的媳妇！"

夏枝注视着启造那多少有些苍白的面孔，内心里不能不认为丈夫有些反常。

"阿彻，今天挨打的事，长大以后也不要忘记，要牢牢记在心里！"

启造为何如此大动肝火，夏枝是不得而知的。大概是出自婆心，惟恐他们兄妹之间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也太不冷静了。

这时，启造在心中暗想：阿彻和阳子要是万一知道了他们不是亲兄妹而恋起爱来……。而且，要是再知道了阳子的父亲是谁的话……。事情的发展变化会不会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辈子都要把阳子当作亲生女儿来对待！

启造的这些想法，夏枝自然是一无所知。

从发生那件事算起，又过了四个年头了！夏枝想象着阿彻和阳子在旅馆澡堂里洗澡的情景。

尽管从启造那儿听到了村井险些死去的消息，夏枝也只不过是单纯地吃了一惊而已，内心深处并没感到紧张。

在村井去疗养院疗养的整整七个年头里，夏枝的心全都扑在阿彻和阳子的身上了。

和村井的事只不过是暂时牵动了一下夏枝的心扉，她没有心思永远去爱一个已经离开了自己的人。夏枝的想法是幼稚的，她觉得只有在得到了对方的爱的前提下，自己才能够去爱对方。尤其是一想起村井就要和琉璃子的死牵扯到一起，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怀恋的东西潜藏在她的心头，不时地加以回味了。

夏枝依然最信赖自己的丈夫启造。与其说这就是对启造的爱，倒莫如说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表现，但夏枝却认为这就是爱。

偌大的旅馆中十分宁静。对面的房间里人影晃动，是一些集体投宿的客人。不过，噪音却传不到夏枝的房间里来。

到底是山中之湖啊！夏枝感到了满足。医院的经营管理也越来越顺利，真可谓诸事如意。

这时，她身边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是阳子。

“妈妈，好点了吗？”

夏枝微然一笑，点了点头，一把抱住向她跑来的阳子。刚刚洗过澡的阳子，浑身散发着醉人的馨香。夏枝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她那纤长的睫毛在微微颤动。她坚信，这幸福的日子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烟　雪

边下边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堆积起来了。这是十二月初的事，到医院上班的启造推开了院长室的门。

“嗬！”里面传出打招呼声，原来是高木。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倦意。

“真吓了我一跳，这么早来干吗？”

“我上斜里去了一趟。”

“斜里？你妹妹不是在那儿吗？”

“嗯，我参加大外甥的葬礼去了！”

“噢，什么病？”

“嗯，被马橇给拖死的。”

“怎么搞的？”

“我妹妹住在斜里紧里面，那儿常有马橇来往。”

“就是被马橇给拖死的？”

“那一天刮起了暴风雪，放学回来时，他似乎走了个近道。暴风雪一来，人就抬不起头了。就是能抬起头，冰天雪地的恐怕也看不清道路。大概撞到了马肚子上，然后就摔倒了。”

“真可怜儿哪！念几年级了？”

“才念一年级，真够可怜的了！”高木点起一支香烟，“提起一年级，我倒想问问你，你家里的那个一年生怎么样了？前不久你们去支笏湖的时候，我还想去看看她呢！”

“真对不起，那时候夏枝还是怕见到孩子。一到你医院去，就会想起要阳子时的情景。她说她有点打怵，所以就没去看望你，只和你通了一个电话。”

“从去年春天起，我就一直没再看到阳子。上了小学以后她怎么样了？”

“嗯，你去看看她好了，人们都说她象夏枝，可最近又变成圆脸蛋了。真是小孩儿的脸蛋儿变得快呀！”说到这，启造在心中暗暗嘟哝着：只是她眉毛仍然象佐石。

“啊，阳子这姑娘会出息的，她那双眼睛可真是绝了，叫她盯一眼，就连我这个大块头心里边也觉得怦怦直跳。”

“嗯，夏枝可得意了，经常带阳子出去散步。她说就连生人也都夸阳子可爱呢！”

“嚯，你们老来倒有福享了！”

“还有，我总觉得这孩子和一般人不一样，她从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态度是好还是坏。”启造的话里流露出了对阳子的溺爱。

高木站起身来，“那么，我就去看看你那漂亮的妻子和可爱

的阳子！”

俩人默默无语地穿过了走廊。

“好，再见！”

“回头见！”雪地上留下一个黑影，高木渐渐远去了。

“夏枝，了不得啦！辻口不得了啦！”高木在辻口家正门前大声喊了起来。

夏枝微笑着迎出门来，郑重其事地向高木施礼问候道：“欢迎您光临，请进吧！”

“我说辻口可不得了啦，你应该吃惊呀！”高木难为情地挠了挠头。

“我才不吃惊呢！”

客厅里洒满阳光，飘溢着一股温暖的气息。

“高木先生还是学生时代那个老样子，一点也没变啊！记得有一次您突然闯进屋对我喊，津川先生方才在研究室里病倒了！当时，我父亲就从里屋探出头来问你，病倒了的津川，是哪一位津川先生啊？”

“当时，倒是我自己险些被吓倒了。我算服了你了！”

“从那时起，我就对高木先生‘可了不得了’这句话不以为然了。”

二人相视一笑，高木踩着夏枝递过来的座垫向外廊上走去。

“这房子盖在树林边上可真不错。冬天的早晨，景致一定很美吧？”

“可不，树上的冰花真是迷人。那种美别有一番风味，简直就认不出那是植物了！”

“树木是不是比过去少了些？林子里都有点透亮了。”

“可不，唉，您听见了吗？”

高木侧耳听去，远处传来了硬东西碰到一起的清脆声响。

“是斧头砍树的声音呀！”

“嗯，咔咔的声音，挺好听的，只是怪可惜了的！我念书的时候，这个林子黑咕隆咚的，看上一眼就喘不过气来，我很喜欢它！”

高木回到屋里盘腿坐了下来。

“您是坐几点的火车来的？”

高木将去斜里参加葬礼的事告诉了夏枝。

“真是人生莫测呀！村井患气胸症已经是死到临头了，可后来却又很快恢复了健康！”

“那可太好了！”夏枝若无其事地回答。

“辰子小姐怎么样了？我有二、三年，不，有四、五年没见到她了。”

“怎么，那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她还是老样子啊！”

“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有一次我曾对辰子小姐说，真够麻烦的，不如干脆就和辰子小姐结婚算了。她却反击我说，要是跟高木先生结婚，那麻烦事就更多了！”

“呀，辰子怎么这样讲话？”

“她也算是一个女人吗？从来就没听说过她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好象根本就没把我看成是一个男人，讲起话来也太随便了！这个女人真是叫人捉摸不透哇！”

这时，从厨房门口传来了阳子明快的声音：“我回来了！”

听到阳子的声音，高木轻轻地咬了咬下唇，竖起了耳朵。

“妈妈，您在哪儿呢？”从起居间里传来阳子的声音。

高木向夏枝问道：“次子不在吗？”

“唉，急三火四地结了婚！”夏枝点点头站了起来。

次子突然谈妥了婚事，便在秋季里结了婚，后来就一直没有女佣人。好在她家离这不远，遇事找她还很方便。

夏枝和阳子走了进来。

“叔叔，您来了！”

高木看了看阳子，然后说：“嚯，真象啊！”

“咦？”夏枝不由得看了看高木。

“真是一模一样，太象妈妈了！”高木仔仔细细地打量了阳子一番，仿佛要压住夏枝那怀疑的目光。

“喂，叫叔叔抱抱好吗？”

高木伸出双手，阳子笑眯眯地扭动了一下她那细弱的腰肢，稳稳当当地坐到了高木的怀里。高木眯缝着眼睛，亲着阳子的脸蛋儿。看上去阳子一点也不讨厌高木的络腮胡子。

“阳子，上学有意思吗？”

“有意思极了。”

“好，有兴趣就好！老师叫什么名字？”

“叫渡边操。”

“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女老师，眼睛大大的，脾气可好了！”

“你和谁坐一块儿？”

“三和正子。”

“那孩子好吗？”

“长得挺好看，说话慢声细语的，学习成绩也不错。”

“你前面还坐着哪些同学？”

“佐佐久郁和依常丰子。”

“阿郁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呀？”

“他字写得可棒了，长得白白的，是个聪明的孩子。”

“嗯，那么丰子怎么样？大概是个坏孩子吧？”

“不是坏孩子呀！她可活泼了，特别用功，不大爱说话。”

“这怎么得了！”高木笑着看了看夏枝。“阳子的班级里怎么没有坏孩子啊？”

“也许有，可我不知道。”

“这可不行，哪能这么老实。阳子啊，你应该成个淘气包！”

“我是淘气包啊，我还爬树呢！”

“咦？女孩子爬树，这可太有意思了。”

“我可能爬了，就象猴子似的！”

“了不起！了不起！我说阳子，爸爸和妈妈，你喜欢谁呀？”高木从后面窥视着阳子。

高木这句话并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夏枝却不由得吃了一惊。

“我一样喜欢。”阳子天真地回答。

我是那么喜欢你，可你……。夏枝有些不满意了。她希望阳子能在高木面前说她更喜欢妈妈。作为母亲，听了阳子方才说过的话本应受到感动，可夏枝做不到这一点。

吃过午饭以后，阳子到外面滑雪去了。

“真是个好孩子啊！”

“多亏了您哪，我觉得很幸福！”

“觉得幸福吗？”高木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是的，我觉得我似乎真就生下了她。”

高木喝着茶水，没有作声。

“我总想问问您，可不知……”夏枝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事？要是难办的事，我可是不想听！”高木先把话递上了。

“……”

“什么事啊，我倒想听一听。”

“可是，您已经把话堵死了，我还怎么开口？”

“说的也是啊！不过，您如果能说一句我高木这个人还不错，那就一切都畅通无阻了！”

“又开玩笑了！”夏枝不由得笑了起来。

“你说有事要问我，可又闭上嘴不说话了。这不是叫我难心吗？是什么事啊？真没办法，你就说吧，管他什么事呢，我都听着！”

“还是关于阳子的事……论这个孩子的脾气，长相，聪明伶俐劲儿，那真是没挑的，可我还是有一件事总放心不下，那就是这孩子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呢？”

高木双手托腮，胳膊肘拄在黑檀木桌子上。

“那孩子的父母就在眼前啊！”

“瞧您，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方才你自己不是说了吗，你觉得似乎真就生下了她！”

“不过……”

“你就是知道了她的父母又能怎样呢？还能说我要了这么个出息的孩子，真对不起，再把她送回去不成？”

“那怎么会……”

“一开始我就对启造有言在先，说得清清楚楚。不要把她看成是要来的孩子，要当成自己的骨肉。你们应该认为我高木对这件事既未参加也不知道。嗯，我们就是这么定的！这样做不很好吗，夏枝？”

屋檐上的积雪散落到庭院里，把地都震响了，烟雪飞溅而起，象雾霭一样美丽。

石　子

高木来访已经过去两三天了。这天夜里，夏枝为阳子织好了新年穿的毛衣。

“阳子，你穿上试试！”

“唉！”阳子正靠在沙发上看童话。她抬起头来，脸色多少有些苍白。但是，夏枝只顾心满意足地欣赏她亲手织成的白毛衣，并没有注意到阳子的脸色。

阳子想把身上的衣服脱掉，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哎呀，怎么啦！哪儿痛吗？”

“嗯，没什么。”阳子微然一笑，可是，脱毛衣的手却不听使唤了。夏枝一边帮她脱一边问道：“是不是扭伤筋了，让妈妈看看！”

“没什么。”阳子向后退了几步。看到阳子那不同以往、无精打采的样子，夏枝慌忙将手放到她的额头上。

“好象没有热呀！”紧接着，她又将自己的额头贴到阳子的额头上。

“阳子，病了吗？”正在学习的阿彻突然转过身来问道。

“怪啦，还是手疼吧？把手向上伸一下看看。”

阳子紧咬双唇，想要向上伸出双手，可是左手已经不听她使唤了。这下夏枝可慌了神，她一把将阳子的衬衣脱下，不由得惨叫了一声。

“哎呀阳子，这是怎么搞的？”

阳子那结实白胖的臂膀上一片黑紫，已经肿了起来。

“这还能不疼？真可怜！”

“哎呀，这么厉害，怎么弄的？”阿彻也吃了一惊。

“我也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都肿成这个样子了！”夏枝已感觉出阳子在向她隐瞒着什么。

“是被什么东西碰的吧？”阿彻好象疼在自己身上一样皱起了眉头。

阳子默默无语，她想对阿彻笑一笑，却身不由己地又皱起了眉头，夏枝一边给阳子穿睡衣一边说：“我说呢，怎么老老实实地看上书了，往日都是去滑雪嘛！”夏枝在心中责备着自己，阳子负了这么重的伤，自己怎么就没能注意到呢？

“以后可不要这样了，哪块伤着了，要早点告诉妈妈！”

“嗯。”阳子会意地点了点头，把脸靠到了夏枝的肩上。

“喂，我说你带阳子去看看病不好吗？她受伤了！”夏枝仰脸向二楼招呼着启造。

“什么，受伤了？”启造在楼上反问了一句。

“肩膀黑紫黑紫的，肿了一大块！”

启造从楼上跑了下来，他看了看伤处，又端详了一下阳子的

脸，然后问道："这伤可不轻，是打的呀！稍一马虎肩膀上就可能产生裂璺。疼吧？"

"有一点。"

"这么重的伤还有一点？"他回头看了看夏枝，"我说，你早就没发现吗？"他的话里多少带有一点责备的语气。

"对不起，阳子是什么事都不肯告诉人的！"

"这么说，吃晚饭的时候你还没发现了？阳子，这是叫谁打的？在哪儿弄成这副样子的？"启造惊叹阳子的顽强，同时又感到焦灼不安。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恐怕是叫谁打的吧？"

阳子用她那明亮的眼睛回望了启造一眼。启造有点冒火，"感到疼了就应该马上告诉大人！夏枝，马上叫车来！"

外科大夫松田就住在辻口医院的后面。

透视的结果表明，骨头并没受到损伤。

"好危险啊！看样子一定很疼吧？"松田温柔地向阳子笑了笑，抚摸着她的头。

"你也看到了，她一个眼泪瓣都没掉啊！"启造一边说一边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阳子。

"这小姑娘可真坚强啊！"

"怎么说好呢，简直就象是神经型麻疯病患者！"

尽管这是一句笑谈，可启造还是感觉到自己的话里含有一点恶意。

治疗结束以后，他们回到家里，夏枝和阿彻跑着迎了出来。

"骨头没伤着吧？"

"嗯，还算万幸，没伤着骨头。"

"啊，这就好了，阳子！"夏枝不由得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你真是个傻瓜，阳子！"阿彻冷冰冰地说。

"她是傻瓜？为什么？"启造略带倦意地躺在沙发上。

“她才不是傻瓜呢！阳子可真了不起，是这么回事，我说……”

“井尾这小子，看我不揍他的！”阿彻激愤地打断了夏枝的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阿彻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启造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阿彻紧咬着双唇。

“怎么回事？”启造又问。

“啊，是这么回事，方才街里的井尾太太，带着二三夫赔礼来了，说是二三夫用包了石头的雪球打了阳子。我说阳子，是这么回事吧？”

阳子默默不语地把手放到肩膀上。

“二三夫好象没敢告诉他爸爸妈妈，可是，据说他邻居阿进看见他打阳子了。”

“嗯，后来呢？”

“听说阿进把这事告诉给二三夫的家长了。说阳子疼坏了，在地上还蹲了好长时间呢！井尾的妈妈听到这事后吓了一跳，就赶忙赔礼道歉来了。”

启造不由得看了看阳子，只觉得自己似乎切实体验到了阳子久久蹲在地上时的那种痛苦之感。

简直就象是神经型麻疯病患者！他想起了自己方才无意识地说出的这句话。

“阳子，这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启造和颜悦色地问。

“嗯，我要是说了，二三夫就不好办了，他会挨骂的！”

“干了坏事的孩子，挨顿骂是应该的！”

“可是二三夫从老早以前就一直送给我彩纸啊！”阳子并不是要庇护对方，看来她实在是难以忘记二三夫过去对她的好处。

“啊，阳子！”夏枝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阿彻心里才难受呢，他可可怜阳子了！”夏枝对启造说。

这天夜里，启造久久不能成眠。他暗自慨叹道："我只要稍微听到一点不顺耳的话，就会一连几天地记恨在心里，这和刚刚七岁的阳子相比，可真是差远了。"

启造想起了阳子刚刚会爬时的一件往事。那天他正在书房看书，突然停电了。因为有事要办，启造拿着蜡烛来到对面的房间里。这时，本应在睡觉的阳子却正在黑暗之中胡乱爬动着。见启造进来，她莞尔一笑，接着又兴冲冲地爬动起来。

当时，启造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战。刚刚出生七、八个月的孩子，在一片黑暗之中竟一声不哭地自己爬着玩，这真叫人心里边有些不舒服。

启造将那时的阳子和今天发生的事联系到一起，不能不认为阳子天生就不懂得什么叫恐怖和恶意。

她是在别人的咒骂声中诞生的，而她又是一个多么不可理的孩子啊！启造叹了口气，翻身睡去。

"你也睡不着吗？"夏枝问。

启造不想叫夏枝看出他已被阳子所感动。

"啊，是睡不着啊，大概是咖啡喝多了！"

夏枝并不理会他的话，又接着说道："我说，阳子这孩子真是太好了。"

然而，启造很难坦诚地随和夏枝。

"这孩子不知道恨人啊！"

佐石的孩子哪有资格恨别人！启造那颗曾被阳子感化了的心骤然冷了下来。这内心深处的变化连启造本人也感到费解。

我总是揪住她是佐石的孩子这一点不放，可孩子本身又有什么罪过呢？了不起就是了不起，我为什么就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呢？

"喂，我说。"

"嗯？"

"阳子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

“我想，肯定是要比我们强了。”

“比我们强的人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吗？”

“不过，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的。”

她是杀死琉璃子的凶手的女儿！这句话几乎冲口而出。启造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又翻了一个身。就在这时，一个问号突然掠过启造的脑际——阳子果真就是佐石的孩子吗？启造一向信赖高木，对这件事他还从来没有怀疑过。启造蓦地坐了起来。

“怎么了？”夏枝吓了一跳，也想抬起身来。

“啊，没什么，我突然想起有点东西要查一下，你休息吧！”

启造感到一阵难以压抑的心悸。他来到书房里，拉出写字台左侧最底下的抽屉。抽屉底部放着三份叠成了四折的报纸，那上面都记载着琉璃子被杀事件的报道。

启造取出其中的一份，把它摊放在写字台上。上边刊登着佐石的照片。启造以逼人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佐石的脸。

“哼！”启造不由得哼了一声。以前他只以为阳子的眉梢眼角象佐石，可现在一看，连头形和脸的轮廓都和佐石一模一样。启造感到脸上一阵发烧，他甚至觉得难以自容，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自己居然怀疑起高木来。

“喂！”

楼梯上响起上楼的脚步声。

启造急忙将报纸扔到抽屉里。

激　流

这一天，屋里洒满了阳光，几乎使人热汗淋漓。真令人难以置信，时节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

这温暖的天气真象是要带来什么喜事似的。夏枝在心中自语着。

上冻以后，几乎就难以打开的窗子今天也顺利地被打开了。

夏枝在掸扫灰尘，她忽然兴致大发，想要弹弹钢琴。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动它了，一阵难以压抑的冲动纠缠着她，心底的乐声已经响起，并且自然而然地传导到手指上来了。这种心情，自从琉璃子死后是绝无仅有的。自从发生了琉璃子事件，钢琴已经无人问津了。

当年钢琴弦曾被夏枝弹断，那令人不快的金属弦的断裂声给夏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能立刻勾引起夏枝对已经死去了的琉璃子的怀念。

可今天我真想弹弹它，已经有七年没弹它了！夏枝早就想叫阳子也学习弹钢琴。

当夏枝决定今天要重弹钢琴以后，她那握着毛掸的手竟不可思议地掸出了节奏。清扫完毕后，夏枝关上了窗户。

书房是一个八铺席的西洋式房间，除了窗户和门以外的墙壁前都放着书架，上边摆放着启造从父亲手里继承过来的医学书籍及他自己收集的为数不少的德语、法语的文学书籍。

启造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桌面上的东西他从不准别人乱动，就是夏枝也毫不例外。一个一搂大小的地球仪和一个配有多少退了点颜色的青色灯罩的座灯及一个阿伊努族人用木料雕成的独木船形的笔盒，象镶嵌在桌子上似的一直固定地放在一个位置上。

日记本规规整整地摆在笔盒旁边，从结婚那天起就没有换过地方。启造从念小学三年级时起，就开始记日记，几乎是一天不落。

“连续写了三年日记的人，将来必有所为。连续写了十年日记的人，则已经是有所建树的人了！”高木曾引用别人说过的这句话挖苦过启造，“照理说，辻口这小子早就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了，可他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来！”

启造的日记里夹杂着德语和英语，写得十分简洁，就象备忘录一样。

新婚之际，夏枝偶尔也偷看过启造的日记，可是里边所记的东西均与夏枝无关，既不能惹她烦恼，也不会使她高兴。因此，夏枝对丈夫的日记逐渐失去了兴趣，后来就干脆不再看它了。

虽然日记本总是摆在写字台上，可对夏枝来说，它就和笔盒一样，只不过是一件摆放在那里的东西而已。

今天，夏枝却伸出手去打开了那多年也不曾翻看过的日记。之所以有此一举，可能是由于她心里十分高兴的缘故。

夏枝打开了日记本。

×月×日星期×　晴

药店的两名推销员来访，仍然是为异烟肼葡萄醛糖钠事宜。护士贝森因要结婚，有辞职之意。

×月×日星期×　阳

保健员与住院患者代表就伙食问题交换了意见，颇有收获。

×月×日星期×　暴风雪

近来X光透视映象不真，需提醒技师注意。

夏枝一边看一边微笑起来，丈夫的日记无论是字体还是文体都与十年前完全一样。

可是……夏枝突然把视线从日记上移开，陷入沉思之中。

他为什么不把我和孩子的事写到日记上呢？难道工作要比妻子儿女更为重要？夏枝不能认为自己的丈夫是那样的人。七年前，琉璃子离开了人世，当时的启造也曾冷淡过夏枝，对夏枝有些粗暴。可是现在，启造依然是一位温柔的丈夫。当然，夏枝并不知道启造之所以对她非常温柔，那是因为他把佐石的孩子交给了她。

记得父亲津川博士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辻口这个男人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啊！

当时，夏枝的父亲还加了这么一句——城府很深也就约束住自己啦！

看他总是心事重重的，也备不住满脑袋装的都是医院里的事。夏枝以为，丈夫经营着一家偌大的医院，再让他考虑妻子儿女的事也许有些要求过分了。

可是女人就不同了，打扫房间时也好，做针线活、洗衣服、买东西时也好，她一时一刻也不会忘记家里人的。

夏枝飞快地翻阅着日记本，她想知道男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考虑妻子儿女的事。可是翻来翻去，和十年前的日记相比，仍然是大同小异。夏枝又是惊讶又是叹服，打算把笔记本放回书套里去。

就在这时，从书套里飞出一封已经叠好了的信，落到写字台上。夏枝随手打开一看，原来是启造在医院用的粗格纸上写的一封信。

夏枝漫不经心地读了起来。如果不是屋里充满温暖的阳光，她真就会不加思索地把信塞回书套里去。

启造的字写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读着读着，夏枝的脸色突然变了，她慢慢地从桌旁瘫倒下去，蹲在了地板上。夏枝屏气止息地看着信，嘴唇微微翕动着，但是并没有念出声来。

——高木，前不久你从斜里归来，顺便到我处小叙时，我就有心对你提起这件事，然而终究未能说出口。

这种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只好讲给悉知内情的你听。

我十分痛苦，总觉得自己难以忍受下去了。阳子已经七岁，七年的岁月也许不算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漫长的。我太痛苦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促使我收养了杀死自己女儿的凶手的孩子呢？

高木，我绝不会忘记琉璃子在河滩上死去时的样子。一想起琉璃子那副惨状，我就憎恨阳子。

记得当时，我曾厚着脸皮对你说，我要把“去爱你的敌人吧”这句话作为终生的目标奋斗下去——

当夏枝第一次读到这里时，还未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丈夫究竟在说些什么呢？她又从头看了一遍。当她看懂了信的内容后，便浑身瘫软地蹲到了地板上。

——而我也曾做过努力，想要去疼爱阳子。世界上能有人如此度过一生，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越来越肯定了自己所采取的生活方式。

说句公道话，阳子这孩子的身上充满了善良的气息，可以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我有时就想，在这么好的孩子身上，竟会流淌着杀人凶犯的血，人哪，真是不可思议！

说起来真是惭愧，我没有勇气去抚摸那孩子的头，任凭你怎么努力，手还是难以向她的头部伸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从心底里厌恶她！

可是近来，我终于抚摸了她的头。她象以往一样飞跑出来迎接我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抚摸了她。可是事后，我又感到百无聊赖，因为我下意识地回想起了琉璃子死去时的惨状。我喜欢阳子，琉璃子果真会高兴吗？一想到这，我就感到万念俱灰。

我还有一件事要就此向你坦白。我是一个假“去爱你的敌人吧”之名、而行欺骗之术的丑陋的伪君子。我要向你彻底坦白，我不仅欺骗了你，也欺骗了我自己，实际上是我不能饶恕夏枝。我之所以要了阳子，是因为我有个残酷的想法，我想叫夏枝去抚养佐石的孩子，这一点我要向你坦白。

高木，夏枝在七年前就背叛了我。琉璃子被杀的那一天，夏枝和村井两个人曾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呆过。他们在屋里干了些什么？只要想象一下，我的胸中就会燃烧起愤懑的怒火。

而夏枝后来仍然与村井私通。当然，其场面我并没亲眼目睹，

但是，就在村井来访的那天晚上，我在夏枝的后脖颈上发现了吻迹。我是一个窝囊废，没有勇气去追问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我既想了解事实，又没有知道事实的勇气。你无法想象，从那以后我是多么苦闷。我甚至都想到，干脆杀了夏枝，和她同归于尽吧！

总之，我不是为了爱阳子才把阳子收养过来的。我是想看看夏枝怎样一无所知地去抚养佐石的孩子，想看看当她知道事实真象后，顿足捶胸的样子，想看看为了佐石的女儿而断送了一生的夏枝是怎样痛不欲生的。高木，反正我这个男人——

信写到这儿就没有下文了，无法辨明这封信是想添写几句后再寄出去，还是就此作罢，不打算寄走了。字里行间到处都有泪迹，那也许是启造的泪水留下的痕迹。

夏枝呆然若失地坐在地板上，眼前毫无关联地浮现出她少女时代常去洗海水浴的苫前海。在宛如眉毛一样浮现在眼前的天卖烧尻两个岛屿之间，夕阳正在徐徐落下。

就这样，夏枝的大脑仿佛突然得了麻痹症，任何事情都不能思考了。

不知过了多久，夏枝那苍白、干枯的嘴唇微微翕动了几下。

“多么……可怕……”

夏枝对启造的爱一直坚信不移，她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从未听到过丈夫有夜里游玩，放荡不羁的行为。

而夏枝本人倒是对村井动过心，但是，这种感情并不激越，并没有达到要离开启造而投入村井的怀抱里的程度。夏枝认为，她对村井的感情就是启造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

因此，夏枝坚信自己被丈夫挚爱着，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她万万没有想到，丈夫从七年前就开始憎恨自己，并把佐石的孩子要来叫自己抚养了。

全是谎话！阳子怎么会是佐石的孩子……夏枝对启造的信曾

一度感到震惊，但是却难以相信。她不能相信阳子竟会是杀人凶手的孩子。就是发生天大的事情，启造也没有理由把杀害了琉璃子的佐石的孩子要来抚养。

难道启造不是琉璃子的父亲？夏枝难以相信这封信的全部内容。

夏枝开始重读启造的信，信上全无撒谎的迹象。夏枝第一次得知，在自己的脖颈上曾留下过吻迹。

其实，也只不过是吻了一下而已……夏枝想。可是，如果启造被其他女人吻了一下，带着吻迹回到家里的话，恐怕自己是不会宽恕他的。想到这里，她才设身处地地体谅到了启造的愤怒和懊恼。

夏枝意识到，她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证实自己并没有失身，只不过是被亲了一下而已。

夏枝从启造想杀死自己，尔后同归于尽的苦恼之中感受到了启造对自己的爱。可是她并不能宽容启造，孩子有的是，选来选去的，怎么偏把凶手的孩子要了过来？

阳子怎么会是佐石的孩子……夏枝疯狂地摇晃着脑袋。

那么开朗、聪明而又温顺的孩子绝不可能是佐石的后代！夏枝想到了阳子那明快的眸子里象火焰一般闪烁着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光。

全是谎话！夏枝感到自己仿佛做了一场恶梦。

檐头的水滴不停地流落下来，远处传来屋脊上的积雪散落下来的声音。

这也许是梦吧？夏枝把目光又移到已经过目多次的信上。

尽管启造已经注意到了村井和自己的关系，可是他却不曾面对面地责问过自己。几年来，启造明明知道自己和村井的关系，可是他却一言不发。夏枝不由得对她和启造七年中的夜生活感到十分后怕。

我只不过是让村井在后脖颈上亲吻了一下而已，可琉璃子却

被杀害了。而且我还一无所知地抚养了杀人凶手的孩子。我真就干了那么大的坏事，非受到这么严厉的惩罚不可吗？夏枝又想起了可爱的阳子。

撒谎！准是搞错了。夏枝觉得，如今阳子即便是某个死刑犯人的女儿，那也毫无关系，但她不能是佐石的女儿。

如果她是夺走琉璃子性命的人的女儿，我是不能再继续抚养她的！应该是琉璃子坐着的地方，怎么能让佐石的孩子去坐呢？她又想到了启造。即便是在阳子生病，自己连夜打宿地看护她的时候，丈夫也仍然若无其事地看得下去。想到这以后，夏枝感到浑身一阵冰冷。

对了，就是这么回事！丈夫在等待着幸灾乐祸的那一天，他是想看看当我知道了阳子的身世后是怎样地哀叹、悲伤和痛悔的！

多么残忍的……夏枝终于切实地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憎恨，恶梦一样的幻觉突然变成了现实。夏枝那干涸的眼睛呆滞了。

她双目痴呆，屏气止息，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眼下，她只是憎恨自己的丈夫启造。夏枝一直疼爱阳子，想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对她倾注了全部心血，想不到她竟是杀害了琉璃子的凶手的女儿。在这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夏枝呆呆地站立着，只觉得自己来世将要托生为一个可怕的魔女。她是那么憎恨启造。正因为她相貌姝丽，她那失去了表情的脸才象能乐*面具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突然，夏枝那张象能乐面具一样的脸张大了。只见她双目圆睁，紧咬下唇，鲜血几乎要迸射出来，苍白的面孔眼看着充满了血液，看上去一片通红。紧接着，她肩头遽然抖动起来，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地板上。

“琉璃子！呜呜……”夏枝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

* 能乐：日本的一种古典歌舞剧。

夏枝不知道怎样向琉璃子谢罪才好，自己疼爱并抚育了阳子，竟全然不知她就是杀害了琉璃子的凶手的女儿。七年前，夏枝曾紧紧地抱着琉璃子失声痛苦，而现在她比那时还要悲痛。

“原谅我吧，琉璃子！”

一想到启造就等待着自己悲痛的这一天，她就越发感到痛苦不堪。

阳子是那么可爱，怎么会是佐石的孩子？这件事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夏枝还是无形中相信了它。

和阳子也要分手了！想到这里，夏枝热泪滚滚，眼前一片模糊。阳子是那么可爱，甚至超过了亲生骨肉琉璃子。夏枝感到这比死别还要痛苦。

高木先生也知道阳子是佐石的女儿，和我有什么仇恨，连高木先生也……夏枝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一提起阳子父母的事，高木就岔开话头。她现在才明白了启造为什么拖拖拉拉地不愿意给阳子申报户口，又为什么从不抚摸阳子的头。

丈夫也好，高木先生也好，还有阳子，他们都要远远地离开我了！

夏枝突然感到万分孤独。

只剩下阿彻和辰子了！

记得以前阿彻曾说过阳子就是他的妻子，为此遭到了启造的一顿痛打。夏枝现在才明白过来，那是因为启造害怕佐石的女儿阳子和阿彻结婚。

当然，户口本上写的是兄妹关系，但是，他们却有可能成为不被法律承认的夫妇。

对阿彻来说，阳子到头来也只能是他的妹妹呀！

毫无疑问，夏枝必须以阳子母亲的身分度过她的一生。

也许应该将事实真相如实地告诉阿彻，夏枝很难想象那感觉敏锐的阿彻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夏枝一次又一次地用凉水冲洗着自己那已经哭得红肿了的眼

睛。几乎令人发麻的凉水使夏枝的心也变得冷冰冰的。

用凉水冲洗过眼睛以后，夏枝心平气和地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结婚以后，夏枝一直是坐在这里对镜理妆的。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有这么一天，要怀着这种心情来对镜整容！夏枝的眼里闪闪放光，连她自己也不寒而栗，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自己。

夏枝瞪大双眼，格外认真地化起妆来。

我再也不能抚育阳子了，可是，如果突然疏远一向疼爱的阳子，外人会感到迷惑不解的。社会上的舆论姑且不谈，恐怕阿彻就不会答应。如果阿彻知道了阳子不是他的亲妹妹，他会怎样呢？夏枝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镜子里的模样，把胭脂抹到上眼睑上，哭过的痕迹被掩盖住了。

我绝对不能叫丈夫意识到我已经知道了阳子出生的秘密，不能让他发现我为此哭泣过。夏枝把眉毛稍微往长描了描，又格外认真地涂上了口红。

辻口就是想看到我知道事情真相后的那种悲愤、恼怒的样子，我绝不能叫他看到我这副狼狈相！

化完妆以后，夏枝的心情平静下来。她觉得化妆也许就是女人的一种武装。

道口对我和村井的事没有宽容，叫我抚育了佐石的孩子，我也不能轻饶了他！夏枝认为，如果丈夫因误解了她和村井的关系而感到痛苦的话，那就叫他继续误解下去吧！同时她心里又在想，至少要在启造面前显得比以前更爱阳子。

“我迟早要叫辻口知道，夏枝的心灵和肉体都将不是属于他的！”夏枝大胆地嘟哝出声来，似乎在向镜子里的自己发誓。话一出口，竟产生了奇妙的威力，使她觉得自己早晚是要背叛启造的。

蓦地，她想起了村井靖夫那凄凉、虚无的表情，那表情是那么令人怀念，连夏枝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已经七年没有见到他了！

村井那饱满的天庭、细长的手指、微微前躬的修长身躯，所有这一切都令夏枝怀念。

为什么自己竟象把他忘却了似地度过了这七个年头？这怀旧的思绪真是不可思议呀！

那是因为我在抚育阳子，因为我把她当作琉璃子，在竭尽全力地抚养她。

一想到阳子竟是佐石之女，夏枝就感到心烦意乱。

“我回来了。”

外面传来阳子明快的声音。

阳子的声音一如既往，夏枝感到一阵窒息，方才所想到的有关村井的事，一瞬间不翼而飞。嗓子干巴巴地直冒火，她想咽口唾沫，可是无处生津。夏枝就象是一尊化石，一动不动地呆住了。

拉门开了，镜子里映现出阳子身背书包的笑脸。

“哎呀，真漂亮！您要上哪儿去，妈妈？”阳子跑过来，把手搭在夏枝的肩膀上。她把脸向夏枝贴过来，冲着正在照镜子的夏枝笑了。

是阳子！阳子还是昨天的阳子啊！夏枝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镜子里的阳子。阳子注意到夏枝有些反常，便窥视着夏枝的脸问道：“病了吗，妈妈？”

难道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杀死了琉璃子？这种实感难以涌进夏枝的心头。她觉得方才读启造的信，简直是一场梦幻。

“怎么了？一定是病了！”阳子十分认真地仰起脸来看着夏枝，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夏枝拉住了阳子的手。

“阳子！”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夏枝用双手捧起阳子的脸，仔细地看着。眉毛俊秀而浓密，嘴唇微薄而周整，一双眸子似乎不住地闪烁着光辉。

在这个孩子的体内，竟会流淌着令人恐怖的血液？

“怎么啦，妈妈？”阳子感觉到夏枝的样子有些反常，她稍微歪了歪头，想要站起来。

“我去玩一会儿行吗，妈妈？”她问夏枝。

就在这时，一股激越的感情突然涌向夏枝的双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感情变化，夏枝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阳子，和妈妈一起去死吧……”话未说完，夏枝的手已经伸到阳子的脖子上。

“不！不！”阳子拚命挣扎着，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夏枝看到阳子的眼睛里露出了恐怖的神色。

“不！不！”阳子再一次喊了起来。

“去死吧，我们两个人一起……”

夏枝的眼前出现了启造看到她们两个人死了以后的狼狈样。

夏枝仿佛着了魔，她的神志处于不可思议的恍惚状态中，渐渐地把力量集中到两只手上。

她眼前浮现出启造惊慌失措的面孔。启造正呆然若失地站在那里，紧接着，她又看到阿彻在失声痛哭。

“啊！”夏枝不由自主地撒开了手。

阳子的嘴在往外冒泡，她大口大口地吸着气，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紧接着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啊，阳子！”夏枝不由得紧紧地抱住了阳子，阳子也紧紧地搂住夏枝哭泣起来。

她是一个无辜的孩子，我到底要干什么呀？夏枝意识到了自己方才的所作所为，她感到一阵恐怖，浑身不停地颤抖起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一生当中，竟会产生杀人的念头。

夏枝和阳子抱头哭泣着。阳子痛哭不止。本来阳子从不流泪，可现在她却是哭一阵抽泣一阵，抽泣一阵又哭一阵，简直就象变了个人似的。夏枝既找不出话来向阳子道歉，也想不出词来安慰阳子。

阳子恐怕绝不会忘记今天的事情。她长大成人以后，会怎样

回忆，看待今天这件事呢？夏枝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痛苦。

过了一会，夏枝到厨房去准备午餐，她觉得自己如在梦境一般，毫无实感，走起路来也踉踉跄跄的。

做好饭以后，她又回到起居间，只见阳子手捂咽部，呆然若失地坐在那里。那可怜劲儿真是难以形容。夏枝十分激动地一把拉住了阳子的手喊道："阳子，原谅妈妈吧！"阳子回过头来，用她那已经哭得红肿了的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夏枝。

"妈妈，您为什么发火呀？"

"不是发火，一定是妈妈做梦了！"

"醒着也能做梦吗？"阳子的话是认真的。

"我告诉你吧，大人就是不睡觉有时也会做梦的。"夏枝慌慌张张地回答着。

"可是，为什么要在梦里杀死我呢？"

"呀！哪是要杀死你……"可自己确实是用手掐住了阳子的脖子。一听到阳子责问自己为什么要杀她，夏枝忍不住热泪盈眶了。

我并不是恨你！……夏枝已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安慰七岁的阳子。

阳子会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启造和阿彻呢？夏枝觉得自己仿佛被什么东西逼到了绝境上，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了。

"阳子，今天的事不要告诉爸爸和哥哥，好吗？"

听了自己这句话，夏枝甚觉凄楚。阳子疑惑不解地看着夏枝说："妈妈的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桥

这一天，夏枝焦急地等待着启造的归来。所谓全神贯注就是这种心情吗？她一边想一边竖起两耳倾听着启造的脚步声。

"今天晚上又有点上冻了！"

傍晚，启造回来了。他和以往一样，漫不经心地把皮包递到夏枝手里，在门框边上坐了下来。由于脚上穿着毛线袜，长筒靴很难脱下来。

启造弯下腰去脱鞋，夏枝狠狠地凝视着他的后背。

我居然每天都这么高高兴兴、一无所知地来迎接你？夏枝把愤怒埋藏在心里，不露声色地把启造脱下的靴子慢慢地摆好。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

启造已经注意到阳子没有和以往一样来迎接他，但是，他不能张口问夏枝。

"肩膀有点酸。"夏枝把手放到肩膀上，脑袋向两边歪了歪，装得挺自然。她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自己的声音一如既往，毫无变化。对阳子出生的秘密，她必须永远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她要用这种方法来打击、报复启造。

起居间里也看不到阳子。

启造惴惴不安地扫视了一下房间。

"爸爸，您回来了？"阿彻从楼上走了下来。

"啊，回来了。"他认为阳子会跟在阿彻后边走下楼来，因此便穿着大衣等在那里。

"不换衣服吗？"

"啊！"

启造这才注意到，阳子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到现在还不来迎接他，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冷酷。启造感到意外，阳子没有出现，自己竟然如此挂念她。

在换穿和服的过程中，启造仍然惦记着阳子，因此，他没能注意到夏枝那动辄变得严峻的目光。

回到起居间以后，阿彻不解地问道："阳子呢？妈妈。"

"是不是在她房间里看书呢？"

夏枝也有些放心不下了，阳子方才一直没有到起居间里露面。尽管阳子开朗、活泼，但毕竟是孩子，今天的事情肯定会在她的

心灵上留下很大的创伤。

阳子方才曾说过，“妈妈的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夏枝被阳子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同时，她也不能不感到内疚。

“真怪呀，阳子怎么不见了？”阿彻到阳子房间里看了看，回来后略带嗔意地看着夏枝。

“咦？”夏枝的脸色刷地变了。

“什么，阳子不见了？该不会再出琉璃子那样的事吧？”

听了启造的话，阿彻的眼睛里露出紧张的神色。启造突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阿彻那敏锐的感受能力，不觉心头一震。

“是不是还在外面玩呢？呆一会儿会回来的！我肚子倒是饿了。”启造掩饰着内心的不安，若无其事地在饭桌前坐了下来。

夏枝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启造并不知道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避免刺激阿彻，启造对他说：“你不必担心嘛！”

听了启造这句话，夏枝的心倏地一动。

看来阳子确实是佐石的女儿，丈夫竟然如此冷漠。夏枝默默无语地从启造手中接过饭碗。

如果我惦念阳子，丈夫一定会感到高兴，可是，如果无动于衷，又必然会招致他的怀疑。夏枝思绪纷纭，坐立不安。

如果在阳子身上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如果她也回不来了的话……。夏枝不由得热泪欲滴。她装出有事的样子，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

阳子，你在哪里？你快点回来吧，都是妈妈不好啊！夏枝一想起自己曾把手放在阳子的脖子上，就觉得阳子是那么可怜。

“妈妈！”

听到阿彻清脆的喊声，夏枝慌忙抹去脸上的泪水。她回到起居间里，只见阿彻正直挺挺地站在饭桌前，低头看着启造。

“妈妈，阳子是要来的孩子吗？”阿彻粗鲁地问道。启造和夏枝不由得面面相觑起来。

“怎么会呢？”启造和颜悦色地说。

"阳子不是妈妈生的吗？那天夜里怪冷的，还有月亮呢！阿彻，你这是怎么啦？"夏枝的语调也很温和。现在她也知道了阳子是佐石的女儿，那就不论如何也要坚持说阿彻和阳子是亲兄妹了。

"可是，阳子这么晚了还没回来，爸爸为什么还满不在乎地在这吃饭？"

"天是黑了，可时间才是五点半哪。阳子办事牢靠，她不会迷路的。"启造仍然很温柔。

"还有呢，爸爸从来就没对阳子有过好脸。爸爸什么时候抱过阳子呢？阳子……阳子……你真可怜哪！"阿彻瞪着启造，眼看就要哭出声来了。

阳子在午后三点左右，穿着淡青色大衣，背着红色书包离开了家门。

她离家出走并没有要投奔的目标。她用钥匙打开了自己的储蓄盒，把钱带在身上。总之，她想坐汽车。

她不会忘记夏枝把手放到自己脖子上时的那张面孔。

妈妈为什么要杀死我呢？这在阳子来说，怎么也理解不了，她也不可能理解。

阳子喜欢夏枝的一切。她既喜欢让夏枝每天早晨给她梳头，也喜欢夏枝身上那种随时都在散发着的香气，她还喜欢夏枝那文雅、温柔的语言。阳子还是一身孩子气，夏枝莞尔一笑时的口型她也是那么喜欢，简直就无法形容。她还乐于在夏枝洗碗时从背后欣赏妈妈的身姿。她喜欢妈妈抹东西时那种干净利落劲儿，更喜欢听夏枝呼唤阳子时那种略微低沉而又温柔的声调。

只要夏枝在她身边，她就不会感到寂寞和恐惧。被二三夫用石子打伤胳臂时，她也没感受到多大的痛苦。启造的冷漠之所以也没能在阳子的心灵上投下阴影，也是因为阳子从夏枝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爱。

就是这样一个夏枝掐住了阳子的脖颈，夏枝当时那着了魔一样的面孔真使阳子感到骇然。

当阳子看到自己一贯信赖的母亲竟一反常态地露出了那么狰狞的面孔，她的内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与其说是讨厌夏枝，倒不如说是对她充满了恐怖。迄今为止，阳子既没怕过黑暗，也没怕过大狗。可是，今天夏枝那狰狞的面孔，对幼小的阳子来说，却是那么复杂和难以理解。

死是怎么一回事阳子还不十分清楚，可是被杀的恐怖阳子却领教了。

阳子在神乐农协的门前上了汽车。去旭川必须经过一座桥。当汽车驶过那座桥时，阳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寂寞”的滋味。以前，她还从未一个人去过旭川。冬季的河水黑乎乎地在桥下流淌着，阳子把额头贴到车窗上向外边望去。桥下是武士部落，在一幢房子的窗户里，悬挂着一块红色的布头。看到它，阳子心头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那红布头是什么？是围巾吗？

过了桥便是旭川市内了。过了片刻，汽车在丸井百货大楼门前停了下来。往日和夏枝来旭川时，都是在这一站下的车，阳子从车上走了下来。现在应该往哪里去呢？阳子感到茫然。信号灯变成了篮色，阳子挤进过马路的人流里，人们都在向旭川站的方向走着。

阳子靠在人流缓缓通过的剪票口的栏杆上，看着刚刚进站的列车。

火车的车窗里，一个妇女抱着一个穿着白色娃娃服的婴儿。她正向阳子这边观望，脸上浮起一丝微笑，看上去是那么慈祥。

“真象妈妈呀！”阳子想。

坐在那女人身旁的一个男人似乎说了句什么，女人一边笑一边不住地点头。

她会不会再向这边看上一眼呢？阳子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车窗。发车的铃声响了，那个女人终究未能再向这边看上一眼，只是

和那个男人谈论着什么。这时火车已经驶出了车站。

在列车驶去的那个方向停着一列黑色的货车，车上堆满了覆盖着白雪的大型圆木。

她多么象妈妈呀，那么慈祥！阳子望着缓缓启动的货车，眼睛里积满了泪水。

“怎么了？”一个铁路员工走近阳子向她问道。阳子低下了头，又闷闷不乐地向街里走去。当她回到丸井百货大楼门前时，一个念头忽地掠过她的脑际——到教舞蹈的阿姨家去吧！

阳子把辰子叫作教舞蹈的阿姨。一想起辰子，阳子立刻精神大振。

辰子的家在六道街十段，阳子必须步行走上一里半多的路。辰子的家坐落在离大道两米来远的地方，是一幢坚实的木造二层楼房。门上挂着一块发黑的牌子，上面有几个用黑墨写成的大字——花柳流派*·藤尾研究所。

进入正门以后是一条笔直的走廊，约有两米来宽，顶头便是排练场。走廊右侧是厕所、厨房、浴室；左侧有一个起居间和两个学徒弟子住的房间。辰子有两个房间在二楼，几乎很少有客人到楼上去。

起居间大约有十铺席大小，这屋里可是热闹极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经常有一些与跳舞无缘的学校教师、医生、银行职员、商店老板、新闻记者等三教九流的男人汇聚在这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空，他们就会到这里来。

这些人并不顾忌辰子是否在场，或是横躺竖卧，或是坐在向外凸出的窗台上。他们在自己所喜爱的地方，按照自己所喜爱的方式各据一席，海阔天空地闲聊着。

这些人中，有的下围棋，有的饮酒，有的做饭，也说不清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别人家里。

* 花柳流派：以第一代花柳寿辅为鼻祖所开创的日本舞蹈流派。

如果有谁喊上一声没有米啦，那么第二天就会有人扛一些米来，把米柜填得满满的。

他们在起止间里谈论着尼采、毕加索、萨特、贝多芬，就象是在议论自己亲密的朋友一样。

在不排练舞蹈的时候，辰子就靠着柱子，揣着手听他们谈话。

太宰治去世的那一天，这些没有见过他的人竟十分笃诚地为他守夜。

辰子把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叫做“起居间里的常客。”

并没有明确分配酒食菜肴谁拿多少，他们只是把那些无形中收集到一起的食品酒类不知不觉地消灭掉。

“把脚好好擦擦再进来吧！”

如果有谁被辰子这么直言不讳地说上一句，他就会感到受宠若惊，象个孩子似的又是高兴，又是羞赧。

夏枝偶尔也带阳子到这里来玩玩，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都会高高兴兴地鼓掌欢迎她们。过后，他们却毫无阿谀奉承之意，又继续谈论起他们的话题——人们是否真正得到了自由啊？

夏枝讨厌辰子起居间里的这种气氛，而阳子却不知为什么喜欢这种给人以生机的环境。

到这里来的人没有谁会郑重其事地打什么招呼，他们就象走进自己家门一样慢慢地走进这个房间。对这种邋里邋遢的行为，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们谁都不想霸占辰子，而且从不冒然窥望排练场。他们也从不和辰子的徒弟搭话，只是对她们点头致意。

今天，阳子也一声不吭地脱掉了鞋子，尔后便径直朝排练场走去。似乎没有人练习舞蹈，只有辰子一个人在舞台上翩翩舞动着。两个徒弟端坐在电唱机旁，随着辰子的舞姿晃动着脑袋。

阳子走进了排练场，辰子并没和她搭话，仍然全神贯注地舞动着。她不知道辰子跳的是什么舞。尽管阳子还是个孩子，可她

也觉得身穿和服的辰子显得十分美丽。辰子穿了一身黑地上面点缀着柳叶纷飞银色图案的和服。

唱片停了，阳子心里怦怦直跳，以为辰子阿姨马上就会到自己身边来。可是唱片又响了，辰子再一次舞动起来。只要辰子一起舞，她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令人难以捉摸。

阳子看着辰子的舞姿，感到这是无法形容的。辰子跳舞时的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慈祥，时而又显得空虚无度。阳子觉得辰子的舞态真是妙趣横生。

辰子又连续跳了三次同样的舞蹈，这才走下了舞台。

“妈妈呢？”辰子冷淡地问道。

辰子是十分喜爱阳子的，她在控制自己感情的时候往往要采取冷淡的态度。辰子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这样做，而是具有这种天性。

“在家呢。”

“你自己来的？”

“是的。”

“哼！”辰子并没有问她为什么自己到这里来，只是默默地从阳子身后把书包摘了下来。

“是刚从学校回来吗？”

“是从家里来的，我不想回家了！”

听了阳子的话，辰子大声笑了起来。

“怎么，你想逃出家门吗？可真够狂的呀！你才念一年级吧？”

“是啊！”

“是啊，口气可不小！才念一年级就要离家出走，这可真有趣啊！”辰子笑着走进起居间里。屋里的几个男人回过头来问道：“辰子小姐，什么事这么有趣啊？”

“这个一年级小学生逃出家门跑到我这儿来了！”

“反抗精神倒是蛮强啊！”

“这可太好了！”男人们鼓起掌来。

阳子瞪大了充满智慧的眼睛向大家施了一礼。

"叫妈妈训了一顿是不是？"高中美术教师市川问阳子。

"我没挨训。"

"怎么！没挨训？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阳子想起了夏枝今天的那副面孔。

辰子并不怎么和阳子搭话。阳子从书包里取出了课本。外边渐渐黑了下来。

"你不闷得慌吗？"一个脸型长得象木偶人似的徒弟问阳子。

阳子并不答话，只是嫣然一笑。辰子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辰子的徒弟端来了三角形饭团和煮鸡蛋，浅草紫菜的香气扑鼻而来。

屋里只剩下两个男人在下围棋，其他的人已经回去了。

"阳子的妈妈会着急的，辰子小姐应该往她家挂个电话呀！"

"糊涂话！妈妈着急不是很正常的吗？就让她担心一会吧。"

"听辰子小姐的话，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了？这可有点不好理解了。"

"怎么，我说得不对吗？这么大点的孩子能离家出走，说起来，父母也有不对的地方。叫他们担点心才能促使他们反省反省自己哪儿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做。就让他们上点火吧！"

辰子一边松琴弦一边冲阳子笑了笑。

"这个孩子呀，"辰子向阳子努了努嘴，又接着说了下去，"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傻丫头。总是笑眯眯的，从来就没见她发过火。不会发火的人总是给人以一种虚头巴脑的感觉，我可不喜欢！"

身穿茶色毛衣的高中教师市川，目不转睛地看着阳子，嘴里嘟哝着："不会发火就是虚头巴脑？"

"这不，今天背着书包跑到我这儿来了，还说什么我不想回家了！这一点可挺中我的意。这孩子脑袋好使，可是人不能光脑

袋好使，还应该有点耐性啊！”

“这是因为辰子小姐过于有耐性啦！”市川把围棋盘收拾好放到一边，站了起来。

阳子第一次没有睡在母亲身边。然而却看不出她有什么寂寞之感。她在辰子的房间里进入了梦乡。

九点刚过，电话铃响了。

“到底来电话了。”辰子嘿嘿一笑，拿起了听筒，从里边传来了夏枝的声音。

“喂喂，辰子吗？是我呀！”

“是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阳子不见了！”

“哼！”

“方才已经报告了警察，我可该怎么办啊？”

“还我可该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吧，为什么又把阳子弄丢了？”

“这个……辰子，万一阳子要是和琉璃子一样……”听筒里传来夏枝抽抽搭搭的哭声。辰子轻轻地咂了咂嘴，连忙制止地说道：“阳子到我这儿来啦！”

“啊！真的吗？辰子真坏，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呢？你真坏！真坏！”

听了夏枝的话，辰子没有回答。

“喂喂，辰子能听见吗？”

“你真坏！真坏！就听到了这些。”

“哎呀，真讨厌，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好吗？”

“你要是现在来那可就毁了我了！每天早晨我必须在四点钟起床练功。阳子睡得正香呢，她跑不了的。明天我给你送回去吧！”

“可是，我要是见不着阳子的面，连觉都睡不实啊！”

“我告诉你，阳子说了，她不想回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没问她也就闹不清楚了，不过我想，不是万不得已她是不会跑到我这儿来的。”

“……”

“昨天晚上你妈妈来电话了。”吃早饭的时候，辰子对阳子说。

“是吗……”阳子看着辰子的脸，似乎想说些什么。

“你妈妈为你担心得都哭了！”

“妈妈哭了？”阳子为难地放下了筷子。

“象那样的妈妈，你就不要管她，让她哭去吧！”辰子喜笑颜开地说。

“真可怜，还哭了！”

“我说，她是不是跟你发火了？”辰子从昨天晚上起就一直在担心阳子是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是要来的孩子才离家出走的。

“妈妈没发火。”

“那你为什么要到阿姨这儿来？”

“……”

阳子想起了昨天的事。但是，她不想对辰子说妈妈曾掐过她的脖子。这件事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

“既然妈妈没跟你发火，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地跑了出来？这可就怪啦！”

可能阳子还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看着阳子低头不语若有所思的样子，辰子渐渐不安起来。

“今天还不想回家吗？”

“嗯，我回家。”阳子的声音明快而清晰。

“和哥哥打架了？”

“没有。”

“小朋友们说你什么了？”

“没说我什么。”

“哼！”辰子紧紧盯着阳子的眼睛问道，“阳子喜欢爸爸

吗？”

“喜欢。”

“妈妈呢？”

“喜欢。”

辰子发现，阳子说这句话时，眼睛里微微浮出一道阴影。

“你哥哥呢？”

“最喜欢！”阳子露出了笑容。

怪了，这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离家出走的呢？要是在往日，辰子绝不会这么刨根问底地追问下去，可是，阳子是一个心胸开阔、不拘小节的孩子，她也能离家出走，总叫人觉得有些不可理解。辰子想适当地了解一下事情的缘由。

问问夏枝就清楚了！吃过饭以后，辰子点燃了一支香烟。

“阿姨，您喜欢我妈妈吗？”阳子认真地问。

“啊，这个吗……”看着阳子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辰子觉得这个问题还真得认真回答不可了。

“我喜欢你妈妈。不过，多少也有点不喜欢的地方。”

“不是全都喜欢吗？”

“人吗，不管是谁，都是既有叫人喜欢的地方，又有叫人讨厌的地方！”

“阿姨也有吗？”

“啊，那是当然。”

“可是，我可是特别喜欢阿姨，哪都喜欢。”

“你说这话真叫阿姨高兴！”辰子似乎真地感到了高兴，她笑着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你喜欢一个人，可那个人并不一定就是好人；反过来说，尽管你讨厌一个人，可那个人也并不见得就坏呀！”

“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讨厌别人，有时却正是你自己错了！”

这种解释，对才念一年级的阳子来说，也许太难理解了！辰

子嘴里喷吐着烟雾，心里在盘算着怎样向阳子解释才好。

“我听不大懂。”

“有了，有了，我说阳子，你的朋友里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天到晚总说别人的坏话，没有一个人他能看得上眼？在这种情况下，总说别人坏话的那个人就不好哇！”

阳子马上点了点头。

“阳子一般人都喜欢吧？”

“嗯，一般人我都喜欢。阿姨呢？”

辰子被问得苦笑了一下；“阿姨也是，一般的人我都喜欢。不过，那是因为他们都对阿姨好。人吗，可是不怎么通情达理，对你好的人要是稍微做了点叫你讨厌的事，你立刻就会讨厌他的！”

阳子不住地眨巴着眼睛。

“阳子也是一样啊！你妈妈对你总是那么好，可是，要是她做了一次叫你讨厌的事，你也许就会讨厌起她来的！”

阳子不由得使劲地点了点头。

昨天的事，阿姨好象全都知道了。真不假呀，妈妈一直对我很好，叫我讨厌的，只不过是昨天那一次……阳子突然怀念起母亲夏枝来。

“碰到一点不快活的事，人是应该忍耐的。一碰上不快活的事，你就到阿姨这儿来，要是有一天阿姨这儿你也讨厌了，那你还到哪儿去呢？那儿也讨厌，这儿也讨厌，渐渐地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尔后，就会寻短见自杀。阳子，你知道什么叫自杀吗？”

“知道，自杀就是自己喝下毒药什么的去死掉！”

辰子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自己竟和一年级学生阳子谈论起什么自杀来了。

“总之，碰到一点不快活的事情时是要忍耐的！”

“阿姨也有不快活的时候吗？”阳子反问道。

“有，阿姨也有过不快活的时候和感到苦闷的时候。”辰子

的脸上立时笼罩起一层阴影。

辰子心想，看昨晚夏枝打电话来的那副架势，今天早晨她大概会急三火四地赶来接阳子的。可是，七点都过了，却连个电话都没有打来。辰子并不知道这一夜夏枝是怎么熬过来的。

夏枝了解到阳子的去向后，立刻冒起火来。一想到阳子可能已经把事情告诉了辰子，她就感到脸上一阵发烧，身体缩成了一团。

阿彻之所以问阳子是不是要来的孩子，说起来也还是因为阳子离家出走了的缘故。这件事也叫夏枝感到恼火，并使她彻夜难眠。尽管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可当着阿彻的面她还必须和以往一样地去抚育阳子。一想起这些，她就更加憎恨启造了。而阳子又只能呆在自己的家里，她不禁为自己和阿彻的未来担起心来。阳子这么小就能离家出走，在她那明朗、开阔的内心世界里究竟潜藏着什么呢？真是不得而知。她不由得想到，只要阳子呆在这个家里，自己将来的一切希望和幸福都将会化为乌有。

一夜之间，夏枝已经在感情上和阳子疏远了。

夏枝如此这般的心境，辰子自然是无从知晓的。

夏枝正在做饭，外面传来了停车的声音。

“是阳子！”阿彻看了看窗外，便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彻夜未眠的夏枝，眼窝处已经发黑，面部表情是那么冷酷。

“哎呀，辰子，可给你添麻烦了。”夏枝迎出门来，双手伏地，微微低下头去表示谢意。

“妈妈！”阳子踢掉自己的鞋子，抱住了夏枝的肩头。

“阳子！”

眼前的阳子并不是昨天晚上自己所憎恨的那个阳子，夏枝不由自主地把阳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眼里噙满了泪水。

阿彻在一旁以逼人的目光凝视着她们。

“梆！梆梆梆梆！”辰子微笑起来，嘴里还学着戏剧闭幕时的梆子声。辰子并不知道这个家庭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在她看来，

这不过是一出可喜可贺的闹剧而已。

当启造和阿彻及阳子离开房间以后，夏枝和辰子在壁炉前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你作为母亲可有点不够格了！今后阳子要是再讨厌起你来，那可……”辰子单刀直入，似乎想鼓励一下夏枝。看到夏枝那发黑的眼窝，低沉的神态，辰子颇受感动，心想，她是真担心了，好象这孩子就是她亲骨肉似的。

“阳子也真长大成人了，竟然能从自己的家里跑出去！看来她会有出息的。”

“……”

“说她有出息，那可真是当之无愧呀！我问她，为什么跑到阿姨这儿来啦？她一口咬定你根本就没说过她！”

“……”夏枝以怀疑的目光看了看辰子。

“我问她，是叫妈妈训了还是跟阿彻打架了？可是她回答说，既没有谁训她，也没有谁和她打架！”

“……”

“一个一年级学生竟能离家出走，真叫人佩服，而且她既不传舌也不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这可真叫人有点吃惊啊！”

夏枝感觉到辰子说的都是实话，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昨天她曾掐过阳子的脖子。蓦地，她眼前仿佛出现了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的“杀人未遂”几个大字。字体越来越大，似乎正在向她逼近。当她意识到辰子也还不知道这件事时，心里渐渐踏实下来。

“女孩子吗，大都是天生就好絮絮叨叨地背后讲究别人，可是这个阳子……”辰子差点脱口而出，这孩子的父母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从七年前夏枝说自己生了阳子那天起，辰子就一直装着被蒙在鼓里的样子。

“……这孩子是傻还是滑呢？”

“这，这可不好说了。”夏枝显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阳子这孩子精神头是蛮够用的，脑子也聪明，性情也很稳重啊！”

“你过奖了……”听了辰子对阳子的一番褒美之言，夏枝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

阳子没有把昨天的事情告诉辰子，夏枝本应受到感动，可是现在，夏枝已经不能再那么单纯地考虑问题了。

“你那当家的也担心了吧？”

“啊，怎么说好呢？”

夏枝心里在想，一个佐石的孩子，启造怎么会把她的事放在心上呢？

“夏枝，你累了！昨晚没睡着觉吧？我昨天把阳子给你送回来就好了！”

辰子望着夏枝那怏怏不乐的样子，只以为她是疲劳了。

蓝色的火苗

“院长先生，请您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叫我在新年前出院吧！”

每到十二月份，必然有一些患者来向启造提出这类请求。

今天又有三位患者向启造提出了申请，他感到有些压抑，浑身疲惫不堪。虽然工作已经结束，可他并不想马上回家，只是在院长室里闷闷地吸着烟。

我之所以疲倦，并不仅仅是因为住院患者的缘故。不知不觉地，启造的脑海中又清晰地浮现出夏枝那似乎彻夜未眠、烦躁不安的样子。

她就那么疼爱阳子吗？启造做梦也没有想到，夏枝已经知道了阳子出生的秘密。

阳子为什么会不辞而别跑到辰子家去？启造完全相信了夏枝

的话。

“我今天批评阳子，话说得重了点。阳子还从没被我狠狠训斥过，所以，她也许太伤心了。”夏枝就是这样告诉启造的。

得知阳子已经住在辰子家，启造便放下心来，只是阿彻一个劲儿地追问阳子是不是要来的孩子，使得他心中火烧火燎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阿彻和阳子也只能是兄妹关系！启造再一次下定了决心。他躺在床上，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一定要振作起精神，做出是阳子父亲的样子来，一改以往的态度，借以消除阿彻的怀疑。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启造对阿彻那尖刻的话语深感不安、牵挂于怀。因此，他也就未能觉察到夏枝已经知道了阳子出生的秘密。而且，他还看到了今天早上阳子回来后，曾抱住夏枝的肩头，俩人几乎哭作一团的情景。他当时是这样想的——真象是亲娘俩呀！夏枝竟这么疼爱阳子，如果她知道了阳子是佐石的孩子……

启造终于没能发觉，夏枝在昨天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因此，一想起夏枝昨天夜里几乎彻夜未眠，他心中就产生了负疚之感，因为是自己残忍地叫她抚育了佐石的孩子。当他意识到自己之所以疲劳并不只是因为医院工作太重时，他就越发懒得回家了。

就在他正准备要回去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拿起了听筒。

“电话是札幌的高木先生打来的。”话筒里传来电话接线员的声音。

“喂，辻口吗？”高木的声音一如既往，充满了活力。

“啊，你好啊！有什么急事吗？”

“哼，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你就不知道没有事打电话才是一种消遣呢！”话筒里传来高木爽朗的笑声。启造似乎受到了感染，不由得也微笑起来，疲劳似乎也解除了。

“身体好吗？”高木问道。

“啊，不错。”

“就是不错，你也不会露出笑脸来的！医院经营得怎么样？”

“嗯，托你的福，很兴隆啊！”

“托我的福这可太好了。现在大夫跟和尚十分吃香，说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啊！”

“……”

“不过，现在有健康保险，干我们这行再怎么吃香也发不了大财。”

“啊，今天活可不轻啊，光是内科患者就来了将近四百人！”

迄今为止，高木还从未从札幌给启造来过电话，启造真是猜不出高木到底有什么事。

“四百人？七个小时来了四百人？这么说，平均每小时就要接待近六十个病号了？这不是每人只看上一分钟吗？”

这时，听筒里传来“一次通话”时间已到的信号。

“哪里，内科门诊有两个大夫。有的是老病号，只是打针、投药就可以了，所以看一个病人不止一分钟啊！”

听到启造这一本正经的回答，高木笑了。

“你还是老样子啊！我想打听你一下，你那儿的眼科医疗器械都卖出去了吗？”

启造的脸上微微露出不悦之色。

“没有，还留着哪。”

“我就猜你不会卖的。跟你说吧，我就是为这个才给你打电话的。”

方才还说没什么事呢，看来高木早已把自己方才说过的话忘到一边去了。

“村井这小子，看样子开春就要出院了。他回到札幌，要暂时在这儿呆一段时间，眼下他还谈不到自己开业，身体怎样不说，

钱就是个问题。到其它医院去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想，按理是应该先和你商量一下。当然，你们那儿如果再开眼科大概也够麻烦的！”

启造很难对此立刻做出答复。

“他的体力已经能工作了吗？”

“看样子差不多。秋天时他不是自然气胸差点就死了吗？可真有意思，坏事倒变成好事了，由于打链霉素而变小了的空洞全都闭合了。”

“啊，这倒是常有的病例。”

“这两年恢复得挺好，不仅不带菌了，还胖了起来。他已经说了好几次要出院了。好象多亏了自然气胸，他的病才彻底好了。村井这小子也真是命大呀！”

“……”

“好了，你先考虑考虑吧！让你现在就答复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啊，等我和事务长商量一下吧。”

放下听筒以后，启造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凄楚。室外已经是一片漆黑，只有灯光照射到的地方，还可以看到雪花在飘洒。那些雪花仿佛是从黑暗之中跳了出来似的纷纷扬扬地飞舞着。

简直不象是高木！启造对此感到寒心。从方才的电话里，已经找不出高木所独具的那种坦率的性格。说是没有什么事情，可是说着说着竟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了要说的事情上。事过之后，启造感到一阵不快。

它使启造感到，自己似乎被人出卖了。

事情越是重要，启造就越不愿意向别人倾吐，这便是启造的性格。过去，高木那种豪放磊落、一眼叫人看透心扉的坦率性格，强烈地吸引着启造。可是今天，高木并没有象以往那样开门见山地和他交谈，这就使启造感到有些失望。尤其谈的是村井的

事，启造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内心也感到了一种慰藉。启造这个人，平时想说一件事情时总是优柔寡断，并为此而感到苦恼，而高木在启造眼里则是一个畅所欲言、不避人嫌的男子汉。看到高木也有不能直言的时候，启造感到了欣慰，他觉得他和高木的差别已经缩小。

但高木为什么不能直率地向我提出雇佣村井呢？大概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村井和夏枝的关系吧？然而，他又觉得高木不是那种人，如果他知道了村井与夏枝的关系，他是不会希望村井到辻口医院复职的。

启造穿上大衣，打开了房门。事务员松崎由香子就站在门口，俩人几乎撞个满怀。

“你怎么啦？”

由香子那又圆又小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哀求的目光。

“嗯，您最好别让那个村井先生回来！”

这丫头怎么会知道村井的动向？

“村井君来信了吗？”

由香子的眼睛总好直楞楞地盯着一个地方。此时，她的眼睛湿润了，看上去十分激动。启造默默不语地和由香子回到院长室里。

“没来什么信，方才，我到电话交换室去玩了一会儿。接线员晴子小姐不在屋的时候，叫我替她看了一会……”

“正巧那时高木来电话了，对吧？”

“是的。”

“这么说，你是偷听了？”

“嗯。”由香子并没有怯意。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莫非她是村井的情人？启造站在那里低头看着由香子。

“先生，村井先生不会回来的吧？”

"啊，这就不好说了！"

由香子仰起脸来看着启造，向前迈出了一步。

"院长先生，您就什么也不知道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呀？"

听了启造的话，由香子用力咬紧了嘴唇。那嘴唇小得几乎令人可怜。在灯光的照射下，由香子那长长的头发，有的已经变成了金黄色，正在闪闪放光。

"院长先生，您真的不知道吗？村井先生喜欢您的太太！"

"那又怎么样？"启造坐在椅子上，表情毫无变化。

"还那又怎么样，难道院长先生就满不在乎吗？"

启造默默地点起了燃烧炉，蓝色的火苗轻轻地摇曳起来。

"来杯咖啡吧！"

"我不想喝什么咖啡！"由香子怒气冲冲地说。

"你过去很喜欢村井君吧？"

听了启造的问话，由香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尔后便浑身酥软地坐在了椅子上，肩头一颤一颤地哭了起来。

"怎么了？"启造感到茫然，他不明白这泪水因何而来。

"真急人哪！"

这样哭哭啼啼的，不是要引起外人的误会吗？启造烦闷不安地对由香子说："不要哭了！"他的语气有些生硬。

"是！"由香子的回答意外地爽快，她把头抬了起来。

记得以前在上班的途中她曾当着我的面哭过一次，难道这丫头天生就是一个爱哭鼻子的人？可她为什么要哭呢？启造熄灭了燃烧炉的火。由香子一动不动地低着头，用手帕擦拭着眼泪。

"还在哭吗？"

"没有。"由香子把手帕放到膝盖上，仰起脸来看着启造，湿润的眼睛里露出了笑意，给人以一种天真烂漫的感觉。

这丫头多大了？按理说也该有二十六、了！

"你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哭呢？这不是叫别人下不了台吗？"

由香子象个孩子似地点了点头："对不起，可您为什么要说我喜欢村井先生？"

"……"

她是因为喜欢村井才哭的，还是因为讨厌他才哭的呢？启造很难理解姑娘的心。

"算了，你回去吧！惹你哭了鼻子，真是抱歉。"启造温柔地说。

"嗯。"由香子不好意思地低头站在那里。

"我求您别叫村井先生回来。"

村井真可能就会回来的！听了由香子的话，好象条件反射似的，启造似乎预感到，他已经无法回避村井复职的事实了。

白色的服装

正月一过，又进入了二月。春天已经来到日历上，可气温却仍然常常在零下二十度以下。

"在三月三号偶人节*那一天，我呀……"阳子从学校回来了，她一边摘着书包一边和夏枝搭起话来。

"唉？"夏枝正在对镜理妆。

"我要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了！"

"是吗？"夏枝漫不经心地回答，仍然专心致志地瞧着自己镜子里的模样。

昨天晚上，启造告诉她说，从四月份起，村井就要重新回到辻口医院上班了。启造曾和事务长商量了再设眼科，叫村井重新开诊的事。

"是吗，村井先生要回来吗？"事务长竟出人意料地感到很

---

*三月三日偶人节：是日本的女孩节。这天要在家里陈列许多偶人，以资祝贺，故称偶人节。

高兴，他似乎难以忘却村井过去的医疗成绩。

村井患肺结核的时候，眼科诊室里总是挤满了门诊和住院的患者，显得充满了生气。可是现在，辻口医院只有内科、外科和耳鼻科就已经足够了，几乎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村井归院特意开设个眼科。而且，如果开设眼科，就必须单分出一个诊室，而医院里又没有懂得眼科疾病的护士。

“事到如今，毫无必要再单独开设个眼科。”

有一部分人极力反对。了解村井的大夫只有外科的松田，护士们大都不认识村井。还有人埋怨说院长对七年前病倒的村井真有点照顾过分了。但是，内科的大夫们却赞成开设眼科，因为要治疗象高血压、糖尿病及巴塞多氏病一类的疾病，是需要眼科医生的配合的。还有人认为，医院现在已经办得很兴旺了，多少增加点经济负担也没什么了不起，还是开设眼科为好。作为内科医生，启造也一直认为有一个眼科对医院来说是没有坏处的。但是，这个眼科大夫倒不一定非是村井不可。

启造从学生时代起就在高木面前流露过自己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孩子的意愿。没有任何人能象高木那样夸奖启造。尽管现在启造已经出人头地地成了一名医院院长，但他仍然希望高木能对自己有个好的评价。一想起高木也许已经知道了夏枝和村井的那段关系，他就更不能拒绝村井重返医院了。当然，他也在担心村井和夏枝重新接近，只是时间已经过去七年半了，这种不安也减少了许多。

“妈妈，我要穿白衣服去参加演出。”阳子以疑惑的目光注视着正在精心打扮自己的夏枝。

“穿白衣服？”夏枝只是顺口回问了一句。她心里在想，在村井先生回到这儿的时候，我必须和七年前一模一样，她甚至希望自己能比七年前还要年轻、漂亮。夏枝拿起小镜子对准了自己的脸庞，只见自己的鼻尖下已经显现出一道浅浅的横纹。她用指尖轻轻地摁了一下。

“妈妈！”

“……”夏枝用手掌轻轻地拍着脸颊，肌理倒还很细腻，只是似乎缺少了点弹力。

阳子不安地看着夏枝，不知道她是否在听自己讲话。

“妈妈，您能给我做套白衣服吗？”

“白衣服？”夏枝再一次向镜子里望去，她正在担心她脸上的皱纹。

夏枝知道阳子是佐石之女已经有三个月了，她对阳子的看法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她对阳子那天真、开朗的性格曾引以为荣，可现在却认为，一个女孩子，遭到训斥也不掉眼泪，总给人以一种满不在乎似的感觉。

由于阿彻总是神经质地注视着启造和夏枝的表情，所以夏枝只能不露声色。尽管如此，夏枝对阳子的态度却在不被阿彻和启造发觉的情况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以前吃鱼什么的，夏枝总是挑大块的挟给阳子，可现在却无形中净给她捡小块的了。以前，只要听到阳子的喊声，她便会放弃一切，兴致勃勃地听阳子讲话，而现在只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她已经不再愿意为阳子奔忙了。

夏枝明知道阳子是毫无罪过的，可是心里却总是觉得是阳子杀死了琉璃子，而且还若无其事地钻到启造家里来了。

“妈妈，可得在三月三号以前啊！”

“三月三号？什么事呀？”夏枝的精力都集中到村井重返旭川的事上去了。她心想，丈夫背叛了我，现在该我报复他了。夏枝知道，要想叫启造痛苦，最致命的一招就是接近村井。

我一直一无所知地抚育了阳子。想到这，她回头向阳子望去。阳子对她微然一笑：“给我做吧，妈妈！”

“做什么呀？”

“哎呀，白衣服呀！”

“为什么要做白衣服？”

阳子这才知道，自己方才说的那些话，夏枝一句也没听进去。

“您听我说，妈妈，偶人节那一天我要去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要穿白色西装跳舞。”

“要在演出会上跳舞？”夏枝这才把身子转向了阳子。

“是的，要穿白色西服。”

“要求一律做白色西服吗？”

“老师说，没钱做的，不做也可以。”

“哦，也有做不起的。几个人跳啊？”

“有石原澄和野口千代……”阳子这样回答着，她略一思索，便接着说道：“一共是六个人。”

“哦。”夏枝再次向镜子里望去，并轻轻地按摩着自己的额头

“给我做吗？妈妈！”

“……”

穿白衣服参加文艺演出的不应该是阳子，而应该是那已经死去了的琉璃子！夏枝根本就不想给阳子做白色的服装。

“是三月三号那天穿吧？”

“是呀！”阳子高兴地冲着镜子里的夏枝点了点头。

“只要是白色的，什么衣服都可以吗？”

“老师说要穿白毛衣、白裙子，还有白袜子。”

“不就是白毛衣，白裙子和白袜子吗？我知道了！”夏枝将和服衣袖一直卷到上半截胳膊上，往皮肤上重重地擦了一层化妆用的乳液，那略带青色的洁白的皮肤，仿佛吸住了她的手掌。夏枝心满意足地轻轻捏着上半截胳膊。

“妈妈，您能去参加演出会吗？”

“到时候再说吧！”夏枝又开始用油脂雪花膏按摩起脖颈来。

阳子默默地凝视着夏枝。她深深地感觉到母亲的心完全没在自己身上。

“要是能去的话，我会去的。你到外边玩去吧，妈妈这儿忙着呢！”夏枝裸露着白皙的胳膊，一刻不停地用手指按摩着自己的脖颈。

夏枝从镜子里注视着阳子怅怅地走出了房间。

都是丈夫作孽！有哪一个做母亲的，能够抚养杀死了自己女儿的仇人的孩子呢？真是窝囊透了，我竟然一无所知地象待亲闺女一样把阳子一直抚养到今天！究竟有谁能体谅我呢？

夏枝自己也未能察觉，镜子里的夏枝，已经不知不觉地热泪盈眶了。

“我肚子饿了！妈妈，有没有吃的？”阿彻放学回来，倒在沙发里问夏枝。夏枝把盛在盘子里的手制炸面卷放到了桌子上。

“你今天回来得晚了点啊！”

“嗯，明天要演出节目，我们布置会场来着。这种活都找我们六年级学生干。”

“那可够累的了！”

“明天妈妈也去看吗？”

“倒是应该去，可是妈妈太忙啊！”

“不过，阳子可要上台表演的，您还是去看看吧！”

“……”

阿彻每拿起一次炸面卷，就要用手帕擦一下自己的手指。

“阳子的表演棒极了！”

“喔。”

“阳子的动作就是带劲儿！无论是拍手的样子还是摆头的姿势。”

“喔。”

“大家都要穿白色西服上场，从今天开始，大家已经穿白衣服跳舞了，只有阳子没穿白衣服。”

“……”

“阳子明天也穿白衣服去吧？”

“当然了。”

刹那间，阿彻似乎从夏枝那犹豫不决的表情上觉察出了什么，

他放下了手里的炸面卷。

“为什么今天不给她穿白衣服呢？”

“演节目时能穿上就行了。”

“家里有白色的衣服吗？”

夏枝略微踌躇了一下：“今天就能做出来。”

“今天？”阿彻皱起眉头，略有所思地问：“怎么，还没做出来吗？妈妈，在哪儿定做的？”阿彻以探寻的目光看着夏枝。

“在朝日大厦的武田先生那儿，按理说今天也该送来了！”

“哼！”阿彻精心地用手帕擦着自己的每一个手指。

“你不用担心，阿彻！”

“嗯。”阿彻绷着脸走出了屋子。

如果只有阳子一个人没穿白衣服，真不知阿彻会发多大的火呢！但是，夏枝已经想好了逃避责任的借口。她心想，就说武田先生一马虎给忘了，要不就说自己给弄丢了。

夏枝倒不是不想考虑阿彻的感情，但是，就是被阳子喊上一声妈妈，她有时都觉得难以忍受。她没有心思特意为阳子做新衣服。她认为，叫阳子一个人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去参加演出，尝一尝那种难受的滋味是理所应当的。

阿彻曾跟妈妈去过几次朝日大厦的武田服装店。现在，他想去把阳子的衣服取回来，便骑上自行车向街里奔去。他想叫阳子早高兴一会儿。朝日大厦位于旭川站前，距辻口家大约有四公里远。

武田服装店在大厦的二楼。阿彻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跑上楼去。屋里有四、五个顾客，接待顾客的是一位女店员。阿彻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探头向陈列在那里的衣料望去，只见五光十色的春季用的各种布料从天棚一直向下排列着。

这时，一个店员微笑着走到阿彻身边，似乎把他当成顾客带来的孩子了。阿彻拘谨地对女店员说：“我想问一问辻口家定做的衣服做出来了吗？”

“辻口先生的？请稍等一下。”面如桃花的店员温柔地对阿彻说，接着，便打开了底帐。这张面孔是阿彻从来也不曾看到过的。

“打新年算起，辻口先生似乎没来定做过衣服啊！请稍等一下，我去问问老板。”

阿彻有些不安起来，他心想，妈妈可确实说的是朝日大厦的武田先生啊！

这时，脖子上耷拉着长长量衣尺的女掌柜走了过来。

“啊，这不是辻口先生的小少爷吗？怎么，听说你是来取定做的西服的？”

“是的。”

这时，长得象西洋人的女掌柜眼睛猛地一转，笑容可掬地问道：“是什么样的西服啊？”

“是白色的！”

“用白色布料做的？可您家里人今年还从没到这儿来过呢！女掌柜歪着个脑袋接着说道：“我往您家里打个电话问一问好吗？也许是别的服装店吧！”

阿彻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

“不用了，是我弄错了，再见！”

店里的人似乎在背后议论着什么，阿彻跑下了楼梯。

妈妈撒谎了！阿彻一边想一边跨上自行车，拚命地蹬起来。妈妈撒谎了！阿彻感到大脑在发热，愤怒和羞辱涌上了心头。他拚命地蹬着车子，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太阳已经落山，三月里的晚风冷嗖嗖的。融化了的雪水在柏油路上结下一层薄薄的冰。阿彻是个神经质的人，要是在往日，他会对一切事情都格外留神。他不会不知道结了冰的柏油路容易滑倒，是很危险的。在往日，他绝不会象现在这样鲁莽地在马路上骑车奔驰。

阿子这傻丫头真是可怜啊！明天她可穿什么衣服去参加演出

呢？阿彻已经忘记了自己正奔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妈妈真不应该……

一想起妈妈，阿彻就感到心里难受。过去，阿彻一直暗自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的母亲感到自豪。妈妈是那么美丽、温柔、高尚，一想到这么好的母亲竟能撒下如此弥天大谎，阿彻就感到泄气，他已经毫无办法了。

这样的人，不是我的妈妈！这时，阿彻来到了一道街十段的十字路上。

红色信号灯亮了，阿彻并没注意到信号的变化，他心里在想，妈妈为什么不给阳子做衣服呢？那根本用不了几个钱……

阿彻猛地抬起胳膊，擦拭着自己的泪水。就在这时，哧的一声，耳边响起了汽车紧急煞闸的声音。由于横侧是蓝信号，一辆卡车已经开到了阿彻的眼前。

说时迟，那时快，自行车向一边滑倒下去。

“你没看见信号吗？混蛋！”看到没有压着对方，卡车司机放心地大声骂了起来。人们围拢过来。幸好道路结了冰，阿彻只是摔了一交。如果没有滑倒，一直撞到卡车上的话，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阿彻摩挲着疼痛不止的膝盖站了起来。自行车的车把已经弯曲，车子骑不了了。阿彻一瘸一拐推着自行车狼狈地走上了人行道。

这是惩罚！阿彻一边想一边走，膝盖越发疼痛起来。

这都怪妈妈没给阳子做衣服！要是我被卡车撞死在这里，那又该怨谁呢？阿彻拖着疼痛的双腿向前走着。

阳子被井尾那小子用石子打伤后，淤了那么大块血，肿成了那副样子，她还一声不吭。我可绝不能就这么拉倒！

车把丧失了功能的自行车推起来十分沉重。还有四里多路，阿彻慢吞吞地走着，胸中燃烧着的对夏枝的愤怒的火焰越来越炽烈。

阿彻总算来到家门口，夏枝正站在门外等候着他。

“呀！阿彻，摔交了？摔伤了吗？”

阿彻头不抬，眼不睁，做出了一副瘸得很重的样子。

“哎呀，自行车也摔坏了……快叫我看看，哪儿摔伤了？”

“……”

“天都这么黑了，还到外边去，多危险啊！以后可要早点回来呀！”

“妈妈，我是到朝日大厦去了。”阿彻把自行车扔到了一边。

我是到朝日大厦去了！阿彻的话在夏枝耳边鸣响。她几乎无言以对，幸好天黑看不清什么。夏枝扶起阿彻扔下的自行车。

“你说你到哪儿去了？”

“到朝日大厦！”

“啊！你是取西装去了？太谢谢你了！”

“……”

阿彻抢先走进了家门。启造还没有回来。阿彻不仅摔破了膝盖，手上也负了轻伤。对夏枝担心的问候话，阿彻概不回答，只是紧紧地咬着那由于激愤而不住颤抖的嘴唇。

“哥哥的耳朵今天放假了！”为了使哥哥开心，阳子也来搭话，阿彻仍然低头不语。

“你这是怎么了，阿彻？脚要是疼得那么厉害，可得上医院去看看哪！”夏枝装出了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

“脚不脚的，算个什么！”阿彻以对抗的口吻回答夏枝。

“你发什么火呀？啊，阿彻，你到朝日大厦去，西服怎么样了？怎么没取回来？”

“根本就取不回来！”

“哎呀，那是为什么？”

“妈妈净撒谎！”阿彻几乎要哭出声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阿彻！怎么说妈妈撒谎？”夏枝温柔地说。

“你根本就没去武田先生那儿给阳子做衣服！”

“什么？武田先生是那么说的吗？”夏枝煞有介事地做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

“那儿的阿姨说，您今年还一次也没到那儿去过呢！”阿彻对夏枝的态度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哎呀，妈妈求的是那位个子最高的店员呀！女掌柜那时还没有上班呢！”夏枝知道，现在要是惹恼了阿彻，那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所以，她又撒了一次谎。

“高个子店员？”

“对了，给你做大衣的时候，就是请她给你量的尺寸！”

“啊，那个人啊，她好象不在呀！可是底帐上也没有啊！”阿彻还没有更深地怀疑母亲。

“哎呀，这可糟了，大概是她给忘了。阳子，这可怎么办啊，看来明天白衣服做不出来了！”

“白衣服做不出来了吗？”阳子低下头去。

“可不是吗，这下可糟了！”夏枝心里在想，阳子会不会提出不去参加演出了呢？

“只有阳子一个人不穿白衣服，那多不好意思啊！真可怜呀！”阿彻以十分同情的目光看着阳子。

“妈妈，我穿哪件衣服去呢？”阳子抬起头来，看上去并无嗔怪夏枝之意。

“啊，我想想。”夏枝心想，就她自己不穿白衣服，难道她就毫不在乎吗？

这两三天里，阳子理应是怀着喜悦的心情盼望着能够穿上演出用的服装的。

“可人家全都是一身白，就你一个人穿别的颜色的衣服，你不觉得害臊吗？”阿彻绝望地问道。

“有什么可害臊的？”

“呀，还有什么可害臊的！阳子不觉得难为情，妈妈还觉得

不好意思呢！”看到阳子那毫无困惑之感的神情，夏枝心中一阵不悦。

“妈妈觉得不好意思？”

“当然了！人家都穿着一个颜色的西服，就阳子一个人例外，妈妈要被人笑话的呀！人家会说，为什么不给阳子做一套呢？”

“就是，别人可能会说，辻口的妈妈是个小气鬼！”阿彻插了一句。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

“大家准会这么说，越是有钱的人就越抠气！”见阳子不把服装的事放在心上，阿彻便心平气和地开起玩笑来。

“可不是吗，阳子也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吧？”夏枝总是希望阳子能感得羞耻。

“可是，我妈妈也不是小气鬼呀！我没什么可害羞的！”

“不和人家穿一样的衣服也无所谓吗？”

“嗯，我呀，倒不喜欢和别人穿一样的西服！”

“嗯！”阿彻钦佩地看着阳子的脸。

夏枝的心头可冒起火来。她心想，等明天演出开始后，阳子也一定会感到害羞的，再不就因为她还是个一年级学生，还不能把这种事放在心上。

“我肚子饿了。”阳子似乎已经忘掉了衣服的事。夏枝不能不觉得阳子是一个脸皮很厚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阳子起床后，一个人穿上了鲜红的天鹅绒衣服。她不提白衣服的事，默默无语地离开了家。

在去学校的途中，阿彻对阳子说：“阳子啊，你真怪可怜的，穿红衣服你不觉得害臊吗？”从今天早上开始，阿彻又突然挂念起阳子的事来。

“这红衣服不也挺漂亮吗？在演出会上拚命地跳舞，该多有意思啊！”阳子看上去十分高兴。

铃声响了，学生们汇集到室内体育场里。体育场正面搭起了舞台，舞台侧面那铺着红色毛毡的台阶上装饰着偶人。

阿彻挂念着阳子，便向一年级学生那边望去。一年级学生都坐在靠近舞台的第一排上。

铃声再一次响了起来，教师和家长们鱼贯而入，走到指定的座位上就坐了。

妈妈能来吗？只要妈妈能来，阳子就会感到高兴的！阿彻向家长座席上望去，他没有找到夏枝。

说起来阳子也是想穿白衣服的！阿彻的心里越来越不好受了。最好妈妈能来……阿彻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夏枝的到来。

第三次响起了铃声，场内掌声四起。黑色的帷幕拉开了，舞台正中站着一个一年级男生。藏青色的西服衬托出白色的衬衣领。只见他猛地伸直两手做出了立正的姿势，突然向台下行了个礼，之后便用两手挠了挠大腿。这种举动逗得观众轰堂大笑起来。那孩子莫名其妙地向躲在帷幕里的老师望去，人们再一次笑了起来。男孩子不知所措，只是呆呆地站在舞台正中，他本来是应该致开幕词的。

妈妈怎么还不来啊！阿彻把视线从舞台转向家长座席，寻找着妈妈。

阳子她们要表演的舞蹈《雪花飘飘》和《朋友的小路》在节目单上是第三位。

只有阳子一个人穿的是红衣服！这件事仍然使阿彻放心不下。他站起身来，向阳子的班主任渡边老师走去。

在渡边老师身边，坐着一些穿着同样服装的女孩子。

"老师。"

"什么事？阳子她哥哥。"老师高兴地问。

"阳子没能穿白衣服来，真对不起！"刚说到这儿，阿彻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眼前一片模糊。

"哎呀！阿彻怎么哭了？都怪老师不好。没什么，不穿白衣

服也没关系。我原先想，参加演出，反正都要做新衣服，那就都做的好了。”老师不住地向阿彻表示歉意，把手搭到他的肩上。

“可是，就阳子一个人……”老师一席温暖的话语，反倒使阿彻更加悲伤，他越发啜泣起来。

“哥哥，我会拚命跳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阳子的声音好响亮。阿彻点了点头，擦拭着脸上的泪水。

终于轮到阳子她们上场了。阿彻拚命咬紧了嘴唇，紧握着拳头，盯着那尚未拉开的帷幕。仿佛是自己要上场演出似的，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

真可怜呀，阳子这傻丫头！

响起了铃声，帷幕徐徐拉开了。“啊！”阿彻不由得喊出声来，阳子站在六个身穿白色服装的学生中间，身上的红衣服就象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一样鲜艳夺目。

“雪花儿飘飘，雪糁飘飘。”

唱片响了起来，阳子仿佛是一个人起舞在一片白雪之中，十分引人注目。在人们的眼里，阳子穿了一身红衣服，似乎是事先安排好了的。阿彻不由得微笑起来。

也许是因为穿着红衣服的缘故，看上去阳子跳得最美。不论是拍手的姿势还是摆头的动作，看上去都要比其他学生可爱。

“那个穿红衣裳的小家伙真可爱呀！”

“那是辻口的妹妹呀！”

“嚯，可比辻口还要招人喜欢！”

“听说学习成绩也比男生好！”

听着周围的人们窃窃私语般的议论声，阿彻感到十分自豪。

阳子在舞台上一边微笑一边精力充沛地舞动着。

太棒了，阳子！阿彻不由得笑了起来，心想，自己刚才怎么还哭鼻子了。

“她怎么那么招人喜欢？”

“招人喜欢吗？那就给你做老婆好了！”

“混蛋！”

听着同学们互相戏谑的声音，阿彻的心里十分痛快。

“听说那个穿红衣裳的孩子是要的！”

阿彻耳边传来同年级女生的议论声。他吃惊地竖起了耳朵。

“啊！是真的？”

“是俺妈告诉我的。她说辻口医院院长的女儿既不象她爸爸也不象她妈妈，准是要的！”

阿彻感到心惊肉跳，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同学们嘁嘁喳喳的议论声。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阿彻茫然地注视阳子和伙伴们在舞台上向观众郑重地施礼。

阿彻在校门口等着阳子。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积雪正在融化，宛如冰水一样清澄。阿彻感到怅惘，仿佛昨天碰伤的膝头又在隐隐作痛。

他心想，妈妈不给阳子做衣服，大概就是因为她是要来的孩子吧？对了，说什么武田先生家的店员给忘了，纯粹是撒谎！怪不得她今天不来看演出呀！可是，妈妈以前是很疼阳子的呀！阿彻对这一切都感到迷惑不解。

爸爸可是从来没有疼爱过阳子，大概还是要来的孩子。看来，即使是要来的孩子，也还是有人疼她。但是，阳子要真是要来的孩子，怎么说也还是怪可怜的！

阳子不是自己的亲妹妹，这使阿彻感到十分孤寂。他心想，上哪儿去找这么可爱的妹妹呀！

“哥哥！”阳子从大门口跑了出来。

“哥哥，在等我吗？”

“嗯，阳子跳得最好了！”

“真的？我太高兴了！”

“你这身红衣服真是美极了。”阿彻在“极”字上加重了语

气，两个人在积雪融化了的道路上向前走去。

“我可爱吗？跳得好吗？”阳子天真无邪，十分高兴地问。

“妈妈来看了吗？”

“妈妈？”阿彻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说妈妈没来，阳子该多么可怜呀！

“客人那么多，弄不清妈妈来没来。”

“是吗。”阳子似乎并没在意。

“瞧，老鹰在那儿飞呢！”说着，阳子用手指了指树林的上空。

“嗯。”阿彻仍在考虑母亲没有来参加演出会的事。

“怎么了？腿还在疼吗？”

“嗯。”

“我来背你吧！”

“傻话，你哪能背得动我呀！”阿彻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他们来到拐角处时，身穿黑色天鹅绒大衣的辰子突然从堆积在那里的木材后边转了出来。

“我可等你们好长时间了！”

“阿姨！”阿彻和阳子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阳子跳得真不错呀！”

“阿姨看见了吗？”阿彻和阳子一边一个拽住了辰子的手。

“当然看见了。”辰子用力摇晃着阳子的手，她们手拉手地向前走去。

“阿姨知道阳子今天要演节目？”阿彻问道。

“知道哇！”

“您是怎么知道的？”

“阿姨是千里眼嘛！”

“千里眼是怎么回事？”阳子问。

“就是能看到一千里以外的东西啊！”

“嚯！阿姨还真有两下子呢！”

阿彻再一次低头沉思起来。

“阿彻，你怎么啦？”

“嗯。”

“你怎么这么走路，脚疼吗？”

“脚倒没什么，我觉得怪没意思的！”

“怎么会觉得没意思呢？”

“看到阳子跳舞跳得那么好，你也觉得没意思吗？”

“那倒是挺有意思的，不过……”

“那你觉得什么没意思呢？”

“嗯，就是没有意思。”

“你真是不知足啊！在世界上活着，要是能有一件事使自己高兴，那就很不错了。阿姨可是每天都过得挺有意思的。”

“嗯。”

“就你这个性子，那就一辈子也不会觉得有意思的！”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有时就是觉得没有意思。”

“是吗？我说阿彻，假如你丢了一百元钱，你会怎么想呢！”

“当然觉得倒霉了！”

“阳子怎么想？”

“没丢过一百元钱，就说不出会怎么想。不过，老早以前我可是丢过十元钱。”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谁要是捡到这十元钱，一定会高兴的。”

“捡到十元钱的人兴高采烈，可你就不觉得丧气吗？”

“只要有人能高兴，我也就高兴！当时我想，要是要饭的捡着就好了。”

“我可不！丢了钱就是倒霉，我可不会高兴的！”

“阿彻，如果丢了十元钱，那倒是有点倒霉，毕竟是丢了十元钱嘛！可是，你要是为了这个老是核计自己倒霉了倒霉了，那不就更倒霉了？”

“啊！是吗？”

“要是丢了一百元，那就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才丢了一百元。你应该这么想啊，我没丢二百元，只丢了一百元，这可真是捡着了，要不你这么想，捡了那一百元的人，是一个已经快要饿死了的人，这一百元钱救了他的命，往后他就净交好运了。本来就丢了一百元钱，你要再总是觉得自己倒了霉，而闷闷不乐，那可就要倒大霉了！”

“哼，这么说，我腿受了伤，还得庆贺一下子，因为我的手没伤着哇！”

“就是这样！”

“那么，假如，我这可是打比方啊，假如我是个要来的孩子，该怎么想好呢？”

听了阿彻这句话，辰子站住了。

假如，我这可是打比方啊，假如我是个要来的孩子，该怎么想好呢？阿彻这句问话里，潜藏着一种不可忽视的东西。

“阿彻可不是要来的孩子呀！何必瞎费心思呢？”

辰子在想，这孩子已经知道阳子的事了，他提的这个问题和丢几个钱的问题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我才说是打比方呀！”

“是啊，如果真碰上了解决不了而又令人难过的事，那就……”辰子看了看阳子。阳子的目光正在追逐那飞翔在天空的老鹰，似乎没有听到两个人的对话。辰子放下心来，接着说了下去。

“我现在说的可是确实没法解决的事。对那种事绝不要回避，应该从正面认真地去考虑它。”

“就自己一个人考虑吗？”阿彻不放心地叮问着。

“要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最好还是跟父母或老师商量商量。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会碰上一些跟任何人都不能商量的事的。”

辰子不能不认为自己过于轻薄，她觉得自己在向别人卖弄自己肤浅、简单的处世哲学。而这个世界上，似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奥的哲理。

记得以前阳子曾在自己家里住过一宿。当时，自己曾告诉过阳子，即便一个人总对你不错，可一旦做了一件使你不快活的事，那你马上就会讨厌他的。说起来，这也不过是自己的一种处世哲学。现在她才有所醒悟，同样是令人讨厌的事，性质却各异。而当时自己并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假如，我这可是打比方啊！阿彻小心翼翼地叮嘱了这一句话，才说出了假如我是个要来的孩子这句话。这些话使辰子感到震惊。

通过阿彻的这些话，辰子意识到辻口家里正在出现风波。尽管夏枝没来参加演出会，可是在听到阿彻这些话以前，她并没往心里去。而当她注意到这些以后，阳子上一次黄昏时刻的离家出走，翌日夏枝那格外疲惫的神态，就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她心里想，一对温柔的夫妻，两个可爱的孩子，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事到如今，辰子仿佛刚刚觉察到潜伏在辻口家的危机。

然而，过去辰子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世上常有的那种非血缘关系的悲剧而已。她当然不会想象到，阳子竟会是什么佐石的孩子。

“啊，那只老鹰终于飞到林子里去了。”

阳子抬起头来看了看辰子。

一直沉默不语的阿彻又问道：“不能找人商量的时候，可又该找谁去商量呢？去找神仙吗？可是神仙住在哪儿？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呀！”

装　束

到了四月，阿彻已经念中学一年级，阳子也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吃过晚饭以后，启造倚在沙发里，心里边踌躇不安。他想，村井明天就要回来了，这件事什么时候告诉夏枝呢？

夏枝正在厨房里收拾碗筷。

“我要拚命读书！”近一个时期，阿彻似乎对中学新发的教科书产生了兴趣，总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阳子在起居间里聚精会神地看着童话，房间里很寂静。

远处传来了按门铃的响声。

“春天来了。”启造自言自语地说。在下雪的季节里是听不到别人家的门铃声的。

夏枝一边解着围裙一边走进了起居间。

“哎呀，我还以为你在楼上呢！”

“嗯。”启造看了看夏枝。真令人不可思议，他觉得最近一个时期，夏枝的皮肤越发细嫩了。也许是因为春天来了的缘故吧？他凝望着夏枝。

启造也没能注意到，为了准备再次与村井相会，夏枝每天都在精心地保养自己的皮肤。但是，当他发现夏枝的皮肤如此光滑细腻，引人垂涎以后，他就再也不愿意叫夏枝和村井见面了。可同时，他又想仔仔细细地亲眼看一看村井与夏枝再次相见时的那一瞬间。

“阳子，该睡觉了！”在启造面前，夏枝对阳子很温柔。阳子只要看书，就听不见别人的说话声了，尽管这一点夏枝心里很清楚，可是看到阳子没有回话，她还是感到心中不悦。

“才七点半，现在就睡觉不早吗？”启造说。

“可也是。”

“今天高木来电话了，说村井明天下午两点五十到达旭川。”夏枝在低头沏茶，她的眼神令人难以捉摸。

“是吗？”

“我想叫你也去迎迎他。”

“好的，我去。”夏枝的声音一如既往。

启造多少有些放心了。

“明天是礼拜天，我决定由我和事务长、江口护士长去迎接他。”

“高木先生也来吗？”

“似乎能来。高木可没少照顾村井啊！听说一切安排就绪后，他还要帮村井找个对象呢！”

启造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使夏枝目瞪口呆。

夏枝急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装出一副憋住哈欠的样子，看上去真象是对村井的婚事毫不关心。

“我要去洗个澡了。”夏枝离开了房间。

看到夏枝走出了房间，启造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他很难想象夏枝会轻易忘掉村井。假如八年前夏枝曾被村井拥抱过，恐怕那也是妻子婚后的第一次失节。第一次背叛自己的丈夫，这在夏枝的心里绝不会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她会那么轻易地忘掉村井吗？启造一边想一边注视着手捧书本、全神贯注在那里看书的阳子。

启造心里想，如果夏枝和村井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的话，我绝不会想到去要这个孩子的。恐怕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个孩子。可现在，我们却以父女关系在一所房子里共同生活了七、八年。想到这，启造忽然可怜起阳子来。

假如当初我没要阳子，她会被什么样的家庭要去，又会怎样被抚育成人呢？启造站了起来。

“阳子！”

阳子正在翻书页，“干什么？”

“还不睡吗？已经八点了。”

“啊，是吗？”阳子抬头看了看钟，微然一笑。这笑容对启造来说是那么纯朴。

“妈妈呢？”

“洗澡呢。”

“是吗？那么晚安，爸爸！”阳子向走廊里跑去，接着便传来了她和正在洗澡的夏枝的说话声。

启造向楼上走去。

“I am a boy”、“I am a girl”。

快要走进书房时，启造突然站住了，他侧耳倾听着阿彻在房间里读外语课本的声音。

启造猛地想起了二十几年前自己少年时代的往事。第一次翻开那硬封面、纸张雪白的外语课本时的喜悦心情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阿彻现在住着的房间就是启造过去用过的房间，启造不由得推开了阿彻的屋门。

“学习哪？”

启造很少进入阿彻的房间。阿彻不解地转过身来问道：“有事吗？爸爸。”

“没事，方才听到你读外语课文的声音，使爸爸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爸爸当初就住在这间屋子里。”启造第一次用依恋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这个房间。阿彻却毫不理会启造的感慨之情，突然说道：“爸爸，我最近讨厌起妈妈来了。”

“什么？讨厌起你妈妈来了？这可麻烦了。”启造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心里却想，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个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反抗期呀！

阿彻似乎想说点什么，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的脸：

“阳子果然是要的啊！”

“你胡说些什么。阿彻！”

“可是爸爸，我觉得妈妈总是对阳子使坏！”阿彻象个大人似的深沉地说。

“妈妈哪能对阳子使坏呢，她不是很喜欢阳子吗？”

“喜欢阳子？我可不那么看，文艺汇演时，学校要求做统一的服装，妈妈都不给阳子做……”

“啊，那件事啊，你妈妈说过，那是店员给忘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倒也没什么。可是，演出时，她连看都不去看上一眼，人家辰子阿姨都去了！”

上了中学以后，阿彻说起话来都有点大人的语气了。

“那大概是因为妈妈身体不舒服吧？”启造根本就没想到，夏枝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以为，一旦夏枝知道了阳子的出身，她是绝不会允许阳子继续呆在这个家里的，她一定会追问自己。总之，绝不会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打发着日子。

启造对阿彻的话并不介意，他认为这不过是好神经质的青少年所特有的那种猜疑心理罢了。

“还有呢……”阿彻吞吞吐吐地说。

“还有什么？”

“嗯。”阿彻不再说下去了。

“你这是怎么了？说话有头无尾的。”

“文艺汇演的时候，我们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说阳子是要的。”

“是吗？怎么，阿彻不相信自己的爸爸，反倒去相信外人的话了？”

“……”

“你要是不相信，就到区公所去查一查，要是要来的孩子，只能成为养女的。”说着，启造向阿彻桌上的书挡望去。阿彻迅速地从书挡里抽出一本书塞到了写字台的抽屉里。

“什么书？”

“没什么。”

“既然没什么，何必藏起来？”启造脸上露出了一丝严峻的神色。阿彻这才勉勉强强地打开了抽屉。

“我当什么呢！这不是作文集吗？何必还要藏起来？”启造哗啦哗啦地翻看着目录。

“是六年级学生的作文集吗？”

阿彻一言不发地窥视着启造的脸色。

《在河里游泳》、《旭山滑雪大会》、《上图画课的时候》《当我是一个六年生以后》

在这些标题中，《惨遭杀害的妹妹》几个字跃入了启造的眼帘，下边署有阿彻的名字。

“您别在这儿看！”

“好。”启造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来到书房以后，启造屏气止息地读起了阿彻的作文。

惨遭杀害的妹妹

六年二班　辻口　彻

我只有一个妹妹，但实际上却应该有两个。假如她现在还活着的话，那就已经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了。她叫琉璃子。

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是琉璃子死去的日子。昨天就是七月二十一日，家里热热闹闹地来了许多客人。

和尚也好，客人也好，都在喝着美酒，品尝着佳肴，看上去真是欢天喜地。这是我妹妹离开人世的日子，怎么还能这么欢欢喜喜的？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边总觉得不是个滋味。妹妹阳子更是无比的高兴，她说：“节日这么热闹，真是有意思呀！”

昨天是旭川的一个节日，才念一年级的阳子，一定以为这是在庆祝节日了。于是，妈妈对她说：“阳子，今天不是过节啊！”说罢，她就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在这之前，母亲一直在东奔西忙，一会到厨房看看，一会和客人们说上几句什么。我的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便带着阳子向外面走去。

“妈妈怎么哭了？”阳子问。

“跟你说吧阳子，今天是琉璃子离去的日子，妈妈是想起了往事。”

“不是老早老早以前就死了吗，干吗还哭？”阳子好象感到迷惑不解。

“虽然早就死了，可是一想起来心里还是难受啊！何况琉璃子还是在森林那边的河滩上被一个坏蛋给杀死的，这就更叫人伤心了。”

听了我的话，阳子的脸色变得铁青，一副吃惊的样子。父母从未对她提起过琉璃子被杀的事，所以，她似乎一无所知。

看到阳子那铁青的脸色，我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心想，要是不说就好了。可是，这是事实，说了出来也不能怪我。

琉璃子是在我五岁的时候被人杀死的，那时她才三岁。当时的情景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个印象，只记得人们围聚在沙滩上哭泣着。

过去，我不愿意考虑琉璃子被杀的事，可我现在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是最高年级，这就使我下了决心要好好考虑一下琉璃子的事。

我在想，是谁杀死了琉璃子呢？凶手抓住了吗？执行死刑了吗？他为什么要杀死象琉璃子那样的小孩呢？他长得什么模样呢？想着想着，一个凶狠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眉毛长得象毛毛虫一样，眼睛又凶又狠。琉璃子的模样我几乎全都忘记了，尽管照片就摆在佛龛上，但我从来都是尽量避免去看它。即便偶尔望上一眼，也觉得和我心目中的琉璃子大相径庭。

我坐在森林里的残株上，长时间地思考着琉璃子和凶手的事。由于我思考的时间过长，阳子已不知跑到哪儿玩去了。

琉璃子被人杀害的时候该是怎样地惊恐万状啊！想到这，我心里边就怦怦地跳个不停。

我进而又联想到，人死了以后会到什么地方去呢？是进天堂吗？果真有什么天堂地狱之分吗？

记不得是什么节日了，我曾在六段的曲艺场里看到过一幅画着地狱的画。画上有一座刀山，刀山上有被饿鬼追逐而四下逃避的死人。看了以后真令人毛骨悚然。不过我想，琉璃子是不会进地狱的，因为她从未做过什么坏事。但是，如果真有地狱的话，

那个凶手却一定会到那里去的。我会到哪儿去呢？现在还无从知晓。

不知为什么，我要考虑的事情突然多了起来，我真想尽早成为一个大人，能够明白更多的事情。

阳子摘来了许多鸭跖草和红色的三叶草。

“把这些花献给琉璃子姐姐吧！”她说。

随后，我们兄妹二人便在树林中堆积起一些小石块，造出一个坟墓来。我总觉得这真是孩子气，不过，阳子好不容易才摘了那么多花来，怎么能扫她的兴呢？阳子双手合十，长时间地祈祷着，我问她，“你在祈求什么？”

“我要琉璃子姐姐早点活过来，好和阳子、哥哥一块儿玩！”

听了她的话，我告诉她说：“瞎说什么，你真是个傻瓜呀！人死了以后就烧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再也活不了啦！”

可阳子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能活的，过了一百年就能活！”

阳子才念小学一年级，说这些傻话也拿她没办法。

惨遭杀害的妹妹是那么令人可怜，我简直无法忍受了。所以，我要加倍地疼爱阳子，把对琉璃子的爱也献给她。

——完——

启造读完了阿彻的作文，不由得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小的时候，启造每天只是到学校学习，下河里游泳，或是看点书什么的，无忧无虑地送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在他的生活里，至少不存在什么“一个妹妹被人杀死了”，“另一个妹妹是要来的孩子”这种复杂、阴暗的影子。

阿彻也真够可怜的！启造这才深感内疚似地感觉到自己真不该把阳子接到这个家庭里来抚养。

阿彻未来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启造对夏枝的不贞恼怒不已，为了叫她抚养佐石的孩子而收养了阳子。现在启造才觉察到，由此而带来的一团阴影已经笼罩了自己的全家。

总之，自己是想要报复别人，可到头来却遭到了莫大的报应。启造突然想起，村井明天就要回到旭川，一种不祥之感缠绕在他的心头。

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回旭川来呢？那只是因为自己太愚蠢了，自己不愿意叫高木小瞧自己。如今，启造读了阿彻的作文，他感到噬脐莫及，悔不该当初收养了阳子。现在，叫村井重返医院又成了一件后悔莫及的憾事。启造越发感到自己是一个蠢货。

如果想避免，阳子的事和村井的事都是可以避免的。想着想着，启造凭窗而立，把那沉甸甸的绿色窗帘微微拉开一条缝。拐角处的单间就是阳子的房间。

阳子的房间里已经是一片漆黑。启造想象着已经是二年级学生的阳子一个人静卧在黑暗之中的样子，一个念头掠过了他的脑际，他真想去给阳子赔礼道歉。

他心想，如果村井和夏枝在八年前的那一天不把琉璃子打发到外面去的话，琉璃子就不会被杀害，一切事情也就都不会发生了。佐石遇不上琉璃子，那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而阳子恐怕也正在某地和她的亲生父亲佐石一起生活着。

启造渐渐地意识到，事情发生的根源，还是在村井和夏枝身上。

昏暗的院落突然被灯光照亮了，原来是启造夫妇的房间里点起了电灯，大概夏枝沐浴已毕。她似乎正在铺被，黑影晃动，不时地映现在院落里。

夏枝洗澡时都在考虑些什么呢？启造觉得目前只有村井一个人占据了夏枝的心。

难道就没有办法从这种生活里摆脱出来吗？启造又向阿彻的作文望去。

“所以，我要加倍地疼爱阳子，把对琉璃子的爱也献给她。”——作文的结束语，占据了启造的心田。

是啊，明知道阳子是佐石的孩子，如果自己和夏枝、阿彻还

能真心实意地去爱她的话，那该是多么了不起啊！不过……

夏枝从里到外，装束一新。这些东西是她在知道了村井将重返医院的消息后偷偷置办下的，连和服外褂的带子和木屐都是崭新的。

这一切都显示了夏枝对村井的一片心意。作为启造的妻子，这是不能被允许的。这不能被允许的心情被崭新的服装掩饰着，夏枝在站前下了汽车。

启造和事务长已经先到一步，正在那里谈论着什么。看到夏枝来了，事务长一瘸一拐地向她走来，据说事务长的腿是生来的残疾。老事务长站在那里时相貌平庸，可是走起路来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威严，谦虚的面孔显得十分庄重。

"啊，您辛苦了！"

作为辻口医院的事务长，他充满信心，苦心经营至今，显示出了他那颇孚众望的人缘。

"您辛苦了！"夏枝郑重地向事务长低头施礼。启造只是扫了夏枝一眼，一句话也没说。护士长则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向夏枝点了点头。夏枝走上前去和她搭话，她也只是默默地笑了笑。虽然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可给人的印象却很好。

看见夏枝穿上了一套自己见所未见的新衣服，神采飞扬地站在那里，启造心中一阵不安。深蓝色的和服和短褂再配上洁白的绣花围巾，使夏枝更加光彩照人。启造发觉，人们已经为夏枝的美貌所倾倒，都在暗暗地窥视着她。

这也许是无法挽回的了！启造迫切地想看到夏枝和村井打照面时那一瞬间的神情。

夏枝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内心难以压抑的思潮，已经自然而然地形之于色了。只要一想到自己的美貌一定会使村井瞠目结舌，她的心就跳荡不已。

还差一分钟啦！夏枝暗自惊叹这一分钟怎么这么漫长，她在

等待这一分钟时间的流逝，她几乎无心再回答事务长的问话，她甚至没能注意到启造正在以咄咄逼人的目光审视着自己那坐立不安的神情。

一声长鸣，火车风驰电掣般驶进站台。

旭川站到了，旭川站到了——随着扩音器里的报站声，火车渐渐地放慢了速度，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夏枝把手提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在下车的人流里寻找着村井。

“啊，来了！来了！”

夏枝顺着事务长手指的方向望去，她看见高木在举手微笑，但是，她没有看到村井。

高木被夹在拥挤的人流中，侧过他那高大的身躯挤出了剪票口。

村井先生呢？夏枝一边想一边向高木的身边望去，那里并没有村井。

“啊，谢谢各位。”高木大声说。

当夏枝看到他身后站着一个肥胖的男人时，差点没喊出声来，那正是村井。他已经不是过去那位身材修长的村井了。

“谢谢各位亲自来接站。”这确实是村井的声音，但是，村井往日的健美已消失殆尽。他脸部浮肿，虚胖得几乎变了形。村井这七年半的时间里，生活之艰辛，从他那疲惫不堪的面部表情上便可一目了然。

难道我就是期待着将身心交给这个男人吗？

启造一眼就注意到，夏枝的眼神里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失望的神色，她睁大了一双冷冰冰的眼睛。

“身体好利落了吗？”启造忽然十分高兴地向村井打着招呼，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

“要出发的时候感冒着了。”村井郑重其事地问候了启造。接着，便来到夏枝身旁，他满怀依恋之情地向夏枝投来微笑，可是夏枝却佯作不知地只是讲了几句寒暄话。

夏枝朝思夜盼的，并不是这种脏乎乎的男人。夏枝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象过和村井再度重逢时的情景，但绝不是这副样子。它应该比这更富有诗意和戏剧性。

“夫人，村井又要给您添麻烦了。”

高木这和蔼可亲的话语把夏枝从遐想中惊醒了。

“哪里，倒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呀！”夏枝说话的态度一如既往，这在她本人也感到难以理解。她心想，这家伙倒装出了一副光明坦荡的样子，可是他和启造两个人都搞了些什么名堂啊！就是这个男人，明知道阳子是佐石的孩子，却把她塞到了我的手里。

人们钻进医院的汽车里，把夏枝一个人丢在那儿。车子开远以后，夏枝突然感到心灰意懒，疲惫不堪。

在这种情况下，男人也许就会去喝酒。夏枝觉得自己似乎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满腔凄苦无处倾诉。四月的风掀动着衣服的下摆，冷嗖嗖地吹了过去。

从里到外一身新……夏枝自我嘲讽着，她感到，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自己的心神都难以得到安宁。

步　伐

吃过午饭以后，启造点着了一支香烟，之后，便凝望着院子里的大波斯菊被风吹动得摇摆不停。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松崎由香子走了进来。她对启造施了一礼，将一个邮件递到启造手里。

“谢谢。”

由香子默默无语地又施了一礼便走出了房间。她表情呆板，似乎对启造不屑一顾。村井自四月份复职，已经过了五个月，由香子对启造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每到院长室来，她似乎总要跟启造搭上几句话。启造写字台上的花，也总是由她来更换。

村井复职以后，由香子曾以盘诘的口吻问过启造。

“院长先生，您为什么又雇用了那个村井先生？”

“你可没有人事权啊！”启造自以为回答得很温柔，可由香子却立刻面红耳赤地说：“对不起了。”真是出人意料，她很坦率地道了一个歉，然后便走出了房间。

从那天起，除了公事以外，由香子就再也不和启造搭话了。

这丫头到底和村井有什么关系呢？启造虽然考虑过这件事，但并没往心里去。现在也依然如此，他开始核对那些邮来的物品，并没把方才由香子的态度放在心上。

村井复职以后最使启造放心不下的还是夏枝，可是在夏枝身上也好象根本就没发生什么事情。

村井复职以后不久又得了由感冒引起的轻微肾炎，休息了两周。当时，夏枝毫无同情之心，只是冷冰冰地对启造说：“肺结核就是弱不禁风，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抽空到我家去玩玩吧。”

启造也邀请过村井，可村井并没有象从前那样到启造家里去做客。近一个时期，启造完全放心了，他心想，看来根本就没有担心的必要。可是，他又总是觉得夏枝有些萎靡不振。有时，壁龛里的花就是凋零了，她也想不起去换一换，兰花的叶子上也落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夏枝本是一个爱挑剔的人。

“身体不舒服吗？”

听了启造的问候，她也只是默默地摇摇头，并不回答。她的话语越来越少。因此，由香子的事难以引起启造的关注，他更是觉得夏枝使他放心不下。

如果启造知道了由香子的生活内幕，那他就绝不会袖手旁观了。

“呵，今年京都有学会活动！”启造不由得嘟哝出声来。他又把学会通知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内科的学会是九月三十日召

开。自停战以后，启造埋头于医院的经营管理，还一次也没有到内地去过呢。

启造很想参加这旷日已久的学会。不知为什么，他也想暂时离开自己那位无精打采的妻子。

“九月末在京都要开学会了！”回到家里以后，启造一边更衣，一边对夏枝说。

“你去参加吗？”

“嗯，秋天一到，医院里也不大忙了。”

“是吗？那你可真应该去一趟，内地可正是好季节。”接着，夏枝又说：“把我也带去吧！”

“把你也带去？”启造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本想离开夏枝，一个人好好地呆上几天，这是很长时间都不曾有过的事了。

“我想去看看茅崎的爸爸。”

夏枝的父亲津川教授退休以后一直住在茅崎，夏枝的大哥每天从茅崎通勤到东京的医院里去上班。

“可是，阿彻和阳子怎么办呢？”

“这个吗，我看就托付给次子夫妇吧！”

“人家方便吗？”

“找她帮忙，她绝不会不答应的。”

夏枝是一个一言既出，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人，以前历来如此。启造束手无策了。

“那好吧，你就去一趟吧。”

“啊，你带我去啦？”夏枝终于露出了欢快的笑脸。看到夏枝的笑脸，启造的心中也顿时轻松了许多。启造苦笑起来，他嗟叹自己竟要为妻子的情绪所左右。可他又想，人吗，可能也就是这么回事，长期居住在一起，大概就是要很深的影响。他不由得想起了哥德还是谁说过的一句话——忧郁是万恶之首。

即便这世界名人，看到了一个“愁眉苦脸的家伙”他自己也

一定很不痛快。而那“愁眉苦脸的家伙”也许正是他自己的妻子。想到这，启造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

只要夏枝一露出忧郁的神色，她就很少主动开口，不过，如果和她搭上话，她也会简单地回答几句。言辞一如既往，还是那么彬彬有礼，语气也很温柔。虽然如此，启造仍然感到胸中有压抑之感，因为夏枝从不想主动和他搭话。

启造想，夏枝要是能象阳子那样总是高高兴兴的就好了。

但是，夏枝的忧郁寡欢绝不是毫无缘由的，那是因为有难言的苦衷一直在她心中折磨着她。

对启造，她想说，你为什么要叫我抚养佐石的孩子？

对阿彻，她想说，阳子的爸爸，就是杀死琉璃子的凶手，你为什么要那么疼爱她？

对阳子，她想说，你坐的地方，本应该坐着琉璃子，这些衣服，本应该穿在琉璃子身上！

她也想对村井讲几句——你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堪入目了？我可是一直在等待着你啊！

但是，这些话是绝不能冒然说出口的。夏枝不得不认为自己是个最为可怜的人，心里边竟会有那么多难言之隐。这种忧郁使夏枝的心灵窒息了。而这一切启造是无法知道的。

夏枝非常想去看望居住在茅崎的父亲。母亲早逝，对夏枝来说，父亲就不仅仅是父亲了，他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现在，夏枝一心想要去看望这位父亲，正聚精会神地做出门的准备。礼品、鞋子、手提包，她一样一样地买齐了这些东西。小家庭里不知不觉地又洋溢起欢乐的气氛。看到这种情景，启造也把这次夫妻同游看成是一件乐事了。

出发的日子已经临近，还有两天他们就要离开旭川。这一天，夏枝去街里，顺便到了美容院。离开美容院时，已经快到五点了，好长时间没有出去旅行了，临行前的夏枝感到很兴奋。同父亲相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会把她带回自己的少女时代，夏枝不

想就这么赶回家里。

她心想，去喝杯咖啡吧！从昨天开始，她就求了次子到家里来照顾阿彻和阳子，所以，没有必要再考虑做饭的事了。

她走进了蒂罗尔咖啡店。这家咖啡店，启造以前曾领她来过几次。

这里的店老板是位诗人，店里边也就颇为相称地充满了诗意。尽管客人很多，可店里的气氛倒很宁静。夏枝在一棵大棕榈树下的餐桌旁坐了下来。

夏枝几乎从未一个人进过咖啡店。因此，她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条陌生的街道，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她不时地感到，周围的人们都在注视着自己。一种大胆的想法在她心中萌生，她真想对那些瞩目于自己的人都报以微笑。她心想，何必一定要把自己整天都圈在家里呢！

咖啡已经送来了，她正想把牛奶滴注到咖啡里去，一个头戴黑呢子礼帽，几乎压住了眼眉的绅士突然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夏枝还以为他大概是认错人了。

“请问……”她刚要开口搭话，却突然愣住了，原来那绅士是村井。

五个月以前，她到旭川站迎接了村井。打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黑亮深邃的眸子向夏枝送来微笑，村井默默无语地叼起烟卷，微微侧过头去用打火机点着了火。这已经不是五个月以前的那个污秽疲倦、脸庞膀肿的村井了。眼前的村井仿佛已改头换面，脸颊和身体上的肌肉是那么结实丰满，比过去更显得高雅、英俊。

“啊！”夏枝一时间瞠目结舌。她惊异地凝望着眼前这位身着白色防水衣，紧扎着腰带，头戴黑色礼帽的村井。

四月份村井刚回到旭川时，那是才从疗养院出来不久。由于缺乏活动，显得有些肥胖。再加上得了肾炎、脸部浮肿，因而令人望而生厌。这一切夏枝并不知道。

“没想到吧？”村井略含挖苦地微笑起来。

“啊，可不是，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您！”

“是吗？我从医院下班后，一般都要上这儿喝上一杯咖啡。这儿的咖啡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夏枝点了点头。

“您今天下班可够早的呀！”她的心终于安静下来。

“现在，我不过是个附属于内科的眼科大夫罢了，轻松得很哪！”村井轻轻撇了撇嘴，笑了起来。

“您身体彻底恢复过来了吗！”

听了夏枝的话，村井只是轻轻地瞥了她一眼，脸上露出了一副虚无的表情，心不在焉地看着烟卷上的一缕青烟随风飘荡而去。

他好象生气了？夏枝想起了到旭川站迎接村井时自己那冷漠的态度。

可是，那时的村井先生是那么肮脏，怎么能怨我呢！这是个只被夏枝本人认可的逻辑。她讨厌相貌丑陋的人，从生理的角度上就难以接受。一看到相貌丑陋的人，她就感到不安，仿佛自己的美貌受到了侵犯。她觉得这就同她相信孕妇要是看到了着火，就会生出一个长着红痣的孩子来是一个道理。对长相难看的人她从不同情。容貌丑陋对夏枝来说就是一种罪恶。她还不知道，如果她不这么冷酷，那她将会显得更加丰姿绰约。

相反地，夏枝无条件地爱一切美的东西。对天生妙丽的夏枝来说，她本人就是一尊偶像。她觉得爱美的东西就是爱她自己。

夏枝喜欢坐在镜子前面。醉心地观赏自己镜中的容貌真是一件快事。在观赏的过程中她往往会自我赞叹起来。然而，如痴如醉地观赏自己镜中的容貌，并不能引起她对别人的爱。镜子只能照出肉眼可见的东西，却照不出人的心灵。

总之，夏枝难以爱上五个月以前那个容貌丑陋的村井。这要叫夏枝来解释，那就是“怎么能怨我呢！”

可是现在，夏枝的视线已经离不开眼前的这位村井了。

村井的面前也送来了咖啡。

“听说院长要去参加学会活动了？”村井灵巧地把咖啡杯转了一圈。

“是的，这还是战后的头一次呢！”

“听说是二十六号出发？”

“唉，那天正好是星期天。”

“您也一起去吗？”

俩人的视线相遇了。

“我还没拿定主意呢。”不知为什么，夏枝竟没能做出肯定的回答。

“去一趟吧，那里的秋天别有风味啊！”说罢，村井微然一笑。这笑脸使夏枝感到迷茫，象是在嘲笑自己，又象是村井的自嘲。

“我说了一句蠢话吧！人家的太太跟不跟丈夫出去旅游，和我有什么相干？”说罢，村井再次笑了起来。夏枝在心中反复玩味着这句话，她渐渐地感到了痛苦。她不想进行这次旅行了。俩人默默无语，面对面地坐在那里。

如果丈夫现在到这儿来了……夏枝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她想要看看在这种场面下启造会做出什么反应。她感到有一个念头在诱惑着自己——干脆不去旅行，趁丈夫外出时把他出卖了算了。这种想法使夏枝感到恐惧，她不由得拿起了手提包。

“对不起，失陪了！”

村井冷冷地笑了起来。

“您要躲开我吗？”说罢，他把第二支香烟叼到了嘴上。他那微合双目，打火点烟的神情牵动了夏枝的心。

“躲开您？我可没这个……”

“怎么，我说错了？本来刚刚见面，怎么就说要回去了？”村井的表情突然阴郁起来。

"您真冷酷啊！"

"……"

"我从洞爷回来的时候，一看到您那股冷淡劲儿，真后悔不该再回到旭川来。"

"……"

"我在洞爷那几年里，您一次也没去看望我！这倒也罢，可是除了贺年片以外，您连个明信片也没给我写过！"

"对不起，我。"

"看来健康的人对病人就是冷漠无情啊！没病没灾的人都忙，每天要干活。偶尔可能也会说上一句我也真想休息休息。要真是那样的话，不妨也象我这样，把肋骨切掉它五、六根，吐着血，躺上它七年八年的，尝尝到底是什么滋味！"村井激动不已，说罢，他的目光又温柔起来。

"我本来没打算跟您谈这些，总觉得谈这些似乎是在欺负您。其实，我是想和您商量点事。"

一听说有事情要商量，夏枝突然心绪纷乱起来。她想，该不会是说媒的事吧？

"什么事啊？"

"在这儿谈有点……"村井稍微犹豫了一会，便揉灭了烟头。"出去走走吧！"村井站了起来。

俩人来到大街上，外边已经昏暗下来。夏枝还是第一次和村井在街头漫步，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以后，她觉得村井的身材真够修长的。夏枝衡量人一向是以启造为标准的。村井随合着夏枝的步伐，慢慢地走着。

烧玉米的香味扑鼻而来，拐角处一个卖烧玉米的男人看到村井后连忙打招呼道："大夫，您陪太太一起……"

"啊。"村井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走了过去。

"是个患者。"村井说。

会不会碰上医院的人呢？夏枝有些不安，可同时又觉得就是

碰上了谁，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您要和我商量什么事呢？”

俩人已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漫步起来。

“两三天以内，我到您家里去商量吧。”

两三天以内？那我不是已经出门了吗？

“不方便吗？我还有许多话要慢慢地对您说。”

“是说媒的事吗？”夏枝放慢了脚步。

“……”

村井站住了，夏枝也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村井那咄咄逼人的目光落在了夏枝的身上。夏枝仰起脸来回望着村井，她已经不想去旅行了。这与小孩子看到了新玩具就想把手里的旧玩具扔到一边去的心理是何其相似！突然，耳边响起一阵铃声，一辆自行车故意从他们身边擦了过去，骑车的是一个手里拎着饭盒的年轻小伙子。

“什么时候都可以，欢迎您去。”夏枝又往前走去。

“啊！”村井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以后我打电话给您，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急事，对不起，我先走了。”说罢，村井转身离去了。

夏枝怔怔地目送着村井，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第一个拐角上。但是，她并没能注意到，村井是由于看到了由香子，才慌慌张张地追了上去的。

夏枝前脚进门，启造后脚就跟着到了家。夏枝迎出门外，近乎撒娇似地看着启造说：“我不去旅行了！”

“不去了？为什么？”

启造最初本想一个人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觉得两个人一起去旅游倒也是一件快事，因为自从决定要去旅游以后，夏枝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快。

“我总还是放心不下孩子们。”

启造顿时大为不悦，径直走进了起居间。

“您回来了。”正在放餐桌的次子和在一旁帮忙的阳子一齐问候了启造。

“啊，辛苦了！好不容易求次子一回，可夏枝又说她不去了。”启造尽量用着平稳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可心里却直冒火，总觉得自己被夏枝愚弄了。

“呀！是真的吗？太太。”

“唉，不知怎的，我总是放心不下孩子。对不起了，次子！”

“我倒没什么，不过，老爷可怪失望的。”次子同情地看着启造。

“就是嘛，妈妈还是去吧！茅崎那边等着您呢！我们会好好看住家的。对吧，阳子？”

近一个时期，阿彻称呼阳子时，已经不加敬称了，因为朋友们曾笑话他说，“怎么搞的，喊自己的妹妹还要加敬称？”

“唉，我和哥哥好好看住家。”

“不过，走得这么急，我还是放心不下。万一孩子们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夏枝的脸上露出了不安的表情

“就为了这个？”启造说什么也想不通。

他心想，作为母亲，首先要考虑到孩子，这倒是人之常情。可你怎么搞的！到了现在才担心起孩子来了？还有这么任性的女人吗！当初就不应该说要去。想不到象津川老师那样品格高尚的人竟也能养下这么任性的女人。可父母虽然不怎么样，却也生下了阳子那样的好孩子。人啊，真是不可琢磨！

启造一边吃饭一边在心里发着牢骚。他突然意识到这样做不好，便不好意思地对阿彻说：“阿彻，你要什么礼物？”

启造感到了羞耻，自己的不高兴，本来和孩子们毫不相干。

“我吗，什么都行啊！阳子要什么？”

阿彻希望爸爸先问比自己年幼的阳子。启造敏锐地觉察到了阿彻的这种心情。

“阳子，我给你买个大娃娃来吧！怎么样？”启造放下筷子，

偷偷地端详着阳子。

对夏枝的气愤，似乎使启造对阳子更加温存了。

“谢谢。”阳子用外语模仿着爸爸的腔调，作了一个鬼脸。

台　风

启造和夏枝原预定星期日上午八点出发，但是，由于夏枝突然决定留在家里，启造便决定改在星期六午后出发，因为他想先到札幌去会会高木。

由于是星期六的下午，阿彻、阳子、夏枝都到车站送启造来了。

“这可是头一次啊，让大家都来送我。”看到自己的家人都挤上了车厢，启造似乎感到了满足。

“可真也是啊！大家都来送你去旅行，过去还真没有过这种事呢！”夏枝也愉快地随声附和着。

“爸爸，我不是跟您说过礼物什么都可以吗？不过我想，还是定一下好。”阿彻腼腆地说。

“这我求之不得。我也就不用费心思去瞎琢磨了。你要什么呢？”

“我呀，我就喜欢各地的美术明信片和地图。”

“这可太好办了。”

“还有呢，那就是您到了哪儿就把哪儿的土给我带点回来，茅崎外公那儿的土也带点回来。最好装到信封里，外边再写上是哪儿的土。”

“嚯！你在研究土质吗？”

“嗯，我不想当什么大夫，我要当个科学家。”

“这么说，你是想当地质学家了？算了，什么都行啊！看来你是不想接爸爸医院的班了。”

夏枝和阳子笑眯眯地听着他们父子俩的对话。

“医院在爸爸这辈就结束了。我不愿干那行，不愿意看到病人死去。”

“是吗？医院在爸爸这辈就结束了？”启造略含凄楚地笑了。

“我说，十五号台风就要到了，不要紧吧？”夏枝问启造。

“什么不要紧？”

“联运船。”

“没关系的，要是有危险，船不会启航的。”

“爸爸，几点上联运船？”阿彻问。

“明天早晨八点从札幌出发，那么就应该是下午两点四十上联运船了。”

“我说，你替我向爸爸道个歉，他准在盼我呢！”夏枝略带歉意地说。

开车的铃声响了，启造从车窗里望着夏枝等人慌慌张张地走到站台上去的身影，给他们拍了一个照。他将脸探出了窗外。

火车启动了，启造不停地从车窗里向外挥着手。

“爸爸已经看不见我们了！”

尽管夏枝这么说，阳子仍然一心一意地挥着手，直到连车尾都看不见了为止。

“好不容易赶上个星期天，还要下雨不成？”阿彻凭窗眺望着午后的天空，回头看了看夏枝。

“谁说不是呢！”自从接到村井的电话，知道他今天傍晚要到家里来以后，夏枝便什么事都干不下去了。

“爸爸今天早晨已经离开札幌了，他现在到哪儿了呢？”阿彻来到夏枝身旁，盘腿坐了下来。

“啊，我想想，你爸爸好象是说过两点四十分船出港，那么现在也该离开函馆了。”夏枝并不挂念启造，而是在考虑怎样把村井今天要来拜访的事告诉阿彻才好。她想，阿彻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阿彻的个子已经和夏枝不相上下，虽然才念中学一年级，可

是，已经是一个对一切都很敏感的少年了。

“爸爸坐的那趟船该不会遇上台风吧？方才无线电的新闻节目里还广播说，台风仍然是在北海道登陆。”

“你爸爸和你一样小心谨慎，要是感到有危险，他是不会上船的。”

“嗯，这倒是。不过，这场台风也要刮到旭川来吧？”

“旭川的观测站不是没报什么吗？不要紧。”

“嗯，倒是没发什么警报。”

“旭川还从来没刮过什么象样的台风，你不必担心……不过，有件事倒是比台风还要愁人啊！”

“有什么愁人的事？”阿彻象个大人似地拿出了一副要当参谋的口吻。

“村井先生说，他今天晚上要来咱们家。”

“村井……啊，就是那位从洞爷回来的大夫？”

“唉，就是他。”

“来干什么？”

“好象有重要的事要谈。”夏枝对阿彻布上了一道防线。

“要是重要的事，跟爸爸谈不就得了？如果不好办的话，就拒绝他算了。”

“这事又不能那么办，所以怪愁人的。”

“他要谈的事，您答复不了吗？”

“倒也不是。”

“这还有什么难的，叫他来不就得了。”阿彻冲口而出。

“可也是啊！”夏枝放心地笑了，看来阿彻还是个孩子啊！他还体会不到“在启造出差时来了男人”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夏枝的心情轻松下来。何况村井到家来的时候，启造已经到了本州。一种得到了解放的感觉涌上心头，夏枝心情舒畅，浑身都觉得轻松。

村井本应傍晚来到家中，可是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身影。晚饭

吃完了，碗筷也拾掇完了，村井仍然没来。

夏枝仔细品味着等人人不来时那种焦灼而又甜美的滋味，这种现象已经多年不曾出现了。她将全身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耳朵上，期待着村井的脚步声。

外边传来了踩动小石子的声音，夏枝不由得站了起来。却原来是不知从哪儿跑来的一只狗，在门灯的照射下慢吞吞地爬了过去。夏枝的心还在怦怦直跳，她不由得苦笑起来，心想，也许不会来了。

已经快到八点了。

“妈妈，医院的大夫没来啊！”阿彻和阳子正在全神贯注地听收音机。

“可不是吗！”

“约会好了却不来，真是失礼呀！”

“一定是有了什么急事儿了。”夏枝以辩解的口吻说。

听了妈妈的话，阿彻非常冷淡地对夏枝说：“来个电话也可以嘛，我就讨厌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

阳子听着收音机里播出的单口相声，哧哧地笑着。

“不过……”夏枝刚想说什么，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夏枝慌得连脚都不听使唤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慌张。她拿起了听筒。

“喂喂，我是辻口。”

“啊，我是村井。今天本打算去看望您的。可是来了个急诊患者。”

夏枝立刻瘫软下去，只觉得浑身的关节都松散了。

“喂喂，真对不起，来的是青光眼患者，需要紧急治疗，所以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了。”

“啊。”

“明天晚上我一定去拜访。”村井匆匆忙忙地把电话挂死了。

到明天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这对现在的夏枝来说，简直漫

长得令人可怕。但是，夏枝也明白，青光眼是一种难治的疾病。尽管电话打得如此匆忙，可毕竟还是来了电话，仅此一点也就使夏枝看到了村井的诚意。

夏枝似乎突然疲倦起来，她一反常态，早早地钻进了被窝。上床以后，她十分快慰地想象着明天村井到家以后的情景。她觉得村井说有事要与自己商量，那不过是要与自己相会的借口而已。

总之，夏枝想要背叛启造，她要通过村井来折磨启造。但是，仅此一点似乎还不能消除由于叫她抚养了阳子而给她带来的懊恼。不过，她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报复启造。至于和村井结合，自己的未来将会如何，夏枝并不加以考虑。这也许只不过是以“报复”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已。而夏枝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枝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

会是谁呢？夏枝在一片黑暗中屏住呼吸，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耳朵上。玻璃门又被猛烈地敲响了，整幢房子的玻璃都在鸣响。并不是人，而是风在作祟。在素日无风的旭川住惯了的夏枝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台风了。台风似乎正在等待着夏枝注意到自己。

树林在鸣叫，那声音就宛如波涛汹涌的激流所发出的吼声。当夏枝意识到是风在敲击门窗以后，其心头的恐惧并没有完全消失。她感到不安，只觉得有人随着暴风雨闯进了房间。走廊里咯吱咯吱地发出了声响，她只觉得房间里似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人影。

房子在摇摆，巨大的旋风疯狂地向房屋扑来。可是，夏枝并不怕台风，她更怕人。她总是觉得有人藏在屋里。从外面不时地传来树枝被狂风吹断的声响。这种声响刚一消失，房子又巨烈地摆动起来。被黑暗吞噬的恐怖使夏枝再也难以忍受下去，她战战兢兢地把手伸向枕头旁边的台灯。电已经断了。这时，一道耀眼的闪光向黑暗劈来，猛地照亮了夏枝的手，原来是闪电。当夏枝再度回到黑暗之中以后，那宽敞的房间不禁使她感到毛骨悚然。

房顶上传来了响声，屋脊上的镀锌铁板被连续掀走了两、三张。夏枝抬起身子想去取电筒，就在这时，身后的拉门唰地开了。就在夏枝吓得缩成一团的时候，门外响起了阿彻的声音。

"妈妈！"

"啊！阿彻？"夏枝紧张的身心似乎立时松弛下来。

"这风真可怕呀，妈妈。"

"可不！黑乎乎地你还真摸下来了。"

"在自己家里嘛！摸着就能下来。楼上叫风吹得直晃荡，房子好象马上就要被刮跑了似的。"

夏枝的心总算踏实了一些，她把手电筒找了出来。远处传来了救火车的报警声，转瞬间又被风声淹没了。夏枝整了整衣容，紧紧拉住阿彻的手向阳子住的房间走去。阳子睡得正实，狂风的呼啸也没能把她惊醒。夏枝抱起沉甸甸的阳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妈妈，几点了？"

"已经一点了，阿彻也在这儿睡吧！"

"嗯，不过我想听听台风的路线。"

"已经停电了，无线电收不来了！"

"啊，是吗……可我们还有半导体呢！我去二楼把它取下来。"

"阳子还在睡觉，你插上耳机听吧！"夏枝把阿彻的被子在身旁铺好，就在阳子身边躺下了。阿彻把打着的手电放在枕头边上，拧开了半导体的开关。

树林在疯狂地咆哮，突然传来了一种惊天动地的响声。

"好象树被刮倒了。"夏枝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就在这时，阿彻突然大声喊道："妈妈，不好了！联运船翻了！"

"啊？"

阿彻刚拔下耳机，半导体里就传出了广播员紧迫的声音。

"……由于台风突至，联运船横向翻倒于水中，绝大多数妇女和孩子来不及爬到甲板上，眼看着被海水淹没在舱内，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二十七日凌晨一点钟，上矶镇七重海滨上，发现

了一百几十具尸体。估计其他人员可能已被激浪卷走，葬身于水中。”

夏枝和阿彻面面相觑着。

“该不会是爸爸坐的那条船吧？”

“你爸爸应该是两点四十分离开函馆，这时候已经坐在内地的火车上了。”

俩人又继续听起广播来。

“……二十二点二十六分接到了触礁的报告，二十二点三十九分收到了失事信号，二十二点四十二分与联运船中断了联系……”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叫船出港？”阿彻愤怒地说。

“大概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啊！”

“可那不是一条小船，一般的风是不会出这种意外的。船上那么多乘客，为什么不多加点小心？”阿彻不愧是个青年，他义愤填膺，一副不饶人的架势。

“真是的，这些人死得真可怜阿！家里人会是什么心情啊！”

“光可怜有什么用？人死了是不能再活的！”

半导体里的广播在继续着。

“……已经沉没了的联运船第四班洞爷号本预定二十六日十四点四十分离港，可是……”

“十四点四十分？妈妈！”阿彻喊了起来。

夏枝不由得大吃一惊。

“十四点四十分不就是下午两点四十分吗？妈妈！”阿彻瞪大眼睛看着夏枝。

“不过……不过，还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按原计划上了船呢！”夏枝的声音嘶哑了。

风越刮越猛，可现在夏枝已经听不见它了。

“不过妈妈，爸爸可是说过下午两点四十分上船啊！”

“……”

“该死的风！”阿彻的脸都气歪了。

“不过，你爸爸是个办事谨慎的人，刮大风的时候他是不会上船的。”对夏枝来说，她难以想象启造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往常就是晴天，只要云彩稍微多了一点，启造都要带着雨伞去上班的。

“可是，也许真就上了船啊！”

“我想他准没上船。”

“上船了！一定上船了！”

阿彻一再这么说，夏枝也突然不安起来。如果启造是二十六日早晨八点钟离开札幌的话，那当然就是上了洞爷号了。

夏枝心想，如果我不中止这次旅行计划的话，二十六号早八点应该是才离开旭川，那就绝不会坐上洞爷号了。

只是为了背叛启造，为了与村井幽会，夏枝才停止了这次旅行。

“下面宣读洞爷号乘客的名单。”

听了播音员这句话，夏枝和阿彻浑身一震，嗓子眼冒起烟来，连可咽一口的唾沫都挤不出来了。

“旭川市春光街……”

一开始就念了一个旭川市的人名，夏枝的心都悬了起来。乘客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念了过去。每念完一个名字就要停顿不到一秒钟，这时间竟是那么漫长。

夏枝真想找一个救星，却不知道救星在哪里。播音员没完没了地念着乘客的名字，却一直没有念到启造。

“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夏枝已经做出了一副祷告的样子，双手紧紧地合在一起。她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自己本来是想背叛启造的。可心里却又是这样渴望着他能活着。

愤恨与憎恶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夏枝只是希望那个也许已经离开了人世的启造能够继续活着。只要他还活着就可以了。

“旭川市……”念到这里时，播音员咳嗽起来。这使夏枝心里跳个不停，一种不祥之兆纠缠着她。她想堵住自己的耳朵。她觉得由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下去的命运已经是在所难免了。

“旭川市宫下路……”

不是启造。夏枝手里湿漉漉地攥出了一把汗。侧耳倾听着半导体里的声音，说不定什么时候播音员就会念到启造的名字，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她又不能塞耳不闻。夏枝的心里就如刀绞一般痛苦不堪。

丈夫那么小心谨慎，他绝不会上船的！夏枝突然改变了想法，只觉得启造现在仿佛正睡在函馆的某个想象不到的旅馆里。细想起来，真觉得十分可笑，怎么能推想，那异常谨小慎微的启造会顶着暴风雨登上什么联运船呢？

“阿彻，你爸爸不会出事的？”话音刚落，翻动纸页的声音十分清楚地从半导体里传了出来。

“旭川市外神乐街辻口启造。”

播音员的声音宛若一股电流穿过了夏枝的躯体。

“这下可完了！怎么办好啊！”阿彻喊了起来。

不对！这准是弄错了！夏枝难以置信，她也绝不想相信。她不愿意相信，就在自己思念村井、昏昏入睡的时候，启造竟葬身于海底了。她不想相信，就因为自己停止了旅行，竟把启造送上了冥途。

“怎么办哪？爸爸已经死了！”阿彻摇撼着夏枝的膝盖。

夏枝已经没有眼泪。她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想给辰子打个电话。拿起听筒一听，一点声音都没有，电话已经断了。夏枝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与世隔绝该是多么令人恐怖。现在，在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电话却一点作用也不起了。夏枝已经无处求援。

夏枝心里想，名字写在了乘客登记簿上，就能证明一定是死

了吗？她觉得启造也有可能就在船即将出港的时候又离开了那艘船。

阳子坐在被子上，看着夏枝说："谁说爸爸死了？净骗人！"

"谁也没骗你！"阿彻激越地喊着，这时，启造从火车车窗里探出脑袋，不停地挥手告别的情景突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正面的门又响了起来，这回可绝不是风刮的，还有人在说话。

也许是丈夫吧？夏枝心头一震，向正门走去。但是，门外似乎并不只是一两个人。

"太太！太太！"是事务长的声音。夏枝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在事务长的身后，出现了外科的松田及村井紧张的面孔。夏枝一切都明白了，她看到了启造消失在黑暗的滚滚波涛之中的身影。刹那间，夏枝突然失去了知觉。

轮船迟迟不见出港的迹象，扩音器里播放出的收音机里的谣曲使舱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船为什么还不出港？"启造问身旁一个商人打扮的人。

"因为货车什么的耽搁了吧？啊，也快开了。"那男人把读过的周刊杂志揉作一团，笑嘻嘻地回答着。

"会不会是因为台风呢？"

"听说台风是从江差那里通过，用不着担心！"一个看上去经常跑外的男人接了一句，然后便躺了下去。

"是吗？"

"再说，这艘船到了青森以后，似乎再过两个多小时台风才能过来呢！"

听了那男人这番满不在乎的话，启造放心了。他看了看四周，喝威士忌的、早早就躺下了的、看书的，真是千姿百态，干什么的都有。看不出谁还把误点出港当成了一码事。

风也不那么猛了。在火车里未能成眠的启造，希望能在这里捞上它一小觉，他躺了下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远处传来了专业相扑的实况转播。声音越来越近，启造一下子被惊醒了。

“已经到哪儿了？”启造问方才那位商人打扮的男人。

“还没出港呢！”

“咦？还在函馆吗？”启造又不安起来，他来到甲板上。风雨已经平息了，但是，海面上的波浪却很大。天空中那一片鲜红的火烧云，与其说美丽，倒不如说使人感到离奇。甲板上聚集了一些拎着照相机的人。

锣声响了，一个乘务员敲着锣疾步从启造身边走过。

启造又回到二等舱里。

“总算是开船啦！”方才搭话的那位笑容可掬的男人打开了一个薄皮包裹，里边放着四个大饭团，外边卷着新鲜的紫菜片。

“来一个怎么样？这船上的伙食我可是吃不来。”

看起来这饭团确实要比在船上的餐厅里吃点什么香甜得多。这涂上了酱油、拌有木松鱼末的饭团是启造最喜欢吃的食品。不知为什么，它使启造深有感触地想起了少年时代母亲为他做的饭团。启造想，此时想起了死去的母亲，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旅愁吧？

过了一会，似乎传来了抛锚时所发出的链条声响，启造一楞。

“好象在抛锚啊！”

“奇怪，让我再去问问。”那个男人抬起身子说。

“碰上台风了吧？”启造心中突然紧张起来。

船窗外已经是一片漆黑。明亮的室内景物映现在窗户上，已经看不到窗外那昏暗的海面了。

又过了片刻，扩音器响了起来。

“目前海峡里风浪太大，本船将暂时停泊在港内，望乘客周

知。”

听人们讲，只要马达还在开动，那就用不着担心。但是，启造却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烦躁不安。他看到一些人又失望地躺了下去，或是看起书来，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时，扩音器又响了起来。

“乘客们请注意，船上有人得了急病，如果有医生在船上的话，请马上与乘务员取得联系！”

启造不由得站了起来，因为他曾接受过爸爸的严格的教诲。爸爸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医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起到医生的作用。因此，即便是散步、看电影，医师的七件医疗器具也绝不能离身。”

所以，就是现在，在他那小型旅行提包里也装有听诊器、血压计、注射器、药品、小型手电等物品。启造拎着小型旅行提包随乘务员来到三等舱里。象走廊一样狭长的三等舱里，汹涌的波浪正在撞击着船窗。

病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胖姑娘。启造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别人的视线给她诊视着，原来她得了胃痉挛。启造给她打了一针止痛剂。为了观察病情，启造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胖姑娘好象是一个单身旅行者。

“谢谢，您辛苦了！”

有人从身后向启造问候。启造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外国人亲切地向自己笑着。他每句话上都要加上一个“我认为”。据这位外国人自己介绍说，他是一个牧师。

病人的痛感好象渐渐缓和下来，她以感激的目光羞涩地看着启造。过了一会，通风管里吹进一股风，水也流了进来。

危险！启造不由得把小型旅行提包拽到身边。乘务员拿着铁桶跑了进来。

“浪真大呀！”旁边的乘客这样说着，却不想起来。乘务员的神态也很坦然。可启造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不安。他果断地

打开了旅行包，先把毛衣穿在里面，外面又罩上了西服，又在裤子外面套上了一条备用的裤子。他想把所有能上身的衣服都套到身上。启造前不久，在给护士们上课时还讲过，在海里遇险和在山上遇险一样，应该尽量多穿些衣服。

“冷吗？”牧师问道。

就在这时，船身猛烈地向左侧晃去，不知是谁的包裹从架子上掉了来来。

船身的摆动越来越大，一个老太太精疲力尽地趴在那里哭了起来。启造不由得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十点了。

“不要紧，不要紧！”一个船员连声喊叫着跑了过去。启造提醒姑娘说：“你要尽量多穿点，不要把皮肤露在外面。”

船身再度剧烈地摇摆起来，船舱里充满了异样的紧张气氛。启造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医院。

马达不响了！启造的脊背上飕地冒起一股凉风。船身的摆动越来越猛，启造将后背顶到墙壁上，盘腿坐了下来。

扩音器发出了即将播音的信号，船舱里立时变得鸦雀无声。

“本船即将在七重海滩上搁浅，但目前尚无危险迹象，请全体乘客穿上救生衣，不要乱动，留在船舱里听从乘务员的指挥……”

乘务员跑了过来，解开了系在船舱顶棚上的绳子。救生衣具哗地掉到了座席上。人们一窝峰地向救生衣具拥去。没有人说话，只有眼睛和手脚在飞快地活动着。

不知为什么，启造难以和人们去争夺那些救生衣，牧师也依然坐在那里。这时，船身倾斜成三十度角，一个救生衣一下子就滚到了牧师的膝边。

“请用吧！”牧师把它递到启造手里。启造犹豫了一下，当他看到又有一个救生衣滚了过来以后，便把它背到自己身上，甚至忘记了道谢。

“轰隆，”轮船发出一声巨响，在沙滩上搁浅了。刹那间，

船体向一旁倾斜过去，眼看着海水涌进了房间。人们已经全部拥挤到左侧船梯上。

启造踩着那已经倾斜成三十度角的铺席，一口气跑到船梯口上。他刚跑上象走廊一样狭长的三等舱，船身便大幅度地倾斜成九十度角。

启造已经站在舱壁上，另一侧的舱壁就在头上。海水汩汩作响，从船窗上流了进来。眼看着海水漫过了脚面，电灯把海水照得一片通明。

突然，附近传来女子的哭声，是那个得了胃痉挛的女人。

“你怎么啦？”牧师的声音很坦然。

“救生衣的绳子断了。”胖姑娘哭了起来。

“那可糟了，把我的给你吧！”牧师一边解救生衣一边接着说：“你比我年轻，日本是要靠年轻人来建设的。”

启造不由自主地向牧师望去，但是，他却没有勇气把救生衣让给牧师。

海水已经漫到腹部。下半身泡到水里以后，启造的心反倒踏实了。他突然发现，夜光虫就象是一种花纹图样，在篮光闪闪地摇曳着。在面临着死亡的人们面前，夜光虫的美显得那样无情。

突然，随着轰隆一声巨响，船已经倾覆了。四周一片黑暗，但是，他居然又站了起来。海水从他头上流了进来。

启造想，不管怎么说，我是在船里边，只要鼻子能露出水面，就一定能有救。启造决心一动不动地留在船里。可是，他的脚突然被人拽了一下，险些摔倒。他意识到，躲在船里也有危险。

启造把手伸到已经破碎了的窗户框上，身体浮了起来。他很轻松地把脸从窗户口探出舱外，黑沉沉的大海真是阴森可怕。他再一次把脚伸到船舱里，可是又被人抓住了。启造狠了狠心，将身子探出舱外，眼前是呈现着弧形的黑乎乎的船身。

高高的浪头向船身扑来，从船体上泄下的浪花宛若瀑布一般，这浪花把启造抛到了大海之中。

启造回头望去，想不到船体离自己已经是那么遥远。

启造从小就喜欢游泳，对于在美瑛河河边上长大的启造来说，水并不令人感到可怕。可是现在，很难想象在这惊涛骇浪之中游泳还能起到多大作用。他内心里已经潜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感，这种绝望似乎很坦然。启造此时的心境与等待一个没有指望了的患者走上冥途时的心情十分相似。

然而，他仍然想拚搏，希望自己能够得救。他尽可能不去活动自己的手脚，他害怕消耗掉自己的体力。只是为了能漂浮在海面上，别被波浪卷走，他就已经付出了全身的精力。启造把注意力全放在对付波涛上了，却忽视了那正在怒吼的狂风。

令人仰视的波峰向启造扑来，启造的身体被打得转了一圈，向海里沉去。

啊！这就是我的末日吗？眼皮被波涛冲洗得火辣辣的疼，启造感到一阵窒息。

我算完了！就在这念头一闪之际，他又一次漂浮到海面上。

阿彻！

波涛又吞噬了他，这一次可能是末日临头了。

夏枝！

村井的面孔也随着夏枝出现在启造眼前。

我不能死！

村井和夏枝的面孔在波涛中重叠了。就在启造想到“我不能死”的一瞬间，死，突然变得那么可怕。启造失去了冷静，手脚已经不知不觉地活动起来了。

现在，启造已经面对着死神，地位和医学都拯救不了他。对于死亡，启造毫无精神准备。按理说，作为一名医生，启造一直是在和死神打交道，但那是别人的死，那种死是与己无关的。现在，启造已经无能为力了。

“啊！”启造又看到一座一丈多高的波峰向自己扑来，恐惧之感流遍自己整个躯体。说时迟，那时快，启造就象是一块木片，

消失在波涛之中。

启造感到喘不过气来，意识也模糊不清。

这回算完了！刚想到这儿，他却忽然苏醒过来。他的身子突然接触到一片沙土，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启造已经被波浪卷到沙滩上来了。

我得救啦！启造在这精疲力尽的时刻自我勉励着，打算站起来。因为如果就这样躺在这里，那就很有可能再次被波浪卷走。但是，饱含着水份的衣服已经沉甸甸地箍在他的身上。

启造痛苦地呻吟着，他咬紧牙关想要站起来。举目环顾一下四周，只见不远处有一个二尺多高的水泥块，他想躲到那水泥块的后面去。可是，他站不起来，浑身瘫软无力。启造爬了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迂回到水泥块后边去了。

啊！我总算是得救了！就在这一瞬间，一种难以抵御的疲劳向启造袭来。他在心中告诫着自己，可不能睡着啊！但是，他还是不知不觉地陷入到深沉的睡眠状态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启造又清醒过来，原来，冰冷的波浪正在冲洗着他的后背。波浪已经越过水泥块，向沙滩上涌来。

启造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瞪大了眼睛，他已经看惯了黑暗。朦胧中只见二三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那是一只白色的救生艇。紧挨着救生艇横卧着一具赤裸裸的白色的尸体，看上去似乎是个女性。

她已经死啦！但是，启造毫无悲戚恐怖之感。

我绝不能睡着！启造解下救生衣，把它放到头底下。仔细看去，身边还倒着几个人，一艘失事的黑色货船看上去就在眼前。启造不由得一阵栗然。

如果我被冲到那艘船上的话……恐怕那就只有被海浪摔打得粉身碎骨了。

我没负什么伤吗？启造把手放到自己的头上，在船内戴上的

包袱皮儿还轻轻地贴在脑皮上。胸部似乎也没负伤，只是腕子觉得有点疼，但是，弄不清伤势如何。

倦意再一次向启造袭来。

不能睡！不能睡！他猛地睁开眼睛。突然，他发现身旁有手电筒在晃动。启造伸出手去，那手电并没有照到他，而向一旁移去。

“救命！”

听到启造的喊声，手电筒的光线刷地向他射来，一个男人向他走了过来。

“哎呀，还活着！”男人窥望着启造的脸。

启造点了点头，接着便一动不动地睡了过去。

启造回头望去，透过火车车窗，红叶烂漫的函馆山映入眼帘，海面上风平浪静，一片银辉。

我活着回来了！启造突然热泪盈眶。从遇难那天算起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他只是脸上和脚上受了点轻微的擦伤，眼看着迅速地恢复了健康。相形之下，其他人真是显得可怜。在夏枝和外科大夫松田赶到医院时，他因为疲劳过度，正处在昏睡状态里。但他并无外伤，这就使他迅速恢复了健康。

在被抢运到医院的伤号中，有的人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死去了。有的人的脑袋则被木头上布满的铁钉扎坏了。

启造想起了那位和蔼可亲、送给他饭团的男人。他只觉得那个男人还活着，然而有人告诉他，一二等舱里的人几乎全部遇难了。一想到一个心地那么善良的男人也会葬身于黑暗的大海之中，启造不由得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自己是一千多遇难人员中的幸存者，这使他心酸，也使他激动不已。

我是希望大家都活下来的！

启造觉得，自己仿佛是继承了那些死者的生命而活在这个世上。说不定本应该扎在自己头上的铁钉，只因分毫之差，却扎到了别人的头上。如此想来，今日自己得以生还，也就不能只单纯

地说是一种幸运。他觉得一种更严肃，更有价值的生命已经注入自己的躯体。

火车穿过了一大片沼泽地，红叶与绿水交相辉映，照耀着整个车厢。获得新生以后再来观赏这窗外的景致，真是美景之中饱含着凄楚。

那个牧师得救了吗？启造曾不止一次地在床上想起了那个把救生衣让给了患胃痉挛的胖姑娘的牧师。他希望那个做出了自己绝对做不出来之举的牧师还活着。启造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继承牧师的生命而活在世上。

他认为那个牧师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与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一定是截然不同的。

不知不觉中火车已经奔驰在海边上。海边浓雾低回，逐渐蔓延开去，将四周染成了一片乳白色。蓝天碧海，一片溟蒙，被这乳白色的浓雾笼罩着。

已经看不见大海了，可那浩淼的大海确实就在眼前。大海明明就在那里，可是却看不见它，启造觉得，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似曾有过这种情况，他对此感到恐惧不安。

他将在今天返回旭川，这件事他连夏枝也没有通知。他想突然回到家里让他们高兴高兴。回到旭川他并不后悔，他真心实意地想要活下去。他要爱夏枝，爱阿彻，爱阳子，甚至连村井，他也想与其和睦相处。

火车已经接近东室兰了。

雪　　虫

又到了雪虫*飞舞的季节。启造从函馆回来，已经过去五天了。

在北国，每当降雪之前，总是要飞起这种乳白色的小虫。看

---

* 虫体上带着一种白色分泌物，飞舞时宛如雪片一般。据说这种虫一出现，即将降雪，故得此名。

它那舞动的姿态，简直不象是在飞，而是在随风飘荡，这给人们带来了幻梦般的情趣，使人们迎接严寒到来前的那种紧张精神状态一下子松快起来了。

已经是毫无暖意的晚秋季节。下班后，启造沐浴着夕阳的余晖，低头向街里走去。吃早饭时，阿彻说的那番话，一直在启造的脑子里翻腾着。

“爸爸，医院的那个村井大夫，还真是个美男子呢！”

刮台风的那天夜里，从广播中听到启造遇难的消息后，村井和事务长立即赶到了启造家。这件事启造早就有耳闻，所以对阿彻虽一次也没有去过医院，却知道村井这个名字，並不觉得奇怪。

“嗯，他若是当个电影演员就好了！”启造和颜悦色地回答着。可是，阿彻又天真地说道：

“对啦，我想起来了，妈妈，就是那个大夫吧！刮台风那天，说是有什么事要和妈妈商量，约定好了却没有来……”

看到夏枝一时答不出话来，启造真象是当头挨了一棒。心想，趁着我不在家的机会，难道夏枝又要和村井幽会了？

夏枝突然取消了旅行的计划，其原因恐怕也是在村井身上。启造虽然不希望真会有这样的事，但也不得不这么想。他又想起了今天早晨的事儿。

雪虫就象被紧紧地吸住了一样，沾在启造的夹大衣上。夹大衣的茶褐色，透过薄薄的小翅膀映照了出来。启造轻轻地用手抓一下，雪虫就死掉了，粘糊糊地沾了一手，象一片雪花，用手指一碰，就象溶化了似的。什么幸福、和平，不就和这雪虫一样吗！

启造通过这次海难事件，自以为认识到了人生在世该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他决心这次回到旭川后，要认真地对待生活，牢牢记住自己是多数人惨遭不测以后的幸存者。

然而，这只是启造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夏枝、阿彻以及周围的人们并没有这种体验，他们并不是与滚滚波涛搏斗过的幸存者。启造的心境就象是一年级小学生一样纯洁。他想要认真生活下去

的希望破灭了，只感到自己又被一双沾满污垢的手狠狠地拉进过去的生活泥潭里。无论启造怎样想要忘掉过去，原谅这一切，也总是觉得夏枝想要背叛自己。说到底，人生在世，任何人也不能孤立地独自生活下去。启造突然想起了今春故去的前川正。

茫茫天地间，万物自索然。吾身罹病患，此夜更绵绵。

这是前川正因患肺结核被切除肋骨时吟诵的一首“和歌”。前川正是比启造晚三期的同学，和启造一样，也是网球俱乐部的会员，是一个头脑非常聪明的医学系学生。对他歌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孤单心情，今天的启造，抱有切肤之感。这与启造浮沉在黑暗的波涛中时的心情十分相似。启造想：这孤单使他离开了人世，而我却活了下来。然而这生存，同与波浪相搏斗又是何其相似啊！启造渴望着过上快活安稳的生活，然而恶浪又向他袭来了。

夏枝！请你给我点安静的生活吧！

启造真想这样大叫一声。大街上雪虫在飞舞，启造真有点留连忘返。也许是星期六的缘故，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富贵堂书店前。也许是星期六的缘故，傍晚的书店里人头攒动，寸步难行。启造懒得往里面挤，就看了看眼前书架上的书。书架上贴了一张广告，上面写着：“作为圣诞节的礼物，请购买一部圣经！”下面令人吃惊地摆满了黑封皮、书背上烫着金字的圣经。要是看广告，圣诞节似乎近在眼前，可实际上才是十月中旬。

启造拿起了一部沉甸甸的圣经，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过去有一段时期，为了学英语，每天都往牧师家跑，不知不觉地也看起圣经来，而且还去了教堂。那时候，无忧无虑，思想单纯，听了牧师的说教，也没太往心里去，但也和教会里的青年们互相议论过“神的存在”和“永恒”之类的问题。

毕业后，他就随便把圣经放在书架上，再也没有看过。如今，重新翻阅起来，仍不免怀念起过去读圣经时的情景。噢，这是一本白话体译文吗？启造随便翻阅着。当看到马泰传中的“求即有所予，寻即有所见”已改译成“追求吧！你将会有所得。寻求吧！

你将会有所发现”这一段时，他竟感到非常新鲜和幽默。

他在挑着翻阅，其视线，不知不觉地集中到马泰传第一章上仅略看一遍，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他又从头读了起来，这一段写的是处女玛利亚怀孕的故事。

“耶稣·基督诞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圣母玛利亚与约瑟订了婚，但还没结婚，按圣灵的意志，玛利亚却怀了孕。约瑟为人正直，不愿意把这件事声张出去，便暗下决心想和她离婚。正在他左思右想的时候，主的使者却在梦中出现了，并对他说：‘大卫的儿子约瑟啊！你可以放心地娶玛利亚为妻！胎内的生灵是圣灵的意志，她将为你生个男孩。你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吧，他将成为救世主，之所以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主通过预言者实现了他的意志。’……约瑟醒后，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命令，娶了玛利亚。”

启造觉得，这段话具有重大意义，在圣经里，再也不会找到这些话了。

启造在学生时代，读到这个地方时，曾产生过一个疑问，那就是：处女有没有怀孕的可能这样一个医学上、科学上的问题。

他曾和别人讨论过，在无精子的情况下，人的卵子能否分裂有的学者，企图用针几万次地触动卵子来证明处女怀孕的可能性启造对此很感兴趣。他也曾和人们互相议论过：

“开头第一章就写出什么按圣灵的意志，处女怀了孕，这圣经也不可靠，值得怀疑。可这处女怀胎如果是谎话，那就绝不会把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特意写在第一章里。因为这毕竟是事实，而且两千多年来，这一段话，既没有删掉，也没有改动过，这就证明全是事实。奇迹是可能出现的。科学证明不了的东西，就叫作奇迹。人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难以想象的真理，而不是奇迹。”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启造认为这些都是胡言乱语，不足为凭。可现在他却被这些话感动了。对被夏枝背叛而苦恼着的启造来说，这段话是不可忽略的。

还没有结婚，对象就怀了孕，而且肚子越来越引人注目，启造对约瑟发现这一情况后的苦恼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我要悄悄地和她离婚。"

这短短的一句话里，似乎凝结着约瑟的全部苦恼。然而梦中出现的天使却告诉他，玛利亚怀孕本是神的意志所定。约瑟终于打消了解除婚约的念头，娶了玛利亚。这件事打动了启造。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想：两千年来，世界上的基督信徒，恐怕已达几十亿人，不相信玛利亚处女怀胎的，恐怕莫过于约瑟了。而这个约瑟，却温顺地听从了天使的话，这使启造惊叹不已。启造很想象约瑟相信神，相信玛利亚那样，来相信夏枝的人格。

启造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手捧着圣经，抑制着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夏枝脖颈上留下的那个紫青色的吻痕，虽事经八年，如今仍历历在目。

通过约瑟相信了玛利亚的处女怀孕这件事，致使启造粗知了玛利亚的为人。启造认为她不仅具有一般女性所具有的那种纯洁、正直的性格，而且她还是一个崇高的人。

启造不知道夏枝和村井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但夏枝被村井勾引过去了，这却是事实，它使启造无法容忍。他心想：甚至把向往已久的旅行都停了下来，难道夏枝竟会那样迫不急待地想与村井会面吗？阿彻说村井找夏枝有事相商，这话虽不能完全相信，但两个人约会见面，总还是事实。

启造买了一本白话体译文的圣经，走出了书店。心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有象约瑟信赖玛利亚那样，毫无猜疑，以诚相待而结合起来的相互信赖的社会关系吗？

启造感到了孤寂。在与恶浪的搏斗中，吃尽了苦头，好容易才幸存下来，仍免不了要生活在烦恼的痛苦生活之中，他深感孤寂、无聊。

难道要在无边的痛苦折磨下，来了结自己愚蠢的一生吗？若早知如此，即便葬身于大海之中，又何足惋惜。

启造已经听说，海难中那个牧师把救生衣转让给了那位患胃痉挛的女人后，已欣然死去。启造嘲笑着自己，怎么没有把自己这条命，献给那位牧师？

天已经黑了，一股寒冷的气流从脚下静静地袭遍整个身体。到了家门口，阳子正站在门灯底下，看见启造便跑了过来。

“爸爸回来了，星期六还回来这么晚，我真想你。”说着，便握紧启造的手，打起提溜来。

“嗯……”

启造转了一趟街，已经疲乏，无意地想甩开阳子的手，可甩出去的手却打在阳子脸上，阳子吃惊地望了望启造。

“啊！对不起，打疼了吗？爸爸累了。”

阳子关心自己，一直等到现在，虽说是失手，但毕竟还是碰了她的脸蛋，而且打得挺重，启造很过意不去。

第二天，启造一直睡到傍晌。总算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了。正赶上是星期天，过晌以后，夏枝为回访前来探望启造的亲友，和去市立图书馆的阿彻一起，乘车离开了家。

次子来家帮忙，正在厨房里腌过冬的咸菜。启造连书都懒得看。他无所事事地，一会儿看看次子腌咸菜，一会儿又跑到门口转了转。

阳子在先，后面跟着四、五个小女孩，她们一边跳着绳、一边从树林里跑了过来。看见启造站在房门前，阳子有些羞怯，绳子缠住了脚，险些跌倒，启造忙扶住她。阳子看了看启造，由于不停地运动，她的脸泛起了红潮。

“危险啊！”

阳子微微地点了点头。

“来，把那个绳子，借给爸爸用用。”

“怎么，爸爸也跳绳？”

阳子高兴地把绳子递给启造。其他的孩子好奇地把启造围了起来。启造穿着和服和木屐，把绳子摇了几圈，但绳子短了点。

“真遗憾，太短了！”说着，启造又把绳子还给了阳子，阳子扫兴地问：“爸爸，您不玩了？”

孩子们又向树林里跑去。启造似乎想弥补一下昨晚的过失，他以慈祥的口吻对阳子说：“阳子，和爸爸一起玩好吗？”阳子的脸顿时明朗起来。

“真的？做什么玩？”

听了阳子的问话，启造倒无话可答了。因为他还从未和小女孩在一起玩过。

“外面冷，咱们还是回家吧！”

启造拉起阳子的手，阳子高兴得一蹦一跳地进了家门。

启造心想，只要自己想点办法，就能和阳子玩得挺快活。看到阳子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启造自然也很高兴。想起昨天的过失，他很想让阳子尽情地欢乐一番。此时此刻，启造已经忘掉了阳子是谁的孩子了。

“叠纸玩好吗？”听启造这么一说，阳子便吧嗒吧嗒地跑向走廊，迅疾地取来一个大厚纸盒来。

“叠什么？爸爸。”

“阳子会叠什么？”

“仙鹤，小人，帆船，我都会。”

“会不少啊！帆船怎样叠？”

明亮的阳光，照射在窗子上，一只叫不上名的小雀，从窗前一掠而过。这时，启造已经有些沾沾自喜。心想：我要真想疼爱阳子，也不是做不到的。

阳子紧紧地闭着双唇，正在灵巧地叠着纸活。看到阳子将一张色纸，角对角、边对边地折叠得那样整齐、准确，启造吃惊不已。叠好后，阳子微微一笑说道：

“爸爸，你拿着这个船头，再把眼睛闭上。”

想不到阳子竟是这么可爱！启造似乎刚刚注意到这一点，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阳子的笑脸。

"嗳哟！您要闭上眼睛啊！"

阳子做了个鬼脸。她的笑脸是那么明朗，甚至连头发丝似乎都在笑。

"阳子！"

"干什么？"

"让爸爸抱抱不好吗？"

直到小学二年，阳子还没被爸爸抱过。她又是高兴又是害羞，满面绯红。但她还是温顺地让爸爸把自己抱在他的大腿上。

"阳子可真够重的！"

启造一边抱着丰腴的阳子，一边懊悔自己过去的冷酷无情。

"可我都念二年级了！"

"在你们班里，你属于大个儿吗？"

"可不，我排第二。"

"嚯！这可真了不起。"

启造象抚摸患者的身子时一样，轻轻地将手放在阳子的双肩上。阳子温顺地微微歪了一下头，启造又握了握她的胳膊。小胳膊也格外粗胖。启造的脸几乎贴到了阳子的背上，他从后边摸了摸她的小腿。那光滑丰圆的膝盖，也十分招人喜爱。

"怎么，你没有穿袜子？"

"我穿的是短鞠袜子。"

"就这样把膝盖露在外面不冷吗？"

"不，今天还挺暖和的。"

启造抚摸着阳子那软如绸缎的大腿，想起了流氓袭击幼女的事。

一个大汉子为什么偏偏要对一个少女发生兴趣而胡闹起来，启造忘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过失，还曾嘲笑过别人。然而现在，当他把阳子抱在怀里以后，才好象明白了色情狂迷恋于少女的心理。那是一种与成熟的女性呆在一起时所感觉不到的更为神秘的心理状态。

一个成熟的女性，对性的知识和感情都比较丰富，和男人在一起时，一定会有某种反应。然而，一个少女，既没有这种知识，也没有这种感受。把幼女抱在怀里，就好似一个人在密室里做游戏。一个幼女纯真地被你抱在怀里，她虽然没有任何诱惑你的表示、但是却具有一种奥秘的迷人力量。它与成熟的女性的矫揉造作迥然不同。

启造发现这一点后，忙把阳子放下，并说："真重啊！阳子。"

阳子微微缩了缩脖笑了起来。看来即便是贪婪地狂吻她那小小的嘴唇，大概她也只能以为这是爸爸对自己的疼爱。启造突然对自己这种荒唐的想法，感到一阵恐惧不安。他心想，如果阳子是自己的亲骨肉，自己绝不会这么胡思乱想的。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灵魂深处的丑恶。先前那种我也能够疼爱阳子的自负感，已经消失殆尽。这哪里是爱！说穿了，自己只能是从性感上疼爱人。

阳子哪里会想到启造的这些心理活动，她被启造抱在怀里时，只是高兴得一个劲儿地叠仙鹤。

究竟什么是爱呢？

启造茫然地看着阳子玩叠纸的小手在灵巧地活动着。

爱，绝不是喜欢，和喜爱也不一样。

"爸爸，这回叠个什么呢？"

"叠个飞机吧！"

"飞机？"

启造在少年时代，曾用广告传单叠过飞机玩，现在就顺口说了出来。可心里还在琢磨着，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突然，他想起了在洞爷号上遇到的那个牧师。

对了！对了！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对方。

启造不知不觉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可是，……我却做不到，就连多抱一会儿阳子也做不到。虽然勉强抱起了阳子，也只不过是引起了性感。象我这样的人，是

学不了那位牧师的。这是为什么呢？去爱你的敌人吧！这句话我早就知道，然而爱别人，这只是我空喊的一个口号而已，又有什么用？那个牧师，他一定知道比这更重要的道理。他知道的不只是这句话，而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启造拚命地想知道这一点。

“爸爸，给，飞机。”

阳子把叠好的飞机向启造掷去。飞机滑了个鲜明的弧形，从启造头上越过。这时，高木推开门走了进来：“噢！还活着！还活着！”

“是你！”启造微微红起脸来。

“你真是个倒霉蛋，不，你还是有点造化，不是那么太坏的人！”高木紧挨着启造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启造的脸。启造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还好，总算活下来了。人要是死了可就万事皆休，你说对不对？阳子。”说罢，高木把坐在身旁的阳子轻轻地抱到大腿上。

“真万幸，你爸爸没死啊！”

“我真高兴！”

“若是死了，你怎么办？”

“我要哭的。”

“你会哭？怎么个哭法？”

“我不知道，当时妈妈可都晕过去了。”

“晕过去了？”

“医院的大夫还给妈妈打针了呢。哥哥也哭了，说爸爸死了。”

“这事落在谁身上也受不了。阳子也呜呜地哭了吗？”

“我没有哭。”

“为什么？你不难过吗？”

“虽然哥哥说爸爸死了，可我总觉得那是在撒谎。”

看着高木抱着阳子，启造对自己方才的丑恶想法，感到一阵羞愧。

从远方的树林里，传来了小朋友们呼唤阳子的喊声。

“我就去，等我一会儿啊！”

阳子响亮地大声答应着，抱起色纸盒跑出门去了。

高木和启造默默无言地面面相觑起来。

“好险啊！”

“是啊！”

“这个事想都不愿想了吧？”

“可不是。”

“人们见到你，准要打听起这件事吧？我可不想问你。打听你的人，也不过是有兴趣，想听听而已。”

“也不尽然。”

“不对吧！人吗，总是好幸灾乐祸，喜欢听别人的悲惨遭遇。”

“……”

“你也不要期望通过这次死里逃生会有一个什么新的人生！”

“……”

“人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几次回炉，也还是那个样。不要太自作聪明，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吧。”

启造觉得自己的愚蠢已被高木看穿，同时也感到高木话外有音。

“对了，呆一会村井也来看你。”

“村井？他来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

两、三天前，启造就去过医院，已经和村井见过几次面。

“夏枝到哪儿去了？”次子送来威士忌离开房间后，高木向启造问道。

“回访去了。”

“回访？到谁家去回访？”

“到那些特意来看望我的亲朋家去看看。”

“算了吧！这是一生一世也不容易遇到的意外灾难，来看看

还不应该吗？何必还去回礼。”高木露着白牙笑了起来。从树林里传来了阳子格外清脆明快的笑声。

“多么活泼的孩子啊！”

“啊！你是说阳子？”启造倾耳听着，“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孩子呀！”说完，他看了看高木。

“这就再好不过了。”

启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高木的脸。

“怎么了？”

“阳子……她真的是凶手的孩子吗？”

启造的目光，一直盯在高木的脸上。他早就想问问高木了。

“你又忘掉我们的誓约了？”

高木这样回敬了一句，但启造对此，却毫无惊慌之色，他从容地答道：

“哪里，我不会忘记誓约的。但是……”

“她应该是你们俩的孩子，什么凶手的孩子，我根本就不知道！”高木说着，用力地松了一下自己的西服领带。

“阳子聪明伶俐，考试成绩没出过第二。”

“这倒是。”

“你也看到了，她性格开朗，而且心眼也好使。”

“还有什么？”

“再就是她那容貌，杀人犯能生出这么好的孩子吗？”

“你胡说些什么呀，真没味儿！怎么，照你说，杀人犯的孩子，就都得是呆头呆脑地长得没个人样，性格也得乖僻喽。”

“我倒不是那个意思，佐石这个人不是住过工棚吗？”

“辻口，我喝了你的喜酒，真不想再说什么。我对到婴儿院参观的那帮家伙，总是感到气愤，因为他们总是以蔑视的目光，看着那些孩子。即便是父亲住过工棚，他们和我们的孩子，又究竟能有多大区别呢？恐怕你是这么想的，阳子要是医生的后代，那就没话讲了，要是劳工的种儿，可就值得怀疑了。”

高木瞪大眼睛也斜着启造。

“也许是这样。”启造听了高木这番话，感到有些羞愧。

“过口，我见到婴儿院的孩子，常常这么想，我和这群孩子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每当参观者以一副高人一等的面孔离开婴儿院后，我总这么想。”

“你手里不是有一卷象隐身术的画轴一样长的家谱吗？说什么都是出自名门，其实，他们都是杀过人的。不是娶过小老婆，就是交战时互相残杀过。说是家谱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人，那恐怕不可能吧！”

“这倒是，可他们和罪犯不一样。”

“是吗？象我这样的人，把母亲肚子里的胎儿活活杀死了好几百个。我杀了那么多无处逃匿的胎儿，他们可应该显魂，来找我算账的。可怜的是，他们到现在也没能来显灵。因为没有触犯法律，警察也不敢来抓我。”高木自嘲自讽起来。

“这可不算什么罪犯！”

“哼！你真是个不懂事理的家伙。不触犯法律，就什么都可以干了？战争期间要是这么干，就都得坐牢。连医生带母亲，谁也跑不了。要处在那个时代，我已经是犯了几百次罪行的前科犯了！”

“按理说，我早该洗手不干这行了。可我还在干，而且还装模作样地爱抚着婴儿院的孩子，我就是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呀！”

启造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天不是不生人上之人吗？福泽谕吉确实是个伟大的人物。

“提起福泽谕吉来，你知道吗？他还有一个情人呢！”

“这我可不知道。”

“听说他情人的儿子、孙子都住在旭川。”

“啊！是真的吗？”

“好象确有其事，说是儿子，也将近七十了。也是个很有学识的人。孙子也是庆应大学出身，是个人物。”

“噻！这我倒是初次听说。”

“那个情人好象与福泽有亲属关系。听说福泽要去求婚，因身分不同，被父母拒绝了。”

“怪不得他说天不生人上之人呢！”

“这和福泽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可说不清。我听别人谈过这件事。我和他那个情人的孙子，很早以前就相识，但一次也没听他说过是福泽的亲属。”

“嗬，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为人谦虚，绝不因为福泽是个伟大的人物，就炫耀自己。我曾问过他：你奶奶是否是福泽的情人？他只是惊讶地回问我是从那里听来的。唉，怎么村井这么晚还不来？”

启造的话音还未落，村井走了进来。

“咱们先慢慢喝着酒，等着夫人回来吧！辻口的身体可以吗？”

“不碍事。”

启造一见到村井，心绪就起伏不定。

“听说你已经上班了？”高木把次子送来的干酪抓起来三片，一下子塞到自己的嘴里。

“去医院上班倒挺轻松。”

“你可真闲得没事干了。能在家看着你太太的那副漂亮的小脸蛋，岂不更好！”

村井呆然若失地捧着斟满了威士忌的酒杯。

“村井，你怎么了？”

“没怎么的。”

“怎么没精神？”

“是吗？”村井抿着嘴笑了。

“我说，你不想结婚吗？”

“结婚？”

“大概身体还不允许吧？”高木似乎在探问启造。

“既然能顶着工作，也该琢磨着成个家了。”启造这样回答。

过后又感到有些后悔，觉得不应该暴露出自己渴望村井结婚的态度。

“结哪门子婚？”说着，村井发出一阵冷笑。

“你干吗这么笑啊？结婚嘛，结过婚以后，大多数人是要后悔的，但也不能说就不要结婚了。人活在世上，不论做什么，免不了总要后悔，要么就是满腹牢骚。”听了高木这番话，村井又冷笑起来。

“高木先生，你和院长同岁吧？”

“啊，是同岁。”

“那你可应该比我先成亲。”

“啊！说的也是。”高木摸了摸头，“从情理上说，倒应该是这样。不过，村井，我独身和你独身可不一样。你认为咱俩究竟是谁更引人注目？”

启造不由得笑了。

“可别这么讲，这话传出去不好听。你这么说，好象我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什么好象！你就是在干坏事呢！”

“这叫什么话？”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独身，也不会引起女孩子们的注意，你要是只身一人，可就要引起许多麻烦事。辻口，你说对不对？”

启造勉强地笑了笑，终于咬牙向村井问道：“听说你找夏枝要商量点什么事，……是关于结婚的事吗？”

村井有点狼狈。“可，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含糊其词地回答了一句。

“医院里有没有你的意中人呢？”高木用大手摩挲了一下红扑扑的脸颊。这种动作是他醉意的象征。

“很遗憾，还没有啊！”

“我看院长手底下的护士，长相都不错嘛？”

“怎么说好呢，也不怎么出奇。你说呢，院长？”

听了村井的话，启造出人意外地脱口反问了一句："办事员里，就没有你能相中的人吗？"

"没有啊！"村井显得很冷淡。

"是吗？你和松崎由香子不是挺合得来吗？"启造这样恶意地逼问了一句。

"松崎？她说除了院长，世上再也没有她喜欢的男人了。"村井坦然地把威士忌斟到玻璃杯里。

"嚯，辻口也被人迷上了？我可得刮目相看了。"高木窥望着启造的脸色。

"别开玩笑了。"启造摆手否认着。

"你干吗慌神？这可就怪啦，你说呢，村井？"

"松崎对院长可是真心实意呀！"村井又冷笑起来。

"好你个辻口，你真行啊，看样子倒是挺守本分的，这事对我一点也没透露过。"

高木给启造斟满了一杯威士忌。启造向村井的脸上扫了一眼。心想，就算松崎真有这个心，可村井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启造有些怀疑。

"不过，不要住深处啊，夏枝该哭了。"说着，高木把整个身子面向了村井。

"村井，反正你是应该结婚了，你可不要埋怨你母亲也托我劝你早点成亲呢！你可别埋怨我呀！"

"高木先生，我听你的。"

"噢，真的吗？"高木笑容可掬地从上衣兜里取出一张照片来。

"你看这姑娘怎么样？"

启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看什么照片！女人吗，还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半斤八两。高木先生要说可以，我就无条件地娶她。"

村井把威士忌的杯子套在手指上，滴溜溜地转了起来。

"你这家伙竟说些没味的话，相看一下不好吗？"

"相看个什么劲儿！麻烦死了。"村井撇了撇嘴。

"这么说你是要直接就和她打交道？"

"反正结婚后，你就是不高兴也得硬着头皮和她成天打交道。我看结婚前就用不着再相看了。"

"怎么，你是说既不要看照片，也不要见本人，就等在结婚典礼上直接见面了。"

高木惊讶地望着村井，启造也感到愕然。

"高木先生认为不错，又特意把她介绍给我，那就这么办吧！"

"可是，你看看照片也没啥亏吃。"

"看了照片又怎么样，我照样对她毫不了解。就是见见面也了解不出什么，就是谈上个一年半载的也还是交不了心。让对方了解的还不都是自己的优点？"

"所以你就不愿意先打交道？"

"这纯属我个人的婚姻观，不结婚就无法了解对方。不，就是结婚几十年，也不会完全了解的，人人如此。"

"辻口，你认为村井这套逻辑如何？"高木无可奈何地望着启造。启造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已经触痛了村井的伤口。

村井的心灵上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留下了这么深的创伤呢？

"高木先生是个光棍汉，还不可能理解这些。院长，我看结婚就象是打赌，不是成功，就是失败，总要占一头。"

"是那样吗？"启造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或是经过一段热恋以后，或是同自己幼年时期的朋友结了婚，那也不见得就能够幸福美满。不管你怎么结的婚，成功还是失败，概率也只能是各占百分之五十。"

"看不出来，这家伙还真有一套呢！"高木咯吱咯吱地搔起自己的头来。

“不是偶数，就是奇数。既然是打赌，那么她的长相、年龄以至名字、父母、脾气等这一切我都不想知道，听凭命运来安排好了。”

“你成天到晚打麻将，到底成了个大赌棍了。”

“你说得对，我是个大赌棍。要没有赌的兴趣，我根本就不会想到要结婚的。”

启造望着脸色苍白、醉意朦胧的村井，一种温暖的同情心开始萌生起来。

“可是你这样干，女方也不会答应啊！”启造的语气是温和的。

“这真是在捉弄人，我算拿你没办法，对不起了，我才不给你介绍对象呢！”高木象是有点发火，这时，夏枝回来了。

夏枝还以为客人只有高木一个人呢。

“高木先生来了！”次子没有提到村井，可能是她以为提到高木就等于包括了村井。夏枝走进屋里，没想到看见了村井，不由得满面绯红，当她意识到这点后，竟越发面红耳赤起来。

从启造和高木的眼睛里分别射出了一种锐利的目光。

“让你们久等了，实在对不起！”打了招呼以后，夏枝的心情平静下来。

“夏枝，村井决定要结婚了！”高木目不转睛地看着夏枝。

启造还以为高木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刚刚拒绝了给村井介绍对象。

“呀！恭喜您了。”夏枝虽然有点感到意外，却丝毫不动声色。刮台风的那天夜里，夏枝认为启造遇难，竟一时间失去了知觉。打那以后她就象赶走了附体的邪魔一样，再也没有想过村井。

现在她见到村井脸红，只是一种单纯的惊讶。当然，也许不尽如此。不过，那绝不同于恋慕之心。在夏枝的感情里面，还有孩提般的纯真一面。如今对夏枝来说，启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只要一想到启造的死，夏枝就会不寒而栗。但是，村井结了婚，夏枝的生活却不会受到什么威胁。启造让自己养育了阳子，这使夏枝憎恨不已，但并不希望他死。

“恭喜您了！”

对夏枝这句话，三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启造认为：这是在撒谎！高木则心想：脸不变、心不跳地给人家恭喜到底是什么意思？方才不还是面红耳赤的吗？那能是单纯的害羞吗？而村井却真实地感受到了夏枝的感情，心想这可是夏枝的真心话啊！

“是高木先生给我介绍的。”村井坦然自若。然而夏枝的态度却与在蒂罗尔咖啡店相见时截然不同，虽不那么冷淡，也是疏远得多了。

“那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夏枝侧过脸来笑眯眯地看着高木。

“就是这个人。”高木狠狠地瞪了村井一眼，把一张照片放在夏枝面前。

“我说，这个人多么招人喜欢啊！”夏枝对启造说。

“我还没看呢！”

连村井都没有看上一眼的照片，自己拿来看是否合适，启造有点犹豫不决。他对夏枝的态度也感到不安。心想，算了吧，你还装什么相！

行　踪

洞爷号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月。村井曾说如果是高木先生介绍的话，他就结婚。现在他决定六月份举行婚礼。夏枝自打上次在家见了村井一面后，就和他疏远了。琉璃子的死和启造遇难，都发生在夏枝与村井接近的当儿。这种偶然的巧合，令夏枝非常恐怖。夏枝没有更多地责备自己，而是对迷信充满了恐惧的心理。她认为一接近村井，灾难就会从天而降。这种幼稚的心理出现在

夏枝身上毫不为怪。听得村井决心结婚的消息时，夏枝也曾感到孤寂，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轻松之感。她只考虑自己，觉得从此总算可以躲过天灾了。

自从启造遇险，夫妇俩更加懂得了安然无事的生活该是多么可贵。但是在彼此的心里，都有一份心思放不下，那就是阳子的事儿。安稳的日子过得越久，启造就越发被一种无端的不安侵袭着。

夏枝要是知道了阳子身世，这和睦的日子还能持续下去吗？

启造没有注意到，夏枝早在一年前就知道了这件事。

夏枝对阳子的看法也还是游移不定。有时也对她憎恨不已，有时又可怜她的命运不佳，有时还觉得她很可爱。

她不能原谅启造，因为是他叫自己养育了阳子。但自从发生了洞爷号事件，她的心境也还是稍有变化，虽然还不能宽恕丈夫，但锋芒可不那么锐利了。启造的遇险，软化了夏枝的心肠。

辻口家的生活眼下是风平浪静。阿彻上了中学二年级，阳子也念小学三年级了。

“樱花似乎已经开了！”启造说。

阿彻和阳子已经躺下，启造和夏枝正在起居间看电视。这台电视机是阿彻硬逼着在今年四月份刚买来的。

“到神居古潭去赏樱花不好吗？”夏枝关上了电视机的开关

“可是，还有村井的事。月下老这个差事，说实话我真不打算干。”

“……”夏枝低头不语，好象在回忆着什么。

启造是受高木之托，来做村井的证婚人的。

“是你介绍的，就由你当月下老不正好？”听启造这么一说，高木急忙摆着大手说：“我还是个光棍汉呢！”看到高木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启造大笑起来。

“光棍汉也可以找谁配个对嘛！我看辰子就不坏。”

“辰子？倒是个好人，就是有点不好对付。她那一双眼睛真

厉害，好象能看透你的心。”

“你也有对付不了的人？”启造感到震惊。

“当然有。不过和夏枝在一起可又当别论了。不了解情况的人，甚至真会把我们说成是很般配的一对呢。”高木欣悦地笑了。

“不过由我嘴里说出新郎品行端正，才华出众，新娘多才多艺是个才女这一类的话，人家就会认为是一片谎言，可要是出自象你辻口这样人的嘴，大家就会信以为真的。”

就这样，高木强制地把证婚人这个角色推给了启造。

“当场谢绝就对了。”

高木先生把这个角色推给启造，夏枝总感到是个心思，甚至怀疑到若无其事地把阳子交给自己养育的罪魁祸首就是高木。夏枝对待高木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坦率了。她好象看透了高木的心底。她觉得好象高木在说：

夏枝，由你来担当这个角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夏枝确实对村井有过一往情深的时候，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又觉得那也并不一定非是村井不可，换个其他的男性，也不见得就不好。对于经常闷坐在家里的夏枝来说，可能是对丈夫以外的男性感到更新鲜，更富于刺激性。如果高木向她求爱她也可能对高木产生了感情。

虽然同启造一起生活感到有些厌倦，但夏枝还不至于迫不及待地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

自己稍有点表情动作，男人就向自己表示亲昵，这对夏枝来说，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可是，又没有什么理由来拒绝他，况且在医院里我又是个院长。”

看到夏枝抑郁不乐的样子，启造感到很为难。

夏枝想象了一下和村井并肩站在一起的新娘，又想象了一下彬彬有礼地站在新娘旁边的自己。

我一定会比新娘长得还美！夏枝想。

“好吧，那么就答应下来吧。”夏枝高高兴兴地看了一下启造。可启造却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时，电话铃响了。启造拿起了听筒。

“喂！喂！我是辻口。”

“啊！”话筒里传来女人轻声说话的声音。

“我是松崎由香子。”对方的语气很柔和。

“怎么？原来是你？”启造不由得转身看了夏枝一眼。夏枝仍坐在那里，正仰脸望着启造。

“你怎么了？喂！喂！松崎君？”

“没什么，因为我总是在想准是您夫人出来接电话。”

听到她那失魂落魄的孤独的语气，启造深受感动。

“怎么，我接电话不对了？”

“不，不，我太高兴了。”对方好象是在眼泪汪汪地讲话，这使启造感到有些反常。

“你怎么了？”启造又转过身子望了望夏枝。

“没什么，这个……”对方稍微停顿了一下，语调突然又爽朗起来。

“请原谅，院长先生，这么晚还打电话来搅扰你。今晚我自己打了一个赌。”

“打赌？”

“是的，事务长劝我结婚。”

“是么？”

“事务长说我有点不大正常，不叫我老在院长室前面打转转，让我干脆早点结婚。”

“……”启造根本就没听懂由香子究竟想要说些什么。

“事务长总这样催我，到底结不结婚我正在犹豫不决。所以今晚就往院长家挂了个电话，要是您夫人来接电话，我就结婚，要是院长接电话，我就想过一辈子独身生活。我就打了这么个赌……”

“这么说，我还是不应该出来接电话了。”启造觉得由香子大概又喝酒了。他突然想起村井的婚期已经近在眼前。

“不，我很高兴。院长先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由香子那坚定的声音，通过话筒热乎乎地传到启造的耳朵里。

“忘不了我？”启造又回头看了看夏枝。夏枝似乎有所察觉，敏感地把锐利的视线投向启造。这使得启造很惊恐。

“是的，为了院长，我就是独身一辈子也没什么。我觉得这是上帝谅解了我。我真高兴。”

“蠢话……”

“我愿意这样蠢。”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也没发生，我求求您，我愿意给院长先生生个孩子。”

“简直是胡闹！”启造不由自主地放下了听筒。

“什么事？哪来的电话？”夏枝紧紧地站在启造的身后。

“是医院里事务员打来的。”

因为太无聊，启造不想把电话内容告诉给夏枝。

“是男的吗？”

“是女的，是一个姓松崎的事务员。”

虽然年龄已经有二十七八了，可是作为一个黄花闺女，竟开口说愿意为院长先生生个孩子，这也未免过于放肆了。启造对此感到很不愉快。

夏枝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却没有再往下问。启造也觉得如果把电话内容都如实地告诉给夏枝，那只会引起夏枝的误解。

躺下以后，启造仍然感到心神不安。他往日从来没有自己先搁下过话筒，无论是对上司还是对下级，总是等对方把话筒放下后，他再放下话筒。还从来没出现过今天这种现象，正通着话就粗暴地放下了话筒。

现在他才把由香子的电话当成了一回事。他觉得那不象是反

常之举，倒象是说的真心话。

“我愿意为院长先生生个孩子。”松崎的这些话，还不能断言完全出自于她的轻薄，倒似乎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冒出来的一句话。

尽管如此，也很难令人从正面回答。

临睡觉时，接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启造对由香子又是气愤又是可怜，一时间竟难以入睡了。

村井和由香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想到这，启造突然联想到，是不是由于村井要结婚，给了她很大刺激呢？

再过一个月，村井的婚期就到了。对象是高木的朋友的胞妹，叫笑子。据高木介绍情况是这样的：

“在我的远亲里面，有这么个不懂事理的人，已经三十六岁了，还胡说什么，我要是娶老婆，就找个不知名不知姓不知年龄又没见过面的女人。我就拿一张照片让他相看相看，他也是瞧都不瞧，还是说只要我高木说行他就娶她。我对笑子说，肯给他当老婆的傻女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到。可笑子听了却说，我愿意当那个傻女人！这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我忙劝她说，算了吧，再说，他还是个肺结核。可笑子却说什么没关系，竟然无动于衷。真是个古怪的姑娘，或许这就叫做姻缘吧。”

就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婚事已迫在眉睫。

今天突然接到由香子的电话，启造总感到这和村井的婚事有点关系。

再过十天村井就要举行婚礼了。

拿着贺喜的礼品，夏枝访问了村井家。村井家就在医院房后。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因预先打过招呼，村井是应该在家的。夏枝拉开近来已经很少见的格子门，穿着一身和服的村井迎了出来。

“啊！欢迎。”村井站在门框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夏枝。木屐格上放着一瓶插花，全是紫丁香。

“太美了！”夏枝微微一笑，看着那丁香花。

“请进来坐吧！”村井向后退着，拉开了右侧的隔扇。这是一间可铺六张草席的日本式房间，壁龛里也摆着插有丁香花的花瓶。是谁插的呢？或许是村井的未婚妻笑子从札幌到这来玩了？夏枝一边想一边对村井说：

“屋里收拾得挺整洁呢！”

“我和隔壁的松田先生两个人雇了个老太太。”

“哎呀！这可太好了，还给做饭吗？”

“早、午、晚三顿饭我都在医院吃。”不知为什么村井的脸色很不好。

“我在这里衷心地恭喜您了！”夏枝从方绸巾里取出扎着礼绳的龟鹤，放在桌子上。”

“谢谢，这次又……”村井轻轻鞠了一躬，给人一种无可奈何的做作之感。

“近来身体怎么样？”

“棒得很，简直令人发愁。”村井的语气很生硬，看不出他就要结婚，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欢快之感。

紫丁香赏心悦目，然而室内的气氛却是冷冰冰的。不但壁龛里没挂什么轴画，房间四壁、房柱上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点缀。村井也没有向夏枝望过一眼。

“密月旅行准备去哪儿？”

“什么？”村井仰起了脸，村井对夏枝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冷淡过。

“蜜月旅行到哪儿去？”

“唉！旅行只有死挨累，准备免了，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都在扎幌，到家里探望一下也就是了。”

村井说话时，有气无力地仿佛在想什么心事。无精打采的眼睛显得阴森可怕。夏枝觉得，自己好象并不是来恭贺新婚之喜。

由香子每天都要给院长室送报纸，可自从那天夜里打过电话后，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了。

“我希望给院长先生生个孩子。”电话里的声音始终回荡在院长的脑海里。他不想再见到由香子。

启造从不轻易到事务室去。他认为有事务长在那里负责，自己身为院长，再总亲自出头露面恐怕不大妥当。有事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了。旁人有事，也都是到院长室来办。

然而今天，他却旷日已久似的总想望一眼事务室。因为他发觉最近一个时期他在走廊里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由香子。接连几天见不到她，再加上那天夜里接到她的电话，启造总觉得有些放心不下。

午休的时候，由香子和事务长都不在屋里，启造把订好的报纸放在桌上，装着在查找什么。事务室形成一个直角，搁报纸的地方，放着接待客人用的桌子和椅子，从由香子的座位上是看不见那儿的。

“松崎君呢？”是村井的声音。从启造这儿是看不到村井的。

“还在休息。”一位一直与由香子邻座的女事务员在回答。

“可够长的了，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吧？”

“嗯！可能是感冒了吧！”

“有假条吗？”

“没有。只是她住的那个公寓里的老太太来过电话，替她请了假。”

“是吗？”村井似乎出去了。

“村井先生和由香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三天，天天都来打听她，是好朋友吗？”没有注意到启造在屋里，另一个事务员接着说道。

“不太清楚。”

“我总觉得有点勾当。动不动两个人就站在走廊里嘀嘀咕咕地谈些什么。”

“……”

“由香子不来上班，那是因为村井先生就要举行婚礼了。”

“……”由香子邻座的办事员没有应声。

“由香子这个人很难琢磨。他对院长先生也总是那么……”

“说这做什么，由香子爱上了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方以反驳的口吻说。

“可是……”

“别讲了。当着由香子面讲好了。我最讨厌背后偷着议论人家！”

启造从客人出入门那儿悄悄地离开了事务室。他并不认为由香子是因为患了感冒才没来上班的。

村井的婚礼也举行过了，刺槐的芳香，随风飘进了院长室。

村井终于结婚了！启造想。

笑子这姑娘，两眼亮晶晶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启造认为即便是对村井，她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遇到的女性。他俩要能够恩爱相处，那自然很好。不过村井这个人可靠不住。尽管结了婚，也不能不防备着他点。

甩掉包袱后的那种清爽的心情，忽然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刚娶了老婆，可能会新鲜两天，也许能老实一个时期，但细想起来，他对夏枝并没有死心。

村井根本就没把这次结婚当成一码事，在结婚披露宴上，他一边听着贺词，一边还在大腿上摆弄着白石竹花玩。介绍人启造就在村井的身旁，他仿佛觉察到村井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启造正在遐想，事务长来到了院长室。

“哎呀！可真把我难住了。”

“出了什么事？”启造站起来给事务长让座。

“啊，谢谢。我是说松崎的事啊。”

启造忐忑不安起来。

“最近一个时期，她一直没有上班。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昨天我到她家里去看了一下。”

“是得病了吗？”

“哪里，要是病了还好说，据公寓里的老板娘说，松崎让她挂电话代请一个病假以后就到什么地方旅行去了。”

“旅行？”

“可不，她临走时对老板娘说，她要到内地去转转，散散心，医院里要是有谁来找她，就让老婆子适当地替她敷衍一下。”

“这么说，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过我总觉得这里有名堂，便要求到她房间里看一下。”

“……”

“公寓的老板娘担心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对她说没什么，只是想到她屋里看看有没有请假条什么的。”

“后来呢？”

“我真不好意思到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的屋里去啊。进去一看，只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台梳妆镜，其它东西什么也没有。拉开梳妆镜的抽屉看了看，里面是空的，干干净净的好象擦拭过了。”

“那么……”

“桌子抽屉里也是空荡荡的。我有点纳闷，便拉开壁橱看了看。”

“壁橱的上格里，整整齐齐地叠着被褥，下格装满了书，衣服类都放在柳条包里了。连个衣柜都没有，真有点可怜啊！”

“没看到信什么的吗？”

“说老实话，我还仔细找来着，既没有辞职书，也没有留信。”

“既然是这样，一个月的旅行结束后可能会回来的。”

“准能回来那当然好了。不过屋里的东西收拾得那么彻底。”事务长目不转睛地看着启造。仿佛在搜索着什么。

“院长！”

“什么事？”

“松崎真的会回来吗？”

“为什么会不回来呢？”说完，启造只觉得事务长似乎知道了一些什么。

“院长，您认为那个孩子怎么样？”不吸烟的事务长，从兜里掏出一张卫生纸，一边折叠着一边说。

“我对她不太了解呀！”

“真不呀解？”

“您认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启造反问了一句。

“是个好孩子。性格那么温柔，我要是有儿子，完全可以娶她做我的儿媳。”

“呵！”

“可能是因为她从小就没有父母，倒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可怜人的地方。本来是兄妹俩在一起生活来着，她哥哥结婚后，便孤苦伶仃地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启造一边听事务长讲话，一边想起了由香子的电话。

“这个孩子沾边就贴，对谁都有一种粘糊劲！”

“是啊！是啊！我也发现了这一点。”

“总之，我希望她能够回来，这桩事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说完，事务长走出了院长室。

出了医院，启造旷日已久地来到附近的石狩河堤坝上。石狩河上映照着夕阳的余晖，显得分外幽美别致。绿色弧形的旭桥对过，远山叠嶂，紫色的山麓，清晰可见。河坝底下的公园里，已经是灯火闪烁。望着池中密布的游船，启造突然可怜起由香子来。

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季节里，究竟是什么伤了她的心，致使她外出远游？启造抱着一颗同情怜悯的心，思念着由香子。

"妈妈，来客人了！"阳子跑到厨房来，喊着夏枝。

"是谁？"夏枝刚刚拾掇完晚餐的碗筷。

"是村井先生。"说罢，阳子又咧起嘴说，"他那脸可吓人呢！"

"村井先生？"夏枝拢了一下衣服领子迎到门口。村井几乎是倚着门站在那里。

"啊！欢迎您来。"

村井和新娘笑子头十天还来串过门。

"打扰您了。"说完，村井仍然一动不动地倚着门。

"请进来坐吧！"

"我喝醉了。可以吗？太太。"他没有叫夏枝的名字，声音阴沉。

"不必客气，请进来吧！"

村井的脚跟已经站不稳了。

"阳子，叫爸爸去。"说着，夏枝打开了会客室的门。迄今为止，村井从未带醉来访过。他是为什么事而来？夏枝感到有点可怕。

村井的眼球上布满血丝，显得灰暗浑浊。他东倒西歪地把鞋子脱了下来。

是和笑子闹别扭了？夏枝一边想一边向他让坐。

"啊！你好！"启造穿着大岛绸和服走了进来。

"院长！"村井怒气冲冲地和启造打了个招呼后，便目不转睛地注视起启造来。夏枝正要出去沏茶，村井又喊道：

"太太，请您也不要走！"

"你怎么了？醉成这个样子？"启造问。

"我才没醉呢！醉？"说着，村井粗暴地把垂到前额的乱发拢了一下。启造还从来没有见过村井象现在这样酩酊大醉过。平日喝酒，村井总是细呷慢饮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启造和夏枝面面相觑着。

“我才没醉呢！醉？”村井又重复了这么一句之后，就把头伏在桌案上。因为用力过猛，几乎把头撞在桌子上。

启造和夏枝默默地望着村井。是什么原因使村井变得这样焦躁？他俩怎么也猜不出来。

突然，村井抬起头来喊了一声：“院长！”

“院长！”村井又喊了一声。他用眼睛乜斜着启造，尔后又把目光慢慢地转向夏枝。夏枝预感到这事仿佛与己有关。她心绪不定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太太，您坐下！”

“我去给您取点水来。”夏枝温和地说。

“啊！对不起！”村井的语气意外地沉静。

夏枝取来了水，村井微微低下了头，咕嘟地喝了一口。喉结明显地蠕动了一下。

“有酒吗？”村井抬头看了看夏枝，夏枝困惑地看了一下启造。

“真不凑巧，我平时不大喝酒，所以家里就没有准备，……。”听启造这么一说，村井微微一笑说道：

“我想起来了，院长既不喝酒，也不玩女人，还真是了不起的圣人呢！哼！圣人？”村井微然一笑。

启造苦笑了一下，把烟头用力地按在烟灰盒里。

“妈妈！”阳子开门走了进来。

“喂！乖丫头，到这儿来！”村井招了招手。

“叔叔，您喝酒了？”阳子走到村井跟前问道。

“啊！喝了。”

“叔叔不喜欢酒？”

“哪里，喜欢啊！所以才喝了嘛！”

“那您怎么还那么不高兴？”

村井目不转睛地看着阳子，然后说：“既不象爸爸，也不象妈妈。”

“阳子，你有什么事吗？”夏枝嗔怪似地看着阳子。

“啊，我来给爸爸妈妈问晚安来了。”说完，阳子把掉在村井脚下的白色手帕拾了起来，递到村井手里，微微地笑了。

“叔叔，晚安！我要睡觉去了。”

阳子离开房间以后，村井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蔫下去了。启造和夏枝真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

不知名的小鸟，在远方树林里发出了一阵尖锐的鸣叫声。

“实在是打扰了。”村井吞吞吐吐再也没话说了。

“笑子夫人在等您回去呢！”可是村井并不理睬夏枝的话，突然说：

“院长，松崎死了！”

“什么？”

“松崎死了！”村井闭着眼睛重复了一句。

“松崎死了？真的？”启造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夏枝迷惑不解地看了看启造，又看了看村井。

“她……已经死喽！”村井低下了头。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这我说不好，她连一封信也没留下。”

“从哪儿听到什么消息了吗？”启造多少平静了一些。

“什么消息也没有。”

“怎么，你还在骗我？”启造松了一口气。

“我不骗你，她肯定是死了。肯定！”村井固执地说。

“她为什么要死呢？”启造觉得跟村井讲话真是太无聊了。

“太太！”村井并不回答启造的问话，却叫起夏枝来。

“什么事？”

“我们说的这个松崎由香子，是医院里的一个事务员。她一直爱着院长。”

“咦？”夏枝望了启造一眼。

“你是说过口？”夏枝微然一笑。

“你净胡扯！”启造没有管理他。尽管村井是醉了，可真不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什么竟扯起这件无聊的事。

“胡扯？我要是胡扯，那松崎就太可怜了。今天我就把一切都说出来吧！太太，就是您也有同情她可怜她的义务。”

“我真不明白村井先生说这话的意思。”

“那我就让您明白明白吧！您就听下去吧！”村井脱下上衣，把它搭在椅子靠背上。

“村井君，你今天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有话明天到医院再说。”启造已经面呈愠色。

“不，院长，无论如何我也要在今天把话讲给你听。”

“……”

“就是为了由香子，你也应该听我讲下去。”

“不过……说她死了，这不是真话吧？”

“不，她会死的。她这个人一定会死的。她是个愚蠢的女人！”村井向上翻弄着眼珠，看了一眼启造。他的眼里突然盈满了泪水，然而他却尽量睁大眼睛抑制着感情，生怕自己哭出声来。

村井用力擦了一下眼泪，“由香子是个很古怪的女孩子。那还是我去洞爷以前的事。有一天她来到我家，硬逼着问我喜欢不喜欢院长夫人？”

夏枝不由得两颊绯红。启造的脸阴沉下来。村井又接着说：

“啊！我喜欢她。不过，我喜欢谁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于是松崎对我说，你喜欢她当然可以，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在态度上表示出来。”

启造有点焦急不安起来。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权力硬要求我这样做。她却说：‘我有！’并说：‘说老实话，我喜欢院长先生，所以我有权力劝阻你不要造成院长先生的不幸。’看她那样子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夏枝看了启造一眼。

“这……这些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启造困窘地说。

“别急，今天你只听我说好了。据松崎自已讲，刚上班那一天，她由事务长领着去见过院长。当她讲到从小就没有父母的时候，院长慈祥地点了点头，对她十分同情怜悯，当场就叫事务长再给她加三成工薪。事务长有点不服气，说要考虑到别的事务员。而院长却说双亲中只要有一方还活着，至少在住处上不必担忧，可这个孩子从住到吃都要自己操心。于是就叫事务长以住房补贴或其它名义给松崎多增加点工资。”村井说完这些话以后，仿佛要试探一下院长有什么反应似地看了一下启造的脸。如此说来，似乎确有其事，不过这已经是八、九年以前的事了，启造早已忘在脑后。

“松崎这丫头没有别的亲属，只是兄妹两个人相依为命，由桦太搬迁到这里。所以听了院长这番话她深受感动！她跟我说到这件事时，还眼泪汪汪的！所以初次见面她就喜欢上了你，并说象院长这样亲切而又了不起的人是不多的。她还说，她从没向院长流露过，只是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她又严肃地批评我说，你可倒好，外边风言风语地说你盯着院长夫人不放。你喜欢她这也没办法，但是也应该多为院长着想，在行动上检点一些。这还是我去洞爷以前的事儿呢！半年以后，我就去了洞爷。”

醉醺醺的村井，脸色青白，也可能是酒醒过来了的缘故。

“那天夜里，我真有点发疯了，见松崎毫无顾忌地说爱院长，不知为什么我对她是又恨又恼。”

村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讲了下去，根本就不容启造等人插嘴。

“我对她说，既然是这样，那么松崎君就和院长好好处，我和院长太太也好好处，这不挺好吗？我是想熊熊她，可松崎却怒气冲冲地说：‘这办不到，我豁出命来也不能让你这样做。院长是爱他的夫人的，不能使院长遭受不幸！’我对她说，我明白了，可我对院长夫人也爱得要命。院长，请你不要生气，我说不出是多

么忌恨你，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在梦中梦到你死了，这下子好了，我兴奋地睁开了眼睛，原来是南柯一梦，心里边好不是滋味。”

启造不由得望了一眼夏枝。夏枝侧脸而坐，面红耳赤地低着头。启造真想窥视一下她的眼神。

“那个时候，我也还很年轻，为了要把夫人夺到手，我很有可能铤而走险地杀死院长。所以我对松崎说，不管你怎么说，什么为院长的幸福可以豁出命来，但你是阻止不了我的！于是松崎默不作声地站了起来，用一种可怕的目光直楞楞地瞪着我。真难开口，……那时我还年轻，一看到她那眼神，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征服由香子的强烈欲望。我便无意识地对她说，我再也不追院长夫人了。松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种不信任我的表情。我对她说，不过我有个交换条件，你既然为了院长可以牺牲一切，那就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男人就是这么回事，不这么做是忘不了他以前所钟爱的女人的。我便死死地抓住了她的手，并辱骂她说，怎么，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说为院长的幸福可以献出生命吗？我真是个坏蛋啊！从此我就造成了由香子的不幸。自然，从那以后，我就开始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她了。”

启造心想，到头来，松崎由香子可能也会爱上村井的。说松崎仅仅是为了院长而听从村井的摆布，这仿佛是欺人之谈。然而这不是由香子说的，而是出自村井之口，似乎也象是真有其事。夏枝以截然不同的冷冰冰的目光注视着村井。启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松崎真是恨死我了。于是也就对院长抱有一种超世俗般的憧憬和爱。知道我将从洞爷回到医院，她似乎非常想早一点离开这个医院。可是她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能与院长见上一面，因此她才没能离开这里。

“从洞爷回来，我又死命追求起松崎来，可她毕竟是长大成人了，总是巧妙地避开我。听说我结婚她挺高兴，还给我送来了贺礼呢！还说什么我结婚她最高兴，那花瓶里数不清的丁香花也

是她插的。对了，就是太太拿贺礼到我家去的那天，她还说想给院长生个孩子，说什么这是她的唯一希望，不过这话当面很难开口，便打了个电话。可院长接了电话，却发了一顿脾气，粗暴地将电话筒撂下了。真不知院长会怎样地看不起我，我真想死去。她一边这样嘀咕着，一边在壁龛里给我插花。听了由香子那些话，我的心又乱了，终于又犯了一次过失。”

夏枝想起了送贺礼那天她所看到的村井那副难以捉摸的阴郁表情，她再也不想听下去了。一想起他污辱由香子后的那副德行，便对村井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之感。

启造则想起了由香子的电话。

“当时松崎虽然拚命挣扎，可两个人过去毕竟已经有过这种关系。临走时她说再也不能见到院长了。可能是第二天，她上了班，就把桌子里的东西收拾得一干二净。打那以后，就一直没上班。”村井讲完，目光痴呆地望着远方。

“你怎么没和松崎君结婚呢?”启造自言自语似地问了一句。

“院长！”村井瞪着启造，“院长已经知道了真相，亏你还说得出口。说实在的，我也正式地向她求过一次婚，可是她却十分冷淡地拒绝了我。院长心也够狠的了。一个年轻女性好容易才下了决心给你挂了电话，可你中途就放下了听筒。那丫头是死了呀！象院长这样从树杈子上蹦出来的人并不是一个男子汉，你怎么就不能理解那个女孩子的心情呢？我也是个害人者，可院长比我更甚。不，也可能还是我不好。总之，由香子是不会回来了。她已经死了，她就是那么个死心眼的女人。”村井突然站了起来又嘟哝了一句，“到现在为止，讨厌我的女人，还只有由香子一个。”

冬　季

夏枝越来越讨厌阳子了，每天早晨，当她听到小朋友们齐声

喊叫阳子去上学的声音时，不知为什么心里也感到很不舒服。

“阳子呢？”阿彻从外面回来总要这样先问一句，这也使夏枝焦躁不安。

阳子很少受到妈妈的斥责，因为她不会使夏枝找到什么借口。无理由申斥阳子，这也使夏枝很恼火。为什么对阳子的感情会发生变化，她自己也不理解。那天夜里村井醉酒中的告白，使夏枝忧郁起来。按理说村井是爱自己的，一个爱着自己的人，就不应该再玩弄别的女性。村井的告白是对夏枝的一种莫大污辱。夏枝没有发觉自己对村井的憎恨、气愤已无意中转到阳子身上。

启造也发现了夏枝对阳子的冷淡。于是他每天下班都给阳子买点巧克力和书什么的。这对夏枝的感情也是一个刺激。

走着瞧吧！我绝不能让阳子总这么幸福。明明知道阳子是谁家的孩子，难道丈夫就毫不介意？

此外，她又觉得松崎由香子与启造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是那么清白的。既然能在电话里对启造说要为院长生个孩子，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可能那么清白。夏枝因为做了避孕手术，早就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由香子的一番话更加刺激了她的心。她的心几乎已经碎了。也就是说，村井的告白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启造意识到，自己动不动就会思念起由香子。进了医院门口，总是习惯地从窗子外面往事务室里望一眼，心想：或许今天能……。他每天早晨都抱着这样一个“万一”的希望来上班，然而，这个希望也破灭了。已经有另外一个事务员坐在由香子办公桌前。

由香子失踪已经有半年多了，启造仍然抱着一种幻想在注视着事务室。他总觉得由香子既没有提出辞呈，又没有遗书，而且也没发现她的尸体，这期间她会意外地突然回来的。

在和夏枝同榻共眠的夜晚，由香子深受村井凌辱的姿态有时就突然浮现在启造的眼前。人是离去了，其形象却栩栩如生地印在启造的心里。

由香子一直无影无踪。又到了岁末，阳子的第三学期开始了。

“妈妈，学校收伙食费了。”算上今天早晨，阳子已经催过三次了。

“伙食费吗，等妈妈给你拿。”每一次夏枝都仿佛听懂了。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里。阳子穿了一件绿大衣，背着黑书包仰脸看着挂钟，左等右等夏枝也不从厨房出来。阳子又看了一下挂钟，已经快到上课的时间了。

“妈妈，快点！上学要晚了！”

“可不是，你快走吧！”

“伙食费呢？”

“哎呀，我还忘了。现在我忙，明天再交吧！”

夏枝又洗起饭碗来。阳子默不作声地走出家门。她真想哭，但是她讨厌动不动就哭的孩子。记得在学校时，老师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汗和眼泪要为别人而流！”阳子非常喜欢这句话。她似乎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所以每当她要哭时，便急忙想起这句话来。于是她又喜滋滋地露出一副笑脸。有了笑脸心情也就略微平静了些，连心都在笑。真奇怪，阳子也觉得不可思议。眼下，阳子又作出一副笑脸，可不知为什么她还是想哭。她心想，算得了什么，怎么能哭呢！

到了四月，阳子就是五年级的学生了。她每天都要通过各种形式感受到夏枝对自己的冷淡。

妈妈是有病了，可她为什么总不给我伙食费呢？这对阳子来说真是难以理解。而夏枝对阿彻可是关心备至。

“阿彻，今天该交班费了，可别忘了！”

然而阳子要不是连催几天她就不会给钱。阳子心想，明天她也不会给的，准是说你再等一等吧。

这一天放学以后，阳子向辰子家走去，因为没有买汽车票的钱，所以她决定走着去。过去阳子还从来没有走着去过街里。到

辰子家几乎有八里来路。

来到桥头，就可以望见下面的武士部落。由于桥上有积雪，致使桥栏杆也显得低矮了。有四、五个象是一年级学生的男孩子，手里拿着粗粗的冰柱，在做着武士互相拚打的游戏。旁边站着一个五岁左右没穿大衣、笑容满面的女孩。冰柱相撞，冰渣四下飞溅，一些冰渣打在女孩儿的脸上。那女孩脸蛋通红，却毫不在意地笑着。

阳子偎依在栏杆上看了一会儿。她对那个没有人肯和她玩却仍然笑容可掬的女孩儿发生了好感。阳子又振作起精神走起路来。今天，阳子受到了老师的严厉警告。

"你总是忘带钱来，做作业可从来没忘过，为什么记不住带钱来？"

"我几次催着要，妈妈也不给我。"这话阳子难以出口。她只是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听着老师的训斥。她一边听着老师训教，一边想着要到辰子家去。晴空万里，从学校到辰子家要走很远的路。跑过马拉雪橇的雪道，路面光滑如镜，闪着白光。走了一程又一程，还是望不见辰子家。阳子已经走得汗津津的。公共汽车站的浅蓝色长凳已被埋在雪里，只露出靠背的上端。几台公共汽车越过阳子飞驰而去。

眼前是一片银白的世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到辰子家。阳子好不容易才来到辰子家门口，她松了一口气。

辰子家正门里摆着一排带皮毛的防寒草屐和小孩子穿的长筒靴。阳子犹豫了一下，没有到排练场去，却直接去了起居间。

真是出人意料，起居间里连个人影也没有。阳子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因为是星期六，学校不开伙。阳子脱了大衣，躺在炉子旁边。由于疲劳，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当她被人们的笑声惊醒后，发现辰子正坐在自己身旁。起居间里已经聚集了五、六个人。辰子凝望着阳子一言不发。

"您好！"阳子被辰子看得不好意思起来。

"噢，睡醒了？"高中图画教师市川跟阳子搭起话来。

"睡得真香啊！已经给你妈妈打去电话了，多睡一会吧！"辰子笑了。

"我睡好了。"阳子一看到辰子的笑脸，自己也高兴地笑了。

"还没吃午饭吧？"辰子看了一下钟，已经快到三点了。

于是辰子把准备好的黑漆小方盘摆在阳子面前，上边摆着阳子喜欢吃的煮豆、炒鸡蛋和浇汁鱼。看到阳子那副高兴的样子，辰子也露出了笑容。

"你们知道吗？美军占领日本期间，连电车上都写着'Occupied japan'。"在旭川小有名气的歌人井泽突然大声问。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日本啊！你是我的俘虏。"

"嗯，就是说我们被占领了？"

"被占领的日本啊！殖民地的日本啊！"歌人用咏叹的腔调说着，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可是，不管怎么衰败，日本毕竟是个独立的日本。"俳人新井从将棋板上抬起了头，他是一个办事喜欢求真的人。

"可是，新井君，这是附带着条件的独立。"歌人说。

"说得对，这是在耍猴呢。用力一拉绳，猴子就会蹲在主子的肩上任人牵着走。"

不知为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了。阳子睁着水汪汪、亮晶晶的大眼睛，听着他们讲话。

"阳子，叔叔们在讲什么，你懂吗？"市川问。

"好象明白，也不大明白。"

"噢，似懂非懂？你听我告诉你，就是说仰赖外国或者听从外国任意摆布那就糟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说不要过分依赖别人。"

“就是说不能总把辰子阿姨家的饭桶吃个底朝上。”

大家笑了。这些人经常在辰子家吃饭。

“把辰子家比作什么外国，把我们当成日本，这样比喻不恰当。”

辰子独自笑着，给大家沏着茶。

“我说阳子，在美国呀，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是靠自己赚钱上大学的。”

“听说英国也是如此。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娶媳妇，总想靠父母养活的现象，只有在日本才常见。”

这时阳子问道：“美国的小学生也干活吗？”

“小学生由家长出钱供着念书，那可是理所当然的。还是义务教育嘛。”歌人这样回答了一句。

“不过，要是家长不出钱怎么办？”

“家长拿不起钱时，就由国家资助。家长拿得起钱而不肯拿，那是要罚款的。”

“可是，小学生也有干活的，送送牛奶或报纸什么的……”阳子这么讲着，然而辰子并未往心里去。

“阳子，吃过了饭就回家吧！”

“……”阳子象是要说些什么似地望了一下辰子。

“阿姨送你回去吧。”辰子小声说。被辰子称作“起居间里的常客”们的话题似乎又转到文学上去了。歌人在谈论克洛代尔。

“我自己回去。”阳子也降低了声音。

“有乘车钱吗？””

“没有。”

“那你怎么来的？”

“走来的。”

“走来的？”辰子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大了起来。

“什么事？”听了辰子的大嗓门，辰子身旁的图画教师吃惊

地问道。

“我去一下就来。”辰子突然站起身来走出了起居间，上楼梯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阳子也跟着去了。

“我自己回去，阿姨不要送我。”辰子没有回答，从衣橱的抽屉里取出黑地白斜纹外褂。

“我说，阿姨，要干多少活才能挣三百八十元*。”

辰子把穿外褂袖子的手停了下来：“为什么不冲阿姨要？”

“可阿姨也不是咱家的人。”

辰子没好意思问她为什么不向妈妈要。阳子连车也不坐，徒步来到这里。这里边准有什么名堂，然而阳子对于夏枝却只字未提。

“妈妈不给我，请阿姨给我吧！”本来是个孩子，应该这么直率地提出来。辰子虽然有些气愤，但也挺同情她。

“那好了，你就一个人给我打扫排练场吧！”

“能给我三百八十元钱吗？”阳子脸上呈现出喜色。

辰子两手揣在怀里，注视着阳子打扫房间的情景。这个排练场里有一个十二顶席子那么大小的舞台，另外还有二十顶席子大小的一块地方。阳子三岁就学会了拿扫帚，曾潜心学习过扫地的方法。现在，她把扫帚尖轻轻地贴在席子上，精心地打扫着。扫完，又用干抹布擦了起来。阳子一丝不苟地从东头擦到西头。她那双膝离地的姿势，真比学徒弟子还要严肃认真。

阳子几次抹去脸上的汗水，不停地擦拭着舞台，辰子就象是在观看弟子排练舞蹈那样注视着她。然而阳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眼下，她只对擦拭地板感到欢乐。眼看着地板被擦得溜光铮亮，她感到无限的喜悦。看到她那专心致志的样子，辰子深为感动地心想：这个孩子，大有作为。

扫完地，阳子将五块抹布清洗了三遍。把撮子也擦得干干净

---

*这里指日元。

净，又把扫帚用肥皂水涮洗了一遍。

“阳子每次都要涮扫帚吗？”辰子从心里佩服，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倒不是总这样。脏了的时候就涮一涮。”

对阳子的工作态度，辰子感到满意，真想赏给她千儿八百的。然而辰子只给了三百八十元。

“现在回去太晚了，我送你走吧。”时针已经指向四点。

从车上下来以后，木屐下的雪被踩得咯吱咯吱直响。宛如踩着淀粉一般。寒风凛冽，辰子把脖子深深地缩到黑色防寒大衣领里，走进了辻口家。

“哎呀，这可太不好意思了，还让你亲自送来。”夏枝穿着下厨房的罩衣迎了出来。

“今晚上可要降温了。木屐咔咔直响。”

“总给你添麻烦，真对不起！”进了起居间以后，夏枝深深地鞠了一躬。

“妈妈，我回来了。”阳子满不在乎地跟夏枝打着招呼。辰子笑着扫了她一眼。

“阳子，这样做可不行啊！放学后不要总到别人家去。”夏枝和颜悦色地说道。

“知道了。”阳子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说，你猜猜阳子到我家干什么去了？”

夏枝悄悄地从侧面望了一眼辰子：“这我可猜不着。”她歪头凝想着。

“阳子啊，到我家搞副业去了。说是需要三百八十元钱。”

“什么？”夏枝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你丈夫和阿彻呢？”

“请原谅，他们在楼上呢。阿彻来年考高中，最近一直拚命地温习功课。”夏枝趁机岔开话题想搪塞过去，她接着说：“想

念高中的人就应该全叫他们念上，可是……”

“本来吗！才三百八十元钱，就给她又有什么了不起！”辰子却不离本题。

“……可真不象话，我也没说不给她呀！”夏枝确实没有说过不给，只是推拖说“再等一等”、“我今天忙啊！”夏枝总有她的借口。

“可不管怎么说啊，夏枝，她是为了三百八十元钱才到我家去找活做的。让小孩子操这份心多没意思。”

夏枝到厨房里望了望烤炉里的火。

“你看，我忙得这个样子，尤其是早晨更是不亦乐乎。所以就忘了这个事儿。不过，要到辰子家去要钱，这孩子也太直了。”

“还是做家长的不好哇！那么天真的孩子，还叫她操这份心。你过去就有些小气，到现在还是改不掉。”辰子还没有认为夏枝心术不正。

“你说我小气？这我可真不爱听。”夏枝苦笑了起来。

没结婚的时候，人家赠送给她什么东西或是请她吃饭，夏枝是很少还礼的。这也许是因为自己生在教授家里，接受部下和学生的馈赠已经习以为常了。

“要么就是你的心眼不好了。”

“真差劲，辰子！”夏枝并没有生气，她又摆出一副温柔的笑脸说，“我心眼还不那么坏。”

不错，从她那副笑脸上是看不出有什么坏心眼。这时，阳子走了进来。

“阳子，你怎么到阿姨那里去要钱？跟妈妈说还能不给你？”

阳子把视线转向了夏枝。夏枝在辰子面前不得不这么说。阳子已经看透了她的心思。

“对你说了吧，阳子这次可是打扫场地得的钱。阳子，今后你还愿干点什么？”

“干活？”夏枝感到很为难，她以乞求的目光看着辰子。辰

子则装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

“对啦，我是想找点活干。我想送牛奶，或送报纸，卖纳豆*也可以。”

阳子的眼里闪着光辉，好象正在谈论着有趣的游戏。阳子每当用钱的时候，就要一连几天地跟在妈妈后面催要。她想找点活干。

“呀，这可不行，阳子。爸爸和妈妈要被人笑话的。阳子，你可是医院院长的孩子呀！”夏枝以一种哀求的口吻说。

“呀！好久不见了。”启造和阿彻从二楼书房走了下来。

“院长也在准备应考？”辰子轻轻地点头打着招呼。

“这怎么说？”启造抚摸了一下脖颈。夏枝则去准备晚饭。

“阿彻长这么高了？都快要赶上爸爸了！”

“只是个头长大了，还不是个挨训的材料！”阿彻正处在变音的年龄。

“辰子小姐，今春的舞蹈班开学您又该忙起来了。”启造一跟辰子搭上话，不知为什么心情就豁然开朗起来。

“排练倒是很忙，琐事也不少啊，可有趣的是，在这个时候，常到我家闲聊的那伙人就越是来凑热闹。布置会场，印刷程序表、会员证，直到宣传画，他们都自己分了工，这就帮了我的大忙。”

“这可都是因为您为人好。”

吃饭的时候，阳子说：

“哥哥，我想找点活干。”

“阳子！不要再谈这个事了。”夏枝厉声厉色地说。听到夏枝这种很少见的尖锐语气，启造和阿彻吃惊地注视着她。

“怎么回事？阳子，为什么要挨训？”阿彻仿佛在袒护着阳子。

---

* 纳豆：把煮好的大豆发酵后制成的一种食物。

“哪儿呀，谁也没有训她。她闹着要去送牛奶，还要卖纳豆！”夏枝只字不提三百八十元钱的事。辰子可并不理会夏枝的脸色。

“可以嘛。劳动又不是坏事，咱们老师就说过，自己辛苦点，别人就可以轻松些。不过，阳子，送牛奶可是每天都得干的活，天天如此，可不是闹着玩的！”阿彻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

“是啊，你哥哥说得对，这可是苦差事。劳动可不比做游戏。阳子，要是每天送牛奶，总要赶上雨天或雪天的。”

启造这种亲切温和的语气触怒了夏枝。近来启造对阳子讲话，总是那么体贴、和蔼。

“可是我想找点活干。咱们小组里的吉田君，就在送报纸呢。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简直不象是往日的阳子了，这使阿彻迷惑不解。阿彻看了看夏枝的脸。

“阳子，你可是辻口医院院长的孩子呀！院长的孩子怎么能去送报纸、送牛奶呢？”

“为什么不能？”阿彻把用叉子刚叉起的肉又送回碟里，面呈不悦之色。

“你还问为什么不能？”夏枝将近似求助的目光投向辰子。阿彻又接着说：

“劳动有什么可耻吗？”

“劳动倒不是坏事。”启造本想给夏枝帮帮腔。

“就是嘛！哪里有那么一条法律，规定辻口医院院长的孩子不许送报纸？”阿彻的话使夏枝听了感到刺耳。很明显，阿彻和阳子是一个鼻孔出气。

“不过，阳子，那你就真地做起来试试，社会上的人准会笑话爸爸和妈妈的。”夏枝的语调温和起来。

“笑话你们，为什么？”阳子纯真地反问着。因为她不理解，所以坦率地提出了疑问。

“从小就干活劳动，这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是这样。”夏枝感到似乎连阳子也在嘲弄自己，不由得冒起火来。

“妈妈的论调，我真不赞成。”阿彻感到很失望。

阿彻这种失望的说法深深刺痛了夏枝。她感到难以忍受，仿佛受到了侮辱。

“说什么‘穷人’，这就是瞧不起人家。”阿彻毫不客气地反驳着。

“方才是妈妈说话说走嘴了！”启造第一个撂下筷子伸手将烟灰盒拿了过来。在夏枝听来，只觉得这是启造和阿彻在合伙责备自己。

“那么，你是认为阳子出去送牛奶、卖纳豆也没有什么了？”

“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愿意干就随她的便好了。”

“可丢死人了。”夏枝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丢什么人呢？我真不明白。”阿彻仍然叮着不放。

“可卖什么纳豆……”

“瞧！您这种说法我就是讨厌。卖纳豆有什么不好。做医生的就是高尚无比，而卖纳豆的就是下九流？妈妈的脑筋也太旧了！”

听了阿彻的话，夏枝不由得望了辰子一眼。她感到自己在辰子面前受到了侮辱。她对辰子一言不发的态度感到气恼，在内心里埋怨着辰子没帮自己说一句话。

这个家庭可真够呛。辰子早就这么想，有意默不作声地观看事态的发展。

“可话又说回来，阳子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要找点活干呢？”启造劝解似地问。

“我也只不过是想找点活干。”

“撒谎！阳子是需要钱吧？”阿彻窥探了一下阳子的脸。

“需要钱，就跟妈妈要嘛。”启造对内情一无所知。

夏枝真是提心吊胆，生怕辰子冒然地把一切真相都说出来。

“三百八十元”这件事，启造自不必说，就是阿彻，也绝不希望让他知道。夏枝在背着阿彻冷淡阳子。然而阿彻却敏感地觉察到了阳子要找活干的原因。他心想，准是妈妈没给阳子钱。

“辰子，你看怎么办？”夏枝问。

“想干就叫她干呗！”

“可是社会舆论……”

“人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阳子真的送起牛奶来，我这个辰子阿姨可要夸奖她一番。谁也不会认为辻口医院在靠孩子劳动挣钱糊口。还会有人夸她‘了不起’。但绝不会有人挖苦她‘一钱不值’。不过阳子，妈妈同意了你就不妨做做看，送牛奶也好，或者干点别的。干个三两天以后，你若是想打退堂鼓，那你就会觉得能常年累月坚持劳动的孩子该是多么了不起。哪怕仅仅体会到这一点，你也算是长了学问啊。”

背　影

终于决定阳子从五月份起开始送牛奶了。因为四月里积雪还不能完全融化，路不好走。

阳子不只是天真纯朴，而且独立生活的意识也很强，这成了启造的心思。当然，愿意劳动这绝没有坏处，可是，无论是启造，还是夏枝、阿彻，他们在幼年时代绝没想到过要劳动。到头来不得不承认血统的不同。

据说佐石十六岁那年，就卖身进了工棚。启造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进了医院大门。刚进四月的季节，树芽坚硬，院子里寒气逼人。

启造偶然向前看去，发现在前面不到十米远的地方，身材修长的村井正弯腰躬背、无精打采地走着。和启造一样，村井也穿了一件笨重的大衣。从医院里跑出来一个象是服侍患者的女人，向村井施了一礼。村井没有还礼，仍旧慢吞吞地向前走着。擦肩

而过的那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回头望了望村井。

难道他还在为由香子的事痛苦着？启造对村井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友情的好感。自从由香子失踪后，启造也是一直放心不下。在这一点上，村井和启造几乎不相上下。

看来村井并不那么坏。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夏枝是别人的妻子，启造自己也可能被其吸引过去。这样一想，他便对村井那有气无力的背影产生了同情心。

这天午后，启造碰见了村井。他穿了一身动手术时穿的服装，一边摘着口罩一边从手术室走了出来。衣服下面露出了毛茸茸的大腿。

"是摘除手术吗？"听到启造的问话，村井微微地笑了。由于刚动完手术，他兴奋得满脸透出血色，眼睛也炯炯有神，再也不是今天早上慢吞吞地走路的那个村井了。

"你辛苦了！"受到院长的慰问，村井站往了，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没有开口就默不作声地和院长肩并肩地在走廊里走了起来。

"呆一会儿到院长室打扰一下可以吗？"村井在浴室前停住了脚步。手术后入浴洁身已经成了惯例。

"啊！可以。是关于松崎的事吗？"启造问道。村井的表情有些阴郁。

"不是，她已经死了。"

"不过，要是真想死总应该留下一封遗书什么的。"

"这是积怨太深的缘故啊。"说着，村井拉开浴室的门走了进去。一瞬间，一股热乎乎的暖流迎面扑来。

村井的这一句话刺伤了启造的心。他想，会是这样吗？不留遗言就是积怨太深的证据？没能尽述衷情就产生了深深的积怨？

洗完澡，村井来到院长室。衣服外面套着一件白大褂。

"你累了吧？"启造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慰劳他。

“谢谢院长，今天我不想喝了。”村井拦住了院长。窗子上罩上了一层水蒸汽。

“积怨太深的证据，”启造又想起了方才村井说过的这句话。

“什么事？”启造问呆呆发楞的村井。

“我总觉得积怨太深的不只是松崎一个人。”

“咦？”

“院长对高木君怎么个看法？”

“怎么看？他是一个好人呀！”

“就这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你觉得高木对院长是怎么看的？”启造感到村井问得有些突然。

“怎么看，我们俩是学生时代的老交情了。我还从来没有想过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

听说高木和村井是远亲，有点血缘关系。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容貌和性格真是迥然不同！启造一边这样想一边看着村井。

“那么，院长觉得高木对院长夫人是怎么看的？”

启造皱起了眉头，心想，这家伙怎么净提这些令人不快的问题。

“恐怕他没有什么想法吧！”

高木可和你不一样！启造真想这么说。

“原来是这样。”村井嘴边突然泛起冷笑。启造没有作声。

“院长，你真也有点过于粗心了！”

“……？”启造觉得十分无聊，于是不再理睬村井。

“院长，我或许还能忘掉您的夫人，可是高木君会怎样呢？”

你少扯这些无聊的事！天已经黑了，启造一边在心里这样想着一边注视着映在窗子上的村井。

“高木君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您的夫人……”

“算了，不谈这些吧。”启造尽量用温和的口吻说。

“高木和我是朋友啊！”

“你是让我别伤了你们的友情！”村井毫不相让地接着说了下去。

“因为有由香子的事，我才提起这些。我想积怨太深真是件可怕的事。你知道高木为什么独身吗？”

启造将锐利的目光投向村井，他觉得村井也太不了解高木了。

高木为什么不结婚，启造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可能是因为高木本人对这件事既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夸耀过，所以不太引人注目的缘故。高木虽然是独身，却没有让周围的人们担心挂记的地方，他总是那么悠闲快活。

细想起来，高木也四十岁了。启造过去从来没有劝过高木结婚。想到这一点，启造感到自己很不够朋友。不过他又想，一个人如真的能独身一人生活下去倒也是一件轻松快活的事。

村井直勾勾地盯着默默不语的启造。

“院长，给高木提亲的人还真不少呢！”

只要是一个大夫，有些女性就会死气白赖、不顾廉耻地想接近你。这一点启造是早就知道的。

“这倒完全可能。”

“但是，高木根本就不予理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村井似乎想说原因就在夏枝身上。启造知道，在学生时代，高木曾向夏枝求过婚。但是，至今他还不能忘掉夏枝，并因此才过着独身生活，这可是启造所没有想到的。

“那是，高木他……”

村井要开口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门开了，真是出人意料，辰子走了进来。启造吃惊地问：

“哎呀，能在医院见到您，可是个新鲜事儿。您怎么了？这

个时候到这来？”

“我刚看过一个病人，回来顺便到这儿看看。”辰子脱下了淡青色防寒大衣。那件发暗的胭脂色和服穿在辰子身上真是再好不过了。启造对村井真是感到棘手，他轻松地将辰子迎到屋里。见村井也在屋里，辰子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

“打扰了！”

作为初次见面的人，村井还从来没有受到象辰子这样的冷遇和慢待。无论是男是女，初次见到村井的一瞬间，总是要吃惊地凝视片刻。然而辰子却没有这样。她那亮晶晶的大眼睛不是看村井，而是扫视了一下房间。

“哎呀！辰子小姐和村井君还是初次见面吧？”

“可能是吧！”

启造急忙给两人作了介绍。

“不，我见过您。”村井显得很呆板。在村井来说这是十分少见的。

“啊！是吗？”辰子没有问他在什么地方。

“在那里？”启造反问了一句。

“……在琉璃子出事的那个时候……”

村井还没有忘记，给琉璃子举行葬礼的那一天，辰子曾来帮过忙。

“没想到房间这么漂亮！那张画是朝仓先生的《冬雪图》，这张是谁的画？”

辰子仰脸看着墙上挂着的风景画，全没把村井放在眼里。

“这个吗？”启造脸红了。

“啊！是你自己画的？真没想到，我还以为是于特里约的画呢！”

这张画是启造学生时代画的札幌市街景。不知道为什么，启造很喜欢它，就在前几天才把它挂在了墙上。

村井虽然第一次受到女人的冷眼，然而他对旁若无人的辰子

并未产生什么反感。

“对了，辰子，村井君还是高木的远亲呢！”启造可怜起被冷落的村井，便这样加了一句。

“是吗？”辰子只是轻轻扫了村井一眼。

“高木为什么抱独身主义，村井君正在推理呢。”听启造这么一说，辰子笑了。

“推理结果怎样？”

即便是村井，也很难在辰子面前开口说“高木忘不了夏枝才决定过独身生活”这样的话。

“准是说什么高木先生心中有了牵肠挂肚的女人吧？”听了辰子的话，村井苦笑了。

“别死心眼，用不着替他担心。高木先生是一只不懂得怎么絮窝的鸟。他一到雨天就忘拿雨伞，还说什么一辈子也忘不了心爱的女人，那可真是装得挺象，他根本办不到啊！”

“他说过曾向辰子小姐求过婚，但被您拒绝了。”启造想起了这件往事。

“不是什么正式向我求婚。他说找对象太麻烦了，要不我就和辰子结婚算了。”辰子诙谐地笑了。

不知为什么，在辰子面前，村井只感到心情受到压抑，便走出了房间。村井出去后，辰子问道：

“村井先生就是他啊！究竟他什么地方那么出奇，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启造还以为辰子已经知道了夏枝和村井的关系，便板起面孔问道：

“关于村井君的事您知道吗？”

“我知道，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到我家里来学舞蹈的一个女孩子正在眼科病房住院。方才我去看她，病房里的六个患者，正大谈特谈村井先生呢！还说什么集体恋，太无聊了。我还寻思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这不，在这见到了。象他那种类型的人，

我根本看不上眼。”

启造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看来辰子还不知道夏枝和村井的关系。

“辰子小姐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呢？”启造放心地问辰子。辰子眼睛里闪烁起光辉。

“我喜欢的类型吗？”辰子笑了。

“也不是院长这种类型的人，你放心好了。当然也不是高木那样的人。应该是什么类型的人呢？我也说不好。”

“难道凡是男人一个也不在话下？方才您还说高木是不懂怎样絮窝的鸟，可是辰子您自己又怎样呢？”

“我和高木好象是一路货色。”

“说哪去了，您还年轻，也应该结婚了。”

“谢谢你，该不会给我开除女人籍吧？”

“象辰子这样的人不结婚，怎么也说不过去。辰子小姐您到底为什么还过着独身生活？是因为家有财产？舍不得扔掉舞蹈这个行业？”

辰子默不作声地死盯着启造的脸。启造不由得躲开了她的视线。辰子的这种表情是前所未见的。表情里流露出一种郑重而高雅的美，宛如严冬里的太阳照耀下的树冰一般。

“我倒不是迷恋财产和舞蹈。不过院长，任何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隐衷吧！你说对不？”

启造随和地点了点头。他想起了阳子，这是连对夏枝都不能吐露的秘密。而且收养阳子的理由就是对高木也不能倾诉。可是，他万没想到辰子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真没想到啊，辰子小姐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自然有，倒不是不可告人，只是不能说。”辰子温柔地笑了。

“啊，我可真想听听是什么秘密。”

“你知道了又会怎样？”

“这我可不好说。”

“告诉你吧，我曾经生过孩子。”辰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启造的脸。

“咦？”启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可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这件事发生在战争期间，是我刚从女中毕业，暂时定居在东京的时候。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还是个男孩呢！”

“……”

“我情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变节，忠贞不屈地死在狱中。就义时还咏诵着《万叶集》里的诗篇。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可惜。象他那样的男人再也不容易遇到了。”

启造被深深地感动了。这件秘密辰子从来没对人讲过，而生活却很乐观。启造对此惊叹不已。启造对辰子这样忠实于这段往事，敬佩得五体投地。这与自己的隐衷截然不同。同辰子那堪称骄傲，可引为自豪的秘密相比，启造深感羞愧。

“倒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其实跟谁都可以讲。不过，过去觉得这件事事关重大，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可能是现在我要成人了，也就终于把这件事公开了。”

暴风雪

虽然阳子去送牛奶了，可夏枝想，她能坚持一个月就蛮不坏了。然而，即便是数日阴雨连绵，阳子也不说就此罢休。过了丁香争相吐艳的六月，又迎来了白马铃薯花怒放的盛夏，阳子一点也没有甩手不干的意思。

一到早晨五点，阳子准会睡醒，她麻俐地穿好衣服，压低脚步声悄悄地走出后门，从仓库里推出自行车，轻身一跃飞快地向前骑去。

她要在牛奶递送站把装有四十瓶牛奶的奶箱搬到自行车的后

座上。这是阳子最难胜任的一项劳动。阳子扶着后座沉重的自行车，递送站的老板帮助把奶箱捆绑在后座上。开始时不习惯，骑起车来左右摇摆得挺厉害。如此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她也有些习惯了。

奶箱里的奶瓶，稀里哗啦不停地响着，阳子脚踏自行车的踏板，跑在还没有行人的大街上。

阳子送牛奶的消息，不知什么时候在全校传开了。

“阳子，你为什么要送牛奶？”邻桌的京子问。

“我想用自己挣来的钱，买笔记本或铅笔。”

“哎呀！我都是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

京子是炼铁厂老板的姑娘。

“可是，京子，我认为与其用零花钱，还不如用自己劳动赚来的钱买更好。”

“嗯，阳子你也真怪！妈妈说过，辻口医院多有钱，还让阳子送牛奶，这是为了让别人夸奖她。”

京子心地善良，说这话并没有什么挖苦的意思。

“不对，我根本不是为了让人夸奖。”

“可是妈妈说很快就会见报的，报上会表扬你的。”

京子也许是夸夸阳子。可是阳子听了却感到很孤单。她不希望自己的心情得不到别人的谅解，但这件事很难解释。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懂得了社会上还存在着“误解”。

阳子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跑在没有行人的大街上时的那种高兴劲儿，和一瓶一瓶地送完牛奶，只剩下空瓶负荷大大减轻时的那种心满意足的心情，是无人知晓的。

进入第二学期后，天气骤然变得晨风刺骨。苞米地里的苞米不知不觉中，已窜出一人多高，被风吹得唰唰作响。赶上雨雪交加的时候，则更是寒气逼人，沁人肺腑。一直到出现积雪，骑车行走就更加艰难。继而就进入了自行车已经失去了作用的冬季。

这是阳子终生难忘的一个冬天。

到了无法骑车的冬季，阳子便把奶瓶放在帆布袋里递送。提起装着二十瓶牛奶的袋子，勒得两手直痛。可是习惯了以后，可能是会用力了，也并不感到怎么痛苦。

阳子冬季六点起床。早晨送奶过早，奶水结冰会把瓶子冻裂，所以必须在人们起床开门的时候递送。这个道理阳子也懂得了。

每天早晨起来，阳子总要隔着窗子望望树林。早上，树枝上仿佛下了霜，一根一根都结着冰花。刚一出门，睫毛就会象结了冰似的粘着到一块。呼吸时鼻子里就会感到硬梆梆的。在这样的日子里，外出时就要带上耳罩，以免冻伤耳朵。

启造和夏枝都认为阳子干不了几天了。可一进入正月，他们却吃了一惊，真有点愕然了。

到底是出身不同啊！她身上流着佐石的血，天生就是在外面干活的命。

阳子送奶刚回来，夏枝一边看着她香甜地吃着早饭，一边这样想着。

"阳子这孩子还真有出息。她很有毅力，一点也没有要打退堂鼓的意思。"启造说。

"她的父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想找机会详细地打听一下高木。"夏枝这句话很伤人，但她却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邻居们一夸奖阳子，夏枝就在心里咒骂阳子。她在心里说，阳子为什么不想学点钢琴和舞蹈呢？刚刚十几岁就奔着钱要找活儿干，真是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出身。

"我说阳子，你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就不要再送牛奶了吧？"阳子听了，只是微微地笑着，绝不会说上一声"好，我不干了"。

夏枝对阳子这种顽固的态度感到气愤。让个孩子在外面干活，夏枝怎么也想不通。她觉得羞臊万分。

不管夏枝怎样说，阳子却毫无就此罢休的意思。但是，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逼迫着阳子停止了送奶。

学校还在放寒假。这天早晨，从半夜刮起的暴风雪越来越猛。玻璃窗被风吹得吱吱作响。被飞雪吹拂着的窗户变得一片洁白。夏枝被狂风的吼声惊醒，心里琢磨着，今天劝劝阳子不去送奶吧。可是一想到她那股犟劲儿，就再也不想说什么了。于是，她竖着耳朵，倾听着阳子的动静。

阳子立起了大衣领，又用毛围巾围了几圈，而后戴上帽子走出了家门。然而，她立刻被那扑面而来的暴风雪呛得喘不过气来。她狠了狠心刚要迈步，却又被迎面扑来的风打得低下头去。街上已经没有道路可走。阳子在积雪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蹭去。电线被狂风吹得呜呜作响，她险些被风吹倒。于是转过背来让过风头，再斜着身子往前走去。她觉得已经走过了一段道路，然而风吹树林的响声，仍在耳畔鸣叫。飞雪挤进长筒靴里，渐渐地融化了。刚走不远，就遇到了一座大雪堆，几乎没到阳子的胸部。阳子一步一步地试探着积雪的深度，缓慢地向前挪动着脚步。汗水濡湿了额头，阳子一边喘息着，一边停住了脚步。

不过，这并不比在河里更可怕更疲劳。我还没有被冲走。想到这里，她又振作起来，总算越过了大雪堆，来到了坚硬的正道上。然而还没走上三米远，道路又堵塞了。如果是夏天，到牛奶店只不过是五分钟的路程，可是今天早晨，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走出多远。

回去吧！阳子停住脚步向四周望了望，连个人影都看不到。阳子把身体倚在道旁的足有一人高的雪堆上，休息了一下。狂风时时扬起烟雪，从身边掠过。

婴儿还在盼望着牛奶呢！阳子又向前屈着身子走了起来。她走走停停，让过风头，拚命地在雪中挪动着双腿。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大雪堆，在大雪堆中还没走上几步，就已经浑身是汗了。

能走到吗？我一定要走到，叫大家看看。

就连大人，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也有走到离家

就差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就成了路倒的。然而阳子并不知道暴风雪的可怕。她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一股喜悦之情逐渐涌上心头。这是战胜困难以后的喜悦。

每当一阵强风吹过，周围一带就被烟雪的白幕覆盖上了。等到烟雪停止后，她又向前走去。稍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但是，由于星星点点的房舍散布在雪中，这就使阳子没有迷失方向。

阳子总算走到牛奶店的前面，一缕炊烟从烟囱里升起。阳子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她咕咚咕咚地推着那关不大严的房门，牛奶店的老板从里边打开了房门。

"哎呀！这不是阳子吗？这么大的风雪，你还走来了？"老板惊讶地眨着眼睛看了看阳子的脸。从他那呆呆张开的嘴里，露出了一个虫牙。

"这样的家长可真少有，哪有这个天还让孩子出来送奶的？"说着，眉毛粗重得象男人眉毛一样的老板娘向老板使了个眼色，阳子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爸爸和妈妈没让你今天休息吗？"

老板把土地房间里的炉火，用粗通条捅了几下，火炉轰的响了一声，眼见着连炉筒根都红了。

"是我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阳子不喜欢听别人风言风语地说父母的闲话。

"嗯，总那么笑嘻嘻的，就是不听话呀！这可和你哥哥不一样。"

老板娘一边替阳子撣着长靴子上的雪，一边向老板递了个眼色，粗粗的眉目微微抽动了一下。这回阳子可对老板娘的眼神有点介意了。

老板瞪了一下老板娘，又捅了捅火。老板娘若无其事地问道：

"遇上大雪堆了吧？"

"可吓人了，有一腰来深呢！"

“啊？齐腰深，吓死人了。可是你爸爸、妈妈为什么还让你出来送奶呢？”老板娘气冲冲地说。

“你说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教育孩子。你少说废话！”

“要是为了教育孩子，又何必只让阳子一个人出来送奶，让她哥哥也来送好了。不管怎么说，这做父母的也太刻薄了。”

老板娘斟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递给阳子。被雪濡湿了的长靴和阳子的灯笼裤，都在冒着热气。

“阿姨，妈妈不让我送牛奶，可我硬是央求着要送。”阳子不理解为什么这阿姨要说父母的坏话。

“那么，阳子为什么要送奶呢？”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总之我想找点活干。”阳子向滚热的牛奶吹着气，不知为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

“今天牛奶停送了。风停了后，由叔叔自己慢慢地去送。”老板也在喝着牛奶。

“哎呀！婴儿没有奶喝怎么行？太可怜了！”

“说得倒是，可是这样的天气去送奶，那可就要了咱们的命了。”

“还是由我来送吧！”

“胡说！”老板厉声制止了她。

疾风席卷着积雪吹个不停。

“你就是走到我这，恐怕也是吃了不少苦头吧。今后可不要这样蛮干了。在这种暴风雪的日子里，就是送报的叔叔和别的大人们都有成了路倒而冻死的。”接着老板的话茬儿老板娘又加了一句：

“这都是真事。这一带多少有几户人家还算不错，要是到了乡下，那阳子就会冻死的。总之，在暴风雪停止以前，你就在这好好休息一下吧，反正学校也正在放寒假。”

然而阳子是为送奶才特意赶到这里来的。她没有心思悠闲地烤着炉火。阳子还从来没有耽误过送奶，今天这是第一次，她感到

十分惋惜。

热气腾腾的牛奶和炉火，使阳子的身子完全暖和过来了。她直楞楞地凝望着窗外，只感到浑身疲倦，便躺在长凳上，没过多久，她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不知什么时候，阳子已经睡在一间漂亮的小客厅里。她吃了一惊，还以为是在做梦，但很快就辨认出来自己是睡在牛奶店的房间里。她觉得似乎睡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只不过二十分钟左右。阳子爬起来，坐在褥子上。这时，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窃窃私语声。

"……你怎么能那么说？"是老板压得低低的声音。

"可是……"老板娘又讲了些什么。

"可是闹着要送牛奶的是阳子她自己，这和……"阳子明白了他们是在谈论着自己的事，也就不好意思走出房间了。

"好，就算是她自己要送，可在这种刮风下雪的日子里……，要是自己的……怎么也不会舍得让她出来的。"

"……那你怎么就知道她……"

"大家都这么说嘛！首先是她那长相就一点不象她父母。"

只隔着一扇拉窗的隔壁房间的声音虽然是窃窃私语，却清清楚楚地传到阳子的耳朵里。

"可是，也有一些孩子长得就不象父母啊。就说你吧，和时子一点都不象。"

"你真傻，时子那孩子，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吗？"阳子听到了老板娘低低的笑声。

"总之，阳子她自己还不知道，你可不要乱说啊！"

"这我知道。不过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知道的。阳子是要来的孩子，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嘘！可别大声嚷！"

阳子浑身一颤。

要来的孩子？我是要来的孩子……然而奇怪的是阳子并没有

显得格外震惊，虽然还是一颗童心，但在很久以前，她似乎就感觉到夏枝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不知为什么，她本人也曾想象过自己可能是要来的孩子。可是现在，她完全知道了这件事，这仍使她感到十分孤寂。

难道哥哥也不是我的亲哥哥？阳子几乎要落泪了。虽然她又想起了“汗和眼泪要为别人而流”这句老话，可泪水还是止不住。

我不是要来的！她在心里这么琢磨着，可是毫无作用。启造也好，夏枝和阿彻也好，突然都变得疏远了。仿佛阳子已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她咬着嘴唇，抑制着眼泪。她不想让牛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看到她在流泪。

要来的孩子又怎么样？她这样想着，但却止不住眼泪。阳子狠了狠心，擦去了脸上的泪水，来到外面的房间里。

“你睡醒了？”老板娘探出头来。

“嗯。”阳子低着头，穿上了长筒靴。

“才九点，再睡一会吧！”

尽管老板娘这样劝着她，阳子还是走出了房间。真是不敢想象，风竟突然停住了，蓝天朗朗，万里无云。

不知怎的，阳子突然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走在羊肠小道上。

我是从哪儿要来的呢，阳子无精打采地移动着脚步。因为是要来的孩子，所以妈妈才不给我伙食费吧？

阳子想起了学校文艺汇演时，妈妈没给她做舞蹈服装的往事。这时，她身后发出了巨响，她回头望去，只见一辆黄色的除雪车，溅起雪沫，在大道上跑着。阳子忽然又热泪盈眶，她感到孤寂，变成了一个触景生情、多愁善感的人。

从明天起，我再也不去送奶了。因为自己要送奶，才惹得牛奶店的老板娘说了爸爸妈妈一些坏话。她现在才明白了母亲不愿意让自己劳动的心境。

到了家门口，她突然想起了夏枝那可怕的面孔。那一天夏枝几乎是骑在自己身上，拚命地掐着自己的脖颈。

为什么要来的孩子就得不到妈妈的疼爱呢？阳子想起了在书中看到的白雪姬的故事。自己会不会也象白雪姬那样迟早要被赶出家门呢？阳子无精打采地拉开了便门。夏枝似乎早已等在那里，飞也似地跑了出来。

"呀！这么大的风雪，你还在送奶，真叫人可怜！"说着就紧紧地抱住了阳子。

夏枝睡到七点多钟才起床，想不到这场风雪竟是这么大。一想到在这样的气候下，还让阳子出去送奶，就不由得怜悯起阳子来。因此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她。

阳子被搂在夏枝的怀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也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悲哀，她哇地一声哭着紧紧搂住了夏枝。

深　渊

阳子辞退了送奶的活儿。

"别看阳子刚强，还是被暴风雪吓住了。"启造这么说，夏枝和阿彻也这么想。

"她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还是个孩子嘛！"

阳子一言不发。从奶店老板、老板娘那里听来的那件事，她没对任何人讲。

暴风雪那天，夏枝能挂念着自己，忐忑不安地等待自己回来，并把自己紧紧搂在怀里，阳子想起来，仍感到十分高兴。

是个好妈妈呀？一想起这件事，她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心想，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有那么一天见到自己亲生母亲的时候，我要让她夸我真是个了不起的好孩子。但是，最近的一件事，却使她很挂心。那就是阿彻很明显地不和她搭话了。过去，阳子一谈起学校的事，阿彻总是比启造和夏枝要热心得多。可近

来，他只是“哼、哈”地应付一句，就再不多开口了。

哥哥在准备考高中的功课，太忙了啊！

尽管阳子这样安慰自己，但在吃晚饭的时候，阿彻仍然一言不语，这使阳子感到十分孤寂。

夏枝也注意到了阿彻的这个变化。过去阿彻从学校回来总是要问一问：“妈妈，阳子呢？”可近来，阿彻却很少提起阳子。

而一天夜里发生的一件事，使启造也不得不承认阿彻对阳子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那天晚饭后，洗过澡的阳子换上了一套睡衣来到起居间。启造和夏枝、阿彻都在那里，阳子似乎想说点什么，把手搭在阿彻的肩上，刚喊了一声哥哥，阿彻却象触了电似地浑身一颤，猛地将身体躲到一边。阳子险些跌倒，阿彻自己似乎也吃了一惊，他满脸通红，迅速地跑上了二楼。

“啊呀！不要紧吗？阳子。”听了夏枝那亲切的口吻，阳子忙点头说：“没事儿。”

阳子孤寂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阿彻这孩子真少有！”

“可能他心里焦躁，准备高中考试，弄得他精疲力尽了。”启造把自己内心的不安隐藏起来，温和地解释着。他虽然认为阿彻不可能知道阳子的出身，但心情却难以平静下来。

阿彻去市立图书馆，阳子也到河对岸的伊泽滑雪场去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下午，启造在客厅里捅着烟嘴。阳光洒满整个房间，然而启造的心情却很沉重。

启造正在回忆着阿彻昨天晚上的举动，阳子刚把手搭在阿彻肩上，他就立即把身子躲闪开，这件事怎么想也有点反常。启造对自己把阳子领到家里来抚养将会造成什么后果，感到不安。

这时，夏枝走了进来，

“哎呀！原来你在这儿呢，我还寻思你在楼上呢。”看见启造正盘腿坐在熊皮垫上擦着烟嘴，夏枝吃了一惊。

“有阳光照着可真暖和！”

“嗯。”

看着启造心不在焉的样子，夏枝皱起了眉头。

“怎么带搭不理的，你想什么呢？”夏枝在启造侧面坐了下来。光滑的熊皮上闪闪放光。

“啊，也没想什么。”启造慌忙地回答着。

“阿彻这孩子真叫人操心。”夏枝好象看透了启造的心思。

“哪儿叫人操心了？”启造毫不在意地这样回答着。

“你还问我？阿彻昨晚上的举动，你没看见？”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那算什么？”

“你说得轻快，难道你不感到蹊跷吗？”

“这只是突然有人把手搭在他肩上，把他吓了一跳罢了。”

“不对！阿彻近来几乎不和阳子搭话了。过去一从学校回来就要问到阳子，可现在根本就不提她了。”

“那是因为阿彻要考试了，心里边乱得慌。”

“不对吧？他也不大愿意搭理我了。虽然没有话说，却常常死盯盯地看着阳子，我总觉得这是个问题。”

“阿彻也到了思春期了。到了这个年龄，生理上会发生一些变化，有时就想躲避人，和父母也不大愿意讲话了，想单独一个人呆一呆，不想接触别人，这也意味着人的成长啊！你不要太神经质了。”一种不安之感使启造也变得唠叨起来了。

“不过他好象在故意躲着阳子，也可能是到了思春期，阳子也是小学六年级了。身体也眼看着发育起来，快成大人了，我看他已经感到阳子是异性了。”

夏枝的这种担心是启造没有料到的。启造担心的是怕阿彻知道了阳子出生的秘密而故意躲开阳子。而夏枝所忧虑的却似乎是阿彻对阳子产生了一种异性的感情。

“我想不会吧？”

“你还看不出来，阿彻完全是个成年人了。”夏枝两颊突然

飞起一片红晕。

“可是阳子是阿彻的妹妹呀！不会象你担心的那样吧？”

阿彻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佐石的女儿结合。启造极力地想消除自己内心的不安。不过，听了夏枝的一番话，启造也深有感触。昨天晚上阿彻确实也没把阳子当作自己的妹妹来对待。

“我说，你知道吗？阿彻这孩子很早以前就知道阳子不是他的妹妹了。”

启造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一边在大腿上擦弄着烟嘴，一边望着树林，树枝上的积雪时常毫无声响地纷纷飞落下来。启造此时已陷入冥想之中。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应该把阳子送给别人吗？还是把阳子的出身告诉给阿彻。不论怎么做，只要是一个户口本上的兄妹关系，他俩就不可能结合。

启造没完没了地把大腿上的烟嘴立起来，又放下去。看他重复着这种简单的动作，夏枝逐渐焦躁起来。夏枝明白了启造困惑的原因。心想，我早就知道阳子是佐石的孩子，你是害怕杀死琉璃子的那个凶手的血统与你辻口家的后代混合到一起吧？

“喂！”

启造似乎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摆弄烟嘴的手停住了。

“什么事？”

“我看将来干脆让他俩结婚算了。”

“胡说！”

听了启造那激烈的口吻，夏枝又故意温柔地说：

“何必那样生气呢？反正阿彻也没把阳子当作妹妹。阳子又是那样一个好孩子。头脑聪明，性情温柔，长得又那么漂亮。”

启造觉得这是夏枝在向他示威。

“我说，你不这样看吗？”

夏枝那温柔的声音，进一步威胁着启造。启造心想，她还什么也不知道呢？便反问道：

“原来是这样，你真地认为阳子这孩子那么好吗？”说完这句话，启造又慌忙附上了一句。

“既然是那样，你怎么就不能更疼爱她一些呢？”启造当然不会料想到这无意之中的一句话会引起夏枝什么样的反响。

夏枝的脸色突然变了。

“你问我为什么不能更疼爱她？”

启造想错了。他还以为是因为自己批评了她对阳子的冷淡，她才勃然变色的。

“是啊！既然都要娶她做阿彻的媳妇了，那就应该对她更关怀、更体贴一些。”

夏枝低着头，紧咬着嘴唇。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女学生呢。那时你穿了一身紫色箭状花纹布的和服，扎了一条三丈长的黄色腰带，留着披到肩头的长发。我当时真是吃惊非浅。心想，世上竟还有这样的美人。那时你是那么美丽、那么温柔。你现在还是那样美。对阳子更温柔体贴一些，才更象是你的本色。”

夏枝低声地笑了。启造以为夏枝又要说些什么。但她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总之，我希望他俩永远是兄妹。在一个窝里长大的兄妹如果成了亲，那是见不得人的。人们还会认为是近亲通奸呢。我希望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夏枝没有作声，也没有表示赞同。

“夏枝，你怎么啦？”

对夏枝的沉默，启造开始感到迷惑不解。夏枝挺直了头，从正面注视着启造，嘴唇在微微颤动。

“你想说的就这些吗？”

“你怎么了，和我讲话也这么拘谨起来了。我只是想说阿彻和阳子是兄妹关系。”

“哎呀！我寻思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呢？真的就是这些吗？”

今天的夏枝真是一反常态。

“我说，你为什么要把阳子接到家里来抚养？”

“为什么？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琉璃子遇害后还没过四十九天，你就提出想要一个女孩子。不是你说要象对待琉璃子那样抚养她，让我托高木要来的吗？你怎么忘了？”启造难以理解夏枝现在这个态度。

“没忘，我确实这么说了。我是说过要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夏枝的脸上毫无血色。

“所以呀，没办法我才把阳子接到家来。记得那时我是不同意的。可是你却似乎把琉璃子忘得一干二净，阳子、阳子地只顾疼爱她了。”

夏枝目不转睛地盯着启造。启造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觉得一股冷风从脊梁骨上一掠而过。

“你说得对呀，可是我做梦……做梦也没有想到琉璃子就是被阳子的父亲害死的呀？”

启造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弄得目瞪口呆。

启造想要说点什么，但是没有说出声。

夏枝已经知道了阳子的出身？启造只觉得自己的胸膛仿佛被刺了一刀似地痛苦难忍。

“你怎么不答话呢？”夏枝眼泪汪汪地几乎要哭出声来，她又接着说道：“你，你竟把我蒙在鼓里，满不在乎地看着我在那寒冷的夜里，几次地起来为阳子热牛奶、换尿布……。”

夏枝没有擦拭自己的眼泪，她目光锐利地正视着启造，脸颊在抽动着。

“你竟那样的、竟那样的……，”眼泪代替了语言，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了。

“你……你那么恨我吗？”她放声哭倒在地。自从知道了阳子的出身，四年来对任何人都难以述说的愤怒与悲哀，一齐涌上了心头。

启造呆若木鸡地望着哭倒在地的夏枝。只有高木和自己两个人知道的秘密，怎么会被夏枝知道了呢？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感到奇怪。

“你就那么恨我吗？”启造被夏枝这句话弄得不知所措。抚养阳子已经十几年了，启造嫉恨夏枝的心情早已淡薄。他默默地把手搭在夏枝的肩上。刹那间，夏枝象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似地急忙后退了几步，喊道：

“你不要碰我！”

这时，四年前读到启造给高木的那封信时的憎恨和悲痛，又活生生地出现在夏枝的心头。她不会忘记那信中的词句。

总之，我不是为了爱阳子才把阳子收养过来的，我是想看看夏枝怎样一无所知地去抚养佐石的孩子，想看看当她知道事实真相后，顿足捶胸的样子，想看看为了佐石的女儿而断送了一生的夏枝是怎样痛不欲生的……

这些词句深深地刻印在夏枝的脑海里，使她念念难忘。

仿佛启造的手是一个肮脏的东西，夏枝把它甩开了。看着她那张充满怨恨的脸，启造条件反射似地想起了一件往事。那就是留在夏枝洁白的脖颈上的那个清晰可见的吻痕。它长久地折磨着启造。那紫青色的吻痕足以使启造想象出夏枝和村井相互拥抱的情景。在想象中出场的夏枝，其姿态深深地刺伤了启造的心灵。怒火又在全身燃烧起来，他抑制住自己的怒火，极力以温和的口吻说：

“你不要我碰你，还象对待什么脏东西似地甩开了我。可是我还没肮脏到你那种地步。”

“你说什么？我肮脏？……肮脏？”夏枝的肩头在颤抖。

“夏枝，请你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你说得对，阳子确实是佐石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知道的。我是琉璃子的

父亲，孩子被害后的悲痛心情，只能比你深，绝不比你浅！”

夏枝的眼睛已经哭肿了，眼见着泪水又涌进了眼眶。

“我是琉璃子的父亲，为什么抚养了阳子呢？你听我说，琉璃子被害的时候，我最恨三个人。一个当然是佐石，是他杀了琉璃子，剩下的两个人就是你和村井！”

夏枝的脸色变得苍白，却显得十分艳丽。

“要让我说，害死琉璃子的就是你们三个人。”启造想不失时机地立刻把这个事实摆在夏枝面前。

“哎呀！是我杀的？这可太过分了。”

“过分？那我来问你，琉璃子被害的时候，你在哪儿？”

“……”

“当时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你能回答上来吗？那一天发生的事，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之久，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次子还在我们家，你打发次子和阿彻去看电影，甚至把幼小的琉璃子也支使出去，你究竟干什么了？你说呀！究竟和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了？现在，就在这里，你讲个明白好了。”

启造发现自己越来越粗暴了，便闭上了嘴。他深深地嘘了一口气，稳了稳神，狠狠地向低头不语的夏枝瞪了一眼。

“你回答不上来吗？”

夏枝既不回答，也不认错，这更加激怒了启造。

“你无法回答我！在我出差期间，你把村井引诱到家干了些什么？你听着，就在你彻底背叛了我的时候，琉璃子被人杀死了。当时，那孩子才三岁，在那太阳最毒的大热天里，如果孩子还在外面玩，把她哄进屋来，这不正是你当妈妈应该做的吗？就因为你总想和村井呆在一起，才连孩子也不顾了。孩子要是还能讲话，她会说因为妈妈她才被人杀死了！”

夏枝全身在颤抖。

那天，琉璃子来到会客室，是我打发她到外面去玩的。想到这，夏枝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要让我说，凶手也好，村井也好，连你也算上，都是罪人。可是，你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有愧。打那以后，你还在和村井……和村井……”启造的嗓门越来越高，话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走廊里发出轻微的响动，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

夏枝在嘴里嘟囔着什么。

“我本打算一切都原谅你了。就按你的要求要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来。可是，你已经爱上了村井。我发现了你脖颈上那个被人吻过的痕迹！”

夏枝默默不语地低着头。既不分辩，也不赔罪。

启造再也抑制不住激昂的感情，剧烈地摇晃着夏枝的双肩。

“你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了我，你仗着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和村井……。”

启造对夏枝的沉默越发感到不安。

我说对了，她真地回答不上来！

夏枝任其摇晃着，象一张假面具一样一动不动的脸上连一滴眼泪也没有了。

你总要说话呀！启造想，他又晃了晃夏枝的肩。

“就是让你养育佐石的孩子，你又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的？佐石和你是同罪，是你的同伙，让你抚养你的同伙的女儿，你有什么不满的？”

启造逐渐沮丧起来，先前说过的话，仿佛依然沉重地积淤在自己心里。他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尽管要说的话都说了，但内心仍然感到郁闷。他在心中自语道：

“这样地质问她，她却一句也不回答，看来村井和夏枝到底是……”

把十一年前的心思和盘托出后，换来的却是孤独。夏枝默默无言，呆板地坐在那里。启造望了她一眼，她已经不象是结婚十六年的妻子。这样跟她讲，还是一窍不通。启造抱着胳膊向树林望去。冬日的太阳，明亮地照耀着树林的上空。在耀眼的阳光的

照射下，人们却在丑恶地互相争夺着。

启造对此感到失望。这促使他不得不想一想十六年的婚后生活，究竟在他们夫妻之间建筑起了什么？虽说有了孩子阿彻，但家庭的基础还是很不稳固的。是一个稍微用手一碰就会稀里哗拉倒塌下去的脆弱的家庭。

在外人眼里，可能把我们看成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可我就是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也换不出她一点真心，我们的感情甚至比外人还要疏远。想到这，启造站起身来，打算到书房去。

这时，夏枝抬头望了启造一眼。两条锐利的视线相遇了。启造连忙错过夏枝的视线，就在这一瞬间，夏枝突然垂头丧气地低头认错了。

“请原谅我。”

启造默不作声地低头望着夏枝。

“可是……可是象你想象的那种事，我和村井一次也没有干过。”夏枝疯狂地摇着头。

启造又坐了下来：“我可不信啊！你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启造又重复了一句。

“可是我真的没有和他……”夏枝的表情是十分认真的。

那么那个吻痕又是怎么回事？粗暴地奸污了由香子的村井，能只吻了你一下就那样老老实实地回去吗？启造在心里这样想着。

然而，看到夏枝那拚命辩解的眼神，又仿佛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

“可是，你脖颈上留下的吻痕是怎么回事？”

夏枝低着头，吞吞吐吐答不上话来。

“可是……”

“可是……怎么啦？”

“就这么点事嘛！”

“就这么点事？怎么点事？”启造厉声逼问着。

“只是接了一下吻。村井先生要去洞爷疗养,到家里来辞行。突然他吻了一下我的脖颈。我吃了一惊……不过村井先生立即站起来离开了我。”

从夏枝的眼神看,看不出是在说谎。可是,长期以来一直折磨着启造的疑惑,哪能那么轻易地就云消雾散呢?

“你说的都是真话?”启造又这样叮问了她一句。

“都是真话。”

夏枝的话要是当真,我又何必一直苦恼到今天呢!又何必让她抚养阳子呢?

看到启造的表情缓和下来,夏枝眼泪汪汪地说:

“我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为什么硬叫我抚养阳子呢?”

启造沉默了片刻,接着说:

“可是,夏枝,就在你和村井两个人单独谈话的工夫,琉璃子被人害死了。你好象觉得只要没发生关系,一切都无所谓。你应该懂得,你对别的男人那样钟情,这就是对我最无耻的背叛……”

突然,哗啦一声,隔扇被拉开了。两个人吃惊地回头望去,只见阿彻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槛上。

“阿彻,你刚回来吗?”

阿彻无言地望着屋顶。启造和夏枝不由得互相看了看。

“阿彻,你怎么了?”

听了夏枝的问话,阿彻把充满憎恨的视线投向启造和夏枝,嘴唇在颤抖着。

“别在那傻站着,有话坐下来说嘛!”阿彻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妈妈,我……我真没有想到自己的妈妈竟是这样一个轻浮的女人!”阿彻愤怒地注视着夏枝。

启造的脸色变了,甚至超过夏枝本人。“什么?轻浮?对妈妈怎么能这样讲话?”他申斥着阿彻。

“轻浮就是轻浮！我真没有想到妈妈竟会随便让另一个男人亲吻！”

“住嘴！”启造声色俱厉地说。

“阿彻，你都听到了？偷听别人谈话，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启造尽力使自己冷静。

“是传到我耳朵里来的。声音那么大，就是在外面也能听见。我刚一进门，就听到爸爸在大声叫喊。”接着，阿彻又对夏枝说：

“妈妈太肮脏了。不管你怎么说和村井那小子没发生什么关系，我也讨厌，这太肮脏了！”

“阿彻，跟妈妈讲话要有点分寸！”启造似乎在阻止阿彻。

“这种轻浮的女人，不是我的妈妈！”

“你住嘴！”

“言论自由嘛！”

启造站了起来，猛地打了阿彻一个耳光。阿彻被打了个趔趄，险些跌倒。

“别说打我，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说。我一直希望爸爸妈妈比别人高尚。不，即便不高尚，也应该是个纯洁的人。爸爸太残忍了。要不能原谅妈妈就分开好了，爸爸太卑怯了，偷偷地把阳子收养过来……不象是个男子汉！你还那样大声地斥责过妈妈，可现在却又袒护起妈妈来了。……既然这么快就能和好，你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阳子？”

看到阿彻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启造和夏枝都默不作声了。

“阿彻，你不太了解事情的真相，在房外可能有些话你听错了。”

“可是……”

“别说了。总之，你先坐下，坐下来听我慢慢对你讲。爸爸没问妈妈之前，有些想法也是出于误解。妈妈是清白的，啥事也没有，你可不要错怪了她。”

启造感到是自己过于鲁莽了，所以想方设法要圆圆场。夏枝

一直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抬不起头来。

“我才不信呢！不管怎么说，阳子是凶手的孩子，这我绝没有听错吧？是这样吧？爸爸！”阿彻还站在那里，不想坐下。

启造默默坐在夏枝身边，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阳子的事，我绝对没有听错。”阿彻又说了一句。

“阳子她什么也不知道，你就不要再说了，要让阳子听见了，事情可就要闹大了。

“爸爸，既然您想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还这样做？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成人的阳子一旦知道了真相，那将会怎样呢？阳子就不可能在这个家庭里呆下去，说不定还会失去生活的勇气呢！”阿彻已经声泪俱下了。

“所以，我才叫大家多多关心体贴她一些嘛！好了，不要再讲了。”

“爸爸只顾自己方便……大人都是这么任性。爸爸，无论大家怎样关怀她，生活在咱们这个家庭里，她也是最不幸的。你有什么权力造成阳子的不幸？就连我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个播下了不幸种子的家庭里。这个家算什么呀！”

“我明白了。都怪我不好，是爸爸错了，什么也不要说了。”

“爸爸，您能关心体贴她，好好抚养她吗？”

“能。”

“妈妈呢？”

夏枝把脸伏在被子里，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一念完大学，就和阳子结婚。”

“混蛋！”启造慌了神，这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

“混蛋就混蛋吧！阳子是生活在这个世上使她最难生活下去的一个家庭里，我真可怜阳子啊，说一千道一万，妈妈若是没和别的男人好，没有外心，就不会发生这个事。还是妈妈不好。”阿彻不能宽恕夏枝。

“明白了，我不是告诉你什么也不要再说了吗！”

听到启造那严厉的语气，阿彻默不作声了，但是，他的脸颊却眼看着泛起了红晕。

“没明白，爸爸根本就没明白。爸爸也不对，你要报复妈妈也不是不可以，可不能为此就给另一个人造成不幸！我对这种不尊重人的轻率想法，感到愤怒！”

“我懂了。都是爸爸不对。”

“不，您还没懂。不要认为你们重新和好就万事大吉了。阳子将会怎样呢？她还得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所以，我要和她结婚。爸爸方才还口口声声说要疼爱阳子，可我一说结婚您立刻就出来反对，您就是这样疼爱阳子吗？”

阿彻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不准擅自入内！”

在对启造和夏枝发过火的第二天，阿彻便在房门上贴出了这样一张条子。阿彻几乎不和任何人搭话了。还在这以前，他就已经有些沉默寡言，这自有其原因。那就是阿彻不知为什么见了阳子就不自然起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阿彻自己也不理解。虽然过去也知道阳子不是自己的胞妹，但还能象对待妹妹那样疼爱她。现在感情突然发生了变化，由对待妹妹的爱变成了另外一种神秘的爱。有一次阳子刚刚洗完澡，曾用手拍了一下阿彻的肩头，当时他身不由己地哆嗦了一下，把身子闪到一边。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也理解不了。

就在阿彻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他发现了家庭的秘密。过去阿彻把自己的家庭看成是一种骄傲。父亲是医院院长，亲切和蔼；母亲美丽温柔，妹妹爽朗聪明，而自己又是学生会主席。按理说，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幸福家庭。可是一旦剥去这层伪装，他便发现自己的父亲是个妒意颇深而又十分卑鄙的人，母亲则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而妹妹又是个杀人凶手的女儿。这一切都深深地刺伤了阿彻的心。阿彻阴郁得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启造和夏枝

只是担心地注视着阿彻。特别是夏枝，她惧怕阿彻，总是那么惴惴不安。

“阿彻，吃饭了。”夏枝战战兢兢地喊着他。阿彻只是用刺人的视线对她轻轻一瞥而已。

启造很想平心静气地与他谈一次。可阿彻总是借口忙于功课而躲在屋里。阿彻正处于敏感的年龄，启造还不能采取强硬态度，不惜使他抛家出走地狠狠地申斥他。一天，学校给家长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有事与家长相商。

这天夜里，启造对自己的愚蠢行动，感到了懊悔。当初为什么要让夏枝抚养佐石的女儿呢？可是那时，我不能原谅夏枝。就因为不能原谅夏枝才弄得大家都不幸。想要报复别人，自己却得到了最大的报复。是的，不能疼爱阳子的痛苦，向妻子隐瞒了这个秘密的痛苦，自己得到的只是这些痛苦而已。

不仅如此，阿彻也知道了一切真情。而且阿彻还扬言要与阳子结婚。

启造感到可怕，他力图想起圣经里的词句，但什么也没想起来。阿彻在学校里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启造挂记着学校来的信，几乎彻夜未眠。

“这件事，可真使我们为难了。”

夏枝到了阿彻的学校，教师向她说明了情况。据老师讲，阿彻自考入中学以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可是进入第三学期后每科考试他都是交白卷。老师找到阿彻问他：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却回答说：“写不写考试答案，都不会改变我的实力。”就再也不肯说别的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还是参加补考吧！今年的毕业生总代表，跑不了你的。”

“我不当什么总代表，听说我父亲母亲也都是优等生呢！”他

怒冲冲地说着，发出一阵冷笑。

“啊，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真对不起，我们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夏枝露出一副全然不知的表情。

“也难怪，象贵府那样的家庭，能发生什么事呢，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那个中年教师很赞同夏枝的说法。

启造听了夏枝的介绍后，更不知对阿彻说什么好了，他越发丧失了信心。他已经知道，阿彻心中已留下了创伤，现在既不能责备他，也不能向他赔不是。整个家庭逐渐陷入了阴郁的气氛中。

这期间，家里人只有阳子没变。但是阳子也知道了启造和夏枝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阿彻不是一奶胞兄。阳子也自有苦衷，她常常在想：

我的父亲和母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还是要尊重养育我的父亲和母亲。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外来孩子饭吃，衣服穿，这该是多么难得呀！

阳子没有失掉一颗朴素的感激之心。她曾看过一些虐待养子的故事，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一个与夏枝截然不同的母亲。于是阳子便觉得夏枝是和蔼可亲的。

不管阿彻怎样不高兴，阳子从没有担心或嫌弃过他。不管阿彻听不听，吃饭时她总要对他讲些学校的事情和在书中看到的东西。

“喂，哥哥怎么想的？”

见阳子毫无拘束地问自己，阿彻便温和地回答上一两句。可是却不大爱回答夏枝和启造的问话。这样一来，很自然地启造和夏枝就常常通过阳子来和阿彻搭话了。眼下，只有阳子才能使启造家显露出一线光明。

阿彻在高中入学考试时，到底还是交了白卷。这就完全辜负了启造和夏枝的期望。

答　词

高中入学考试落榜后，阿彻反而逐渐地快活起来。他想以不上高中的办法，在内心里暗自向阳子赔礼道歉。他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就父母过去的所作所为，向阳子表示歉意。

看到启造和夏枝那灰心失望的样子，阿彻的心也平静下来。他想，这也算是对父母的一次惩罚。阳子要是知道了这事，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不准擅自入内”的贴条被揭下来了。阿彻常常领着阳子到各处游玩，有时，也到过去很少拜访的辰子家去走走。

因为惧怕阿彻的目光，夏枝对阳子温柔起来。但她仍然不能真心地疼爱她。虽然不是阳子杀害了琉璃子，但是，杀死琉璃子的凶手是她的父亲，这促使夏枝出自本能的母性爱，憎恨着阳子。尤其是她看到阿彻在关心体贴阳子，自然就想起了阿彻说过的“我要和阳子结婚”那句话。这使夏枝惶恐不安。

有朝一日，我要把一切真情都告诉给阳子。夏枝在内心深处这样想着。她认为，一旦阳子知道了真情，她就绝不会和阿彻结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仇人的血流进辻口家人的血管里。绝不能让佐石的外孙子成为我们的孙子。

第二年，阿彻没有格外准备功课，就考入公立旭川西高等学校。他对夏枝的态度开始和缓了。在母亲节那一天，他还赠送给母亲一个胸针。有时候也邀妈妈去看电影。

“和妈妈一起去，可以多得点零花钱嘛！”

阿彻每次邀妈妈看电影都这么讲。单单是和个子高出一头的阿彻并肩走在路上，就足以使夏枝感到高兴了。

“爸爸，我还是想成为一个医生！”阿彻当初说要专攻化学，现又改为要当医生。他考入北海道大学已经一年了。

这还是阳子将要进高中的那年三月间发生的事。

“妈妈，我回来了。”阳子放学回来了。她的个子长得几乎和妈妈一般高了。浓密的长发一直披到肩头，好象电影中的枯来欧巴多拉*一样，前额剪出一片刘海儿。那油黑的头发，把阳子的脸映得象一朵白花，显得那样洁净。

“妈妈，毕业典礼决定在二十号了。”

“啊，是吗？”

“不过，今年决定找一个女同学致答词。学校已经指定我了。”

“哎呀，那可太好了！”夏枝强装笑脸，心情很不平静。

看到身穿水兵服装的阳子消失在走廊后，夏枝咬紧了嘴唇。

怎么能让阳子来致答词！夏枝很自然地联想到阿彻中学毕业时的情景。阿彻也被学校内定为毕业生总代表，但是阿彻却在学年期末考试时交了白卷，不但总代表没干，连高中都没念。夏枝认为，这是因为阿彻知道了阳子就是杀死琉璃子的凶手的女儿而受到打击的缘故。

其实，阿彻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失去了对父母的信赖。然而夏枝却随心所欲地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在夏枝看来，阿彻是因为阳子才失去了毕业生总代表的荣誉。而今天阳子却要代表毕业生致答词了。让她享受到这种荣誉，那真是太过分了。夏枝感到非常懊悔，她觉得自己仿佛在佐石的女儿面前吃了败仗。

“喂，我说，听说阳子要在毕业典礼上致答词。”

吃晚饭时，夏枝面似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启造。

“啊！这可真了不起。不过，阳子作总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启造满面笑容。

“妈妈来参加会吗？”

“当然喽！要不见识见识阳子的神气劲儿那怎么行呢？毕业典礼在哪天来着？”

---

*枯来欧巴多拉：埃及女王，传说中古代最有魅力的一位美女。

“是二十号。”阳子兴高采烈地回答着。

“应该给茅崎的阿彻去个信儿。”

阿彻已经过了一年大学生活，目前正在茅崎的外祖父那儿度假。

“对，应该告诉他。阿彻一定会高兴的。”夏枝一边这样说，一边气愤地看着启造那真心高兴的样子，心想，难道阿彻中学毕业考试时交了白卷的事，丈夫他全忘了？

“爸爸也来参加会吗？”

“是二十号吧，我真想去，不过赶巧，那天有个会，或许去不成了啦。”

这时，启造把正在仰视日历的视线，移到身穿白色毛衣的阳子那高高隆起的前胸上。虽然只是一瞬间，启造的眼神却使夏枝感到不安。这更加使夏枝感到阳子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阳子致答词。即便我这样做，也不会有人来责备我。谁也不会抚养杀死自己爱女的凶手的女儿。而阳子是我抚养大的，就这一点也就说得过去了。

“说是答词，最近别人都怎么写呢？”启造用完餐后，问了阳子一句。

“怎么说呢？还真没发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答词啊！”

“你打算讲些什么呢？”启造对阳子的态度是诚恳亲切的。四年前，阿彻曾责备他说：

“在这个世上，还有比生活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更使阳子痛苦难忍的吗？当时，启造曾想起了忘怀已久的那句话“去爱你的敌人吧！”然而，只知道这句话是毫无用处的。启造有时很羡慕在洞爷号上见到的那个牧师，有时竟想去教会听听说教，可那都是一闪之念。他未能象青年时代那样，飞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多半只是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看看圣经。

不过，对阳子变得亲切和蔼，还不只是因为读了圣经的缘故，因为启造只是顺手随便地翻看了一下，在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结

下信仰的果实。琉璃子遇难已经十六年了。这漫长的岁月，也冲淡了对阳子的憎恨。然而起到决定作用的，却另有他因。当然这难以对外人启齿。那就是阳子已经出落成一个绝艳的美人。有时只要望一眼她那仰脸微笑时白嫩光滑的前颈就会使启造心绪不安。有时，在狭窄的不到半间房大的洗脸室里，阳子对启造说："哎呀，爸爸您看，白头发!"说着就给他拔起白头发来。她那丰满的前胸已经贴到启造的身上。一种诱惑促使他恨不得将阳子抱在怀里，这真使启造难以忍受。启造对待阳子自然而然地变得温柔亲切起来，然而这"温柔、亲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启造心里是明白的。他常这样想：

我还算是个人吗？对佐石的女儿，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呢？虽然是暂时的，可我毕竟是阳子的父亲，我真的就不能真诚纯洁地来爱阳子吗？想到这，有时竟感到了绝望。

"对啦，致答词时可以这样说，中学时代，总是考试接着考试，太无聊了。"阳子对启造这样说着笑了起来。

夏枝也笑了。她一边笑一边想，用什么办法才能不让阳子致答词呢？

对了！夏枝下了决心，阿彻不在身边，这使她胆子大了起来。阿彻要是在家，她就难以下手。夏枝现在很想干一下这件棘手的事。

如果我干的事暴露了，受到阳子的责备，我就可以告诉她，她是谁的孩子。

"阳子，毕业典礼时，你穿水兵服去吧！"夏枝高兴地对阳子说。

毕业式终于来到了。这天早晨，阳子把昨天夜里誊好了的讲稿用紫包袱皮包好走出了家门。

"我随后就到，致答词时沉着点，可别慌神！"夏枝一直把阳子送到门外。

春天的大片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阳子在雪花丛中回过头来，高高地举起了手，黑大衣显得短了点。夏枝也在挥手。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幅和睦美好的情景。

今天，就是阳子也要哭鼻子的。夏枝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挥动着双手。

夏枝穿了一件染有蓝色小碎花的淡黄色和服外衣，扎了一条京都西阵产的金黄色腰带，站在梳妆台前。当她把脸靠近镜子时，发现眼角和嘴边却堆满了微微可见的小皱纹。尽管外人总是讨好地对她说，怎么看也不过是三十二三的人，但年过四十的夏枝，并不感到宽慰。

长相再年轻，也不能被人错看成二十岁了。近一个时期，每当她照镜子时，她只感到阳子是那么年轻美貌。然而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四十二岁的人。四十二岁的人却要和十六岁的阳子进行比较，这该是多么滑稽可笑。

她想起了白雪姬的故事。“镜子呀！镜子呀！在这个世界上，谁最美丽呢？”白雪姬的继母，常常这样询问镜子。“那当然是你。”白雪姬的继母，对这种回答很满意。可是不久，她就听到了另一种回答：“那不是你，而是白雪姬。”听到这种答复时，白雪姬的继母是那么委屈懊恼。夏枝现在真是深有同感。

当她同阳子一块在街头漫步时，二、三年前还一直是投向夏枝的视线，如今完全集中到阳子身上去了。阳子那双焕发着朝气，充满了激情闪闪欲燃的眸子，会立即把人们吸引过去。

但是今天，夏枝也并不太注意自己的姿容了，她挂念着那毕业典礼上即将发生的事将会怎样发展下去。所以，她急匆匆地离开了梳妆台。

夏枝赶到学校时，毕业典礼已经开始。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来宾们的祝词。心神稍微稳定以后，她便环视了一下会场，寻找着阳子的座席。来宾席和家长席排在两侧，椅子要比孩子们坐的高出一些。她发现阳子正低头坐在前数第二排的正中央。一看到阳子，

夏枝就越发感到悸动不安。

阳子能发现这勾当是我干的吗？冥想之余，她发现贺电已经全部宣读完了。

“下面由第十三届毕业生总代表辻口阳子致答词！”瘦削的首席教员喊到了阳子的名字。

“到！”阳子爽朗地回答了一声，镇静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这回可有戏看了！夏枝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几乎喘不过气来。阳子向来宾席鞠了一躬，又向教员席施了一礼，然后，不慌不忙打开了稿纸。

看到美貌的阳子，来宾席里的人们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但马上就鸦雀无声了。连人们小声咳嗽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阳子手捧发言稿，不知为什么却一言不发，夏枝注视着阳子，几乎晕倒。

全会场里又是一阵嘈杂，因为人们看见阳子把发言稿照原样又重新叠了起来。

“她怎么啦？”有人在夏枝后面低声问道。只见那个首席教员慌慌张张地想要站起来。夏枝也想站起身来。嘈杂声更大了。答词是毕业典礼的精华，一言不发地把发言稿又重新叠好，这事可非同小可。阳子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是不是她有点过于紧张了？”

“不，好象是一张白纸。是不是发言稿被谁给偷着换了？”

阳子鞠了一躬以后，不顾人们的喧哗，从容不迫地登上了讲坛。学校并没有要求她这样做，慌慌张张想要跑上台去的首席教员被一旁的教员拦住，又回到了座席上。

看到阳子登上了讲坛，人们平静下来。场内鸦雀无声，好奇的视线集中到阳子身上。这时，阳子又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位老师：我站在这高高的讲坛上讲话，实在是失礼得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毕业生讲几句话。”她的声音很洪亮，夏枝的额头渗出了汗水。心想，她想讲什么呢？

“方才，我本想照着原稿念答词，却没想到是一张白纸。”

阳子高高地举起了稿纸，人们又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

“是在哪儿弄错的，怎么弄错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这都怪我太粗心了。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在校的同学们，特别是即将光荣地走向新的人生的毕业生们，请你们多多原谅我这个粗心大意的人吧！”阳子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自己的粗心大意，我要向各位深致歉意。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花费了几天的心血才写成的答谢词，突然变成了一张白纸。所以，方才我也吃了一惊。”场内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了整个会场。

“象今天这样一个根本预料不到的偶然事件，在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几次，我仿佛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懂得了这个道理。”阳子的这几句话，使夏枝冲动地咬紧了嘴唇。

阳子又接着说了下去：

“不能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行事的时候，就不必拘泥于原定计划，这也是我方才学到的。因此请恕我冒昧，请各位原谅我临时采取的行动吧！老师曾告诉过我们，乌云顶上的太阳，总是光芒四射的。我这个人稍一遇到困难就会坐立不安，或者惊慌失措，要不就会哭鼻子。其实，这只不过是遮上了一层薄云而已。乌云过后，太阳将重放她的光辉。我们如果能懂得这一点，行动起来该会多么沉着啊！今天，我能学到这个道理，实在是太可贵了。我们中学毕业以后，有的升学，有的就业，虽然是各有选择，但都是进一步靠近了成年人的世界，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

“在成年人面前讲这种话实在是有些失礼，可我觉得成年人中，确实也有心眼很坏的人，但是我认为我们绝不应该让那坏心眼欺负住。不管他们心术多么不正，我们也不要屈服，我们要有这种勇气，这是至关重要的。有的人想叫你哭泣，可我们绝不能流泪。流泪，就等于吃了败仗。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要有勇气，对他付之一笑，并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每个毕业生的心中，都

要有这么一股劲儿，那就算没有辜负来宾对我们的鼓励和老师对我们的教导，以及对我们寄予了殷切希望的同学们。杂乱无章地说了一些废话，我想，就以此作为我代表十三届全体毕业生所做的答词。”

阳子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夏枝感到一阵眩晕，她憎恨受到鼓掌欢迎的阳子。

人们同情阳子遭遇到的恶作剧。阳子稳静沉着、响亮透耳的话声，显示出了她的勇敢。对致答词的人不予鼓掌本是惯例。然而今天，教师也好，家长也好，同学也好，都对阳子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场里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也许是毕业式的伤感气氛助长了这种情绪。总之，人们都想夸奖阳子不向恶作剧屈服的精神。

然而从讲坛上走下来的阳子，其心情却是十分复杂的。阳子凭她的直觉，已意识到这是夏枝干的勾当。同班同学根本不可能偷换这个东西。因为阳子来到学校后，讲稿从未离手。

“仰望吾师，恩深似海……”

歌儿刚唱了一半，就有人失声而泣了。女同学中甚至有人哭出声来。也有一些男生在窃笑。

阳子已无心唱歌了，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感到了悲哀。

如果是亲生母亲，她绝不会干这种事的。阳子深深地陷入到可怕的孤寂感之中，她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阳子终于清醒过来了，她在在校生的掌声中，不知不觉地和同班同学一起退出了会场。夏枝注视着阳子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在心中仍对她忌恨不已。

夏枝是在今天早晨，趁阳子在洗脸室的当儿，偷偷地把答词稿纸换掉的。对夏枝来说，她绝不能听凭阿彻败在佐石女儿的手下。

绝不能让她致答词！这个念头仿佛使夏枝迷住了心窍，她已经无法摆脱。

阳子在众人面前展开的将是一张白纸。要宣读的字一个也没有。阳子的脸一定会变得苍白，她会惶恐不安地哭出声来。阳子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大会上丢尽了面子，她将会消沉下去，高中考试，也说不定就会落榜。她将会想到，把发言稿偷换成一张白纸，一定是出自同班同学的嫉妒。心灵受到创伤的阳子，在一个时期里将会陷入忧伤痛苦之中。

可现在，夏枝的预想完全破灭了。阳子毫无难色，人们对阳子寄予了莫大同情。坐在夏枝后面的人们嘁嘁喳喳地议论着：

“真是个稳重刚强的姑娘呀！”

“真令人恨！是谁心眼儿这样坏，戏弄这姑娘呢？”

“我们可下不得手。”

夏枝取消了参加谢恩会的计划，回家了。当然，在谢恩会上她将听到人们对阳子的一片赞扬声。在回家的路上，夏枝也是狼狈不堪。她感到自己仿佛被阳子愚弄了一番。

她原先还以为阳子准会被难倒而哭起鼻子来，没想到阳子却如愿以偿。她就象是一个经过充分排练、演技娴熟的演员一样，沉着而出色地完成了分派给她的任务。

不晓得阳子是不是发现了这是我干的勾当？

夏枝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打了败仗。只要阳子一回来，她还得夸奖她几句。夏枝感到自己真是太惨了。回到家里，夏枝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便懒洋洋地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

不管他们心术多么不正，我们也不要屈服。这话岂不是故意讲给我听的？夏枝十分气愤地望了一下自己镜中的容貌。那疲惫不堪的样子越发使自己显得苍老。夏枝更加难过起来。夏枝没有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感到内疚，反而认为这是在为被杀死的琉璃子报仇。她对自己的计划没有能如期实现，感到十分恼火。

没什么，她不会一辈子都那么顺利，没有被难倒的时候。我想什么办法也要难为她一番。我完全可以办得到。只要她出生的秘密掌握在我手里。

然而夏枝根本就不知道眼下阳子是在什么地方，考虑了一些什么？

阳子来到家门前，却不想进去。她不愿意给夏枝看自己的毕业证书和通知书。阳子向树林里奔去。

春天的阳光，把积雪照射得软绵绵、暄腾腾的，雪没过了脚脖。阳子在一个树墩上坐了下来。

妈妈为什么要那样干呢？尽管自己是要来的孩子，可是听到自己的孩子致答词也应该高兴呀！

阳子根本不可能理解夏枝的心情。

可话又说回来了。是不是妈妈干的，还说不清呢！又不是我当场看到的。

可是，除了夏枝外，她再也怀疑不到其他人身上。因为从没离过手的东西，同班同学是偷换不了的。

看到我出洋相，妈妈就会高兴吗？我总觉得妈妈还不至于这么缺德。

蓦地，阳子想起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被夏枝掐住脖颈时的情景。

我究竟是谁的孩子呢？说不定是妈妈的仇人的孩子吧？阳子想象了一下自己的亲生父母。她在考虑，什么人能够引起夏枝的憎恨。

说不定自己的亲生母亲和现在的这个母亲是一对情敌。也可能是继母的情人被亲生母亲夺去了。

但是，为什么情敌的孩子，却又被带到辻口家来抚养呢？想来想去，又觉得自己的想法毫无说服力。

啊！也说不定我就是爸爸情人生的啊。这可太讨厌了！

我才不喜欢要这样一个自私自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母亲呢！阳子皱起了眉头。

总之，我可能是母亲最不喜欢的人家的姑娘。由于某种原因，妈妈才把我收养过来。妈妈绝不会毫无缘由地这么干的。这么说

来，我虽然什么也不知道。可妈妈却太可怜了，我相信妈妈绝不是那种坏人。她也许另有苦衷，我真不该盲目地怨恨起她来。

阳子天性就是如此，从不愿把别人想得那么坏。她想，再说这又不是我亲生母亲干的。要是亲生母亲干这种事，那就太可悲了，但事实不是这样。不管怎么痛苦，我也不愿做个乖僻的人。我不愿意为这么点小事，就怨恨别人，而玷污自己的灵魂。想到这，阳子的心情又畅快起来。

千岛落叶松

阳子念高中一年的时候，阿彻已经是北海道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自从阿彻去札幌以后，家里越发变得沉闷起来。夏枝每天都把室内收拾得整整齐齐，精心地把走廊擦拭得油光铮亮。但她还是觉得有的地方不顺心。

尤其是在启造迟迟不归，只有夏枝和阳子母女二人用饭的时候， 夏枝更是沉默不语。饭桌上每天都换上一块新浆洗的白桌布摆着一个花瓶。热乎乎的菜碟里盛着大块烤肉，一旁摆着蛋黄酱汁龙须菜。汤盘里的菜汤冒着热气。饭后用的苹果则规规矩矩地装在盘里。餐桌毫无挑剔之处，但阳子却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凄凉之感。与一声不响的夏枝面对面坐着，阳子一边吃饭一边找话 说但夏枝却总象在思考着什么。

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难道是讨厌我？就连性格爽朗的阳子，和夏枝面对面用餐时，也无话可说了。可她心里却想，不过，我可要高高兴兴地活下去。世上的人多得很，绝不能只因受到母亲的影响就忧郁起来呀！

近来，阳子每周至少要到辰子家去一次。辰子那里和小时候一样，毫无变化。那里有一种令人留恋的气氛，并不是因为辰子对人格外亲切。到了她那里，对方往往只是用笑脸相迎，一般连

招呼都不会打的。

辰子阿姨可能是因为学舞蹈出身，她不喜欢用口，总是爱用整个身姿来表达她的感情，有一种令人怜悯的美。

辰子那总是起着微妙变化的脸，阳子是百看不厌的。当她起舞的时候，态度是那么严肃，几乎使人难以与她搭话或接近。在辰子的周围，有时竟飘荡着一种几乎令人感到清凉的气氛。

那天，阳子从学校回来时，又到了辰子家。近几年来，有个叫黑江的，成了辰子家的常客。他是阳子那所高中的图画老师。阳子从小学时代起，就认识黑江。在阳子眼里，他已经年岁颇长，但实际上黑江却是个不到三十的单身汉。黑江曾说过：

"我要是能找到一个比辰子还招人喜爱的女性，我就和她结婚。"

辰子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你就和辰子结婚好了。"有人这么说。可黑江却说起大话来。

"不行，辰子还不够那么招人喜欢，得是个比辰子更招人喜欢的人。"

这个黑江曾对阳子说：

"秋季展览会上，我想请阳子做个模特儿画张画。怎么样，你愿意吗？"

阳子心想，与其当模特儿还不如自己亲手画张画有意思。

黑江可指望上这件事了，似乎很早以前他就有这个打算。这件事是夏枝从辰子的电话里得知的。入夜以后，夏枝把这件事告诉了启造。她不同意地说："黑江老师还是个单身汉呢！哪能把一个女孩子交给他！"

"当然啦。我绝对不能让阳子当什么模特儿。"

听了启造的强硬语气，夏枝的态度突然一变，又表示赞成了。

"不过黑江老师倒是个性格爽朗的好人，又是阳子的高中老

师，不讲情面地断然拒绝也不太好吧？”

“不成。那怎么行！阳子还是个学生嘛！虽说是高中的老师，可不久前，不是还发生过一起老师和学生搞出了孩子的事件吗？”启造不悦地说。

“可是听辰子讲，黑江老师家还有父母，而且画室就在起居间的隔壁，又用不着脱衣服，所以不必担心。”

“不过，何必为了那个老师就非得叫咱们的阳子去当模特儿呢？”启造没有让步。

夏枝顿时把脸阴沉下来：“怎么，你还吃醋了？”说着冷笑了一声。

“我为什么要吃醋呢？”启造态度坦然，但内心里却对夏枝的敏感吃了一惊。

那还是去年夏天的事。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启造比往常回来得早了一点。家里非常寂静，只听见洗衣机在低声鸣响，还有搅拌水的声音。他刚一迈进起居间，不由得愣住了。

只见阳子仅穿了一件衬裙，睡在帆布睡椅上。可能是洗衣机的旋转声，把她带进了梦乡。她穿着短衬裙，叉腿躺在那里，两只细长的大腿赤裸裸地映入启造的眼帘，大腿根部丰腴洁白。

启造想把视线错开，但仍然不自觉地看了片刻。这时启造仿佛直接触摸到了那白嫩的肌肉，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便径自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事后还不时地回想起阳子当时的姿态，启造感到内疚，但是暗地里也感到了一种快慰。

曾经有一次在梦中，梦到自己拥抱的夏枝渐渐地变得苗条了。他惊讶地喊叫了几声“夏枝”，于是怀里的夏枝又恢复了原形。他心满意足地望了望对方的脸，原来自己搂抱的不是夏枝，而是阳子。

“我说，你吃醋了？”如今被夏枝这样嘲弄了一句以后，启造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阳子叉着大腿、穿着短裙躺在帆布睡椅上的姿态。确实，启造是在嫉妒那个叫黑江的教师。

当模特儿这件事，阳子打一开始就不同意，再加之启造的强烈反对，终于作罢了。

一想到美术教师渴望阳子做他的模特儿，阳子的美貌将成为辰子起居间里经常议论的话题，夏枝的心情就起伏不定。

夏枝对阳子到辰子家去感到不快。她郑重地问阳子。

“阳子，你觉得辰子阿姨家怎么样？”

“我喜欢她家。”阳子莫名其妙地看着夏枝。

“只是喜欢吗？你不觉得那个人有些放荡吗？”

“不，一点也不。”

“看你，怎么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她家起居间里总来那么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成天鬼混在一起，这不是放荡又是什么？”

“这些人只是不大拘于礼节，那不能算是放荡。”

“妈妈想，假若是咱家里总有那么五、六个人，横躺竖卧地呆着不走，那还不把家弄得乱哄哄的一塌糊涂？”夏枝皱起双眉，

阳子差点笑出声来。心想那伙人要是到了辻口家的起居间里还不得一个一个都乖乖地坐在那里。想到这，阳子就觉得怪可笑的。夏枝绝不会使客人随心所欲。而辰子却不同，人们看到她不感到拘束，却又很有节制绝不随便乱来。她给人们的印象，绝不象夏枝所想象的那样放荡。

“辰子阿姨家的客人，大部分都是男的吧？阳子年龄也不小了，容易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妈妈的朋友里，就有你这么大岁数出嫁的。你已经不是孩子了，那种地方还是不去的好。”

阳子对夏枝的这套说法实难从命。

“可是，他们都是些好人啊！”

“妈妈可不喜欢，都是些不分里外、不懂礼貌的人。象黑江老师，穿了一双不成对的木屐，经常只穿着一件毛衣，哪能这个打扮到别人家去呢？”

阳子却喜欢不拘小节的黑江。

“而且，吃饭的时候，他们也满不在乎，辰子也有点太惯着

他们了。虽说有钱，也不能总供他们饭吃。”

总之，夏枝不同意阳子到辰子家去。自那以来，阳子也就很少到辰子家去了。一见不到辰子，阳子就常常想象起自己的亲生父母来。夏枝没有意识到，阳子呆在辰子身边时那种得到满足的感情已经在她的生活里逐渐消失了。

阳子常常感到孤寂。

是什么原因促使父母把自己送给了别人呢？难道父母也把我看成了一个无关紧要、不值得重视的人吗？想到这里，她感到自己再怎么拚命挣扎下去，似乎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爱。年轻的阳子，怎么也不能想象到自己的父母已不在人世。她总觉得他们还活着。然而，他们既然抛弃了我，就无论如何也不会祝福我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真心实意地疼爱我吗？

夏枝自不必说，不能指望她来疼爱自己。启造对自己的态度倒是亲切和蔼的，但阳子在他身上不能进一步体会到父亲的温暖。尤其是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启造就显得那样郁闷而且做作。

在札幌的阿彻，倒是每个星期天都要回来一次。可是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他甚至比启造还要郁闷，并且令人费解地总是沉默不语。阳子常常会突然遇上他那灼人的视线，它使阳子感到一阵不安。阳子渴望从阿彻那里得到的是手足之情。但阿彻没有能象亲哥哥那样使阳子跟他毫无拘束地撒娇。

阳子想，可能只有哥哥才疼爱我。然而阳子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她觉得如果有一天阿彻的眼睛里流露出恋慕之情，那就是自己离家出走之日了。

暑假就要到了。夏枝收到了阿彻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我近日就回去，请允许和我同室居住的北原君在家里住上一个星期吧。他是学化学的，比我高一个年级，我经常得到他的照顾，希望你们能热情地接待他。”

夏枝拿着明信片给阳子看，心情显得忧郁不快。

“阿彻这孩子真差劲，事先也不和我们打个招呼。”

夏枝不愿意结交朋友，她是一个不喜欢接待客人的人。

因为阿彻经常提起北原，阳子对北原的情况还是略有所知的。听说他喜爱音乐，剑术还是三级呢！是从别的地方迁到这儿来的，母亲已经去世。

但是阿彻为什么要把北原领到家里来，阳子也很难理解。当然她更无从知晓阿彻为此事曾伤了多少脑筋。

从夏枝闷闷不乐的表情上看，这个家也不会使北原心情舒畅，一想到这，阳子就可怜起阿彻来。

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阳子坐在林子里的树墩儿上，正看着一本叫《呼啸山庄》的小说。林子中冷飕飕的。

小说里的主人公希斯克里夫是个被人抛弃了的婴儿，这对阳子的感情刺激很大。主人公阴郁的热情，仿佛感染了阳子。阳子贪婪地读着它。被人抛弃了的主人公，爱上了情同手足、在一起长大的加瑟琳。当加瑟琳做了人家的妻子后，希斯克里夫仍在迷恋着她。加瑟琳死后，希斯克里夫甚至掘开她的坟墓，抱着加瑟琳的幻影咽了气。这引起了不知生身父母的阳子的共鸣。

被双亲抛弃了的孩子，只能象希斯克里夫那样，不得不伸出双手，永远地追求着自己那唯一所爱、无法以他物代替的东西吧！这大概是因为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所抛弃了的绝望感，驱使他那样迷恋自己最心爱的人吧？

读着，读着，阳子产生了一个想法，最好自己也能疯狂地爱上一个人，而自己也为别人所爱。

肩搭鱼竿、手提铁水桶的孩子们，不时地从林子里的堤坝上穿过。然而阳子只顾看小说，丝毫也没有留意。当然她更不会察觉到，就在这时，还有一个青年，正站在梯木草繁茂的小道上，从侧面死死地盯着已陷入冥思之中的阳子的脸颊。

真了不起，地板也好，路石也好，空中的浮云，地上的树木，

在希斯克里夫的眼里，全都变成了加瑟琳的脸。阳子十分羡慕希斯克里夫。她认为象希斯克里夫这样掘开死后的情人的坟墓，一味追求着心上人的容貌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

可是加瑟琳并不那么钟爱他。阳子把脸离开了小说，又陷入沉思之中。我要是恋爱，就要象他那样认真狂热。

这时，一只松鼠从阳子脚下穿过。她吃惊地站了起来。这时，才发现一个穿着白衬衫、黑制服裤子的青年，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

阳子不由得两颊绯红。她感到自己的心思仿佛被人看穿了。青年腼腆地微笑着，这是一个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脸色微黑的青年。浓浓的眉毛，看上去性格十分开朗。

"您好！"

青年仿佛认识阳子似地亲热地向她打了个招呼。声音里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您好！"

阳子也爽快地寒暄了一句。看过小说后，阳子心里热乎乎的，一双眸子闪闪发光。

"我是北原。"青年的语气亲切和蔼，十分感人。

"啊！您是哥哥的同学吧？"阳子规规矩矩地施了一礼。

"我是阿彻的妹妹，阳子。"

"早就听说过了。辻口君引为自豪的妹妹嘛！他没有一天不念叨你。"北原爽朗地笑了。

阳子有点担心，不知夏枝会怎样对待这位客人。

"你家旁边还有这样一片树林，我还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个家伙！"北原微微地笑了笑。

"我可喜欢树林啦！象这样各种松树连成一片的林子，还不多见！方才我还从那告示牌上记下来一些树名。冷杉、美洲果松、加拿大云杉、欧州云杉，嗯，然后是什么？"

北原和阳子穿过树林，登上了堤坝。堤坝上强烈的阳光在耀

眼地照射着。

“还有蒙大拿松。”阳子说。

“种类还真不少呢！这棵晃晃悠悠仿佛缺乏养料的松树，叫什么名字？”

“您说的是那棵细弱、看上去很柔软的松树吗？那是千岛落叶松。”

“什么，千岛落叶松？”北原的神色兴奋起来。

“啊！原来这就是千岛落叶松？”

话音未落，北原即跑下堤坝，抚摸起那棵松树来。阳子惊讶地从堤坝上望着北原。她发现北原那兴奋的神色，渐渐变得阴郁起来。阳子下了堤坝走到北原身旁问道：

“您怎么啦？”

“我就是在千岛出生的。四岁那年从千岛回到了内地。妈妈就在千岛长眠了。所以每年我都要登上斜里岳山向千岛眺望。但是阴天的时候就看不见了。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几乎一连十几天，我都要登上斜里岳山口。”

阳子的心灵受到了触动。如今北原再也不能走访自己的故乡千岛了，而只能每年登山眺望。阳子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母亲还埋葬在那里。不知亲生母亲的阳子，感到失去了母亲的北原与自己真是同命相怜。

北原把目光落在阳子手里的那本书上。

“噢，《呼啸山庄》，我已经看过两遍了。”

两人走进了林荫小道，这是一条潮湿而又松软的小道。树下的杂草纤绵茂密，足有一人来高。林子里十分阴暗。

“好暗哪！住在这种树木成荫的地方，一定很幸福了？”

“幸福？”

阳子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不幸的。知道了启造和夏枝不是自己亲生父母的时候，毕业式上发现了自己的答词稿变成了一张白纸的时候，虽然有些悲伤，但从没觉得自己是不幸的。然而，当她

听到“一定很幸福了”这句话时，竟觉得那么陌生。

“辻口为有您这样一个妹妹可自豪了。走在路上，对擦肩而过的女性，他回头望上一眼后，开口第一句话准是，她那个长相，要是与阳子比，真是望尘莫及啊！他甚至对宿舍的同学们说过，你们要是有机会可以去当面查验一下嘛！”

“唉呀！哥哥可真讨厌！”阳子笑了。

“我也有一个妹妹。不管阿彻怎么吹捧你，我也没怎么羡慕，可现在……”说到这里，北原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抄在胸前的两支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显得那样粗壮有力。两个人默默地走着。

“您母亲长得真漂亮！”北原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谢谢您的夸奖！”

阳子也认为自己的妈妈长得漂亮。受到赞扬，她依然感到高兴。

“辻口和您太幸福了。有那么好的妈妈……真叫人羡慕。”

阳子没有作声。她不知该怎样回答好。她虽然知道北原已经失去了母亲，但要夸奖夏枝是个好母亲，她还真有点不服气。

“该回去了！”阳子说。

“可也是，辻口可能还在挂记着我们，我对他说我喜欢树林，想出来散一会步，没想到已经转悠了快一小时了。”出了堤坝后，他们听到了阿彻的呼唤声。

“北原君！”阿彻好象来接他了。

“在这呢！”

北原嗓音优美地应了一声。阿彻跑了过来。

“啊！阳子也在这？”阿彻微笑着。

“没经过介绍，我一眼就看出是阳子了。”

听了北原的话，阿彻点了点头。北原和阳子都没能注意到阿彻的脸上，闪现出一丝苦涩的表情。

“您回来了。对松林的印象怎样？”夏枝见到北原，显露出十分亲近的微笑。

“各种各样的松林连成一片，还真少见呢！”

北原那多少带些撒娇的语调，阳子已经听了出来。

“如果你高兴的话，过几天我再陪你到核桃树林和湿地桂树那一带去转转。”夏枝的表情是明朗的。

“哎呀！妈妈要是能陪着去，那可太好了！”听了阿彻的话，北原又腼腆地望了望夏枝。

“让您母亲跟我去……这，我可真有点过意不去了。”北原那羞答答的表情，既含有少年的天真稚气，又带有青年人的那种娇气。

“客气什么呢？住在这儿的这段时间里，你就把我当作你母亲，撒撒娇吧！”

夏枝慈祥地说着，从厨房里取来了冷牛奶。

接到哥哥的明信片时，她还那样闷闷不乐地说什么“也不打个招呼，这孩子太差劲儿”，可今天她的精神该是多么好啊！竟是那样兴致勃勃。妈妈能如此热情周到地接待北原，阳子本应感到高兴，但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晚饭后，阿彻说：

“到街里逛逛吧！北原还是第一次到旭川来玩。”

“那就请你们给我作向导好了，阳子去不去？”

“她当然应该去。她是负责接待你的。”阿彻刚说完，夏枝却说：

“阳子，委屈你了，你在家看家吧。我正要买点东西，可以吧？”说完，她看了看阿彻，又看了看阳子。

“爸爸快回来了。”阿彻不高兴地说。

“你爸爸说今晚上九点钟才能回来。”夏枝提高了嗓门。

阳子目送着北原几个人坐的车子。她对夏枝对待北原的态度

感到不安。与其说是不痛快，倒不如说是有一个东西深深地纠缠着她的心灵。也许是她那少女特有的洁癖，使她觉察出了什么。

阳子倚着门，仰视着天空的余晖，乌鸦在树林上空喧叫着。西方的天际上，拖着一条细长的黄色云线，阳子想起来了，有人曾把它叫作清姬的衣带。

阳子望了一会儿叫作清姬衣带的浮云，又回到屋里烧起洗澡水来。在空无他人的屋里，看着那炉火燃烧的颜色，真令人感到凄凉寂静。

夏枝特地为北原买来了藏青花纹布，第二天，用了一天的工夫为北原缝制了一件单和服。本来阿彻就有一件根本还没上过身的和服，可夏枝却特意到街里去买，这使阳子感到难以理解。

北原来了两三天以后的一个下午，阳子到朋友家去了。回来以后，看到北原正在给夏枝按摩。阿彻在一旁打着盹儿。北原一见到阳子，不好意思地笑了。但按摩的手却没有停下来。

夏枝微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阳子，便对北原说：

“真的，已经可以啦。”说罢讪然一笑。但北原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再给您按摩一会吧。”

他又接着按摩下去。

“实在谢谢你了，真的好了。”夏枝把自己的手放在搭在自已肩上的北原的手上。

“是吗？对不起，我按摩得不好。”说着，北原迅速回到阿彻身旁，盘腿坐了下去。

“阳子，你回来得好晚啊！”北原打着招呼，阳子轻轻地点了点头。

她没有忘记，方才夏枝曾把手放到北原的手上。

“我没给妈妈按摩过。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所以，小时候一听到《给妈妈捶捶肩吧》这支歌，我就常常感到孤单，总是眼泪汪汪的。今天，能模仿着尽点孝心，真使人高

兴！”

北原确乎很高兴。夏枝和阳子点头答应着。这时正在打盹的阿彻说了一句“这可太好了”，然后便翻了个身。

北原和阳子的视线突然碰到一起，俩人不由得微笑起来。

阿彻默不作声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你睡醒了吧？”听到北原的问话，阿彻站了起来。

“北原先生，去林子里转转吧！为了报答你给我按摩，我陪你到核桃树林去转转。”夏枝说。阳子发现，夏枝的嘴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鲜艳。

阿彻和阳子默默地望着身着青花纹布和服的北原和穿了一身深篮色和服的夏枝一起向树林中走去。

“阳子！”

“什么事？”

阿彻没有回答。

“哥哥，叫我做什么？”

“明天，和北原咱们三个人去层云峡玩玩不好吗？”

“好的。那妈妈怎么办呢？”

“妈妈有爸爸陪着呢！”阿彻气哼哼地说。

“我不去。”阳子看了一眼阿彻。

“不去？为什么？”阿彻看着阳子。

“我不愿意去。”

“怎么不愿意？”

“没啥理由……我哪也不想去。”

“你不喜欢北原吗？阳子。”

阿彻盼望着能听到阳子“不喜欢”的回答。自从阿彻知道了阳子的出生秘密，他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使阳子得到幸福。然而近一个时期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阳子生活在辻口家是最不幸的。和我结婚，万一知道了她自己的出身，阳子将会误解自己得到的不是爱情，只不过是怜悯而

已。当她知道了杀死丈夫妹妹的，就是自己的父亲时，夫妻生活恐怕就无法维持了。

阿彻开始这样想了。但是阿彻确实是真心实意地爱着阳子。他认为户籍上的问题，可提交到家庭法院去订正过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想着和阳子结婚的心情是真诚的。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理解了阳子的处境。

阳子唯独不能和我结婚！

阿彻勉勉强强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北原和阿彻同住一室，阿彻对他的脾气了如指掌。北原头脑清晰，性格开朗，是个爽快的人。既会关心、体贴人，又有胆量。

自己既然不能和阳子结婚，不如就把阳子委托给他。只要北原有意，我就把一切实情都告诉他。

阿彻仍然具有青年人那股急躁情绪。因此便把北原请到旭川来做客了。他一边盼望着北原和阳子两个人能亲密起来，同时又害怕它成为事实。只要看到两个人亲昵地呆在一起，阿彻就要发出痛苦的呻吟。

只要阳子得到幸福也就可以了，我一辈子也不想结婚，我甘愿为阳子的幸福活下去。

每当感到痛苦的时候，阿彻就暗暗地在心里下着决心。

“你不喜欢北原吗？”阿彻问着阳子，他已经心乱如麻。

“倒不是讨厌他。要真讨厌他，我就不和他交往了。”

“既然是这样，一块去不好吗？”

“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必要非得和他交往，哥哥。”

阿彻高兴得几乎喊出声来。他默不作声地注视着阳子。

“北原可是个好人啊！”

妈妈相中的人，我就讨厌！

阳子这样想着，她感到自己委屈得就要哭出声来了。

从远方的林子里，隐约地传来了北原和夏枝的说话声。

吃过午饭，阳子正在厨房洗碗。虽然人在洗碗，可北原现在在哪个房间里，阳子却十分清楚。她心里在想，明天北原就要离开这里了。

阳子把洗完的碗放到竹篓里。正在用自来水冲洗。

“对不起，给我一碗水喝。”北原来到厨房。

“好，就给您拿。”

阳子把水灌到玻璃杯里，递给了他。北原接水的手，碰到了阳子的手指上，阳子哆嗦了一下。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流遍了全身。

北原拿着杯子，一动不动地凝望着阳子。阳子赶忙转过身子擦起饭碗来。她用干净的抹布用力地来回擦着。但是阳子的整个神经却已经贯注在北原身上。擦完饭碗，她觉得北原似乎还站在自己的身后，她猛然转过身子。

北原捧着盛满了水的杯子站在那里。

“给您水，怎么没喝？”阳子真想这样问。今天，阳子对北原有失常态，显得很不自然。

阳子又急忙转过身子，将方才用过的抹布放进消毒锅里，点燃了瓦斯。

“阳子！”北原喊了一声。阳子默默无语地望着瓦斯燃起的青火苗。

“北原，有什么事吗？”阳子在心里问着。

“我们明天就要分手了。”她真想轻松地说上一句。

真怪，今天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阳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苗。

“阳子，到河那边走走不好吗？”北原这才把水一饮而尽。

这时，夏枝走了进来。

“北原，去散散步不好吗？”听了夏枝的话，北原看了看阳子。

阳子正在刷洗北原用过的杯子，她急忙从两人身旁穿过，疾

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真该死，我怎么是这么个没出息的人。我应该是一个很开朗很直率的人呀！

阳子回到自己房间后，马上就感到后悔了。

阳子，你真糟糕！为什么就不能怎么想就怎么做呢？

阳子又回到了厨房。这时北原和夏枝已经离开了那里。煮抹布的水在翻滚着。阳子用北原用过的杯子喝了水。

阿彻和阳子计划到高砂台请北原吃最后一顿晚餐。三个人刚想走，夏枝忽然提出她也想去。

“爸爸就要回来了。”阿彻说。

“你爸爸今天很可能也得过九点才能回来。今晚上，咱们大家给北原开个欢送会吧！”在夏枝的心里似乎只有北原一个人。

“可是，万一要是回来早了，那可怎么办？打个电话去怎么样？”

“没事儿，看样子，这几天他一直都很忙呢！”听了夏枝的话，阳子可怜起启造来。

“真不好意思受到辻口妈妈这样热情的款待。我真有点舍不得走了。”

“所以嘛！我不是劝过你在这住上一夏吗？”

听语调一点也不象是在同自己儿辈的青年人讲话。阿彻没有理会到这一点。他不能想象母亲的心竟会被一个同自己年岁相仿的北原吸住。因为阿彻本身能感受到的异性，几乎只是比自己小几岁的女性，这已经成了定律。

阿彻对夏枝厚待北原的心情，主观地做了如下的解释：

妈妈已经知道我的心被阳子吸引住了，她怕我们结婚，就这样讨好于北原，想把阳子强嫁给他。对阿彻来说，总该是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感到凄凉。

也许阳子真地就会和北原结婚。妈妈拚命地在北原面前卖好，

并不是为了阳子，而是为了辻口家。想到这，他对夏枝对北原的态度又时而感到气愤。

高砂台指的就是辻口家对岸山连山的那片高地。高砂台那里有旅行休息所和铁塔。在休息所前下了车。北原眯着眼睛说：

“真壮观啊！”

旭川市的街道，在脚下一览无余。

远方的大雪山，峰巅相连，在夕阳余晖的沐浴下，迸射出鲜艳的紫红色光彩。右侧十胜山连绵的山峰，宛如一面面屏风竖立在远方。

“是个好地方吧？”夏枝紧挨着北原走着。

“旭川这地方还真够大的呢？”

“上川盆地很宽广，四周都是山。所以一直到山角下，仿佛都是旭川市，如果坐车去，你就会看到那真是块块庄稼地都连成了片，这里还真是一个相当宽广的盆地呢！”

国策造纸厂的白烟看上去十分美丽。

“那片树林就是您家旁边的样板林吧？”北原用手指了指，夏枝微笑着点了点头。

进了旅游休息所，开始吃烤羊肉的时候，旭川街里已经是灯火闪烁。夏枝今晚也喝了点啤酒。

“烤羊肉味道真好！”北原望着阳子。阳子默不作声地微笑着。夏枝殷勤地为北原又是烧羊肉，又是倒啤酒。

“妈妈，我也是你儿子啊！妈妈好象被北原抢走了，我真有点嫉妒呢！”

阿彻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他方才也是不停地为阳子舀着肉汁、烧着羊肉和蔬菜。

“我还没见过象辻口这样惦记着妹妹的。我也有个妹妹，自己觉得待她很不坏，但比不了辻口。说他们是兄妹，倒不如说他们是一对情侣。”北原最后一句是说给夏枝听的。夏枝的表情骤然阴沉下来，转而又佯装无事地微笑着说道：

“他俩从小就合得来。”

阳子一直注视着从烤肉里渗出的油脂。只见那油脂不时地滴落在火上，弄得火苗突然向上蹿去。油脂燃烧以后变成了一缕青烟，轻悠悠地拖着长尾巴在房间里飘荡着。

“阳子可是个特别好的妹妹！”阿彻酒后变得快活起来。

“给，北原先生，这个已经烤好了。”

夏枝在往北原碟里送肉。接着又把青椒和洋葱挟到碟里。阳子不言不语地看着夏枝亲切地照顾着北原。

吃完晚餐，四个人走出休息所，阿彻去打电话要车，夏枝也有事先走了。

阳子仰望了一下天空。天空中星罗棋布，闪烁着光辉，阳子吃了一惊，没想到天上竟会有这么多星辰。可能是过去多是在树林子旁边观看星辰的缘故吧？这个新发现，不知为什么竟使她感到一阵孤寂。

过去，我只看到了半面天啊！

确实，自己对任何事，都只是看到一少半。阳子心想，连一半都没有看到，自己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呀！

“阳子！”突然，阳子耳边传来北原急迫的声音。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阳子后退了一步。

“我……”结结巴巴的北原，直盯盯地看着阳子。

“可以给您写信吗？”

阳子不由得竟点了点头。

看到阳子点头，北原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可以给您写信吗？”

这句话在阳子的心中反复地回响着。

最近一个星期以来，启造一直回来得很晚。他感到有些疲倦。

每当来了放不下心的患者时，启造就不能放心地把他交给值

班的大夫。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别的大夫很难进行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忙来忙去地耽误了回家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启造自己也责备自己，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自己责任感强，只不过是自己太谨小慎微了。

今天，他狠了狠心，五点下班后，准时地离开了医院。心想，下班不走，磨磨蹭蹭地回家又要晚了。辻口已经很久没有象今天这样在天色尚明的大街上漫步过了。

“一个堂堂的辻口医院院长，何苦乘公共汽车通勤呢？”

他曾被人们这样嘲笑过。然而除了出诊和医院公务，他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医院的车子。他不忍心看着司机就是为了自己早出晚归地忙个不停。他觉得乘那些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任意乘坐的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倒是更自在些。有时一高兴就步行到家。阿彻已经领到驾驶证，想要一台车子，但启造没有给他买。因为启造本人不喜欢自己开车，所以也就认为没有必要给正在大学读书的阿彻买车子。

启造在路上考虑着北原的事。他觉得自从北原来了以后，家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正赶上北原来家这个期间，启造的工作也十分繁忙。今天，他想陪着北原安安稳稳地吃顿晚饭，在一起好好聊聊。中途，他想给阳子买几块巧克力，正好有两个铺子紧挨在一起，他便进了那家门面不大、人也不多的铺子。这家小店铺，糖的包装纸粗糙，包装法也不讲究。尽管启造只买了五块百元一块的巧克力，却使老板娘高兴得不得了。对启造来说，买这点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可没想到对老板娘的生活关系竟会如此之大？他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可同时又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好事。

走出铺子后，他确实疲倦了，便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家以后，发现正门上了锁，启造便从库房里取来一把配好的钥匙，从便门进到屋里，他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便条。

“我们在高砂台的旅游休息所为北原举行一个欢送会，方便

的话，请您也来参加。”看过纸条，启造不由得冒起火来。

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来？启造想。

虽然这几天一直回来得很晚，可怎么知道我今天也会回来晚呢？

北原的欢送会，让阿彻和阳子去操办就可以了，夏枝为什么把家都扔下也要去参加？

启造仿佛看到了夏枝激动异常的感情变化。当听到夏枝给北原买了一件崭新的单和服时，他觉得自己真不该那样粗心大意，无动于衷。他感到十分恼火。

又不是在这过夏的客人，何必特意为他买件新和服呢？

启造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啤酒，但不知下酒小菜放在那里。无奈，就以刚买来的巧克力作下酒菜自斟自饮起来。

没有人认为夏枝是个四十出头的人，谁看到她都以为不过是三十上下。在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学生眼里，恐怕觉察不到在年龄上有多大差距吧？

启造觉得夏枝过了四十，在性格上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她对夜生活越来越感兴趣了。不知为什么，启造产生了一种不安。心想，她还有过和村井交往的一段先例！

启造很快就喝完了一瓶啤酒，当他从冰箱里取出第二瓶啤酒的时候，响起了敲窗子的声音，原来是辰子。

“请你给我开一下门！”天仍然没有黑。启造急忙开开门，辰子不客气地说：

“方才我从窗户往里望，看你那个德行呀！就象是被太太甩了似的，没精打采的。”

“哎呀！让您见笑了。”启造搔了搔头。

“阳子也没在家吗？”

“他们几个人给阿彻的朋友开欢送会去了。”

辰子望着启造嗤笑着说：

“为了这个事，还在憋着一股气吧？让我来陪你喝两杯，不

要再难过了。”辰子转身去了厨房，取来了啤酒和玻璃杯，同时还带来了干酪和黄油花生米。

“黄油花生米放在哪里了？”启造吃惊地问。

“你家太太，自打和你结婚那天起，总是把罐头盒放在一个地方。我呀，就连你家的现款和储蓄本放在什么地方都一清二楚。”辰子神气十足地接着说，“对了，方才我还在和平大街上看见村井在我车子前面走着，还带着夫人和孩子呢！”

村井除了新年，从不到过口家来。他和他妻子笑子的关系似乎相当不错。

“提起村井，我倒想起高木先生来了。怎么最近一个时期总看不到他？”

“啊，自从他做了开业医师以来，就很少到旭川来了。”

“干得很兴旺吗？”

“听说去年就交了二百五十万元的税钱。我还以为高木这个人不具备商人的气质呢！这回我可刮目相看了。”

启造这才喝出啤酒的味道来。他觉得今天夜里的辰子比夏枝还要年轻活泼。

“健康优良儿最近也见不着面了，她怎么了？”辰子问。

“健康优良儿？啊！你说的是阳子，可不，她发育良好，身体结实，也挺精神。”启造觉得近一个时期，阳子又长高了一些。

“没病比啥都好，可是她从六月份起，突然就不登我的门了

辰子给启造斟满了一杯啤酒。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启造也有点放心不下了。过去，阳子每周都要到辰子家去一次的。

“可能是进了高中，一下子象个大人了。”

“说得有道理，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您家里总有那么多男人出出进进的嘛。”

启造还不知道阳子是被夏枝禁闭起来了，他还以为是阳子到

了年龄的缘故。

辰子出人意料地陷入沉思之中，并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

“您怎么了？”

“没什么。”

辰子直楞楞地望着窗外。启造觉得从旁脸看到的辰子比正脸还要显得美丽。

原来辰子也生过孩子。

一想起这件事，启造就觉得辰子越发象个女性了。突然辰子看了一眼启造。启造心里扑扑直跳，急忙垂下眼帘。

“你不供阳子上大学吗？”

“上大学？”

启造从来也没有想过阳子升学的事。原打算高中毕业后，就叫她马上结婚。对启造来说，最可怕的还是阿彻要娶阳子为妻这件事。

“是啊！不是说成绩很好吗？有一个叫沼田的教社会课的教师常来我家，他是阳子那个学校的老师。他说从第二学期开始，为了把同学分成升学班和就业班，向学生做了自愿调查，说是阳子报了就业班。”

“就业班？”启造并没让阳子找什么工作干。

“沼田老师很替她惋惜呀！听说上社会课时，阳子常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沼田先生说，无论如何也想送她进大学。”

启造没有作声，他难以对辰子说，他是想尽早地让她结婚，离开这个家。

“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我也想送阳子进大学。反正用不了多久她就要结婚了。我希望你干脆把她交给我吧。当然，抚养至今你会舍不得让她离开你的。”

辰子冒然提出这个问题，弄得启造不知所措。

辰子见启造默不作声，便解释道：

“我提的这个要求，可能太荒唐了。那么好的孩子，自己想

要过来，可能是不尽情理。我虽然没有太多的财产，可我可以把我这点家底儿，全都交给她。我要尽全力叫她深造，让她展翅高飞，充分发挥她的才干。”

把阳子送给辰子也是一个办法。

启造有点动心了。他觉得阳子到辰子那儿要比留在家里幸福得多。

“当然，辻口家财产是雄厚的，何止大学，就是送她到法国或英国去留学也不成问题。我自己也非常清楚，不该我出来多嘴多舌。只是听说她不升学，不知怎的，才闪出这么个想法。”

“不，这不怪您，都怪我总是那么马马虎虎的，根本就没想让女孩子上什么大学。”

“阳子没说想上大学吗？夏枝怎么个意见？总之是我的不是。不过，以后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同意给我，我都会举双手表示欢迎。”说完这句话以后，辰子叫来车子辞别了辻口家。

不知为什么，今晚启造不愿见到夏枝，他早早地回到了寝室。上床以后，他越发觉得把阳子送给辰子是个好办法，应尽量让阳子离阿彻远一点。他认为阳子是会去辰子家的。他打算近日就找个机会跟夏枝商量商量。由于近日来的疲倦，想着想着，启造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启造被刚刚回来的阿彻和北原的笑声惊醒，看了一下时钟，还不到九点。隔扇悄悄地被拉开了，是夏枝。启造闭着眼睛没有作声。于是夏枝只向屋里望了一眼，又急忙回到了起居间。

启造不时地听到夏枝的笑声，他有点恼火。这时，北原那腼腆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夏枝此时正坐在北原的身旁，热热乎乎地在献殷勤。仿佛两个人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面面相觑着。启造睁大了眼睛，再也不能入睡了。

没多久，走廊里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接着又听到了男人沉重的脚步声。启造全神贯注地竖起了耳朵。

“我一定给你写信，请休息吧，阳子。”是北原在低声讲话，

他到楼上去了。

原来不是夏枝！

启造在昏暗中，不由得微微地笑了。自觉方才的那股醋劲真是滑稽可笑。

是北原和阳子？

这时，启造想起了阿彻。

北原走后第三天，吃了早饭后，阿彻回到自己房间，翻译起卡罗沙的《困惑的青春》来。阿彻的德语是中学时代起跟启造学的。所以尽管进大学还不到两年，他的德语却有了很大的长进。阿彻翻译累了，便依着窗子向外面眺望着。

啊，新建了这么多房子！

阿彻记得小的时候，这一带还是一片宽敞的马铃薯地。而如今，红、蓝、棕等各色屋顶的新房已经和样板林连成了一片。尽管这样，仍能清楚地看到甘蔗园和马铃薯地，他感到很高兴。

阿彻无意地向窗下望了一眼，竟意想不到地发现阳子正在拔草。她头上包着一条白色三角头巾，在炎热的日光照射下，专心致志地薅着草。阳子还没发现有人在注视她。看着阳子拔草的样子，阿彻微笑起来。阳子上身穿着白罩衫，下身穿了一条黑短裤。她虽然不喜欢穿短裤，因为干活方便，劳动时还是穿上了。

阿彻一边望着阳子拔草的身姿，一边想象着若干年后，她成为自己妻子后，和现在一样薅草的样子。那时，自己成了丈夫，在星期天总要象今天这样欣赏一下妻子——阳子劳动时的身姿。

然而，这个想法，必须抛弃掉。

要娶阳子为妻，就必须告诉她两个人不是兄妹。这样一来，阳子就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了。阿彻想，看来，两个人还是应该以亲兄妹的关系度过一生。

阿彻还没有发现阳子已经知道了自己是个要来的孩子。因为她从无忧虑之色。

阳子的出生秘密也不能告诉北原。

阿彻原想把事实真相和盘托出，再把阳子委托给北原。当他觉察到自己这种想法十分愚蠢时，不觉浑身战栗起来。

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父母和自己，以及札幌的高木叔叔。秘密该不会泄露出去吧！

不过说不定妈妈会给漏出去的。

阿彻非常可怜那一无所知、专心致志薅草的阳子。他刚想喊阳子，邮差骑着红色自行车在门口停下了。

拂去手上的泥土，阳子接过来信。邮差走后，她看了看其中的一封信，就急忙拆开信封，之后便若有所思地将信又塞进短裤的前兜里，向树林子走去，好象要到树林子里去慢慢地看。

是北原寄来的信！

阿彻突然感到一阵窒息。

“阳子！”阿彻从窗子里探出身来，这样喊了一声。

“什么事？”阳子回过头来。

“来信了吗？”

“请原谅，也有你的信。”阳子说完，很快地跑上了二楼。那没打封的信是北原写给夏枝和阿彻的。

“阳子也接到北原的信了？”

阳子点了点头，脸上飞起一片红霞。看到这种情景，阿彻感到很孤寂。

阳子已经爱上了北原？好！这不是很好吗？阳子是我真正的妹妹。

阿彻把北原寄来的信，扔在桌子上，若无其事地打开了翻译笔记。

阳子默默无语地下了楼梯，在洗脸室洗了手，顺便把脸也洗了。然后脱掉短裤，换上了一条灰色的褶裙。

“阳子也接到北原的信了？”在阿彻问自己的一刹那间，阳子突然感到北原的信该是多么难能可贵。

阳子感到奇怪，方才竟无意地想用沾满泥污的手，来捧读北原的信。她回到自己房间里，和往常一样，坐在帆布睡椅上，可立刻又站了起来，端襟正坐在桌前那套着织有花边罩的坐垫上，取出了北原的信，把用手撕开的信封，又用剪刀修理了一下。

信纸上的字，写得很死板，而且字的右角，个个都有点向上歪斜。

阳子：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斜里的海岸，远方的知床半岛朦胧可见海滩上浮石比比皆是。我每年都要来这里一次，但今年才发现。浮石竟是如此之多。

今天早晨，海岸上冲上来一位年轻的女性。她是为了寻死才跳入大海的，却又被海浪抛上岸来。在海边昏厥过去的这个女性被救活了。这种欲死不能的现象时有发生，我不能不感到它是意味深长的。有的人歇斯底里地想寻求一死，可他的意志却完全被另外一种力量阻止住了，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能单纯用“偶然”一言以蔽之的更为伟大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它是比人遇到死亡的时候，更为严肃的一种客观存在。

逗留在贵府期间打扰你们了，我感到很过意不去。

北原邦雄

昭和三十七年七月

信就这样结束了。信中有一行字被抹掉，几乎连信纸都被抹破了。阳子在被抹掉的字迹上，用手指来回抚摸着。对阳子丝毫也没流露出感情的这封信，不知为什么却强烈地吸引住了她。从这封信上得到的印象，与北原给人留下的那种天真爽朗的性格迥然不同。也可能就是这一点，才把阳子吸引住了。

阳子把北原的信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想，更为伟大的意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神吗？

神的概念，对年轻的阳子来说，是模糊不清的。她从来也没有想过什么是神。阳子认为自己并非那样脆弱，以至于要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神的身上。然而，看了北原的信，对更为伟大的意志这句话，还是产生了共鸣。要是别人写的，也可能一目而过。

我被领到这个家里来，难道也是由那个更为伟大的意志所决定的吗？

阳子渴望知道是谁把自己领到这个家里来的。

是谁，在我刚一生下的时候，就把我送给这个人家了？阳子认为不是自己的父亲，就是自己的母亲。她还想知道是谁相中的自己，把自己这个婴儿带到这个家里来了。是启造？还是夏枝？

要照北原的说法，我被收养在这个家庭里，既不是父母的意志，也不是我养父养母的意志，而是超越于他们的客观存在的意志了？

阳子想到了命运一词，但又觉得北原所说的“更为伟大的意志”与“命运”似乎还不完全一样。

不同在那里呢？北原在信中所说的那个女人本来想寻死，可是却得救了。仿佛在这个世上，真有一种超人的更强大的意志。但这又和命运不同。哪点不同呢？

阳子想更深地探求一下。这时，走廊上响起脚步声，夏枝进来了。

“阳子，听说北原给你来信了？”

“是的。”

“从什么地方？”夏枝坐到了阳子的身旁。

“从斜里。”

“啊呀！给妈妈的信是从北见寄来的。他在信里说到自然公园去晚了点。”

夏枝看了看放在阳子大腿上的那封北原寄来的信。

“北见是个好地方吧？”阳子一边往信封里装信一边说。

“这就是北原来的信？”

“是呀，就是这封。”

“信里写了些什么？”

“说是斜里的海滩上一个女人被大浪冲上来了。”

“是自杀吗？”

“可能是。不过只是昏过去了，又被救活了。”

“啊！是那样，给我看看不好吗？”

阳子没作声，把北原的信递给了夏枝。夏枝接了信后，站了起来。而这封信就再也没有回到阳子手里。

河

八月末，阿彻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辆轿车，他邀请夏枝和阳子，去层云峡观看阿伊努族人举行的祭火节。

“是坐车去层云峡吗？”夏枝似乎不太愿意去。她打算在阿彻返校时，和他搭伴一起去札幌，想与北原再见一次面。所以，她觉得不能总把家撂下不管。

“你们两个人去吧。不是当天就赶回来吗？”

“既然到了层云峡，总得住几天，尽兴地洗个温泉澡啊！你说呢？阳子！”

“只有你和阳子两个人？”夏枝不放心地问。

“当然喽，只有我和阳子两个人。”阿彻望着夏枝那不安的表情，毫不在意地回答着。然而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不容夏枝再插什么嘴。

“哥哥开车有把握吗？要不要先把遗嘱写好？”阳子钻进车里跟阿彻开着玩笑。

“哎呀！这我可说不好，还是给北原留下几句话吧！”阿彻快活地说着。

我是阳子真正的哥哥。就是在一个房间里住上几宿，我也是她的哥哥。阿彻对夏枝那种不安的神色，感到恼火。

车子出了旭川驶进永山村。据说这个村子是明治时代由屯田在那里的士兵们开拓出来的。那里的稻田一片翠绿，美景如画。阿彻谨慎地驾驶着车子，显示了他的性格。

“哥哥车子开得真棒！”阳子掰了一块巧克力放到阿彻的嘴里。

“在札幌我可没少坐朋友的车啊！”阿彻高兴地说。

最近一段时期，阿彻突然开朗起来，很有点做哥哥的样子，阳子也喜欢起他来。

“呀，多么秀丽的河水呀！这才是石狩河的本来面目！”

夏天的阳光，光芒四射地洒在宽广的河床上，流水潺潺，清澈见底。

“是啊！过去一提起石狩河，咱们就认为那是一条散发着工厂废水的酸臭气味，黢黑混浊的河流。其实，过去石狩河里，鲑鱼可是成群结队的。”

“河不是公家的财产吗？难道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就可以把河水污染得鱼儿绝迹，人也不能下水游泳了？就可以侵犯河下游的渔民生活？”阳子十分少见地发起火来。

“嗯，不过，据说这河水已经干净多了。听说公司方面也尽了很大努力。”

巍峨的雪山，群峰相连，轮廓分明地呈现在眼前。车子已经驶过上川的街道，逐渐开进山峡之中。逶迤伸展开去的断崖峭壁仿佛被巨人用粗大的凿子削过一般。车子终于来到了层云峡。

吃过晚饭，阿彻和阳子离开旅店去观看祭火节。夕阳已落，道上很黑暗。离旅店不远的汽车终点站的舞台上，布置了祭坛，四周挤满了游客。祭坛上供着鲑鱼、萝卜、黄瓜、茄子等许多供品。坛旁设有一个三米左右高的圣火台，火花不时地从上面飞溅下来。

阳子扯着阿彻的和服长袖，挤进人群，靠近了圣火台。因为那里火花烤人，游客比较稀少。

祭坛前边的舞台上，一群阿伊努族妇女，身穿刺着美丽图案

的粗布衣裳围成一个圆圈，一边拍着手一边呼喊着。那节奏单调的呼喊声，仿佛就是阿伊努族人唱出的纯朴的歌子。在那只是呼喊的朴素的歌声里，孕育着激动的热情。围成一圈，翩翩起舞的阿伊努族妇女的油黑茸密的睫毛，显得十分美丽。

“哥哥！”阳子悄悄地向阿彻耳语着。

“怎么啦？”

“咱们回去吧！”

“为什么？你不舒服了？”阿彻吃惊地望着阳子的脸。这时，舞蹈结束了，人们向河边拥去。

“倒没什么不舒服……”

三个阿伊努族妇女，把点燃了圣火的火箭搭在弓上，弓上立即冒起了火苗。一个姑娘胆怯地搭上了火箭，然后拉满弓弦地箭向河对岸射去。哇！欢声四起。紧接着，一条火花宛如龙蛇一般向河上空舞去。事先装置成“峡谷祭火节”字形的烟火燃烧起来了，又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阳子，回去吗？”阿彻问。

“不想走了。烟火多美啊！”阳子爽快地回答了一句。方才，阳子对人们把阿伊努人当热闹瞧的那种侮辱人格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烟火持续不断地腾空而起，河水里映照出闪烁发光的烟火，显得非常美丽。每当烟火在广阔的夜空中闪耀起光亮以后，高高耸立在黑暗中的悬崖峭壁便突然显现出来；烟火熄灭以后，它的踪影也就消失了。看到这种情景，每当烟火腾起时，阳子都要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露出岩石面的秃光光的山峦。那暗黑、坚硬的岩石的美和烟火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在黑暗中出现，又在黑暗中消失的岩石，好象地球在喘着粗气似地令人望而生畏。尽管如此，却也给人一种感人的美。

阳子不知不觉地把头倚在阿彻的肩头上。

“岩石好象是活物。”

“岩石？”阿彻在胸前抄着两只胳膊，看着阳子。他觉得阳子那烟火映照下的脸，是那么美丽。每当烟火腾起时，总要响起一种金属与空气摩擦的声音。

“真象是燃烧弹的声响，叫人回想起战争来了！”旁边的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气哼哼地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那里。阿彻和阳子无意识地目送着他的背影，没想到他竟拄着一根丁字拐。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阳子，这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切肤地感觉到了战争那无以名状的恐怖。

他们回到旅店后，被褥已经给准备好了。

“山谷中放起的烟火，实在太动人了。”

“是啊！它有回音啊！”阿彻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因为他将和阳子睡在一个房间里。

“阳子，你去洗洗澡好了。”

“我就去。你不洗了？”

“没有必要洗两次。”

阳子出去后，阿彻钻进了被窝儿。他想在阳子没回来之前就进入梦乡。他全身不住地微微颤抖着，阿彻对自己也感到气愤。这时，他又想起了夏枝那不安的眼神。

真混蛋！阳子不是自己的妹妹吗？阿彻象是在反驳夏枝，自己在心中喊叫着。要是总这么动摇不定，自己还能让阳子得到幸福、真正一辈子都做她的好哥哥吗？他感到怀疑不安。

阳子应该是属于北原的。阿彻强迫自己这么想。他自己也不清楚阳子将来是否准能和北原结合。但他希望，不管怎么说阳子应该是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

这时，隔扇拉开了，阳子走了进来。

“洗得真舒服呀！”阳子坐在自己的褥子上望着阿彻。

“嗯。”好象痰粘在了嗓子眼上，他没有答出声来。

阳子从水瓶里倒了一杯水，刚想喝又问阿彻：

“哥哥，你要水吗？”

“好。”阿彻伸出手来，一杯冷水下肚，他的心神稳静了许多。

“阳子一生下来就是个胖娃娃，难怪现在也是个大块头。”说罢，阿彻心里踏实多了。阿彻装出了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似乎他亲眼看到了阳子生下时的情景。他想借此来规劝自己，使自己认识到自己和阳子本是一奶同胞。

阳子没有吱声，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阳子长得真有点象妈妈，还象外婆。”其实，阿彻根本没有见过已经离开了人世的外婆，他只是在褪了色的照片上看到过。

“是吗？”阳子小声回问了一句。

“我在阳子的枕头边上总是看个不够。想摸摸你的头，却被妈妈申斥了一顿，说刚生下来的婴儿头盖骨还没长结实，是碰不得的。”

阳子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天棚。

“而且还……”

“哥哥你别说了，用不着说这些。”阳子一挺身坐在了褥子上。

“我早就知道，我是要来的孩子。”

听了阳子的话，阿彻不由得坐了起来。阳子却象成年人一样微然一笑，静静地看着阿彻。

她早就知道了？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阿彻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冬天，那一天暴风雨下得猛极了。”

“那么早就……”阿彻又吃了一惊。

从那么小就知道两个人并非一母所生，怎么还能那样坦诚、快活地生活着？想到这，自以为十分了解的阳子，突然间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成了一个谜。怎么从阳子的表情上连一点

阴郁的影子都找不到呢？阿彻对阳子比自己还要开朗感到不可思议。

“听谁说的？”

“听外人说的。”这时，阳子想起了奶铺的老两口。

“那么，你对谁讲过这个事吗？”

“没有讲过。”

一想到阳子从小学时代起，就一直把这个秘密隐藏在心底，阿彻就不仅仅是同情阳子了，他甚至感到有些恐惧不安。

“听人家这么一讲，你是不是信以为真了？吃惊了吧？”

“嗯，我还没怎么吃惊，当时还是一股孩子气，更小一点或再大一点，想法可能就不同了。当时我只是感到有点孤寂，不过还没有受到多大打击。”

“尽管是这样，可是阳子身上却没有养成什么怪癖。”阿彻仔细端详着阳子的脸。”

“不过，也许这就是我的怪癖啊！最初，我拚命地想当个好孩子，等见到亲生父母时要叫他们夸奖我一番。入了中学以后，就常从报纸上看到什么男阿飞、女流氓之类的报道。不是常有这种情况吗？因为失掉了双亲，或只剩下父亲、母亲其中的一方，或受继母的虐待，就造成了一些人的乖僻性格。不过我呀，可不希望加入那帮人的行列。我就有这么一股子傲慢劲儿。我不愿意自己堕落了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自己变坏了只能怪自己。环境固然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责任还在自己。

“我呀！环境再怎么恶劣，也不做那种乖僻的人，我就有这么点犟劲儿。来到层云峡的时候，石狩河的上游，该是多么洁净呀！虽然下游被工厂的废液污染得漆黑。看到那河水后，我曾想，我不是河流，我是人，即便是废液泼了我一身，我也要一尘不染，保持我洁白的本来面目。我就是这么想的，哥哥，我还是有股犟劲啊！”阳子的语气是明朗的。

红　花

夏枝是同返校的阿彻一起去了札幌。结婚前一直生活在札幌的夏枝，渴望重返久别的札幌故里，这是十分合乎情理的。高木自从私人开业行医以来，不分节假日忙个不停，甚至叹息生孩子的人也太不通情理，怎么专找大夫休息的时候来生孩子，于是根本就不到旭川来了。所以夏枝声称拜访高木，也是去札幌的一个很好的借口。

但事实上，夏枝渴望见到的却是北原。北原对夏枝的体贴，使夏枝对自己的美貌和年轻恢复了信心。现在，她想再证实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失去母爱的人，真招人可怜哪！”夏枝去札幌前，还特意为北原买了睡衣和袜子。

说是当天回来的夏枝，过了八点还没有回来。近来一直下班较早的启造也不知什么原因，还没有从医院回来。

面积足达十八公顷的一片松林，万籁俱寂，这就使得林旁的宅子里也鸦雀无声。室内一悄然无声，就使人对自己的存在都感到悚惧。一向精神的阳子，也在盼望着启造早点回来。

打电视开关，也感到无名的畏怯，仿佛电视机中的人物也会突然离开画面跳出来。虽说阳子是个有主意的姑娘，但也只不过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她拿起加缪的《鼠疫》，刚刚看得入神，电话铃突然响了。

“喂！喂！阳子吗？”话筒里传来了夏枝的声音。

“让你看家辛苦了。爸爸还没回来吗？”好个喜气洋洋的声调。

“啊！是妈妈。爸爸还没回来呢。”

“啊！那么你就告诉爸爸说我明天回去。现在我们正在你高木叔叔家里。”

“喂，喂，阳子！”电话里突然传出阿彻的声音。阿彻电话里的声音，竟和启造的声音相差无几。

“哥哥也在叔叔家？”

“嗯。”阿彻似乎不知怎么说才好，只说了一句。

“……你多注意身体！”紧接着，高木那粗憨的声音，传入阳子的耳朵里。

“阳子君，你长大了吧！你可要长得更漂亮一些呀！一个时期不见你，就觉得你还是一个小学生。有机会你也到札幌来玩吧！叔叔每天接生，忙得不亦乐乎。你想要什么？叔叔多少也有点钱了。爸爸还没回来吗？”他信口开河地说了一气，突然压低了声音说：

“出鬼了，出鬼了，你可小心点！”

“叔叔，你净吓唬人！”听了阳子的话，高木放声大笑起来。

高木饶有风趣的电话挂死后，屋里越发显得宁静了。启造过了十点才回到家里。

“果然只有阳子一个人。感到寂寞了吧？”启造一边换睡衣一边问阳子。

“我早就预料到你妈妈很可能回不来，本想早点回来，可是……”启造面带倦意。

“晚饭吃过了吗？”

“饭吗？不打算吃了。要有牛奶，我就吃点饼干吧。”

“饼干？”

“嗯，有饼干就蛮好了。”启造若有所思地说。

“今天有个患者自杀了。所以连往家里挂电话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怎么，自杀了？是病情过重？”

“哪里，是个明天就出院的患者。我做医生也有二十年了，出院前自杀，这还是头一份。”启造往嘴里放了一块饼干。

“真是的，怎么病好了还自杀？”

“谁说不是。”

患者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患轻微的肺结核，还没有空洞。他是一个银行职员，已经决定复职。父母健在，上有哥哥，下有弟弟，一共兄弟三人。父亲是小学校长，家境是毫无问题的。

本人身长五尺五寸，虽然有些瘦削，但并不显得纤弱。治病的态度也很认真，从不象一般轻病患者那样擅自离宿或随便饮酒。

启造也说不准夏枝是否回来，他可怜家里只留下阳子一个人，所以想早点回家。就在他脱白大衣的时候，忽然院内的电话发出刺耳的响声。他以为不是急诊，就是要求出诊，便拿起了听筒。电话里却传来了结核病房护士长越智和江的声音。

“是院长先生吧？二号病房的正木先生，方才从楼上跳下去了……”

“什么？正木？是正木次郎吗？”

“对！是正木次郎先生。”

“是明天即将出院的那个正木吗？没搞错吧？”

“没错。”

启造重新穿起刚脱了一半的白大衣，飞快地跑出了院长室。然而正木已经当场死去了。启造对正木的寻死，并不是毫无察觉。随着病情的好转，正木就渐渐不大开口讲话了。已经决定复职，而且还确定了出院日期，可他仍然愁眉苦脸的，总是一副呆然若失的样子。启造以为他相中了哪个护士，不舍得出院，曾请正木到院长室来过。那是一星期以前的事。启造想告诉他，如有中意的女性，一年后可以叫他们结婚。正木来到了院长室，精神十分颓丧。

“怎么一点精神也没有啊？那儿不舒服吗？”

“没什么不舒服的。”

“你怎么总闷闷不乐的？”

“太无聊了，一切都是这样。”

“怎么这么说？你失恋了吧？”听了启造的话，正木独自笑了。启造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正木的笑是冰冷的。

“要是失恋，还倒好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我越来越糊涂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现在你的病已经痊愈，还可以复职继续工作，不是前途无量吗？”

“不对，大夫。得病期间，我是想治病，可是病好后，我究竟应该干些什么呢？”正木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的神情。

“干些什么？工作在等着你呢！”

“大夫，你说的工作是什么？我已经拨拉了六年的算盘，点了六年钞票。可这种工作，机器不是也可以做吗？近来我感到非常忧郁，难以自拔。我这样病休了两年，银行丝毫也没有感到缺我不行。不仅如此，在我病休期间，在市内还新增设了两个分行，买卖做得十分昌盛。我休息不休息是一个样啊！所以，我的存在价值就等于零。象我这样一个人，回到工作岗位，又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当时启造还以为他是想入非非，只是笑着并没有理睬他。就是这个正木，今天自杀了。

没有收信人和地址的遗书上写着：

“人终归是要死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地方会说缺我不可。再徘徊于世，真是个耻辱。”

阳子频频点头听着启造的叙述。

归根结底，他也是想做个受到人们尊重的人。如果有谁肯真正疼爱他的话，他也许不会死吧！阳子并没有把正木的死，看成是与己无关的事。

“老实说，爸爸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启造躺在沙发上说。

“爸爸能治好正木的病，却不能给他以生存下去的力量。正

木君是心灵上得了病，然而爸爸只是细心地注意到他身体上得的病，却忽略了对他心病的关心啊！”启造以寂寥的表情看着阳子。

“可是细想起来，即便爸爸注意到了正木君心灵上的病，也不能象咳嗽就给开点止咳素、结核就给开点链霉素那样给心灵上的病，也开出个对症下药的有效处方呀！”

启造没有留意到阳子竟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听自己讲话。因为由于正木的死，已经给启造带来很大的冲击，使得他无暇顾及阳子了。

启造现在也在想，自己究竟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把医生看作是男人终生的事业，自己向来没有后悔过。恰恰相反，他甚至感到骄傲。但是仔细想来，自己活在世上即便不当个医生，世上的人也未必就会感到为难。即便自己现在突然死了，或者医院被查封了，患者还可以换个病院治病。

对治病救人的工作，启造一直抱有莫大的喜悦和崇高的使命感，但是世上并没有非启造就治不了的病。启造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空虚的冥想之中。他感到绝望，因为自己虽然治愈了正木的病，却没能给他以生存的力量。

启造突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望了望阳子。只见阳子那闪闪发光的眼睛，正仰望着自己。

“爸爸，我仿佛很理解正木先生的心情。”

“啊！你能理解吗？”

“我对我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价值，也不十分清楚。本来任何人活在世上，都有他存在的价值，但我没有深切的实际感受。要是有谁能衷心地告诉我，阳子，我们可少不了你，我或许还能清楚一些。正木先生这个人，要是有谁能够强烈地爱着他，我想他或许是不会死的。”说完这些话，阳子的脸臊得通红。“爱”这个词儿，是她很难张口说出的。阳子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在别人面前，使用了“爱”这个词儿。

启造被阳子这句话打动了。他感到了阳子的孤独和如饥似渴

地求爱的心情。他心想，可我和夏枝都在盼望着阳子由高中毕业，能尽早地达到结婚年龄，早一点离开这个家。启造深切地同情起阳子来。

“哎呀！已经十一点了，早点休息吧！”

启造若无其事地这样说着，心中却盘算着明天带阳子到什么地方去玩玩。这时，院子里响起了昆虫的鸣叫声。

“这就是阿伊努族人的坟地。既然是住在旭川，我就总想带阳子到这来看上一眼。”

车子停在山岗上。下车站在那里一看，觉得那里只是一片松林。火山灰铺成的路，很快就把启造和阳子的鞋弄脏了。

“哎呀！”阳子一迈进坟地，不由得喊了一句。

说是坟地却与日本人的坟地大不相同。在那里没有立着“某某家”之类的墓碑，只有一些用槐木做成的墓标朴实而安静地排列在那里。这确实给人以一种死者在那里静静安眠着的感觉。在这里看不到甚至死后还要炫耀贫富之差的日本人坟地里的那种傲慢的坟墓。

“啊！这是多么好的坟地呀！”阳子抬头看着启造。

“近来，这里也出现了石墓。挺好吧？你看多么朴实！和这个世界上的名利、地位完全绝缘了。”

“可不是吗，爸爸。这个杵型墓标和裁纸刀型的墓标有什么不同？”阳子站在一个小杵型的墓标前面问道。

上面刻着“迪基西兰”的名字。

“啊！那是女人的墓。裁纸刀型的是男人的墓，据说这种木料，可以一百年也不腐烂。”

地面上长满了紫苜蓿，一个大清酒瓶子被扔在墓标的前面。破报纸上摆着一个烂苹果，旁边供着小米和稗子之类的食品。

“原先阿伊努族人，一旦把尸体埋葬好后，似乎就再也不上坟了。日本人的盂兰盆会之类的活动，可能已经传给了他们。”

启造慈祥地回头望了望阳子。

“你跟在爸爸后面走吧。这块是土葬。据说，这种墓挖得都不深。而且，大学生们说殉葬的装饰品，象大刀、翠玉什么的可以做考古学的参考，还经常来挖墓呢！”

“这可太残忍了！”阳子悲伤地喊了起来。

“爸爸，方才我还在琢磨着阿伊努人的一生呢！我认为他们都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欺凌侮辱，从小就产生了一种悲伤的心理。这还不说，死后还要被人掘墓，也真是太不象话了！”

听了阳子的话，启造一边点头一边把目光落到一个写着“明治二十八年生”字样的墓标上。心想，这个人也一定是惨遭不幸而死去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可以理解现在安息在这里的这些人想要讲些什么？”

明治三十八年，阿伊努人的墓地占地面积足有一万坪*，而现在只剩下九百五十坪了。仅从这一点看，启造就认为阿伊努人是十分不幸的。

昨天的这个时候，正木还活着呢！这时，正木死时的面容，突然浮现在启造的脑海里。

正木的嘴唇歪向一边，甚至连整个脸都歪斜了，一副痛苦的表情。从他那歪斜的双唇上，似乎就可以听到他那痛苦的呻吟。看样子，他将要永远地痛苦下去。

沐浴在九月的阳光里，旭川街道上烟雾迷离，呈现出一片淡青色。启造和阳子并肩站着，在眺望着山岗下的街道。

死能解决一切吗？正木虽然自杀了，但并没有解决他自己所说的个人生存在这个世上是毫无价值的想法。社会变得越复杂，个人的人格和价值就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需要你的范围也在日

---

* 坪：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

益缩小。

死并不是解决问题，可能只是提出了问题。尤其是自杀，只能是这样解释。启造看了看落在墓标上的一只红蜻蜓，它那薄薄的翅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它一动不动地栖息在那里。

尽管你拚命地提出问题，可周围的人们和社会却很少给你回答。启造不能不认为人是冷酷无情的，而且是愚昧无知的。

“阳子！”

阳子正在出神地凝望着旭川市街。

“什么事？”

“这个城镇里的居民，每个人都可以公平地享受到一个东西，你猜是什么？”

“阳光。”

“也有人常年住在不见阳光的地方。”

“要不就是一天的时间，不论谁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时。”

“说得有道理呀！爸爸方才是这么想的，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健康人还是病人，唯有死是公平的，任何人也逃脱不了。”

“真对，我也要死的，总有那么一天。可是现在我望着那街道，心里却想：那鳞次栉比的房檐下的人们，都在为工作忙碌着、生活着，他们多么坚强啊！”

启造发现阳子这个年龄，现在想的不是死，而是怎样为事业奔波，更好地生活，便满意地点了点头。但是同时他又感到不安，因为他发现阳子观察旭川街道，本应感到美，然而却没有使她感到美，她的心已经被那求生的欲望所吸引。启造想起了辰子说过的话，阳子编进了“就业班”。难道阳子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出身？

在几百米远的地方，可以望见日本人闪放着白光的墓地。

总而言之，人都是要死的。人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绝不可能得到第二次。启造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感到十分空虚，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才活到现在。

人究竟应该以什么为自己生存的目标呢？我已经有了社会地位，也积攒了一大笔财产，还有个美貌的妻子，但这一切并没有使自己幸福。

启造目不转睛地瞧着脚下正在开放的一朵小红花。

辰子想要阳子这个事，是否应该告诉夏枝，启造有点犹豫不决。他想，这件事辰子之所以没有直接跟夏枝说，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反应，然后再由自己转告夏枝。

启造认为可以坦率地把这件事告诉给夏枝。但夏枝毕竟不是自己，谁知道她会怎么想。她或许会发牢骚说："哎呀！好一个辰子，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讲，太不象话了！"

他又担心引起她的误会，觉得她或许会说："真莫名其妙！辰子怎么提起这个事来了？是不是你求她了，你不满意我对阳子的教育吗？"

他又怕她纠缠着不放，说什么："你那样想叫阳子得到幸福吗？你那样疼爱她吗？"

然而，使启造难以开口的另外一个理由，说老实话，那就是他担心夏枝答应了辰子的请求，真的把阳子给了辰子。只要一想到家里没了阳子，启造就感到孤寂。

书房里笔盘上的铅笔，总是削得干干净净的，这是阳子的工作。仅从这一点看，启造就觉得还是女儿最体贴人。从三、四年前开始，每天早晨他去洗脸室，阳子都跟在后面，替他把牙膏挤在牙刷上。作为自己妻子的夏枝，却一次也没有表示过这种关怀。启造常常遐想着，阳子的丈夫将每天都会得到她这种体贴入微的关照。

阳子那明快的笑脸，给了从医院疲劳地回到家中的启造以莫大的安慰。只要阿彻一辈子都能把阳子当妹妹看，那他就不愿意把阳子给任何人。

“去爱你的敌人吧！”启造突然想起了这句话，这是已经忘怀了许久的一句话。

我曾不甘落后地想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可是，不知不觉地连这句话都有些淡忘了。现在的我，几乎很少想到阳子是佐石的孩子，如果没有阿彻，可能还要忘得更彻底一些。

近来，启造常常想起“时间可以解决一切”这句话。他想，如今自己对阳子的感情，不就是时间赐予的吗？说起来，我得到这种感情，和我的人格是毫无关系的。启造也知道靠时间解决的问题，并非是彻底解决了的问题。

总之，启造不想让阳子离开自己。心里想着要把辰子的话，告诉给夏枝。可是就在犹豫之间，岁末已经过去了。

雪的芳香

新年伊始，刚过中午，贺年片就如雪片一般飞到辻口家。

“邮件！”

话音刚落，阳子已经飞快地跑到门口。她早就在期待着。心想今天准能接到北原邦雄的贺年片了。

就通信问题北原曾征求过阳子的意见。而且，她还接到过北原从旅行地寄来的一封信。但这封信夏枝看过后，却一直没有还给她。就因为这个缘故，阳子错过了回信的机会。她心里虽然期待着北原返回札幌后还会来信，但期待落空了。她心想：准是因为自己未写回信，他才没有再来信，但心里还是盼望着能接到他的信。然而，在音信皆无的情况下，新的一年已经来到了。

她期望着能接到一张北原的贺年片。而且阳子在临近岁末时，还给北原寄去了一张，上面写着：

恭贺新年！

去年接到您的来信，未能即复甚感抱歉！信中涂抹掉的地方，不知您写了些什么？

从字面上看，确实平平常常，但阳子自己却感到十分满意。她冒着大雪，把它投进大街上的信筒里。

现在，北原可能正在读我的贺年片吧？一想到这，她就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顺手打开了一捆贺年片。

“快给我看看，这里边也许会有我几张吧？”说罢，正躺在那里看电视的阿彻就拿过半捆明信片，自己挑选起来。其中多半是患者寄给启造的。

夏枝和启造一大早就在客厅里忙着接待前来拜年的客人。

“嘿！阳子也成了社会名流了。信还真不少呢！”他发现其中也有男同学写来的贺年片时，便打趣地说。

每当阳子看到男人的字迹时，心里就跳个不停，总想会不会是北原邦雄寄来的。然而她始终没有见到北原的明信片。

北原先生是不是把我完全忘了？阳子一张又一张细心地挑选着所剩无几的明信片。今天要是再接不到贺年片，可能就说明我们两个人没有缘分，她甚至在心里这样打起赌来。

“怎么，这小子到九州去了？”

“嗯，这张木版画太好了！阳子，你瞧！”

对每一张明信片，他都要这样仔细地看上一阵子，所以阿彻挑选的速度就慢了些。

正当阳子已经死了心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了北原邦雄的名字，阳子的脸上放射出光彩。为什么这般高兴，阳子自己也觉得奇怪。高兴得都有点难为情，可是仔细一看才知道高兴得太早了，原来是寄给夏枝和阿彻的。然而阳子没有灰心，因为阿彻的手里还攥着三十来张。阳子心想，既然给夏枝和阿彻写了，自己也会有的。可是阳子的期望终于落空了。阳子仍怀着一线希望，把二百多张贺年片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北原的明信片，仍然只有

这么一张。

为什么我这么想见到北原的贺年片呢？北原只是在家住过一个星期，是阿彻的朋友，我只不过是北原朋友的妹妹呀！他又不是我的朋友，被人家忘掉也是有情可原的。

可是阳子却总忘不掉他。究竟什么地方被他吸引住了，自己也很茫然。阳子拿起了北原写给夏枝和阿彻的贺年片。

在“恭贺新年”旁边，只写了简简单单的一行字：“去年多蒙您关照了。”

阳子抱着寄给自己的五十多张贺年片站了起来。

“阳子，咱们去滑雪好吗？”正看着贺年片的阿彻抬起头来。

“好吧。”阳子回答得很不爽快，这在阳子身上是很少见的。

阿彻仍旧躺在那里。他望了望阳子，觉得她下身的灰色女裤和上身的粉红色毛衣真是搭配得恰到好处。

“你怎么了，怎么打不起精神来？元旦要是不去伊泽滑滑雪，总会感到没有新年的味道。”

从小学时代起，每逢元旦，俩人都要到河对岸的滑雪场去。然而今年阳子对滑雪却完全失去了兴趣。

“咱们走吧！”

阳子觉得要是拒绝了阿彻的一片心意，那他太可怜了。两个人穿好滑雪板，进到树林里。阳子的运动神经要比阿彻发达得多，但阿彻也是滑雪的好手。两个人灵巧地穿过树林，沿着堤坝滑着。这一天，细雪纷飞，寒风刺骨，河风不断地向脸上扑来，但身体却是暖洋洋的。

“我可真喜欢冬天的河呀！”阳子把滑雪杖深深地插在雪里站住了。

河面被冰雪覆盖着，显得很狭窄。冬季的河水从洁白的雪中流过，显得幽黑而又平稳。

“哥哥！”阳子回头望着阿彻。

“什么事？阳子！”看到阳子那孤寂的神色，阿彻很吃惊。

“雪可真洁净呀，哥哥！”

“啊……”

“可没什么香味。”

“这一大片积雪要是有香味那还得了？”阿彻笑了，阳子也被逗得笑了起来。

阳子真想把没接到北原贺年片这件事告诉给阿彻。两个人又继续滑起雪来。

元旦的滑雪场上，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往日这里总是被五颜六色、各种绮丽的滑雪服装点缀得那样美观，而今天却是悄然无声，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山头。

他们一直登到山顶，阿彻和阳子互相看了看。

“看来，不站在这里就感觉不到元旦的气氛！”

“真的，每年的习惯真是可怕。这和到了元旦要不吃煮年糕就显不出元旦的气氛是一样的。”

万籁俱寂。只有细雪还在纷纷扬扬地飘洒着。旭川街道也是一片朦胧。

“北原给你来贺年片了？”阿彻若无其事地问着，阳子眼望街心，摇了摇头。

为什么连封贺年片都不寄来呢？阳子用力拄了一下滑雪杖，离开了阿彻。凝望着阳子的滑雪技巧，阿彻一颗不安的心也落了地。是这样，原来阳子和北原没有通信。和阿彻同住一个寝室的北原，从未提起过阳子的事，似乎也没接到过阳子的信。而当初阿彻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想让北原尽快地接近阳子。

然而，自从在层云峡观看烟火的那天夜里，听阳子说她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要来的孩子后，阿彻的想法又开始动摇起来。他觉得既然阳子已经知道了自己不是她的亲哥哥，向她求婚，也就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了。

阿彻不能想象阳子出生的秘密会泄漏出去。他想：万一在偶然的情况下，阳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也没什么，因为没有真凭实据。自己还可以这样对她说，“阳子如果是凶手的女儿，那我怎么还能和你结婚呢？”阿彻一直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能使阳子幸福的只有他自己。

一听说阳子没有接到北原的贺年片，阿彻突然觉得自己的全身似乎都充满了力量。

阿彻冲着山麓下阳子那小小的黑影，用力地滑了过去。顶风冒雪向下滑行，冰雪打在脸上，针扎一般的疼痛，但他却感到了一种快意。

望着阿彻从上边滑了下来，阳子又急忙向左边的山峰登去。

“北原给你来贺年片了吗？”听了阿彻的问话后，刹那间，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感袭击了她。现在，阳子一边往下滑一边潸然泪下。她不愿意让阿彻看到自己那泪潸潸的样子。

但是，阿彻已冲着逃脱的阳子滑来。阳子再也无处躲藏，便横卧在松散的雪堆里，藏起了自己的脸。

“怎么了，阳子？”

阿彻带了一副太阳镜，这就使他的脸色看上去很严肃。

“嗯，没什么。”阳子把沾满了白雪的脸转向阿彻。阿彻便在她的身旁坐了下来。

“小时候，咱们不就是这样躺在雪里，仰脸看着那飘飘而落的雪花吗？”

“嗯。”

把整个身子埋在暄腾腾的积雪里，眼望着雪花飘洒下来，那可真是妙趣横生。那雪花不象是从灰暗的天上降落下来的，倒仿佛是从空中突然涌现出来的一般。你如果张着嘴等在那里，奇怪的是它并不往嘴里落，似乎马上就要落到眼前了，可又敏捷地躲到一边。

“哥哥，真和小时候一样啊！这样仰脸望去，总觉得自己似

乎已被吸到天上去了。”

“嗯。”

阿彻也和阳子一起仰脸，望着天空。

“阳子还记得吗？你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还问过雪为什么是白的？你还说，我要是老天爷的话，就叫星期天下的雪是白色的，星期一下的雪是黄色的，星期二下的雪是红色的。”

“我这样说过吗？”

“你忘了？后来我就给你讲了白衣女妖的故事，你还问我她就睡在雪被窝里吗？”

“小时候，一听到白衣女妖的故事，可真吓人啊！那时候我一看到屋檐下的冰柱在月亮的照射下一闪一闪地发出青光时，就总觉得会从那冰柱中诞生出白衣女妖来。”

一谈起小学时代的事，阿彻和阳子都兴奋起来。作为一对兄妹和睦长大的两个人，总有一些共同的回忆。

要是这样两个人，能成为夫妻，那该多么幸福啊！阿彻刚想到这，阳子已拂去了身上的雪花，对他说：

“好吧，今天咱们就一直滑到天黑。”

“好！”阿彻也掸去身上的雪花。他真想再和阳子多谈一会儿，但是他们不能在这冰冷的雪地上继续躺下去了。

透过乌云的空隙，可以望到湛蓝的天空。阿彻系了系滑雪板，抢在阳子前面向山峰上登去。

正月初七过去了。这一天空气仿佛都冻结了，分外寒冷。双重窗户的外层窗上结上了一层洁白的冰霜。在去年就不能使用的壁炉旁，炭炉正在燃烧着。

“真需要放寒假啊！就这么在炉旁取暖，后背上还是冷冰冰的呢！”阿彻这样说着，又烤起后背来。

“可不！象今天这样冷的天气，小学生要是上学那可真够呛！虽然旭川这儿寒假一直放到二十五号，可整个二月份是不会

有暖和日子的。”

夏枝正在用灰色毛线给启造织袜子。每到冬天，启造就只穿夏枝手织的没过膝盖的毛袜子。

“听说爸爸念小学的时候，一到零下二十度，就放午炮和烟火，改为十点钟上课。这是方才我从六点钟的新闻广播里，才知道的。”

阳子把压制成标本的干花装到镜框里。她把一夏天采制的干花，象画儿似地贴在布或纸上。阳子的干花几乎没有失掉本色，看上去水淋淋的，就象朵朵鲜花，盛开在镜框里，是那样娇艳夺目。在严寒的北国，插花的水几乎都要结冰，阳子这色彩鲜艳的干花，就自然令人喜爱了。

“我真想到辰子阿姨家去拜个年。”阳子把装好了的镜框，放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一边看一边这样说道。

阳子已很久没有到辰子家去了。她想在正月里去看看辰子阿姨。听说要去辰子家，夏枝没有吱声。

“天这么冷！”阿彻望了望窗外。

“是啊！这冰天雪地的日子里，阿姨那里也不会有什么客人。”

阳子一想起辰子家那寂静的起居间，就再也等不得了。

“既然是想去阿姨家，就让她去呗！”见夏枝缄口不语地只是织毛线，阿彻忍不住这样说了一句。

来到室外，睫毛立时粘到一起，眉毛、额头上的发卷和呼气都冻结了，眼看着变成了白色。阳子在公共汽车站，一边等车一边跺脚，严寒使得她不得不活动活动身体。近处响起了鸣笛声，阳子没有介意，仍旧一边跺脚一边向汽车驶来的方向张望着。喇叭声又响了，阳子无意中回头一望，不由得瞪大了吃惊的眼睛。汽车停下了，北原正坐在车里看着阳子。

“哎呀！原来是北原！”

北原穿着皮夹克，他默默无言地打开了后车门。阳子按捺不

住内心的喜悦。

“是到我家里来吗？”阳子的声音里充满了怀恋之情。北原仿佛思索了一会，然后点了点头。

“怎么，不到我家吗？”汽车跑起来后，阳子吃了一惊。北原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阳子。由于久别重逢的喜悦，阳子还没能注意到北原到现在还没说一句话。

“北原，要到什么地方去？”阳子终于注意到了北原的沉默，她感到有些不安。

“怎么，不到我家吗？”

“不想去了。”这时，北原才开口和她搭话，语气是那样干脆。

“……？”映在后视镜里的北原的眼睛，正在看着阳子。

“我只想来看看阳子。”北原的语气中稍带怒意，阳子不由得一楞，全身都感到发热。

北原把车子停在四道街的旅社前面。他夏天来的时候，曾和阿彻在这儿的小食堂里吃过饭。在旭川，北原也只知道这么一家可以用餐的地方。阳子看了看表，已快到十二点了。暖气已经送上了，屋里暖洋洋的。两个人在二楼靠窗处坐了下来。由于只有住宿的客人用餐，所以人数寥寥可数。阳子向窗子靠去。

“我只是来看看阳子。”北原的这句话，仍在阳子心里回荡着。立在街角药铺前面的一面黄旗，无精打采地耷拉在那里。可能是由于寒冷的缘故，街上行人稀少、车子也不多，只见一只大狗慢腾腾地越过了车道。

“阳子！”

阳子回过头来。

北原问道：“您吃点什么？”

阳子心绪缭乱，一点食欲也没有。

“我还不饿呢！”阳子坐在椅子上。

“眼看到中午了。”

北原要了两份咖喱饭。看他那股稚气劲儿简直象个小学生，阳子噗哧一声笑了。

“要加喱饭，您觉得可笑吗？”北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我不是没有母亲吗。所以呀，无论是自己的生日，还是什什么节日，吃的总是父亲亲手做的加喱饭。这对我来说就算是过年了。”说完，北原笑了起来，但他立刻又变得很严肃，目不转睛地望着阳子。

“阳子，接到您的贺年片，反倒把我弄糊涂了。”

“糊涂了？什么事把您……”

“是阳子您这个人啊。”

“我，我怎么了？”

“既然您能给我写贺年片来，那为什么还把我从斜里寄给您的信，给退回来了呢？”

“我把您的信……？”

阳子脸上充满了惊异之色，大眼睛瞪得溜溜圆，一副真正大吃一惊以后那种天真无邪的表情。她心里在想，那封信借给妈妈看过后，她就一直没有还给我呀！阳子惊讶的表情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么说，您不知道这件事？”见阳子惊讶不已，北原又叮问了一句。

“……”

阳子心想，我要是说不知道，那就得把妈妈的事全告诉他。阳子感到为难，这时，北原又开口了。

“为什么您母亲要对我说假话呢？”北原想起了去年暑假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他是绝不会忘记的。

说是夏枝到札幌来了，阿彻到宿舍里来接北原。夏枝正在一个叫做“克库多尔”的西餐馆里等候他们。夏枝穿了一身十分合体、白地儿淡绿色花纹的和服，北原也说不清那是什么料子，这就使她更加显得年轻、美丽。

夏枝给北原带来一大包礼物。北原正吃惊地看着这些东西，夏枝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白信封递给了北原。

“这是阳子叫我带给你的。”北原不由得面红耳赤起来，他忙把信接了过来。看到眼前的情景，夏枝粲然一笑，紧紧地凝视着他。

“你喜欢阳子吗？”

“我是喜欢她。”

这时，夏枝竟意想不到地放声大笑起来。

“你倒是挺实心眼的。”

当时，恰好阿彻去买烟，没有在场。要是在场，他可能要臊得无地自容了。他还记得当时自已把白信封珍贵地放到衣兜里，嘴里嚼着牛排，真是香甜可口。

自从从斜里给阳子去了信后，北原一直期待着阳子的回信，真可谓望眼欲穿。所以便想到这封信准是阳子的回信。但是，当他发现这是自己寄给阳子的那封信后，不由得目瞪口呆，一种难以形容的屈辱感，压抑在他的心头，甚至连看一眼阿彻的脸，他都感到痛苦。

尽管如此，北原还是常常地回想起在松林中初次与阳子会面时的情景。阳子那微含倦意，聚精会神的看书姿态，使北原一见钟情。阳子的脸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给人以一种紧张的对一切事情都全神贯注的美感。没有柔弱与娇媚，显示了生命的活力。北原永远不会忘记阳子的脸离开书本后，陷入沉思之中时那多思多虑、光彩熠熠的眼睛和无意中看了自己一眼时的目光。

“原来是这样，那封信不是您退给我的。”

“啊！我可算放心了。我还真以为阳子 把我 的信 给退 回来了。这个心事没了，怎么顿时肚子也觉得饿得慌了？”北原高兴地笑了。这时，他才发现咖喱饭已经凉了。

“我肚子也饿瘪了。”阳子也笑了。

北原立即舀了满满一匙饭送进嘴里，又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

的样子。

“阳子要是给我回了信，我就不会这样长时期地受折磨了。”

“可真是的，请原谅！”

“今天早晨，我一见到您的贺年片，立刻就跑来了。”

“哎呀！怎么才接到？”

“这都怪邮政条件不好。好啦！今后我可要不客气地常给您写信了。细想起来也怪我不对。本来，我应该写几个字问一问这件事。只是信退回来后，我感到震惊，再也没有这种勇气了。”

“也怪我不好。接到信后没有给您回信。可不知为什么，我提不起笔来。”

“过去的事就算了。我已经原谅您了。”北原明朗地笑了。眼看着北原的一碟饭就吃光了。

“没吃饱吧？我再请您吃点什么吧！”

“让比我还年纪小的人请客，那太不好意思了。”

“您真会讲话。没有明说让女人请客……”

两个人面面相觑地笑了。虽然是平凡的交谈，两个人却都感到高兴。

“您想吃什么？牛排？”

“牛排我可不敢再领受了。”北原懊悔自己曾和夏枝一起吃过香喷喷的牛排。

“怎么？您不喜欢吃牛排？”不知真情的阳子吃惊地问。

两个人要了热点心后，一时都默不作声了。

“北原！”

“什么事？”

“我想问问您，从斜里寄来的那封信不是有个地方被您涂抹得几乎连纸都擦破了吗？”阳子提到了这件自己一直想知道的事。

“啊！那个事……”北原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想知道您写的是什么？”

“不过……我担心要受到阳子的责备了。”

“怎么……它能惹我发火吗？那我倒更想知道了。您究竟写了些什么？”

阳子从正面注视着北原。

“这可叫我为难了。是这么回事，在那封信里我不是写过‘伟大的意志’之类的话吗？您还记得吧？”

“嗯，我没有忘。”

“就是这个事儿。我同辻口在学生宿舍里同住一室，而且又结识了您，我自己胡乱猜想，便写上了这么一句——我能与阳子结识，可不可以认为这也是‘伟大的意志’的安排呢！”

北原的眼神是认真的，甚至有些严厉。阳子脸上飞起红霞，但她并没有避开北原的视线。

“可是……为什么……要擦掉呢？”阳子果断地问道。

“这样重要的话，不应该对刚认识的人讲。我觉得自己太轻佻了。”

确实，北原在辻口家只住过一星期。但是在一栋房子里生活了一个星期，这对青年北原和少女阳子来说，绝非是一件小事。

“那封信您怎么处理了？还在您手里吗？”

“我烧了。当时我真以为是您退回来的。”

“哎呀！您怎么烧了？太可惜了！”

阳子感到非常遗憾。夏枝为什么要把北原的信退还给他？北原也在想着夏枝的事。

在西餐馆吃过牛排后，辻口说有点事就与夏枝和北原分开了。夏枝把东西存放在百货商店的临时寄存处后，便与北原来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要回头看上夏枝几眼。

“他们看我们两个人象什么呢？”夏枝看着北原，窃窃私语似地说。

“伯母长得年轻，他们可能没把我们看成是母子。”

夏枝似乎并不满意北原的回答。

“北原，你可别称呼我伯母。”

“那么称呼什么好呢？就称辻口君的妈妈？”

“哪有这么称呼人的？”

“那么称您太太？”

“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太太。我叫夏枝，你不能叫我的名字吗？”

夏枝分明是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她误会了北原对自己的好意，她还以为自己的美貌满可以吸引住二十来岁的男人。

“就叫夏枝吗？”北原脸上露出了疑惑不解之色。

“这就对了。我也管你叫邦雄嘛！”

北原默不作声地绷着脸孔，他本想从夏枝身上找到亡母的影子。见北原默不作声，夏枝便问道：

“邦雄先生讨厌我？”

“不。”

“那么喜欢？”夏枝大胆地问。

“喜欢倒是喜欢，可是现在有点讨厌了。”北原停住脚步，低下了头。

“那为什么呢？”夏枝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调情迷人的光，这种眼光绝不是母性爱，北原急忙躲开了她的视线。

“进去坐一会儿不好吗？”夏枝首先走进了一家茶馆。在微暗的光线中，夏枝的面容显得更加娇媚年轻。

夏枝显得年轻，这对北原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他觉得在这黑暗的茶馆里所看到的夏枝，没有一处象个母亲的样子。他希望夏枝能和自己的母亲年龄相仿。

身着浅蓝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端来了两杯水，她十分好奇、毫不客气地盯盯地看了看夏枝和北原。问完还要什么东西后，便离开了那里，临走时还回头看了看，仿佛要弄清什么秘密似的。

“他们会把我们两个人看成是什么关系呢？”夏枝又这样问。听了夏枝的话，北原的语调变得严厉了。

“伯母认为把我们看成什么关系才最满意呢？”听北原这么一说，夏枝吃惊地抬起了头。

“我希望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母子。我需要的是母亲，我从小就希望有个母亲。”

夏枝低头不语，把水杯放到唇边。

他们会把我们两个人看成什么关系呢？夏枝这样问过两次以后，北原感到实在太无聊。心想，要说是情人，她可能就高兴了。

确实，谁也不会把夏枝看成是四十出头的人，在任何人眼里，她也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相反，二十三岁的北原却老得象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人，因此在别人的眼里，也有可能把他们看成是一对情侣。但是，北原对有夫之妇被什么男人勾引之类的故事，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电影里看到的，他都怀有恶感。他认为那就等于是侵犯了自己母亲的尊严。

“伯母，我要失陪了。对阳子的信，请代我致谢！”北原突然站了起来。夏枝那惊讶的面容，在微暗之中显得十分俊美。

“我突然想起有件急事要办。”北原就这样告别了夏枝。

“您在想什么呢？”阳子问。

不知什么时候，热点心已经摆在了餐桌上。北原一边往点心上抹着奶油，一边对阳子微微地笑了笑。

阳子刚一拉开正门，阿彻就跑了出来。

“阳子，你说到辰子阿姨家去，怎么没去？”阿彻厉声厉色地问，似乎带有一点责备的语气。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哥哥？”阳子爽朗地回答着。

“方才，我给辰子阿姨家挂了个电话，因为天冷，想请阿姨留你在那住一宿，可她却说你没去。阳子怎么也说起谎话来了？”

“真对不起，我不是想撒谎。”阳子满面红光地进了起居间。

“我回来晚了，请原谅。”

听到阳子的声音，夏枝仍然默不作声地布置着餐桌，连头都没抬。阳子看了一会夏枝，表情还是那样明朗。

阿彻一直在十分细心地观察着阳子，怎么看她也不象在说谎。她丝毫没有介意这个事，反倒比往常更加快活，仿佛心中点起了一盏明亮的灯。

“爸爸还没回来？”

“听说是参加医师会的新年宴会去了。”

阿彻急欲知道阳子在外面遇到了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问道：

“阳子，你到哪去了？”

“你猜猜看？”

“不知道才问你。”

“在农协汽车站那儿，遇到了一个朋友。后来我们在一个旅社里一同吃了咖喱饭。”说罢阳子笑了起来。

“然后，我们又到街里转了转……”

“天这么冷，你还……？”

“可车里有空调设备呀！”

阿彻紧紧地盯着阳子的脸，总觉得阳子遇到的朋友似乎是个男人。阳子有会开车的男朋友吗？突然，北原的形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北原的父亲在泷川经营了一所肥料公司，拥有两台轿车。然而北原怎么会冒着严寒，特意驾驶着车子跑到旭川来呢？而且阳子似乎也没与北原通过信。

阳子去更衣了，夏枝对阿彻说：

“阿彻，阳子的事你不要太关心了。”

“为什么？您还要我跟您学吗？阳子回来跟您打招呼，您连理都不理。”阿彻不知不觉地话里带刺儿了。

“瞧！你怎么发这么大的火？阳子不想告诉人的事，你却非要追根到底地问，这不是太不体贴人了吗？还不如就装着不知

道。”

夏枝的语气是温和的。阿彻默默不语地把正在阅读着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哗啦哗啦地翻了几页。

“妈妈我可是知道阳子与谁会面了。”

阿彻装出了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

“阳子不是已经念高二了吗？要是在过去，已经是出嫁的年龄了！”

夏枝想说些什么，阿彻似乎已心领神会了。然而阿彻并不了解夏枝的心腹事。夏枝早就敏感地想到了北原和阳子的事。她在札幌见到北原时，就明显地觉察到北原的心目中，一直有阳子的影子。

“你喜欢阳子吗？”当她问到北原时，北原竟毫不隐讳地说：

“我是喜欢她。”

北原当时那种坦率的表情，夏枝一直难以忘怀。她不能忘记在茶馆里，突然以有急事要办为借口中途离开茶馆时，北原对自己所表示出的那副轻蔑的表情。

“他们会把我们两个人看成什么关系呢？”对夏枝的问话，北原是这样回答的：“伯母认为把我们看成什么关系才最满意呢？”北原当时那种严厉刻薄的语气她也耿耿于怀。

在夏枝的眼里，北原不是阿彻的朋友而是一个异性。她认为一切异性都应该赞叹自己的美貌，迎合自己的心意。夏枝绝没有忘记他从北原那里得到的耻辱。阳子要是和北原结合，这对夏枝来说将是一个更大的耻辱。

“阿彻，阳子的事有妈妈呢！我求求你，你就不要多开口了。”

“你是说阳子的事不要我过问？”

阿彻突然涌出一个念头，他再也不希望阳子见到任何人。阿彻忌妒阳子今天见到的那个人。

"明天就不会象今天这么冷了，已经下雪了。"阳子换上和服来到屋里。

阳子说到辰子阿姨家去，可她离开家后却不知和什么人在大街上转了个够，还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这使夏枝非常恼火。

"阳子，今天你和谁在一起了？"

"妈妈，您看过太宰治的《斜阳》吗？"

"我在问你，你今天和谁在一起了？"

"《斜阳》里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要是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标志着他是大人了。阳子是大人了，我无可奉告，妈妈。"

听了阳子的话，阿彻吃惊地看了看她。

楼　梯

挂在房檐下的细长的冰柱，宛如玻璃雕刻的门帘，齐刷刷地排成一列，闪烁着银光。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午后，启造坐在起居间里一边看着冰柱一边回忆着阳子幼年时代的往事。一天半夜，阳子突然感冒发烧，由于院子里有响动，启造便把走廊的拉窗掀开一条缝向外面望去。只见夏枝双腿深深地陷入积雪之中，正在聚精会神地往洗脸盆里拾冰柱。那个时候，启造正在深深地忌恨着夏枝。但是，当他看到夏枝为了阳子，深更半夜顶着寒风在院里拾着冰柱，还是感到有点心疼。

"布丁*做好了。"夏枝把雪白的布丁放到启造的面前。

"谢谢！"启造语气温和，因为想起了往事，深感对不起夏枝。

---

*布丁：一种西餐点心。

夏枝并没有注意到启造对自己的温存。她正在厨房干活，心里琢磨着就要到来的偶人节。夏枝结婚时带来的偶人，和为琉璃子办第一个偶人节时买来的偶人，还都保存着。但是，自从知道了阳子的出身，夏枝就象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似地再也没有摆设过偶人。

启造看起来象是心很细，可没有看出夏枝的心思。每当偶人节到来的时候，夏枝就要想起一直没有摆放过的偶人，并在心里嘟嘟囔囔地恨着启造和阳子。为琉璃子买来的偶人却要为阳子摆设起来，这使她非常恼火。每年一到偶人节临近的时候，夏枝就要想起这件事来。今天，她对阳子更是恨之入骨。如果人们要问这是什么原因，那她很难开口回答。

自从进了正月，阳子常常要接到北原寄来的厚厚的信。单从来信这件事上，夏枝就觉得自己没被人瞧得起，受到了侮辱。在札幌的茶馆里，北原突然中途离开了自己，对此，夏枝一直耿耿于怀。夏枝十分爱慕北原那种青年人所独具的坦率、直爽的性格，因而她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而且，北原似乎正在迷恋着阳子，他常常给她来信，这更是刺激了夏枝。而阳子把来信都藏起来不给夏枝看，这也使夏枝十分恼火。

“这信是不能给别人看的。”阳子用这样的话拒绝了夏枝的要求。所以，每年一度的偶人节的不愉快的回忆，使她今年感受更深。现在，启造虽然对她讲话如此亲切和蔼，但是对怀有心腹事的夏枝来说，她是体会不到的。

“我说，阳子也到了让我们操心的年龄了。”夏枝舀了一匙布丁放到嘴里。

“你发现什么秘密了吗？”启造看了一眼闷闷不乐的夏枝。

“她和男朋友通信了。”夏枝又把布丁送进端正秀丽的嘴里。

“你说的男朋友，不就是阿彻的同学北原君吗？”

“对呀！”

"要是北原君，那不挺好的吗？"启造坦然地说。

"可是北原太可怜了。"夏枝看了看启造，然而启造却没能理解夏枝的话。

"可怜？有什么可怜的？北原君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吗？"

"……"

"阳子也是个好孩子。如果有必要的话，不如现在就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启造渴望着能造成阿彻不能与阳子结婚的事实。他心想，要真能使阳子与北原结成美满的一对，自己抚养阳子，也算有了个圆满的结果。

"我说，你这话是当真说的？"

"自然是真心话了，怎么你……"

"怎么？你想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硬把阳子嫁给北原？"夏枝的语气是冷冰冰的。

"啊！你想说的是阳子的那件事吗？"

想到阳子已经到街里买东西去了，没在屋，启造便接着说：

"要说阳子是谁的孩子，那自然是我们两个人的。那孩子在娘胎里呆了十个月，生下来后跟她爸爸在一起呆了一个月，可在咱们家却生活了十七年，这还不算是我们的孩子吗？"

"是那样吗？"

"替她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所以，我认为谈不上什么把她硬推给北原。阳子很有出息，就是咱们亲生的孩子也不见得就能赶得上她。"

启造的这番话，一下子使夏枝动了肝火。

"我倒认为阳子这孩子太有个性，脾气古怪。你忘了，小时候肩膀被人打了一石头，她连个眼泪瓣都没掉……"这时，她想起了中学毕业典礼上，阳子致答词时的情景，就不再说下去了。

"我可不那样看。我认为她性格明朗，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可是这个孩子太逞强，太任性，这总是事实吧！就是辰子

也说这孩子心事重，不讲心里话。”

夏枝话里带刺。启造默不作声地用炉钩捅了捅炉灰。他觉得再继续让夏枝抚养阳子，似乎太残忍了。

“你提到辰子，我倒想起一件事来。既然阳子过不了两、三年就要嫁出去，我看不如干脆就把她交给辰子来抚养。”启造生怕夏枝受到刺激，便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口吻。

“叫她到辰子家去？”

“是啊。”

“这话是辰子自己说的，还是你求她的？”夏枝的态度十分严肃。

“这是辰子亲口对我说的。”

“什么时候？”

“是什么时候来着？啊！对了，对了，就是北原君住在咱们家的那个期间。”

“哎呀！这不过了半年了吗？怎么当时没告诉我？”夏枝绷起了脸。

“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辰子真也太不象话了。她怎么一次也没对我说过……”夏枝怏怏地闭上了嘴。

“辰子听到阳子似乎不升学的消息后，曾问过我送不送她上大学？”启造没有理睬夏枝的苦闷，他讨厌提起一件事后，就那么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

“辰子她什么也不知道。阳子考虑的不是升学，她是希望高中毕业后就结婚。”

阳子还进什么大学！夏枝也知道，近来女的升大学，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是夏枝却从来也没有想过送阳子念大学。阳子的志愿，她无意过问。夏枝自己也只是念了个女中，她不能容忍阳子具有比自己更高的学历。

不能把阳子交给辰子！夏枝想到了辰子的财产。物欲淡薄的

辰子准会把家产全部转让给阳子。阳子作为道口家的女儿，既然户口在这，过口家的财产就得分给她一半。把从两家分得的财产合起来，那将远远超过夏枝的财产。

真是岂有此理！佐石家的姑娘，哪能有这样的命运？一想到已被害死的琉璃子，夏枝对辰子的请求，就再也不能容忍了。

“那么，你怎么对辰子说的呢？”

“我根本没对她说什么。”

“那你现在怎么想呢？”

“有时候我倒想，交给辰子抚养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启造认为这样做，阳子可能会幸福。

“你这个人真差劲。你这样做，不好象是我不愿意抚养阳子了吗？我不同意！好不容易才把她抚养这么大，由我们出嫁妆，送她过门，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启造觉得夏枝说得十分在理。

“我明白了，都怪我不好。”启造向房檐下的冰柱望去，心想，把出生不久的阳子抚养到现在，夏枝也真吃了不少苦头。就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把她抚养成人，又谈何容易。何况阳子不只是要来的孩子，夏枝明明知道她是佐石的孩子，还得硬着头皮抚养下去。

只要阳子在眼前，夏枝的心情就不会舒畅。仅是为了保守她的出生秘密，就不知要在精神上受到多大的折磨。我做了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

夏枝说自己要亲手把阳子嫁出去，启造倒完全信以为真了，他还在心中责备自己，和夏枝相比，真是自叹弗如。

过了一会儿，启造进了书房。他站在书架前琢磨着要看点什么。正好眼前放着一本阿部次郎的《三太郎的日记》，这本书启造在念大学预科时曾读过。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问津。启造取出了这本书，哗啦哗啦地翻着书页。这时，“这里有一个傻瓜”映入了他的眼帘。在下一页上他又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你的生

活不管怎么说，内容也是不够充实的。”再翻开下一页，上面却写着：“人活着，不过是平凡加非凡等于零罢了。”

启造觉得这些映入眼帘的字，没有一个不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启造又把书送回原处，坐到了桌前。

“人活着为了什么？”启造出声地复诵了一遍。他想起了在出院前一天自杀了的正木次郎。正木次郎因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自绝于世。启造回顾了自己的生活，感到从自己的生活里也寻求不到有价值的东西。

自洞爷号事件发生后，至今已近十年了。今天，启造每当疲倦之时，有时还会梦见自己仿佛要被滚滚的波涛卷入汪洋大海。他觉得一直到死，自己不知还要做多少次这样的噩梦。然而，那时的“要实实在在地活下去”的那种天真的信念，仿佛一去不复返了。

难道人活着就离不开憎恨、忌妒、爱慕和愤怒吗？启造拿起了桌上的圣经。这本书真能教给我怎样重新生活吗？启造觉得似乎能从中寻求到答案。这时他想起了洞爷号遭遇台风袭击时那位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一位年轻女人，而自己却不幸身亡的牧师。

我真想象他那样活下去。启造想到自己虽然亲眼目睹了那位牧师令人敬佩的生活方式，可为什么既没想效仿，也没有去追求，竟庸庸碌碌地生活了将近十年呢！他认为自己是个懒惰、愚蠢的人。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翻开了圣经。

启造把目光放到翻开的那一页上，不觉大吃一惊。

“丈夫不在家。他手里拎了一个钱口袋到远方去了。“不到望月他是不会回来的”，于是女人就用了许多媚人的词句来诱惑一个青年，又用那巧妙的朱唇来引诱他。于是，青年人很快地就顺从了她。”

这是旧约圣经里的一段话。提起旧约来，那至少也是距基督诞生几百年以前的事了。这么说来，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就有

女人趁丈夫不在家时来诱惑男人的事了?

看来，通奸之事，亘古至今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使启造大为震惊。不，启造认为今后就是再过几万年，这种事也仍然会层出不穷。

启造想起了世上有数不清的男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遭遇。他们和自己一样痛恨、咒骂过自己的妻子。

不！背叛了妻子的男人，不知要比背叛了丈夫的女人多出几十倍、几百倍呢！

启造想起了在报纸上的生活专栏里，经常看到的由于丈夫的薄情而十分苦恼的女性们的书信。

是这样！原来为此而感到苦恼的并不止我一个人。远至几千年，不！甚至从几万年前算起，直到如今，只要这个世上还有人类，不忠贞的事就不会绝迹。启造想起了就在不久前，报纸上还登载着由于憎恨和忌妒而杀死自己妻子的消息。

不过能象我一样做出这种蠢事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了。由于对妻子的怨恨，竟把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的女儿接到家里来抚养。

如今回想起来，为什么要把阳子接养过来，就连自己也说不清。启造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企图用“去爱你的敌人吧！”这样一句谎话来欺骗自己，瞒过高木，而真实目的则在于让夏枝把凶手的孩子抚养起来。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卑鄙、冷酷无情的人。

自己干了没脸见人的事，可内心里还在责备夏枝。启造想，如果自己突然得了什么病，就这样呜呼哀哉了的话，自己的一生该是多么污秽、龌龊呀！

索性去教堂求教一下牧师吧！象自己这样一个愚蠢，丑恶的人，是否还能真实地生活下去？启造合上了圣经。

总之，要去试试看。本来启造有时也想去教堂看看，但不知为什么，机会全都错过了。启造把圣经用包袱皮包起来。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四点。楼下传来了阳子的声音，她似乎刚从街里

回来。

“阳子，给爸爸叫辆车子来。”晚饭后启造这样吩咐着阳子。

“好。”阳子立即起来，取下了电话机的话筒。夏枝莫名其妙地问启造：

“怎么，这个时候你还要到那儿去？”

“我出去一会儿。”启造有点结巴起来。他没好意思说要去教堂。

晚饭后，启造没事是很少外出的。也从来不曾不说去处就离开家门。夏枝惊讶地看着启造，默不作声地帮助他换上了出门的衣服。

“什么时候回来？”

“啊，大约在九点以前吧。”车来以后，启造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家。

也不是到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去！想着想着，启造在车子里苦笑起来。不过告诉夏枝说去教堂，说不定她会说些什么。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夏枝会嘲笑自己的。

明月当空，照得白雪青幽幽的。房檐下的冰柱，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到什么地方去？”车子驶进大街，司机这样问道。启造有点慌神了，他不知道教堂在什么地方。他突然想起在辰子家附近看见过的一所教堂。那是几年前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启造曾同夏枝、阳子三人去邀请辰子一同郊游。当时他听到有钟声，便问了一下辰子，才得知那是教堂的钟声。此时启造又想起了从辰子房后，还望到了斜对过的教堂上的十字架。

“把车开到六道街十段的基督教堂去好了。”说罢，启造松了一口气。

车子已经驶近教堂，启造的心情也越发沉重起来。启造最打

怵到别人家里或其他地方去走访，何况来这里还是第一次，他越发感到恐惧。

车子穿过缘桥街，在市办公厅前面拐了个弯。办公厅旁边那光秃秃的白杨树，高耸夜空，黑黝黝地发着异彩。车子在教堂前停下了。启造付完车费下了车子，抬头望了望教堂。只见十字架下那灯火通明的塑胶橱窗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

"上帝酷爱人世，不惜把他唯一的儿子，赏赐给人间。"

两个青年学生从启造身旁走过，登上了教堂的台阶。礼拜堂似乎设在二楼，可以从外面的楼梯直接登上去。不知为什么，启造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向就近的汽车加油站方向走去。寒风刺骨，但启造却满不在乎。他刚想折回教堂时，一对象是夫妇关系的中年男女赶过了启造。

"我说，你冷吗？"

"不冷。"

只见两个人互相体贴地登上了教堂的楼梯。虽是一瞬间的事情，却使启造感受到一种在自己夫妻间从未体验过的温暖如春的气氛。

启造快要走到教堂门口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启造回头望去，辰子正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怎么了？要去教堂吗？"

"啊！没什么？"启造脸红了。

"那写着呢，说教的题目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要听就赶紧进去吧！"说着，辰子看了看启造。启造已经不想进去了。

"辰子小姐家就在教堂旁边，您没到这里来过吗？"启造又向加油站走去。

"来过。"

"啊！"

"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只是每年五月在这里举办义卖会时，

我常来这吃点日本式饭卷和粘糕小豆汤什么的。”

辰子笑了。启造这才恍然大悟，懂得了住得离教堂近并不等于就是近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顺便到我家坐坐吧！好不容易到这里来一趟。”听了辰子的话，启造动了心，但最后还是谢绝了。

“看来你去教堂听听还是对路的。你去听听吧！回头到我家坐坐。”辰子好象看透了启造的心思，说完就告别了。

启造被说教的题目《不可缺少的东西》所吸引来到教堂前，里面传出了赞美歌的歌声。听到这陌生的歌声，启造又不想进去了。启造对自己的优柔寡断，自觉惭愧。他自己也知道应该果断一点闯进去，但不知为什么就是迈不动步。那么就回去吧！然而启造又难以做到。他终于感到刺骨的寒风正在向他袭来，于是把大衣领子立了起来。

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不可缺少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启造抬头望了望十字架。记得学生时代，为了学英语每天都到牧师家去，那时教堂门还不象现在这样难进，如今他却犹犹豫豫、不能理直气壮地迈进这教堂的门槛了。他来到绿桥街雇了一辆车子，启造终于从心底里对自己感到厌烦了。如果这样怯懦，恐怕今后再也不能到教堂来了。启造在自己嘲笑自己。他想到，自己是经受不住修行的严峻生活的考验的。

上帝是爱人世的。虽然这样写着，但上帝真会爱世上的一切人吗？启造在心中自忖，象自己这样一个内心十分肮脏的人，是不配叫上帝来爱的。

照　片

阳子已经升入高中二年级，因体格健壮，一穿上和服，就象是高中毕业的大姑娘。阳子从学校回来正在换衣服，夏枝满面笑

容地来到了阳子房间里。

“阿彻寄照片来了。”

“是吗，什么照片？”

“看把你急的！今天不象是六月的天气，怎么这么热？”见阳子换完了衣服，夏枝便从白信封里取出了照片。两个人脸贴脸地看着照片，看上去真象是亲密和睦的母女俩。

第一张照片，照的是阿彻和北原掰手腕的场面，阿彻也好，北原也好，都龇牙咧嘴，拚命地想战胜对方。细胳膊的阿彻，看样子有点招架不住了。

“瞧！哥哥好象要输了。”

夏枝默不作声地又拿起了第二张照片，北原和阿彻并排坐在桌前，正在看书。阿彻桌面上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比阿彻的桌子大出一圈的北原的桌子上，却杂乱无章地堆着一些书。桌下、桌旁几乎都被书占满了。阳子不禁微微一笑。北原虽然生活在杂乱的环境中，但北原给人的那种清秀的印象，却依然如故。

“北原这孩子，没想到这么不整洁！”夏枝说。

阳子没有作声，心里却在想，他对我可是颇有魅力呢！

另一张是阿彻正要上马的照片，腰部高高凸起，十分幽默。看到这张照片两个人都笑了。

“哥哥早就说过，他开始学骑马了。”

另一张是阿彻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他一反常态，已经不是往日那副神经质的表情了。

“象个男子汉，多么威严啊！简直不象是哥哥了。”听了阳子的话，夏枝抬起脸来，嘴角上露出一丝冰冷的微笑。她取出另外一张照片，放在阳子的面前。阳子不由得吃了一惊。相片上照的是北原和一个女学生坐在温室的长椅上，俩人春风满面地正在谈话，看上去似乎十分高兴。

“这个孩子长得倒很清秀呢！”夏枝说。

看上去倒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女性。相片上照的是一个侧脸。

她正在看北原。阳子忌妒得真想把她的脸扭向正面。

还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女学生把手轻轻地搭在北原的胳膊上，两个人正在白杨树林荫道下漫步。阳子想扭向正面的脸，已经如愿以偿地面向正前方。电烫的波状短发，在随风轻轻飘摆，微笑时嘴边露出的双重牙，也十分招人喜爱。

"这个女学生说不定就是北原的对象。"夏枝坦然自若地说。听其语气，好象是以前就知道这个女性似的。

阳子仿佛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再也无心欣赏剩下的几张照片了。

从小学时代起就在男女同校的学校里学习的阳子，对男女同学之间互相拍拍肩，脸靠脸地看一本书什么的，已经屡见不鲜，习以为常。但看到北原和一个陌生的女性的合影，她却感到受不了。相片这东西看过后，总是牢牢地刻印在人们的心里，难以忘掉。她觉得现在两个人似乎还坐在温室的长椅上交谈着，总觉得两个人一直胳膊挎着胳膊在白杨树下悠闲地漫步着。她也可以想象，俩人不久就会离开长椅，松开了那挎在一起的胳膊。但刻印在心里的，却永远是在温室的长椅上亲亲热热地交谈，手挽手地在白杨树荫下漫步的镜头。

"是北原的对象"，夏枝这句话依然回荡在阳子的耳畔。阳子觉得自己和北原绝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自从正月，在那寒冷的日子里两人相见以来，他们就一直没间断过通信。阳子讨厌背着人，鬼鬼祟祟地与人交往。两个人的来往书信，都是直言不讳，十分坦率，宛如在教室里互相交谈着。阳子认为不必要写一些恩恩爱爱，表示亲热的话。只要能找到一个知心人，能够谈出心里话，她就心满意足了。

一想到这个北原已经有了对象，阳子不大悲伤，倒是感到孤独。自以为可以尽述衷肠的北原，却对自己隐瞒了一件大事，这使她感到十分凄冷。阳子把刚着手写的一封信，撕得粉碎。北原

过去寄来的七封信，她也没再看一遍就全都扔掉了。隐藏在阳子心灵深处的激怒，一下子都奔放出来了。

“希望彼此能相依为命。”这是阳子最大的愿望。自己完全是真心实意，她也希望北原能够如此。

北原又寄信来了。一瞬间，阳子动了心，拿了剪刀正欲开封，突然又停了下来。自从看了那张照片，她再也不想读北原任何一封信了。

阳子渴望着能得到《呼啸山庄》里所描写的那种激烈的爱。阳子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肯宽容人了。这是懂得了异性爱的少女的怪癖。阳子缺乏恋爱经验，她点燃起全身的爱的火焰，感情是那样激烈，纯洁可贵。

阳子拿着火柴盒和信，向林子里走去。来到河畔，阳子点燃了北原的信。

在六月的朗朗阳光照射下，火焰晶莹明亮。北原的信，就这样被熊熊的火焰无情地化为灰烬。

阳子盯盯地看着已化为一堆灰烬的北原的信。杜鹃鸟一边鸣叫着，一边从河面上低低飞过。飞向对岸的杜鹃鸟的鸣叫声，渐渐地远去了。

堤　坝

阳子后来又接到了两封北原寄来的信。但每封信她都没启封就把它烧掉了。她不想听任何解释。

阳子一直抱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北原能成为自己最可信赖的人。因而北原和另外的女性亲密无间的合影，也就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

进入七月，阿彻放暑假回来了。

“北原还担心阳子是不是得病了呢？他患了盲肠炎，病老不见好，一直住院呢！”

住院？阳子大为震惊。

“病情很重吗？”

“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有个时期血压下降很危险。”

“病得那么重？”

北原万一要死了，这个想法一入脑际，阳子就情不由主地浑身颤抖起来。

“北原挺讨女人喜欢的。我多咱去，都会遇到年轻的女孩子在看望他。”

这句话宛如一瓢凉水，泼在了急欲前往看望北原的阳子的心上。

“哥哥，你骑马的技术越来越高了吧！”阳子讯问的声调是爽朗的。阳子想把被北原伤害了的感情，悄悄地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阿彻回来后，家庭里的气氛又顿时活跃起来。但阳子的心依然是孤寂的。她总忘不掉正在住院的北原，并常常想去见他一面。一想到去年这个时候，在那片松林里初次与北原见面时的情景，她就迫切地想再到那林子里去看看。

这一天，阳子又坐在与北原初次见面时坐过的美洲果松的残株上。近日来，一想见到北原，她就势必坐在那里。她觉得坐在那里，北原就会突然出现在那长满梯牧草的小路上。

尽管是这样想见他，但阳子绝不宽恕他。听到他患病的消息，阳子连一封问候信也没写，对此，她自己也感到吃惊。

难道恋爱就是忌恨吗？阳子对自己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心理状态也感到恼火。过去，阳子从来没有这样恼怒、憎恨过别人，也没有这样困惑、强烈地恋慕过别人。

阳子坐在残株上，仰望了一下天空。美洲果松那柔软翠绿的枝梢，就象在那阳光照耀下的闪烁发光的白云中，缓缓移动着一般。

这时，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一瞬间里，阳子停止了呼吸。心

想，北原根本不可能来呀，阳子苦笑了。

“阳子，你呆呆地坐在这里干什么？”阿彻身穿白地儿蓝花纹布衣服，站在那里。

“什么也没干啊。”阳子快活地站了起来。轻轻地抄着不带袖子的双臂。

她心想，如果北原先生真站在这里，我将怎么办呢？会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还是迅速地跑开？可站在眼前的是哥哥，怎么办都不妥当。

“这几天，你怎么总是无精打采的？”

自从正月，北原和阳子重新通信以来，阿彻就一心想把阳子独占过来。现在一看到阳子轻轻地抱着白皙的双臂，阿彻就感到她清秀美丽得无法形容。

“你看，我这不是挺精神吗？我真想捉迷藏玩。我要跑了，哥哥！”

阳子敏捷地从阿彻身边穿过，一口气跑上了堤坝。堤坝上就是一片瓦蓝的天空。从下边望去，堤坝上的阳子，就象是在蓝蓝的晴空中翩翩起舞。见此情景，阿彻说了一声“好嘞！”便从后面追赶上去。阿彻跑上堤坝时，阳子已经下了堤坝，白白的衣裙，任风吹荡着，她向昏暗的欧洲云杉林子里跑去。

一进入微暗的林中，阿彻险些没被松树根绊倒。他觉得穿着木屐跑很是吃力，便缓步走了起来。看到林子里的矮竹丛和低洼地时，使他想起了这里便是童年时代玩耍过的地方。他恋恋不舍地停住了脚步。这时，一个头戴登山帽，手拿量树尺的青年，跟他打起招呼来，“少见了，您好！”他是管辖这片样板林的旭川林业管理局的职员。阿彻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在林子里遇到林业管理局的人。他觉得只有这片松林，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原来的那个老样子。

那时候，我还以为阳子是自己的亲妹妹。正这么想着，远处传来了阳子的声音。

“哥哥，快来呀！”

声音是从林子外传来的。穿过树林，阳子来到河边上，她靠着白杨树站住了。

“最近我很少跑得这么猛，真痛快呀！”

“那太好了，我穿着木屐，差点没绊摔了。”

阿彻笑着坐在了草地上，阳子也挨着他坐了下来。

晴空万里，十胜山的群峰，一片苍绿，美不胜收。

“阳子！”

“干什么？”

“咱们玩‘接尾令’吧！”

“好啊！”阳子笑了，“不过，我看还是做联想的游戏有意思。”

“那也好。可得马上答出来，一卡壳就算输。我先说了，树林！”

“呼啸山庄。”阳子险些说出北原的名字来。

联想游戏也玩腻了，阿彻和阳子默默地凝视着河流。阿彻摆弄着那柔软的青草，薅了一把扔向河里。青草在水里打了个转转顺流而去。

“阳子！”

“什么事？”

“你决定考哪儿了吗？”

阳子默不作声地摇了摇头。

“应该早点定下来，好做复习计划。”

“我不念大学了。”

“不念大学了？为什么？”阿彻诧异地望着阳子。

“我不想学习了。”

“净撒谎！阳子不是想攻数学吗？”

阳子没有回答。

“阳子没有报升学班吗？”

“哥哥，我这个人可能太古怪了。我总觉得供我上高中都是一种浪费。”

“真糊涂，阳子。你净说傻话！”

“哥哥，你可别怪罪我。说老实话，让家里供我上大学这话我可说不出口，我倒想找点工作干。我这个人不大听话，要不就是个古怪的人。”阳子显得很孤独。

“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古怪的地方。不过我倒是有点替你担心。”

“担心什么？”

“阳子，高中毕业后，你不是想工作吗？”

“是啊！”

“你想干什么呢？”

“取得初级国家公务员的资格，在林业管理局这样的机关里找点事干。”

“不过，阳子，我对你说，你就是干工作家里也不指望你那几个钱。反过来说，你就是升大学，对家庭经济也没啥大影响。”

“这我全明白。问题在我自己，我不能抛弃自己的自立精神。我认为所谓成年人，就是在经济上能够自立。”

阿彻目不转睛、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阳子。

“阳子，你是不是打算高中毕业后，立即就离开这个家呢？”

“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我只是想找个工作干。我不会从家里跑出去的。要那样做，我就对不起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爸爸和妈妈了。”

“是这样。”阿彻安下心来，微微地笑了。

“我离开这个家，只有死了的时候。”

听了阳子的话，阿彻吃了一惊。按理说阳子应该是在结婚时离开这个家。或许阳子就不想结婚了？再不就是……，阿彻以青年人特有的自负的目光看了看阳子。

“阳子不是应该在出嫁时，离开这个家吗？”阿彻若无其事地说。

河面被阳光照射得闪闪发光，耀人眼目。

“我才不结婚呢！”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那你想过一辈子独身生活吗？”

“怎么，不行吗？”

“象你这么大的女孩子，都好这么说，什么我一辈子也不结婚了。”阿彻想知道阳子对北原的态度。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可是想永远呆在家里。”阳子想起了北原的照片，她感到孤独。

林子里传出了青鸠的低鸣声。

“阳子！”

“什么事？”

“阳子要是真想永远呆在家里的话……”阿彻嗫嚅着。他误认为阳子不愿离开这个家，是想永远和自己呆在一起。

“对了，哥哥要是结了婚，我可就不好办了。家里怎么能总有这么一个小姑子！”

阳子诙谐地缩了缩脖笑了起来。阿彻没有笑，他不理解阳子说这句话是有意和自己结婚，还是全无此意。

“我呀……”他真想说愿意和阳子结婚。但毕竟是作为兄妹在一起长大的，这句话还是难于说出口。如果关系不再疏远点，这话就很难开口。

“阳子，你听说辰子阿姨的事了吗？”阿彻想起了夏枝告诉他的话。

“辰子阿姨怎么啦？”

“听说辰子阿姨很想要你。”

“啊！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阿姨没孩子。可能她想反正阳子出嫁后要离开辻口家，不如现在就要去算了。”详情阿彻也不清楚，他只是把夏枝说的话学给阳子听。

刚一生下，就被人家抱来，现在又要被送走，真是………阳子思绪纷纭。辰子阿姨家就是再好，阳子也感到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在侵扰自己。她觉得自己太可怜了。人家完全可以背着自己来商谈和决定自己的去留。

“妈妈怎么说的？”

“妈妈说好不容易才把你拉扯这么大，要亲自陪送你出嫁。”

阳子的脸上突然浮现出喜悦之色。但阿彻和阳子万万也没有想到夏枝这么讲，却是出自这样一种想法：她认为阳子到了辰子家，也许就能上了大学，或许还可能从辰子那里继承下一大笔财产。不了解真情的阳子，却高兴得几乎流下眼泪。

“我真高兴啊，哥哥！”说罢，阳子拉着阿彻的手站了起来。

夏枝待阳子虽然冷若冰霜，但却舍不得把她送给别人，仅此一点就已经使阳子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阳子的这种心情，阿彻并不理解，他已经想入非非，还以为阳子愿意呆在辻口家，是乐于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两个人又返回杂草丛生的阴暗的欧洲云杉林子里。林中的阳光象晚雾一样漂移着，看上去就象是印象派的绘画，给人以一种美感。

“这林子虽然发暗，我可是最喜欢了。”

“是吗？”阿彻把想对阳子说的话都憋在心里。

“哥哥！”阳子站住了。青鸠又低声鸣叫起来。

“什么事？”

“我……我想问问哥哥，你知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阿彻被这突如其来的话问住了。他佯装脚被树根绊了一下，咧着嘴说：

“哎呀！好疼，碰脚了！”

“不要紧吧，哥哥？”

“不碍事，只是有点疼。方才你问我知不知道你的生身父母，怎么想起问这个事了？那时候我还小，所以什么也不知道，连爸爸不是都不知道吗。”阿彻拚命地想把这件事敷衍过去。

“哥哥真不知道？我有时就想，我的生身父母和现在的母亲是怎么个关系呢？”阳子一边回忆着中学毕业致答词时的情景，一边说，“不过这些事，现在我再也不去想它了。”她心想，妈妈不是说过吗，绝不把我送给辰子阿姨。

“这就对了，谁都不知道的事，想也没用。”

阿彻安下心来。心想，要是这样刨根问底地被追问起来，自己可真受不了。不过他又觉得一无所知的阳子，也实在是可怜。

“阳子，不管你有什么难处，可别瞒着哥哥呀！”

“谢谢！”听了阿彻的话，阳子很高兴。

“不管阳子是跟谁结婚，还是独身，总之我是不想结婚了。”

“啊！这是为什么？”阳子很纯真，不觉吃了一惊。阿彻沉默不语地向前走去。阳子站在那里，目送着突然沉默的阿彻。突然，阿彻猛地转过身子，阔步来到阳子面前。

“阳子，我有时想，咱俩如果不是生活在一起的兄妹就好了。我真羡慕北原啊！”阿彻的话，使阳子大为震惊。

“胡说些什么呀？哥哥怎么能这么讲？”阳子把手搭在欧洲云杉的树干上，只觉得身子摇摇晃晃地难以支撑。阳子对阿彻那尖利的目光感到不安。

“阳子讨厌我吗？”

“喜欢，非常喜欢！”阳子突然感到一阵孤寂。

“不对！你只是喜欢我做你的哥哥。”

“那当然了。你不就是我的哥哥吗？”听了阳子的话，阿彻并没有显出不自然。

“阳子，我可是从很早以前，就没有把你当妹妹看，而是当作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作为一个女性来看待的。”

"……"

"可是阳子，你只是把我当成哥哥来看待的吧！"

风静静地从林中穿过，阿彻的话，使阳子感到心凉。

"哥哥，你从小就是我的哥哥。今后希望你也永远做我的哥哥！"阳子用哀求的目光看着阿彻。

"不过，我认为自己有向阳子求婚的资格。我求求你，从今天起你就不要把我再当哥哥看了。"阿彻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水。

"哥哥要这么说，可叫我怎么办才好呀？我还依靠谁呢？作为兄妹在一起长大，这可是件大事。比有没有血缘关系还要重要得多！我本来想一直生活在辻口家，叫哥哥这么一说，我就是想住在这里，也住不下去了！"

阳子真想从阿彻面前跑开，她从没想到过要和阿彻结婚。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阿彻。自己的心情得不到阿彻的谅解，阳子感到十分苦恼。

"看来阳子到底还是喜欢北原呀！"阿彻说。

这和北原有什么关系呢？喜欢不喜欢北原是另一码事。我根本就不想和哥哥结婚啊！阳子一边想一边默不作声地掐了一枚桑树叶。她觉得只有沉默才是上策。

"不过阳子，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不能和北原结婚的。"

阳子没有问为什么。照片上的北原和那个女人的面容又浮现在她的眼前。阿彻真想说，阳子你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吗？这种想法使他心头一惊。眼前的阳子，正是一副孤寂的表情。

我该是多么卑鄙呀！为了得到阳子，竟想到哪里去了？这个秘密，就是撕裂了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呀！

从对面东倒西歪地走来了一个小女孩，她穿了一身红衣服。这不是琉璃子吗？启造一边想一边向女孩子走去。真怪呀！不可能是琉璃子，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正这么想着，小女孩突然飞快地向启造跑来，活象个小狗崽。

"危险！跑得那么快会跌倒的！"启造一把抱住了她，原来是阳子。把幼小的阳子抱起来后，她那高高隆起的前胸，紧靠着启造的前怀。启造不解地用手抚摸了一下阳子的胸膛，他的手指触到阳子那浑圆而又丰盈的乳房上。启造情不自尽地把嘴凑了过去，忽然，一道黑幕刷地落下，把他们两人隔开了，启造吃惊地睁开双眼，原来是南柯一梦。

是梦吗？

方才在梦中摸到那丰腴的乳房的触觉，还记忆犹新地残留在手指尖上。这不象是在做梦。自己竟触到了阳子的乳房，启造感到罪孽深重。

阳子在中学时代曾穿了一件薄衬裙睡在躺椅上。启造常常回想起那时阳子露在外面的那白嫩而丰满的大腿，他只是暗暗地引以为乐，却不能对任何人提起。不过在方才的梦里，却包含着更为深重的罪孽。启造自己嘟囔了一句，"这是违背人伦啊！"

已经是下半夜三点了。夜短的夏天，东方已经发白，室内的一切已经隐约可见。夏枝那均匀的呼吸，显得那样纯洁、健康。自己做了一个连对妻子都难以述说的梦。此时，人们都在睡梦中，自己却难以入寐，启造自觉羞愧。

世上的男人，有谁能做抚摸自己女儿乳房的梦呢？这种下流可耻的事，又能打听谁……呢？启造在嘲笑着自己。启造失眠了，近日来从睡梦中醒来后，他在被窝里再也躺不住了。他悄悄地钻出被窝，这时，夏枝翻了个身。

脸面虽然还看不清楚，启造还是突然可怜起夏枝来了。说是可怜还不如说是可悲。是夏枝可悲，还是成为夫妻可悲，启造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甚至觉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个房间里，都有点奇怪。同床共枕，应该是心心相印。可世上不是也有这样的夫妻吗？虽然是夫妻，他们都彼此不知道对方心里隐藏着一些什么；或是充满憎恨地生活在一起。

同床共枕这一平凡的事实，在启造的心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许是因为方才做了一个阳子的梦。

启造悄悄走出寝室到了书房。拉开书房窗帘，外面已经大亮了。突然，空中滚落下来一个小黑石子，启造吃惊地探头望去，原来是一只麻雀在十分敏捷地捕捉着食物。动作之迅速简直令人目不暇接。接着又有两只落到了庭院里，眼望着那充满活力、欢蹦乱跳的麻雀，启造自叹着自己生活的堕落和腐朽。

自己的生活有这样的生命力吗？启造又想起了阳子的梦。这时，突然从林子里闪出一个人影，是阳子。启造怀疑自己是否还在梦中。阳子没有发现启造正在看着自己，她在林子的入口处站住了，浅蓝色罩衫配着藏青色方格花纹的裙子。启造凝望着她那非常匀称中看的长腿。阳子弯下腰去好象捡起了什么，那一举一动充满了少女的风韵。阳子站了起来，又顺着松林的小道，缓步走去。

林中已被人们踩出了几条小道，阳子正走在与蒙大拿松林相连接的小路上。

还不到四点呢？阳子这么早就起来做什么呢？阳子又站住了，下半身完全被杂草所埋没，她站在那里似乎在想着什么。

她有什么苦恼的事吗？启造又想起了方才做过的梦。自己在被窝中做阳子的梦时，阳子已经在林子里散起步来，启造感到自己的梦实在是荒唐至极。

可是阳子起来这么早在想些什么呢？难道是她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启造浑身一颤。

十年前，由于启造的粗心大意，在他写的信里，夏枝发现了阳子的秘密，而且几年前，阿彻也知道了阳子的出身。现在是不是阳子也知道了这一切呢？启造感到不安。

阳子的身影已经消逝在松林之中，启造翘起脚来注视着松林。按阳子的年龄，正是贪睡的时候，究竟有什么苦恼事，致使她夜不成寐呢？启造越发不安起来。再怎么过不去，夏枝和阿彻也总

不会把秘密泄漏给阳子吧？

要亲自把阳子嫁出去，启造希望这是夏枝的真心话。但是夏枝要是钻牛角尖，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种不可信赖夏枝的念头，从启造脑海中轻轻闪过。他不敢肯定夏枝会绝对保守秘密。但仔细琢磨起来，又觉得阿彻也不可靠，这就使启造更加心神不宁。

阳子迟迟不从林中走出。始终不见阳子的踪影，这使启造不安。他想去迎迎她，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时，阳子突然从蒙大拿松林中走了出来。启造一棵悬念的心落了地。阳子低着头向家里走来，她没有注意到启造正在看着地。推开栅栏院门，阳子又悄悄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她住的房间，房门正冲着庭院。

也可能没别的事，只是睡不着而已。见阳子回到屋里，启造放下心来，又坐到了椅子上。他想，自己干脆就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吧。

只要有隐衷，心神就永远不得安宁，启造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自从托高木把阳子要来以后，启造心里总象是结下了一个疙瘩。欺骗了夏枝总觉得有些亏心，生怕有那么一天会真相大白。而这个秘密终于被夏枝和阿彻知道了。阿彻为此事曾拒绝考入高中。事情过后，万幸的是并没有发生想象之中的悲剧。夏枝也没有离开这个家，启造觉得一块石头现在总算落了地。

在外人看来，还以为这是一个美满的模范家庭，可细想起来，这个家庭还能维持到今天，启造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丈夫嫖女人，妻子失贞操，婆媳不和，子女的不良行为，这样一些料想不到、不可外传的丑闻，恐怕家家都有吧？可是每个人却都有办法，在将就着维持体面。那些不被世人所知的幕后戏，由于某种原因，以自杀、出奔、杀人、离婚等悲剧形式出现后，社会才开始注意到这件事。启造仿佛现在才意识到把阳子收养过来的自己，该是多么可怕。而今天早晨自己竟做了那么一个离奇的梦，启造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梦中的我也是自己，梦中的思想和行动，也都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启造痛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但奇怪的是他虽然这么想，可总还认为自己比世上的任何人都要可爱。

如果是别人象自己这样，出于对妻子不贞的憎恨，而强迫妻子抚养阳子的话，自己听到后，恐怕会把那个男人痛骂一顿的。再有，如果自己在外边嫖了一夜的女人，那是绝不会痛恨自己的。可为什么就不能对妻子的不贞加以谅解呢？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别人做了是坏事，自己做了不也应该是坏事吗？别人要是对自己回答得粗暴，讲话没有礼貌，自己就要火冒三丈，为什么轮到自己头上，就不以为然了呢？启造对人的这种利己主义深感震惊。

什么叫做利己主义呢？这不就是万恶之源吗？

启造眺望着阳子房间里那轻轻摇摆的窗帘。

街　头

暑假期间，阿彻没再向阳子表白自己的心境，但是阳子却感到辻口家已不再是自己的栖身之地。阳子总是避免单独和阿彻两个人呆在一起。

与北原疏远了，跟阿彻也不能倾心而谈，这使阳子感到孤独。放完暑假，阿彻便回札幌去了。进入第二学期后，阳子也忙得忘掉了这些。几个要好的同学，都编在升学班里，她们在走廊里散步时，也是一边走一边看着单词卡片，再也没有人能与阳子闲谈了。

“阳子，北原怎么不给你来信了？你们吵架了吗？”夏枝又向阳子问起这件事来。阳子无言以对。本来是阳子把北原寄来的几封信，原封不动地烧掉了，可这回真的突然中断来往后，阳子却寂寞得坐立不安起来。

每逢星期日，到了邮差送信的时候，阳子总感到无所事事地

呆在家里，真是痛苦难忍。尽管这样，她还是洗耳倾听着邮差送信的声音。这期间可以使她忘掉寂寞。

这回再来信，我绝对不烧了。在等待来信的期间里，她总还感到美滋滋地有一线希望。夏枝仿佛看透了阳子的这种心情，有时就说：

“北原怎么不来信了？你给他写封信去不好吗？”

但是，北原的照片已经刺伤了阳子的心，她再也没有心思主动写信了。自己那样热诚地盼望着北原能成为自己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可他却背叛了自己，阳子无法宽恕他。

对北原和阳子之间一直没有书信来往，夏枝总放心不下。她想，两个人能不能暗地里私自通信呢？有时就觉得北原的信可能都寄到阳子的同学家了。她有时也感到亏心，觉得不应该把北原寄来的信，背着阳子退回去。所以就总觉得两个人一直在背着自己通信。

“妈妈可不怎么喜欢北原这个人。既然和你通信，怎么又和另外一个小姐打得火热，还合影留念？北原这个人，女朋友真也太多了！”

夏枝还说过这种话。阳子没有忘记夏枝对北原的那种异乎寻常的亲热劲儿。阳子知道他俩每天都形影不离地去松林散步。因此，夏枝说讨厌北原，这话阳子很难轻信。但是，夏枝对北原在札幌的茶馆里扔下自己、中途离去的这件往事却一直怀恨在心。满肚子怨气有时就发泄到阳子身上。秋去冬来，北原一直无信。到了寒假，不知何故，阿彻也没再回家。

今年寒假不回家了，打算在札幌的疗养院找点零活干。可能到了除夕回家住上一星期左右，但也没有把握，不要指望我一定回去。

看了阿彻寄来的寥寥数语的明信片，夏枝感到失望。

“真怪呀！为什么要找零活干呢？零花钱没少给他，他也不缺钱花。要想工作，怎么不到爸爸的医院里来帮忙？”

启造对这件事可没大理会，因为启造过去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这不很好吗？因为他不想到自家的医院里来帮忙。即使他来了，也只能干点验氮、化验红血球和白血球这类简单的活儿。”

阳子倒是对阿彻放心不下。她担心阿彻是由于和自己的关系，才不回家过寒假的。

而阿彻却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他认为为了使阳子把自己看成是外人，还是尽可能少接触为好。看到阳子既没有去看望病中的北原，似乎也没有什么书信来往，他已经暗自放下心来。

阿彻本来是想把阳子托付给北原的，但是，自从他得知阳子从念小学五年级时起，就已经知道了自己不过是辻口家的养女后，他对阳子的爱慕之情，就再也抑制不住了。

而且他还看到了北原似乎也深深地爱着阳子，这就更加助长了阿彻的这种感情。虽然他也想到过，对阳子的身世一无所知的北原如果能与阳子结婚，这会使阳子得到幸福。但是他总不死心丢掉自己一直慕爱着的阳子。

快到圣诞节了，阿彻仍没有回来。庭院中花楸树的深红色的果实上，堆积了一层白雪，好象是教堂的吊铃。看到这种景象，阳子很高兴。她已经习惯于过凄清的日子，逐渐地尝到了独身生活的乐趣。她一个人学起了希腊语，埋头于原先就喜欢的数学，还从启造的书架里，找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来看。

阳子仰脸看着花楸树上那深红的果实，银装素裹的娇姿，使她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北原，如果他也能看到这景色，那该多好啊！

阳子觉察到了这点后，自己也很不理解。即使北原没有来信，也有一种力量在安慰着阳子一颗孤寂的心。那就是北原虽然背叛了自己，自己却没有背叛北原。对待北原，阳子是问心无愧的。

夏枝托阳子给买点东西，晚饭后阳子便到街里去了。大片的鹅毛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临近圣诞节之夜的街头上，响亮地回荡着《铃儿响叮当》的曲子。每家店铺前都挂起了用西洋文字书写的“圣诞节大拍买”的广告牌。橱窗里装点着的圣诞树上的红、蓝小灯炮，在忽亮忽灭地闪烁着。

阳子买完东西，刚刚走出洋货商店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前面两、三米远的地方，北原从人群中走了过来。阳子直楞楞地缩成一团站立在那里。只见北原同一个围着黑围巾的女人一边谈话一边向自己走来。阳子马上躲到商店门前的圣诞节树后藏了起来。

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女人，面带笑容，露在外面的洁白的双重牙，实在是招人喜欢。阳子透过圣诞树的枝叶空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原从自己的眼前走过。北原有些瘦削，也见老了些。两个人从店前走过并没有察觉到阳子正在看着他们。

真令人留恋啊！阳子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对无情的北原还这样留恋。阳子紧紧跟在两个人的后面，她也顾不得考虑追上去应该怎么办。

在鹅毛大雪的飞扬中，阳子死死盯着北原和那个女人的影子不放。那个女人常常仰起脸来与北原搭话。在和平大街的信号灯下，两个人站了下来。只有北原越过了十字路口，而同行的女性却向右边拐去。两个人都没有再回头，也没有举手告别，很爽快地就分手了。阳子与红色信号前方的北原失散了，即便追上了也难张口和他搭话。街角的药房里有一台公用电话，与北原分手的那个女性，正在拨着拨号盘。阳子无意识地站到那个女性的身后。可能是占线了，那个女人又在重拨。她把听话筒放到耳旁若无其事地看着阳子。

“真对不起，好象是占着线，请您先挂吧！”

“不必客气，我可以等一会。”阳子微笑着。

她并不认识我，这个人并不坏，给人的印象是满好的。阳子在心中暗自思忖着。

听了阳子的话，那个女人也就没客气，又重新拨起拨号盘来。阳子已经很难离开这里了。

“喂！喂！是矢子吗？是我呀，怎么？你听不出来？是我！道子，北原道子！”

北原道子？阳子紧紧地盯着这个女人。

“好，谢谢您。不过我是和哥哥俩一起来的。”

女人似乎把身子贴到电话机上了。

和哥哥两个人？事情完全出乎意料，阳子呆住了。该是多大的误会呀！北原的妹妹一点也不象北原。看那张照片的时候，妈妈却说这个人就是北原先生的对象。

北原的妹妹手拿着听筒，不知为什么频频地发出笑声。

哥哥也对我说，我不能和北原结婚。他为什么那么说呢？阳子当时把哥哥的话，错认为是北原已经有了情人，而且还认为那个情人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这个人如果是他的妹妹，那么是不是另外还有情人呢？

阳子做梦也没有想到，阿彻那话的意思是：

“你是杀人犯的女儿，你的出身要是被北原知道，你们就结不成婚了！”

阳子抬头向空中望去，街头的夜空，一片微明。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北原的妹妹向阳子致了歉意后，便想走开。阳子却无意识地和她搭起话来。

“请问……”

“……？”北原的妹妹惊异地站住了。

“太冒昧了，请问您是北原邦雄的妹妹吗？”

“是我。啊！您是辻口阳子？”北原的妹妹显得很热情。

“我是辻口。”阳子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哥哥到前边的书店去了。”

北原的妹妹说话时很和蔼。阳子施了一礼，也没看准信号就想跑过马路。对阳子来说，这种事是很少有的。过了十字路口，

拐角的第二家就是书店。

书店里很拥挤，房间不大，她一眼就找到了身材修长的北原。荧光灯下，北原手捧书本正在翻阅着。阳子犹豫不决，不敢到北原的身边去。

我为什么没能够相信北原呢？作为唯一值得信赖的人，怎么就没能相信他呢？

阳子觉得自己太可耻了。首先是被那张亲亲热热的照片刺伤了心，接着又为夏枝的一句话——“这个女学生说不定就是北原的对象呢”所迷惑，阿彻又说“北原很讨女人喜欢”，并对她说“你不能和北原结婚”，这一切都给了阳子以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阳子仍觉得自己过于轻率，怎么不做调查就轻易地相信了别人的话呢？她从人群的缝隙里一边注视着北原，一边后悔不已。

北原买了两本书，向门口走来。见此情景，阳子又躲藏了起来。

“真没想到那会是您的妹妹！”阳子想，这样讲是交待不过去的。这时，阳子又想起了接到北原信后，原封不动地就把信烧掉时的愤怒情景。

阳子心想，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投入北原的怀抱。阳子没有意识到这激怒是由于对北原的过分恋慕才引起的。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多疑是可耻的。

反过来说，如果北原这样怀疑了自己，恐怕自己是绝不会宽容他的。

阳子还以为自己是善意的，理智的，意志是坚强的。她望着走在前面五、六米远的北原，不由得跟了过去。

她又想，北原得病时自己一次也没去看望他，这对体格健壮的北原来说，或许只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住院生活，看来，我确实没有资格和北原交往了。

北原在三道街处向左拐了过去。在微暗的街上阳子跟在北原后面走着。北原进了三道街餐厅。这个餐厅没有台阶，从人行道

直接通向地下。阳子站在通往地下的入口处，她没有勇气走进去。

阳子在飘洒着鹅毛大雪的夜晚人行道上站立着，她想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北原出来。

北原特由泷川赶到旭川来做什么呢？阳子顾不得拂去大衣肩上的积雪，她在商店的灯光照射不到的小巷里，一动不动地站着。

哥哥回来的时候，怎么就没问一问，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是北原的什么人呢？

然而，这并不是少女阳子所能办到的事。阳子的自尊心也不容许自己这样做。

可是哥哥又为什么没加任何说明地就把那张照片寄来了呢？

阳子仿佛现在才明白了阿彻寄来那张照片的用意。

但我相信哥哥不是那种人，哥哥有男子汉的骨气，是个亲切和蔼的大好人啊！公平地比较一下北原和阿彻，阳子认为阿彻绝不次于北原。但我爱北原胜过爱哥哥，这也没有办法。哥哥，作为我的哥哥，自然我还是喜欢他的。

阳子一直站在纷纷而落的鹅毛大雪之中。那欢快的《铃儿响叮当》乐曲，那明亮的霓虹灯，都不能打断阳子的思潮。两个胸前挂着六弦琴的男人，消失在黑暗的小巷里。

北原：

我深知自己是没有资格给您写信的。我想，或许我这封信会被您原封不动地投到火炉里烧掉。但我已不能不提笔向您赔礼道歉了。

北原，请您原谅我吧！是我误会了您。

在哥哥阿彻寄来的照片中，我看到了您的照片，就是那张在白杨树林荫道下，您和一个女人手拉着手亲亲热热地漫步街头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妈妈当时曾对我说，这就是北原先生的对象，您能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吗？我的心几乎都被撕碎了。我在悲痛之余，把刚给您写好的信连同一直珍藏着的您的信，全部

付之一炬。本来，只要我有一点谦虚的精神，打听一下这个女性是谁，也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了。

打那以后，您寄来的信我都是原封不动地把它烧掉了。说是误解，那就是我竟怀疑起您的人格来了。我真感到噬脐莫及。

今天晚上，我遇到了您的妹妹。您从书店出来后，我就一直跟在您的身后。您出了书店，又进了餐厅，我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飞雪之中。这可能有些愚蠢，可我当时也只好如此啊！这样做，倒不是为了惩罚自己，我只是想在那里一直等候着您。

您从餐厅出来后，又向车站走去。我感到自己太冷酷无情了，在您住院期间，竟一封信也没给您写。我默默地跟在您的后面走着。

您妹妹正在车站等候您，您接过了您妹妹买的东西，走过了检票口。您当时还回头望了望街里，真吓了我一跳，还以为您发现了我。我没有进站台，在候车室里默默地把您送走了。

北原，我真不知道怎样写才能向您表示我的歉意。我觉得写上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北原，现在我只想见您一面。

阳子

钢　琴

写给北原的信寄出后，已经是第三天了。阳子正在外面撮着雪。北原是否看了自己的信？阳子感到有些不安。她觉得就是被撕掉了，也是自找的。她又用力地撮起雪来。

阳子现在才体会到，北原当初盼望自己书信时，那种一日三秋的心情，该会是多么凄寂。

“来快信了！”

阳子刚转过身去，邮递员便把一封信交给了她，是北原写来的。阳子在正门的门坎上坐了下来，两只腿颤抖得已经站不住了。

给我回信了！但是，她却没有胆量启封。

“方才，邮递员来了吧？”夏枝穿着出门的服装，来到门前。

“刚走。”

“是什么地方来的信？”

“是寄给我的。”

夏枝看了看坐在门坎上脸色苍白的阳子。阳子无精打采地微笑了一下。就连夏枝也被她这悲切的一笑所感动了。

“我到你辰子阿姨家去一趟，有事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来。你爸爸说他今天也要晚回来一点，晚饭你就自己吃吧！”

阳子点了点头，从鞋箱里拿出了夏枝的防寒草履。

“你要振作一些呀！回来时我会带圣诞节花蛋糕给你吃的。”

夏枝自以为阳子接到了什么坏消息，看到阳子那副颓丧的样子，夏枝也不忍心再冷落她了。

“您一路上多加小心！”

夏枝那亲切、温柔的语气，立时温暖了阳子的心。阳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受感动的人。

“坐公共汽车去吗？”阳子问已经走出正门的夏枝。

“先走一段，顺便到农协去一趟，然后，我想再雇一辆出租汽车。”

夏枝的黑色羔皮大衣里面，穿了一身浅蓝色绫子和服，显得十分华丽。

阳子坐在起居间的火炉旁，用剪刀剪开了北原的信。过去未启封就烧掉了北原的信，这对阳子来说，至今仍然是后悔不迭。阳子怀着祈祷般的心情，打开了信。

阳子：

大礼拜读过了。过去我曾对您产生过误会，这次您又误会了我，是一比一啊！

昨天晚上，您竟然在飞雪中站了几十分钟之久，您这位小姐

也真是胡来。没感冒吧？我在为您担心。

我打算在圣诞节前夜六点钟，登门拜访。我总认为没能光明磊落地前去拜访，是自己的不是。舍妹让我向您问好！

北原邦雄

圣诞节前夜？那不就是今天晚上吗？阳子手里拿着信，犹豫不决地站了起来。

阳子被北原的信感动了。信中不仅丝毫没有怨恨之言，反而责备起自己未能前来拜访的过错。一想到为了自己，北原又要几经颠簸、长途跋涉地到旭川来一趟，阳子立刻就被北原为人的那种诚实精神所感动了。

太阳一落，阳子就百无聊赖地在屋里一圈一圈地踱起步来。她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钟，只觉得坐卧不宁，仿佛自己已变成了一个愚蠢到家了的女人。她心里想，作为人要是没有这样一些愚蠢的人，也就谈不上爱别人了。

外面响起了停车声。阳子慌恐不安地看了看表，才五点半，她一溜小跑地打开了正门。

“我回来了。”阿彻笑吟吟地站在门灯下。

“哎呀！是哥哥回来了！”一看不是北原，阳子有些失望。

“没想到吧！本来没打算除夕前赶回来。”看到阳子这种吃惊的样子，阿彻似乎感到了满足。

“哥哥回来了，妈妈准会感到意外。”对阳子来说，阿彻毕竟是她唯一的哥哥，见到久别的哥哥回来了，她很高兴。

“妈妈到哪去了？”阿彻一边脱大衣一边问。

“到辰子阿姨家去了，打个电话去吧？”

“不用了，等她回来突然发现我回来了，她会更高兴的。爸爸也要回来得挺晚吗？”

“听说回来得要晚一些，哥哥，你吃饭没有？”

“在车上吃过了。”阿彻盘腿坐下后，打开了旅行皮箱。

“我给阳子买来了圣诞节的礼物。”阿彻好象很高兴。他的身影在灯光下晃动着。

“谢谢哥哥，是什么东西啊？”阳子看了一下钟，心里还在核计着北原的事。

“你猜猜是什么？”

“嗯，是什么呢？”

会客室里的炉火在燃烧着。茶点已经准备好了。尽管这样，阳子仍然沉不下心来。阳子想把北原要来的事告诉哥哥，只见阿彻正高高兴兴地望着旅行皮箱里的东西。

“你想会是什么？”阿彻再一次追问着。

“是什么装饰品吧！”阿彻过去给阳子买什么东西时，多半是胸针、围巾、手套一类的东西。

“你真猜对了。”阿彻认真地回答了一句，又笑了，他显得那样高兴。阳子望着阿彻那高兴的表情，心想，这次的礼物可能与以往的礼物不一样。

阿彻还以为阳子与北原已经断绝了来往。他认为只要阳子和北原疏远，那就会爱慕起自己来。

“你不要把我当作哥哥，就作为一个异性来对待吧！”

暑假回家时，阿彻曾对阳子说过这样的话。他一直期待着这句话能在阳子的心里起到一点作用。他觉得既然作为兄妹关系能够和睦相处，那么实现自己的意愿，也就不会是什么太难的事。

这种期待促使阿彻给妹妹买来了一个蛋白石戒指。他还在心里宽慰着自己，既然是自己的妹妹，给她买什么东西，别人也不会见怪的。可实际上他是想把它作为定婚戒指送给阳子。但是，他又觉得现在就披露自己的心事还为时尚早。

“就说是装饰品，那范围也太广了。”

一想到阳子不会轻易猜到，阿彻就沾沾自喜起来。

“按上、下身来分，是上身用的吗？”

“是上身用的。”

“那么再分成头部和胸部，是戴在头上的东西吗？”

“不对。”

“那就是胸部用的。”阳子又看了看挂钟，已经快六点了。

“不对。”

“难道说是手镯、戒指吗？”

这时，正门的门铃响起来了。

“哎呀！准是北原来了。”阳子顿时满面飞红，急忙跑去开门。

阿彻正饶有乐趣地想说出是戒指时，突然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塞到了自己的嘴里。

原来是这样。今晚她已经和北原约会好了？当阿彻知道阳子等候的人是北原时，真觉得自己好笑。

难道这次我也只能扮演一个哥哥的角色吗？阿彻把买来的蛋白石戒指，放到了手心上。他死盯盯地看着它在灯光的照耀下，忽而浅绿，忽而粉红地微妙地变换着颜色。他心想，作为兄妹在一起长大，阳子把自己只看成是一个哥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阿彻把戒指又放回皮箱里。

可是，我已经不能再把阳子看成是妹妹了。火炉里的火，劈劈啪啪烧得正旺。就连这声音也使阿彻感到一种凄寂。

“好久没见了。”北原站在门口，还是那样腼腆地微笑着。

“真对不起您，我……”阳子的眼里含着泪花。

“站在飞雪中等我，没有感冒吗？”听了北原的话，阳子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请让我进屋吧！让我一直呆在这里，我可受不了。”北原笑着脱了鞋，阳子也随着笑了起来。

“哎呀！真对不起，请吧！屋里请吧！”说着，阳子打开了会客室的门。

“伯母呢？”

“爸爸、妈妈今天回来得要晚些，不过哥哥在屋里呢。”

“啊！辻口已经回来了？他说干点零活，要除夕那天才能回来的……”

“他刚到家。”

北原点了点头，死盯盯地望着阳子。

“真得请您多多包涵，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赔礼才好……”

“不分胜负嘛！上次是我，这次是您，都怪咱们俩太年轻了，竟为了一点小事，就当起真来，甚至产生了误会……。这样咱们才能渐渐地变得聪明起来。”

俩人面对面地坐到椅子上。

“能变得聪明吗？”

两个人默默无言地对视着。过了一会儿，阳子站起来想去沏茶。

“请您稍等一下，我有点事，想问问您。”北原的语气是严肃的。

“什么事？”阳子又坐到了椅子上。

“我不知道这个事该不该问，不过我还是想先问一下。”

“到底是什么事啊？”阳子的神色显得有些不安。

“老实说，我是听辻口说的，说是您和辻口不是亲兄妹……”

“是这样，我刚生下来不久，就到了辻口家。”阳子满不在乎地说。

“……因此，我对辻口总有点担心。”

“担心？担心什么？”

“我看辻口爱您，这不只因为您是他的妹妹。道口的心情，恐怕您也不会不知道。”

“我们是兄妹啊！我喜欢哥哥，非常喜欢他。可是，那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哥哥，这样不很好吗？”阳子这样说着不由得想起了哥哥让自己猜礼品时的那副高兴的表情。现在只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不管，她不觉可怜起阿彻来。

她走进起居间，只见阿彻把手搭在皮箱上，正呆呆地坐在那里。

“是北原，哥哥。你也到会客室来坐吧！”阳子坐到了阿彻的身旁。

“啊！我就去。”阿彻看了阳子一眼，阳子把可可茶和橘子放到托盘上站了起来。

“哥哥的那份儿，我也一齐带过去了。”

“啊！我稍休息一会儿就去。”阿彻一侧身就躺下了。刚想出屋的阳子又回过头来，只见阿彻正看着自己。那孤寂的表情，几乎令人吃惊，阳子不忍离开了。

“我就去，你先走吧！”

阳子来到会客室里，方才看到的阿彻那副孤单的表情，仍然使她放心不下。

“哥哥说稍微休息一下就过来。”

“是吗，可能是打短工，搞得太疲劳了。”北原用匙子搅拌了一下可可茶。

那是疲劳的神色吗？阳子觉得不尽然。

“阳子！”

“什么事？”

“您已经升三年级了吧，您想念哪所大学？”

“我不念大学了。”

“为什么？”北原仿佛有点震惊，停下了正往嘴边送可可茶的手。阳子默不作声地微笑着。

“是吗？原来是这样啊。”北原仿佛事先就预料到了。

“北原考大学研究院吗？”

“我有这个想法。所以今后，我也好，阳子也好，可更要坚定一些呀！您还是高中生，将来我要是当了研究生，到毕业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再要产生什么误会，那可叫人受不了！”北原语重心长地说。

“真抱歉，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误会了。”

“不！我也一样，听说辻口和您不是亲兄妹，心里就有点不托底了。”北原显得有些忧郁。

“我真不愿意听你这么说。”

“可是人心确实是容易变的。”

“我不会变。”阳子似乎有些激越。

“阳子，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吗，今天是这样，明天就说不上会变成什么样！”

“啊？这么说北原也会变了？”

“变不变我可不敢打保票。不过，我现在倒是决心一辈子也不变。可这毕竟是个打算呀！我不敢说我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也不想订婚。”

阳子觉得北原的话是真诚的。然而听了以后还是感到有些孤寂。

北原不相信“海誓山盟”，阳子虽然也表示赞同，但她还是希望发下誓言。看着阳子的脸，北原笑了。

“阳子，您对我这种说法不满意吧？可是有几亿个男男女女不是也海誓山盟地发过誓永不变心吗？但到头来，有许多人还是违背了誓约。他们发誓时，彼此的决心也都不小呵！”

阳子点了点头。

“阳子不是我的私有物，我也同样不是阳子的私有物。所以，阳子就是和北原邦雄以外的人结了婚，我也没话讲啊！”

“哎呀！我不要听您说这些话！”

“我倒不是希望事情真会这样。不过我们彼此应该尊重个人的自由。您要有了心上人，就告诉我。我所追求的是诚实的生活。其结果，即便是各奔他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阳子似乎听懂了北原的话。又觉得北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能这个人就不会变心。

“我懂了。我去找哥哥来吧！”

阳子拉开了起居间的拉门，然而阿彻已经不见了。皮箱和大衣也踪迹皆无。会不会在他自己屋里呢？阳子上了楼，阿彻的屋里一片昏暗。阳子不安地回到楼下，她又折回起居间，仍然找不到他。这时，阳子突然发现在茶柜上放着一封折叠好了的信。阳子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我突然想去一个不会有雪的地方度过正月。决定到茅崎的外祖父家去玩玩。

祝新年愉快！

彻

信上没写收信人，阳子心里十分难过。她想起了方才见到的阿彻那种令人痛心的孤寂表情。

阳子想把阿彻不在家的事告诉北原，但立刻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想把刚刚回到家又不得不匆匆忙忙到茅崎去的阿彻这种孤寂的心情告诉任何人。阳子沏了茶，把茶送到了北原身边。

"真对不住，哥哥过于疲劳好象已经睡着了。"

北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阳子，阿彻不露面，他感到很不自然，便默不作声地走到钢琴旁。

"这琴，是您弹的吗？"

"不，没人弹它。"

"是个摆设？"

"听说妈妈从小就弹这个琴。不过现在妈妈不弹了。说是琴钥匙丢了。"

阳子从来就没见钢琴盖打开过。它只是一直放在这里。细想起来，这个钢琴还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存在呢！

"好吧！请向大家问好！"北原连手也没握，便走出了大门。

"请再来玩！"

"正月初二我来给你们拜年。"

这时，一辆轿车的前灯，照亮了积满白雪的马路。

“哎呀！不是爸爸就是妈妈回来了。”

车子停在门前。这时，车内灯亮了，是夏枝。她从车上下来，一见北原，便板起了面孔。

“好久没来问候，真失礼了。在您不在的时候，还到家里来打扰。”北原的态度，十分明朗。

“可真少见了。就要走了吗？”夏枝又变成了一副笑脸看着北原。然而，夏枝绝没有忘记，在札幌的茶馆里，北原曾中途离去，使自己受到了冷落。

北原走后，夏枝没有理睬阳子，径直走进屋里。

“阳子！在家里没人的时候，不要往家里让男人！”说着，夏枝把圣诞节花蛋糕盒放到了桌子上。

“对不起，今后我一定注意。不过，妈妈，北原来家时，哥哥也在家。”

“怎么，阿彻回来了？”夏枝用眼睛把屋里扫了一圈。

“可是，他……”阳子把阿彻留下的信，递给了夏枝。夏枝莫名其妙地接过来，看了一遍。

“他到底怎么了？”夏枝看着阳子，脸上变了颜色。阳子对这件事，也是难以说清。

“怎么晚上刚回来，就立刻要走呢？你为什么不拦他？”

夏枝问得很有道理。只说不知道他走，是应付不过去的。阳子想，如果立刻坐车追去，是可以把他拦回来的。

“都怪我。”阳子低下了头。

“你说怪你，难道你和阿彻吵嘴了？”夏枝焦急地问着。

“没有。”

“既没吵架，又没有别的原因，他怎么会连父母面都不见，就走了呢？”

夏枝怎么会想到，北原的来访，已经给阿彻在精神上造成了莫大的痛苦。

“阳子，阿彻已经走了，你怎么还毫不理会地和北原谈话？”

夏枝总觉得阿彻是被阳子从家里撵走出，去做长途旅行的。

“对不起。”阳子只好一味地赔着不是。

启造回来了。夏枝到门口来迎接他。看到夏枝的神色，启造大吃一惊。夏枝的脸宛若一副冷冰冰的能乐面具。他走进起居间，只见阳子低头坐在那里。见此情景，启造一惊，莫非是夏枝泄露了阳子的身世？他回头看了夏枝一眼。启造以为一定是夏枝对阳子说了什么不应该叫阳子知道的事。夏枝默不作声地把阿彻留下的信放到启造面前，启造连忙看了一遍。

“我还当是什么事呢？是阿彻回来了。”弄清不是阳子的事以后，启造安下心来。

“刚回来就出远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枝狠狠地扫了阳子一眼。

“你问为什么？从这个信上看，好象阿彻是偷着走的，阳子那时也在家吗？”启造亲切地讯问着。

“我和北原正在会客室里，哥哥说休息一下就来，我们还等着他呢？可到起居间来一看，他已经不在了。阳子又想起了阿彻当时那孤寂的表情。

“要是这样，也就只好让他走了。”启造象安抚阳子似地点了点头。

“只好让他走了？这里是阿彻的家，我看他用不着偷偷摸摸地溜走！”

“阿彻又不是想从家里逃跑。可能是心血来潮，骤然间想起要到东京等地去看看。我年轻的时候，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

“可是阳子发现了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车站拦住他？”夏枝总想责备阳子。

“北原还在这，也不好太声张了。要是个孩子，那当然就是另一码事了。可阿彻比阳子还大呀！他现在的年纪，不要说茅崎，就是法国、非洲他也能一个人去了。而且又不是谁撵他走，是阿

彻自己和老人连个面都不打就走了的。这也不能怨阳子。”

一看到阳子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启造就可怜起她来。听了启造的话，夏枝立时缄口不语了。她现在才意识到，阿彻外出旅行，很可能就是由于北原和阳子的缘故。她觉得是两个人那亲亲昵昵的热乎劲儿伤害了阿彻的心。夏枝感到惶恐不安，阿彻明明知道阳子的生身父母是谁，可他还这样热恋着她。夏枝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听之任之。

夏枝认为北原要能和阳子结合，对阿彻来说，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但是，夏枝对这件事，不能感到欢欣。她不能忘记北原给自己带来的屈辱。她一直在忌妒阳子。

门

新年伊始。这是个平静的元旦，雪花般飞来的贺年片中，也有阿彻从茅崎寄来的一张。

越过海洋，一到了这里，就后起悔来。觉得还是在飘雪的地方过新年有意思。现在我特别怀念妈妈亲手做的饭菜。原计划整个正月都住在这里，但也可能在二十号以前回到家中，外祖父精神挺好，其它一切如故。

夏枝把这张明信片反复读了几遍。找不到一点黑暗的阴影，夏枝放心了。尤其是“现在特别怀念妈妈亲手做的饭菜”这句话，竟使夏枝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来。原以为是阳子和北原把阿彻逼上旅途的想法，也令人吃惊地淡薄下来。

多少年来，过新年时，夏枝的心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过。这一年的元旦，从早到晚，夏枝对阳子一直十分体贴亲切。启造接待拜年的客人自觉疲乏，早早就睡下了。夏枝高高兴兴地对阳

子说：

“阳子，明天是新的一年里第一次出去买东西，就给你买件衣服吧！”夏枝认为辻口家的姑娘，不能缺衣少穿的，应该是应有尽有。夏枝讲究穿戴，所以即便是给阳子操办，她也觉得是一种乐趣。

“怎么，明天？后天去买不好吗？妈妈！”

“为什么？你明天不方便吗？”夏枝觉得第一句话就碰了一鼻子灰，感到很不高兴。

“真对不起，北原明天要来家里拜年。”阳子轻轻地抱着穿着白毛衣的双臂，看着夏枝。

夏枝最看不上她这种姿势。总觉得她有点自命不凡，太狂气。她觉得难得这样一个心情舒畅的元旦，一下子被阳子搅得一塌糊涂。而且当她听到北原要来拜访阳子时，就不能不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极大的屈辱。

哼！你就臭美吧！还抱着两只胳膊，连自己是哪儿的种儿、谁的苗儿都不知道！想到这，她那多年来可以说是生理上对阳子的憎恨，就如同火上浇油一般，越发强烈了。

好吧，明天我就在北原的面前，把你的老底儿全兜出来。一瞬间，夏枝就打好了这个主意。她觉得北原自然会感到震惊进而离开阳子。一想到这也是为了被逼到茅崎去的阿彻，那么即便这样做，也就算不得是作恶了。

打定了明天一定要向北原披露一切的主意后，夏枝的怒气也随之平息下来。

“不知道北原喜欢吃什么？”夏枝的情绪似乎好多了。

听了夏枝的问话，阳子的心里也踏实多了。

“听说他喜欢吃咖喱饭。”

“咖喱饭，那算什么呀，在这大冷天里，还是吃火锅好。不知道火锅或石狩锅，他喜欢吃不？”夏枝今天一反常态，精神非常好。

“谁知道呢？”

“他喝过啤酒，不知道他喝不喝日本清酒？也许他喜欢威士忌？”

“这我可一点也不知道。”

“阳子，这怎么行呢？你对这样一位高贵的朋友，怎么什么也不了解呢？这类事这次也要好好了解一下。”

夏枝轻轻拍着阳子的肩笑了。阳子对夏枝这种欢喜异常的样子，感到不安。方才夏枝的态度还是那样冷若冰霜，为什么突然变了？她对此迷惑不解。

“好吧，今天你就早点休息吧！”

“妈妈，晚安！”

阳子走后，夏枝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她在想明天当着北原和阳子的面怎样告发阳子的一切。阳子可能要痛苦，可是自己作为被害者已经长期饱受了精神上的折磨，而加害者的一方，却一无所知，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夏枝想，让他分担一下苦恼是完全应该的。

要是个孩子，那还有情可原，可阳子已经不是孩子了，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个大人了，那么让她知道自己的出身也没什么。

“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事，这是大人的标志。阳子也是大人了。”去年冬天，阳子曾这样说过。夏枝又想起了这件往事，脸上浮起一丝冷笑。

不过，那孩子也许不会烦恼，反而会挺起胸膛，坚强地生活下去。夏枝想起了阳子中学毕业时的答词：

“有的人想叫你哭泣，可我们绝不能流泪。流泪就等于吃了败仗，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要有勇气，对她付之一笑，并要坚强地活下去。”

阳子这样说过。不管你讲她什么，阳子都可能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想到这，夏枝憎恨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

阳子应该受到折磨！夏枝一边这样想，一边站了起来。她回

到卧室，只见启造正安静地睡着。夏枝还以为他没睡，把座灯罩挪动了一下，就亮把脸凑近启造看了看，原来他已经睡着了。

看来这些天你也没什么烦恼啊！受折磨的只有我自己。夏枝感到十分气愤。这时她蓦地想起阿彻来。她只对阿彻有些惧怕。告发了阳子的秘密，要是让阿彻知道了，真不知他会怎样动怒。但是她又想到阳子不是一个好传话、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这就使她放下心来。

外边好象刮起了暴风雪，玻璃门不停地发出咯嗒咯嗒的声响。夏枝被风声惊醒，她想，风雪这么大，北原可能不会来了。她抬起头看了看枕边的表，在黑暗中，夜光表的时针正指着六点。睁开眼睛的同时，她就想到今天将要把阳子的一切都讲出去了。于是便兴奋得再也难以成眠。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接着起居间又响起了捅炉子的声音。阳子也被风声惊醒了吗？还是因为北原今天来访，她就睡不着了？夏枝一边在被窝里胡思乱想，一边侧耳倾听着起居间里的动静。

“这风刮得真讨厌！”在旁边床上的启造，翻了一下身。

“刚进入正月，就闹起天气来了。”

“可不。”启造俯卧在床上，点起了枕边的座灯。

“我也到茅崎去就对了。”

“最好到了三月再去，还可以把阳子领去。”

“阳子在修学旅行的时候会到那去的。”

“可是她不会拐到茅崎去的。”

“我说……”

“怎么了……”

“你叫阳子去茅崎做什么？”

“不做什么……”启造已经意识到夏枝将要说什么，便闭上了嘴。

“我才不带她去呢！”

“嗯。”启造默默地斜了一下灯罩，灯光照在夏枝那富有光泽的乌发上。

“可是夏枝，你不要再死记着阳子父母的事了。”启造压低了声音。夏枝没有回答。当然，启造绝不会注意到现在夏枝心里的秘密。

“杀人的时效，不过是十五年。何况真正的肇事者已经死了。”启造的声音越来越低。

“可是他的孩子还活着，就在我们眼前活着！”夏枝的声音略高了一些。

“那孩子是无辜的呀！”

“真少见哪，就象在谈别人的事似的。阳子本身可能没啥罪，可是一想到她是谁的孩子，有时我的心都要爆炸了。”

启造在床上坐了起来。阳子已经起来了，她就在隔着一条走廊的对面的起居间里。启造害怕他们的谈话被阳子听见，便想封住夏枝的嘴。

“你不起来吗？我一醒就再也躺不住了。”说着，启造从屋里走了出去。

“这暴风雪好象就要过去了。”启造洗过脸以后，便来到了温暖如春的起居间里。

“说是有几趟列车要停开了。电视里方才播放的。”阳子一边捅着炉灰，一边说。

“那么北原还能来吗？”

看夏枝的表情，仿佛把方才在卧室里说的话全都忘了。

“啊！原来北原今天要到家里来呀？可阿彻不在，来了也会使他失望。”

外面渐渐亮了起来，时钟打了七下。

“北原根本不是来找阿彻有什么事。”

听了夏枝的话，阳子微微皱了皱眉头。启造却没能听出这话外之音，他一边翻阅报纸一边问：

“阳子今年多大了？”

“已经十九了。”夏枝在擦拭着饭桌。

“呵！十九？是十九妙龄，厄运之年啊！一晃就长这么大了。”启造从报纸上仰起脸来，看了看阳子。只见她的脸蛋丰满端庄，看上去生机勃勃。

“谁说我十九岁了，我才十七岁呀！”

“可是爸爸总是一提到虚岁数，印象就鲜明了。早些年一到十九岁就有点说道了。对了，你妈妈就是阳子这个年龄订婚的。”

夏枝暧昧地微微一笑。

“而且就在二十岁那年结的婚。阳子这不是也到了这个年龄了吗？”启造又把视线移到报纸上。阳子已经达到了启造第一次与夏枝接触的年龄，这引起了他的无限感慨。

阳子一边准备着饭，一边不时地向外面张望着。她觉得北原不能来了。

夏枝不时地瞟着阳子，心里也在想着北原的事。她想，北原要是知道了阳子的一切，就会离开阳子的。

“这事干的有多么令人伤心呀！”正在看报纸的启造发话了。

“怎么了？”夏枝把饭碗放在启造跟前。

“报纸上登载，一个开荒的寡妇家，进来了一个小偷，把两万元现金全拿走了。结果寡妇一家人全自杀了。”

“哎呀！那不是晚报上登的吗！”夏枝笑了。

“怎么，这是十二月三十号的报纸？”启造一本正经地说着，拿起了筷子。

“仅仅两万元，这点钱要是在男人手里，用不了一两个晚上就喝光了。为这点小事，何苦要寻死呢？报上说一个三岁和一个五岁的孩子也都死了。”

听了夏枝的话，启造把筷子放下了。

“你说被盗走的仅仅是两万元，可这两万元在抚养着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的开荒农民的生活里，可算是个庞大的数目啊！”启造觉得，夏枝在经济生活方面虽然从没操过心，但这个道理，她似乎还应该知道。

“可是，既然有死的心，也就没她不能干的了。她这样做，陪着送了命的孩子不是太可怜了吗！”

说得也有道理。但是启造倒是认为，这个寡妇之所以自尽，恐怕还有别的缘故。在一个开荒农民家庭里，单凭一个女人，能掌握两万元的现金，这是她豁出命地干，才能攒起来的。启造想象到，她可能是由于拚命地劳动，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他觉得这就好象是一个人竭尽全力跑着的时候，就是被一块小小的石子绊倒，也没有力量再爬起来了。

启造又想起了正木次郎在出院前夕自杀身亡的事。与这个为生活所迫而自杀了的开荒农民家的寡妇，相比正木次郎的死，似乎太不应该了。但启造想，一个人想要死的时候，一定是对生活产生了一种他人难以理解的绝望感。

“是绝望了吗？”启造这样嘟囔着。

“什么？”夏枝反问道。

“没事，我问你，你对自杀是怎么看的？”

“怎么看的？”夏枝突然想到了自己在琉璃子遇害的时候，居然没有去死，而一直活到了今天。她觉得启造好象在问这件事。

“自杀，这可太轻率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谁家还没有点愁人事。”

“有道理，是太轻率了。”启造望了一眼阳子，阳子一边微笑一边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阳子，你怎么想？”

“是自杀吗？我可是惜命啊。我不愿意死，就是被人杀了也

可能还会活着。所以我对自杀的人的心理，很难理解。”

想活下去，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

“不过，我总认为自杀的人还是太轻率了。”夏枝这样重复了一句。

“也可能是这样啊，连命都豁出去了，还要一意孤行、钻牛角尖。当然，不见得都是这样。”

“你是绝不会自杀的。因为你头脑总是那么冷静。”夏枝一边倒茶一边看着启造。

“这也不好说。也可能一时冲动就寻了短见。启造想起了下落不明至今已有几年的松崎由香子。他想，要是和由香子在一起，也备不住就发生这样的事。每逢正月，启造总是暗自抱着一种希望，他以为由香子可能还活在世上。他在内心里期待着由香子的贺年片，可今年又落了空。

北原已约好正月初二来辻口家拜访，可能是因为暴风雪的缘故，终于失了约。阳子在心里盼望着通车后，他会马上赶来。可是第二天，甚至过了十号，北原仍然是音信皆无。阳子急躁不安地一直在家等候着他。而夏枝的焦急心情，却胜过了阳子。

这一天正是十四号，从早晨起天气就风和日丽。一点钟阳子要去参加小学时代的班会。夏枝似乎看透了阳子的心事，便对阳子说：“如果北原来了，我给你去电话。”

“谢谢。”阳子单纯地表示了谢意后，就离开了家门。阳子出去后，夏枝的心情舒畅多了。阳子从来没顶撞过夏枝，也没惹过她生气，可是无论阳子怎样严格地约束自己，阳子存在的本身，对夏枝来说，就是惹她发火的一个主要因素。阳子越是对她亲切和蔼，夏枝的脾气就越大。听到阳子明快的笑声，她也高兴不起来。总之，夏枝讨厌阳子。夏枝认为这是作为琉璃子的母亲的一种极其自然的感情。夏枝既没有爱阳子的那种感情，也没有这种责任感。她认为收留了她，给她饭吃，供她衣服穿，送她上学，

这就算对她蛮不坏了。

阳子参加班会走了大约一小时以后，正门响起了铃声。铃声响得很短，对这种按铃的方法，夏枝似乎听到过，这是村井靖夫的按法。可是他们夫妇初三那天已经来拜过年了，根本不可能是村井。夏枝来到了门口，原来是北原。

“欢迎您来。我们正在等候您的光临。”

夏枝对北原和村井的按铃法很相似感到有点吃惊。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惊讶。

夏枝把北原让到会客室里，点燃了瓦斯炉。北原在冰冷的房间里拘谨地站着。

“别站着，请坐吧！”看到北原板着脸站在那里，夏枝拿出了一副长者的温和语气。

“新年好，今年也请您多加关照！”

夏枝郑重其事地把那套陈腐的拜年话说了一遍后，又笑眯眯地问：

“是坐火车从泷川来的吧？”

“是的。”

“泷川那边比这里雪要下得多一些吧？”夏枝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象母亲一样慈祥。夏枝现在也没有忘记，这是北原最欢迎的态度。

屋里暖和起来。瓦斯炉上的水壶里的热水已经沸腾了。

“真对不起，让您到这么冷的屋里来。”

“没什么。”北原拘板的面孔，逐渐舒展开来。

“今天请您吃点什么好呢？喝酒吗？”

北原无意地注视着夏枝的脸。他想，在札幌的茶馆里，自己中途退席，这种不礼貌的行为，难道这个人忘了？那时我觉得她对我表示出了一种特殊的感情，难道是自己想错了？是一种误会？

夏枝并没象北原所想象的那样，她的态度落落大方，十分自然爽朗。

“我不大喝酒。”北原的话也很坦率。

“这可是正月啊！少用点还可以吧？”

“啊，威士忌我还能喝点。”

世上还能找到这样温柔慈祥、笑容可掬的人吗？北原终于对夏枝看得入了迷。心想，辻口这小子真幸福啊！

北原的心，被一种母性的魅力完全吸引住了。夏枝出屋后，北原暗自庆幸，这次来访算来对了。他认为阳子的事，夏枝也会予以理解的，于是便放下心来。

夏枝拿来了威士忌和干酪。

“阿彻的下酒菜总是一片巧克力糖，你知道吧？”

“是吗？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在宿舍里他不吃吗？可能他不好意思吧？”夏枝往北原的玻璃杯里斟满了威士忌。夏枝并不说阳子在没在家，北原有点忐忑不安起来。

“彻君不在家吗？”北原也想打听一下阳子，但没敢张口。

“阿彻到茅崎去了。”

“呵，他可去了个好地方啊！”北原看着夏枝笑了。

阿彻为什么要到那儿去，恐怕他就不知道了。夏枝想，如果北原知道了阿彻是在爱着阳子的话，他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呢？

“那么阳子也到茅崎去了吗？”北原脸红了。

夏枝一直注视着北原。她望着北原那宽厚的肩头和筋肉隆起的大腿。夏枝突然感到似乎有一种东西在压迫着自己，几乎喘不上气来。她悄悄地转动了一下身子，闭上了眼睛。

“阳子也到茅崎去了吗？”北原还以为夏枝心里正想着别的事，没听见他的话，便又重复地问了一句。

听到北原又提到阳子，夏枝心里感到十分忌恨。心想，你要是知道了阳子是谁家的孩子该会怎样呢？

“阳子参加班会去了。”夏枝若无其事地回答着。

玻璃窗挂上了一层水蒸汽，已经湿漉漉地模糊不清了。

“是班会吗？”北原似乎放下心来。

“请！”夏枝向北原敬酒。究竟被北原什么地方吸引住了呢？夏枝自己也不清楚。最初是为他那青年人特有的爽朗劲儿和见人就脸红的羞羞答答的样子所陶醉。可是北原并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异性，因而夏枝就越发急切地想占有北原的心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气愤。可是自己的心事又不能让北原知道，她怕受到北原的轻蔑。夏枝又看了看北原那宽阔的前胸。

“伯母不喝威士忌吗？”北原和默不作声的夏枝搭起话来。

“我一喝，马上就脸红……”夏枝真想索性喝个一醉方休。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阳子走了进来。

“哎呀！”

夏枝发现北原一见到阳子脸色顿时明亮起来。

“果然是北原，新年好！”阳子的喜悦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妈妈，我回来了。北原什么时候来的？”阳子用双手捂着冻红了的脸蛋儿。

“他刚来不一会儿。”看样子，夏枝似乎已经忘记了她自己说过的，北原一到就给阳子挂电话的话。

“说是初二来，可一直拖到今天才见面，北原，您可真差劲！”阳子毫不隐讳地发起牢骚来。

“都是我不好。没想到打初二刮暴风雪那天起，我就得了感冒，一直到前天也没起来床。我真有些焦虑不安。自从去年患了盲肠炎，一直没好，身体就有些虚弱了。”北原死盯盯地望着阳子，夏枝看了一眼北原的视线。

“哎呀，病得好重啊！现在痊愈了吗？”

“没事了。您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两个人面面相觑，微微地笑了。

夏枝感到自己完全受到了冷落。她把瓦斯火往细拧了拧，侧

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这一点北原和阳子都没注意到。

“怎么，您能喝威士忌？”阳子仔细地端详着北原的脸。

“多少能喝点。”北原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阳子往北原的杯子里斟上了酒。两个人欢快地微笑着。

“你们俩可真般配啊！”夏枝也微笑起来。看上去是那样温柔、慈祥。

“你们俩可真般配呀！”北原和阳子被说得不好意思起来。

“伯母，过去我们俩彼此缺乏了解，还闹过一些误会呢！现在总算又重新和好了。”北原坦率地说。他想借这个机会，把同阳子的交往在夏枝面前讲清楚。

“是吗？正因为你们俩之间有误会，所以才处得蛮好啊！”夏枝挖苦似地微微一笑，看看北原，又望望阳子。

“……伯母的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北原迷惑不解地看着夏枝。

“我可没有什么误会了。”阳子又加了一句。

“只说是误会，可能还不太确切呀！应该说你们彼此都把对方看得过高了。”夏枝看了看北原。

“看得过高了？这种事谁都难免吧？”北原感到夏枝的说法有些不怀好意。

“岂止是难免呀！”夏枝感到自己已经很兴奋，但谈话时，还是很沉着。北原已经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伯母，看样子，您是有点不大赞成我们俩相处？”

“怎么？到现在才发现？记得过去有一次，我不是替阳子把你寄来的信退给你了吗？从那件事上，你们俩还没理解我的意思吗？”

“伯母，正因为您那样做了，您才是误会我们俩了。我们的交往是光明磊落的。可不是为了满足什么性生活。我们连手都没握过。”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不过，北原，你可是给我揉过后

背啊，还说什么这是被一种母爱所感动了。”夏枝冷笑着。她这不顾廉耻的过头话，不禁使北原目瞪口呆。

“伯母，您可不要理解错了。”

“理解错了的可不是我。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在札幌的茶馆里，突然就中途离开了……。我还从来没蒙受过这样的耻辱呢！”

听了夏枝的巧辩，北原咬着双唇。对此一无所知的阳子一直听着他们的对话。

“听阿彻说，北原的女朋友还真不少呢！”夏枝想先把北原从阳子的心目中赶出去。

“妈妈，您这样对北原说话，可真是失礼了！我们看到北原那张照片时，妈妈还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对象呢！其实那是他的妹妹。为这个事我已经向北原赔礼道歉了。”

夏枝以尖利的目光，死盯盯地注视着阳子。心想，哼，我岂能败于佐石女儿的手下！你不过是个高中生，竟然大模大样的充起他的情人来了！

“伯母，我怎么总感觉您一开始就想离间我们的关系？”北原抑制着感情，有礼貌地说。

夏枝默不作声地回头看了看北原。她觉得北原始终没有理睬她。这就更加刺激了她的感情。

“为什么不许阳子和我亲密地处下去呢？”北原为阳子着想，态度很谦逊。

“北原，你是非叫我说出为什么吗？”夏枝显得非常沉着。

“如果没什么不便的话……”北原的话滴水不漏。在这种情况下，阳子只好一切都依靠北原了。方才夏枝那尖利的目光，使阳子甚感不安。

“确实不太方便啊！”夏枝看了看阳子。

“我什么地方使您讨厌呢？我在茶馆里中途退席，是有点失礼，我向您赔礼道歉。但我自觉自己对生活还是严肃的。要有什

么不对的地方，请您尽管指出好了，我一定改。”北原向夏枝施了一礼。

这小子想得到阳子，竟达到了这种程度。当没充分认识对方的时候，竟会使一个青年人盲目乐观到这种地步？夏枝在想，怎么开口才好，她希望最好不要叫人听出来是自己愿意主动说的。

“我说不便说，是因为涉及到阳子的事。”

“阳子的事？”北原看了看阳子。

“嗯，不说不好吗？正因为我很不愿意讲，所以最初就把你的信退回去了。这可是我的一片好意。我这片心意，你们怎么领会我可就不清楚了。”

“是什么事，妈妈？”阳子冷静地问道。

“你还问什么事儿？北原要是听到了，准会吓跑的。讲出来好不好呢？”夏枝又看了看阳子的脸。

“我不会吓跑的，不管听到什么。不过要是那么难开口的话，我就不想听了。对于阳子，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我认为就足够了。”北原担心夏枝的话会刺伤阳子的心。

“瞧，还是北原没有胆量听吧？”夏枝笑了。

“我才没什么可怕的呢，只是如果是那样难开口的话，我不听也没什么。”

“可是你什么也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我觉得北原也太可怜了！”

“我可怜？可怜就可怜吧，我认了。”北原越发觉得在阳子面前，还是什么也不打听的好。

“我倒想知道是什么事，妈妈。要是因为我使北原受到委屈，那我可真就对不起北原了。”

阳子的眼里闪射着动人的光彩，这光彩更加激起了夏枝的忌恨。

“你同意吗，说出来你的秘密？”夏枝凝视着阳子。

“可以，您怎么说都行。”

“伯母，您不要讲了！”北原对秘密这个词感到可怕。

“可是，是她要我讲的！”夏枝脸色苍白。

“请吧，我很想听听。”

夏枝感到阳子的语气实在是目中无人。

“北原，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害死阿彻妹妹的凶手！”夏枝的声音尖锐而且嘶哑。

“伯母！”北原怒喝了一声站了起来。阳子的脸上虽然显露出一丝愁容，但表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请您再说一遍。”由于夏枝的话过于出乎意料之外，阳子反而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这话太难以令人置信了。

“我要说上它好几遍！”夏枝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琉璃子就是被你父亲杀死的呀！”

阳子微微地发出呻吟声。

“撒谎！”北原大叫着，跑到阳子身旁。阳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钢琴旁边。

“不是撒谎！”夏枝眼梢倒竖，双唇在颤抖。

“那好吧！您说是真的，请拿出证据来。说阳子是凶手的女儿，证据在哪里呢？”北原抱着阳子的肩头瞪着夏枝。

“我现在就拿证据给你看。”夏枝急忙走了出去。阳子和北原象两个化石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们只是屏气止息地等待着夏枝。

夏枝抱着已经变了色的旧报纸和日记本走了进来。

“请看这个。这是琉璃子遇害时的报纸。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就是凶犯，他叫佐石土雄。他就是阳子的父亲。”

北原拿着报纸，匆匆忙忙地看了一下，接着便严厉地追问道：

“这报纸能作为什么证据呢？哪里写着这个人就是阳子的父亲？”

夏枝没有畏缩，“你再看看这本旧日记就会明白了。阳子当时刚生下来一个月，就被送到高木先生帮忙的那个婴儿院去抚养

了。作为琉璃子的替身，我想再抚养一个小女孩，便托高木先生给要了一个，谁会想到，竟是这个阳子啊！”

“你这话可真有点离奇呀！”北原微笑着。

“有什么好笑的？”

“仅根据这些情况，还证明不了阳子确实就是凶手的女儿。您还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北原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夏枝。

太阳已经落山，室内逐渐昏暗起来。北原打开了电灯的开关。

“所以，请你看看这本日记，你看了这本日记就会全明白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此疼爱抚养起来的这个孩子，竟是凶手的女儿。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吗？”夏枝非常讨厌地看着阳子。阳子一言不发地依偎着北原。

“可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高木这个人要故意把凶手的女儿交给您来抚养呢？”北原已经恢复了平静。

“这都怪辻口，是他对高木讲，希望要凶手的孩子的！”

“有必要瞒着伯母这么干吗？”

夏枝无言以对，她没法张口说启造嫉妒她和村井的关系。

“即便是伯父这样求了高木先生，那也不见得阳子就是凶手的女儿。说是凶手的女儿，也可能就给了另外一个孩子。毫无根据的事，怎么可以轻信呢？若是我，没见到真凭实据，我就绝不相信。您说对不对？阳子。”北原看着身旁的阳子的脸。阳子脸色苍白，默默不语地凝望着夏枝。

“你说什么证据？”夏枝冷笑了。

“照你这么说，北原你是不是你父母的儿子，还得看到什么证据以后才能相信吗？”

“……”北原对夏枝的反击，有些畏缩了。

“我这话有道理吧？正象你相信你父亲一样，我们夫妻俩也是相信高木这个人的。高木先生是辻口的好朋友。他不会辜负辻口的信任的。因为你不了解高木，所以才要什么证据。高木先生不是好撒谎的人，他是一个十分豪爽的男子汉呀！”

听了夏枝的话，北原又笑了："这话我可越听越觉得离奇了。高木这个人既然是光明磊落，又从不说谎，可他为什么要和伯父合伙来欺骗伯母这样一个女人呢？"

受到北原的耻笑，夏枝紧咬着双唇。不管怎么说，北原也是拒不承认阳子是凶手的女儿，这使夏枝十分恼火。

"总之，阳子不是凶手的女儿。我要到札幌去找高木这个混帐家伙去交涉。我一定要打听出来，他有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请吧！你去打听好了。在阳子的身上，可千真万确地流着杀人犯的血！"

阳子在北原的怀里，轻轻地摇晃起来。

"不要紧吧？阳子。"阳子脸色苍白，微微点了点头。

"伯母，我先跟您说明白，阳子即使是杀人犯的女儿，我也不会吓跑的。因为阳子没有任何责任！"

阳子险些没倒下去。

"怎么了？阳子。正是在这个时候，才需要振作起来。您绝不会是杀人犯的女儿！您要相信这一点。"

"算了，什么也不要再说了。"阳子微微地晃着头。

"怎么算了？阳子。"

现在，阳子明白了许多往事。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被夏枝掐着脖子险些丧命；中学毕业的时候，答词的原稿又被偷着换成了一张白纸。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现在的阳子总算是一清二楚了。阳子一言不语也凝视着夏枝，看着，看着，她慢腾腾地向夏枝身边靠去。夏枝胆怯地后退了几步。阳子仍死死地盯着夏枝。从她的眼神上找不到憎恨，只是充满了凄寂的悲伤。

"多少年来，我为了你，真不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呀！"夏枝向后倒退着，急急忙忙地走出了房间。阳子一动不动地注视了一会儿那扇夏枝刚刚走出去的门。

"不要听她胡言乱语！"北原把手搭在阳子的肩上。阳子默不作声地拿起了扔在桌子上的报纸。她一页一页地细心阅读着。

"犯人佐石的孩子生后一个月，被送到市立婴儿院抚养。"阳子发现在这条消息上，划着一条红线。阳子反反复复地把这个地方看了几遍。她那安静的样子，几乎令人感到可怕。

"阳子，不要再看那玩艺儿了。"北原从阳子手里夺下了报纸。

"明天我要到札幌去找那个叫高木的家伙，好好教训他一顿！"说着，北原拉起了阳子的手。

"谢谢！不过，用不着了。"

"用不着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不象是阳子说的话。来，打起精神来！"

阳子把呆滞的目光投向北原。北原不由得吃了一惊。这眼神是那样昏暗。阳子那独有的象火一般燃烧着的光辉已经消失了。

北原觉得在阳子身上，有一种令人感到冷飕飕的东西。

"这可不行，阳子，我不是说了吗，您绝不是犯人的孩子……"他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便把阳子紧紧地搂在怀里。阳子温柔地顺从了他。

"阳子，您相信您妈妈说的那些话吗？"

"您不要替我担心，是犯人的孩子也罢，不是也罢，总之是一码事。"阳子凄然地笑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根本不一样。可以说大不一样！"阳子在想什么呢？北原琢磨不透，只觉得顷刻间，彼此似乎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鸽子形时钟敲了四下。北原感到不安，他难以就这样扔下阳子。

"出去转转不好吗？喝点茶也好嘛，把方才伯母的那番歇斯底里的梦话忘掉不好吗？"

"我哪也不想去。"阳子若有所思，态度显得非常冷谈。

"难道她……"

你不会寻短见吧？话刚想出口，北原又把嘴闭上了。他觉得

如果说出这句话，仿佛阳子真的就要死去。北原觉得现在的阳子已经听不进自己的任何劝慰之言。

正是最敏感的年龄……话说得也太过头了！想到这，北原对夏枝的憎恨之情就再也难以克制。北原用双手托起阳子的脸蛋，阳子温柔地顺从了他。北原看着阳子，悄悄地把嘴唇凑了过去。只见她那干巴巴的嘴唇，很是令人可怜。北原又把脸错开了。现在，就连亲吻也不可能了。

寒假期间，三顿饭都是由阳子来准备。可是这一天傍晚，已经过了五点钟，阳子还没在起居间里露面。刚过四点的时候，夏枝还听到北原在门前絮絮叨叨地跟阳子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出去送北原。

北原走后，阳子似乎一直呆在家里。夏枝以为她可能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阳子就是再刚强，一听说自己的父亲就是害死琉璃子的凶手，今天也不可能再出来准备晚饭了。窗户外面已经暗了下来，夏枝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拉上了窗帘。

一想到方才阳子那副沉着的表情，竟连一滴眼泪也没掉，夏枝就感到异常气愤。她想，当时再多讲一些就对了。北原讲了那么多蠢话，还质问自己有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许多话，可当时为什么竟连十分之一都没能说出来。她感到懊悔，也十分气愤。

还有，原来估计，北原一听到阳子的出身可能会甩下阳子，掉头跑掉。而事实是，他不但不相信这些话，反而说即便是凶手的孩子，那也没有关系。这对夏枝来说，也是一大憾事。

阿彻也好，北原也好，现在的年轻小伙子，怎么对自己情人的父亲是杀人凶犯，或是小偷也毫不理会呢？若是我，哪怕是再喜欢的人，一听说他是杀人犯的儿子，我怎么也要跑掉的。夏枝认为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阳子今后的态度可能有热闹瞧了！不过一想到今天阳子那毫不惊慌的样子，夏枝就痛感阳子是一个十分顽强的孩子，实不多见。

饭已经准备好了，阳子仍然没有出屋。

没必要为了讨好她特地去招呼她。想到这，夏枝便在饭桌上摆上了自己和启造两个人的餐具。

启造回来了，他看着饭桌问道：

“阳子怎么了？”

“可能是有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好象在自己的房间里呢！”

“呵，这可不象是阳子能干出来的事，我去看看吧。”

“不用了，我去一趟。”夏枝来到走廊上，只见另建的阳子的房间里点着灯。夏枝没走到阳子的房间就返了回来。

“好象是睡了。”夏枝若无其事地说。

“已经睡了？阳子不在这屋里可就不热闹了。对了，阿彻什么时候回来？”启造一边拆着厚厚的鲑鱼块，一边问道。

“贺年片上好象写着二十号左右回来。”夏枝看了看日历。不知为什么，她对阿彻的归来感到恐惧。

“今天才十四号吧，还得过几天。”对家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的启造，饶有滋味地吃着晚饭。

遗　书

爸爸、妈妈：

多少年来，你们把我当作辻口家的女儿，一直抚养至今。对二老的养育之恩，我还没有报答，就要与你们永别了，对此我感到万分抱歉！

就在不久前，我还说过，即使被杀了，我也要活下去。我还认为自己绝不是一个能寻短见的人。人的信念，居然会是一个如此般脆弱微不足道的东西吗？

直到今日，我也仍然认为自杀是错误的。不管有什么理由，我也绝不认为自杀是件好事。可是，尽管我明知这是一件错事，我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

人一旦决心走上死路，内心反而是异常平静的。

我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从别人的话里，知道了自己不是过口家的女儿。似乎还可以说我早就对这件事，模模糊糊地有所察觉。然而正因为我不是亲生女，我才决心绝不能为此而性格乖僻起来。无论环境怎样艰苦，我也绝不能那样。我就抱着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生活过来了。

举行中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的答词原稿变成了一张白纸。那时，我曾对妈妈(现在，请允许我还这样称呼您吧)不良的心术感到震惊。可是，我却狂妄地说：为了对付这种心术不良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也绝不让自己的性格变得乖僻，绝不做这样的蠢事！越要难为我，我就越不让它难住；越想欺负我，我就越不受欺负。我就以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快快乐乐地生活过来了。

可是如今，我已经知道了自己就是应该被人憎恨的、害死了琉璃子姐姐的凶手的女儿，妈妈对我使坏，我也绝不会再怀恨在心了。我认为妈妈那样做是很自然的。不仅如此，尤其是一想到妈妈那长年累月的痛苦生活，我就可怜起妈妈来。

我深切地感受到：妈妈把我抚养这么大，至少给了我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得到的爱。

给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的孩子衣服穿，供她饭吃，又送她上学，二十年如一日地长期生活在一起，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正因为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才能这样。要是换上别人，那是一天也学不来的。

请你们完全相信我这一点吧！在阳子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只要她一想到爸爸妈妈的苦衷，眼泪就要潸然而下，我不能不衷心地感谢你们！

可是当我知道了夺走琉璃子姐姐幼小生命的凶手，就是自己的父亲时，我就感到大地在晃晃荡荡地摇动。

过去，无论在怎样痛苦的时候，我都能忍受得住，那是因为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自己。那就是我坚信自己不是坏人，是正确的，是纯洁的。可是，当我知道了自己是杀人犯的女儿后，我就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支柱。在现实里我没有杀过人，虽然没有犯触犯法律之罪，可细想起来，父亲犯了杀人罪，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只要自己是正确的，那么即便是贫穷，即使为世人所咒骂，并遭到人们的恶意攻击，我也能挺起胸膛，坚强地活下去。我没有被这一切所压垮。如果究其根源,那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外因。

可是，当我发现自己本身就具有犯罪的可能性时，我就失去了生存的希望。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阳子从没气馁过。她想象她的名字那样，象阳光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下去。在妈妈的眼里，我可能是个令人气愤的狂妄之徒。

阳子现在在想：象我这样一生付出全部精力、认真生活过来的人，心里边也是有“冰点”的。我的心已经完全冻僵了。阳子的“冰点”就在“你是罪人的孩子”这一点上。我再也没脸见人了，哪怕面对最幼小的孩子。有时我也想，如果能够面对自己有罪的事实，再坚持活下去，这才能体验到真正的人生。

可我已经办不到这一点了。我自己也觉得很遗憾。我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力量，已经冻僵了。

爸爸、妈妈，请你们就原谅了杀死琉璃子姐姐的父亲吧！写到这里时，“原谅”两个字，竟使自己吃了一惊。过去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来乞求人家原谅自己呢！

但是，我现在希望求得饶恕，我求爸爸，求妈妈，求世界上所有的人。我希望有个权威者能明确地宣布：“我饶恕流淌在你血液中的一切罪恶。”

好吧！衷心地希望你们多多保重身体，祝你们今后生活幸福。

如有可能，我愿意以我的灵魂来保佑爸爸和妈妈。阳子现在就要到琉璃子姐姐被父亲害死的河滩上去服药了。

昨天夜里的雪，已经停了。虽然天气这样寒冷，却迎来了一个宁静的早晨，象我这样一个诞生在罪恶之中的人，死在这样一个清爽的早晨里，真是太不应该了。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境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坦率、谦逊。

阳子

北原：

我们两人的缘分太浅了。过去您对我竟是那样体贴入微，这使我实在太高兴了。可是北原，阳子就要与您永别了。

"阳子身上流着杀人犯的血"，妈妈的话，现在还在耳边回荡着。它好象一声惊雷，震醒了酣睡在我心灵深处的东西，这就是我过去从未想过的自己的深重的罪恶。

这种意识一旦苏醒过来以后，它就猛地向自己扑了过来。

"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罪人！"它在毫不留情地指责我。

北原，现在我是谁的女儿，已无关紧要。即便我不是杀人犯的女儿，可是如果按着父亲或母亲的血统一辈一辈地往前追溯的话，准能找出一两个做过坏事的人。

我是个狂妄的人，不愿意在自己身上看到一点罪恶。可自己已经是一个有罪的人，这种事实使我再也没有勇气生活下去了。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在自己身上找到一点丑恶的东西，我讨厌自己是个丑恶的人。可是，我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罪恶。象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还能谈得上爱别人呢？

再见了，北原！

我祝愿您幸福！

再见了！

阳子

阿彻哥：

现在阳子想见到的就是哥哥。

阳子现在才明白了自己最怀念的人是谁。

哥哥，请你原谅，我与你永别了。

阳子

再者

请给辰子阿姨问好！我寻短见，总觉得阿姨要打我一顿。

请不要责备妈妈吧！多亏妈妈的指点，阳子才认识了自己本身的丑恶。

阳子觉得与其对自己毫无认识、苟且偷安地活下去，倒不如现在就死了更幸福。

再见！

写完三封遗书后，阳子把它放在桌子上。屋子里也死一般的沉寂。阳子穿上了一件黑毛衣，一条黑色西服女裤，又披了一件大衣。现在是去告别人间，却要穿上大衣取得温暖，对此，阳子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睡　眠

新雪并不象想象得那样多。但是林子里的积雪还是很厚。阳子在没过膝盖的深雪里，一步一步地走着。雪花不时地从树上无声无息地飘落下来。树干的一侧刮上了雪，呈现出一片白色。阳子走烦了，便把手搭在上面。

手脚冻得冰凉。好不容易才穿过美洲果松松林，来到了堤坝下。阳子几乎是爬着上了堤坝。在堤坝上回头望去，自己的足迹，还蜿蜒地留在雪道上。她自以为走的是直线，可实际上却是弯弯曲曲的。阳子回头望了一下那再也不会返回的路。

天已经大亮，真想不到竟花费了这么多时间。要是叫家里人

发现可就不好办了，阳子焦急起来。她忙向松林彼侧的辻口家告了别，走下了堤坝。

她刚想走进欧洲云杉林，突然惊骇地站住了。她发现了许多乌鸦的死骸，暴露在坚硬的雪地上。对白雪黑鸦，她甚至产生了一种美感。阳子屏气止息地望着乌鸦，周围一带看不到一只活着的，这使她感到一种孤寂。似乎还有一些死乌鸦已经被埋在雪层下。一想到这些乌鸦，阳子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太孤单了！"阳子想，自己死后与这些乌鸦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想到人死和鸟亡并无差异，她就感到凄寂不已。

人总是带着许多往事死去的。人要是隐藏着什么心事死去的话，即便是在冰冷的尸体里，这心事也会永远富有生命力地存在下去。

阳子想起了阿彻。一想到阿彻尽管知道了自己的出身，还是那样体贴自己，她就非常想见他一面。阳子避开乌鸦的死骸，走进了欧洲云杉林。在皑皑白雪的辉映下，昏暗的树林，也显得异常明亮。阳子想起了与阿彻在林子里捉迷藏的往事。一想到那时，自己还在爱着北原，今天阳子才非常难过地可怜起阿彻那时的孤寂心情。

这座林子，我从小就常在这里玩，它能给我带来多少回忆啊！阳子走在深深的积雪里，每迈一步都感到十分吃力。好容易才穿过树林，来到了碧绿如画的美瑛河畔。河风针扎一般打在脸上。她从河水结冰处渡过了河，来到了传闻中的琉璃子被害死的河滩上。阳子安静地坐到雪上。在朝日的辉映下，白雪微微显现出一片鲜红的颜色。真没想到自己能死在这样光彩夺目的冰雪之中。阳子把雪揉成了一团，再浸在河水里，在吞雪团的同时，她把一些安眠药也咽了下去。阳子反复地把雪浸在河水里，就着药吞了下去。

不知要遭多少罪才能死去？如果受点折磨就能把罪赎回来，那么再怎么痛苦，自己也心甘情愿。于是，阳子在冰雪上躺了下来。

阿彻出了车站。马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所有的商店橱窗，都遮着百叶窗，显得那样冷清，使人感觉不到这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为什么要想起坐这么早的火车回来呢？阿彻原打算从茅崎回来后，中途在札幌宽宽容容地休息两三天。他昨晚到了札幌，空空荡荡不见人影的宿舍里，还剩有几个没有回家在干零活的寄宿生。本应该忘掉一切，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可是阿彻怎么也睡不着，总有点心神不定，仿佛有一种预感。他真想与家里人通一次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

他归心似箭，当他怀着这种心情来到街头时，只见街里鸦雀无声，来往行人稀稀拉拉，这就越发使他不安起来。司机困得一声不响，阿彻也懒得和他搭话。他焦躁不安地探身望着窗外，看了看表，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

有一家，已经升起了"太阳旗"，从这家走过二百多米远后，他才想起今天原来是成人节*因为是节日，街里的黎明来得迟了些。街上行人稀少也合乎情理，阿彻苦笑起来。

要是节日，家里人也得过八点才能起来呀！阿彻心想，也许只有阳子起来了。知道今天是成人节后，打昨天夜里产生的那种不安之感也消失了。他想起了要送给阳子的戒指。阿彻从皮箱里取出装戒指的小盒，把它放在上衣兜里。

阿彻想，阳子爱北原如果是一种幸福的话，自己就要尽一切努力，让他俩永远幸福下去。为了北原和阳子，他愿意主动地为他们做一切事情。

通过这次旅行，阿彻的思想转变了。

以前，他一直认为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可以使阳子幸福，

---

*每年一月十五号，在日本要庆祝年满二十岁的男女青年成人自立，称这一天为成人节。

阿彻对这种想法，感到羞愧。

阿彻坚信：北原是个人格高尚的人，万一知道了阳子的出身，他也不会抛弃阳子。自己是孤单了一些，但一想到阳子，他又不能不衷心地祝愿阳子能得到幸福。

真可怜，这丫头的命该多苦呀！两地相隔，长期见不到阳子，阿彻就从心里对阳子可怜得不得了。回家以后，阿彻真想对阳子这样说：

“和北原一起过，幸福生活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也就是再坚持两、三年吧！”

在家门前下车以后，阿彻有点不好意思地望了望自己的家。

便门已经开了，屋里却寂静得没有一点声息。起居间里空无一人。炉里的火，几乎熄灭了。阿彻穿着大衣，捅掉了炉灰。入了冬季，一连几个月炉火也没有灭过。灰一捅掉，炉火便劈啪作响地燃烧起来。阿彻脱掉大衣，蹑手蹑脚地来到父母的卧室前。

“妈妈，我回来了。”

“哎呀！是阿彻吗？”夏枝似乎已经醒了。

“怎么回来这样早？妈妈就起来，已经是八点了呀！”

阿彻拉开了隔扇，夏枝坐在褥子上望了望阿彻。

“回来得可真早！”启造躺在被窝里说。

“我回来了。我从茅崎带回好多土产品来。”阿彻走出了房间。

“你挺好吗？”夏枝隔着隔扇问。

“外公可是越活越年轻了。”说着，阿彻便绕过走廊，来到阳子房前。

“阳子，我回来了。”没人答话。

“阳子！”

阿彻还以为她没有起床。真是少见，阳子向来都是早起的。

“阳子！”

仍然没有回声，阿彻突然一阵心跳。他索性拉开了隔扇，阳

子不在。她好象一直没在这里呆过，屋里拾掇得整整齐齐。阿彻的眼睛盯在桌子上，他发现上面摆着三个白色的信封，不由得忙奔了过去。原来是写给父母、北原、阿彻的三封信。阿彻急忙撕开写给自己的那封信，手，颤抖起来。

“请原谅，我和你永别了！”几个大字映入阿彻的眼帘。

“阳子她！阳子她！”阿彻大声喊叫着，跑了出来。

“怎么了？”启造穿着睡衣，探出头来。

“阳子她自杀了！”

阿彻气喘吁吁地喊着。启造慌慌张张地跑到阳子的屋里。他还以为阳子是死在屋里了。夏枝也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跑去了。见此情景，阿彻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便抓着阳子的遗书，倒向了走廊的墙壁上。这时，启造赶了回来，他大声喊道：

“阿彻，你要坚强些！”说着，便突然打了阿彻一巴掌。

几乎晕倒的阿彻，这才清醒过来。这时，启造已经紧紧地抱着电话机打起电话来。

“我是道口。对，是院长辻口。赶紧派两名护士到我家里来，要把洗胃用具、维他康复、林格尔……带来！对，解毒剂。就这些，马上来吧！”

启造的声音虽然紧张，但说得十分干脆。

“还有救吗？爸爸！”

阿彻不安地看着阳子的脸。阳子被抬到家里后，一直脸色苍白，昏迷不醒。

“要是能知道服毒时间的话……”启造含糊其词地回答着。

医院的车来到后，马上给阳子洗了胃，当时已经过了八点四十。启造想，要是服毒没超过两小时，按理说是可以救过来的。想什么办法也要救活她。现在只有这一件事占据了启造的心。启造悄悄地给阳子诊着脉。

“不要紧吧？爸爸！”阿彻又问。

“心脏还没事，可是……”启造痛苦地闭上了嘴。两个护士坐在阳子脚下，她们注视着启造，准备随时听从调动。

拉开隔扇，夏枝走了进来。阿彻那尖利的视线射向了夏枝。辰子跟在夏枝后面，也走了进来。辰子默不作声地望着阳子的脸，她盯着阳子，一动不动，既不问阳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打听还能不能得救。

夏枝精疲力尽地耷拉着脑袋。何必要寻短见呢？夏枝觉得阳子服毒是对自己的一个讽刺，她在心里责备着阳子。如果说是可怜阳子，倒不如说她更在为自己着想。如果她就这样死去的话，人们会怎样议论自己呢？夏枝很担心这件事。

“遗书呢？”过了一会儿，辰子低声地问启造。启造稍微犹豫了一下，便默不作声地把留给他们夫妇的遗书交给了辰子。辰子以严峻的表情看着遗书。看完以后，她并齐长长的五指，捂住了自己的脸，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见此情景，一种悲痛之情，才开始涌上阿彻的心头。正在他痛苦不堪，想要出屋的时候，突然门口嘈杂起来。辰子悄悄地站起身，走了出去。门口传来了说话声。

“什么，喝药了？”走廊里响起了嗒呱呱嗒的脚步声，高木的说话声也越来越近。启造和夏枝突然抬起了头，隔扇猛地被拉开了。

“……”

高木叉开双腿站在那里，他那魁梧的身躯堵住了整个门口。启造不由得缩成一团，他觉得随便高木怎么责骂自己，也只有挺着了。这时，高木向前屈着身子，似乎要坐下，可他两手却扶在了榻榻咪上。

“对不起，都怪我呀！”

这时，北原也跟在高木后边走了进来。他一坐到阳子的枕边，就把一张照片放在了昏睡中的阳子面前。

“阳子，到底没出我所料，这才是你的爸爸和妈妈啊！”

人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北原拿着的那张照片上。刹那间，启造、夏枝、阿彻，辰子全都目瞪口呆。

这是一张男女合影的照片。女的穿着一身和服，和阳子一模一样，活象一个已经长到三十多岁了的阳子；男的也长得眉目清秀，看上去很聪明，戴着一顶菱形的大学生帽。

“对不起，都怪我呀！”高木又说了一遍。他颓丧地低下了头，继而又抬起头来问道：

“什么时候吃的？”说罢，他认真地看着阳子。

“时间还不太清楚。可能是早晨。”

“早晨？排尿情况怎么样？”

“不怎么太顺利。”

高木握着阳子的手，摸了摸她的脉。

“脉搏倒是挺正常。”

“啊！心脏还好，多少还有一线希望……”

启造只顾抢救阳子的生命，已经顾不得打听照片上的人了。

“什么时候洗的胃？”高木看了一下表，已经十二点半了。

“刚过八点四十。”

“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昏迷的时间可够长的了！”高木不安地瞅了阳子一眼。

“是啊！”启造忧郁地说。

“这个男的你认识吧？”高木从北原手里接过照片放在启造面前。

“好象在哪见过。”

“他是物理系的中村光夫呀！”

“啊？原来是中村光夫！”

虽然不是一个系，可中村光夫的名字，大部分的同学还都有所耳闻，因为他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中村光夫曾与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的三井惠子恋过爱。当时，惠子的丈夫在出征中。战争结束了，就在丈夫要回国之际，惠子怀了孕。无奈，俩人便来找高木

商量对策。那个时代，通奸是要判刑的，就是打胎，也有罪。高木便把惠子偷偷地送到自己朋友的产院里一个稍远的房间内，躲了五个月，安然无事地生下了孩子，这个孩子她就是阳子。

中村光夫曾说，孩子生下来后，他就去认领。可是，就在阳子生下来以前大约半个月，中村患心脏麻痹，突然暴卒。不久又接到了惠子丈夫即将复员的电报，迫不得已，阳子便被送到了婴儿院。

“正在这个时候，你来找我，说是想要那个凶手的孩子。那时，你辻口一口和我约定好了绝不让夫人知道这个孩子是凶手的。而且辻口你还说，要把‘去爱你的敌人吧！’作为你一生的奋斗目标，你还记得吧？辻口。”

启造被问得抬不起头来。

“我相信了你的话。我以为象辻口这样的正人君子，是会履行自己诺言的。既然如此，那么即便不是凶手的孩子，不管她是谁的孩子，我想你都不会歧视虐待的。”

阿彻把尖利的视线投向启造，听着高木的话。夏枝的脸在微微地抽动着，已经毫无血色。

“说老实话，我当时很可怜你夫人。把这样一个温柔的人蒙在鼓里，叫她抚养凶手的孩子，我当时就觉得辻口你这家伙也太残酷了。”

启造已经抬不起头来。

“因此，我才想把无处容身的阳子送给夫人来抚养。我恨辻口这小子，因为我还没有忘掉夏枝。”

听到夏枝的啜泣声，高木闭上了嘴。

“伯父，您怎么就相信了阳子是凶手的孩子呢？”遭到严重打击，一直畏缩着身子坐在阳子身边的北原，抬起头来问启造。

“因为我完全相信了高木。”启造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也相信了启造这家伙，以为他不会把凶手孩子的事告诉给夫人，会认真地实践自己‘去爱你的敌人吧！’这句诺言。我明

明知道人是最不可靠的，但我还是相信了辻口。”

正因为相互信赖，有时才演成了悲剧！启造在心里嘟囔着。尽管彼此互相信任，可结果是高木也好，自己也好，全都欺骗了对方。想到这，启造只觉得脊梁骨发冷。他心想，这里总还是有点差错，这绝不是所说的信赖。

人心莫测呀！如果站在上帝的面前……启造想，归根结底，高木也好，自己也好，都还不懂得什么叫站在上帝面前。看来，人的眼还是容易蒙蔽的。启造默不作声地握起了阳子的手。他又想，自己还不是一样，一直是自己在欺骗着自己。

这里躺着的这个人，才是从不欺骗自己的人，她以她那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人间，启造凝望着阳子微微张着的嘴角。这时，突然响起了夏枝呼唤阳子的刺耳的声音。

“阳子，你原谅我吧！”

辰子轻轻地搂着夏枝的肩，想把她扶出去。然而，夏枝却哭着紧紧地抓住了阳子的被褥不放。一想到把阳子错当成凶手的孩子，并一直怀恨在心，夏枝就觉得阳子和自己是那么可悲！

启造想，不管是我，还是佐石，不管是夏枝，还是村井，包括高木，中村光夫和三井惠子，是我们这些人把阳子逼上了这条死路。

启造现在才深切地感觉到：人们活在世上，彼此之间，有着难以料到的瓜葛，并互相伤害着对方。

夏枝被辰子扶着走出了房间，高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启造果断地把遗书递给了高木，只觉得自己似乎受到了裁判。他把写给北原的遗书，也从阳子的抽屉里取出放到了北原面前。

高木、北原各自看着遗书。阿彻在给阳子诊脉。启造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阳子。

阳子不责备别人，只责备自己而服了药。启造感到了自己没有受到谴责的痛苦，心想，我要是一开始就原谅了夏枝，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

“真太惨了！”高木手里拿着看完的遗书，嘟囔了一句。接着便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阳子仍然昏迷不醒。

一直要睡到什么时候呢？脉似乎越来越微弱了。

“快！维他康复！”

听了启造的喊声，阿彻和北原吃了一惊，不由得抬起脸来。

护士把注射针，插到阳子身上，阳子的脸一点反应也没有。

“吃了多少片？”高木满脸愁云。

“好象有一百片。看样子平时她就常用，究竟吃了多少也就说不清了。”

“是这样，这可真不好办了。”高木泄气地自言自语着。

“再早来一天，阳子也就不会自杀……，真悔恨死了！”北原的声音很忧郁。

“不能这么说。阳子这孩子，不管是谁生的，迟早会这样做的。”高木想起了方才看过的遗书里的话。

“会那样吗？”北原的神情，有些迷惑不解。

“可以这样说，对罪恶有这样强烈的意识感的人，不管是生在谁家，到头来，她都会抱着同样的想法。”

“不过，伯母要是不说那种过头话，她是不会寻死的。”北原气愤地说。

“这倒是。不过，阳子这孩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产生同样的罪恶感的。她就是这样的人。”说着，高木看了一眼启造的脸。

也许会那样。我考虑的是犯罪问题，可阳子却为犯罪的根源苦恼着。知道了自己是父母通奸而生的私生子，她也会苦恼，即便是清清白白长大的，她也会同样地感到苦恼，也许她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启造察觉到自己从来也没苦恼到阳子那种程度。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阳子仍然没有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人们渐渐地都不开口了。坐到饭桌前以后，大家也都默默地垂着头。

就这样，阳子一直昏迷不醒。令人不解的是，阳子的生命却一直延续到第三天头上。屋里只能听到输氧的声音。夏枝一直在哭哭啼啼地护理阳子，已经整整两个晚上没有合眼了，现在，她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北原和高木也是一直陪伴到今天早晨。天亮后，他们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睡着了。阿彻尽管经常打盹，但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阳子。辰子已经累得眼圈发了黑。所有的人，都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启造只是盼望着阳子能恢复意识，他一动不动地守护着阳子。然而阳子一直昏睡不醒。启造觉得自己和高木虽然都是医生，可现在却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希望。

"恐怕不行了！"

听到启造的自语声，阿彻仰起了脸。

"怎么不行了？"阿彻愁眉苦脸地问。

"啊！我倒希望能想点什么办法，把她救过来。"

听了启造的话，阿彻从衣兜里把戒指取了出来。泪珠滴落在蛋白石的戒指上。他轻轻地拉过阳子的手。

"阳子现在才明白了自己最怀念的人是谁。"

阿彻想起了遗书里的这句话，他把蛋白石戒指，戴在阳子那青白的手上。启造也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黑夜来临了。阳子的生命依然若断若续的。到了第三天晚上，夏枝和阿彻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俩刚刚迷迷糊糊睡着，又倏然自惊而醒。他们又看了看昏昏沉沉的阳子。可是，对阳子可能死去的恐怖，已经失去了实感，不由得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北原和高木多少睡了一会儿，今天早上显得有了点精神。启造头昏眼花，可他还是坐在阳子的枕边。能够采取的对策，都采取了。他觉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

"可能就是今天晚上的事儿！"启造自言自语着。

辰子端来了茶水，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阳子的头。

“睡够了，你可早点醒啊，新的人生在等待着你哪！”辰子小声嘟囔着。这时，护士来给阳子注射。每隔四小时，就要扎一次预防肺炎的青霉素。

启造突然一惊。他发现注射针扎下去以后，阳子的脸仿佛第一次感到痛苦似地抽动了一下。

也许还有救！启造摸了摸阳子的脉，虽然微弱，但脉搏是正常的。高木也急忙伸出手去给阳子诊脉。高木的嘴角浮起微笑。两个人面面相觑，沉着地点了点头。启造以祈祷的心情，看了一眼阳子那苍白的脸。

玻璃门咯嗒咯嗒地发出了声响。细听起来，松林也在随风鸣叫，可能暴风雪又要来了。

墨

有吉佐和子著

刘和民译

【译者按】有吉佐和子(1931～1984年)，是我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当代女作家，和歌山人，曾留学美国，也曾来我国访问，并在北京大学留过学。

有吉佐和子的作品大体分三个系列，一是描写日本妇女生涯的，代表作有《纪之河》、《有田河》、《日高河》三部长篇小说，统称为“三河故事”。内容主要是以她的故乡纪州为舞台，描写一代至数代妇女们的漫长生涯。写艺妓生活的《香华》，也属于这类题材。另一系列的作品是以日本传统艺人或历史人物为主人公，表达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美的憧憬。其处女成名作《地歌》就是描写一位三弦老艺人生活的。另外还有《出云的阿国》、《华岗青洲之妻》等。这里译出的《墨》，也是属于这一类题材。这类作品最能表现作家对女性精神世界刻划入微的艺术造诣。再一系列的作品则是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如，写美国黑人问题的长篇小说《非色》、写老年人问题的《恍惚的人》、写污染问题的《污染》等。

有吉佐和子的作品，既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有深厚的艺术韵味，很受读者喜爱。

三松老板进来时，春子正在对镜梳妆。女弟子心领神会，不待春子发话就把他让到她的起居室来了。

“您早！”

他声音那么响亮，镜子里的春子一愣。

“做得了？”

“好了。我想让您先看看再缝起来。”

“让我看看。”

“就在这儿看吗？”

“可以。”

春子脸上刚铺好底粉，还没抹胭脂，所以是雪白的。这在三松眼里有些异样，因此才叮问了一句可不可以在这摊开。春子每次看画好的衣料总是急不可待。此时她一转身，从梳妆台前的大坐垫上挪下身来，斜坐到草席上。

三松解开包裹，取出一件卷起的衣料，舔舔嘴唇望着春子微微一笑。可以看出，他作为洗染专家对这件成品也是十分满意的。

“快打开呀！”

“好好好。”

他收敛了笑容，刷地把衣料抖搂开来。那白色的丝绸象个活物，从他手里窜出去二米多长。

“真美啊！”

春子赞叹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坐得端端正正，双手放在膝上。送早茶来的女弟子见春子象在排练房里那样正襟危坐，倒抽了一口气，屈膝跪下。

三松抖开白绫，在草席上摆好前后身，两边是两只袖子，摊成一件和服的形状。这是织有小卍字暗花的白绫子。绫子的光泽带有阴影，是因为上面满满地画着墨笔的樱花。

樱花的每一朵花，每一个花瓣，都用或浓或淡的水墨绘成，妩媚多姿。成千上百的樱花在肩头、在右侧的衣袖和下摆处花团簇簇，或落英缤纷，或繁花怒放。整个是一色水墨，唯有花蕊处

用了金箔。但仔细看时，却并不是金箔，是用笔尖一个一个精心描上去的。当然，用的是真金。

“三松老板，好极了！”

“嘻嘻——。”

他极其满意，笑嘻嘻地望着席上的衣料出神。他从孩提时代到裁缝店学徒，至今已做过上万件成衣，但是真正打心眼里满意的大概也为数不多。现在他比定做衣服的春子还更惬意地陶醉于那水墨画的樱花。

“这件衣服穿起来准能好看吧？”

“那自然，这可是没比的。画得这么出色，纹花和绣花的东西都要逊色的。象那友禅染之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穿上可象个美人？”

“那得看是谁穿。”

“该死的！”

春子温柔地瞪了三松一眼，三松一本正经地向前挪了一步，说：

“说真的，若不是您这样的配穿它的主儿，我也不送来。老头儿也因为是您梶川师傅的衣裳，才呕心沥血画的。”

春子这位舞蹈家也很喜欢听人恭维。只见她笑逐颜开，这时才端起弟子刚才送来的早茶。茶恰好不凉不热，温润甜美。

“老大爷身体可好？”

“嗯。这件活他特别卖力。不过身板毕竟大不如前，不能过累了。这些樱花画完之后，据说老头还数了一下，有八千八百朵。我说你也真多事。他说一不做二不休，我再补上它八十八朵，连袖子边也都画上去了。”

“当真有八千八百八十八朵吗？”

“这老头儿是不说假话的。要不，可以让裁缝数一数。”

“何必呢，我也相信他。”

两人又默默地看了一会那块绫子。心里在想着同一件事。

“画这么多，也真够辛苦了。”

“他也说是累了。今天早晨我去取时，看他眼窝都塌下去了。”

“想必是。”

然后春子又深有感触地说：

“大概墨又磨掉不少吧。”

三松拉起那块绫子，开始往厚纸做的轴上卷。他默默地轻轻地转动轴棒，绫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又象个活物似的滑过席面，从三松的膝头爬到胸部，卷了起来。这使春子联想起印度吹笛人玩的蛇。也许是绫子的光泽和墨色相映，在她眼里变成了一条白蛇；也许是樱花使舞蹈家春子想起了《道成寺》蛇的故事。

三松走后，春子又对着镜子继续化妆。打底子的化妆油此时吸收了皮肤的温润，面颊发出闪闪油光。春子用无名指挑起一点胭脂膏，厚厚地点在眼睑和颧骨左右，然后用两手迅速摊开。镜子里春子的脸登时变得绯红。春子察觉到近来自己的化妆越来越浓艳了。

梶川派的师家多次组织小型舞蹈团出国演出，每次春子都作为主要演员受到邀请。即使是职业舞蹈家，除非是专门出堂会的艺妓，在日本国内是不必每次登台都化妆的。但是参加舞蹈团举行公演，就几乎每天都得浓妆艳抹。因此春子努力使自己相信已经习惯于使用白粉刷子。她努力使自己这样想，说明她其实并不是这样。

近几年来她才开始浓妆艳抹。年过三十之后，春子察觉到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保持往昔她颇有自信的容姿。她被邀请做舞蹈团的主要演员，无疑是因为她的演技和声望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但是，春子之外的那些舞蹈演员无例外地全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尽管春子长得年轻，但在演出期间同这些姑娘们一起生活，春子毕竟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姑娘们卸了妆露出娇嫩的皮肤，春子在他们身旁吃晚饭的时候，或者早晨起来在盥洗室

和她们碰面的时候，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皮肤和她们是不一样的。

老，那还是遥远将来的事。但是春子在化妆时已经隐约感到一种无形的恐惧，挑选化妆品也格外慎重了。她懂得了，浓涂胭脂之后往脸上扑的香粉过细或过粗都不合适；费了许多心思才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皮肤的。色调也从二十几岁时用的偏白颜色改为鲜艳的桃红色。因此化好妆后，春子的脸呈现艳丽的玫瑰红色。

抹眼角和眉毛的笔，她试过多种进口货，最后还是认为传统的桐黑最好。春子的头发和眉毛都是乌黑的，时下流行的带褐色染料和她那纯日本型的容貌不协调，因此她不能用带褐色调子或蓝色调子的化妆墨。她用上等的薄桐木片，劈成比牙签稍粗一点的细棍，用火柴点着一头。刚燃起火苗，不等它变成白灰就吹灭，用右手的指夹掐住使它凉透。然后就用这个墨直接描眉毛和眼角。这种墨，色调不过重，而且有光泽。由于墨的质地好，不伤皮肤和汗毛根。

镜中的脸上，眼睛和嘴唇现出清晰的轮廓之后，眼睛犹如一潭秋水，双唇就如待放的花蕾。春子最喜欢刚刚化好妆的这一瞬间。觉得自己是美的，这大概是女性最大的幸福了。春子用舌尖舔湿桐墨，一次又一次地描眉。

桐墨使她想起刚才那件墨绘的衣裳。不，三松走后她专心化妆的当儿也并没有忘记刚才看过的那件衣裳。这天早晨春子的化妆称心如意，心情舒畅。她又望着地下的草席出神，好象画着的八千多朵盛开的樱花仍然留在那里。

她心里在想着三松叫做“老头儿”、她叫做“老大爷”的那位老人。

春子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医生家里，又是独生女，自幼生活阔绰。喜欢讲排场的父母爱好舞蹈，便让她学了日本舞蹈。她就是由于这种机缘踏进这一行的。因此她穿遍了绫罗绸缎和各式华美

的服装。她认为不论在现实的生活里或者在舞台上，服装都是舞蹈演员的命根子，所以在穿戴上从来不吝啬金钱。春子和一个到梶川派师家门下学艺的男演员恋爱，因此被父母赶出家门，就在那时她也是不惜东挪西借添置衣服的。

春都代师傅的演出，好就好在富丽堂皇。单是长相漂亮不可能那么叫座。要知道，她在跳《松寿十年》的时候，是穿一身纹染的长袍的。

和春子年龄不相上下的年轻师家如此称赞她，不能不说是很中肯的。

然而她现在发现，她的手指已经不适合戴彩色宝石了，这使她愕然。她想，那些五彩缤纷的华丽和服岂不是和大型墨西哥彩色宝石一样吗？这样衣服穿在身上，绚丽夺目的色彩反而会喧宾夺主，显得低俗、寒酸了。

春子仔细捉摸，在舞台上，还可以用假发和化妆敷衍过去。但是靠近别人跟前的时候，岂不是连色彩鲜艳的碎花印花绸都穿不得了吗？可穿什么好呢？这个年龄太令人作难了。更主要的是，这个职业实在难选择合适的衣服。既不能穿得俗气，也不能象艺妓那样俏皮，又不能象酒吧女郎那样时髦。

最后，春子想了一个办法：把素净的衣服穿出华美的效果来。绛紫、桔红、豆沙、灰绿、结城的条蓝、萨摩的蓝底白花、仙台的曙红、紫红，这些植物的染料和传统的古典色，素中有艳，很合春子的口味。但是，做正经的和服总有些美中不足。更何况做演出服装，表演《地歌》还勉强，其它节目就都显得过分俗气，春子试过之后很泄气。

三松老板不愧是老于此道的行家，就在这时他出了一个好点子。

“颜色中最娇贵的是白色。白绸缎的寿命特别短，在衣箱里放上一年就穿不得了，怎样注意通风也要发黄的。要在颜色上做文章。穿得漂亮，非白色不可。再加上水墨画图案。这种衣服完

全不能脱色重染。师傅，再没有比白底水墨图案更高雅的了。”

他这主意与其说是专家的智慧，不如说是商人的生意经。但春子却觉得终于找到了她希求已久的东西。

“水墨画的确好，不过……。”

她还不大放心，因为用墨绘制和服，那就不是染色而是不折不扣的绘画了。更何况是在白底上画，描底样的线条最好也不用青花纸。如果可能，最好是请高明的画家画，画出笔锋气韵来。她不相信画染色底样的匠人有把握有胆量敢在白绫子上直接落笔。春子想起了很久以前她曾经定做过一件紫藤色底子上画常青藤水墨画的衣料。

“三松老板，那是不是也在你那里定做的？”

“我想想看，常青藤……，不对，我不记得订做过。”

“哦，是了，我想起来了，不是你那儿，请原谅。”

春子笑着，把她当年收到那件衣服时如何惊愕不止的情形绘声绘色地讲给三松听。

“简直是南瓜！全是些南瓜叶子。叶子象伸开的巴掌似的，挺大。怎么看也不象常青藤。往好里说，就算是葫芦蔓子吧。实在没法穿，只好送回去了，就算光买了一件衣带，可叫他坑苦了。……所以，水墨画怕是非常难吧？”

她话没说完，三松就想插嘴了。

“那您就放心好了。我三松是不干这种蠢事的。若没有画水墨画的名手我也不给您出这个主意。若不然先试一试叫他画一幅常青藤？”

“不要常青藤了。松、竹、梅，对了，画松好不好？”

“是会客的衣服？或者下摆里子也用绫子，就可以兼作演出服装了。只把前大襟的里子画上兰花，也用水墨，好不好？”

“你瞧着办吧。”

三松十分起劲，春子却没抱太大希望。因此这头一件的墨松使春子喜出望外。她自己十分中意，穿出去也没人不夸的。为了

在梶川派同仁的观摩会上跳一个新舞蹈，她又向三松定做了一件墨竹。

“还请上次那人画。”

“我懂。”

三松满意地送来成衣时说：

“下次画梅花吧。右边袖子加上红色，红梅、白梅、墨梅，就起个名叫兴之所至吧。”

“好得很！”

三松每次必定拉好下一次生意。

墨画的衣服，效果华美、百穿不厌。

穿着看，脱下来看，都令人爱不释手。有一次，穿上画着四君子(松、竹、梅、兰)的演出服装表演时，一位著名作家特地来到后台，称赞春子的衣裳，并且打听是谁画的。

那时恰好有位其它流派的舞蹈家正在为一位名画家给他画的礼服自鸣得意，春子越发感到于心不安，回家后马上打电话向三松道喜：

“请你转告那位师傅，说今天大石先生对他的画非常欣赏。”

“是吗？老头一定非常高兴。我没告诉您，其实今天老头也去看演出了。”

“是吗？在哪儿？”

“就在舞蹈剧院。他问我是什么人近来接二连三定做水墨画的衣裳，我告诉他说是您。他说他在电视上看过一两次，但是一定要亲眼看看您在舞台上的演出，我就给他弄了张票。”

“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很想见见他。”

“真的吗？”

“大家都夸说好，我应当见一见他，道个谢呀。”

“那太好了，老头也一定受感动的。”

“你总说老头、老头的。”春子也来了兴致，“他年纪很大吗？”

"是的，已经七十出头了。"

"哟！"

"现在已经养老了，只是因为爱好做一点。画水墨画再没别人能超过他的。所以，我们店里是硬抓着不放请他做的。不过老头也说，他为您画可以尽情发挥，近来很起劲，所以才要看您的表演的。"

"为什么不早让我见见他呢。"

既然人家这么肯出力，为了今后再做衣服也一定要见一见，春子的口气带点埋怨味道，三松诚惶诚恐地说：

"请您原谅！那我领他来一次好不好？"

"这也可以。他住在什么地方？"

"日暮里。"

"在下谷吧？坐车去没多远，我去好了。"

"师傅，您真地要去？"

"是真的。我也想看看他的工作室。既然是专门为我画衣裳的地方，从礼节上说也该去看看，你说是不是？"

"这可太不敢当了。"

这电话打了很长时间，拜访的日期、时间也都说好了。第三天春子就和三松一起驱车来到日暮里。春子自幼娇惯，养成个脾气，要做什么非马上做到不可。

车在狭窄的道路上东折西拐，春子向来不辨方向，现在更弄得懵头转向，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了。就在这时，三松说："到了。"

三松先跳下车，打开春子那边的车门。

乱糟糟一排小房中间只有一家的大门是崭新的格子门，样式挺讲究。门牌也是新的，可以认出是"前田"二字，但草书的写法挺别致。春子想，画家的字有其独特风格，这名牌大概也是这家主人自己写的喽。春子想起，他已经画过十多件衣裳，可是哪一件也没署上作者的名字。如果是绘画或者书法，必有落款，然

而在衣裳上作画却不让穿衣服的人知道作者的姓名。

"你好！我把春都代先生领来了。"

三松高声喊了一句，打开大门。里头的门厅挺小，从这儿往里望，看得出是一所相当旧的老宅子。可能是不久前只把大门重新修了一下。

大概三松事先有话，老人已在等待，此时他快步走了出来。

"欢迎，欢迎！"

施礼，他抬起头来，肃立不动的姿势使春子不禁一惊。她想起了在梶川派舞蹈团体的领导人当中也有这样极讲究礼法的人。但是这位老人是不可能学过舞蹈的。

"请进！屋里很脏，请您委屈一下吧。"

老人上了年纪，很疲，但是个高个子，因此直起腰来在前头带路时身子是晃晃悠悠的。走进里间大一点的房间，坐在薄薄的座垫上之后，春子还在纳闷：这么个细高个子老人刚才在门口相见时怎么会那样有气魄呢？

"这儿就是您的工作室吗？"

"是，不……，若说工作室，这整个屋子都象是我的工作室。房子小，没办法，而且画整幅画的衣裳占地方，我又喜欢把衣料全铺开画。"

老太太端着托盘送来茶和点心。茶杯和碟子都是粗瓷，但是玉露茶味道很好，色也好，点心是有名的"虎屋"糯米豆沙包。大概是知道春子要来，特地到赤坂或者银座一带去买来的。然而春子感触最深的是，那位估计是前田老人妻子的老太太那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本来个子就矮，又抽缩得皱皱巴巴，坐在高个子老头身旁，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止不住发笑。

"欢迎您光临！谢谢您对我们的照顾。啧啧，多好的美人啊！"

老太太瞪大眼睛，眼圈发白发湿。根据她现在这个形象，春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她年轻时是个什么样子。她甚至想，人老成

这个样子，大概也就不怕老了。

前田幸吉既不向春子介绍他的老伴，也不制止她无礼貌地欣赏和夸奖春子。他似乎根本没把妻子的存在放在心上，春子觉得怪可笑的，心想结为夫妻，天长日久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如果说可笑，这个家庭里确实有一种轻松的气氛，使初访的客人也毫不感到拘束。画那么严肃的水墨画的人住在这么个家庭里，也是春子始料不及的。幸吉说整个家里都是工作室，的确也是这样：到处放着旧的花布样子，柜子笔筒里插着几只毛笔，绷底料的撑子上绑着几十条黑线绳，这些东西中间放着一台十七寸电视机。

“听说您到辉扇会来过？”

“可不是，我从没画过水墨画的演出服，更主要的我是想观看一下您的舞蹈，所以才去的。”

“多谢您帮忙，四君子图案评价很好。有人还特地到后台来看呢。衣服好，把我的舞蹈也抬起来了。”

“岂敢岂敢。您是舞蹈名手，才显得衣裳也美了。这是我亲眼看过了的。下一件牡丹我要加把劲哩，哈哈！”

这可不是有口无心的客套话。幸吉用赞叹的眼光望着坐在眼前的梶川春都代。他进入印染行业已经五十年，记不起五十年来画了几千块衣服。工作起来，每次他都是一丝不苟，一件件全神贯注地去做的。因为他做功太细，同事中间很有些微词。实际上他年轻时也的确因为过分精雕细刻，作品常常流于匠气。在实行师徒制的这个社会里，他向有师傅资格的画匠学习定色技术，也付出了倍于常人的心血。他对事物领会得慢，因此对师傅和老板的话总要刨根问底，这也遭人厌弃。但不管怎么说，他回顾漫长的一生，却没有一件活漫不经心和偷工减料，这是他深可自慰的。

水墨画的技术是幸吉的独创。象所有喜爱绘画的人一样，幸吉虽是个匠人，也尝试学过一点日本画，还拜师学过南画的基本

技法。但是在画绢上作画用不着定色。用蛋黄研墨是幸吉琢磨出来的特殊定色法。它和用水研墨不同，蛋黄体重，运笔时就不能象一般作画那样。这样，就必然产生一种把蛋黄粘性考虑在内的运笔方法。一般说来，和服上的水墨画缺少气势，比如常青藤变成了南瓜，就是因为笔被蛋黄滞住手不应心造成的。

"这里就有我一个决不外传的秘诀了。因为是您春都代师傅我才肯讲。用柠檬，只消一小滴，滴下去就行了。"

"哦？挤柠檬汁吗？"

"对。不能多也不能少，这个分寸不好掌握。滴下之后蛋黄就不粘了，画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这些技术问题，舞蹈家不会感兴趣。这是他绝不外传的秘方，今天却滔滔不绝地和盘托出了，这无疑是由于他今天不知不觉地过于兴奋的缘故。

幸吉看过春都代表演的那天晚上也异常兴奋，没有睡好。说起来也太糊涂，他工作了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想到他画的衣服是给女人穿在身上的。春都代的表演是非常美的。即使不是幸吉，任何人也都会惊叹不止。使幸吉激动、使幸吉年迈的肉体受到震撼的是，这位美人身上穿的衣服是他亲手描绘、制作的。不，他的激动还不单纯是由于春都代是位美女，而是这位美女穿着他亲手描绘的衣服跳舞。他看到了，他的的确确地看到了画在白绫上的松、竹、梅、兰吸收了梶川春都代女性的生命，衣服本身放射出生命的光辉。

这种喜悦使风烛残年的幸吉感到愕然。他仿佛感觉到春都代的生命沁到包裹她身体的衣服上，又如一股暖流流过笔尖，流过他枯瘦的手，流入他枯瘦的身体，并在他身体跳动。他坐在观众席上四肢酥软，闭上眼睛。

幸吉不过是一个染色工匠。年轻时候，他的地位不允许他只拣自己喜欢的活做。现在有时也不得不根据裁缝的要求做些京都的友禅染色一类的活。但是幸吉认为他最拿手的是水墨画。象用

笔尖仔仔细细地涂染料的活一样，水墨画也不能象南画那样一气呵成。衣服上水墨画的浓淡并不是墨本身的浓淡，浓的地方是在同一图案着墨多次描出来的。在画稿上描画多次仍须保持运笔的气势，这就是技术。幸吉年轻时使用过多种颜色，有时迷上橄榄绿，有时迷上葱心绿，有时又醉心于枣红，偏爱过多种颜色。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他就认为只有墨才是色中之王。他以为墨并不是只有黑这一种颜色的浓淡。

幸吉曾经按照三松的主意，为春子画墨梅时不得不加上了红色，那时他内心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既然用了墨就无需用红。有用墨勾勒的白梅如用墨涂满花瓣的梅花，那就是红梅；只用墨一色，红白就都有了。他一面画一面向老伴发脾气，说：要求画上白、红、黑三色，地地道道的外行话！哪个国家里有黑色的梅花？

春子这次拜访幸吉，对幸吉过去为她绘制的几件衣服发表她的感想时说：

"几件衣服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梅花。松和竹虽然是墨画却是柔媚的，用它们郁郁葱葱的叶子包裹我的身体。梅花虽然是花，却有英武气概，穿上觉得浑身是劲。所以在跳素舞《八岛女官》时，效果好极了！"

听她这么一说，幸吉知道他在作画时倾注到作品中的感情竟然在春子丰满的肉体上引起共鸣，他越发激动了。

今天春子穿的是一件飞白碎花衣服。绛紫色的底子上用或疏或密的细小十字形花纹构成大块的几何图案，仿佛紫色底子上腾起柔和的烟雾。她的衣带是不久前幸吉交给三松的白地横纹缎带，水墨画的海棠花格外艳丽，而系衣带的丝绳是朱红的。这绝妙的配色，只有舞蹈家才能做到。

幸吉兴奋地谈着，眼睛却不时地瞟春子身上那条衣带。春子见他这样，颇为得意地笑笑说：

"今天我是试新装。衣带不错吧？"

向绘制这条衣带的人眩耀衣带，这不是有意讨好又是什么？幸吉感觉仿佛在他认为已经干枯了的肉体深处忽然涌出一股清泉，堵在他的胸口。

春子的容貌是端庄的，她的笑却那么豪爽，幸吉仿佛看到一朵大玉兰花突然开放，香气逼人。一口痰堵在喉咙，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这衣带您系着很合适。”

木偶戏艺人以有名贵的偶人为最大快乐，舞蹈教师最重视著名舞蹈演员；同样，对幸吉来说，梶川春都代也就是他在漫长人生道路上等待已久的合作者。

幸吉提出说：“您看看我的墨好吗？那是我的宝贝。”

春子以为，象舞蹈家适应各种舞蹈的需要而准备许多把扇子一样，幸吉所说的墨也一定是他搜集的各种墨了。但是她估计错了。幸吉站起身走到隔壁房间——那显然是他的工作室，屋里乱糟糟的——随便伸手从架子上拿出来一个桐木小盒。盒盖上的字已经脏得无法辨认了。

“这是三十岁那年横下一条心买下来的，已经用了四十年了。虽然我用时省而又省，现在也磨得只剩下一丁点了，墨上的款也已经磨掉，没法给您看了。”

他喃喃地解释了半天，大概是因为打开盒之后，自己也觉得拿这么东西给人看有点不好意思了。

三松探出了身子。他已和幸吉交往很久，但这却是第一次看到他的墨。

包墨的那块紫布，脏得很，乍看象块破布。上面除墨渍之外还沾了变黑的金粉，脏得实在厉害。

幸吉的手指，证明了他工作的岁月——象吸烟人的指头那样变成黄褐色，尽管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仍然浸透了黑色。肮脏的手指颤抖着打开那块破布，露出一个泥球似的黑块。

“哟！”

春子本以为墨是比牙签盒长一些的四棱四角的东西，现在看到眼前出现的是这么个形状，又费了这么大劲才拿出来，这一声“哟”也就兼作她的赞誉之词了。

“从前是挺大的吧？”三松问道。

幸吉一只手离开那块墨三寸左右，比量出原来的尺寸：

“是的，有这么大。”

“请让我瞧瞧。”

春子伸手连同那块紫色的破布一起拿起墨来，象欣赏珍贵古瓷似的，正襟危坐，双肘放在膝上，小心翼翼地观察它的形状。研磨的部分磨成平面，只有这里发出亮光。其他部分全是乌的，却有一种令人爱不释手的魅力，春子惊奇而且感叹地感觉到墨的颜色原来不是黑的。它的形状又那么富于自然美。春子眯着眼睛想象它原来的形状，那大概是象孩子们漫无目的捏成泥块那样不加修饰的墨块吧。

“好香！”

幸吉惊奇地看到春子在嗅墨的香味时，她的举止竟同搞“香道”*的人闻香时一样。

一般人看墨多半是不知好歹，从布里直接抓起来，用指头摆弄来摆弄去。这会使墨的主人十分伤心，因为谁都不愿意让别人这样粗暴地摆弄自己的珍贵物品。而且指尖的油沾到墨上也会影响在衣料上绘画的效果。然而春子对待幸吉的墨是极有礼貌的。幸吉望着春子出神，心想：有教养的人毕竟不同。幸吉确信春子十分理解这块墨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墨返回到幸吉手里之后，他便迅速地用那块紫色破布包好，又放进盒里。他动作这么快，是因为发现三松也要伸出手来。幸吉决心除春子之外，绝对不让人再碰它。

不等三松开口，幸吉又抢着开口说道：

---

* 香道：如同“茶道”、“花道”那样的一种养性之道。

“这块墨是东京大地震之前弄到手的。那时我刚三十来岁，活儿也不多，花了一百八十　，这可是一笔巨款啊。我是挪东西借才凑够的。”

“一百八十　……。在大地震前这可的确是一大笔钱呢。您那时的心情确实是什么都豁出去了。”

“大地震时我也只抱着这块墨逃了出来。那时墨还长得多，上头题款的金色还没全掉净，字还能认出来。”

“墨的名字叫什么呢？”

“方于鲁。什么意思可不清楚。不过据说在唐墨之中也是有讲究的。不知有多少次书法家要跟我分这块墨呢。”

幸吉颇为得意地作了解释。

“方于鲁。真难懂。当真是唐墨吗？”

“鲻鱼的鱼籽干不是叫‘卡拉斯密’吗？就因为形状象唐墨才那么叫的。”

“可不是。”

“用过这个墨，日本的墨就碰都不想碰它了。色调、香气都大不一样，画出画来自己看着就觉得手艺退步了。用这块墨时我是舍不得又舍不得，一点不敢糟踏，可是已经用了四十年了，方于鲁的脑袋也磨没了。”

“给我画那些全身都是花的衣服，大概用掉了好多吧？”

“是，是这样。……不过给您画，我是一点不心疼的。”

许是有些不好意思，幸吉抚摸着那个桐木小盒，沉默了半晌，忽然压低声音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话：

“这块墨用完了，也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

说完之后，幸吉抬起头来嘻嘻地干笑了几声，脸上的皱纹也开了。他的话那样严肃，却笑得那么庸俗，前后判若两人，春子为之一惊。随着时间的推移，春子心目中留下的前田幸吉的印象，就只剩下此时的那句话和那笑声了。

墨用完时，大概幸吉的生命也要结束了……

三松从幸吉那里取来水墨画樱花的衣服，径直送给春子。春子说：

“墨又磨掉不少吧？”

顺口说出这句话时，春子心里想的并不是画过八千朵樱花之后用掉多少方于鲁，而是在惦记着所余无几的幸吉的生命。因此三松默默把绫子拖过去卷了起来。

用桐木炭笔描过眼角，放回原处之后，春子松了一口气，伸开腿舒舒腰，望着刚才放白绫子那块地方出神。

可能由于黑白的强烈对比造成深刻印象，春子仿佛看见地下席子上仍然留有它的影象，有时还黑白颠倒过来，好象看见黑色绫子上漏出一朵朵白花。

厨房那边响起了电话铃声，春子才清醒过来。

“梶川先生的电话。”

“是少师家？”

“是。”

梶川猿寿郎直接打电话来，照例是谈出国的事。春子已经知道是什么事，因为他事先暗示过。春子站直身子接过话筒。

不出所料，是通知决定要她去中国，而且下月初就走。

“怎么这么仓促呀，不是说秋天吗？”

“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决定的。最好原定的成员都去，希望你务必参加。”

“遵命。……不过，少师家……”

“什么？”

“中国，是不是就是共产党的支那？”

对方的电话里那位师家笑了。

“演出服装是不是不能用太鲜艳的？”

“那不必过虑，平素什么样就什么样好了。因为这是日本舞蹈代表团。”

“原来是代表团……。”

美国和欧州她去过两三次，但是访问共产党国家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春子心里十分不托底。春子生活在一个保守国家中最保守的狭窄社会圈子里，对新中国可说是一无所知。而这次并不是以梶川派的名义，是以日本代表团的名义去的，由不得三十七岁的春子不感到紧张。

提起日本代表团这句话，马上联系到刚才那件樱花衣裳，这也说明春子的年龄。她向师家问过节目单的内容，说是有《道成寺》选段。这天夜里春子打电话给三松。

“突然决定要到中国去，下月一号就动身。”

“这么急？到支那什么地方去？”

“现在不叫支那啦，三松老板，叫中国。”

“对不起。打仗的时候我在中支呆过，所以……”

“真的？说是公演，以北 京和上 海为中 心，广东 也停留一天。”

“那太好了！服装您打算怎么办呢？”

“就是为这个给你打电话的。那件樱花的衣裳把袖口和下摆多絮点棉花，说不定要当上衣穿呢。”

“怎么，您不用它做演出服装吗？”

“就是。”

“原来是这样。老头可是当演出服做的，所以袖长画得比较短。”

“哦。”

“赶画一件牡丹好不好？这是支那，不，是中国的国花。”

“对，好主意！”

水墨画牡丹和服做好送来，已是春子动身前一天的晚上。出发前一直在师家那里进行紧张的排练，春子也没好好试一试就叫弟子装进行囊了。

因此，春子到北京之后才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件衣裳。他们下榻在豪华的北京饭店。在饭店的一间客房里，春子从皮箱里取出

牡丹衣裳，抽掉绷线。

“真漂亮！”

同房的舞蹈演员看着摊开在床上的牡丹花样，极口称赞。

“我也是第一次看，是不错。”

春子不愿表露自己得意的心情，只高兴地说了这么一句。

这天晚上对外文化协会举行欢迎宴会，代表团一行花团锦簇，春子的和服在这当中特别出色，水墨画的效果极好。中国人惊叹中国南画技法竟在现代日本和服上发挥得如此美妙，莫不交口称赞。春子作为主要演员，大长了身价。

“老大爷，多亏您了……。中国人这么夸奖，您也一定会称心的吧……”

春子倒忘了感谢三松，本来是他提出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叫幸吉赶制的。以后她每次穿这件水墨牡丹衣裳，想到的都是幸吉感激幸吉。

对于所谓红色中国的想象，使守旧的舞蹈家春子在这次旅行中服装一概从俭，尽量不穿得花花绿绿，带的服装多是水墨画的牡丹、樱花等等，不料这反而显示了主要演员的气派。且不说在代表团中受到中国南画画家访问的只有春子一人；在酒席之间人们也专和她谈论绘画，人们还以为她格外关心中国的南画呢。可惜春子并没有这方面的造诣，在这种场合往往是应对无词，内心里不免有点发慌。

“画这个画的并不是画家，是画衣料染色底样的匠人。他懂一点画，但不是专门学画的，也不画山水。不过我见到他时留下印象最深的是……。”

春子介绍了幸吉的情况，也谈到他四十年前以“从清水舞台上跳下去”的决心买了一块唐墨。

翻译打断她的话，问道：

“清水舞台是什么意思？”

少师家从旁解释说：

“这是一句成语。清水舞台是京都清水寺的舞台，耸立在一个很高的陡坡上。从这儿跳下去不是有生命危险吗？就用这句话比喻下最大的决心。”

不知翻译翻成了一句什么离奇古怪的中国话，引得中国人哄堂大笑，连连点头。

一位老人走近春子说：“唐墨在中国也是很贵的。”

“现在买还能买到吗？”

“找一找还能有。不过完整的是没有了。不是磨掉了一半就是剩下不多，或者是已经裂了的。”

“什么地方卖呢？”

春子不觉探出身子。因为她想起了幸吉的那块小得可怜的墨，想起了他“墨用完了我这一辈子也就到头了”的话。便有些发急了。

“有家叫荣宝斋的文物店。您可以去请他们特别帮帮忙。”

这位好心的中国人仔仔细细教给翻译，到了荣宝斋该怎么说。

日本舞蹈团在北京的日程很紧，不演出的时候师家带头领他们参观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甚至没有机会观赏北京风光和吸一吸北京效外春意盎然的新鲜空气。到长城去的那天晚上也穿上演出服跳了一场。师家特别积极，听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历史悲剧、风土人情之类，就转身对春子说：

“你在秋季的梶川派大会上跳一跳怎么样，春都代师傅？”

他已在热心地考虑舞台装置和艺术指导了。

看过绍兴戏《天仙配》影片的那天晚上，他把春子和其他三两个弟子叫到自己房间，兴奋地同她们谈了很长时间，研究创作新的节目。

“咱们这位少师家，真陪不起他……。”

尽管都十分劳累，可年轻姑娘们还是在午饭之后匆匆跑到街上去，拍些照片，买些小东西回来互相欣赏。这些时候春子就明

显地意识到自己体力减退，心中不免恐惧。

“这有什么奇怪的。春都代师傅节目多，又都是些重头戏。买什么东西您只管说，我们替您买好了。”

“好罢。”

年轻姑娘们买回的东西中她看什么好就叫她们再买一份。有一次，有个造形很好的白玉，就从她们手里买了过来。只是她想，唯独荣宝斋非亲自去不行。

去上海的前一天没有演出，晚间的宴会之前有很长一段空闲时间，春子这才和师家一起到荣宝斋去。

这条街上有好几处专门卖古董、古墨的商店，其中门面特别大的一家便是荣宝斋，经营书画、纸张、颜料、笔墨。师家买了印泥装到各式印盒里，又买了几百张极讲究的宣纸签谱，说是回去之后写感谢信用。

“我想要唐墨。”

翻译懂得春子的意思，跟店主谈了半天。

“他说唐墨是数量极有限的珍贵东西，店里是不摆出来的。就是说，是非卖品。这里摆着的也都是古墨，多半是清朝的，质地也很好。是不是您挑选一些？”

“清代的墨我要买。你再求求他，能不能卖一块唐墨，我要送给替我画衣服的师傅。”

春子这天穿的是碎白花家常衣服，恰好衣带是那条画着海棠花的。

“对了，你告诉他说，就是要送给给画这个画的人。这个花就是用唐墨画的，上头的题款。是方于鲁。”

这位翻译从到北京的欢迎宴会时就跟着春子，早已熟悉幸吉的墨之事，便向荣宝斋的主人仔仔细细地作了介绍。

对方听到方于鲁这个名称时，瞪大眼睛看看春子，又仔仔细细地把春子的衣带端详了一番，对翻译说了些什么。

“他说方于鲁是唐墨中的名墨，想不到日本也有方于鲁，他

很吃惊。”

然后又嘟囔了几句便到后屋去了。

翻译回头望着春子笑笑说：

“看样子他可能给您拿来。”

一会工夫，店主人捧出一个红色的盒子。

这是一个古旧的朱砂雕漆，刀法图样都极精美。这些天来春子每日只往返于饭店和剧场中间，很少有机会缅怀古老的中国。她极有兴致地看着荣宝斋主人打开盒盖。北京的街道是新的，建建物也是新的，很多事情出乎春子的意外。除了饮食之外，她感受不到自己到了中国。这天见到荣宝斋的主人，才觉得接触到了她所想往的中国。

盒里有数种古墨，嵌在糊着古锦的木框里。

“这都是唐墨。”

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也有的就象幸吉的那块那样只剩下一点点了。最大的一块有二寸来长，金箔已经不象，但仔细看时墨的下端还可以认出一个“万”字。

春子离开旅馆时随手带了一叠棉纸放在衣带后面，现在便拿出来，轻轻地把墨放在棉纸上。荣宝斋的主人也同幸吉一样对她举止如此内行得体感到惊奇。春子原来也是想放在手帕上的，但是怕手帕的香水气染到墨上，而且也妨碍嗅墨的香气，所以才用了棉纸。

荣宝斋主人搜集的墨，形状不一：有的同幸吉那块一样象小孩子捏的泥球，也有用木型打出古筝形状的，还有用复杂的曲线构成菱形的。有的正面有小字的诗文，有的隐约可见唐代的风俗画。然而这些墨都与清代墨的精雕细刻不同，古朴粗犷，使人想好到是唐代人用他们的大手掌、粗手指加工的。

春子对翻译说：

“你求求他看，能不能把这块卖给我。你再说说看。”

春子也真行，不但硬要从这几块珍贵的墨中买一块，而且偏

偏要那块最大的。翻译又不便劝她买块小的，只得婉言恳求店主人，但看他的表情是没有多大信心的。不过，因为是远方来客的强烈恳求，他也是很认真的。

荣宝斋的主人沉默了片刻。他有着汉民族典型的宽大额头和大眼睛，但显得苍老和老成持重。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看着春子那条海棠花的衣带，对翻译说了几句话，又炯炯地望望春子。

"他说送给您，为了画那幅画的人。"

"谢谢您，谢谢您！"

春子用她刚学来的中国话致谢，荣宝斋的主人大为高兴。

"他说您说得很好。您会说中国话他很高兴。"

荣宝斋的包装纸是白色的，上面用绿色印着荣宝斋的字号和一首难懂的汉诗，还有简单的图案。新中国纸张奇缺，东安市场等处都没有象样的包装纸。唯独这里与众不同，有他们独特风格的包装纸。春子看主人亲自包那块唐墨，悄悄地问翻译：

"不知多少钱？"

"啊？"

"价钱是多少？"

"他说是送给您的。"

"那怎么可以？这东西很贵呀！"

"这是他自己收藏的，不是卖的。他也没法开发票。"

春子想起，在中国不论哪个商店卖什么东西，都标着国家规定的价格，而且都开发货票。她再次要求翻译：

"你还是问一问好。硬要买人家的东西还不给钱，那多不好意思。"

这时师家捧着包好的印泥挤了进来。

"唐墨吗？好极了，我也要买呢。"

然而店主人停下包装，急忙盖好那朱砂雕漆盒子。翻译笑笑说：

"他说不卖了。"

“遗憾遗憾！”

宗师苦笑一下也就不再纠缠。翻译把刚才春子的话说给荣宝斋主人，他只说了声“不要”，摇摇头，就不再提这事了。

荣宝斋主人包好唐墨，正面看着春子的眼睛，又指一指衣带，说：

“这是两千年来的友谊。”

翻译向春子传达了他的话。

在回旅馆的车上，春子问师家：

“唐墨有二千年的历史吗？”

师家告诉她：

“二千年是说日本和中国的友好历史。荣宝斋主人说的不只是唐墨。”

春子想：这下送给幸吉的礼品也有了，一块石头落了地。

把这块珍贵的墨送给幸吉时，他会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的。他不是说过，那块小墨用完，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吗？现在，用完那块就可以接着用这块了。从他的笔端又可以产生几件、几十件水墨画的衣服，他也会继续活下去。

送礼时能找到最适合对方的东西，是再高兴不过的。春子为她自己对幸吉的好意深感欣慰。

荣宝斋主人所说两千年的友谊这句话，尽管师家作了解释，春子并没有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但是她想一定要把这句话说给幸吉听。别的不说，两千年这句意味着长寿的话，她觉得一定会对幸吉不太长久的生命有很大鼓舞作用的。

三松到羽田机场来迎接春子。

“受累了。听说这次出访很成功，我向您祝贺！”

因为这不过是例行公事的客气话，春子并不答他，开口便道：

“我带回来墨了。”

“啊？”

“是给老大爷带回来的唐墨。”

“唐墨？那太好了。老头一定高兴。”

“放在皮包最底下，明天你来拿吧。”

“好的。唐墨。老头可不知怎么高兴呢。亏得您想得周到，我先谢谢！”

三松象他自己的事似的欢喜得了不得，第二天不到中午就来了。

春子把早饭和午饭并作一顿，正在吃饭。好久不吃日本饭了，自家的咸菜和酱汤格外可口，春子当着三松的面添了好几次饭。

“我的饭量不错吧？”

“很好。我们这些人到了夏天，生意不行，身体也就不行了。”

“中国已经是盛夏了。”

“唔，不知水墨画的服装效果如何？”

“对了，对了。”

春子匆忙呷下一口茶。

“我务必得再见见老大爷，把这话告诉他。到处都说好极了。”

她原只想对三松略提一提，但是说起来越说越起劲，终于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荣宝斋里那段，她讲得那么详细，甚至使人怀疑她再讲第二遍时还能不能说得那么有声有色。

“我很快就把这些告诉老头。他一定非常感激的。”

“本来想亲自送给他，讲给他听，一则我也太累了，明天起又要忙起来，就请你代我问候吧。”

春子把在中国的这段事讲过一遍之后，想再会见前田幸吉的心情就不那么迫切了。虽然还是初夏，但今年热得早，师家打算在天不大热之前大张旗鼓地搞一次归国汇报演出，兴致极好，打今天起就找来作家、作曲家，在研究《天仙配》舞蹈化的问题。可以说她已经没有时间到幸吉那里去，也没有时间请幸吉来从从容容地叙谈了。

但是幸吉这方面丝毫没有什么不满意。他当然知道春子访问中国，并曾为此硬拚着给她赶制了水墨牡丹。但是多少年来幸吉从来不曾从穿衣人那里听过对衣服的评价，所以作梦也没想春子还能对他讲讲中国之行。因此当三松老板突然跑来，进门就喊："前田师傅，前田师傅，春都代先生给你带礼品来了。"幸吉当时还摸不着头脑。

三松老板大概是为了故意让幸吉吃惊，进屋就自己动手打开荣宝斋的纸包，摆到幸吉面前。

"唐墨！"

幸吉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响声，伸出两手把墨接过去。但那手是颤抖的，抖得连墨的形状也看不清楚了。

三松把春子讲过的水墨画服装在中国受到的赞誉以及她在荣宝斋买墨的经过，添枝加叶地学说了一遍。说话当中幸吉不住地点头称是，可是，他并没有仔细听。他只是在感动。这一切，他并没有料到，完全没有料到。

幸吉珍藏的那块方于鲁，收藏的方式也象个珍藏品的样子：紫色的破布，摸脏了的桐木匣，都那么煞有介事，很适合装那块古墨。相比之下，现在幸吉手里这块唐墨虽然也古得很，却包在一张新纸里，纸是硬的，沙沙作响。幸吉久久地拿在手里看个不够。他只是在感动。他没有料到，完全没有料到。

墨上的款是什么，三松没有说，幸吉也没有问。幸吉感动的不在于墨的价值，而在于春子在遥远的北京城搜寻到它的事实。对幸吉来说，春子的存在到任何时候都是穿用他的作品，并且赋予它生命的人。幸吉自知，自从那次目睹梶川春都代的演出之后，他片刻都不曾忘怀。行将枯竭的自己的生命从春都代的肉体中吸取了精气，化作水墨画的服装翩翩起舞，占领了整个舞台，这情形，幸吉为了他自身的缘故也不会忘记的。幸吉想，用这块墨，是的，就用这块墨，还要给制那样的服装，还要继续为梶川春都代绘制舞台服装。

幸吉目不转睛地看着墨上那个“萬”字，直到那字象怪物似的张开翅膀向他飞来。“萬”什么呢？“萬”字下面该是什么字呢？现在当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幸吉昏花的老眼却觉得他确确实实看到了下面的字。那是个“华”字，而且是用幸吉未见过，任何人都未见过的龙飞凤舞的字体写的。为什么不呢？幸吉几乎深信不疑，这个字的字体一定和梶川春都代的舞姿一样。

古墨的名字或者题款，决不会有什么“萬华。”但是幸吉少深信不疑。他想，在这个“华”字磨掉之前，这块墨该画过多却花呢？

在中国，这块墨决不会象幸吉的方于鲁那样用于绘制衣服；墨的主人肯定是只用它写字的。然而幸吉却想入非非，并且把自己的想象信为事实。在幸吉的眼里，墨的背后浮现出无数种千姿百态的花枝：水仙、百合、茶花、山茱萸、玉兰、棠棣、杜鹃、苎环、丽春、芍药、紫藤、铁线莲、蝴蝶花、蓟——在这块只有一个“萬”字的墨的历史上盛开着幸吉所能想象的无数种鲜花。

“老婆子，你去给我跑一趟，老婆子！”

老伴耳朵背，幸吉已经习惯大声招呼她。不过近来他自己提高嗓门也有点吃力了。

“快去取一疋最高级的罗纱来。快些，我等着用。”

幸吉自己也到近处去买鲜蛋。有一家不是职业养鸡户，鸡是养着玩的，可能由于饲料好，这家的鸡蛋蛋黄用研墨粘度非常合适。幸吉总夸他家的鸡蛋，这家人也欢喜，对幸吉是有求必应的。

他打算为春子再画新衣，酬谢她赠墨之情。春子刚从中国回来，三松也没接到她订作新衣的要求。但是幸吉自作主张要为她挥毫作画。

这年夏天比往年热。或者应当说，蒸笼似的三伏天气来得特别早。正常的健康人也吃不消，城市里到处是汗臭气味。春子公演完毕立刻逃到轻井泽的避暑地去，只领着弟子们练练功夫，过

得还算舒适。不过今年轻井泽也没逃掉酷暑的袭击，好些夜晚热得难以入睡。幸亏梶川猿寿郎一则访华演出这件大事刚刚结束，二则《天仙配》委托别人作词作曲尚未完成，无法排练，所以这个夏季也只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所以春子接到“征集会”时已是脱掉纱衣换上单衣的时节。

这位少师家在高尔夫球场上晒得黑黑的。在中国得来的种种感受，经过避暑地的一段生话，在高原的新鲜空气中练得更纯净了。

“秋季要举办一次素舞大会。靠新奇的舞台装置和华丽的舞台服装搞大型节目终归是毫无意义的。要凭实在的功夫。这样，就掺不得半点假，大家都会专心苦练。新节目只 搞一 个《 天 仙配》，不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不拿出来公演。”

春子自然没有异议，表示完全赞成。师家提出表演素舞时她就已拿定了主意：我要用水墨画、用水墨画的服装表演。

画什么花呢？就请他用那块墨画吧。幸吉肯定不会用春子赠送的墨为别人绘制衣裳的。

“我回来了。”

春子快步走进门时，看见脱鞋的石板旁摆着一双黑皮鞋。

“三松老板来了。“

“哟，这可是巧了。我就是要给他打电话跑回来的。”

春子的声音象个中学生那样快活，径直跑进起居室。残暑未消，春子是穿纱衣出来的。可是三松老板却整整齐齐地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坐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

“好久没来看望您了。”

“你不是到轻井泽来过吗？用不着这些客套话，不要见外嘛。我告诉你，今天师家讲了个好消息：秋季要举办一次素舞大会。这才正合我意呢，因为穿水墨画服装的春都远在北京都打响了。再请老大爷画一件，就用那块墨……”

春子兴致勃勃，连珠炮似的说下去。但是还没等她说完，三

松便低声说：

“那老头，他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时候死的？”

“十来天了。”

“怎么不早告诉我？”

“咳，糟糕的是正赶上我出门到关西去了。我是出殡那天才接到通知的，怎么告诉您呢？”

“哦，他死了！”

此时春子正在兴头上，满心想找幸吉设计一个新图案。现在她岂止是失望，只觉得浑身无力，象丢了魂一般。难道那块唐墨没能延长幸吉的寿命？难道幸吉果然和方于鲁一起结束了生命，正象他自己说过的那样？

“他这个年纪，不能过累，我是轻易不勉强他作活的。可是整个一夏天老头自己一直在画，而且全都是水墨画……都是给您画的。”

“真的？”

“他画了两件罗纱的，两件绫子的。不过有一件绫子没画完，半道上就倒下了。”

“什么病？”

“不是病，是老死的。也许是中风吧。说是死的前一天头脑、说话还很清楚。”

“……”

“老头画这几件衣料是为了报答您的心意，实在叫人感动。我赶快做好拿来了。这也算是对死者的祭奠了，请您过目。”

三松打开纸包，先铺开一件罗衣。领上肩上都没有图案，只在下摆处密密实实地挺立着一排盛开的葵花，有白的，有淡墨的，有浓墨的，各色不一。在园中草木都气息奄奄之中唯独葵花不畏盛夏傲然挺立——图案表现了葵花的这种气概，十分令人叹服。

“老头早点说给我，今年夏天就可以派上用场了。现在只好

放到明年了。”

三松在惋惜，春子却只顾感叹，一语皆无。停了片刻三松又打开第二个纸包，说：

“我考虑，一件衣服让您穿也太可惜，自作主张作了一件里面都用一样料子的夹衣。这种花是夏季不是春季开，虽然勉强一点，九月里还是可以穿的。”

这是一件夹衣，在白色的罗上罩一层黑纱，论季节是可以和单衣同时穿的。上面的纱和下面的罗重叠在一起，罗上的图案朦胧可见，或如木纹模样，或如渲染的图形，时隐时现。在衣服最富有表情的地方——肩头、衣袖、尤其是离下摆近处，开放着一簇簇大朵的绣球。三松也不曾料到罗的水墨画上罩一层纱竟产生如此美妙的效果，绣球花看上去是那样绚丽多姿。

春子感叹地说：“美极了！”

“还有呢。”

三松颇有几分得意，连忙打开最后一个纸包。这一件是有底花的绫子上大胆地画上了花车。上面装饰的花簇并不是通常的秋季特有的七种花草。春天的、夏天的、秋天的不分季节，繁花似锦。莫说春子，就是三松看着也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牡丹、樱花、红蜀葵、紫茉莉、菖蒲、仙翁花、紫葳，直到牵牛花，都用细腻的笔致，净墨一色，或浓或淡，画得华美绚丽，仿佛可以嗅到浓郁的芳香，令人心醉。如果要给这衣裳起个名字，恐怕谁也想不出比“百花齐放”更合适的了。

三松默默地看着春子，似乎在等待她要说什么。

春子茫然若失。她过去生活的岁月和今后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光，以毕生精力让一个女性的生命尽情开放出艳丽的鲜花，如何能比得上这件衣服上那么多的鲜花呢？因此，春子感到自己被征服了。这件衣服是不能轻易穿用的。舞技不纯熟的演员穿它，会被衣裳的份量压垮的。想到这里，她参加秋季演出大会的斗志更加昂扬了。春子感到幸吉的生命发出了音响，流进了她的全身。

春子老不开口，三松似乎等得不耐烦了。

“听说老头留下遗嘱，说不要把这块墨烧掉。据说是那块方于鲁只剩下指头尖那么一小块，已经放进棺木火化了。还活着的老太太跟我商量，说把这块墨供在佛龛里也不合适，莫如还给春都代师傅。您若是觉得犯忌也不好，不过我姑且把它带来了。”

方于鲁曾包在一块紫布里的。春子赠送的这块荣宝斋的墨则是包在用上等白绫缝制的一块小方巾里。看来是用完之后曾经仔细地揩拭干净才收起来的。绫子几乎没有弄脏，发出刺眼的亮光。绫子的底纹是卍字形的，上面画着松竹梅花。

春子从三松手里接过来，轻轻地打开。那块墨画了那么多的花却没有磨掉多少。仔细看时，“萬”字已经没有了，只隐约剩下了一个“竹”字头。

“禺”字有没有什么含意呢？春子想了一会儿，却没有想起，只联想到“寓”、“遇”、“隅”这些字。春子记得，她曾偶然听说过“寓”字有暂居的意思。

“我收下了。”

春子这话是说给三松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她想，如果那位老人的执着之情还留在墨上，的确有几分可怕。但是为了穿好那件百花齐放的衣裳表演舞蹈，必须把这块墨的精神时刻铭记心上。她觉得手上的墨忽然沉重了。又觉得在那残留的“竹”字头上看到了幸吉对生命的依恋。

蜗　牛

田边圣子著
徐甲申译

【译者按】田边圣子(1928年～　　)，日本当代女作家。生于大阪，1947年毕业于樟荫女专国文科。尔后，在某批发商处就职，同时参加了同人杂志《航路》的工作。1956年，以《虹》获得大阪市民文艺奖，1958年创作《赏花》以后创作了大量广播剧、电视剧，其中《伤感的旅行》曾在日本获奖。此外，还有女表作《鬼们的声音》、《鱼在水中、女在家中》等。

都筑只要一想到他家的事，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会乐得抿不拢嘴儿，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满足。

生活里有了乐趣，能不高兴吗？

使他这样高兴的是家里的事，但又不是发生在家庭成员身上的事情，既不是另娶了新妻，也不是新生了大胖儿子。

他高兴，不是在家庭“内部”，而是在“外壳”。

他们家的房子又改建了！简直就跟新盖的一样，造得漂亮极了，连院墙带大门，全部焕然一新。

都筑认为，这回真正成了一幢青瓦顶、二层楼——气派十足、象模象样的住宅了。

这一带，打从前就是个雅静的住宅区，往那儿瞧都是一行一行新盖的宅院。所以说，都筑现在这所房子尽管很豪壮，但却也并不十分显眼。可不是吗，这回可总算不那么显眼了，过去呢，是寒酸得显眼。

一点都不夸大，都筑真感到自己的人生又充满了希望。

男人到了四十四，总算盖起一栋请什么样的客人到家里来都不会觉得脸红的体面房子。虽说这里或许有点爱体面的虚荣心，但是，都筑确实打心眼儿里希罕这种高墙大门十分讲究的“豪邸”。对他来说，这样的房子就象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可爱。

自从少年的时候起，他就憧憬着郊外那种有大门的西式住宅，多少年的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

比较而言，都筑倒是喜欢家里热闹一点。他在家里也总是喜欢动动这摸摸那的。总的来说，他这个人是属于喜欢絮窝作巢那一类的。所以，在这方面，说他有些女人气也不是不当。

新房里的木头发出浓郁的清香。当他在爽静的起居间认真地审视着四周的一切，或站在门前仰视着朝阳威严光芒的时候，他居然流出了欢喜的眼泪。

都筑俨然成了一座城堡的主人。

说真的，能走到这一步，他也真吃了不少苦头。从前的那个家，小得就象个交通警察的岗亭，而且又破又旧，实在不象个样子。

十来年前，当他买到了大阪府零售土地的时候，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为了买这块土地，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盖起来的房子就是那样的小。但对于那个时候的都筑，已经把那房子当作自己的金楼玉殿了。当时，他心疼钱，便自己动手钉了个大门，院子也没有布置，就那么撂着。那时根本也顾不上那些了。再说，十年前，整个日本也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四周有不少空地。空地上长满了大片大片的野草。

仅仅是十年之间，这一带简直全都变了，电车直通到市中心，站前商店大门前边原先是一大片空地。就象一眨眼工夫似的，这

里便都排满了高级住宅。都筑的眼都看花了，每当他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房子。

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在男人里面，也有对房子丝毫不感兴趣的。

有一次，都筑请自己的同事矢代到家里做客。临走，送他上车站，他特意绕了个远，领着矢代看了一条盖满了各式漂亮住宅的大街。

“怎么样，你瞧这房子？西班牙式的吧？中间的天井还是个小院子呢。多讲究啊！准是请了哪位专家给设计的，你看，人家的门灯有多亮！”

矢代听了都筑这些话，只是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声：

“嗯。”

“这儿，这儿，你看，好家伙，可真不得了！”

都筑的嗓音都变了，拉着矢代朝对面的拐角走去。

那是一座地道的日本式的建筑，用“豪邸”两个字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他甚至都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到底是哪个庙里的大菩萨才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庭院深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树墙一直向远处延伸过去。种植在门内的竹子临风摇曳。这种真正的日本式建筑，格调多么高雅！哪象用预制板盖的洋房那么单薄？

“听说是一色的桧木材料，这还了得吗？你瞧这院子一共有多少坪*？你知道吗？听说住在这儿的，是个食品公司的经理。要叫我看，就这么原封不动地开个兼营饭店的旅馆也一点都不含糊！”

都筑一个人激动地说个没完。矢代脾气好，也想尽量做出受了感动的样子，但却终于只说道：

“我对房子什么的没多大兴趣，是好是坏，也弄不大明白。”

*坪：日本面积单位。一坪约合3.3平方米。

据矢代自己说，不管住的房子怎样，他全都不在乎。过去，他的老娘领着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一大家子八口人都挤在一个小公寓里，那样的日子他也体验过，所以，尽管妻子也是总想盖新房，但他总觉得无所谓。

在矢代看来，都筑为什么要为别人的房子那么动感情呢？什么西班牙式的建筑啦，什么一色的桧树啦，关他什么事呢？真是有些不可理解！

而都筑对于矢代无感于自宅建设的态度也是觉得困惑不解，那种岗亭似的窄巴房子有什么意思呢？谁叫自己这双眼睛瞧见别人家的房子了呢？自己没有，还不兴替人家高兴高兴吗？

总有一天要把房子彻底改造一下，这梦想一直在都筑的心中缓慢地燃烧着。

正好，在这个问题上他老婆和他是英雄所见——略同。

都筑和他老婆保子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经过相亲之后结的婚。所以，不能说关系就那么特别好。保子与都筑是远亲，女方那边主动提的媒。结婚之后，都筑觉得这个女人脾气不好，既好胜、不服输，又固执、不知足，还动不动就发火。

过去，两口子吵架吵得也挺厉害。不知道有多少次都闹着要分家了，但他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陆陆续续地买了地，又生下了两个孩子，不知不觉地十六七年就这么过来了。到了现在这个岁数，连吵架都嫌耽误工夫，所以也就各自做出一些让步，和平共处了。

每当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的时候，都筑就说是老婆的责任，老婆则说是都筑的责任，互相也少不了叮咄几句。但总的来说，他们也就那么凑凑合合地过着。

再说，都筑的工作比过去也忙多了，他当上了大阪南区一个机械公司推销科的科长，每天很晚才回家，早上忙得一边看报一边吃早饭。连慢声慢气地和老婆说话的时间都腾不出来了，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能够引起吵架的原因了。

并且，他居然还发现了他老婆也有与他意见一致之处。

关于大儿子上中学的问题，都筑打算叫他进教育大学附中，老婆正好也是这么想的。

随后，老婆顺便提出了房子的改建问题，都筑对此也点了头。

“吃的穿的稍微差着点，别人谁知道呢，可住的要不象点样，我心里就总觉着矮人一头。”

这是他老婆保子的主张。

保子这个女人，嗓门虽然挺高，但是身材又瘦又小。年轻那会儿，相亲的时候，都筑看她长得这样小，觉得她真是个又可爱又可怜的美少女。可不是嘛，手指就跟那捏面人捏出来似的，看着叫人那么喜欢。

今天怎么样啦，别说是个什么美少女了，简直成了个拿铁丝儿弯出来的小瘦人了，一身的骨头，还挺硬梆。你想让她主动地认个错、服个软儿什么的——这些本是女人应有的柔顺之处——可在她身上是连影子都见不到。她就会整天扯着嗓子训人。

都筑对他这位“铁丝”老婆早在十多年前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但也就这么将就着过来了。他深深体会到，对女人，可不能只看外貌。女大十八变嘛！这一点是决不可以忘记的。对此，矢代也有同感，他说：

“可不是嘛，女人是非变不可的。但是你说她们能往哪儿变呢？我看哪，她们是孙悟空七十二变，变来变去，改不了那个猴脾气。”

都筑在十六七年前所看到的保子那双美得无法形容的小手，如今虽说依然很小，可让人看着却极有力量。事实也是如此，在她那些又细又小的手指头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什么开罐头、起瓶盖、按图钉啦，干这些事的时候，简直都不费吹灰之力。

“用那双小手卡脖子的话，恐怕也不用费事！”

都筑只是在心里偷偷地这样想过。

他与自己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关系并不怎么好的“铁丝”老婆

的趣味相投之处，看来是表现在培养子女、改建房屋这些方面，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他们在处世哲学上的一致性。

可以说，他们俩都把“衣”、“食”、“住”这三个字的重点，放在了“住”字上。

老婆说：“顶要紧的就是房子。管你手里有多少钱，总是住在便宜的公寓里，那就是下贱人的嗜好，让人瞧不起。只有自己盖的房子才是知识阶级的象征！”

“可不是嘛！”

虽说都筑也觉得把这说成是什么知识阶级的象征有些过于夸张，但因为他自己早就抱着这么个希望，所以他不能不表示赞同。

同时，都筑还是个十分顾面子的人。这一点，两口子也挺象。

孩子嘛，要送重点学校；房子嘛，要盖得阔气。

“照我看哪，你是上班的人，衣服穿得讲究点，那是个脸面。我和孩子们穿一般的就行了。街上卖的现成衣服，我穿着就挺合适，花钱买那么贵的干什么，多余！”

“不错不错。”

“吃饭上面，只要有营养就行了，萝卜咸菜就挺不错，我觉着它好吃。”

“是啊是啊。”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妇唱夫随呢？这也确实没法子，因为都筑就是这么想的。

都筑是属于亲身经历过战后的贫困，并将这种贫困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的一代人。在吃饭上，他是绝没有什么挑拣的。公司里请客，他也得去参加，可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平日里，他对于粗茶淡饭丝毫不在乎。他这个人，烟还抽上几口，酒是一滴也不沾的。

在这方面，他的老婆和他也大有相似之处。

她是奈良的一个老式大户人家的女儿，所以在吃饭方面就并不那么讲究*。

她娘家的房子大得不得了，四周环有细细的濠沟，如同大户豪门家筑起的城堡下面的护城河。院墙连着院墙，望不到尽头。领地之内有大片的树林，那树林里错落地露出点点的房舍，这些都是他们家的财产。

在都筑前去拜访的时候，他的大舅哥为了使屋里透透亮，一扇一扇地将防雨窗打开，居然用了三十多分钟的时间。因为他的父亲死了，他这个长子便自然地成了一家之主。

“这灯笼原先是药师寺里头的。”

小舅哥指着院子里一个极普通的石头灯笼说。

“这是白隐禅师的字。”

又指着待客间里挂着的一个条幅说道。

“这次有一个百货公司说要摆展览，来跟我借二三十件日本名窑伊万里的老窑瓷器，实在是麻烦透了。”

大舅哥的屋子里，净是些有来历、有讲究的瓶啊碟的，多得都绊脚。听说，光为给这些古董编目录，就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他没有别的工作，看着一片山林，守着祖上传下来的这些财产，这就是他的活计。

到了晌午，大舅哥亲切地留都筑吃饭。等到一坐下来，端上来的却就是一碗大和名餐——茶粥。看来，这家人家中午饭也喝稀粥。

要说菜呢，就是大拇指头大的一块咸芥菜疙瘩，还有一碗掺了几根面条的淡而无味的大酱汤。这顿饭，吃得都筑肚子里是叽里咣当。

要说这位大舅哥，也是名门大学——庆应大学出身，可是一回到奈良的乡间，便套上一件能遮住膝盖的和服夏装，下面穿上一条又肥又大的露着半截腿的衬裤，成天擦抹着祖上留下的这些盆盆罐罐上的尘土，美滋滋地喝茶粥，过起与世无争的太平日子

---

* 奈良老式家庭，一般都十分重视住房的体面，而在饮食方面则十分节俭。

来。

也许是兄弟姊妹太多的缘故，保子和都筑结婚的时候，并没有举行什么象样的仪式，草草地就把喜事给办了。新娘也没有带来什么压轿钱，倒是把她们家的朴素茶粥精神给带来了。

每当都筑不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保子和孩子们也就蘸着酱油吃点开水烫的红根菠菜完事。

在花钱方面，她也非常会算计。

所以，要论勤俭持家，都筑对老婆真是没有二话可说。

保子就用结婚时得到的财产再加上平时励行节约存下的款项，买上了土地。

就在那间窄巴房子里生活的日子里，他们生下了两个孩子。而这房子也就跟着变得又脏又旧了。

打从去年起，保子就时不时地考虑起制定第二步计划的事了。那便是，将原来的平方改建为象样的二层楼。

“左邻右舍都是些高墙大院，就咱们是个平房，又小又寒酸。大儿子说，等到上了中学，他也要一间自己的屋子。”

“我还想要一间书斋呢！”

听都筑这么一说，老婆从鼻孔里笑出了一声：

“哼，反正你每天回来也都挺晚，还有工夫进书斋？”

每当听到这种不容反驳的腔调时，都筑禁不住要发火。这回是老婆例外，她似乎也感觉到了男人的书斋便是他们的梦想，于是便认真地给予了考虑：

“那样的话，是放在二楼的儿童室旁边好呢，还是在一楼的客厅旁边？”

“一进门的地方得这样……”

“那个地方得那样……”

两口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认真地商讨了起来，好象关系本来就挺不错。老婆兴奋地说：

“院子里栽的树，咱们就从奈良家里的山上挖几棵来好啦。”

“我那大舅哥能不能给还是个问题呢！”

“怎么？”

“太小气！”

“才不小气呢！”

一说到她娘家人的缺点就该吵架了，但大体上还算说得过去，所以两口子吵了几句嘴也就拉倒了。

这回翻修房子，既指望不上奈良方面给出钱，他们自己又没有存款，结果决定跟公司里借。

公司里有住宅资金贷款制度，职工们盖房差不多都要靠它。都筑请自己的好友矢代做了借款的保证人。

正好矢代也说家里要翻修房子，便又请都筑当了他的保证人。矢代还说他老婆娘家那边能出一半钱，看来这回可以盖一栋相当阔气的房子了。地点就离都筑住的那条街不远，那里是一片新开的住宅区。

“我们家的事，由我老婆全权受理。”矢代又接着说，“费那么大的劲儿盖它干什么？说实在的，有间预制板的房子不就行了嘛！”

他只要一想到盖房子时那些麻烦的手续，就觉得头脑发胀。

这位矢代，在衣、食、住三项，是把重点放在“食”字上。

“那家饭馆的火卤面好吃极了！”

“鲸鱼菜是这一家的最好，价钱便宜，味道鲜美！”

他告诉都筑的净是些这样的事情。

都筑却并不怎么喜欢在外头吃饭，这倒并不是说他的味觉不发达，公司方面招待客人，需要交际的时候，该出去吃，他也出去。可你要让他独自一个人站在那挂着红灯笼的小吃摊子前面，或者去钻那种街头小饭铺的门帘子的话，那简直是没门儿。

当然，就是把重点放在“食”字上的矢代也并不上什么高级大饭店。他只是寻找那种物美价廉的小饭馆。比如早饭吧，他就

经常在车站里面的擀面铺站着吃。*

他常常对都筑说：

"我吃过这么多地方，比较起来，还就数车站里头那家的汤最鲜。"

总而言之，矢代是一个讲究实惠不徒虚名的人。他是公司里的总务科长。

梅田新地那家叫"阿丰"的饭馆，也是矢代发现的。都筑常常随着矢代到那里去。这位重点放在"住"字上的都筑也觉得只有这一家小馆的东西吃着合口，常年守着自己"铁丝"老婆的都筑，连这里那位长得又白又胖的老板娘也看着那么顺眼。切成一段一段的煮好的芋头、豆楂和辣椒叶做成的小豆腐、醋渍台巴鱼肉、炖鰊鱼等等，都是都筑特别爱吃的小菜。因为这都是地地道道的大阪过去的商人家做出来的味道。

没把"食"字放在重点的都筑，就是想吃点类似这样的东西。为此，他也跟保子说过。保子却没好气儿地硬是不给他做。甚至连打算做和学一学再做的余地都没有，依然保持她那种奈良茶粥老作风——如同白水煮裤子一般地没有味道。或只给他做点放几根面条的清汤寡水的大酱汤吃。

最使都筑感到不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居然也都习惯了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于是，都筑也就死了那份心，不再向保子提什么要求了。想吃的时候，就上"阿丰"去解解馋。

矢代也不指望家里给他做这些吃的。他们家的饭菜完全是迎合孩子口味的。

"我们那口子不是做些大油大腻的东西，就是弄些粘乎乎的、象给断奶孩子吃的面糊糊之类的东西。我对那些什么蘸上奶油或者用白葡萄酒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吃不上口！"

据说，矢代的老婆非常善于烹调，但却只按自己的口味来做，

---

* 日本许多街头小吃铺不设坐位，客人在柜台前立食。

完全不管矢代喜欢不喜欢。

“干什么事都得花工夫才能干好，就象寻找这样的饭馆，虽然得费点时间，但到底是好吃。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我告诉你吧，就象那大河里自生自长的鲇鱼啦，菜园子里结出的新鲜黄瓜啦，那玩艺儿带着脆生劲一嚼，那才香呢！”

“我说，那些自生自长的天然食品现在可都挺贵啊！”

听都筑这么一说，矢代不愿意了。

“你四十来年拚着命地干哪干哪，吃上这么点好东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不对吗？你又不去玩女人，成天价一心扑实地干活，吃这么点还不是应该的吗？再说，我说的这些东西，也不是非得去什么高级地方才能吃着。就是在这样的茅屋草舍里吃才有滋味。我真想躺在破榻榻米上，一边望着大圆月亮一点一点地升起来，一边喝着酒，那该有多好！”

总的来说，矢代是一个内心世界很单纯的人。而都筑尽管不会喝酒，但也还是用嘴一点一点地抿着啤酒，陪着他喝。这情景叫人看着也觉得怪有意思的。

“不然的话，有个大院子也行，但是那些碍手碍脚的花草树木都统统不要，不是喜欢土地吗？就让它那么不遮不盖地露着不好吗？”

“你是说要住那种拿竹竿子当立柱，用茅草盖顶的房子吗？”

“可不是嘛，望着月亮，吃着鲜黄瓜、烤鲇鱼什么的，那有多美！”

“简直成了神仙了！”

都筑这么应着声，心里却感到一阵不好意思，他突然觉得自己竟是那么无聊，宁愿穿破烂、吃咸菜，整天喝稀粥也得住上漂亮房子，这不是满身的虚荣味儿吗？

他离那种住在茅舍里一边嚼脆鲜黄瓜一边赏月的风流雅趣可真远得很呢！甚至可以说望尘莫及。

然而他又想，自从少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地想要一幢自己

的漂亮二层小洋楼，或是和式、洋式结合的既有大门又有院墙的那种高级住宅。到如今，为了这理想，已经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撅着屁股干到四十多岁了，难道住住这样的房子还不是应该的吗？

都筑的家早先在大阪的商业居住区里头，开着一间土产品杂货店，住的房子也是个后改造的老店铺。二楼非常低。他从小就讨厌那种四周都是拉门、白墙式的旧房，他曾憧憬着什么时候能有一幢自己的漂亮房子。由于战火，那栋老房被烧掉了。战争结束后，全家搬到了郊外。那年月，日子都过不太平，也就把什么高级住宅的事丢在脑后了。

现在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要盖新房的念头，已经并不是空想了。把那岗亭一般的窄巴房子升它一级，来个突变，变成一栋象样的宅子，这种可能已经出现在眼前了！

保子也同样地热衷于盖房子。一个小钱儿一个小钱儿地死扣着攒钱，可也真是帮了都筑的大忙，所以，管它是什么“铁丝”老婆、什么别的老婆的，对都筑来说，反正得说是个好老婆。

“吃香的喝辣的，也就在经过嗓子眼儿的时候舒服那么一阵儿，对不对，我说他爸爸？”

“可不是嘛！”

“再说，吃好的，就光是自己一个人过瘾，人家谁能夸你呢！谁能替你高兴呢？有了房子可就不一样了，既能给儿孙们当个财产留下，又能叫别人看了羡慕。”

“对、对、对、”

为什么他们说得这么投机呢？大概是处世原则一致吧。反正做为两口子来说，至少比矢代那一对更融洽一些。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和矢代都为了盖房互相打了保票。后来都筑才发觉公司里的职员们一个个的都是你给我、我给你地互相做保人。结果呢，都象被拿着一条看不见的大绳子给五花大梆地捆到一块儿，谁也动不了了。

“咱公司的人，哪个也别想离开！”

“可不是嘛，想挪动也挪动不了了。”

矢代表示同意。

“我说，就是开贺年会的时候，那些年轻人们也都老实多了！”

“自从有了这贷款制度、按月往回扣钱，就没有人敢再跟头头们顶嘴了。”

“可不是嘛！”

“过去，敢跟部长吵架的也不少见，那时候，这帮家伙精神头也真足。”

“还有个小子喝醉了酒，把咱公司的大干部给揍了，结果，辞了职，走人，了事。”

“这会儿你再打打试试，让那分期付款给拴上了。你一个人惹了事，就非得给旁人添麻烦不可。”

“仔细这么一琢磨，你瞧，这不是政府的圈套吗？用这么个分期付款的制度，把老百姓那点精神头儿都给弄没有了。”

“真他妈的坏，这不是张开网叫你们往里跳——剥削咱们的自由吗？”

“唉，话是这么说的，可要是没有这东西，你还不是得干瞪眼，什么事也办不成吗？”

这是两个人最后得出的结论。

和矢代闲谈的时候总是这样，不着天不着地，没完没了地乱扯，反正也得不出什么象样的结论，只不过是把话都说出来，痛快为算。可是都筑对自己的重点主义似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并没有对矢代说。老板娘阿丰这时插进嘴来说：

“分期付款就能把房子盖起来？可真了不得！让我看，矢代先生和那种茅屋草舍还真挺相配。都筑先生呢，看来是个住漂漂亮亮小洋房的主！”

他们的心里完全都被这老板娘看透了，这女人的眼光真够厉害的。

盖房这件事，说起来是累不着舌头，可等实际动手盖起来，也真的折腾了好一阵子。事到如今，都筑心平气静地回想了一下，包括他自己在内，全家人可都忙得够呛。那阵子，正好赶上他们公司的事情多。他和他那个歇斯底里的"铁丝"老婆不知道有多少次都吵到了快要动手的地步。人人心里都急得象着了火。当时，建筑公司的、盖房子的木匠们，他那个"铁丝"老婆，还有都筑，四个方面刀对刀、枪对枪地吵成了一个圈。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汗毛还直往起竖呢！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都筑这会儿，正百感交集地享受着这大功告成之后的平静。

这新家，看多少遍都看不够。两个儿子也因为有了自己底子，乐得不得了，叫了许多朋友来玩。都筑在班上的时候，常常替这新房担心：儿子是不是会招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来玩；他那个整天就知道拚命又扫又擦的"铁丝"老婆是凭着那一身的歇斯底里的犟劲，会不会把那墙啊、柱子什么的擦出什么伤来？

实际上，都筑这种独自一人的甘美的陶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很快地，来参观这改建后新宅的人们象潮水般地涌进了他的家门。

如果光是两个儿子的伙伴、老婆在"学校与家庭教育联盟"里的朋友，倒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反正都在白天来，到晚上就都回去了。

问题是，亲戚们也都赶到这儿住来了，而且主要还都是老婆娘家的人。

都筑在这房子改建的当儿，就曾为了把他的老母亲接到自己这里来住，叫人家宽宽绰绰地设计了一间八个榻榻米的和式卧室。老婆也说，在家当姑娘的时候，住大房子住惯了，无论如何也得有一间和式大客厅。

都筑的母亲一直在他大哥家住。大哥家是在高级公寓里头买

的一套房子。虽说他们两口没孩子，把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倒也没什么不便的地方，但因为都筑的房子带着院子，所以老太太跟他说："到底还是能见着土地儿的房子好哇，等你的那个宽绰房子盖起来了，把我接到你那去住吧。"

他的母亲真心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都筑弟兄四个，除了大哥之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新房落成的时候，姐姐一家子和弟弟一家子都开着车到他这儿来了。

一进家门，大家伙都热热闹闹地向他们表示祝贺，交口称赞"这房子盖得真漂亮，你可真不简单！"

先是看了那期地地道道的和式屋子，又看了挂着大吊灯的客厅，又看了一进门左手的都筑的书斋……看着看着，渐渐地都把嘴闭上了。先是弟媳妇不说话了，接着，他姐姐的脸也阴沉下来了，弟弟好象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口来。只有他姐夫人缘好，一直跟他无拘无束地说着话。

"中午饭在这儿吃了走吧，我叫她去准备。"

"不啦，反正是开着车来的……"

弟弟他们谢绝了都筑的挽留，起身要走，可他的两个孩子却看着各处都新鲜，只顾着往四处跑着玩了，全没有回家的意思。保子原跟在后头，紧盯着他们的行踪，连声喊着：

"啊，这儿不能碰！那儿不能摸！"

保子那金属般尖锐的声音极自然地流出来，那么纯熟：

"哎哟，看给我弄脏了，别碰它，上这边来：不行，不行，那边可不是你们去的地方！"

每当听到这喊声，弟媳妇就慌忙地跑过来，对孩子大声训斥道：

"不许碰！你们给弄脏了怎么办？你们不知道人家这家有多么干净吗？"

都筑听了这话，总是觉得有些指桑骂槐的味道。

虽说这次翻新旧房，都筑并没有从自己本家亲戚们那里得到任何一点什么援助，但他还是一再挽留道：

“就在这儿喝杯啤酒吧！”

然而，弟弟他们也就只喝了一杯茶水就都回去了。这大约是他们都知道保子做饭的手艺不怎么样。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对这幢“豪邸”抱有一种反感。都筑似乎亲眼看到，平日关系并不怎么好的姐姐和弟媳在这个时候却拧成一股绳，叽叽咕咕地说着这新宅的坏话。他们俩虽然也都想盖上一栋独门独户的房子，但是目前还都住在公寓大楼里。

都筑的老母亲也坐着大哥的汽车来看了一趟，但也只是十分羡慕地到那间和式房间坐了坐，并没有张口说要住在这里，完后，便匆匆地回去了。

这主要是因为都筑的老母对保子的歇斯底里确实是有些怕。

大嫂的性情和顺，与这老人家合得来，尽管房子窄一些，可是住在这里心里舒坦。

总而言之，都筑的这幢漂亮房子是盖起来了，但却好象把他那边的亲戚也全都给得罪了。只有他大哥问了他一句：

“这分期付款，每个月得扣多少？”

听他说了个数后，又说：

“是嘛？那可真够你瞧的！还得注意点身子，别叫它给拖垮了！”

如同前来换班似的，都筑那边的亲戚刚一走，保子的表兄弟和他们的孩子们紧跟着就来了，而且还要在那间和式房间里去住。

好象在都筑不知道的情况下也在那儿住过。

都筑晚上一回到家里，看见进门的台阶下面净是一些不熟悉的鞋子，心里便犯嘀咕：怎么又来了！

这一阵子，都筑下班都很晚。有一天，都筑到半夜十二点了，才坐着出租汽车回到了家。谁知进门一看，又摆着数不清的鞋子。

这回不止是个“又来了”的问题，而是他的整个脑袋都“嗡”

地响了起来。

家中虽然很静，大约都已睡下，但不知何故却仍然可以使人感到有许多人的存在。人身上的热气直往他的脸上扑。

八个榻榻米的和式房间里也象有人在睡着。里面不断地发出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而且还能听到连不成句的哼哼声、鼾声、呻吟声、轻轻的咳嗽声、梦话声……就象听到有巨大的蟒蛇在草地上轻轻地蠕动时发出的那种窸窸窣窣的声响。

都筑将走廊的电灯打开，拉开木头拉门一看，不禁惊得呆立在那里。

屋里有许多孩子囫囵个儿地睡在那里，一个挨一个，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估计能有十来个，都睡得死死的，有的一翻身把脚踢到别人头上，有的把肚子整个儿露了出来，……

这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呢？都筑依然楞在那里没有动。

他并不是不喜欢孩子，但他是这样想的，就算是孩子吧，在我这一家之主全然不知道的情况下跑到这里来住下，也未免太过份了吧？

一个两个的，倒也罢了，居然一下子来了十几个，这到底是从哪儿搜罗来的呢？

他又打开了他书斋的房门：圈椅翻倒在那里，这一准是哪个调皮鬼捉迷藏捉到了这里。他忽然听见有从二楼下来的脚步声，探头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半大小子，睡得稀里糊涂地要上厕所。

“明明二楼也有嘛！”

都筑又嘟囔了一句。

他又来到待客间，想坐下来抽一支烟，刚走近沙发，突然吓了他一跳，看见紧靠着沙发的地毯上铺着被褥，有人睡在那里，仔细一瞧原来是保子。

“孩子他爹？是你？回来啦？”

保子睡得稀里糊涂地问了一句。

“今天这是怎么了？”都筑显得很不高兴。

“咱们那间屋让昇他们两口子睡在那儿了。”

保子说的这个昇，就是她自已的弟弟。

“一共来了多少？”

“大人八个，孩子十五。”

老婆回了这么一句，翻转身去又睡着了。

都筑把头钻到了桌子底下，用手拄着脑袋，十分艰难地躺了下来。眼前这些事，真使他又恼又气。心中想道，我的亲戚那边来几个孩子，看你歇斯底里那个劲儿，叽叽呱呱地吵个没完，轮到你那边亲戚的时候，好家伙，一下子竟然招来了十五个！

而且，看样还趁他不在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新房落成的宴会，你瞧那厨房里洗剩下的盘子碗的堆得成了山。丈夫的亲戚来，就给泡了壶茶叶招待一下了事，自己娘家那边儿的人来了，大碟子大碗地这么破费招待，都筑是干生气没有办法。最后，也就那么鼓着一肚子气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天都大亮了，孩子们还都睡着呢。原来，这时节正是暑假，他们不上学。

有个三岁左右的孩子，一睁开眼就钻进了都筑的书斋，伸手就要拿桌子上的笔筒。

“这、这、这可不行！”

都筑的话还没说完，只见那孩子已经拔下笔帽，开始在崭新的墙壁上拉起线条来了。

“哎、哎，不行！不行！”

都筑扭动着身子，发出了一阵绝望的悲鸣。

“喂、喂，这是谁的孩子？快、快给领走吧！”

这时，客厅里又进去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爬上了椅子，开始按起那个大吊灯的开关，一亮一灭，玩得挺起劲儿。

都筑离家上班去的时候，家中那些纷乱的事情，就象千万条乱线揪扯着他，使他牵肠挂肚地放心不下。

这家，准得叫他们糟踏个不象样。

他并非是不好客，适当地在家里招待一下朋友也是一件乐事。可是，这么干也真有些太过份了。

哪有在自已的家里留十八九、二十来个人住宿的呢？

也不光是个人多人少的事，最叫他生气的是，这些客人在别人家里，全跟在他们自己家里一个样，那么舒坦，那么无拘无束和无所顾忌地开怀畅饮！

“舍不得钱的，说不定不是大舅哥，而是我自己？”都筑在扪心自问。

他那么心疼他这可爱的家，似乎被别人看上一眼，就会少了一块似的。

他对矢代坦白地说：

“是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对这房子真就跟对情人一个样。先是搅尽脑汁考虑设计方案！还得和木匠及管理事的磨嘴皮子；为了筹集资金头发都快掉光了，这才造出这么一幢可心可意的房子，真是让人欢喜！”

“真跟你说的这样吗？我怎么有点理解不了呢？”

矢代的家也十分值得庆祝地盖起了一栋新宅。因为他是个茅屋主义者，所以看不出他高兴到哪儿去。

“你老兄说不定是天神下凡，咱可比不了，我可是非常看重这房子。人们常说，疼爱老婆的叫爱妻家，心疼孩子的叫护偲儿，敬重老人的叫做孝子，在这看重家宅的该叫个什么呢？”

“爱家家。”

矢代给起了这么个绰号，从此以后，这话便成了他俩在一块开玩笑时用的一句隐语了。

作为“爱家家”的都筑，简直真的把用自己血汗建起来的这栋新居当成了自己的情侣。每当下班回家，拐过墙角，看到自家的青瓦顶的时候，他的心中便象有一道电流通过，觉得发热。于是，就象要尽快地见到自己的情人一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等到进了门口，一下子看到地上又摆满了不熟悉的鞋子时，便有一股怒火从心中烧起。

都筑没好气地问了保子一句："喂，怎么回事？又来客了？"

"哪是什么客呀，是美千代他们一家。"

保子说的这美千代，是她自己的妹妹。

都筑压抑着没把"叫他们给我滚！"这句话说出口来。

他只好绷着脸，钻到自己的书斋里躲了起来。

男人的书斋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派上用场的。

原先被别家孩子乱画过的墙壁，他曾用乙醚拚命地擦过了，结果，被擦过的那一整块墙皮全都变了颜色，他每当看到这块墙，就心疼得不得了。

"孩子他爹，出来跟他们见个面不好吗？"保子扯起她的金属般的嗓音说道，"你别扫了人家的兴！"

为了不得罪自己的妹妹，竟也不管自家丈夫高兴不高兴，都筑的火更大了。

"你可真是个怪人，人家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向咱们祝贺的吗？你不是也觉得挺光彩的吗？那就该高兴才对呀！"

不用说，待客人走了之后，两口子自然是又吵了一架。

都筑本人还没有好好地享受这新家的滋味呢，本想着好好地乐呵乐呵，但总因为公司的事情多，上班的时间长，在家里的时间太短了。

这便如同与情人在一块交欢的时间过于短促一样，使都筑感到十分惋惜。

奶油色木头的纹理，雅静的寝室，花了好几个月才觅到的客厅的吊灯……这所有的一切对于这位"爱家家"来说，都等待着他用自己的心去体味和欢愉。而结果呢？却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让给那些并不懂得"她"的人们去糟蹋，都筑简直感到这是自己的情人受到了凌辱。

都筑之所以对于自己不在家时来的那些客人生气，完全是出自一个“爱家家”的内心忌妒。

天气晴朗的时候，透过外廊那边的玻璃窗户能照进充足的阳光。这里居高临下，连院子对面的山峦也无法看得清楚。他认为站在这里远眺是任何什么都不可与之交换的一种幸福。遗憾的是，白天的时光几乎全部在公司里被那些会议和迎来送往给占掉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回到家中，用那仅剩的一点点可怜的时间与那和自己有着深厚恋情的新居欢娱片刻。

新家最有味道的地方似乎已经被一些不相干的人给偷吃了一样，这使都筑感到十分痛心。

就是把这种心情对他老婆讲，她也决不会理解。

“爱家家”的这种心理状态，就连矢代也没有弄懂。

都筑上班的时候，虽然身在公司，但一想到这家，心里总是禁不住隐隐作痛。

这好比当父亲的把自己亲生孩子送给别人去养活，却又看到别人在虐待自己的孩子。

他总是在担心，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人欺侮它，是不是会有些不相干的人会来白白地享受它，每当他想起这些，他就感到阵阵揪心。

但是，说来也怪，要是他自己那边的亲戚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来玩玩什么的，他就没有这种感觉。比方说，他的亲娘老子要是上这和式房间里来，不管是躺是坐，只要她觉得高兴就行，他丝毫也不会产生什么嫉妒。

这不能不使都筑想到人类的血源关系之类的东西。

房子虽然翻修一新，可都筑却总是因为这些原因与保子吵架。

没过几天，矢代家的新居也盖好了，请都筑去看。星期天，都筑到了矢代家中。

比起都筑的家来，矢代离市中心稍远一点，虽不十分方便，但四周野趣横生，倒是个十分幽雅的住处。

矢代的新家比都筑的那所“豪邸”还要大上一圈，造得排场极了。矢代的老婆家是开铁工厂的，生意也不错，资助了他们许多。看到这规模，真把都筑给惊了个目瞪口呆。

这时，庭院还没有造好，工人们进进出出地正搬运着木石材料。都筑还记得曾经领着矢代看过一处房子自己当时还曾为之兴奋得不得了。而这房子便与它有些相象。

“哪里的话，可比不上人家那房子！”

矢代谦虚了一下又说：

“这是我老婆她爹妈的主意。”

“哎，我说，这房子可真不得了！你总说爱住草棚什么的，可等到真正盖起来，你倒更阔气！”

“我老婆她爹妈突然说要跟我们住在一块，过去根本也没有打算盖这么大。这不，我们就住楼上。”

矢代的老婆也出来跟客人问了安。这位夫人，身材修长，脸长得也还算漂亮，目光中充满了喜悦与自豪。都筑看出，这眼神跟自己的老婆在迎接前来祝贺客人时的眼神完全一样。心想，女人心里的喜怒哀乐原来都差不多呀！

矢代等自己老婆端上来啤酒与下酒菜，然后退身下去之后，领着都筑看了看十二个榻榻米的和式大房间，这时，他压低了声音对都筑说道：

“说心里话，我对这些烦透了！”

那些泛着淡淡草绿色榻榻米的清香，浓郁的木材气味和用纸糊成的雪白拉门，都是都筑所极为看重和喜爱的东西。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还是住在预制板房子里心里才舒服对不对？”

“也有这个原因。另外，我们家孩子多，我妈生下我之后，又生了好几个妹妹，到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又小又破。现在，让我和老丈母娘家一块住这么大的房子，我不愿意。”

“噢！”

都筑没再说什么，只是观赏着四周的设备。

这屋子正位的佛龛上，挂着一幅原拓的字画，下面还装点着花草，旁边的装饰柜里摆着榉木做的十分精美的围棋棋盘。都筑见佛龛里还供着堪称艺术品的日本刀，他觉得十分珍奇，说道：

“你的雅趣可真不得了，还有这么珍贵的收藏！”

“这哪里是我的哟，都是我岳父的，你这眼力真差，你看我象吗？”

“棋盘也是？”

“可不。”

“原来如此。”

“那玩艺儿，要是我的，早把它卖了换酒喝了！”

“这刀是真东西吗？”

“说是挺有来头呢！”

矢代一边说着一边信手将刀从刀鞘里抽了出来……

“别动，别动，这可不能碰！”

这喊声直从院子中央飞来。

矢代的老婆三步并做两步，飞也似地跑进了屋。

“你这是干什么？这哪是你这样的外行人碰的东西！这刀是爸爸最心爱的宝物，你不知道吗？”

矢代慌忙将刀放回原处，接着，顺手又将棋盘给搬了出来。

“我的祖宗，那也碰不得，那也是我爸爸的爱物，你给摸脏了可就了不得了。二楼孩子的房间里有简易折叠式的，要玩就玩那个去吧。”

矢代无法，只好顺水推舟对都筑说：

“走，一块儿上二楼去看看。”

矢代的老婆也跟了上来。好象总怕丈夫笨手笨脚地碰坏了什么东西。

“他爸爸，这拉门可得轻拉，哎哟！不行，蹭着那儿，就弄脏了！”

矢代连忙将手缩了回去。

“他爸爸，拖鞋、拖鞋……不穿上就给弄脏了！”

她担心的并不是他们的脚，而是铺在走廊里的地毯。

“脑袋别碰着墙，把墙弄脏了就不好收拾了。”

屋内设备也相当地讲究，但矢代对此却显得十分冷漠。

“就象旅行的时候住旅馆似的，心总静不下来。”

都筑对说出这话来的矢代表示了同情。

矢代给都筑将啤酒斟满。

“这种房子，我对它是一点也不感兴趣，还是躺在破草垫子上，透过房顶的窟窿，瞧着那一钩弯月心里更舒服。”

“再拿那酥脆的新鲜黄瓜蘸上一口酱。”

“可不是吗。你瞧，这东西哪能吃呢，这不开玩笑吗？”矢代指着老婆端上来的粘粘糊糊的奶油拌青菜之类的东西不快地说。

都筑和矢代又上“阿丰”这里喝酒来了。

还是在这里两个人边吃边聊心里舒坦得多。

“你们二位是怎么一回事呢？新房子不都盖好了吗？矢代先生盖的不是大宅大院吗？都筑先生盖得不是‘豪邸’吗？怎么都不在家里坐着喝呢？有老婆在身边给斟着酒，那可有多美呀！”

结果，老板娘拿他俩开起心来了。

“看来，房子这东西并不是咱们男人的，它只能讨女人的喜欢。”

“可不是嘛！男人的任务就是拚命张罗着把它给盖起来。”

两人感慨无量地又互相给对方斟满一杯啤酒，接着说：

“象条驴似撅着屁股干，挣了钱再去还盖房欠下的债。”

“可不是嘛！到了干不动的时候，真想在家里好好地歇歇了，身子骨也就不行了。”

“我说的不对吗？还是茅草房子好！”

矢代再一次执拗地说了一遍他的主张。

但是，都筑却还没有成为一个重“食”主义者。

“那么，对男人来说，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呢？”

“如果有个好女人，恐怕要算最好的吧！”

“可女人，在白天能有什么用处呢？”如今，矢代对什么都抱怀疑态度。

“如果就是晚上才有用，那不又跟房子一样了吗？”

都筑这个“爱家家”，不论什么事儿一下子就和房子连到一块了。

“女人要是再和气点，对男人再好一点，那就不当这个‘爱家家’也行，茅屋草舍里也能有‘爱家家’的乐趣。”

都筑又接着说了这么一句。

“谁说不是呢？如今的女人可是厉害多了！”

“你说是现在变得厉害了呢？还是原来她就不弱？”

“打从一开始，女人就厉害！”

矢代好象刚发现一个真理一般大声地自言自语道：

“可不是嘛，女人原来并不弱，只是男人们长期以来为了把她们当成可心的玩物，使她们的外表变得软弱了而已。”

“那不就跟那盆景似的，老也不叫它往大里长吗？”

“用铁丝儿绑上，再把枝干弄弯。”

都筑把话刚一说出口，就立刻联想到自己的“铁丝”老婆来。

“女人的个头儿说不定原来也不比男人的小吧？”

“兴许是那么个理儿。”

两个人都闭上了嘴不再开口了，都筑的宝贝似的新房，被老婆给独霸了去，心里浸透着一股静静的悲哀。曾是那般地使他感到欣慰的那个房子，如今，却象别人的老婆一样，离他竟是那样的远不可及。

现在这时候，说不定老婆她娘家的什么亲戚又在他的新宅里

敞开地折腾呢！

果真如此的话，还不如早一点回去。但并不真会喝酒的都筑却小口小口地抿着杯中的啤酒，丝毫也没有离去的意思。

“你们这是怎么啦？这么敞开了喝。我可不是撵你们走，我这儿关门还早着呢。”老板娘朝着他俩又说，“我是说，好不容易都把漂亮房子盖起来了，怎么又都不爱回去了呢？你们到底都怎么了？”

都筑自己也觉得不理解。

矢代说他不想回去，原因是觉得那家不象是自己的。都筑呢，则是感到就好象自己的心上人被别的不相干的人给占了一般。

上面下来了都筑的调令。

他被调到名古屋去了。

“怎么能这么决定呢？人家的新房刚刚盖起来。”

矢代用同情的口吻说了一句。接着，又告诉他这次公司里被调动的还有哪些人。

“反正我是个喜欢茅草棚子的人，上哪儿去都一个样，要是让替的话，我替你去。”

话是这么说，可那哪成呢？

都筑的眼里涌出了心酸的泪水。

他不得不离开那曾是那么珍爱的房子。哎，从此以后，保子就会更加无所顾忌地招待她的亲戚朋友，而她的那些亲友们也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欢宴享用了。

或者干脆把它卖了，然后全家搬到名古屋去算了。难道我就不能象蜗牛一样把家背在背上一块搬走吗？

然而，这些内心的苦楚又能向谁诉说呢？

都筑心疼地瞧着自己的新家，独自一个人感受着这“爱家家”的悲哀。

洲崎乐园

芝木好子著
韩　军译

【译者按】芝木好子，原名大岛好子。1914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府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早期曾以瑞丘千砂子的笔名给少女杂志等写过稿。

1941年，她以小说《菜市》获奖，从此开始了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四十多年来，她发表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洲崎乐园》是她早期的作品，发表于1954年。在这部作品中她以质朴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现实社会的一个侧面。以被人们称为所谓"洲崎乐园"的妓女街为背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寄予极大的同情。为此，《洲崎乐园》在当时受到了广泛好评，并被改编成电影。这以后她又发表了一系列以洲崎为背景的作品。

芝木好子的作品读来朴实无华。并且大多是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她尤其善于刻划劳动妇女勤劳、善良、坚韧的性格。如《豆腐皮》、《丸之内八号馆》等。

近年来，芝木好子虽已年过七旬，但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不断地有新作问世。

付清宿费走出旅店，两个人的口袋里只剩下不到一百日元了。义治去买烟，藤枝漫无目标地走到桥头。黄昏的天空从深红色渐渐化为淡紫色，宛如一幅给人以静谧之感的画面。大概由于正在涨潮，河水上涌，发出哗哗的响声。隅田川宽阔的河面不断向两侧扩展，水势不断向上游涌去。

藤枝顺着栏杆向桥下望去，想：义治看到滚滚的河水会说什么呢？义治两句话不离死，动不动就说："死了就好了！"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藤枝不愿看那深深的河底，那里打着漩，浪花翻滚，混浊不清。

义治拎着帆布手提包，慢腾腾地走了过来。他们并没有要去什么地方的目标。河滩上出现了惨淡的灯光。义治划火点烟，藤枝背靠栏杆考虑今晚的栖身之处。没有钱的人连块落脚之地都找不到，她愤愤不平。一时间，仿佛连桥上行人的脚步声都消失了似的，异常寂静。藤枝觉得好象被社会抛弃了，她起身移动脚步，心想：连想死都找不到地方的人，真是多余的人啊。

过了桥就是一条大街，电车发出咣咣当当的响声。她一下子感到自己又回到了人声嘈杂的现实社会。从吾妻桥方向驶来了一辆车身很长的公共汽车。藤枝身不由己走了过去，随着人们上了车。公共汽车开动了，义治拎着帆布包站在车门口。公共汽车离开电车道从本所一带向深川方向驶去。夜幕降临，大街小巷飘散着饭菜的香味。这趟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是月岛。义治一个月前曾在那儿工作过。那时，他还是一个衣着整洁、潇洒精神的小伙子。现在却是一副无精打采、蓬头垢面的模样。义治脸上流露出一种失业人常有的那种阴郁神色。

公共汽车驶进一条商店街，两旁有许多贮木场的木材批发商店。从这里开始有一条纵横布区的运河。藤枝好奇地注视着木材在桥下随波逐流的情景。到了洲崎，她便催义治下车。

"到终点多好呵。"

"到月岛去，难道你打算在仓库里住一夜？"

藤枝打心里不愿意。来到行人稀少的背巷，藤枝用两手捏着和服的底边，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东张西望，也不顾义治径直走在前面。不远可以看到钓鱼船船主的招牌，沿着运河这一带有许多设在简易房里的小酒馆。曾被称为洲崎烟花巷的这一带的街道，四周被水渠围成了一个岛。水泥坝下是奔流的河水。藤枝走到对面桥头旁的一个小酒馆前，撩开门帘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十分狭窄，大约只有五平方米左右的小店。仅在屋子拐角处有一个桌子，几把圆形的椅子。墙上贴着清酒、啤酒、烫豆腐之类字样的广告。藤枝、义治疲备不堪地坐在椅子上。从里面走出来一个抱着炭炉的女人，深蓝色皱绸衬衣的外面套了一件白色的罩衣，卷起的裙子下摆露出了衬裙，面色很白净，看上去大约有三十五六岁。店里正在营业。

藤枝有意在嘲笑自己身无分文的窘境，说话时连瞧都没瞧义治一眼："来杯啤酒怎么样？"

老板娘放下裙摆，立刻摆下了两只杯子，拿来了啤酒。老板娘有一张没有粉饰、也没什么动人之处的脸。但看上去不是象那种爱搬弄是非的饶舌女人，给人一种开朗单纯的感觉。她斟上啤酒后立刻回到了里屋，快嘴快舌地向孩子们吩咐着什么。

藤枝一口气干了一杯，醇美、爽快，简直使她几乎忘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当老板娘给她斟第二杯时，藤枝突然问道：

"这儿要雇帮工的吗？"

老板娘"嗨"了一声，望着他俩，这才想到，他们可能是看到了窗上贴的雇用女佣人的广告而来的。

"哎呀，两个人一起可……。"

"如果一个人呢？"

"其实我这儿确实缺人手，不过……。"

藤枝抬起头盯着老板娘道："我们俩来到这儿有许多曲折。"

她说，他俩都是栃木县的人。由于家里生活困难，她到城里一家饭馆当了女佣人，由此男方家里就坚决反对她俩的婚事。没

办法两个人只好从家乡跑到了东京。但在这儿义治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东奔西走，把钱都花光了。

听说他们今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老板娘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心想：这儿有过看了广告的雇人启事而来工作过三、五天的女人，但都没干长就走了，这些人多是想去娱乐街当女招待的女人。她们以此为跳板，暂时干几天。就是真正想干女佣人而从乡下来的女人，在这儿干了四、五天就不想干了。这主要是因为，反正在这儿也要接待同样的客人，还不如干脆去当快乐女郎，浓装艳抹、衣着华丽，用娇滴滴的鼻音向男人撒娇，过快活日子。倒是结了婚的女人，在这里还能干得长久些。老板娘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藤枝看上去还很年轻，皮肤白嫩，鹅蛋形的脸，长得有几分姿色。她有心留下她，可跟着这么个男人有些不太好办。不过这个男人看上去倒象个规矩人。于是便转向义治，问他来这儿之前干什么工作。藤枝立刻把话接过来回答说：

"仓库的记帐员。不知木材贮藏场有没有这种工作？"

老板娘冷淡地回答道："男人的工作可不那么好找，木材贮藏场很不景气，我看没什么希望。即使有，也是装卸工之类，不会有什么好工作的。"

藤枝再次恳求道："这也没关系，拜托您了。"

听了这话，一直默不作声的义治仿佛被霜打了的似的，低下了头。这是一位皮肤健美、体格魁梧的男子。胸肌十分发达，但他那小三角眼却给人一种胆小而易怒的感觉。

门帘被撩开了，又走进来一位客人，三个人一起站了起来，摆好椅子，藤枝轻松愉快地走到里面，脸上堆起了迎接客人的笑容。义治拎着帆布包向厨房那边走去。厨房旁边是一间约十二平方米的简易粗糙的房间。两个孩子躺在那儿玩着纸牌。义治坐在门旁，心不在焉地看着两个孩子玩耍。心想：就是简易房也不是长久之计。尽管今天可以暂时栖身于这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可明天又该怎么办呢？孩子们连看也不看义治一眼。义治掏出烟，

点燃后问道：

“小家伙，你没有爸爸吗？”

孩子扭动了一下身体，哼了一声，没回答。

“死了吗？”

“不知道，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一点儿的男孩不耐烦地边回答，边埋头洗着纸牌。义治觉得连孩子都这么冷淡自己，讨了个没趣儿，便站起身，从厨房的窗户向外望去。窗下一步之遥便是用水泥垒成的陡壁，下面是一条不太宽的运河。以神社垣墙为界，洲崎娱乐街向左延伸。他出神地向往张望着，霓虹灯忽明忽暗，汽车鸣笛过桥渐渐消失在霓虹灯闪烁的街上。在内心深处他对这一切都充满了留恋之情。刚到这儿时的那种兴奋心情一过，胸中便产生了一种近似痛苦的不安。店里头不时传来接待客人的老板娘的声音和藤枝那熟悉的笑声。对女人这种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能立刻找到立足之地的厚颜无耻的行为，义治十分厌恶。他烦躁地用尽全力把抽剩下的烟头扔到水渠里，仿佛要连自己也一起扔到堤坝下面去。义治跟着藤枝无目的地东转西转，这儿一宿，那儿一宿，直到今天。最使他不安的是自己琢磨不透藤枝的心思。虽然曾在心里暗暗下决心：身无分文之日就是自己的末日。但却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儿。他觉得自己彻底输给了藤枝，甚至觉得自己现在简直是一个自杀未遂的人，在可怜地垂死挣扎。他自嘲地想：老是嚷嚷着要死，最终还是没有死成。

在仓库工作时，好歹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现在却被那时无法想象出的惆怅、痛苦搞得精疲力尽。他深深地体会到了维持人们生活的工资具有多么不可思议的魔力。为了女人而不顾一切，结果成了身无分文的流浪汉，陷入目前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是义治最致命的伤疤。义治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所驱使，他真想不顾一切地把藤枝拖到热闹的街上，向洋洋自得的藤枝倾述自己的痛苦。但现在自己身无分文，这里，

他只有一个曾稍稍给过自己帮助的住在尾久的伯父。

从店里传来了兴致勃勃的客人嘲笑藤枝的声音。义治眼前浮现出藤枝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谈得起劲的情形。

“我可是个正经女人。不管怎么说，我是个正经人。老板娘，是吧？”

义治简直不能容忍藤枝那浪声浪气的声音，太下作了！见到男人就迈不动步，拚命地想缠住人家。这就是女人的本性吗？义治更加气愤。客人喝得正高兴，迟迟不走，义治虽然在心里咒骂着，却不得不等到他离开。

孩子们先睡了。十二点一过，娱乐街的灯光都熄了，小酒店关了门。这天晚上十二平方米的房间一分为二，义治和藤枝在面临运河一侧住了下来。这成什么体统，十二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拉了一道黑布帘。老板娘躺在孩子们中间，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义治顾不上什么体面了，说道：我不愿分开，明天咱们就离开这儿吧？藤枝怄气似地默不作声。义治不禁怒从心来，两只大手攥在一起使劲地握着。他的手腕可以毫不费力地勒断她细长的脖子，可就因为他缺少这点儿勇气，使他一生痛苦。如果用武力使藤枝屈服于自己，那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呢？他唯一相信的，就是藤枝同意跟自己一道选择死的那一瞬间。义治对毫无反应的对方勃然大怒。藤枝把头顶在义治的胸前道：

“真讨厌，别唠叨了！你听外面河水在哗哗地流着，我们就在河边，我们终于来到这儿了。”

藤枝对再退回到过去的生活不觉感到一阵悚然。她的感叹在义治的心里引起了反响。他哼了一声：

“既然这儿这么好，干脆就在河水中结束一生吧。”

藤枝一个月前，曾在鸽镇当过妓女。那以前还在洲崎娱乐街干过几天。大概是因为出生在利根水乡的缘故，她特别喜欢水。就是在两个人走投无路的那天晚上，看到隅田川的河水她便产生了一种留恋之情。她曾跟义治说过：

“哺育我长大的是利根川中一个被称为‘梦幻之岛’的地方。岛的四周都是水，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小岛。岛上是一个仅有一家杂货铺和一家理发店的贫困村庄。直到现在，去浦土才一天有一趟过桥驶向陆地的公共汽车，过去只有摆渡。那儿的人主要以打鱼为生，也耕种一点土地。夏天一到，岛上即会出现为数不多的游客，岸边也出现了挂着帘子的商店。在这种贫苦的地方，除了棉布，我从未穿过别的料子的衣服。”

还说：一次看了妇女杂志上的新娘的礼服，就想，这一辈子，那怕是一次也行，能穿上丝绸的衣服就满足了。家里孩子又多，她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弟妹们现在还都生活在那个岛上。父亲患中风卧床不起，弟弟的骨癌也需医治。藤枝通过佣人介绍人，在东京找到了工作。那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找到工作，她从未间断过给可怜的父亲寄钱。唯一的哥哥担负着全家的厚望去了北海道煤矿，但至今杳无音信。弟妹都还小，还不懂什么事。她十分怀念贫苦古朴的故乡。藤枝向义治描述了驾小舟穿过芦苇荡、船桨哗哗地拍击水面、围绕着故乡的小岛欣赏风和日丽和令人心旷神怡水乡风光的情景。藤枝还说要给义治做向导，游览故乡的风光。当时，义治真有些动心了。

窗下，运河静静地流着无声无息，可藤枝大概出于对河水的依恋，一动不动地谛听着。这时拥抱着藤枝，他觉得仿佛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悲哀女人的内心世界。

第二天一早，从娱乐街回来的客人，还没等门帘挂出去就闯了进来。

“喂，你没见还没开业吗？”

老板娘大声嚷嚷道。客人没作声，嘻皮笑脸地拖过一个圆凳坐了下来。藤枝还没来得及梳洗，脸色苍白，忍着笑问道：

“怎么样，身无分文了吧？”

“哪里话，还给我留下电车费了呢。她还算讲义气。”

这位名叫落合的客人，大概是由于已到中年的缘故，满不在

乎。边开玩笑边要老板娘拿梅酒来。老板娘气呼呼地说：你只剩电车费了，不能再喝了。虽不高兴却并不冷淡。落合也没显出不快。

昨天晚上，落合是第一次来这个小酒店，喝到高兴处，便说道：我今晚打算去娱乐街玩玩，能否给我介绍一家好一点儿的。算帐时，老板娘见他有一张万元的票子，就劝他说：去那种地方，有多少就得搭多少，而得到的是一夜的欢欲，别的暂且不说，你还是留下二千元我替你保存。等你身无分文时，二千元可是求之不得的呀。落合对老板娘的劝告一笑置之。果不其然，跟妓女吃喝玩乐，弄得只剩下几个电车费。不过，落合却毫无悔意，边嗞嗞地喝着酒边以自己昨晚的事儿为话题，嘻皮笑脸地跟藤枝开玩笑说：昨晚去那种地方，真不如在这儿向您这位正正经经的美人献献殷勤呢。

说笑了一阵，他便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说了声再会，就走了。闲谈中藤枝得知，落合是神田医疗器械商店的老板，她真想求他帮义治找个工作，可自己毕竟是个女人，说给男人找工作，总有些不好张口。

下午，老板娘去附近为义治找工作。藤枝从厨房的窗户向外张望，阴沉沉的天空，水渠里漂着四、五只小船。义治躺在榻榻咪上望着天花板出神，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心想：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当时真不该稀里糊涂地乘那辆公共汽车。本来是准备去相反方向的水上公园——隅田川公园的。荡漾的河水有着不可抗拒的、静谧而诱人的力量……。耳边又传来了藤枝的声音：嗳，咱们暂时先分开一段时间，各谋生路，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设法在附近借个房间。当时藤枝仿佛自我安慰似地说道。藤枝望着年仅二十五岁、体格健壮的义治那阴郁的神色，心里很不好受。她想：就说是死，也得活到死的那一天呵。她不愿自暴自弃。

老板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工作。贮木场还是不行，街道工

厂也去了，别说雇人，连工厂几乎都要倒闭了。仅有一个缺人手的地方，就是面馆要雇一个跑堂的，并且可以住在那儿。藤枝看了义治一眼，二人的眼神碰到了一起。她虽然没对跑堂这个工作说什么，可在心里却很怜惜义治。义治把目光移开后，出乎意料地立刻应承下来了。并说马上就去。这么一来，藤枝反而有些惴惴不安了，她凑到义治跟前：

“你真要去吗？”

“什么‘真要去吗’？你说什么呀！”

他气哼哼地推开藤枝向外屋走去。挟起帆布包催老板娘快走，连头都没回。藤枝对义治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告别感到很不是滋味。藤枝不解地想：面馆又不远，而且只不过是短暂的分离，为什么不能愉愉快快地分手呢。

傍晚，卖酒的送来了一升装的瓶酒，卖豆腐的送来了豆腐。藤枝打起精神，从靠河边的房沿下取下了已晾干了的义治的衬衣，拿在手里呆呆地出神。心想：既然这么不愿干这个工作，为什么不能象个男子汉那样，振作起来，到别的地方去呢？

“哎，真心烦死了！”

她越想越感到烦躁不安，摇了摇头不想再去考虑了，她不善思考。两个人建立起的小家庭，就因钱稍稍花过了头，当义治找不到工作时，立即就支撑不下去了。藤枝对义治的无能很窝火。她觉得，男子汉那怕就是作恶，也要有支配女人的力量。为此，她又觉得义治有些可怜。他连一点儿作恶的坏心眼也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天空变得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雨。外面来了一群孩子在店前玩耍。不一会儿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她撵走孩子们后，走了进来，又把想要零花钱的儿子训斥了一通才走进里屋，松了口气。藤枝道过谢，又向老板娘打听义治的情况。可老板娘好象压根儿就没把义治的事儿放在心上：

“马上就会习惯的，又不是小孩子。这个鬼地方，连个小孩子玩的地方都没有。”

娱乐街入口处的桥上，拱门代替了烟花巷时代的大门，上面用霓虹灯组成了“洲崎乐园”四个大字。从拱门向前笔直延伸的大路尽头是堤坝。右边是辨天街一段，左边是二段，四面环水与周围隔绝，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左边横向的小巷一排一排组成了娱乐街，大约有七八十家；而右边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破旧不堪的住宅区；那儿还有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呢？

“你大概不知道吧？从前辨天街就是烟花街，热闹极了！”

在深川长大的老板娘，大概是出于对昔日的留恋，举了几个从前很有名的妓院。据说，战争时期，这儿的妓女们都成了随军妓女与妓院老板一起去了基地。战争激烈时期，在月岛附近的军需工厂工作的职工，由于空袭不能按时上班，于是造船厂便买下了这些疏散后空了下来的妓院，给这些职工做宿舍。在昭和二十(1945)年三月的空袭中，深川一带虽然遭到了毁灭，但经过重建后，一些幸存下来的人又回到了这儿。就建成了现在这样：右边是住宅区，左边是娱乐街。因此，如今出入“洲崎乐园”的人并不都是嫖客。经过拱门的许多人是工作了一天的职员、工人，是回自己家或公寓去的。

“娱乐街景气吗？”藤枝小声问道。

“很不景气。虽说这儿住着许多贮木场的年轻人和职员店员等，但现在整个社会都是这么不景气。”

老板娘神经质般地用手理着因戴了假发而蓬得很高的、梳成了香肠式的头发。

亮着灯的店门口好象有人影晃动，不一会儿走进来一个浓装艳抹、神色忧郁的女人。她身材消瘦，瞪着两只大眼睛，已经算不上年轻了。一看这副打扮就知道是个妓女。藤枝不觉产生了戒备之心。她把脸扭了过去。虽然只看了一眼，但藤枝觉得她至少有三十多岁了，却穿着十分鲜艳的带红色图案的棉纱和服。也许正因为如此，她脸上擦的那层厚厚的粉就更刺眼了。老板娘站了起来，女人一坐下，就抬起头，用大眼睛望着老板娘，滔滔不绝

地唠叨起来：

"哎，你看，连件衣服都没有，这还是借的。晚上借第二天一早还，晚上再借。当然不能白借，还得付磨损费。这也是预支的。现在干什么都得讲条件，我在这儿期间，必须还清。干我们这行，月末还可以，现在全完了。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干下去了。无论如何，让我跟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在一起接待客人，我可受不了。现在的客人，只要年轻就什么也不顾了……"

还说：我干这行也不算短了，现在的客人根本不懂玩乐。如果觉得只有富有弹性的肉体才有魅力的话，干脆抱个橡皮球得了。女人骂骂咧咧地，越说越难听。脸都气得有些扭歪了。藤枝感到意外的是，脾气暴躁的老板娘却一声不响地听着，并为她倒了杯酒：

"没关系，会有懂得玩乐的客人的。"

不知是由于老板娘的安慰还是酒的作用。女人渐渐平静下来了。她一口气喝下了那杯冷酒。擦了厚厚一层粉的脸，肌肉一动，立刻就出现了皱纹。藤枝有些残酷地想：这副样子，最适合怀抱三弦背对广告牌沿街卖唱了。遗憾的是妓女们的下场连这都不如，因为她们根本不会弹什么三弦。

喝完酒，女人起身道：酒钱先欠着，如有客人，请让他去我那儿。然后便出了门。老板娘叹了一口气。说是一开店就遇女顾客是好兆头，可老板娘却恨不得撒把盐驱驱晦气。这个从千叶流落来的女人，来这儿才半个月，老板也弄不清她的实际年龄。老板娘在心里自问：这种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踪影了，因此不能随便赊帐。这些人，与过去的妓女不同，只要没有大额借款，就没人能限制她们的自由。谁能一个一个记得住这么多来来往往的人呢。

老板娘意味深长地向藤枝说道：

"请听我说，你无论什么时候都绝不要走这条路。一旦走上这条路，一生就毁了。这可不是轻而易举能摆脱出来的。可能你

会说，只要不预支那么多钱，就会有人身自由。可从那个世界摆脱出来的不仅仅是身体，更重要的是灵魂。一旦涉足到此，人就失去了人的尊严，转眼就会堕落下去，结果就跟今天这个人一样。”

已经来到了危险边缘的藤枝，低下了头应是。

孩子们玩饿了便跑了回来，吵吵了一阵，好不容易才睡下。隔壁的酒店大概有客人，传来了歌声。藤枝十分惦念在面馆跑堂的义治。一想到没有什么本事的义治，要象小学徒一样涮盘子，用笊篱捞面，给人家送盒饭，真于心不忍，恨不得立即跑去让他别干了。可再一想，这还不都是因为他连个力工都干不了吗？藤枝越想越生气，咬紧了嘴唇。为什么不能挺起胸来，拿出勇气象个男子汉一样的生活呢？她对由于找不到工作而失去了生活勇气自暴自弃的义治又气又恨。

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小了。今天晚上小酒店格外冷清。老板娘听着隔壁传来的欢声笑语，有些坐立不安，叹道：

“还是有老板的店里生意兴隆呵。”

“您丈夫呢？死了吗？”

“哼，跟死了差不多！他要是真回来，看我不把他脸皮撕下来才怪呢。”

藤枝笑了，而老板娘却毫无笑意。

被雨淋透了的一个男子快步走了进来。好象是位常客。老板娘立即给他倒了杯烧酒。这个男人看上约五十左右，好象是个木匠，刚做完活，宽厚的肩膀上散发着热气。

男人看了藤枝一眼：

“这位是谁呀？好面熟。”

藤枝淡淡一笑：“大概是由于跟我长得差不多的人太多了的缘故吧。”

男人一口气将一杯送下肚，嘴唇还没干，就从工作裤口袋里掏出钱，付了款便匆匆出了酒店。向娱乐街走去。大概是直接去

相好的女人那儿。

“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了。”

老板娘告诉藤枝，那个相好是个十分平庸脾气暴躁的女人。五个孩子也没有拴住他，还在外面乱搞。要是相信男人，非倒霉不可。男人即使有了孩子也只能相信一半。他们在暗中对自己的老婆总是残忍地想，这个女人怎么还不死。但对别的女人则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死皮赖脸地巴结人家。跟男人交往，不管怎样，最终吃亏的总是女人。

藤枝边听着老板娘无聊的唠叨边想：也许她在心里还在怀念那个跟别人私奔的丈夫。雨还在稀稀落落地下着，真仿佛落入了地球最底层似的寂静。藤枝叹了口气，心想：在这样的夜晚，坐在茶室里边听半导体边喝茶的女人，是最令人羡慕的。但这种生活，自己恐怕这辈子是没福气享受了。想到这儿，她觉得仿佛落入了深不见底的大河里，不知所措，心都凉了。

这天夜里藤枝没睡好。她一直在等待义治来。

趁着雨停了，藤枝去浴池洗了个澡。回来时特意去面馆看了看。她不好意思进去，也不愿转到后门去，稍稍踌躇了一会儿，向店内望了望也没见义治的影子。他大概不会刚过一夜就辞了这儿的工作吧？这个想法使她不由地停下了脚步。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气哼哼地转身快步向回走去，决心再也不去面馆了。她觉得不管义治是冷淡自己，还是对自己有些敬畏，这都无所谓，只是这种默默无语的离别让人难以忍受。

藤枝走到大街拐角处，遇到了两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义治，他大叫一声“喂！”停下了车，手里拿着空饭盒。他望着刚洗过澡的藤枝，小三角眼里流露出迷恋的目光。

“我马上就来。”

他迅速地说了句，便骑上车走了。另一个骑在前面的是脸上长着粉刺、约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他边用令人讨厌的腔调跟义治开玩笑，边象美国兵那样轻浮地嗨嗨地叫着掉过头来向藤枝挥

手。藤枝扭过头去皱了皱眉。在见到义治的一瞬间，她突然又变得任性起来了。觉得昨晚为他睡不着觉简直太傻了。她的心情十分矛盾，仿佛在人群中见到了自己寒酸的父母，既厌恶又无可奈何。她突然匆匆地移动了脚步。

过了一会儿，义治骑着自行车靠近了藤枝，下了车与她并肩向前走去。来到放木材的水渠旁，义治停下了脚步，两个人无聊地站着。

“怎么样，顾客多吗？”

“不多。”

藤枝蹲在地上，望着木材。假如真的分手了，还能象现在这样谈话吗？想到这儿，觉得好没趣儿。叹了一口气，此外再谈点什么呢？

“哎，你能预支出点工钱吗？我想该给家里寄点儿钱了。”

“我才干两天呀。”

“你不能从收的款里想点办法吗？真笨！”

“哼，可不是嘛，连工钱都要白白送给人家。”

又说这些，藤枝觉得很不顺耳。真气人，五尺高的男子汉，硬是连一个月弄万把块钱的本事都没有。藤枝觉得，没有金钱就没有幸福，也不配做个男子汉。自己身上肮脏不堪的人造丝绸衬衣该换件新的了，农村的妹妹也该给点零花钱了。自己守着义治，却连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这太傻了。就象世上的妻子们，为了得到生活保障而保持贞操一样。

“今晚无论多少，你得给我送点钱来！”

藤枝毫不退让地说。看到义治为难的样子她感到很开心。义治慢慢板起了面孔，皱着眉头说：

“我没处给你弄钱去，我还恨不得向谁要点呢。”

“哼，好吧！”

藤枝站起身一脚把一块小石头向浮在水面上光溜溜地横着身子的原木踢去。义治闷不作声，一想到藤枝曾为了生活而卖身，

就觉得必须想个办法。这使他感到了一种就象人口渴时的那种痛苦传遍了全身。如果说，只有金钱才能征服女人的心的话，义治已经无能为力了。

藤枝挪动了脚步，义治推着自行车慢吞吞地走在后面。

走到拐角处，藤枝冷淡地说声：

“再见。”

“我今晚去……”

义治小声道，伸出了手，可藤枝连瞧都没瞧他一眼就走了。开始下起了毛毛雨。藤枝离开了义治，但并未感到轻松。义治和自己之间的感情上的纠葛，使她心情沉重。

大概由于下雨的缘故，一整天店里都冷冷清清的。没有顾客藤枝也没什么事可做，便倚着墙想心事。自己那么蛮横地伸手要钱，义治大概已讨厌自己了。他现在大概连买包香烟的钱都没有了。虽然他有些地方还象孩子，但他心地善良。自己曾感到只有和他在一起才能体会到那种无忧无虑的心情，就象在自己的亲人面前那样无拘无束。但她觉得这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养成了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别人的习性。大概正因为如此，她不相信义治会有什么办法，她不相信明天。

门外突然传来了落合兴致勃勃的声音，紧接着人就走了进来。他那红光满面充满活力的脸给小店带来了一片生机。藤枝简直象是扑过去似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她大声地招呼老板娘。落合穿着蓝色的结城条纹上衣，比上次看上去显得更有男子汉的风度。大概由于前额头发稀少的缘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些。说是刚从宴会上回来，顺便来付昨天的酒钱。但明显地是冲藤枝来的。落合就着返潮了的盐豆边喝着啤酒边向藤枝描述宴会的情形。他告诉藤枝，那些衣着华丽但相貌丑陋的女人，偏要故作高雅，真令人恶心。反正是玩乐，干吗要装腔作势的呢。

“不喜欢高雅，这不正好暴露了你出身卑微了吗？”

落合笑着说，即便这样他仍以喝隅田川水长大为自豪。

藤枝告诉落合："我也曾在隅田川岸边生活过。我很喜欢河，一看到河水，就心情舒畅。我曾想，要是能乘船从上游到下游去看看，那该多美呵。"

"这还不简单，只要乘小汽船，就能从上浮的千住大桥到下游的台场。"

"哎，现在还有小汽船吗？"

对老板娘的惊讶，落合感到哭笑不得。

"现在还有人乘这种船吗？记得我小时候去浅草滩总是乘小汽船去。在永代桥下的停泊处等船，舢板忽忽悠悠地晃动，当小船发动机嘭嘭地欢叫而来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速度倒是蛮快呀。"

"说是船舱，其实只有几条长凳。大家挤坐在一起，一开船，小贩就开始叫卖了。"

落合也来了兴致："可不是嘛，把好儿本日历收在一起为一套，每套十元，还有连环画本呢。"

"有药品，还有金太郎糖之类的东西。常常在船上叫卖。知道金太郎糖吗？"

老板娘说这种糖上面有金太郎头象的图案，颜色十分鲜艳。藤枝连听也没听说过。藤枝问是蓄着武士发式的小贩卖这种糖吧？老板娘有些不快地答道：

"哪儿是那么遥远的时代，就是大正末、昭和初*的事儿。"

那时，藤枝还没出生呢。童年给藤枝留下清晰印象的只有利根川的长堤及岸边的芦苇。她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因此，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她一直在岸边过着贫困的生活。大概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提到河，她眼前就会浮现出河水奔流的情形。从未离开过东京的老板娘是体验不到这种心情的，不过落合

* 大正、昭和：都是日本的年号。

却有同感，他说他也曾有过藤枝这种感受。

落合说："中国有句古诗，'不尽长江滚滚来'，奔腾不息的长江是历史的长河。大概是由于当过兵的缘故，站在岸边，就会想起隅田川、东京湾，十分伤感。"

落合还说，在那以前，他几乎忘记了东京还有河流。老板娘突然向远处望去。她想起了流落到盛冈的男人也是出生在深川。大概他偶尔也会想起洲崎、月岛等地的河水吧。

落合向藤枝投去含情脉脉的目光。

"我有点饿了，去吃点寿司怎么样？"

藤枝在落合目光的引诱下，站起身。来去的目光，无声地沟通了两个人的心。老板娘为了讨好落合，因为他很可能成为自己的好主顾，便高高兴兴地让他们去了。藤枝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站在撑着伞的落合的身旁。伞下她那苗条的身体仿佛紧紧地贴在了落合身上。老板娘伸长了脖子，目送着他们从桥头拐到电车道上的背影。她觉得落合好象对藤枝有意。男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捻花拈草的呢？连妓女街附近的小酒店里的女佣人都不放过。她有些不解。

过了一会儿，她正准备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一下用盒子端走时，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凉风袭来，抬头一看是一张男人的脸，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闯进来的，老板娘吓了一跳，过了大约三秒钟才认出这是义治。

"哎呀！吓死我了。"

老板娘气呼呼地大声道，对义治的唐突表示不满。

"你有什么事？"

"藤枝不在吗？"

"陪客人出去吃饭了，刚走。"

义治皱起眉头，露出怀疑的神色，他不相信，刚来到这儿才两三天的藤枝会有什么熟悉的客人呢？怎么可能跟人家吃饭去呢。

"去哪儿了，是桥对面吗？"

“嗯，好象是。”

义治又冲到了下着雨的街上。如果凑巧说不定还能追上他们。老板娘不知为什么为藤枝捏了一把汗，心想义治追不上她们就好了。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这么想对义治是卑鄙的。从渡桥值班室的方向传来了高声咒骂的声音。老板娘边往嘴里扔着顾客吃剩下的塭豆边想，又是在吵架吧？

雨渐渐大起来了。不一会儿义治就被淋成了落汤鸡。他头发散乱，湿漉漉的衬衣紧贴在身上，发出一股汗臭味儿。老板娘故意不看他，心里松了一口气，终于没追上。义治要了杯酒喝了起来。老板娘询问他在面馆的情况，可他却只是心不在焉地敷衍着。良久，除了不时传来一、两声汽车喇叭的声音外，酒店内外一片寂静，连秒针的滴哒声都能听到。如果藤枝真的不回来，这个男人可怎么办。老板娘突然感到这个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青年有些可怜。老板娘发现喝着闷酒的义治眼睛都红了，感到有些不安。

酒精在义治被雨淋湿了的体内开始发挥威力了。对这种稍不留神就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的女人的不信任，加上坐立不安的烦躁与留恋之情交织在一起，仿佛只有酒才能使他得到摆脱。但酒使他变得更加激动。喝完了第二杯，眼神就开始发直了。酒精麻醉了他的大脑。使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给人一种阴森、恐惧的感觉。他又开始追问老板娘：你不告诉我藤枝跟那个家伙去什么地方，我也有办法。他的话里含着说不出是埋怨还是威胁的语气。他决不满意老板娘“去吃寿司了”这种回答。老板娘有些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心想：尽管藤枝当时是那么爽快地跟人家去了，总不会陪一个只见过一、两面的男人睡觉吧。便说道：

“如果是那样的话，不成妓女了吗？”

这话使义治愣了一下，仿佛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怪物似的，脸色都变了。他本来就不大相信，一个来到妓女街附近的男人会轻易地让藤枝回来。经老板娘这么一提，他更确信无疑了。

他深知藤枝的本性。他的这种不安又传给了老板娘，看来打着一把伞出去的一男一女确实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可怎么办呢？先不说那两个人，眼前这个目光恍惚的男子为痴情所驱，真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想到这儿脊背一阵发凉。老板娘突然转向义治说：

“马上就会回来的，反正就在附近。”

这纯粹是不负责任的宽心话。义治眼前浮现出藤枝出门时浓装艳抹、娇声娇气令人肉麻的媚态。对藤枝的语言、神情、举止他都太熟悉了。他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酒，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两眼通红，脸都扭歪了，一股风似地冲出了小酒店。老板娘感到一阵惊悸，仿佛利刃贴在脸上似的，心想：什么也不知道的藤枝，会冷不防地被气昏了头的男人拽到什么地方去。老板娘眼前浮现出发生在桥的一侧阴暗的公共厕所里的一起一个女人被害的惨案不过这也许是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事情，自己从报纸上看后留在记忆中的。但老板娘吓坏了，已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雨打房檐儿的声音渐渐消失了，老板娘爬到睡熟了的孩子身边借以壮胆，她心惊胆颤，连把室内的电灯关了的勇气都没有了。心里不禁又怨恨起撇下自己跟女人私奔了的丈夫。

突然，响起了仿佛使整个房间都震动了的敲窗户的声音。果不出老板娘所料，她一跃而起，用双手搂紧了孩子。胡乱地敲窗户的声音还在继续。老板娘双腿打颤，可还是壮起胆子颤颤巍巍地向外屋走去，在黑暗中摸索着电灯的开关。老板娘发现，一张黑乎乎的男人的脸贴在玻璃窗最上面的那块玻璃上。怒目圆睁象金刚似的。果然是义治回来了。

“那个贱货，还没回来吗？”

“没回来！”

老板娘尖声答道。心想：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你不放心，那怕在雨里面跑一夜也不关我事，可这么胡乱地敲窗户可真让人受不了。为别人的事儿操心损寿可犯不上。

义治还在高声叫喊着敲窗户。老板娘气疯了似地大声喊道：

“我这儿不是给你看女人的地方！”

男人的脸突然离开了窗户。老板娘颤颤抖抖地走到窗前，仿佛窥视什么可怕的怪物似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着。在黑夜和阴雨的笼罩下，洲崎娱乐街一带的灯光都熄灭了，一个人影也没有。

第二天早晨，很晚才起床的老板娘因头痛在额头上贴了块膏药，把孩子打发上学去后，满腹不快地等着藤枝，可老也不见她的影子。心里说：我这儿可不是妓院。过了一会儿，气渐渐消了些，边用脚踢开不知从哪儿来觅食的野狗，边向桥对面张望。公共厕所那边儿没一点儿动静。

过了晌午，藤枝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打扮得利利索索，头发烫得很漂亮，穿着紫底碎白花纹的新衣服，抱着包袱快步地就象回到自己家似的走了进来。她一见老板娘便快活地笑着，故作自然。本应请人家原谅，可她却满面春风，没有丝毫的羞愧和内疚之意。真象个不知耻的女流氓。

“昨晚下雨，我们一直喝了很久。今天早晨去了日本桥，我让他给买了这个。”

说着递给老板娘一小包东西。老板娘的攻势被瓦解了，不由苦着脸伸出手接了过来。这是一块混纺的布料，顶多值四、五百圆，但纸鹤的图案十分精致。老板娘对藤枝连价格昂贵的和服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到手的手腕惊叹不已。这就是娱乐街的妓女们也是望尘莫及的呀。从这一点上看女人反而比男人生活能力强，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生活下去。如果运气好，还会生活得不错。

“你这件衣服挺漂亮呵！”

藤枝美滋滋地看着自己身上的带里子的和服：

“还说得过去吧？”

这是她一夜的报酬。

看准了对方钱包里的钱，不全部弄到手就不甘心。她的身上也有娱乐街的妓女们那种蚂蝗似的贪婪。她换掉肮脏的人造丝绸旧衣服，换上漂亮的新衣服，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了。洗掉了身上的污垢，头发梳起来，心情也随之一变。有一种近似站在妓院门口接客时的紧张感。过路的男人和主动上前拉生意的妓女之间有一种微妙而令人眩惑的吸引力，正是它酝酿成了在桃色灯光下颓废的性交易，而男人可以说就是她们的猎物。妓女们争相献媚，用袖子这张网去捕捉男人，尽最大之能事引诱男人上钩。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媚态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对她们来说这就是谋生的手段。出卖自己的肉体，对她们来说这是最得心应手的生活方式了。她们只会用这种手段谋生。

老板娘向洋洋自得的藤枝道过谢收下了东西。怒气是平息了，可又觉得不给藤枝泼点冷水太便宜她了。于是便向藤枝讲述了昨天晚上义治是怎样来到这儿，又怎样怒气冲冲地去追她。越讲越起劲儿，反复讲了好几遍。说没被他追上完全是侥幸。

“如果叫他追上真不知会怎么样呢，我想起来身上都起鸡皮疙瘩。”

老板娘还报怨说，昨晚为这事儿连觉都没睡好，现在还头痛呢。听了老板娘的话，藤枝的脸立刻变了色，露出惊慌的神色。义治不会虚张声势，很可能是真火了。在外面窝囊的要命，而对自己的女人却总好象有某种特权似地，要人家俯首帖耳。对这种男人藤枝气不打一处来，恨得咬牙切齿。

藤枝噘起薄薄的嘴唇：这种窝囊废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如果不放心，有本事把我安置在一个不接触任何人的地方算了。象义治这种两句话不离死的男人，唯一能做到的大概就是投河寻死之类的事情。藤枝边用手抚摸着衣角边想：我决不能走寻死这条路，正因为活着才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给自己买下这身衣服的落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象个男子汉。藤枝甚至真有点喜欢他

了。靠在面馆当跑堂的义治挣的那点钱能顶什么用。藤枝想：抓紧落合是上策。藤枝征询老板娘的意见，说道：

“哎，你说是吧？”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但老板娘没有回答她的问话，而说道：

“那个人花钱确实大方、爽快，但恐怕也只是这一次而已吧？”

“不。”

藤枝非常自信地回答。她有妓女街的女人们所没有的自信。

“他还说要给我借一间公寓呢。说我总不能总呆在你这儿。”

“只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离开这儿得跟义治商量好，否则你一走了之，回头倒好象我把你藏起来了似的。义治问我要人，我可受不了。”

藤枝笑着点了点头。老板娘不禁涌起一股妒意。大凡女人总是相互忌妒的。藤枝在心里想：坐在漂亮的公寓里，边喝茶边听收音机等待男人回来，这种生活多快活呵。虽然，藤枝也曾眼见过一些一度过上了这种生活，尔后又被抛弃了的女人。但她觉得自己不会。落合不知道自己以前的事，很敬重自己。因此自己必须象正正经经的女人一样。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抓住落合。至于义治，她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跟他分手。

掌灯时分，老板娘开始留心起外面的动静来了。老是想，义治会不会来？怎么还不来呢？这个年轻人也真是个傻瓜，再不来藤枝就要跟别人跑了。会不会是因为面馆活儿多脱不开身？再不就是已经绝望而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想到这儿，老板娘有些怏怏不快。于是就打发孩子去面馆叫义治来。老板娘觉得还是让两个人见一面，事后自己也少点麻烦。过了一会儿，男孩子回来了：

“不在呀！”

“不在？”

藤枝仿佛被谁推了一把似地站了起来。

“是到外面送盒饭去了吧？”

“不知道，听说一大早就不知去什么地方了。”

“走了吗？那么他的行李呢？”

男孩儿当然回答不了她这个问题。藤枝立刻变了颜色，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老板娘呆呆地目送她出了门，她不解藤枝为何如此惊慌。

有客人来了，老板娘边上酒边同客人闲聊，但在心里却不安地等待着藤枝的归来。不多时，藤枝无精打采地回来了。她倚着店面和厨房之间的柱子站着，神不守舍地默不作声。刚才的得意劲儿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客人走后，老板娘问她怎么样了，藤枝气哼哼地说：

“不在。真是的，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不更好吗？”

老板娘听说义治不在，感到扫兴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丝宽慰。这么一来就不会有什么纠葛了。想到这儿，她松了一口气。

“好什么好？把人家当成傻瓜！要走也行，可总得打个招呼吧。这不是最简单的人之常情吗？”

藤枝越说声音越高，因气恼而紧咬嘴唇，老板娘无法理解藤枝的心情。自己在心里虽然也十分愤恨出走的丈夫，但跟这完全是两码事，藤枝这时的心情是无法从道理上解释清楚的。

藤枝变了个人似地垂头丧气。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沮丧。她虽从未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背叛义治，可一想到义治这么坚决地离开自己，就觉得自己太下作了。噢，我也许是个不可救药的坏女人。

夜深了，霓虹灯熄了以后，一位陪着年轻的客人来到桥这边的女人，穿着一件只系了一条窄窄腰带的和服，掀开门帘同男人

一起走了进来。

“对不起，给我要杯酒好吗？”

女人双手搂着男人的肩膀，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藤枝把杯子放在两个人的面前斟上了啤酒。女人注意地打量了藤枝一会儿问道：

“哎，你以前在‘乃红’干过吧？”

“‘乃红’是一家妓院，就在娱乐街尽头的堤坝附近。

“没有。”

藤枝转过脸去，摇了摇头。这出其不意的问话使藤枝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还是趁早离开这儿为妙。

女人把目光从藤枝脸上移开，用本来就缠在男人脖子上的手拚命把男人向自己怀里拉，仿佛这样就能把男人的心抓住似的，然后把自己的嘴唇凑了上去。这是她拴住男人的唯一方法，随后她把酒端到了男人嘴边。从眼前这场面中，藤枝仿佛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只能靠肉体吸引对方，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现对方已厌倦自己时，那种焦躁不安是无法排泄的。眼前这个女人仿佛在焦躁而绝望地挣扎着。藤枝送走了客人，可心思还在那个女人身上，沉浸在一种无名的悲哀之中。没有什么喜欢、厌恶，也没有什么爱情可言。无论是谁，只要能把我从这个泥潭里拉出来，他就是我的恩人。原想跟义治在一起总会有办法的，美梦已被现实无情地毁灭了，这样一来，义治对自己来说就是一文不值的男人了。

平时一起风，地势低洼的居民区就飘散着一股呛人的气味。而到了秋天，早晚空气却很清新。黄昏，风停树静；夜晚，霓虹灯五彩缤纷，美极了。当藤枝跟老板娘一起咯咯吱吱地吃着老板娘从不动明王庙会上买来的煎饼时，外面传来了“哒哒哒”的摩托车马达声，到酒店门口便停了下来，穿着夹克的落合走了进来。一见到落合，藤枝立刻满面生辉，一下子就挺直了懒洋洋的身体，跑着迎了上去。热情而殷勤。她从本能上已习惯这样了。娇滴滴

的鼻音就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也并不能完全说是虚伪的做作，她对眼前的落合产生了爱情。同她一样，落合的脸也开始发红。这是只有肉体上彼此熟悉了的男女间的那种特有的表情。

“公寓找到了！”

“真的？！在什么地方？快说！”

藤枝迫不及待地凑到落合跟前问道。落合想逗藤枝发急，故意卖关子。老板娘出来斟酒，谢了落合的礼物，她在心里暗暗羡慕藤枝的幸运。公寓在神田川岸边的一个高地上，落合说手续已办好了，明天去看看好吗？藤枝恨不得今天晚上就去。她的兴奋与欢喜简直有点令人吃惊。

“公寓又跑不了，看你！”

落合揶揄着象孩子似地迫不及待的藤枝。可在心里，又有些盼藤枝快点收拾一下好跟自己走。这可真是弄假成真了。他连自己也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过什么情妇，更不用说在什么地方为情妇租房间了。在娱乐街入口处前的小酒店，被这个萍水相逢的女人所吸引，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再向前一步藤枝就是娱乐街的女人了。对堕落了的女人，肯定不会有什么兴趣了，而对这种在边缘上挣扎的女人，落合感到格外有魅力。他想，藤枝眼看就要堕落了，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作支撑，他被藤枝这种惊魂未定的样子而迷住了，他自己感到有些滑稽。他在心里想：只要自己的店不亏本能维持下去，就一定设法为她做点什么。这种热情使已进入中年的落合，感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满足。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落合心情很愉快，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阵儿，便同藤枝约好明天去公寓，就又跨上了摩托车。这辆车很有气派，甚至可以说富丽堂皇。摩托车发出震耳的响声，就象奋勇前进军队的喇叭，即将分开人群向前驶去。藤枝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个骑着有十分复杂装置摩托车的落合身上。

“这车真漂亮，很贵吧？至少值一万元吧？”

“你说什么呀？”

落合对藤枝的无知报以苦笑，往她手里塞了点零花钱便发动了摩托车，潇洒地向藤枝挥了挥手，消失在夜色中。藤枝依依不舍地目送了好一阵。

藤枝为明天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而陶醉，不知不觉地哼起了小调。她回到里屋打开了包袱，想收拾一下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藤枝深有感触地注视了一会儿来这儿才几天的有数的几件生活用品。老板娘也站在一旁看着，心里羡慕地想：在公寓里生活该多么舒适快活呵！而自己没有一天能够静下心来，为挣这点糊口的钱，辛辛苦苦地操劳。这种身心的疲劳使老板娘觉得简直要变得歇斯底里了，可眼前这却又是无法摆脱的。藤枝迅速收拾好了包袱，突然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呼声：

“藤枝！”

“哎。”

藤枝仿佛被什么东西弹起来似地一跃而起。老板娘吓了一跳，一把抓住了藤枝的袖子。藤枝已顾不上这些了，从老板娘手中挣脱出胳膊，走到外屋，向外面跑去。微暗中，站着那个满脸长满了粉刺的男孩子。藤枝几乎冲到他面前，大声问道：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了？”

男孩被藤枝一连串的问话弄得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里。

“快说，怎么回事儿？”

藤枝又跺起脚问道，男孩吓得直眨眼。

“嗯，是这么回事，他来电话了，是从医院，不，好象不是医院，大概是旅馆吧。嗯，说一提厩桥旅馆你就知道了。是吧，让你带着钱去。”

“什么时候的电话？”

“啊，大约两小时之前。那阵太忙，没能来告诉你。”

藤枝用手抓着窗框，大口地喘着气，她感到有些眩晕，浑身无力，好象陷进了地窖似地，自己的声音仿佛十分遥远。

“谢谢。”

男孩笑了笑，不知咕哝了句什么，藤枝没听清。等他走后，才慢慢地走回里屋。

老板娘问道：“是在旅馆里吗？”

藤枝把身子靠在里屋门框上，好不容易清醒了些。眼睛直楞楞地盯着厨房的一角，仿佛义治就在那儿似的。

“搞什么鬼名堂？游手好闲地跑到旅馆去，让人家拿钱去接他。谁去呀！”

藤枝说完后，更加气愤地咬紧了嘴唇。真想痛快地对他说：别白日作梦了。没用的窝囊废，净干这种没出息的事儿。老是嚷嚷寻死的人，反而死不了，真地投了隅田川倒也象个男子汉。

“哎，老板娘，我看这样的男人用不着担心。真是的，既没有征服女人的手腕，也没有养活女人的本事。没用的色鬼。男人那怕使用暴力也行，不能让女人说三道四的，这才象个男子汉……哎，真烦死人了。”

藤枝厌恶地咒骂着，只恨义治不在眼前。从前天晚上大概就身无分文了的义治那种落魄的样子，不用说也能想象出来。这算什么男子汉？藤枝觉得好没意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最终义治会成为自己的累赘。藤枝可不愿这样。

“笨蛋！死不了的，混帐、窝囊废！”

藤枝气得骂出了声，恨不得找到义治当面痛骂他一顿，让他清醒清醒。藤枝与义治之间既不存在欺骗、也不存在被欺骗。而是由于缺乏生活能力和经验，才搞到了这步田地。对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藤枝懊悔了，觉得这都怨义治无能。他虽然在肉体上已发育成熟了，但在精神上仍然象个没发育成熟的孩子那样脆弱。他害怕寂寞、胆小，并且没有主见。连去摊床买东西都不好意思，甚至跟女人开个玩笑都不会，总是悄悄地躲在角落里，可乘出租汽车时却硬充阔气，人家找的零钱都不要，就这样。而一旦真的没钱了，立刻就象个泄了气的皮球，成了个毫无自信的可怜虫儿。他体

格健壮肌肉发达，能经受外界的各种变化，但在精神上却受不了一点儿挫折，大概是由于孤独的缘故吧，感情也非常脆弱。他向藤枝谈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时竟把脸埋在藤枝的胸前哭了起来。他的睡态、他的呼吸、他那十分有趣的长在胸前的三根细长的汗毛、他那熟悉的一切，可以说两个人已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了。强健的筋骨与柔美的线条、黝黑的皮肤与细白的肌理的对照，这就是男人和女人，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义治刚满二十五岁，年轻，单纯。藤枝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那强有力的臂膀和将脸贴在他那带有海风气息的宽厚的胸膛上时那种无忧无虑之感。可以说，是他第一个向自己伸出了爱之手。他的手脚总是那么温暖。当他用手握住自己冰凉的脚指时，立刻就感到一股热流传遍了全身，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似的。

“一个人，并且身无分文，他可怎么办啊？”

藤枝用手托着腮自语道。怒气一消，她便垂着头在那儿发起呆来了。把自己当作唯一的希望，焦虑地等待着的义治的脸，老是在眼前晃动。藤枝已下决心跟他分手了，正因为如此，就更觉得他可怜。

“该睡了吧？”

老板娘提醒藤枝。藤枝抬起头望着老板娘：

“我还是去一趟吧？”

“什么？去哪儿？干什么？”

“我要是撒手不管，说不定他会寻短见的，他身无分文。”

“不过，反正是要分手的人了，我看就算了吧。”

老板娘惊讶地望着突然改变了主意的藤枝，不解她为什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惴惴不安地想：象藤枝这样做事如此让人担心的女人也真少见。老板娘不赞成她去义治那儿，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知道，我只是给他送点钱去，就算是跟他分手给他的一点儿补偿费吧。”

“那也用不着非今晚就去呵。”

老板娘越劝，藤枝反而越坚决。就这么分手她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乘公共汽车回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藤枝说走就走，恨不得三步并做两步走。她心里还在盘算着明天跟落合去公寓的事。不过这跟去义治那儿完全是两码事。就象今天和明天不同一样。现在必须立刻去呼唤自己的地方。她目光炯炯、专心致志地紧了紧衣带。

这天，秋高气爽，景致美极了。

正午，后面的岸边传来了喧闹的声音。老板娘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几个妓女正站在桥边准备上船呢。摇摇晃晃上了船的妓女们，有穿和服的也有穿西服的。乍一看，与一般姑娘没什么不同。连桥上过路的人都停下了脚步打口哨起哄。运河的水在阳光下波光鳞鳞，坐在白色小船上的女人们，个个兴高采烈。持桨的女人把桨向后划去，小船开始移动了。她划得妙极了，一看就知道，她是在岸边长大的。小船起动后，她们象少女似地挥着手，从桥上，岸边住户的窗户里传来了相应的呼声。小船出了运河，围着月岛转了一圈。苇之川沿岸是一条非常好的游览路线。

老板娘目送走了小船之后，把炭炉搬到店面，准备把火捅旺些。这时，落合迈着大步走了进来。老板娘仿佛见到讨债的上门来了似地向后退着，眼睛望着地面。真不知如何应付了。落合一进来，便条件反射似地问道：

“藤枝呢？”心想，她大概是做头发去了吧。

“请，请。”

老板娘拿来了啤酒，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不知该说什么。藤枝昨晚一去未归，也许根本就不会回来了。老板娘真不忍心给怀里揣着钱、充满希望的落合泼冷水。可无论如何这是瞒不住落合的，便从头至尾把昨晚藤枝又回到原来那个男人那儿去的事儿讲了一遍。

“是情夫吗？”

落合目不转地睛望着老板娘。他对藤枝并不是没产生过怀疑，但总觉得难以相信。藤枝是那样渴望新的生活，也许是去跟那个男人谈分手的事去了。他只能这样想，这个女人是那么诚心诚意，她不会欺骗自己的。落合好象还不大死心，老觉得她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老板娘对男人的痴情感到可怜。

“不，她不会回来了，刚才那个男人来把东西都取走了。”

落合的脸立刻变了颜色。他好象要说什么却没说出来，把啤酒送到了嘴边。心想，就算她跟我说的都是假话，但她不是曾那样热切地盼望自己能使她开始新的生活吗？如果她有情人的话，怎么会轻易地委身于自己呢？

“不象是有男人在背后操纵，莫不是跟谁都乱搞的女人吧？”

“可不是嘛。见面就以身相许，这是生意，她好象在娱乐街的乃红院干过，是妓女出身。”

“是吗？”

落合仿佛受到了很大打击，脸都涨红了。

“所以说，妓女都是逢场作戏，花柳街的女人就是这样。那怕再好的人，一落到这个地步，就彻底完了。男人喜欢寻花问柳，我也不反对，但最要紧的是，别忘了自己的老婆。藤枝也不是坏人，但你若是一心迷恋于她，那可就是自寻烦恼了。”

落合十分扫兴，眼前浮现出藤枝那若无其事似的面孔。虽然他对藤枝的突然离去感到可惜，但同时也暗暗庆幸自己没有白白丢掉怀里这些钱。

“是个惹人喜爱、有趣的姑娘，可真没想到……。”

老板娘又在一旁接着刚才的话说道。可一想到藤枝终于没能离开义治又觉得她有些可怜。今后怎么生活呢？大概除了重操旧业不会有别的出路了。

落合坐在那儿闷不作声地喝着啤酒。老板娘不作声地给他斟酒。突然，从门帘外面走进来一个女人。藏青色的裙子配着胭脂

色的毛衣，脚穿木屐，手里拎着一个塑料布的包袱。看上去大约二十一二岁，长得蛮漂亮，因为化了妆所以看上去要大一些。她进来后行了个礼，笑咪咪地问道：

“你们这儿要雇女佣人吗？”

老板娘挪动了一下身体，十分冷淡地回答道：

“实在对不起，我这儿不缺人手。”

女人向落合要了枝烟，落合给她点烟她便把嘴凑了过去，贪婪地吸了起来。

“你从哪儿来？”

“崎玉。”

落合揶揄道：“珍珠井吧？”

女人举起手说：“我可是个正经的女人，那种地方……。”吸完烟，道了谢便向外面走去。老板娘叹了口气，这样的女人，仿佛永远也不会消失似的。

落合站起身道：“再见！”便走了。

老板娘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来了，目送着他的背影。

外面，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临近黄昏的洲崎一带，静谧无声。

阴　　影

佐多稻子著
冯蕴泽译

【译者按】佐多稻子(1904年～　　)，日本著名女作家，无产阶级文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少年时代境遇悲惨，11岁时被迫中途退学，开始苦难的童工生活。这些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作品中以描写中、下层平民生活及夫妇家庭生活者居多。代表作《奶糖厂的女工》是以她自己早年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处女作。作品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社会意识和思想倾向。此外，还有《我的东京地图》、《绿色的林荫路》等长篇名作。并出版有《佐多稻子作品集》，共15卷。

佐多稻子的短篇集《女宿》，曾获日本女作家文学奖，《阴影》便是其中的一篇。作品以纤细而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一个青年女子，由于弟弟犯罪而使自己生活蒙上了阴影，因而在如何对待自身幸福与不幸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忍耐”精神。情节很简单，但写法很细腻。

车厢里，旅客们大都已经入睡。刚才还一直毫无顾忌地高声说笑的那三、四个中年男人，好象也已进入了梦乡。列车刚刚驶过土浦，下一站该是水户了吧。夜行列车载着长途旅客，在车轮的

隆隆轰响中，沿着深夜的路轨，一股劲地向前奔驰着。差不多坐满了乘客的车厢内，不时传出男人打呼噜的声音和女人哄小孩的细细低语。列车剧烈地抖动着。这是停战后等十个年头，东北线上三等车厢内还是黑黝黝一片，一旦关上车窗，车内便闷热难熬。

良枝支着双肩，面朝窗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这个时候还这样直直坐立着的，几乎只有良枝一个人了。前面座席上，熟睡的母女俩肩头紧靠着肩头。旁边那老人的脚，也伸出了过道。良枝用手帕捂着嘴，胳膊肘靠在车窗上。除了时时有街上的灯在外边闪过外，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良枝的脸映在车窗玻璃上。她并没有看什么，在车轮不停的隆隆声中，良枝只是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微微有些发红，然而看上去似乎很柔软的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使她的脖颈显得有些细。她身着一套灰色的、带着同样颜色条纹的套装。

良枝的目光显得有些呆滞，但她已不再动摇。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断了念头吧。本来，这个念头藏在她心里已经好几年了，只是这次却意外地发生了动摇。然而就象是为了专门等待着给她自己的动摇当面一击一样，紧接着便发生了眼下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也许这种巧合纯属偶然，然而对于良枝，这无疑等于在接受天的惩罚。良枝的性格决定了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她也无法去反抗，而只考虑这是对她的惩罚。她争强好胜，但却总是束缚着自己。

她意识到，对自己这十几天来的行动，店主人夫妇俩不知该怎样去想。他们一定会生疑。穿一身套装的良枝，看上去好象是哪一家公司的职员，而实际上她是在一家饭馆里工作。饭馆座落在日本桥至京桥之间电车路旁的一条胡同里。这是一间不大的店铺，加上那间三席的房间，总共才有五间大小。来这里吃饭的总是那家公司的客人。简朴的小店，不得不在做菜时格外经心。店主人亲自掌勺。客人们也觉得这里象家里一样方便，所以每当周六或

其它什么时候去川原打高尔夫球以前，都要来这里吃午饭。因为顾客都在公司里工作，因此星期天店里也只好休息。

良枝在这个店里工作已经整整三年了。除了良枝，现在这里另外只有两名年轻姑娘。女主人是个聪明、文静的女人，今年三十岁，比良枝大五岁。她很喜欢良枝。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引来了现在这段故事。

还是在一年中最热的那个季节里。每天，当店里关了门，里边收拾停顿，良枝在洗漱室洗完脸后，都要向正在帐房里拨拉算盘的女主人道一声晚安。这天，良枝脱下工作装，换上了连衣裙，隔着帘子微微躬一下身，说：

“老板娘，您还忙着。我先走了。”

“啊，良枝姑娘，你稍等一下。

女主人还没换下篮褶和服，她一边记帐一边对良枝招呼了一声。

“您还有什么事吗？”

“哎……有点小事，我这边马上就完。”

帐房的里间，每天要起大早出去采买的店主人，已经喝过了晚上这顿酒，钻进了蚊帐里。良枝面朝着只生长着两棵篠竹的狭小的里院，在前廊的一端蹲下身来。正面大街上传来市内电车的声响，还可以听到旁边胡同里烧芋铺的年轻人的叫卖声。

“好了，完了。”

女主人也轻轻地说了一声，然后象对朋友似地说：

“咱们吃块瓜吧，你去切来好吗？”

“我？行吗？”

“哟，你这说哪去了。快去切。”

“好。”

女主人走到前廊，一边吃着良枝切来的甜瓜，一边说：

“有人想给你提亲。”

“啊？”

良枝啊了一声，但她并没露出吃惊的神色。随着女主人的声音，她把装着切好了的甜瓜的盆轻轻地放在膝盖上，低下了头。

"你没觉出来吗？这是胁田先生的意思。他问我村井先生怎么样。当然，这事村井先生也知道。"

"可是，象我这样的人……"

良枝轻轻地把头转向院子那边。

"看你说的。我和你在一起相处也已经三年了。对你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象你这样长得又漂亮，又一点不轻浮的人真没有多少。胁田先生觉得你挺本分，这样我才肯大包大揽了下来。"

"真是，您的好意我真是太感谢了。"

良枝的声音里，忽然带着哭腔。

"哟，怎么啦？这事你不同意吗？"

"不、不是的。只是，象我这样的人……"

"这是人家的意思呀。村井先生不是也很了解你吗？对了，这样正式向你提起还是第一次吧？所以，你先仔细考虑考虑。噢，快吃瓜吧。"

"嗯。"

良枝这才开始把匙插进瓜里，默默地吃起来。她的脸上奇怪地露出了一种满足的神色。对这门亲事，良枝并没表现出一种女人们所常有的那种兴奋。女主人似乎对此有些不满意。她又换了个话题对她说：

"最近，不是到处都在喊女人结婚难吗？那是因为男人们都在战争中死了。我弟弟就是一个。要是他还活着，我真想让良枝姑娘嫁给我弟弟。"

对女主人的如此热情，良枝还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没有抬头。她的内心陷入了剧烈的矛盾之中，已没有心思去认真听对方说话。她没有注意到，对她自己常常流露出来的阴郁情绪，女主人似乎又发生了怀疑。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你已经有了？"

听她这么一说，良枝忽地一下抬起头来，

“不、不，没有那样的事。”

“这不就得了。好吧，你先考虑考虑。”

“嗯。”

这天夜里，良枝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听着身旁两个年视姑娘响亮的鼾声，黑暗中良枝睁着双眼，不断重复着那纷乱的思绪。一种从没有过的阴暗、绝望的想法不断在她脑子里闪来闪去。良枝知道，那个叫胁田的客人是一家纤维批发公司的经理。她还知道，村井在这个胁田的公司里负责销售，常年在全国各地奔走。良枝历来总是尽量使自己听一遍客人的名字后就再不至于忘记，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接待客人时从未出现过差错。可是，就在村井第一天来时，她却出了一次与她极不相称的差错。那次，村井比胁田晚来了一步。刚好正要从二楼走下来的良枝，按着女主人的吩咐，在楼上等村井上来后，就把他领到了另一个座位上。

“怎么，他还没来？”

长得有些象哪个棒球运动员，但却带有几分乡下人气质的村井，有些奇怪地环视了一下这个房间。

“说好五点，现在应该到了。”

当良枝送上茶来的时候，村井已不在原处，而正坐在胁田那边笑良枝：

“我总觉得这边好象是胁田先生的声音。所以才向这边找来了。”村井不知是对良枝还是对胁田这样说道。

“呀！这可怎么好？原来是和胁田先生一起的呀！”

“连良枝姑娘也会出错呀！”和胁田一起先到的三个客人对良枝开着玩笑。她感到不好意思，马上溜出了房间。当她到楼下向女主人说起这些时，不由得笑弯了腰。

胁田说的就是这个村井。对胁田的介绍，良枝并没有感到意外。在这之前胁田也曾试探地向她透过风。胁田曾经笑着对她说，这个九州直方出身，曾经下过矿井的小伙子，现在在纤维公司做

事。那个长得和村井相象的棒球运动员正巧也是九州人。村井比较早地结束了在苏联的拘留生活，如今在本来关系不太密切的胁田的公司做事已经七年了。

从村井那不知什么地方流露出来的充满乡土感的外表上，良枝看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并且，这种不是由村井直接提出，而是通过胁田提出的方式，良枝也感到满意。因为这里是饭店，三年来各种各样的表示她已经遇到过几次。但她看出，那都不是认真的，所以她也从未认真对待。今天晚上，女主人也说，连胁田也看中了良枝的性格。这些话象五月的微风，轻轻地抚慰着良枝的自尊心。也正因为这些，良枝越发把视线集中到了自己内心那个灰暗的斑点上。这件事，女主人和胁田以及村井都不知道。每当良枝的思绪触到这里时，内心便会“刷”地一下被罩上一层阴影。

第二天，从早晨起来，良枝一整天都默不作声。她虽然还和每天一样勤快地工作，但却没有了笑容，甚至极力避开女主人的视线。女主人也感觉到了良枝的情绪不振。对什么事都历来顺顺从从的良枝，唯有常常露出这种阴郁情绪是一个坏毛病。你以为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可不知什么时候又转好如常。近些日子，女主人猜想出，良枝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一定是因为女人身体上的原因。并且良枝已经快三十了，她这么想象着。可是对于良枝常常流露出来的阴郁神色，女主人还是感到有些不快。

两天、三天，良枝闷闷不乐的情绪一直这样持续了下来。听她说，在东京她只有一个姑姑，母亲在战争中已经病故，父亲也在她到这个店来的前几天患脑溢血死了。弟弟一个人在大阪作工。女主人不能不为良枝可怜的遭遇而深表同情。所以她有些生气。她想，不正是因为这样，才给她提起和村井的这件亲事吗？

时隔不久，胁田和村井又一起来吃饭。先走出来迎接的是良枝。她从二楼下来，朝正在里间屋换衣服的女主人喊道：

“老板娘，胁田先生来了。”

“就胁田先生一位吗？”

“不，还有村井先生。”

女主人一下瞥见了良枝回答问话时的神情，看到她有些不自然，脸上放着光采。女主人一边系纽扣，一边在心里说：“看怎么样？果然不错。”这个时候，和苗条的良枝相比，身材瘦小的女主人倒显得逊色了许多。

在胁田的座前，女主人又一次感到吃惊。来送酒菜时的良枝和平日大不一样。在这种与往日的不同之中，明显地含有一种特殊的美。她的眼角比平日高高地吊起，身体上漂亮的线条清晰而又和谐。这当然不是谄媚或轻浮，而是给人一种孔雀开屏前先不动自己的身体，然后精神十足地张开身上的羽毛时的那种感觉。当然，她的脸蛋平时就显得很漂亮。但常常给人一种故意不加修饰的印象的良枝，今天终于露出了平日所一直隐藏着的秀美。她是在用自己的美来吸引胁田同他们及女主人的注意。估计良枝这样做一定是有意识的。

“咚、咚……”夜行列车的车轮不断发出剧烈声响，在夜空中回荡。良枝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经三点半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感到肩头有些发凉。车厢内空气混浊，不知从哪个座位上传过来的咳嗽声显得格外响亮。在这样的夜晚，被这样的夜行列车带到从未去过的仙台，连她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她认定自己的命运一定是一直被深深地包在什么东西里边，而这次才意外地显露出真实面目。只是由于它显露出来的时机正是良枝最得意的顶点，因此，对她的打击也更大。的确，在自己最得意的时候，良枝变得有些不逊了。她试图继续隐瞒已经隐瞒下来的这一切，直到办成这件亲事。这种不逊，当然不是在哪一个晚上突然萌发出来的。村井这个人让人感到可以信赖，而且成了这件亲事，也会提高自己的身价。所以她才自然地走到了这一步。在和自己一起做工的那两个女孩子面前也是一个骄傲。专做烧菜的厨师须

藤，一次对良枝开玩笑说：

“你的眼光不对呀！看不出来，能有这样的眼光对方该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他的话里，意外地带有别的意思。

“啊……看你，哪有那样的事。”她回答道。

须藤那狡黠的目光，使良枝不由得在内心“啊！”地喊了一声。但这一惊，又更助长了她那骄傲的心理。

一次，村井邀良枝去看歌舞伎。因为女主人也在一旁劝说，良枝才接受了他的邀请，答应下一个星期日去看。当时她确实很兴奋，所以到了事情的前三天，当她突然想拒绝这一邀请时，女主人简直目瞪口呆地说：

“这么说你有什么其它更大的事要办？”

从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这时的温和语调是极勉强的。

“嗯，我稍微有点……”

她深深地伏下头去，只回答了这么一句。但语气却很坚决。

“原来是这样。你有什么事我不知道，可不管怎么说，这回去看歌舞伎对你来说太要紧了！”

“那倒是。可是我实在去不了。”

“这么说，你是有些怕村井先生？”

女主人直率的问话，良枝一下没能回答上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的良枝，象被遮在了周围的一片阴影中，显得十分阴郁。她不想让对方摸清自己这是为什么。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么做对胁田和村井该多不好！”

“对不起您，我实在不是因为对村井先生不满意，不是的。而是因为、我、我不行。”

“要是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又真没法解决，那就回绝人家也没关系。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呀！这让我怎么对胁田那边讲。”

这时，刚才一直很坚决的良枝，忽然低声抽泣起来。这倒让人感到她很诚实。女主人这时也沉默下来，在内心里想象着各种

各样的、而且可以被接受的可能性。结果，她只能断定，一定是因为良枝和哪一个男人没断旧情。

“不管怎样，歌舞伎的事我会替你回绝的。”

这时，良枝又提出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要求：

“我、我想请几天假。”

这实在有些突然，经过一再询问，良枝才说，是因为弟弟要由大阪来京和她一起生活。女主人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其它原因。她感到，三年来，一直以为对良枝已经十分了解了，其实自己很粗心。她感到良枝有什么事瞒着她，象欺骗了她一样。同时因为良枝今天请假的要求提得很突然，象歇斯底里症患者一样，她隐约感到说不定明天又会突然恢复以往的精神。但是到了第二天，良枝告诉她，出去找公寓了，并在本所绿街上找到了住处。而且还郑重地说，在找到替换她的人之前，她将一直通勤来上班。她不加考虑，利索地搬走了自己的东西。女主人象是被人抛弃了一样，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良枝终于没能在车里打上个盹。出了仙台车站，当她环顾洒满淡淡朝霞的站前广场时，稍稍感到有些头晕。现在正是通勤开始的时候。她要了辆出租车，尽管她在心里想，马上就可以见到离开了很久的弟弟好雄了，可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她在怨恨好雄。相反，当她想到弟弟是因为只有她这个姐姐一个人可以依靠才给她来了通知时，倒觉得他很可怜。薄薄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又装上了住在王子的婶婶家的一封信，然后转寄给了她。这是五年来接到的弟弟的第一封信。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仙台的拘留所里，只知道弟弟所犯的罪。她不能忘记她当时听到这件事时的情景。他几乎无法抑制住微微颤栗的身体，恐怖与悲哀象一个旋涡，在脚下飞快旋转，足以使她呕吐。那是婶婶拿了一张报纸跑来，她才知道的。那是一篇不长的报道，写的是一起未遂强盗杀人的事件。其中的一个强盗，清楚地

写着她的弟弟早川好雄的名字。她从来没有象那次那种绝望的感觉。当时，良枝是在一家银行工作。她立刻辞掉了那里的工作。她工作的那家银行里，谁也不曾注意到那篇报道上的强盗和良枝是同姓。只是良枝自己感到恐惧。并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阴影就一直笼罩着她。在良枝看来，换今天这个职业，完全是故意的。而且良枝的性格绝不至于使她自弃。紧紧束缚她的是她的自遵心对于自己命运的反抗。

因为是第一次来仙台，她无法知道出租车来到了什么地方，也不想观赏一下仙台的街景。她已经变得十分谨慎。当她提着装了衣裤和一套内衣的皮箱在拘留所前下车的时候，脸上仍没有什么表情。良枝无意识地抑制了自己感情的波澜。

走进拘留所大门，她在接待室稍稍等了一会儿。那里已经有一对男女，看来也是来接亲人出所的。但奇怪地是在他们那里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气氛。他们在很自然地谈论着别人的事情。良枝不由得想起，当只有叔叔一家人和她自己去安葬她的父亲时，在火葬场的接待室里也曾有过这样低低的笑声。

一个所长模样的人来到跟前，她的情绪开始有些释然。

“您就是早川好雄的姐姐吧？”

“是的。好雄给您添麻烦了，非常抱歉。”

从所长那里得知，好雄在服刑中表现良好，本来判六年的刑现在提前一半假释出狱。然后良雄被喊了出来。他步伐轻快。良枝有些不相信似地抬头看着他。好雄先向所长行了个礼，然后对着良枝，两手紧贴腰间行了个军人一样的礼。

“姐姐，对不起，你一定很忙吧？”

他笑嘻嘻地说道，那口气好象前几天刚刚见过面一样。他白皙的皮肤看起来很显眼，和从前一点没变，身穿一件白衬衣。现在，好雄出去已经不成问题了。

“马上回东京好吗？下午有趟车。”

“啊。”

好雄脸上露出了微笑，少年一般的微笑。良枝深深地感到了，一个二十七岁青年脸上那少年一般微笑中的天真。

“我想买双鞋。”

“那就买吧。”

他们坐公共汽车上街买鞋时，好雄一直闭着双眼。买了鞋，当她们寻找吃午饭的饭馆时，好雄也尽量避开大饭店。她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面馆，走了进去。

“因为成绩好，我一直在医务室和正常人一样工作。父亲去世的事我也不知道。真是太不孝了。姐姐，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一句简单的回答。

“是吗？”

好雄两只手放在粗糙的饭桌上，半天没作声。从良枝的回答中，好雄感到了什么。他不禁充满感情地说：

“姐姐，原谅我，往后我一定好好干。”

没等他说完，良枝就呜咽起来。就如同一直被压抑着的悲痛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和他的意志无关一样，一下子倾泻了出来。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哭出来。

“姐姐。”

好雄低声地制止她。他也露出了悲痛的表情。

但良枝的哭并不是为了责备弟弟。弟弟的过去是可怜的。他志愿加入少年航空兵，去霞浦入队时，中学还没毕业。停战后，他提着一只装满了罐头的帆布包回来了。那个时候，好雄的眼里充满着生气。当他谈起他们几个同样的少年兵一起在铁路旁的土堤上吃罐头的事时，也是无忧无虑的。以后他又入了中学，但还没有读完就得到了汽车驾驶证，开始开卡车。那两年，良枝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连卡车也不开了。好象是出过什么事故，因为他没有支付罚款，驾驶证自然就失效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和家里疏远了。偶尔在家里能见到他的影子，而每当这个时候，或是父亲的，或是良枝的衣服便不见了。他晟

后一次回来，是五年前一个秋天的深夜。当时患高血压的父亲固执地不允许他回家。良枝从厨房出来，在外边等着好雄出来。当好雄关上沉重的玻璃门拖着嗒嗒作响的凉鞋背着手走出来时，并没有注意到姐姐在等她。街灯下，好雄的身影显得瘫软无力，孤单可怜。

"好雄……"

听到良枝的喊声，他回过头来。

"啊，姐姐！"

他喊了一声，声音里充满着对姐姐的深情。

"真没办法！把这个拿去，往后找个地方自己好好干吧。"

良枝把自己手里的零用钱放在了弟弟手上。

"你可帮了我，姐姐，我现在身无一文。我会还你的。"

当时好雄的表情，连良枝也感到讨厌。她看着弟弟的后影，一种深深的怜悯涌上心头。

这会儿，突然涌上来的悲悯也和当时的感情相似。往后，带着这样的经历他将如何生活下去？

良枝稍稍动了一点面前的面条，就放在了一边。

"你怎么不吃？姐姐？"好雄端着碗问道。

"嗯。"

良枝答应了一声。这样随便的语气，使他们一下回忆起了自己的幼年时代。良枝已经止住了眼泪。她的表情中又隐隐流露出了平日常常流露出的阴郁。

回到东京的第二天，良枝就到店里上班了。村井那边的事，已经由女主人向胁田回绝了。再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店里的人们也都知道，良枝的亲事吹了。从那以后再没有见到胁田，当然也几乎没见到过村井。良枝想，她是否伤害了村井？她不愿那样去想。她毕竟是自己在内心描绘过的，作为终生的伴侣的男人。她甚至想转告他，绝不是因为自己不喜欢他。可是现在告诉他也没用了。

良枝本来想再请一次假。但自那以后她一直和往日一样上班。好雄在鱼河岸找了个装卸工的工作，每天早晨四点起床上班。

转眼已是深秋季节。一天晚上，良枝关了店走了出来。薄薄的围巾搭在后面，她急匆匆地走向日本桥交叉路口。这时候，店里的须藤比他稍早几步已站在了车站上。

“怎么？你还没走？记得你好象早就出去了。”

听她这么一说，良枝才知道须藤是在等自己。须藤看上去似乎不太高兴地盯着良枝，脸上没有笑容。他追逐着良枝那慌乱地躲避的视线，冒出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话：

“不久前写来信的那个人，是良枝小姐的爱人吗？”

“嗯？你说什么？”

“那封从仙台寄来的信。”

“你怎么知道？”

“那封信不是我转给你的吗？”

“啊，是吗？”

良枝用围巾遮住脸，背对着铁路转过身去。

“我知道仙台的那个路号是个什么地方。当然，进去的是我的朋友，不是我。”

“须藤君以为我的丈夫在那里吗？简直是……，那是我弟弟。”

良枝背朝着他说完，感到紧张的情绪一下缓和了下来，肩上一阵轻松。良枝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转向了须藤。

我织的毛衣

中山千夏著

李长波译

【译者按】中山千夏(1948～　　)，演员、作家。本姓前田，出生在熊本县，是日本革新自由联合会代表，1980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中山千夏的作品较多，但主要是随笔、散记，小说创作并不多见。这里译介的《我织的毛衣》充分显示了作者做为小说家的良好素质。作品通过描写一个涉世不深的天真少女被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欺骗的经过，揭示了当今日本社会的弊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金钱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友好，感情的交流让步于金钱与物质的交换。但是，金钱又无法取代感情，人们也不会由于金钱的交换而在感情上心安理得，因为，这种关系毕竟失去了人与人之间最可宝贵的东西。

小说立意新颖，笔调流畅，描写有立体感，有些手法是对电影艺术的借鉴。

不结果的常绿树、颇有气势的八角金盘、刚从香市上买来的又细又长的山椒、修剪成圆形的杜鹃花、比板墙稍高一点的梅树……由于栽满了这些花草而显得有几分狭窄的后院里，还有半

个套廊上洒满了冬日的阳光。奶奶端坐在精心擦拭过的地板上，把大半个身子露在阳光下，闪动着白发在摆弄着一件放在膝头上柔软的红色编织品。

一会儿，奶奶的手找到了线头扯了起来。线从编织品上簌簌地脱落下来。她稍停了一下，直起腰，又认真地拆起来。眼看着一件毛衣从底边处开始减少，变成了由长长的毛线绕成的线团，最后都到了奶奶的手里……

当然，一件完整的毛衣不会这样简单地被拆散的，大概是拆前身或后身时的情景吧？可是，在惠子的记忆里却是这样的。年幼的惠子微张小嘴，完全被奶奶的魔术给迷住了。

红毛衣是惠子的，早已不合身了。变成线团的毛线到了妈妈手里后，由妈妈用水蒸汽什么的把因为长时间编织而形成的细碎波纹舒展开，再染上葡萄酒色，为此常常弄得满屋酸味。最后用它给惠子织毛背心。

一看到妈妈拿出了装有线团的纸盒坐下来，惠子就凑到妈妈身边，要么坐着，要么趴在地板上，双手拄着下颏看妈妈织毛线。

毛线从纸箱里的线团上出来，消失在轻握织针的妈妈的左手小手指和无名指中间，又在拇指和食指中间出现，绕在食指上后连到织成的衣片上。妈妈右手里的针和另一根一样，串在下垂的织好的衣片上。妈妈的手腕一上一下地抖动，右手的织针尖一边和左手的针尖相碰一边忙着网络毛线。两根针重复着又似相争又似相戏的动作，迅速地传递着线圈。

毛线不住地被吸进左手，线团在纸盒里转动。一点一点织成的衣片被挪到了右手的针上，终于，左手的针成了一根与织片和毛线毫不相干的瘦削的铁棒。于是，妈妈又把满载织片的右手上的针一翻个换到左手，右手拿着空针重新开始同样的作业。就这样，一团葡萄酒色的毛线变成了呈背心后身形状的平整的织片。这同样是令人惊叹的魔术。

妈妈的魔术里缺少奶奶那种华贵色彩。奶奶将毛衣变成一条线的过程简直就在眨眼之间，充满了诱人的奇异的魅力。而一条线变成平整的织片却需要很长时间。一抖一抖的手腕、细细的织针，跳跃无休止地持续着，最后，一片宽宽的织片已出现在眼前，真让你吃惊。

可是，年幼的惠子对妈妈的魔术着迷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奶奶的魔术。单单的一条线怎么会变成平展展的织片呢？真奇怪。急于解迷的迫切心情加上对双手劳动创造的兴趣，惠子自己也想要要这个魔术了。

入门是奶奶教的。本来开始是求妈妈教的。

“还不行。再长大点嘛！”

妈妈漫不经心地回答后又忙着做饭、洗衣去了。央求了几次之后，奶奶担心母女俩会闹起矛盾来，就出来收场，接受了辅导编织的任务。

奶奶给了旧毛线，妈妈拿来了多余的织针。开始就织太难了，奶奶先教了钩针。右手拿着中间略微隆起的十五厘米左右长的钩针，在线头上做个圈套，把它套在钩针尖上，再用钩针去拉绕在左手上的毛线穿过前面的圈套。这样反复进行，毛线就象锁链一样被织了起来。这样不停地织下去，锁链也一直延伸，直到毛线用完为止。

虽然没织成平整的织片，却也把一根线有规则地织成了与前不同的形状。当意识到自己掌握了这个技术的时候，惠子心里别提有多甜蜜了。毛线从食指上滑过时的感觉、从线圈里抽出挂有毛线的钩针时的动感、手腕的勤快的活动，这一切都是那样讨人喜欢。

惠子并不记得提高的过程。从钩第一件起，她便深深地爱上了编织。打那以后，一个接一个地钩短针钩上针等等复杂钩法，她一次也没有因为困难而撤手不干。如果那样的话，惠子的编织就不会持久了。谁也没有强迫她。相反，妈妈倒唠叨说：

“算了，别钩了，快点睡吧！明天又该起不来了。”

惠子轻松愉快地学会了这个魔术。她有编织天才，自第一次钩锁链后一年，惠子已把奶奶妈妈手里的钩针技术全部学到了手。就编织品的美观来说，已使两位先辈为之感到逊色了。还没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哪有钩得这么漂亮的？

虽然“算了，别钩了！”“睡觉吧，做作业吧！”之类的唠叨依然如故。但母亲却似乎比先前更感兴趣了，也开始和奶奶一道辅导织针的织法和提供材料了。

就从这时起，惠子开始为一个问题苦恼了。

再怎么说织起来有趣吧，也不能这样一个劲儿地织下去，没完没了地增大平整的织片。不过，如果有了孩子的话，埋身于宽大的织片里不停地织下去倒也不足为怪。而惠子除了天生地擅长编织外，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常的孩子。

只要编织，总要织成点什么。只要反复地织三十厘米宽的长片也可以织成围脖；单是把白线钩织成涡卷状就可以做花瓶垫。对普通的惠子来说，编织的乐趣当然也包含能有所创造。所以，每掌握一种技术，就随之产生与其相应的编织品。最了不起的是，编织品里所用的织法、组合后的图案以及成品的形态总是带有绝妙的统一性。这些织法组合起来就会织成这样的图案，这样的图案才能构成这样的形态，如此这般。

一旦醉心于某种统一性，自然而然就会造出大量同样的产品。

刚学会钩针的时候，惠子醉心于织椭圆形钱包。用钩织线钩短针、钩长针、钩蒜瓣、钩空拉线，按着妈妈教的一个接一个地组合着织下去，就织成了一条图案美观的椭圆形织片。两片一合，装上拉链就成了个小钱包。

惠子每织完一片椭圆，便不由得被这完美的设计所感动，就想重温一下全过程，但织成的椭圆里凝聚着对劳作的爱惜之情，不能把它拆了重织。于是，手又伸向新毛线。

惠子总共做了二十七个小钱包。第一个自己用。仔细地装上拉链后，奶奶说：

“祝你走运！”

给她放进了五元钱。第二个当然要送给奶奶了。换个颜色又织第三个送给妈妈。从织第四个开始，自己也会装拉链了。这一个送给了对惠子小钱包非常赏识的同班小女孩。织下一个的时候就开始考虑送给谁好了。第五个又到了同班女生的手里。

“也给我一个吧！”

看见惠子把钱包送给别的孩子，一个女孩活泼地说。这样，第六个就送给了她。很快，惠子的小钱包成了班内女生注意的中心。她有求必应或是觉察到羡慕的眼光便为她们织小钱包。最后，全班二十四个女生每人手里都有一个惠子织的小钱包了。

惠子有点厌于对椭圆形的感动了。制作钱包暂告一段落。可是，从这时起，织东西和把它送人这两个问题便在惠子心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因为喜欢才编织。织成一件，数量在增加。自己用不完，送给别人——事情并不总是这样消极。惠子的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自己制作的东西别人在用，惠子体会到了看到有人在用自己制作的东西时的喜悦。制作的不是自用而是别人用的东西，惠子体味到了它的喜悦。一边想象着它的所有者的喜悦一边编织，这比织自己的还快活。

“拥有它的人”一定高兴。这是这个问题里最重要的地方，为了使人高兴而一心一意地织。因此，对完成的编织品便怀有一种愿意随它到任何地方去的眷恋。惠子送给人的不是一般的编织品，而是每一针里都充满了沉甸甸眷恋之情的编织品。

接受的人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它的重要就转移到他的身上。如果接受的人不察觉，重量就又回到惠子这边。或是授者或是受者，必须有一方来承受这个重量。它的内含真是太复杂了。

惠子早就为小钱包的这一复杂内涵而深受其苦了。在运动场

的角落里，她发现了沾满油彩和泥土的小钱包。她不由得拣起来，打开一看，里面空空的，还是崭新的呢。看不出一点被珍惜用过的痕迹，心里一阵难受。并不是对于失主，却象做了错事一样痛心极了。拿回家去，仔细洗净放进了装有针线的线盒。用它装钮扣、挂钩等，一直用了很长时间，现在仍然混在旧东西里面。

虽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惠子依然在编织中寻求着乐趣。还是不停地送人。只是，技术熟练开始织大件以后，就不能不问对象地送人了。光是为特别要好的朋友和家人织就够忙活的了。而且还有材料费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惠子不停地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读一些编织方面的书。在奶奶、妈妈传授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新知识新技术，上高中的时候竟反过来由惠子教她们俩人了。

惠子并不想靠编织来谋生活。平凡的惠子长成了姑娘也同样是一个平凡的姑娘。如果她的天分不在编织而是在唱歌、作文、舞蹈上的话，也许会是另一种情形。

乍看上去，编织和平凡女人的一生倒是很相称的。不会编织的女人虽然对编织感到稀奇，而会编织的妇女却视如平常。奶奶和妈妈就是平凡的妇女。论热心论技术，惠子都比她们强得多。可是，编织就是编织，不会使人产生凭这种才能在平凡人生与编织之间做出抉择的危机感。

很显然，惠子把编织置于人生设计的范围之外。所以，她也没有把一切都投入到编织里去。学习成绩虽然不突出，还是凑合着学，得个平常的成绩，升入平常的学校，平常地与朋友交往，平常的装饰装饰着平常的姿容。知道她编得一手好毛线活，也没人以为她有特殊的天才。她的抽屉里分门别类地装着各种织针及附属品，里面还有装满剩线的西服盒子、二十多本有关编织的书籍和自制的几件女式披肩、室内用拖鞋、膝盖护罩等等，不已而足。一有零花钱，就买线；一有空，就忙于编织。所以惠子在家

人眼里，同样不是一个特殊的女孩子。

以后到了年龄，惠子将找个平常的男人成为家庭主妇——这是包括她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测。结婚后有了孩子就好了。惠子常常这样想。那时就可以织很多现在只有在祝贺亲戚生小孩时才有机会织的小东西了。软软的小斗篷、婴儿服、织有丝边的小帽、小袜子，还有奶瓶罩和尿布口袋等等。婴儿的东西种类繁多，即可以施展各种游戏心理，织起来又很简单。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也有象奶奶、妈妈做过的那种拆了旧的改织别的东西的乐趣。毛线这玩艺儿，只有给小孩用才有价值。穿着我织的东西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孩子，那一定是很愉快的！为爱子编织，看着他穿上时的样子，一定会很愉快。惠子这样想。

在孩子之前，首先要有男人在面前出现。如此说来，应该先从男人考虑才是正确的顺序。可是，惠子对男人只有一点近乎于敷衍的考虑。内心里虽有一点童话般的理想，却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与现实的男人交往。一方面她在普通人中成熟较晚；另一方面她上的学校全是女子中学。

尽管如此，惠子还是顺利地从高中毕了业。在学期间最大的事，是二年级秋天参加文化节手工艺品展览会时，花边桌布获了金奖，博得参观者的好评，最后被放在校长室做装饰用——浅茶色的底上用各色毛线织上花果以及蝴蝶，花瓣、翅膀和果实的边缘部分轮廓清晰，呈立体形状。惠子经常去校长室看这块桌布。她在毕业式上的眼泪，大半是因为从今往后不能常到校长室去看桌布的凄凉流落的。

她不想升学，在结婚之前想找个临时工作，父母也赞成。靠亲戚的关系，她当上了某公司收发室的传达员。

这个公司是一流公司的旁系公司，只要赚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传达员的惠子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工作地点在闹市区一幢时髦大楼的一楼。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中央、电梯的前面有一个敦实半圆形的服务台，这里就是惠子的地方。身旁

摆着高杆赏叶植物。一位老传达员身穿粉色西服裙和绛色西服，象刚从化妆品广告上跑下来似的，和她坐在一起，惠子感到自己也似乎俏皮了许多，很惬意。

更使她高兴的是，工作时间可以悠闲地织东西。服务台很高，从外面看不到手。老传达员大都坐姿端正，伏下涂满染睫油的睫毛，看普及本推理小说。学着她们的样子，惠子在下面织东西。钩针不行，但织针的简单法象平针、反针、一针反一针正什么的，惠子不看也能织，决不会因此误了工作。

参加工作半年左右，男人在惠子面前出现了。一个青年弯着腰、两肘拄在服务台上，把那副笑容可掬的脸凑近惠子，明亮的眼神不时地注入到惠子的眼里。

“你总在织东西，是吧？也给我织点什么好吗？”

惠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浑身的血液向心脏集中，脑袋也好象轻飘飘地浮起了似的。不知怎的，有一股说不出的高兴。其实这种状态是常人一看就明白的事情——惠子一下子就被这个青年给吸引住了。

年龄约摸二十五六，身高大约一米七五，两腿修长，穿着合体的灰色西装。眉清目秀，跟电视里受欢迎的混血儿明星一模一样。他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松散打卷的头发理得稍稍长一点。

惠子一进这个公司就见过这个青年。她第一次看到青年从对面的玻璃门外进来慢慢向电梯方向走过来的时候，心里想，“这小伙子真帅！”他来回走过时总是向那位老传达员微笑致意，一只手还在耳边挥了挥。

“他是谁？”

惠子不由得小声问了一声，那个老传达员转过那副笑意未退的脸告诉她青年的部门和名字。

“够帅的吧？”

“真的。”

"在这个公司里是顶帅的，剩下的都是些丑八怪。"

这位"老前辈"传达员毫不理会对这一大胆言论已露出复杂表情的惠子怎样，继续说：

"这里的女孩子可喜欢他呢！人又机灵。怎么说来着？对了！还平易近人。他还独身呢，不过，我看他不适合做丈夫。"来了客人，老传达员忙站起来。

谈话中断了，惠子也不感到遗憾，只是为亲眼看见明星般漂亮的青年而有点感到惊奇。什么独身啦、不适合做丈夫啦，都与她毫不相干。明星一样的青年即使离她再近，对她来说仍然有一种和明星一样遥远的感觉。

从那以后，她经常看到青年的身影。每次看见他，都暗自里想："多帅呀！"时间不长，青年在向老传达员致以亲切问候的同时，也开始向惠子行注目礼了。他那有神的眼睛使惠子看入了迷。有时他也站在服务台前和老传达员闲谈几句。惠子想，她说得不错，他是很平易近人。

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当老传达员不在的时候他会来跟自己搭话，而且还说："给我织点什么吧！"

惠子不停地眨着眼，抵挡着青年射来的视线，回答说：

"好吧。不过，织点什么呢？"

"什么都行。只要是你织的，不论什么我都喜欢。"

惠子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向上涌来。责备惠子太轻浮，为一两句甜言蜜语就神魂颠倒，这未免有点不尽情理。惠子只是经验不足。即使那些泼妇女人，在她们刚起步时，和惠子也是相差无几。

青年突然直起身，迅速也眨了下眼走开了。是眉目传情，还是无意识地眨了下眼？这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惠子思考的中心。

季节已是冬天，正是编织的季节。可以给他织的东西有很多。惠子第二天就为青年买了线，织了起来。虽然贵一点，她还

是选了苏格兰羊毛线，用平针织了个大围巾。平时不大关心惠子编织的那位老传达员，不知为什么说道：

“哎呀，真漂亮！那是围巾吧？我也挺喜欢的。”

惠子吃了一惊，急忙回答说：

“下一个给你织。这个是别人求我织的，不行呀！”

这样一来又不得不为这个“老前辈”织一个她喜欢的围巾了。虽然不是已开始恋爱，也不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恋心，惠子还是把这件事瞒着那位老传达员，对家里人也只说是为公司的朋友织的。三天织成的围巾里，织进了眷恋和神秘，沉甸甸的。

用围巾包得漂漂亮亮的，又放进纸袋里，上面写上青年的名字，等待青年从大厅走过。青年一走过来，她说：

“这是别人捎给你的。”

一边担心自己的心跳可别给他听见，一边递上了这个轻轻而又沉重的包裹。

第二天，青年拨响了服务台的电话铃，约惠子去喝茶。下了班急忙赶到约好的茶馆，十分钟后青年来了。令惠子失望的是青年没有围上那条围巾。不，围是围了，只不过不是惠子织的那条，是条上面缝有外国商标的布质围巾。是不大喜欢吧？——一时间她很懊恼。青年谢过她织的围巾后，说道：

“我想围上了。可是，又一想你那是在服务台织的吧？若是谁看见了会说闲话的。那样的话对你就不好了。我还是把它作为我个人的秘密用品吧！”

惠子开始后悔自己考虑得不周到了。以后不在服务台给他织东西了，只在家里和电车上织。下次织什么呢？对了，手套。和围巾相配的手套。用细细的上好的羊毛线，织出让人看不出是毛线织的细致的形状——惠子已经在考虑下次要织的东西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是和公司里最漂亮的青年一起度过的一小时，对惠子来说是在天堂游玩的时间。从这天起，惠子的症

状已不再是不自觉的了。坐在服务台里，她总要在大厅里寻找青年的身影。不论在什么地方她都想着青年的事。服务台的电话铃一响，总是比那位老传达员先拿起听筒，期待着是那个青年打来的。

她给青年织东西，真是倾注了全部心血。伴随着织针嚓嚓的相撞声，她看到了青年穿戴上自己织的东西的情景，在毛线的网眼上她看到了青年的眼神。她发觉自己常常一边织一边笑，常常独自一人脸红。织完和围巾相配的手套以后，又配着青年最爱穿的灰色西服给他织了一白一黑两件背心。

在这期间，和青年的交往也大有进展——喝过茶、吃饭；吃过饭、看电影。随着约会次数的增加，说话也越来越投机了。

“哎，你为啥不用我给你织的东西呢？”

送给他两件背心后不几天，她就可以这样提问题了。而且从手套开始她就不在服务台织了，可是青年还是一件也不穿也不戴。今天会穿背心来吧？会戴手套吧？她常这样期待着，却一次次地失望。看见他穿着从市场买来的背心，如同自己被拒绝了一样难受。手套暂且不提，倒真想看看他穿背心的形象。一方面她曾为那上面织的麻花纹感到得意，一方面因为她是按目测尺码织的而有点放心不下。如果尽情地看着穿上背心的他，在心里重复着编织的过程，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赞许，或许还会从他嘴里得到一两句令人高兴的话。我是为了这些乐趣拚命地织的呀。惠子的心沉了下来。

可是，一和这位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的青年面对面地谈起话来，心情马上就激动起来。至于他穿什么这个问题简直太小了，也就闭口不提此事了。这一天，看电影和吃饭时都没提这个问题，在被约走上林荫路时竟脱口而出了。

“倒不是为了什么。”青年回答。“手工织的东西一看就知道，穿到公司或什么地方去人家该取笑了，那有多烦人！而且，一想到那是你费那么大劲织的，真觉得我还有点不配用呢。”

惠子心平气和地说："哪里呀？你就尽管穿吧，你需要多少我给你织多少。"

青年的手抓住了惠子的手，惠子停下脚抬起头望着青年。

"我爱你，你真可爱！"

真象外国电影里的台词，惠子还来不及细想就被吻了，霎时间身子里就象有火在烧，她不明不白地回了家。

"对了，给他织件漂亮的毛衣。"

既然已经接过吻，可就不能再按目测尺码织了——惠子这样想。真不知道原来尺码和接吻还有一定关系。让他从常去的西服店里取来尺码，自己再考虑设计。设计是最愁人的，书看了好几本。太讲究了吧，又怕穿出去象是女人用品的变种；若是一点也没有独特的地方，那又太没意思了。

设计方案终于决定了。看上去象是模仿法国式毛衣，却在图案内容和配置上独具特色。线是羊毛中细黑一色。黑色沾上点尘土太显眼。可是，正因为是黑色，也显得华贵、美观。这个颜色对肤色明快的他一定合适。作纸形，按尺码量出各部分的针数，决定图案的织法，写到座标纸上。

做完这些，也就完成了八分。惠子以前所未有的热心织了起来。不能在收发室里织，也不应该在电车里织，只能在家里织——她怕织成之前沾上尘土，混淆了黑色。在家里织时，也是在织的地方放上扫地机、打开木棉布，坐在上面织。安排得简直就象是祓濯后的仪式。时间有限，她拚命地织。肩酸了眼也痛了，尽量不去看手，眼睛还是隐隐作痛。可是，我要早一点让他高兴，早一点看到他把它穿在身上。手用力的捯线、操针。两周零一天，毛衣终于完成了。在此期间，两人约会一次，还接了吻。

"我想看看你穿上它。"

在交给他之前，不得不这样说。星期天，青年又约她了。

在指定的小车站下车一看，出口对面他穿着黑毛衣在向她招手。

“啊，我织的毛衣！”

惠子高兴得叫出了声。不光是毛衣，他还围着苏格兰羊毛线的围巾，戴着和围巾相配的手套。走着走着，惠子的脸色沉了下来。围巾和手套是配着织的。和这个法国式毛衣一点也不协调。这个穿法真糟糕——可是，惠子马上拂去了这个想法。不能这样想，他是要给我看才这样穿的呀。

两个人慢悠悠地走到离站前商业区不远的一家茶馆。

几乎是每走一步，惠子都要回过头去看上一眼——与其说是看穿黑毛衣的青年，不如说是看一眼青年身上的黑毛衣。真漂亮！幸亏用的是黑色线，幸亏用了这个图案，惠子满意极了。可是，突然惠子的脸又沉了下来。许是早晨的面包碎屑，毛衣胸前有几个白色点点。她忍不住用手拂去了面包屑。

惠子又恢复了与约会相称的表情，急忙认真听着青年的话语。

喝咖啡时候也有过同样的一瞬。青年翘起的腿上裹着洗得发白的细斜纹裤子，鞋是一双很旧的篮球鞋。若是换上纹理清晰的灰色裤子的话，黑毛衣就更显眼了，也更适合你这个人了。可是转念一想，反正是法国式的，把奢侈品穿得毫不考究倒也有几分洒脱。而且，一想到自己这样不考虑要让他高兴，只一个劲地想毛衣呀什么的，真是太自私了！

“我给你穿上背心看看。”青年把惠子领到了自己的公寓。

惠子惊奇地看着周围的高大公寓建筑群，单纯地走进了单身男人的房间。她所期待的不过是接吻而已。果然，落坐之前青年紧紧地抱住她接了吻。哪有什么背心呀，青年的气势与在林荫路上和街角暗处接吻时明显不一样。

由于激烈的拥抱和某一部分被压迫、某一部分被强拉，惠子想到青年身上的毛衣。

“我织的毛衣！”

不过惠子只是想说，因为嘴被堵住和由此产生的快感，只漏

出了两三声甜甜的鼻音。青年一边更加热烈地吻她，一边激烈地抚摸惠子的后背和后脑。这时，惠子也情愿忘掉那件黑毛衣了。她被压在象是沙发的东西上，青年的嘴唇从颈部移向耳朵，青年的手开始摸索胸部，惠子更加想不起那件毛衣了。

虽然心情上情愿忘掉一切，但是在脑海的一角仍然有毛衣这件事牢牢地贴在那里。随着青年的动作，惠子脑里的毛衣也在动。啊，这儿扯裂了、那儿擦坏了、这儿起毛了，那儿沾灰了……这使惠子很不安。

一切都结束了。不知道这件事对青年来说是常有之事还是偶然为之。惠子得到的却是稍稍有点不快的痛楚和少量的出血而已。“总算和情人结合了！”惠子在心里添上一句，弥补了这点美中不足。于是又不由涌起一丝恬静的感动。

惠子织的毛衣象死物一般地扔在地板上。惠子将其翻过来，整理好，用手指一个个地弹去沾上的尘土，方方正正地叠好，然后惠子离开了青年的房间。

除了毛衣的事以外，惠子几乎完全幸福了。她根本没想到她的幸福竟会在三天后崩溃。

她为了取一件忘在更衣室里的东西返回更衣室。刚要伸手拉门把手，突然停住不动了。男人声，接着是女人的声音。这是那位老传达员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惠子不由自主地听了起来。

“你一个劲地要生下来，我以为要和我结婚呢！”

真是他的声音。

“那你就难堪了，是吧？”

“没啥，那我就认命了。”

“别来这套。我才不想跟你结婚呢，只要你能支付医疗费就行。”

“那当然。”

“啊——”老传达员象是在伸懒腰，“我呀，不适合结婚。”

“为什么？”

"我做饭和缝衣都不会。至少要象惠子那样，织一手好毛线活就好了。"

停了一会，青年说："不过，爱好编织的女人也挺烦人的。"

"是惠子吗？"

"不。和她无关，是就一般而言。"

"嗯？"

"送给人用，一个两个的还讨人喜欢。一个接一个地这么来可真有点怕人。带着对我的思念，整晚整晚地一针一针地织，一想到这些我就有点发怵。心里沉甸甸的总也不想穿。可她呢？一点也不体谅我的心情。'这是为你织的，为什么不穿呢？'就用这个口气来逼问我，真拿她没办法。真难对付这样的女人。"

惠子明白了。刚才还自以为比任何人都亲近的人，其实是一个素昧平生的路人。

惠子递上辞呈，从第二天起就不再去工作了。传达员这个工作太累人了，在找到别的工作之前先休息一下。她对家里这样说。谁也没提出异议，也丝毫没怀疑她的话。

起初，惠子陷入被人抛弃的苦恼之中，丝毫不能摆脱。

惠子想，那一件件织物里倾注的我的劳力、苦心，还有，这倒不是我小气，为买那价格可观的毛线而付出的费用，想起这些来真可惜。不是他先说"给我织点什么"的吗？所以我才拼命地织的。还说这有点怕人，也太不尽人情了！真想把它们都要回来，特别是那件黑毛衣。那是我忍着肩酸眼痛花了两周多时间织的！想到毛衣象死尸一般滚落在地板上，真让我死都不甘心。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惠子开始努力冷静地思考这件事了。拿起好一段时间没上手的针和毛线，重新沉浸在依然如故的愉悦感之中。于是，对那个青年所说的"真拿她没办法、真难对讨"之类的话似乎略有所悟。为人织东西时候越是爱他，一针一针越凝有深情，对织成的东西也就特别眷恋。对自己来说，这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可是对对方来说呢，也许会感到厌烦。为他人做些

什么，这件事不论对于必须愉快接受的对方，还是对于要使他人愉快的制作者来说，都是很沉重的。如果想轻松地办这样的事，就必须由制作者放弃对成品的眷恋和对对方愉快的期待。可是，这却往往很难办得到。惠子想。

“我不再为哪个人织东西了。”

惠子决计这样做。特别是不再为自己所爱的人织东西了。并不限于爱人。回想起来，以前也有几次因此而不愉快的体验，虽然没有这次严重，也许是对方在忍受沉闷的心情吧。这一切都出自“为人编织”这一点。可是，做成的东西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停止编织，这对惠子来说简直不可想象。惠子想来想去，想起一个店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竟是在和那青年一起走过的一条街上所看到的一个小店。设计入时的女西装摆在橱窗里，店里边还放有引人注目的编织品。店的招牌上写着“手织店”的字来。

“织得真不错，简直不象外行人干的活。”

看了惠子试织的毛衣，女主人从心里佩服她的手艺。那是件和送给青年那件图案相同，只是按女人规格织的毛衣。女主人受理惠子毛衣时的作派，说明她也是个行家里手。

“对不起。你多大了？”

“刚满二十。”

“你一定要做工吗？”

“您是说？……”

“我说经济上。”

“没有。只是喜欢织东西。”

“是吗？”

女主人不再问了。过了一会儿，说：“经常有人来找活干。不过，手织工……这么说吧，手织工很累，光凭喜欢是干不长的。这样我也很为难，要想干就得有干两三年的决心，那样的话我还可以接受。我看了你的活儿倒是很满意。”

"让我干吧！"惠子的回答与其说是下了决心，莫不如说是被处事稳重的女主人的微笑感染了。

这样，惠子成了接受这个店订货的二十几个手织工的一员。她们大都是家庭主妇搞副业，数惠子最年轻。手织工确实够辛苦的。虽然由女主人提供设计图案和材料，自己只是织就行了。可是，期限一紧总要受点累。肩酸眼痛是小事，有时会弄得满手是血，因为金银线刺手。虽然这样，又不能往拢线的手指上贴胶布，那样的话就不能敏感地感觉到线的松紧，就织不平。所以，只好流着血织。

惠子仍然坚持工作。她有年轻而结实的身体，既没有为钱卖命的必要，也没有丈夫和孩子。在这一点上也许她比其他手织工更优越一些。对惠子来说，喜悦多于辛苦。尽情地发挥天才，而且有幸还能得到报酬。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作可以得到与女主人接触的乐趣。一有机会，惠子就求教于女主人。新织法、新图案、与目的相应的针和线的组合法、线以及织片的适应性、正确的制图法、关于设计……，渐渐地，惠子与其说是个一般的手织工，不如说是女主人的徒弟了。常在店里帮忙，又学会了经营。

十年后，在女主人的帮助和家里的资助下，惠子自己也开了一个小店。家里提供的资金是原打算用来替她买嫁妆的。那个小店就在这条小路的对面。

凸出在白色墙壁上、挂在铸铁件上的木制招牌正好隐在柳荫里，从这里看不见。图案大概是这样的：在以毛线团和两根织针为图案的徽章下面，半圆形地写着"我织的毛衣"五个字。这是为了纪念当初为那个青年织的那件黑毛衣以及以后决计不再为人织东西而起的店名。

从敞开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店里的放有现金出纳自动记录器的小桌。面桌而坐、侧脸向着这边不停地抽动织针的就是惠子。当然，不雇手织工是开不了店的。摆在那里的织品大部分是惠子设

计制图由手织工织的。设计包出去后，她自己也一边看店一边织。因为，她的人生就是由于酷爱编织才变成这样的。

惠子一边织一边想。由于不再为那个人编织，我确实从那个棘手的问题里解放了出来。我现在是为素不相识的人织，同样怀着相应的眷恋之情来制作。东西一出卖，除去金钱的一点份量外，别的什么也不剩了。对付款的人呢？除去金钱本身的负担以外是无所破费的。东西会被买主喜欢吗？惠子有时会这样想。客人夸奖几句，也格外高兴，可是这和把黑毛衣送给青年受到感谢时的心情完全不同，织时的心情更不一样。

为自己所爱的人织的时候，我完全充实而兴奋。为了卖给不知为谁织的时候，我的心里却隐匿着空白。充实之后大都潜有不安和失望；空白过后，却有安稳的和平。难道人不能够同时体味充实与和平吗？

如此说来，校长室里的桌布是否仍然用作装饰？那可是没有赠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自己用，只是出自创造美的本心而织的。那时我倒似乎感到，织的时候很充实很兴奋。展览之后，确是体味到了安稳的和平……

惠子不停地织，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我坐在茶馆里，喝着咖啡一直看着她。我在等待今天过生日的男朋友。她还在不停地织。说真的，我和她既没交谈过，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是否叫惠子。我的朋友马上就要来了。我膝头的包袱里放着我织的毛衣。

寒 夜

安西笃子著

许 真译

【译者按】安西笃子(1927～)，小说家。生于兵库县。出生后不久随在银行当职员的父亲去德国。一度回国后，又来中国大陆，在中国生活了七年。19岁时与富中晓结婚。1973年婚姻破裂。她对中国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她应用这方面的知识创作的小说《张少子的故事》曾在日本获奖。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有《幸福的条件》等社会论著。

《寒夜》这篇小说，描写了一度感情破裂的夫妻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感情纠葛，揭示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作品感情真挚，心理描写细腻入微，不愧出自于女作家手笔。

我很难揣摩丈夫要我到他的工作地点F市去的真意。

今年四月，我送丈夫去赴任，顺便带着两个孩子到过F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至今已有半年多了。

那时丈夫在F市还没有找到住所，我们一家四口就先在火车站附近的日本旅馆住了一宿。

我和孩子回东京后，丈夫仍有好多天一直住在那个旅馆，在此期间，到处寻找房子。不久来电话告诉我，他将搬到离地铁车

站不远的高级公寓里。

丈夫说："并不是喜欢这所房子，不过总算有了个睡觉的地方了。"听他说话的腔调，的确有些随随便便的态度。

那时我琢磨：大概丈夫希望我去吧。实际上我根本判断不出他的真实意图。

最初，在丈夫动身去F市以前，我和丈夫都曾经被叫到丈夫的长兄家，椎名夫妇也去了，为的是调解两对夫妻关系的问题。

我已半下决心：借丈夫调转工作之机，同他离婚。虽然这种心情以前就有，但感觉难以启齿，一直憋到如今。

结婚以来，我们俩就不融洽，我对丈夫不信任的程度日益增长。丈夫对我也并不满足，但还没有达到要分手的地步，只是经常到外面去消遣解闷罢了。

我如果不跟椎名那样亲密无间，能否发展到要抛弃家庭的程度，连我自己也是无法估计的。丈夫有一个住在三重老家的大姐，她的独生子叫椎名，按辈份来说椎名是丈夫的外甥。但是，据说他是丈夫妈妈家那边一个舅舅的私生子，出生后不久，就被没有儿子的大姐收养了。

在我们新婚期间，椎名就进了东京大学。开始了借宿（供食宿的家庭公寓 ）生活，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利用休息日来我们家一次和丈夫下围棋，吃过了晚饭再回去。我同丈夫的姐姐只是在结婚典礼上和回乡答谢时见过两次。丈夫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姐姐代替母亲抚养了他，从未亏待过他。

大概由于身世复杂的原因吧，椎名比实际年龄要早熟得多。办事圆滑周到，在暴雨欲来之时，他能为我收起晾在外面的衣服，修好烧断了的保险丝，非常勤快地为我做这做那。他虽然比我小三岁，却善于温存体贴，脉脉多情。

椎名来时，偶尔丈夫外出未归，我就感到有些不自然，可看不出椎名有什么拘束，独自在里屋摆好棋盘等着丈夫回来。

毕业后工作不久，椎名就娶了妻子。妻子是大学时代的同

学。当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没能参加他的结婚典礼，丈夫一个人去了。

从那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我跟椎名夫妇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他们住在千叶县，我们住在东京最西头一个城镇里，相距很远。连互相拜访的机会也没有，偶尔在亲戚的佛事上与他们相遇，也只是寒暄一、二句，互相谈谈近况罢了。我同椎名之妻的交往最多不过用眼神互相施一施礼而已。

前年秋天，椎名夫妇在离我们家有三个国铁车站那么远的小城镇里建了一所房子。搬过来不久的一天，椎名到我家来了，他说是从公司回来，顺路来我家的。

我告诉他，无法估计我丈夫什么时间才能回来，他说稍等一会看看。于是他跟两个孩子坐在同一餐桌前吃罢晚饭，开始打起扑克。

孩子们都各自回房间睡下了，我和椎名仍留在起居室里。因无事可做，我便把棋盘端了出来，只下了一局，便感到椎名的棋艺有了明显的提高，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又让了我九个子另下一盘，我仍然输得很惨。

这时我看了一下钟，已经近午夜十二点了。椎名也不找什么话题与我谈，只是默不作声地吸着烟，沉闷紧张的气氛使我透不过气来。我真没想到椎名会在这里等我那位不知什么时间回家、说不定明天早晨都不能回来的丈夫。

两个念小学的儿子，夜里起来小便，窥视着起居室，发现椎名还没有离开，都露出一副惊讶的面孔。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椎名才终于离去了。

不用特意表白什么，这时我们都互相理解对方的心情了。椎名与他的妻子不能维持正常关系的事，我已从亲戚的闲谈中听到过了。从他两个人在法事位置上的表情可以推断出来。

我们两人开始找借口在外面约会了。椎名开始出入于我家时还是个学生，可那时我已对他抱有好感。我爱慕椎名不管什么时

候都给人以快乐这种性格。他不象我那位丈夫一天到晚总是哭丧着脸，我一直竭力掩饰着这种感情。当我知道椎名与我也有同样的感情时，感情的浪潮就象决了堤的洪水，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椎名夫妻俩没有孩子，妻子在外面工作。我和椎名在外面约会约有半年多光景，有一天，我跟他说我想离开丈夫。他说他也正在考虑离婚之事，并补充说："我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已荡然无存，想必妻子会轻而易举地同意离婚的。"

那时我的丈夫，不知与哪个女人胡扯竟惹起了一场纠纷。可能我丈夫是这样想的：只是跟那酒吧女郎相好相好，逢场作戏，也不算什么背叛妻子。所以他在我面前从不掩饰，定期将女人的照片放进盒子里带走，并允许女人向我们家里打电话。这次他又在出差时认识了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后面还跟着另外一个坏家伙，丈夫为处理这件事，显得异常焦虑。

此时，我以厌弃丈夫的放荡行为为理由提出离婚不能说不是一个良机。但是在哪一个当口提出以及用什么方式提出，却很费踌躇。

丈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是想着到那些女人身边去歇息，他这样做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不过，尽管他对我有许多不满之处，他还是想尊重我这个当妻子的，还是爱这个有了孩子的家庭。丈夫的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如果我提出离婚，可以想象他将感到多么惊讶，不管他对我什么态度，我能否直截了当向他宣告我对他已经没有一点爱情呢？这一点我仍然犹豫不决。

正当此时，我听说丈夫要调转到F市去工作，正好也面临着两个孩子升高中的时刻，是带全家去赴任还是他只身去F市，丈夫也拿不定主意。动身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在孩子们睡下之后，我们俩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这件事。我想借着酒劲提出跟他离婚，可怎么也说不出来。

回到寝室后，我从床上坐起来，终于向他说了要离开他的想法。他刚从厨房喝水回来，依着墙壁坐下，还没有躺下，听到我

说的话，充血的眼睛闪着光直视着我。由于喝了酒，眼睛通红，在淡淡的灯光下，犹如哭泣一样。

丈夫说："是为那女人的事吗？如果是为那件事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彻底结束了这个关系。那个男人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坏家伙，因我插足于其间，所以引起了麻烦，只花了一点钱就解决了，那女的也同我断绝了来往。"

我回答他说不是为了那件事。紧接着我列举了今后不能很好相处的好多条理由，但只字不提我已经不爱他之类的话。当然关于我和椎名的事，也只字未提。丈夫显出很不理解的样子，没有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明确答复，直到黎明时分，我们俩都已精疲力尽，这才上床稍稍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丈夫与往日不同，傍晚就回家来了，痉挛似地露出一副奇怪的笑脸，并告诉我椎名的妻子今天到他们公司去了，接着又说椎名的妻子知道了我和她丈夫的关系，为了告诉他这件事才到公司找他的。

"原来是这样的！"丈夫的两道眼光象锥子一般死死地盯着我，他失去了平日那种对我的漫不经心的态度。眼色以及表情流露出愤怒的光芒，看上去简直象一匹被剥掉了皮毛一丝不挂的野兽，使我不能正视，我想大声喊叫："不，胡编，什么事也没有，你瞎猜。"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只是闭口不言。

丈夫没有换衣，便急匆匆到他长兄家去商量对策了。

丈夫马上就要到新的工作地点去了。依长兄的意见，在走之前必须把这里的一切的事都解决好，所以在走的前一天，我们俩被叫到长兄那里。我们上午十点左右到达那儿时，椎名夫妇已经比我们早一步到了。

长兄的孩子们把我们带到院子前面很久以前做为学习室用的一栋预制装配式房屋里。把我们安排在这里，大概是为了照顾我们可以畅所欲言，能避开长兄的家人以及进进出出人的耳目。在这屋里除了我们两对夫妻外还有长兄夫妇。

我这次见到椎名只与上次相隔三天，我向丈夫提出离婚的第二天就和椎名在常去的茶店相会，把前一天晚上的情况说了一遍，椎名跟我约定说："那么我也在最近几天内向妻子提出离婚。"

其实正在此时，椎名的妻子觉察到了丈夫的不规行为，到公司去告诉我丈夫的，而我们俩还蒙在鼓里。

仅仅就在几天之间，椎名就变得非常憔悴，他和自己那大个头的妻子坐在一起，根本不瞥我一眼，我有一种前途难测的预感。

我们的家庭会议由长兄主持，他逼问椎名说："假如你跟一个相当于舅母的女人暧昧不清，觉得过意得去吗？你有脸见你那在你学生时代给予你关照的舅舅吗？"

长兄还把在家乡住的姐姐、椎名养母的名字提出来。说现在这些事还没告诉她，万一她知道了，将会多么伤心。

椎名在自己吐出的淡紫色烟雾中，双眉紧锁，一声不吭，他旁边的妻子不时小声嘀咕着什么。原先椎名还说他妻子会轻而易举地同意离婚，看来估计错了。

我和椎名确实海誓山盟过，决心离开各自的配偶，重组家庭。我期待着椎名反驳他的舅舅，重申我们的誓约，再一次当众表示他的决心。可是椎名面对舅舅的劝说，既不肯屈服，又不肯说出那些我所期待的话。

起初，我们刚来时，阳光从东边的窗户射进来，现在一点一点向南移，从东侧的那扇大窗向外看去，那挺立在庭院边缘的高大的辛夷树就会映入眼帘，无数只象牙色的花朵象镶在蓝天上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室外如此风和日丽，室内气氛却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因椎名固执地沉默不语，大伯嫂也开始在旁边插话了："如果说你和妻子合不来，也真是没办法，那么暂时分居一下看看好不好？如果破镜重圆当然比什么都好，如果怎么也过不到一块来，

你们再一起商量离婚的事吧。但是你现在要跟妻子离婚，轻率地与你的舅母结合，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别扭性格，所以我和你舅舅才这样恳切地请求你，这件事希你一定要下决心。”

听了嫂子的意见，似乎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这件事完全是由我这年长的把椎名引入歧途的。嫂子大概是在想，如果椎名能回心转意，这件事就算办妥了。

我的丈夫由于得到了长兄夫妻这一支强有力的同盟军，所以在我背后依着窗框，静静地吸着烟，坐观事态的发展。

太阳西下，天色已深，微风渐起，辛夷花失去了光泽，在微风中摆动着。

嫂子说了声有点事，便回到了主屋，不一会儿，太阳落山，薄暮笼罩大地了。椎名的妻子叫着自己丈夫的名字，一遍一遍地催促道：“回去吧，好吗？昨晚你不是跟我约好了吗，一块回去吧！”

因为谁也不起来打亮电灯，房间越来越暗了。只有那嫂子走时关上的玻璃窗子还透过一点从主屋射来的微弱光线。

在这昏暗的房间里，突然扑咚一声，不知什么东西倒了下来，原来是椎名，他横躺在地，象条要死的虫子一样收缩着手脚，接着不断地发出一种不知是哭还是叫的声音。

椎名的妻子一边安慰着他，一边将他抱起。

正在这时嫂子回来了，“明白过来了，好啊，好！”她满面笑容地送走了椎名夫妇。椎名始终一眼也没看我，被妻子挽着胳膊，迈着醉汉似的步子，从那株夜色苍茫中仍闪着银光的百日红树下通过，沿着一条石子路向大门那边远去了。

“你今后也要注意！”嫂子对我丈夫说，接着摆出象摸到什么窍门似的面孔叮嘱说：“明天你们全家都到F市去吧，那样好！”

我真不知应怎样理解椎名对我的背叛，也只好理解为椎名为

了一时欺骗他妻子和舅舅、舅母，才装出这副听从他们劝告的样子，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椎名变心了，把我甩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人乘新干线火车向F市出发，孩子们什么都不知道，正值春假，对这次意外的旅行感到十分高兴。我和丈夫很正常地谈着话，当我想象着椎名也和我们同样和睦地与妻子谈着话时，浑身就象被针刺似的疼痛难忍。

长兄夫妇拚命劝说我们，让两个孩子转学，全家都搬到F市去住，可丈夫没有将他的意思明确地告诉我，只是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被椎名抛弃后，感到迷失了方向，我还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家自己独立生活去，如果丈夫一定要我跟他到F市去的话，我也许会答应他的，借此机会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丈夫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虽然表面上没有流露他的愤怒，但暗地里是不会饶恕背叛丈夫的妻子。

我要是请求丈夫饶恕我，诚恳地要求在F市跟他共同生活，丈夫可能会答应我，可我并不想那样做。

丈夫去F市半月以后，我到椎名的工作单位找了他，从此我们俩又开始在外面约会了。

可是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触及那与自己配偶离婚重新结合的话题了，因为我们俩都非常清楚这种设想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怕惹人眼目，我们不能象以前那样频繁来往，顶多每个月约会一、二次。

我丈夫每个月回京一次，在为我们夫妻关系万分操心的长兄面前，还需要多加掩饰，以免让他看出破绽来。但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改善。

每当丈夫回来时，我便和他商议修理房屋啦，孩子上学的学校啦等事情，原先就对此类事情漠不关心的丈夫，只用三言两语应付着我，晚饭喝罢酒，便到里间放开被子独自一人睡觉去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之久，十一月初，丈夫回家来住了一

宿，第二天要走时，顺便问了一句："你不到我那里去一次吗？"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不知所措，不知道他究竟希望我干什么。

在这半年间，丈夫的脸色比起那一阵子要温和的多，也很少用那锋锐的目光看着我了，我想也许他并不认为我同椎名完全断绝关系，然而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规的举动，可能逐渐开始饶恕我了吧，可能开始想与我和解了吧。

我含糊其词，不知如何对答，因还要急着赶火车，丈夫便匆匆离去。

数日后的一个晚上，丈夫从F市打来了电话，还是接着前几天的话题，问我近日内想不想去F市，丈夫说话时总是口齿不清，这个时候更甚，连声音听起来都是闷声闷气的。听他那种不愉快的声音，就好象既担心我拒绝，又对自己的担心生气似的。

总结一下丈夫那断断续续的说明是这样的，他答应了那边对他亲切照顾的支店长夫妇，打算与我一同去拜访他们。

是为了面子必须这样做，还是丈夫别有用心这样做？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同这样一个曾经一度想分手的丈夫重新并肩走在一起，确实不是滋味，丈夫如果非常憎恨我，我倒反感到心情舒畅。

不过，丈夫借口一块拜访上司，他会不会对我伸出和解之手，还是会怎样，我不清楚。也许照惯例这是必要的过场，我未免太多心了吧！

赴任半年，丈夫第一次向我提出要求，我必须予以重视。假如今后还想勉勉强强跟丈夫一起生活，就不能总是违背他的意图。我终于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答应了他，下个星期六去。

约会那天的早晨，我到美容院去了一趟，连我自己都感到诧异，为什么去见那位早已与自己离心离德的丈夫，还不得不注意发型和装束呢？

丈夫到F车站接我，身旁站着比他稍显年轻的同事K君夫妇，我和丈夫单独在一起混时间是极其苦恼的，我正为此担忧，现在

看到还有别人跟我们在一起，便一下子松了口气。

丈夫决定傍晚去访问支店长，在这之前的一段空闲时间里，让K夫妇用小汽车带我去看看市内的名胜。

不管怎么说，丈夫是最懒的到人多的地方走动的人，能想到让我去市内观光的这片好意，就给我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我想大概丈夫也同我一样，讨厌那种单独和我在一起过好几个小时所产生的忧郁沉闷的气氛，才把K君夫妇请来做陪伴的。

可能是由于星期六吧，市内行人稀少，K君在宽阔的马路上轻快地驾驶着汽车。

我们登上了矗立在市中心的古城，这是座在日本屈指可数的名城，曾经毁于战火，几年前又重新建造起来，不管外观怎样，内部全是用水泥造成的，令人扫兴，只有那些古代城主的兵器、衣裳等文物的展出才对我有些吸引力。

K夫妇看到我们夫妇在一起走好象不太好意思似的，就少许离开我们一点走着。丈夫好象多次到过这里，他主动给我做向导，把这古城的建筑物和展览品一一向我作了说明，我很明白，平常沉默寡言的丈夫，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

城堡只有小小的窗户可以透进一点点光线，城堡内是一片漆黑，我的腿刚跨进去时没有什么感觉，登上第二层、第三层时，从脚下泛起一股冷气，使我不断地打起冷颤。这时，我开始渐渐地后悔来到F市。

在城堡内游览了一会儿，我乘电梯下来了，往门外一看，温暖的阳光射来，令人头晕目眩。在护城河的旧址上兴建起一个公园，我们在水池边的饭店里吃了午饭。

K君夫人还很年轻，看上去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不断地劝说我搬到这里来，又三番五次地征求我丈夫的意见，我丈夫脸朝旁边苦笑着。

饭后我们大家又乘上了汽车，在市内游览。在参拜祭奠观世音的古寺门前的繁华街道上转了转，我还被带到那用菊花扎成的

偶人装饰着的寺院里去过。秋天是游览的季节，并且碰上了好天气，到处都挤满了人群。

下午五点半钟左右，我和丈夫向K君夫妇道谢后便告别了，接着我们乘上地铁，奔往支店长家。

支店长的家是一所洋式的旧房子，我们到达的时候大门的灯已经打亮了，为我们开门的是支店长的夫人，我们马上就被引进客厅。

我是第一次见到支店长及其夫人，当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平日里对我丈夫的照顾时，夫人摆了摆手表示免去那些不必要的客套话，并且马上就请我丈夫喝酒。

从这对夫妇和我丈夫的谈话情形可以觉察到，好象丈夫由于没有固定住所，平时经常到他们家来，丈夫对他们夫妇也很大意，好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我为什么不愿意到这里来的底细向他们透露过。

从支店长酒后的脸色来判断，他的酒量很大，酒劲上来后，他便开始劝戒我说："把你丈夫一个人撂下不管是不行的。"他夫人在旁边帮我说："不过还有孩子上学哩。"

我真怀疑丈夫是不是为了让我来听支店长对我叱责的。但是，支店长只是大略说了一下意见，可能就觉得心安理得了吧，接着他们便专心致志地谈起了关于工作方面的事。

在这温暖的屋子里，我感到心情很舒畅，餐桌上摆着盛满饭菜的盘子，烟味和酒气混杂在一起，四周充满了让人心醉的芳香。可是我从屋子的一角眺望这情景，不知不觉心情又逐渐沉重下来了。

这里不是我能呆的地方，夫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为什么表面上还要装出好夫妻的样子呢？

不管丈夫以什么样的意图叫我来这里，我不答应他不好吗？丈夫又不是硬逼着我来，是我自己接受他的召唤而来的。

我似乎感到这时椎名也想远远地离开我了。今年春天，在长

兄家集合时，我真心感谢椎名从上午十点钟左右一直到傍晚为止无声地抵抗了长兄的劝导，我很清楚，站在椎名的地位上，那已是竭尽全力了，但他最终还是背叛了我，又回到了自己妻子的身边，他对此常常流露出一种内疚的表情，每逢遇到我，都那么无精打采，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关系已不离自疏。

能否清除旧隙重新和丈夫言归于好呢？我很难预料。刚才在那座阳光微弱冷如冰窟的水泥城堡内游览时，我与丈夫一起走，好几次几乎要碰到一起。“不要故意，不要那样。”丈夫的动作似乎有这样一种弦外之音在威胁着我，我不能不感到我自己离开丈夫多么远了，丈夫和我之间已经有了不可弥补的隔阂。

但是，丈夫是怎么想的呢？难道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对那平日照顾过丈夫的支店长夫妇说几句感谢之词；从而让他们确认，我和丈夫虽然分居，但夫妇关系并未恶化到极点，才把我叫到F市来的呢？还是别有阴谋？

我顺从丈夫的意图来到F市，内心里并不是一点没有借此机会恢复我们关系的想法，如果丈夫也有这个愿望，可以说是个好机会。

火炉暖烘烘的热气、白兰地的酒气、烧肉的香气笼罩着整个客间，我坐在客间的一隅，盯着那被炉火映红咧着大嘴笑逐颜开醉醺醺的我丈夫的侧脸，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马上去见椎名，这种念头强烈地向我袭来。

晚九时许，我们告辞了支店长离去了。丈夫由于得到了支店长夫妇和蔼可亲的招待，非常高兴。

我们穿行在到处都闪耀着街灯的住宅区街道上。夜间，空气已相当冷了，但是由于我充分取过暖，再加上少许喝了点酒，心情却感到很爽快。

走出了宽阔的街道往前稍走一点，在那拐角处有一家挂有门帘的饭卷店，丈夫说：“走，再去喝一点去。”不等我答应便推开了带格子的门，从他毫不踌躇的作法来看，他平时从支店长那

里出来是经常顺便到这里来的。

店中除在里面座位上坐了一帮人在喝酒外，没有别人，显得非常冷清。厨师用非常大的嗓门迎着我们，震响了整个客店。我们在这没铺地板的房间里找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对面坐下，丈夫点了酒。

在这明亮的灯下，我看清了丈夫要比我想象的还要醉，在隆起的颊骨上泛着红晕，眼神也滞呆了，使劲拽直外套下摆卷起的地方，这是他酩酊大醉时的习惯动作。

丈夫很快领悟了我眼神流露出来对他的恐惧心理，便用奚落的口气说："害怕了吧？"我知道，不便和醉人闹别扭，所以默不作声。

酒上来了，按照平常的习惯，我打开酒瓶嘴，给丈夫斟满了一杯酒，丈夫也给我倒了一杯酒。我虽然不希望丈夫再喝下去了，可又知道是不能不顺从他的。

"没有什么可怕的。"丈夫一边这样说，一边用耍弄人似的眼睛看着我，这样心术不良的问话，证明他醉得很难受了。

丈夫一会儿看看装饰在横楣上的惠比须财神的天庭，一会又转向正在攥饭团的厨师，接着他又越过酒杯笑嘻嘻地看着我。

丈夫早就看出我有回避他的意思，已经隔上次纠纷半年了，这次丈夫让我来大概是想看看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和解，可是一看我的态度仍不变，他便感到大为不快了吧。

真有些奇怪，我这样和丈夫对坐着，虽然感到不安，但也感到无忧无虑，同与椎名约会时的那种焦躁不安相反，象坐在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一样心安理得。丈夫的一切习惯，一切表情变化，甚至那种把满满一杯酒举到嘴边的动作，都是看惯了的。

我们俩不能说是一对和睦夫妻，可是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在此期间哪能会没有一点美好的记忆呢？比如说，丈夫对我说过的那些温存的话，表示过的那种亲切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再也没有比以丈夫的身边为我安乐之家更幸福的了。

在丈夫的面前我也不必掩饰自己的过去。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好不容易才咽下了我即将说出的话，我在想，假如丈夫是我胞兄妹之类的骨血亲属该多么好啊！

丈夫不知是怎样理解我张嘴欲说什么的样子，他放下杯子，身子从桌子那边伸过来，把脸凑到我跟前。

丈夫怕被身后的厨师听见，便压低嗓音说："不要怕嘛！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气息中夹杂着的酒味和衣服上沾染着的烟味，一股脑地直扑我的鼻孔，这是很久没有闻到的丈夫身上所具有的气味。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开始，我没能理解，是说不做粗暴举动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丈夫脸朝旁边，象要吐出来似地说了声："脏！"因为声音很大，所以厨师惊讶地往这边张望着。

丈夫反复地念叨着："脏，碰一下都觉得恶心。"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丈夫要说的话，丈夫目不转睛地瞪着我。

这一句话犹如锥子般戳进了我的肺腑！我懂得，丈夫确实是从心里这样感觉的。

在丈夫面前我吓得身体缩成一团，我以为丈夫为了和解才把我叫来的，看来我自己想得太美了。在丈夫眼里我是个多么脏的东西啊！是的，我承认我自己的确是那种人，到现在我虽然很少与椎名约会，但毕竟还是有约会，这一点我想丈夫是很清楚的。

虽然丈夫看我的眼神很可怕，但在他眼底深处所隐藏的痛苦，是不可能从我眼中漏掉的，每当他冲着我喊出一个"脏"字来，就会在他内心深处增添一条新的伤痕。

丈夫突然垂头丧气，脑袋失去依靠似地左右摇晃着。

我真可怜丈夫，以致使我感到胸口憋得慌。至今为止，我一直为我是这位丈夫的妻子而感到难过，即使同椎名一起背叛了我自己的丈夫，也从没想过我这样做在丈夫的心上刻下了多么深的伤痕。丈夫的性格不知哪一点使人捉摸不透，对事情不太眷恋，

对我有一种无形的隔阂，无法进一步接近他。

我面对着由于我的背叛而痛苦万分的丈夫，感到无地自容，我如果能马上逃到远离丈夫的地方，永远不再见到他该多好啊！

可我心里却又安定下来，离开东京时我一直担心着只和丈夫两个人在一起过夜会怎么样，现在听了丈夫的话，已经稍微观察出他的打算了。

丈夫一边懒洋洋地说："走吧！"一边站起身来。他付了款，我们便走出了店门。

这一带，我想可能是以地铁车站为中心的繁华街道，比东京早闭店，大多数商店已放下了卷帘式铁门。房屋栉比的地方很黑，饮食店的红灯笼在暗夜中非常显眼，我们沿阶梯向地铁车站走去。

一辆车上只坐寥寥几人，车子发出巨大轰鸣跑着。一位浓妆艳裹的酒吧女郎可能刚下班，在车厢微暗的灯光下，低着头看书。这女子还年轻，属于还能惹起丈夫喜爱的那一类女人，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丈夫以前同事的夫人向我透露过的风传，说我丈夫在F市已经有了亲密无间的女友，想到这我向旁边坐着的丈夫看了一眼，他抱着胳膊，闭着眼睛，象睡着了似的。

到达第三站时，丈夫睁开了眼睛，看准了站名，便站了起来，我也随着起来了。

我们在万籁俱寂的街道上走了五分钟，周围所有的人家都已熄了灯，在街灯没有照到的地方黑得简直象涂了一层黑漆。

拐过几个拐角，丈夫放慢了脚步，因为天色太黑看不清楚，只能隐约看到二、三所带有很小庭院的二层楼房排列在一起，在尽处有一所大概是四层楼的高级公寓，矗在黑暗之中。我想那大概就是丈夫的住所。

我不知那所公寓为什么沿着街道既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还要从旁边人家庭院前穿行。此时不知从哪儿飘来了清爽的柊树花香。

即使在黑暗中，丈夫仍是迈着熟练的脚步。沿着建筑走了约半分钟，脚下一会是铺着石子的路，一会是净化水槽的盖，我不得不步履蹒跚地摸索着前进，就这样，我还是在大门跟前一层高出的地方绊了一跤。

这所楼房把每一户的大门都建成向外开，丈夫从裤兜里找出了钥匙，打开房门，进了没铺地板的房间，就把灯打亮了。

我时常想象着丈夫在F市是怎样生活的，他回东京时告诉我，现在早晚渐冷，为此买了个石油火炉，为了烧牛奶又买了一个可手的小锅。当时，他这么一说，那起居室中放着的火炉、丈夫把牛奶锅放在火炉上的情景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但是，我还是尽力回避想象丈夫在F市的生活情景，懒得做饭洗衣扫除的丈夫，在F市能怎样生活，我心中是有数的，考虑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我现在提心吊胆地窥视着电灯照得通亮的大门和与此相接的短小走廊，只要瞥一眼就可以发现这里是收拾得相当整洁的屋子。

正门对着的房间里铺着瓷砖，周围的墙壁、电灯罩、木屐箱等都比我所想象的好得多，整理得既体面又得当。

我被丈夫催促，登上了铺板，丈夫从我身边挤过去，进了尽头的房间里，打亮了电灯，那是一间大约六张席大小的和式房间，南侧窗上挂着一幅色调不鲜艳的窗帘。席上有一个贴着合成树脂板的桌子，好象是折叠着腿放在那里。桌子上杂乱无章地摆放着弄脏了的烟灰盒、酱油、调味汁、胡椒、西红柿酱等各式各样的瓶子，另外上面还有一个小钵，那钵里有用调料煮的鱼、贝类小菜，它们已干巴了，牢牢地粘在底上，指甲剪、自动铅笔也横七竖八地滚在里面。

在桌子旁边，放着一个仍接着绝缘导线的电锅，可以看出，这间屋子是丈夫的厨房。就说它是厨房吧，可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到，读过的报纸和周刊杂志随便乱扔，干洗房送来的包衬衫的

塑料布也弄破了扔在那里，浴巾、西式睡衣之类东西，有的摊开着，有的揉成个团，满屋都是。

威士忌、白兰地、日本酒、啤酒等空瓶子都集中堆放在房间的一角，另一角没加整理堆放着一些空箱子，那是一种里面带有波纹纸的厚纸壳箱，在那上面还堆放着好多个小箱，可能是百货商店赠送的，还包着包装纸哩。

丈夫蹲在石油火炉旁边，抬头看着在门口缩成一团的我，用平常醒了酒似的声调说："要是冷就把炉子点上吧！"我摇了摇头，丈夫便说："那么马上睡觉吧！"说着便起身向旁边的房间走去。

我周身打着冷战，即使我拚命克制也无效，这可能是酒劲开始消退了吧，我感觉这个房间太冷了。才十一月中旬，虽说气温急剧下降，但也不应该这般冷，为何这个房间却这样寒气逼人。墙壁、柱子、天花板，一壁之隔涂着清漆的衣橱，挂在墙上反着白光的镜子，到处都带着逼人的寒气。假如有人不小心闯进了这个房间，猛然接触到这彻骨的寒气，定会战栗不已。

不，不仅是室温低，另外还有一种加重寒冷感觉的无形因素。屋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那窗帘只剩下几个环还在上面，吃力地挂着沉重的窗帘，那碎纸篓被塞得鼓鼓的，碎纸屑、折断的木筷象不愿受约束似的将脖子高高地伸到纸篓外面。还有那坐垫，被坐出了个大黑点，脏得简直令人作呕。虽然所有房间的灯都被丈夫打开了，然而我却丝毫没有感受到这种光明，眼前仍是一片漆黑。

在挨着六张席房间的四张席房间里，丈夫好象要铺被褥，我便赶紧走了进去。这个屋子中央放置着一张床，床上铺有褥子，褥单皱皱巴巴，可见他平日早晨懒得叠床，只是把被褥一推了事。衬布即将破损的毛毯，被称做"洋被"的薄被子，一层压一层统统掀在脚下，大概是丈夫从春天到夏天只用了那薄被或者是那毛毯，随着天气不断变冷，为了防寒把一件件现成的铺盖加在上面

的吧，还有那渗透了发油微微发黑的枕头，斜着从被上滑了下来。

丈夫打开壁橱，我赶忙上前帮他往外拿被子。

“这些行了吧？”丈夫一边说着一边把两床被子放在那已铺好的床上，又说：“另外还有一条毛毯，总共就这些。”

听这话我心头一震，不过丈夫确实是一个人在此生活，只有一套铺盖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在丈夫说这话之前我怎么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唉！我真糊涂。

“讨厌了是吧？”丈夫一边把手插进领结中解扣子，一边这样问我，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一时憋得说不出话来。他明明知道有一套铺盖，为什么……。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原先我一直暗自担心，丈夫会不会利用这次旅行机会同我和好，刚才在饭卷店里丈夫向我倾泻的心声，我心中的不安逐渐消失，看来我的恐惧与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今晚我们必须同床呢？

丈夫脱下衣服，换上了西式睡衣，我呆呆地立在那里，此时我多么想从这高级公寓里跑出去，跑到别的地方去。毕竟我还多少带了几个钱，找个旅店是不成问题的，我不信会没地方住，并且丈夫也绝对不会来追我的。

但当我想起刚才走的马路是那般漆黑，再加自己也不熟悉此地的情况，是否马上出去找宿就不能不使我犹豫了。

不仅如此，我还感到：做为一个妻子对自己的丈夫表现出如此厌恶的态度，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行为。甚至感到抱怨刚才丈夫在饭卷店里说的话也是不应该的。

丈夫换上了西式睡衣，便到洗脸间去了，只听那里的水哗哗地响了一阵子，不大一会工夫他便出来，去查看房门了。一阵房门锁链声响过，便听到他那往回走的脚步声，随手他又关掉了外间的灯。

当他看清我仍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时，颤抖的嘴唇歪斜着冲我

苦笑了一下，说了一声："你不睡吗？"说罢便迅速地钻进了被窝。

我也不能这样总站在这里呀，不得已我终于下了决心，走进洗脸间洗了一把脸和手，又到外间门后面丈夫看不见的阴暗角落脱掉衣服，换上了从小型旅行包里拿出的睡衣。

因为只有一个枕头，我不得不找座垫当枕头。不知是由于从旁间透过的光线不充足，还是由于原先就是一个，反正我找了半天，除在座桌前那个脏座垫外，没有别的，没有办法，我只好将它拾起，叠成二层抱了过来。

回到房间，我拉上两屋之间的拉门，好不容易在书橱边的墙壁上找到了电灯开关，在我要关灯时看了一眼丈夫，只见他脸朝里面的墙壁，看不见脸，只能看到那黑黑的脑袋枕在枕头上。

关了灯，屋里一片漆黑，我用手摸索着走到床边，把代替枕头的坐垫放下，掀开被子躺下来。

呀！被子里的冰冷程度简直使我惊讶，犹如裸体躺在冰窟里，冷气好象骤然凝结成冰针，直刺我睡衣所没有遮盖的地方。

早晨起床也不掸一掸床单，床单上不仅满是褶皱，而且还有好多灰，脚触上那些粗糙的东西，心里直发痒。

在被子下面用一层毛毯，这都是丈夫出的鬼点子，他以为这样多少可以保点温，其实不然，只不过是胡乱加重分量罢了，起不了什么保温的作用。可能是由于毯子的质地粗糙吧，我竟感到贴身盖的并不是带有衬里的毛毯，而是布满生毛的毯子，手指尖，脚指尖和脸接触到毯子，便会感到针扎似的疼。

丈夫紧靠被边侧身躺着，我也尽量靠另一个被边躺着，所以两个身体不必靠近便能躺下，我脸朝着丈夫的后背，闭上眼睛努力地去睡，我想身子在被里面总会逐渐温和起来的。

事与愿违，过了半天也不见有一点热气，全身仍打着寒颤，我拚命咬紧牙关，怕丈夫听到我那由于打冷颤而发出的叩牙声。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中间还有那么大的空隙，冷空气象挑衅似

地乘虚而入。什么时候才能暖和过来呢？

我觉得过了好久好久，可是还有不能入睡，不知道丈夫睡了没有，他既不动，也不打鼾，但是不能光凭这两点说他没睡，因为丈夫在酩酊大醉时，才偶尔发生很大的鼾声，平常睡觉他几乎不翻身，非常安静。

如果丈夫睡着了，我也就不准备起来了，不过，自从躺下，我一直想把被子重新挪动一下，可能是由于丈夫把现有的毛毯和被子随便往上乱加，纵横交错，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寒气不断潜入，使我迟迟不能进入梦乡。

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便伸手将盖在最上面的一床被子稍稍拽了拽，这下可好，肩部暖和了一点，腰部却透风了。

长时间在壁橱里放着的被，已经发了霉。刚才我只觉得淡淡的霉气在空气中飘荡，现在由于我盖了被子，一股强烈的霉气味直冲鼻孔，使我半响没有透过气来。

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简直令我难以忍受。于是我翻了一下身仰面躺着，把一直卷屈的腿稍伸了一伸，可当碰到那冰一般的褥子，便象触了电似地缩了回来。

我又挪动了一下身体，可丈夫依旧丝毫不动，这样反而证实了他并没有睡着，他现在在想什么呢？

我害怕与丈夫恢复关系，到现在我这种心情仍不变。怪得很，我甚至感谢丈夫能这样背朝着我静静地躺着。可是与此同时，我内心深处好象出现一个开口大大的、空空的洞穴，使我感到寂寞，在那大洞穴中，我——一个小小的人物正头朝下迅速地往下跌落。

夫妻多年哪能没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呢？而现在却这样背对着背睡觉，两个身体近在咫尺，两个心灵已经远隔山河，怎么不使人感到孤独与凄凉啊！

眼睛已经习惯于周围的黑暗，可是我的眼前似乎仍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凝视着这冰冷的漫漫

长夜。

不知是梦幻呢还是现实！我仿佛孑然一身，踉踉跄跄，徘徊在那苍苍茫茫无边无际的冰冻荒野中。

含 羞 树

岩阪惠子著
王龙海译

【译者按】岩阪惠子(1946～　　)，诗人、小说家。本名清冈惠子，是日本著名诗人兼小说家清冈卓行的妻子，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史学科。1968年8月发表诗集，受到文坛注目，其后开始创作小说。她以诗一般的文体和纤细敏锐的感觉创作的《蝉鸣声声》、《萤村》、《藤下余情》等短篇小说，颇受好评。

在《含羞树》这篇小说里，作者以女作家特有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苦于不能生育的妇女的内心世界，感情真切动人，语言优美。

雨声平息了。笼罩着房屋的雾气渐渐地飞散开了，室外传来的响动也一点点地大起来。

象是小孩子的脚步声从露天地里响过，继而又传来小狗的尖叫声。

夏枝和杏子明知被毛玻璃挡得什么也看不见，但还是将脸一齐扭向狗吠的方向。一股不知是发油还是什么的气味从夏枝的侧脸飘来。这是亮太六十五岁母亲身上的气味，这种气味飘落在被

子、枕头和衣服上，即使在婆母外出的时候，只要闻到这沾在门帘上的气味，杏子就会感到浑身紧张。

“多古怪的画呀！是亮太贴的吧？”夏枝发现了邻屋墙壁上用图钉按的画，唠叨说。

这幅画几乎整个画面就画着一个窗子，窗子外面是正值花季的含羞树。可谓怪的地方，大概是室内涂着朱红色的墙壁和墙角处画着的一个小人儿吧。杏子发现这幅画是在几天之前。刚看见的时候，杏子曾对那把整个画面分成两大部分的墙壁和含羞树的红黄着色感到迷惑不解。但是在早晚不间断地端详中，一种亲切之感反倒油然而生。

“雨已停了，我也该上路了吧！步行到车站，再买上票，也正该是车来的时候。”

婆母把双手摊在桌子上，并不马上起身，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这时，她脑子里大概才想起了要去大儿家串门等事情。

“这里看来倒是个好住处，可就是不大方便，难道亮太就打算在这住一辈子不成？”

杏子把不需远送的夏枝陪送到门口，便将轻轻的大包裹递了过去。

“杏子也该出去到哪儿散散心，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你也不妨好好消遣一下。”

对于夏枝的这番话，杏子本想以笑作答，但却没能笑出来。

等婆母的背影转过被雨水打湿发黑的预制板墙角之后，杏子这才回到家中。

微弱的阳光从云缝间洒落下来，整个房内显出淡淡的光亮。在这没有尘埃飞舞的狭窄空间里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个，杏子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环顾房间的四周。平日看惯了的家什，竟象是他人的物件似的，冷冷地摆在那里，杏子赶紧从房间里出来，走到走廊上。

玻璃窗外的大树，由于被湿润的大气包围着，显出双重树冠

来。婆母在的时候，杏子还能坐得住，而今只落下她一个人，怎么也坐不住，屋内的气氛已早把她驱逐了出来。轮廓不清的绿荫对面又传来了狗叫声。

“我们家的‘老黑’又下了五个崽儿，真没治。”

杏子猛然想起前几天站前自行车铺的女老板劝她养狗时说的话。当时凑上前来的女老板的那张脸，布满了茶色雀斑。不光是面部，就连她的指甲上、敞开衣襟露出的前胸上也有不少雀斑。杏子曾以不自然的目光冒失地打量过。

刚才传来的狗叫声或许是那五只狗崽当中的一只因离开母狗感到恐惧才发出的吧?也许是后院的孩子从自行车铺把它要来的。杏子是不讨厌狗的。

“这狗，讨厌死了！”

亮太一边穿鞋一边嘟囔着，藏青色西服的后背朝向杏子。杏子想起了昨夜几乎一宿未停的狗叫声，接着她又想起丈夫被自行车,铺女老板劝说养狗时的窘相，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因为没有孩子，所以养狗对这对夫妇来说是再好不过了的！”大概女老板是这样想的吧。亮太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杏子每周去一次医院，因为是时常与上班时间赶在一起乘电车总是非常拥挤。杏子四周被身穿西服的男人们团团围住,身上无形中产生出一股冰冷的奇特感觉。她觉得自己是被众多的丈夫包围着。也许是因为这些男人大都与自己丈夫穿着打扮相仿、年龄相当，才使她产生这种感觉。如果把这些告诉亮太，他将会是怎样的表情呢?

丈夫离去以后，杏子蹲在院门旁，采摘栽在那里的几株三色堇萎缩的花儿。这在昨日以前还是婆母的活计。

“阿姨！”

突然传来讨人喜欢的呼唤声，杏子惊愕地转过身去，见是后院街坊家的男孩。

“阿姨，我家有狗了，拿给您看看呀？”

这是两个孩子中的那个小的，还未上幼儿园。杏子给他掖了掖从裤子和小马夹之间露出的衬衫，笑了笑。

孩子一边向前凑着嘴角沾着牛奶和果子酱的小脸，一边瞪圆眼睛认真地追问着：“唉，想看吗，想看吗？”

“真看！”

听到杏子的回答，孩子满意地将脸抬起。随后又现出一种有些难为情的神情说道：

“不过，新助也许会不让的。”

新助是这个孩子的哥哥，已上小学三年级了。说到这，孩子一下泄了气，跑回家去了。

“自己若有孩子，也该这么大了。”杏子心里寻思到。结婚已近六年了，却一直没有能怀孩子的征兆。不用谁劝说，她自己开始跑开了医院。

杏子不觉又想起了那家医院小儿科候诊室里那种特有的嘈杂的气氛。孩子的说话声、喊叫声、哭声、大人的斥责声，还有偶尔发出的笑声，使小儿科一带成了共鸣箱，声浪不息，一个劲地喧闹着。在通向妇产科的走廊上，杏子象是在听节奏明快的音乐一样倾听着“共鸣箱”发出的声响，又象是在观赏绚丽的色彩似的注视着那里。孩子们即使生病的时候，也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生命力的火花、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稚气。

刚才后院的孩子也是如此。变换着令人喜爱和难为情的神色，纯洁的童心似乎连自己的呼吸都觉察不出。

六点半，杏子来到M百货店的对面。已是闭店的时间了，商店的卷帘式铁门已全部放了下来，路灯微弱的光亮，使马路显得有些发暗。“在这样昏暗的路灯底下，自己能够从人影混杂的人流中寻找出丈夫的影子吗？”杏子不放心地向四周扫视着。奇怪的是，她没有产生丈夫会先发现自己的念头。

在矗立在十字路口处建筑物的顶端，杏子看到了报时的电光指示板。她对了对自己的手表，见自己的表快了近两分钟左右，又重新仰起脸。这时，她发现了从地铁台阶走上来的亮太，杏子朝他走了过去。

“真凑巧，在车站见到了她。”

亮太身后，笑容可掬地站着和代。杏子半年多没见到朋友和代了，和代脸上仍是那种杏子自高中和大学时就看惯了的亲热表情，杏子心情一下变得十分快活。两人肩并肩尾随在慢慢走在前边的亮太身后。与八年前一样，和代比杏子稍许高出一点。亮太回过头来，打量了两人一会儿，向和代问道：“我们一起找个地方坐坐好吗？”

和代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目光投向杏子。

“走吧，只要您方便的话。”杏子以催促的口吻说道。

“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和代发现被照得通明的楼房里的电梯旁有公用电话，便走了进去。杏子和亮太知道：和代大概是刚下班正准备回家。看着和代修长的背影，两人各自想起离这有一小时路程的和代娘家那年迈的母亲和唯一的小女儿正在期待着她归来的情景。

“请原谅，让你们久等了，不过这下咱们可以慢慢地聊天了。”

由于身后灯光的强烈照射，逆光中和代象一团黑影，从台阶上走了过来。

店里象是处于开始忙乱的时候，亮太从里面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叫她俩过去。

“雪子今年已好几岁了吧，还是姥姥照看吗？”亮太一边脱着上衣一边问道。

和代坐下来之后表情才变得平静下来，取下眼镜，眨眨眼睛看着亮太。那摘掉眼镜露出的双眼皮眸子疲惫地闪动着淡漠的

光。

“到六月份就该五岁了，现在她已上幼儿园了，妈妈总算清闲些了。不过，大概是上了年纪，神经痛闹得厉害，老得针灸，还要……”

和代边说边用左手搓着右腕。

杏子感到自己的心被久不见面朋友所说的一些平常话给抓住了。

饭菜已经端上来，动筷之前，和代对亮太有点避忌地小声问杏子：“你到哪里看过了？从上次在电话里说过之后已过去好长时间了”。

“你说的是医院吧？”

杏子看了一眼斜对面的亮太之后，马上将目光落在盛满白米饭的碗上。医院这个字眼，使她在脑子里浮现出妇产科门诊室的情景。在那象过道一样长的房间一角，有五、六个女人，看上去她们坐在那里已有好长时间了。她们都是为了要个孩子，巴望着夫妇俩能有个孩子才到这里来的。其中一个女的，正好与杏子相对而坐，她穿着一件红白条纹相间的毛衣，不知怎的，只见她突然吐了下舌头。

杏子把视线又转到和代的脸上，发现她正等着自己的回答。

“眼下大夫只是说见了一半的功效，据说‘终身不育’这话不到万不得已大夫是不肯说出来的。”

“据说也有结婚十多年才有孩子的！”和代又照例重复着先前在电话里曾说过的话。

穿着红白条纹毛衣的女人为什么要吐舌头呢？虽然她的舌头不象毛衣那般鲜红，但让人回忆起来，却感到它是和衣服的颜色一样红，一样刺眼。

“听说中川先生在这方面是权威。”当时杏子听着从自己左边传来的议论，她只记得，给自己看病的老医师是位满头白发、说话谦逊、态度和善的人。杏子想，第一次来医院就碰巧遇上这

老医师当班，这可是自己的好运气。是不是那个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女人也听到了这些议论，因为她是在那个议论过后吐了吐舌头的。

亮太默默地喝着啤酒。

杏子想说什么可又止住嘴，犹豫了一会之后，用四下听不清的口吻说道：

“近日里，我做了个梦，梦中我见到了自己的小宝宝。”

和代抬起脸，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于是，杏子便止住想继续说下去的话。杏子不再继续说下去，还因为她感到刚才的一番话肯定被丈夫听见了，可丈夫是怎样一种表情她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杏子突然提及自己梦中的事情使和代有些误解。

“象你那样朝思暮想的反倒不行，你的心情应该更轻松自如些才是。”

“不对，我不是那样的。”杏子在心里嘀咕着。她后悔自己不该对和代讲起那梦中的事情。

“在你一下觉察出来的时候，你便怀中有喜了。在你处于朦胧恍惚的时候，肚子便很快地大起来，眼见得孩子便快要降临人世了……”杏子回想起有一次和代边给孩子换尿布边告诉她这段妊娠要比空思冥想来得更快的话语。杏子记得，在年轻的母亲和孩子的头上，悬挂在天棚上的玩具，伴随着八音盒那单调的催眠曲一直不停地旋转出红色、白色、桃色等各色各样的花瓣儿。和代说她不甘心受孩子的拖累，便又回到了工作岗位，那时孩子才刚刚会走路。和代还说孩子有她母亲照看。

杏子这时想，象和代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一个没有孩子女人的苦衷的。这对亮太来说也是如此。“你老是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根本不体谅我总往医院跑的心情。”对丈夫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杏子又何曾没有这样报怨过呢？

杏子虽然默默地往嘴里挪动着筷子，但那种话说半截儿又咽回去的不快之感使她的心情格外郁闷。而且，与平常一样，如照例能够品尝出食物的酸辣味道，这又使她感到不可思议。

“动物园星期一休息吗？”

“哎呀，我也一直没去，不大清楚。但星期一有好多地方都休息。”

亮太边往和代的杯子里斟着啤酒边问道：

“是雪子想去玩吗？”

和代微笑着点了点头。那分明是一种为母亲所特有的表情，也是杏子一次不曾有过的甜美表情。不，杏子或许有过一次这样的表情，那大概就是在她刚才欲说又止的梦里。

一个婴儿在哭喊着。激烈的哭声从人群的对面传来。透过人墙的缝隙，只能窥见一台陈旧的婴儿车。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婴儿车的旁边哄劝孩子，但都不顶事。这时，不知何时赶来的丈夫站在旁边告诉说：“那是你生的孩子，你瞧！”车子被推上前来，杏子朝婴儿车里看去。只见婴儿舞动着两只小拳头，脑袋涨得通红，哭叫着。“这就是我的孩子！……”杏子不知所措地呆立着，哭声渐渐变弱，最后终于停止了。杏子的心被打动了，她把婴儿轻轻地抱了起来。……

虽然那梦过去已有些天了，但杏子至今尚能清楚地回忆起从梦里感受到的强烈触动，她还能清楚地想起托在手臂上的婴儿的重量以及婴儿温暖而带有湿意的触觉；甚至最后孩子仰起小脸，象是对她微笑的表情也都历历在目。

杏子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和代和亮太不由得朝她看去。杏子拎着挎包，朝洗手间的方向走去。她杯中的啤酒只喝了一半儿，能醉吗？杏子推开洗手间的门，眼前是一面白光耀眼的镜子。原来如此，她是为了照镜子才到这儿来的。是为了能够见到映现在镜子里的慈母般的面容。

回到桌子上，和代对她问道：

“你心情不好吗？”

杏子摇了摇头，为了证实不是心情不好，她还特意微笑了一下。

可是，镜中并没有映现出那种幸福的母亲般的笑容。任凭她怎样佯装、怎样雕饰，也还是不行。看来从自己身上是不会产生出那种表情的。她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了日光灯的反射，还看到了一个目光暗淡、脖子细长、不象能有孩子的女人形象。

当他们从饮食店鳞次栉比的小巷来到宽阔的街道上时，便被夜间开始出现的喧闹嘈杂声音围住了。去车站仍和来时一样，杏子同和代并排走在亮太的后边。这时，和代突然说道："我们也该在这儿分手了。"

杏子将视线投向了和代的脚尖。那脚尖象是略微停了一下，又踌躇不绝地挪向前去。杏子并没有朝和代转过脸去，只是留神她的脚下。

"在这分手？"

和代止住脚步，但并没有直接回答杏子的问话，只是说了句："稍等一下，我去去就来。"便猛然转过身去，沿着来时的路线向回走去。

杏子叫住在头里一直向前走着的亮太，自己走到柏油马路的旁边等和代。穿过人群急走回去的和代，举止叫人很不理解，都快要到车站了，和代却猛然走回去了，这真叫人纳闷儿。待杏子把脸仰起，向黑乎乎的人流望去的时候，身穿浅淡芥末色衣服的和代倏地走近前来。

"真对不起。刚才经过的地方有卖小孩玩具的。前些日子雪雪嚷着要买，没能给她买。"

和代说着，从白纸袋中把买来的东西数了出来。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玩具，一个细棒的一半缠绕了好几层纸。

"瞧，这样玩！"

和代抓住纸棒自上向下一抖，卷在上面的纸便呈螺旋状向下垂出一米多长，随后又马上收缩回去。

"让我玩一下。"亮太好奇地走了过来。

来到车站后，和代的话开始多起来。如果坐上电车，几个人

在一块的时间也只有从这到车站很短的一段了。

“现在我还带着雪子每月和他见上一面，这也算是孩子能见到父亲的唯一机会吧。见面的时候，他要递交一些抚养费给我，并答应以后继续付给，不过听他的意思是以后不当面交给我，而是转存银行，由我领取……”

电车矩形车窗上反射着光亮，滑行过来。和代在前，亮太和杏子在后走上了电车。电车装满乘客以后发动了。亮太抓住车内皮吊环问和代：“你们已经分居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两年了，这大概已算是极限了吧。至于恢复当初那样，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彼此对这种各自独立的生活也开始习惯了……，他即使是见到雪子也只是经意地摸摸头，连抱抱孩子都不肯。”

和代既没对着亮太，也不没面向杏子，而是靠近车门站着，眺望着昏暗的窗外，说道，“我下站下车。”说罢，和代从挎包取出眼镜戴上。

“带雪子一块儿来玩吧！”

杏子能说出来的也只是这么一句。和代点了点头儿，从打开的车门钻进月台上混杂的人流里。

含羞树丛在杏子的眼目里闪烁着蛋黄色的色彩。这耀眼夺目的色彩，莫非是涂在室内墙壁上的桔黄色吧。室内象着了火一样腾跃着一片赤红的光泽。

亮太的后背汗水淋漓。

杏子的手指从亮太的脖颈移向脑后，这无疑已经成习惯了。她已不感到是有意识的主动作法，倒好象是手指本能地去梳理丈夫的头发。丈夫那浓密丰厚的头发缠绕着她的手，皮肤相互摩擦产生出来的气味使得杏子猛然睁开了眼睛。在那么一瞬间之后而来的便是一种凄凉的感觉，自己犹如一个熟透的果实落在地上，那被摔裂了的果实无情地暴露在日光之下。

她与丈夫身体分开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觉得浑身发热、心事重重。她躺在丈夫的身旁眨动着双眼，注视着墙壁上的画面。

从金黄色的光亮中走来一个孩子。他从含羞树丛边缘大摇大摆地走来了。是朝这边走来的吧？已经发觉到她了吧？光亮骤然消失，她闭目期待着。直到眼睛再度被那奇异的色彩染红。在金光闪烁中，她看清了孩子的脸。

“太象了！”

杏子忽然叫到。刚刚入睡的亮太含糊其词地应了一声，又朝里翻身睡了。孩子的脸象谁。也许是刚见过和代的缘故吧，杏子感到那孩子有些象雪子。可是杏子也没见到雪子几回，还记不清雪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或许是象后院的男孩，可后院男孩的长相杏子印象很深，也不对。看来这孩子有可能最象出现在杏子梦中的婴儿了。

一声狗吠，使亮太从沉睡中醒来。

他眼角还残留着睡意，不愉快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在厨房里正准备做早饭的杏子听到后院孩子在面对厨房门的庭院中间争吵。她想听清他们在争吵什么，竟忘了手里的药罐。水从罐口溢了出来，她慌忙闭上水阀，止住水流。

早晨的阳光，拂过窗棂。不一会儿，阳光便照到了摆设在窗台上的老鹳草上。没等吃完饭，日光又移向别处了。婆母不在，饭桌便静得过分，因为亮太和杏子都不大爱开口。在升腾着热气的这端，杏子的上身不自在地活动着。

亮太端着沏满茶的杯子向一边走去，杏子便将饭后的餐具收拾到厨房的水槽中。洗着洗着，她的手又停了下来，一会想着婆母去长子家已有一周了，一会又茫然地推算着婆母归来的日子。从左手滑落的羹匙一下碰到水桶中的盘子上，又落入桶底。

“以后最好不要再象昨晚那样。”

亮太不知什么工夫站到了杏子身后，系着领带，说道：“在

别人面前，不要谈论在梦中见到孩子的事了。”

杏子湿着的双手向下滴着水滴，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清楚地回想起大约九小时以前——昨晚丈夫的手上动作留给她的深刻印象。

亮太那骨节粗大的双手，环绕着她的头部，把她的脸挪了个方向。左手指触描着她的眉毛和鼻梁，右手指寻索着她的嘴唇轮廓。杏子顺从地一动不动地听任丈夫的摆布。人的脸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包裹着骨肉的面部皮肤的亲切感究竟从何处产生的呢？杏子嗅到了亮太手上的气味，尔后，她又伸手要抚摸亮太的脸，可是手指接触到的却只是丈夫的头发。

杏子从桶底捞起盘子，清白发滑的器皿边缘，挂满了油垢，只凭水洗是洗不净的。桶的内侧以及沉入桶底的羹匙却被油腻得滑溜溜的。杏子只好用海绵蘸上清洁剂使劲地擦洗着，然后又打开水龙头，放大水流冲刷起来。昨夜留在身上的记忆、亮太身体的重力和自己眼里燃烧般的赤红色彩，现在都从她双手的指端一点点地溶于水中，又浮出水面，流向排水口。

低空中传来缓慢的山鸠叫声。这声音颇如山鸠本身一样迟钝、柔弱，仿佛把丈夫方才对她突入其来说的话语逐渐地抵消了似的。

杏子换车的时候，一下发现一位从同一辆车侧门上车的女子很象和代。杏子不停地在十分拥挤的车内钻进乘客的空隙中间，向对方移动过去。不论是从和代工作的公司，还是从她家到这路电车，都有相当一段距离。但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代也有可能到这里来的。

杏子感到这样想又有点不合情理，于是她试图从乘客那极小的空间挤过身去。但是，不巧正赶上电车急度的倾斜，使她向前跌了过去，正撞在身着西服的老人后背上。她立时怯声道歉，为了从老人的视线中逃脱，极力向后退了过去。待她偷偷抬眼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连腮胡须和蠕动着的薄嘴唇。

杏子再也不敢向前挤了。她透过窗户看到了几个从停下电车走下月台的人的身影。尽管看到的是侧脸，但和代无疑是在其中的。和代的无边眼镜在午前耀眼的日光下自左向右地移了过去。那被日头晒黑了的侧脸，紧绷着的面颊，还有那浓重的口红，使杏子的朋友变成了另外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猛然间，杏子预感到和代也许是再婚了。

空荡的汽车迂回地驶进车站，庞大的车体遮住了太阳的光线。汽车停稳后，排着队的人们拥向车内。队列中央的杏子被人们挤到前边，脚踏上了车门的阶梯上。

“你每周跑一次医院啊。对了，你才有空闲时间呢。家中的事情托付给婆母不是很好吗？这样到外面走一走，消磨时间，情绪也会变得好起来……”杏子感到刚刚走过去的象路人的只叫人看到侧脸的和代，仿佛在小声向自己嘀咕这些话。与数日前杏子所见到的和代相比，她简直判若两人。那天晚上，和代在摊亭上买了玩具。那是用蓝黄相间的彩纸做成的纸棒，一抖纸棒，彩纸便向下直展开去，倾刻又缩回原样。其妙处便在这一伸一缩的神速劲儿。雪子就用它来玩耍吧？

来到医院，杏子东张西望地在候诊室里寻找身着红白条纹衣服的女子，可那里没有穿这种衣服的女子。“人难道还能永远穿同一件衣服吗？”这样一想，杏子才觉察出自己的冒失。

候诊室的隔角处有一位正在打盹的女人，杏子走到她身边的空位前，在欲坐未坐的当儿她又后悔自己不该来到这里。她虽然懂得自己是为治病而来，但觉得有一种生命活力要从四肢顶端脱离出去的不安之感。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时而用眼睛数着排队的次序，时而抬头张望染上污迹的天花板，她实在忍受不了这些，不由得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她猛然看到了一个女子伸出舌头的情景。舌头奇怪得发红，比浓抹过的红嘴唇还要鲜红，湿润的舌头用力颤动着。这个女人也不是那个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女子。她

既象杏子来医院途中见到的和代，又好象杏子自身的幻影。杏子闭上双眼，她祈愿护士永远不召唤她的名字，同时她又巴望着能早些轮到自己，以便早些从医院离去。

杏子意外地很快被叫到名字，站了起来，走到过道里边的门帘前停住脚步。这时，从里面出来个人，这个人就是杏子曾在什么时候看到过的吐出舌头的那个女子。似乎觉察到自己裙子的下摆打着折儿，她弯下腰整理了一下，便快步离去了。杏子看这个女子又来了，觉得心情稍微轻松了一些。

狗带着锁链从院子里草木繁茂的地方跑了过来，在屋檐下小声撒娇似地叫着。杏子觉得狗真通人意，到自己身边来得正好，便第一次仔细地端详起小狗来。狗的四只爪尖是白色，全身其他各处都是淡茶色。她想起谁曾告诉过她："象这样的狗是穿着袜子的。"杏子伸出手来想抚摸狗的脑袋，狗便从她的手底下钻过去舔她的胳膊肘。杏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小狗，渐渐地，杏子觉得一阵心酸，难以自持。狗的眼睛为什么湿润了呢？杏子关上走廊上的玻璃门，可狗还在向杏子这边凝视着，眨动着眼睛，象是在哭。

杏子走出院门来到后院家的门前，按响了门铃，没人应声。主妇大概是带着第二个男孩出门了？无奈，杏子又回到自己家来。见狗没离开院子，老实地蹲着，津津有味地撕嚼着她的一只凉鞋，旁边整齐地放着的婆母的拖鞋却纹丝未动。

说是后院家，只是正门的方向有些相反，其实几乎是同一座建筑。庭院的一部分互相连接，用山茶花篱笆隔开。篱笆下边或许有狗可以进出的空隙。

狗嚼凉鞋腻了，想转一下，可链条的一端象是挂在了篱笆上，没走几步就被拽了回来，打了个趔趄。狗知道自己无法走远，便又回来撕嚼那旧凉鞋。杏子觉得狗的唾液使得脚下发粘。

坐在套廊里，杏子只顾眼睁睁地望着狗。明天婆母就要回到这儿来，要做的事本来还有很多，可她却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她虽然把视线投在狗身上，但另一个遥远的令人失意的情景却浮

现在眼前。

……在阳光照耀下的布满卵石的河川上，妈妈在一旁观望着，只见她那遮在阳伞下的脸闪现着微笑，稳坐在岩石上的身子朝向一边，默默地观望着。

杏子那时才五岁，不会游泳，甚至连脸都不敢浸到水里。小小浮水圈虽套在身上，可河流太急，她被水冲走了。

开始，杏子在靠近河岸的浅滩上，把小脚踩进河底的泥沙里面，忽而站起，忽而蹲下，有趣儿地玩着。就在她把脚向前迈出的一瞬间，身子猛地偏歪了下去。杏子曾听爸爸和乡里人说过，河中央象被人挖过似的，很深很深。她知道这一点，而她一个人玩的地方离河岸总不该超过一米远。也许是她玩入迷了，不知不觉地离岸边愈来愈远了。

总之，连同浮水圈一起，杏子被水冲走了。她放开喉咙呼唤着妈妈，可妈妈只是笑着在一旁看着她。杏子的身体被水流冲得忽而倾斜，忽而沉下。待水灌进鼻孔和嘴里的时候，她真的害怕了。她难受得扭动身子，可身子越发下沉。妈妈离得越来越远了。“妈妈不能来救自己，这下完了！”杏子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猛劲儿地喝水。

河水蜿蜒地流向竹丛的对面。大概妈妈知道在竹丛对面附近的采石场上有爸爸和叔叔他们。吓得脸色发青的杏子最后还是被笑容满面的爸爸从急流中救了出来。回到岸上，好长时间，杏子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颤抖着。

杏子躲过不好立脚的河沿儿，看见妈妈慢慢地向这边走来。白色的阳伞在头上晃动着。杏子期待着妈妈能过来紧紧地抱住自己，杏子认为妈妈总不会不注意到孩子那颇受委屈的脸吧。然而，来到近处的妈妈并没有直奔前来，而是同杏子隔开一段距离，呆呆地望着她。妈妈的面颊还残留着一丝起先有过的微笑，嘴唇略微张开，看上去似乎想问杏子：“怎么样，玩得很有趣吧？”在妈妈看来，大概只是杏子在河里玩的时间有些长了。幼小的杏

子说什么没能预料到她对妈妈的希望竟偏偏会落空，也根本没想到妈妈竟能这样冷落她的心。这时，妈妈已怀了弟弟，莫非是对新生命的关心削弱了她对女儿的注意力，杏子后来这样想过。

但是，好长时间杏子还是忘不了在阳伞遮掩下妈妈那微笑的面容，妈妈不能来救自己那头晕目眩的一瞬间，杏子怎么也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午后的事情。

狗发出了低吟。凉鞋的脚背部分已变成碎片。狗衔着凉鞋放到转过身来的杏子面前。这时，凝神看去，狗的两只湿润的眼睛好象要贴到杏子的两只瞳孔上。

傍晚，后院家的主妇来领狗。听主妇说，开始她见院子各处都没有狗的影子，便以为是让打狗的给带走了。她出声喊了几下狗的名字“大熊，大熊”，于是便听到这院传来了狗的叫声。但不知为什么它竟调皮地不再从墙根下面钻回去，只是叫了几声让主人知道它在哪儿。

主妇对杏子说道：“大孩子病刚好，小的又发起烧来，这不，我刚带他去医生那里看病回来。这个得病，那个非跟着病不可！”

小狗看到主人领它来了，便摇起尾巴。主妇长着和善的圆脸，很象她的二儿子，她解开挂在篱笆上的锁链，带着狗回家了。

雪子躲藏在和代的背后，头向下俯着。只见她给家里带来的着装娃娃穿上好几层衣服，又一件件地给脱下来，一人玩着足有二十多分钟。杏子不厌腻地望着天真玩耍的孩子。

“真乖啊！”

“哼，是第一次来你们家的关系，要是呆习惯了她马上就会调皮的。”

垂到肩上的齐整理顺的头发每当触到脸上，孩子便象大闺女似的把遮到脸上的散发向脑后拂开。于是，圆圆的小脸便一下子轮廓清晰起来。

夏枝两手拿着许多细花布条，坐到雪子跟前。看到五颜六色的布条，雪子的小脸豁然明朗起来。婆母大概特意从缝缀各色相间大布块而积攒起来的碎布条中选出女孩儿所喜欢的，拿来给雪子玩。孩子，尤其是女孩儿特别喜欢各种颜色的布条儿，这一点或许是夏枝从照看自己大儿的孙女时得知的，也许是从自己儿时的体验中懂得的。“榻榻米”上堆放的布条象是刚刚听到的童话里小女孩脱下的贵重衣服，雪子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拾起来，端详着。

“你喜欢吗？这些全给雪子吧，让你妈用它们给你做布娃娃衣服。”

雪子抬头看了看和代，现出胆怯为难的样子。从孩子的表情，杏子大体推断出孩子为难的理由。和代一定从不和孩子一块儿悠闲地玩耍，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即使有点儿闲暇，她也把孩子抛在一边，而去找事情做。因此，雪子小布娃娃的衣服只能让姥姥给做了。

和代爽快地向夏枝道谢，又让雪子喊“谢谢”，之后便只字不提花布条和布娃衣服而直接走向亮太那边。

“手续虽然并不繁琐，可有关孩子的抚养问题尚有一两点含糊的地方。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还求亮太君帮忙。”

杏子这时才明白，和代今天的来意原来为此。

“这没问题，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今天雪子也在跟前儿，近日里我给你在办公室那边详细打听一下。你已经和他们说过吗？”

亮太用眼暗示了一下雪子，问道。

和代摇头作答。也许是大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雪子身上使孩子感到难堪的缘故，雪子放下布娃，抬起头来。

“雪子，你也到这边来吧！”

雪子看了看呼唤自己的杏子，又看了看夏枝一眼，然后小心看看妈妈的反应。和代催促了一句之后，孩子才来到桌子跟前，把小手伸向分拨到盘子里的草莓。熟透的草莓把孩子的小嘴唇染

得鲜红。雪子下颏向后仰得过高，从唇边流下的红色莓汁一滴滴地溅到了身上，孩子的小脸一下紧张起来，红得发涨。

“孩子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少，就会变成这种模样吗？”

和代走了以后，杏子自言自语地说道。

一次没曾抱过孩子、没曾将孩子放到自己膝上亲近的和代和从未在妈妈的后背上依偎过、从未在妈妈怀里撒过娇的孩子，给杏子的心中留下了十分孤寂的印象。

“每天都和妈妈在一起的孩子不见得就有出息。”

亮太躺在“榻榻米”上嘟囔了一句。

“有孩子的女人出去做工也很不容易呀！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艰难。拉扯孩子更是如此。没孩子不知作母亲的辛苦啊！”

杏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回答。倒是前几天夜里和代在电话里的声音再次回响在她的耳畔。

“为什么？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竟那样希望要孩子？”

和代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可杏子怎么回答呢？杏子为自己没能说出“这你不懂”这句话而感到庆幸，因为自己根本没有确切的答案。杏子手拿着电话，蹲下身来。

看来这么希望要孩子，只能说是由生命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驱使的结果。新生命的诞生如同温煦的阳光撩扰着她的心。纵然她懂得母亲的生命在她生下孩子的一瞬间已在躯体的内部受到损害，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几乎要伸出手去捕捉那柔弱的黄绿色的阳光。

“是亮太想要孩子？”

亮太对杏子到医院求医治病一事既没提出反对，也没特别劝说过。

“那不得啦，没有孩子的夫妇也不少见吧，即使有了孩子，夫妻闹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最后一句，是和代的自嘲话。杏子没吭声，只觉得一种难以

名状的滋味充塞着口腔和胸腔，难受极了。

大门口传来人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就听到“阿姨”的喊声。

后院家的两个孩子站在院内，杏子抑制住被突然打搅的不快心情，注视着两个孩子。

“我们家的狗没来吗？”

哥哥问完后，身后的弟弟又伸过小脸来，仿效着哥哥问：“没来吗？”

“没，没来呀！”

听了杏子的回答，兄弟俩互相看着。

“怎么，狗又不见了？”

“锁链头上松开了，狗带着锁链跑走了。”

弟弟跟着频频点头附和。

“什么时候跑走的？”在桌子对面躺着的亮太忽然起身问了一句，兄弟俩吓了一跳。他们没有料到在那儿还能探出一个男人的脑袋来。

“要是看到了，一定告诉你们。”

杏子冲着跑出去的两个孩子的背影说道。跑在后面的弟弟稍微顿了下脚步，掉转头来向她摆了摆手。

杏子从走廊回到屋内，坐在桌前。她有些坐不住，想跟孩子们一块去寻找。寻找小狗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或者说是去寻找自己睡梦中曾抱过的婴儿。要么是想去寻找二十年前被河水卷走而没被父亲救起一直被冲到河下游的另一个自己。无论去寻找什么，能去寻找看来是首要条件。

杏子又向山茶花篱笆墙根处瞥了一眼，她仿佛觉得小狗又来到那里。

“谁家的狗不见了？”

夏枝从自己的房间探出头来问道。

亮太回答说：

“是后院家的小狗，好象是他们家孩子养的。”

"我讨厌那些活物。尤其是狗，扑到身前怪吓人的。"

在夏枝不到六十岁的时候，有那么一回，狗猛地扑到她的面前，她被吓了一个踉跄，脚脖子也歪了，因此她才这样说道。

夏枝把她那论年纪来说略显高大的身体面朝儿子坐到座垫上，把白了一半多的发髻对着杏子。杏子端详着这母子俩，觉得母子之间怎么连耳朵的形状都极为相似，难怪以前杏子曾对母子俩的指甲形状和大小完全一样感到惊奇。

"宪一他们问我，亮太他们还没孩子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些事。之后，他们便说是因为妈妈和他们住一起才使他们没孩子的吧。看来，我倒好象碍了你们的事。"

亮太听着，有些哭笑不得，问道：

"那哥哥没说让你在他们那儿长住下去吗？"

"那么窄小的地方我可不干，连消消停停地做针线活都不能。"夏枝摇着头。

杏子把目光停留在夏枝那满是皱纹和骨节突出的右手中指上戴着的那个杏子送给她的皮造顶针儿上。

杏子拿起电话听筒，听到一个不熟悉的女人声音，在问自己的名字。

"我想向你道谢，我女儿和孙女能得到你这样热情的款待，使我感到你实在是难得的好人啊！"

是和代母亲打来的电话。"在她自己感到六神无主、十分孤独的情况下，能被别人亲切相待，使和代感到非常高兴……"电话里的声音十分亲切地响着。杏子想，这位母亲也是每每惦记着自己的女儿呀。慈母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杏子的心。自己生下的孩子，即使过了多少年，对做母亲的来说也还是扔不下的心思。

"……一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中就一惊。哪怕明知自己的孩子刚刚睡下不该哭，可也还是担心是自己的孩子在哭……。"

不知何时从和代那儿听到的话语又在杏子的耳边回响起来。

尽管和代很少照料孩子，可毫无疑问，她还是雪子的母亲。

“雪子让妈妈带到动物园玩去了，这不，乐呵呵地回来了……”

如此反复多遍地致谢之后，和代的母亲挂上了电话。

学生时代，杏子曾见过和代母亲两三次。虽说她们是母女关系，可母亲瘦小的身材一点儿不象和代。杏子从电话中的声音，猜度出杏子母亲那微小的几乎难以听清的口吻大概是对女儿的避讳。

本来，杏子曾提出要在上个星期天同亮太一起去动物园。

可星期六的夜里开始，杏子感到身体发懒。喝了点感冒药早早上床躺下，到早晨头痛得厉害，不能出门了。

“动物园，小时候我去过，如今已有二十多年没去了吧？”

亮太明知杏子去不了，可他一点儿没显出失望的样子，到出发时间他便按预定计划出发了。

躺下，起来，杏子好容易撑到那天傍晚。大概是因为闲得无聊，她的思绪马上转向去动物园的三个人。

她最担心的是，在他人眼里，和代、雪子和亮太被视为和睦的一家人。杏子仿佛隔着墙壁看到和代侧脸下了电车，牵着雪子的小手兴致勃勃地从动物园的人群中穿过。

亮太以前从未在态度或言谈中明确表示过要不要孩子。今天同和代一起扯着雪子柔嫩的小手，或许能唤醒他想作父亲的感情。

从拉门对面传来婆母的声音。杏子坐起身来，把拉门稍微开了个缝儿。也许是药方的作用，动下身子便觉得头晕。

坐在套廊里的夏枝，在膝盖上摊开缝缀在一起的色彩鲜艳的布块。孩子不拖累她之后，她便开始了这个缝合各色布块的营生。

杏子看到这些布块，不由得小声说道：“真漂亮啊！”

“这是我的一大乐趣啊！”

夏枝眼睛不停地盯着手里的针线活，继续说道：

“你今天没能去动物园，真遗憾。不过，杏子，我想即使没孩子也没关系。咳，这个难以过活的世道呀！你爹死了撇下我一个人，可每天我守着这样一些漂亮的布块，便也忘掉了寂寞。”

夏枝一眼不看杏子，闭上嘴后又开始默默地继续做着针线活。这是一个初夏的午后，被房檐遮挡的阳光，在婆母的近处投下一个淡淡的暗影。

“阿姨，我们来找球。”

后院的哥俩亮着嗓门走进院来。

“找吧！”

杏子走出门来，那个哥哥窥视了一下屋里，问道：

“伯伯不在家吗？”

“不在。还没回来，没关系。”

哥俩放心地松了口气，跑到紫阳花繁茂的地方找了起来。目睹着孩子们拨开蒿草的背影，杏子想起狗的事，随口问道：

“狗找到了吗？”

“嗯，那天我们从这儿又出去寻找，最后在站前的自行车铺里找到了。是他们把狗扣下的，我们看它很象‘老黑’（母狗的名字），而且身上戴着牌子，我们马上就认出来了。”

“可是，这回不是又跑了吗？”

弟弟有些耐不住地从哥哥身旁插嘴说。

“是的，那天找到后领回家，没过几天就又跑了。这次狗没带锁链，也没戴套圈，所以妈妈说这回很难找回来了。”

“本来，我们是想让它洗澡，把它往浴池里推，结果它讨厌洗澡，跑走了。”

“我们各处找过，都没有。要放‘老黑’去找的话，它能嗅到‘大熊’的气味，说不定能找到它。”

杏子从她站的地方看到银杏树的枝头上挂着一个黄色的东西。

“你们丢的球是黄色的吗？”

“是啊，在哪儿？在哪儿？”

个儿高的哥哥跑上前去，在杏子手指的地方寻找起来。

小狗现在跑到哪儿去了呢？杏子又想起常常蹲在院子不动的小狗那象玻璃一样闪亮的眼睛。

“阿姨你说，那么小的小狗它能自己返回家来吗？”

把球取到手里的大孩子问道。杏子摇了下头，一时觉得不知该怎样回答。小弟弟在一旁又开口道：

“我已经念过咒，‘大熊’一定能回来的。”

只见他鼻尖上渗着汗珠，脸上充满自信的神情。

那天夜里，亮太十点多钟才回来。他洗完澡后，喝开了啤酒，说不需要吃晚饭了，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杏子在厨房内洗刷着杯子和碟子，又把亮太一口未动的晚饭拨到别的盘子里，收好。

“后院家的小狗又跑丢了，这不，这时辰听不到狗叫声吧？”

杏子洗着抹布，等待丈夫的回答。但她听到的只是“哗啦”翻报纸的声音。

“孩子们老是挂念着，那个小弟弟还说狗一定能回来呢。”

杏子不顾丈夫反应如何继续叨念着。丈夫听没听到没关系，杏子用力拧了拧抹布的两端晾了起来。

“你同妈妈都很放心啊。可我却是两种心情都有。自从他们家把小狗要来以后，不知怎的我总是惦记着。在我感到安心的同时又感到十分寂寞。”

亮太叠起报纸，站起来说道：“我早忘了这回事了。”

亮太从皮包里掏出一纸袋子放到杏子面前，里面装的是去动物园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和代同雪子并排站在大象和斑马前面照的，看上去让人想到她们是一对亲热的母子。还有一张是他们三人的合影，不知是求谁给照的。亮太把雪子架在肩膀上蹲着，和代站在旁边。杏子想，给照这张相的人一定认为这三人是一家

子。那不，相片上的亮太真的浮现出作父亲才有的笑容，显得十分和蔼。

杏子反复几次地观赏着这十来张照片。尽管她心中难受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可她还是能够镇静地看着这些照片。痛苦这种东西，时间长了人们也会习惯它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下次遇上与以往同种程度的痛苦，就会变得容易忍受。

借着枕旁的台灯看书的亮太翻了翻身，这回又转向杏子这边来。躺着看书老是同一种姿势累得慌，所以他便每隔十分钟转换一下角度。

把书合上，放到台灯旁边，亮太悄悄地把手伸向杏子的左臂。从杏子的手腕到肩膀触摸到脖颈，尔后他又把手指伸向杏子的耳朵。他抚摸杏子耳朵的声响在杏子的心中意外地发出低沉的共鸣。

亮太又把手搁到杏子的肚子上。“这个空肚囊！”杏子在心中这样说道。她不能不惋惜自己的肚子至今尚未怀过一个十分令人喜爱的小生命。在这惆怅的心境下，她预感到从现在起直至今后自己可能永远不会怀有新生命了。然而，这时她却开口说了一些违心的话。

“喂，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布满了卵子。女人的这儿、那儿都遍布着微小闪光的卵子啊！”杏子将自己的左手与放在自己肚皮上的丈夫的手握了握，又马上挪向一旁。为什么这样的话竟能脱口而出呢？杏子感到害羞了，她象是要为自己辩解似的，开始解释起来。

“真的，有一本书上写的。说是女人身上有许多卵子，这儿、那儿，还有其他地方都有。这是一个男作者写的，书中的话我记得很清楚。”

“卵子？可是只要想想小小的卵子黑压压地聚集在一起，不禁使人毛骨悚然，我不由得想起聚集在鱼肚子里的象卵子一样的东西。”

杏子委屈地闭上眼睛。因为自己的身体被认为成由腥湿的鱼鳞包裹的失去气力的松弛的鱼身。

亮太挨近杏子说："象你这样胡思乱想的，怎么还敢想象做孩子的母亲？"

听完这话，杏子感到很惊愕。这使她确认丈夫和自己不一样。至于哪点不一样，杏子自己也说不清楚，这除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一般差异之外，还有其它多方面的种种差异。杏子认为这只能说是她与亮太之间的差异。她感到现在他们虽身体相挨，但她与丈夫之间有一段难以缩短的距离。如此想来，稳坐在河岸上的妈妈在杏子眼里这时也变得遥远、渺小起来，她那还没有降临人世的孩子也似乎是在一个远不可及的地方。

女人的体内若是布满了闪光的卵子颗粒，那或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女人自身就要被这些卵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吧?杏子担心起来，这些闪光的卵子在它们变成了新的生命的时候，它们自己就会因为这新生命的诞生而燃烧掉吧。如同在以往无数女子的体内所经过的那样。

不过，女人体内有很多卵子这一本书中的话，也许说的不是杏子所理解的意思。或许那些卵子不是小小的颗粒，而是更大一些的温暖沉重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女人身上所有带圆形器官的总称，比如两只手腕、乳房、肚子、臀部、大腿等等。杏子想，可能是自己读书理解错了，感到非常滑稽，但不把卵子作为具体的东西来理解，而是联想到女人的生理过程，她感到这一点一定没有错。

对于尚未出世的孩子，不，对于根本无法估计将来能否出世的孩子，杏子充满着一种眷恋之情。如果把这些告诉亮太，一定会遭到他的嘲笑。不过，她还是认真地把这种眷恋之情深深地埋藏于自己的心底，并常常不知疲倦地遐想着。我的孩子也许不愿叫我妈妈，也许他已经看透人间现实和自己的母亲会在什么时候狠心地背叛自己，于是他便在原始的地带从母体的内部拒绝见自

己的母亲。尽管如此，杏子还是要呼唤："我的孩子呀！"她为自己尚未生下的孩子苦苦地思索过，这或许是因为遍布在体内的卵子在作怪吧。

杏子又开始遐想起含羞树林中的羊肠小路。她看到孩子蹦跳着向上攀登，额头沁满了汗水。随着坡度的增加，孩子的皮肤也相应地改变着色泽，渐渐地，皮肤变成了淡绿色。孩子不时地用两手搔脑袋，是头上有虱子吧？虽然离孩子很远，但杏子看得很清楚，孩子都赤着小脚。

她呼唤着孩子，大声地呼唤着，可孩子摔倒了，膝盖上鲜血淋淋。

她呼唤着孩子，又一次呼唤着。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重复做一件事。她每呼唤一次，孩子就跌倒一次。

后来，站起身了的孩子口里喊了一声，就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头儿。

这种幻觉吓住了杏子。熟成了金黄色的含羞草、干枯的灰绿色皮肤的孩子、流淌在孩子膝间的鲜血……。杏子条件反射似地走到墙根前，把用图钉固定在墙上的那幅画扯了下来。

杏子透过人缝注意打量着坐在驾驶座近处的那个女人。她在停车站看到这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有些面熟。现在她确认这人就是她曾见到的那个吐舌头的女人。杏子想，她现在也是在去医院的途中吧。杏子手拽着皮吊环，俯视着她散披在车椅后背上的长发。

杏子想：她有多大年龄了？她照旧这样经常跑医院，一定是治疗效果不明显吧。可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就医，难道她竟是这么希望要孩子吗？想到这里，杏子一下屏住了呼吸。在这无声之中，那女人仿佛已在作答："……难道你不很清楚吗？"是的，杏子很清楚。从含羞树丛走过来的孩子，这时杏子已经看不到了，这些光景已经离她远去了。

那个女人走进诊室不大工夫，透过门帘，传来了老医师的声

音：

“上次我已说过，要容易受孕，还有一个‘刮宫’的办法，你再想想看。”

走出门来，她便一下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她抬起两只胳臂，俯下头来，把长长的头发在脑后编成一根辫子。天气很闷热，她身穿罩衫，两只肥袖向上耸起，两只胳膊肘白得透明，杏子想，那里一定有卵子在闪光。她感到，这个女人再也不会吐舌头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冰点：日本女作家作品选
作者＝刘和民主编
页数＝６１７
ＳＳ号＝１１４５３５９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